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五八册目次

石初集十卷 （元）周霆震撰 附録一卷 清初鈔本 〇〇一

静思先生詩集二卷 （元）郭鈺撰 清初鈔本（四庫進呈本） 〇八一

九靈山房集三十卷 （元）戴良撰 明正統十年戴統刻本 一五九

玉山璞稿二卷 （元）顧瑛撰 清鈔本 三八二

環谷集八卷 （元）汪克寬撰 附録一卷 清康熙十八年刻汪氏三先生集本 四二四

吴興沈夢麟先生花谿集三卷 （元）沈夢麟撰 清初鈔本 五〇二

石初集十卷

（元）周霆震撰

附錄一卷

清初鈔本

石初集十卷、附錄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周霆震撰。霆震字亨遠、安成人。以先世居石門田西、自號石田子。初、省其文則曰石初。早年刻意學問、多從宋諸遺老游、得其緒論。延祐中行科舉法、再試不售、遂杜門專意詩古文。是集為廬陵晏璧所編、集後行狀誌銘之屬、亦璧所附也。霆震生於前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卒於明洪武十二年己未、年八十有八。親見元代之盛、又親見元代之亡。故其詩憂時傷亂、感憤至深。如二月十六日青兵逼城、古金城謠、李溥陽死節歌、兵前鼓晨謠、杜鵑行、過玉成岩關城、冊郡城高人食人、延平龍劍歌、寇至、雜詠、寇自北來、軍中苦樂謠、宿州歌諸篇、並敘述亂離、沈痛酸楚、使異代尚如見其情狀。昔汪元量水雲集、論者以為宋末之詩史。霆震此集、其亦元末之詩史歟。

石初周先生文集序

文章之在古今猶人之元氣未嘗一息間也論者謂文章繫乎世運盛則盛衰則衰是未足為知斯文者世運盛文章固與之俱盛及其衰也文章不與之俱衰何也盛而非文之用不能以致治衰而非斯文之未喪何以扶當時之衰以啓後來之盛乎蓋盛而衰衰而復盛者世運之常文章與天地並不隨世運也是以文章顯而世運為之盛文章藏而世運為之衰顯顯於天下藏藏於人心藏其本也故凡文章之顯於天下者皆藏於人心者為之此乃人得之於天所以合元氣以御世運者世運豈得而盛衰之哉然顯者天下共知而尊之藏非知道之君子未易與語此也嗚呼廬陵文章者尚矣近遭世亂儒道幾墜今其材輩出各以其所能詩若文自高而不知有應俗之態其將何以振之乎同郡周石初先生續其世學而介然自守其為文為詩有古意有奇氣能使人讀之興起而隱居深藏不妄交不求名故雖老成而人鮮識之者余以為當此之時得如先生數輩以激昂後學使有所法庶幾鄉國有天下士以鳴

聖朝啓運之隆而古文復倡于茲豈不足為廬陵光而未見有志之同者豈天無意於顯者而猶有待耶然則先生之文與詩何可使晦而弗彰乎至是先生之門人晏彥文編錄為集且道先生之命欲余為之序余昔雖嘗學於鄉先生之名能文辭者而未能今又窮處而莫及何能與於此而先生獨不鄙夷之意者天將復顯斯文歟先生其知我矣於是述愚所見附于集之末以俟夫能古文而顯者以質其然否焉

洪武癸丑孟夏初吉老友劉玉汝成之書

石初周先生文集序

石初周先生負奇氣抱碩學卒困躓不偶其窮益堅而文益壯吾雖未識然得其製作一二於他許相識已多乃今其門人晏彥文編集其亂離諸作彙成巨帙以借余讀之且曰石初知先生幸為我敘之嗚呼廬陵之文自歐公倡之乃天下之文也名家繼作迄宋絡元皆歐門股肱心膂之臣而或者妄肆胸臆點染雌黃其間君子所不較也近年得歐架纔而精彩溢出者莫如虞先生自餘亦安得程若乎廬陵哉先生之文成之劉公序之至矣後吳、容贊雖然石初有三幸焉當有元盛時獨不利場屋一也至正之季所在豺狼雖間道暫時而康莊不失今歸然獨存二也江南野史誰復建筆而集中隱約散見皆可為國史補三也使先生幸乃涸一第不幸逢時不祥必將矯矯令節必不

洪湛仁倪為名教着然位與勢之相侔志與才之相協者不可必者固不如彤文之不鼓也白髮殘年坐籌海屋殆有陰相之福詩不云乎不慭遺一老寧物者其慭遺之矣先生之詩又將有傳於後昔賢稱杜詩以史記豈不以天寶以來間事不得少陵載而傳之安能如是考史傳所不及也吾於石初之詩亦云

洪武六年臘月陳謨心吾敘

石初周先生文集序

粤若稽古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聲之精者為詩詩之精者為雅為頌古今詩人之窮無如子美精於詩者亦無如子美顛倒短褐到處悲辛信窮矣致君堯舜自比稷契詩能窮之乎周公思兼三王制作雅頌詩之精者也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亦詩之精者也詩不能窮人也謂子美以詩而致窮且不可謂古聖人

而窮於詩可乎同郡周石初先生嘗不講之朝必以窮經為事必以舉進士為業然天不能使人材必出於科第亦不能使人材必盡出於科第惟材力特命適相值者延無往不達耳用是生廢而先生之門受業滋多先生之文日益富矣余觀唐宋諸大家工於詩者每不足於為文文不兼詩詩不兼文而先生獨能兼之也迄二十年兵革之禍既裂冠毀冕斷腸招

此未之前聞余所覩記石壕新安彭衙之類在治忽者往往有足徵焉而先生一飯不忘君之意惓惓忠愛溢於言外此先生之文之必傳於永久無疑也嗟夫士窮則脩於家不窮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孔明所師者龐士元司馬德操所友者崔州平徐元直石廣元孟公威假令南陽秉耒不釋則索然俱為陳迹矣世豈知有伊呂之事哉然則先生之不遇其志亦可

悲矣先生命其孫安卿從余正範之學且挾此藁來就余評余故舉魯人之論古之死而不朽者以獻焉

洪武七年甲寅中秋日莆化誠夫書

石初周先生文集序

石初周先生余四十年前友也長余十歲始定交於桂隱劉先生之門時方銳意場屋累試有司不偶乃歛其英華發為詩文雅儒後邁自成一家有金玉之音無拮韋之態深為諸老所器重既而世變紛紛東西奔竄比年復客城西年踰八十老氣崢嶸顧當時輩行唯余一人存更倡迭和議論縱橫累日不厭教授子弟必道彝倫之言平生詩文千百篇厄於灰燼此編特兵後感時觸事之作不輕以示人間出與余評余竊覩其學問文思度越輩流且賦性剛介擇交寡言晚生後進多不知其所為亦不屑與之語侵尋暮景歷艱涉危猶傲睨一時決不肯阿順苟容其胸中所養如此故發為詞章如風雷振蕩長江大河令人悚敬而不可涯涘不必循規蹈矩而藹然溫和不必扼腕張拳而凜然激烈沈着痛快慷慨抑揚由其平日涵貫諸大家積之既深發於毫端皆渾然天成類非勉強安驟所能及嗚呼近時詩文一變蹈襲梁隋以夸淫靡麗為工纖弱奸媚為巧放肆驕泆傲然自謂古之人厚誣當時以誑惑聾瞽是皆先生之罪人也先生之學切於為己先生之心樂於及人其素所樹立知余者豈足為輕重哉特有感於風化之移易鄉之隱君子相謂曰石初氏端莊不務語必己出生平孤介自信深堅非其人竟席不發一談若可與言輙盡情傾吐然傾吐時甚少故流輩多不合晚遭世變足未嘗入城闕一步名不挂投贈卷中惟教授諸生夜分忘倦益其天性然也閱視悲歌慷慨由少陵忠愛根之詩道陵夷首倡正論古風不泯伊誰之力哉斯言也得其彷彿故述之庶足以質余之非誇云

歲次玄黓困敦律中蕤賓重午日老友梅間張瑩書

石初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美人昔燕趙　濯濯江漢女

燕山萬里雪　潮生浙江白

種瓜南山下　十五紀懷

大風發屋雨雹交集

歲暮柬張梅間　除夜書懷

和蕭仲儀　招隱

暮春述懷　清明

騎曲　殘髮

莫折草間葵　哀狂

送曠伯達歸洪　嘗艱

晨出

二月十六日晚青兵逼城紅不戰而潰暫匿近壕小屋夕走橫溪

寄朱玉林蕭東蕭孟敬仲儀

停雲呼友吟　紀病

卷之二

七言古詩

古金城謠　斷臂吟
武昌柳　代答高君寫贈老檜圖
代作楊谷丹室　李潯陽死節歌
豫章吟　宜春將軍取印歌
孤隼歎　征西謠
兵前鼓　農謠
牛魚吡　和劉以耕孤筠吟
蕨根歎　飢相食
送周士能赴都　丁馬謠
悲東妣　普顏副使政績歌

卷之三

七言古詩

杜鵑行　送吳縣丞赴江西省掾
聽孤驄馬行
送武昌馮子中亂後還鄉
過王成岩　城關曲
題弃子溫南城抱關遺藁
海潮吟　劉倪復止足軒
都城高　喜雪
犬雞嘆　虎墮井
人食人　上營門
天討捕　秋宵見月
石言　反覆吟
埋冤樹　延平龍劍歌
志感

卷之四

五言律詩

憂懷　老病
山村　喜康子至
憶弟三兒留郡城　挽吉水孫碧澗判院
送人之岳陽稅務　張德彥
辛丑除夕　壬寅旦日
閱新安　閱隴吟
冦至　雜詠
即事　羅郭
感遇

七言律詩

秋日登城　答劉持志
答道原思治　雨
寄吳　章卧病客中

城陷　感秋
九日
送韓一初赴馬萬戶府叅議
登城　民哀
除夜感念亡室　中秋
風雨重陽　氷盤雪藕
元日雪
新正雨雪連綿人日大霧近午晴
中秋城西感興　雨困簡張梅間
和前韻　紀事
和青華道士蘭宗元
九日　和劉子贇韻
立秋
冦來自北見城中蕭然散入村落
幽憤　詔至
次韻劉道原九日　喜東宮受冊
全叅政九日宴僚佐城西神岡叅謀萬德躬
賦詩五首用韻寓情
懷古　贈張梅間
述懷二首　黙念
書所見
卷之五
五言絶句
擬後愁十二首
七言絶句
贊少陵騎驢　戲筆
客有賦大軍來者戲答
北山口號　陳允中
紀事　上巳
感古　論交
坐看　故人
食性　過太平橋
山家夜雨　冦至
城西放歌　軍中苦樂謡
初冬驟寒　即事
海全二叅政　都事吳不都剌
紀實　宿州歌
謾成口號　楊柳枝詞
即景　惜往日
穀日薄霧食後情　去燕吟

籬間小花　　田家
題鷹熊聽鸝圖
讀天寶雷海清舞馬事有感
校書　　漢碑
雨中
劉氏二生從吾見學赤日中　公渠濺枯其意
　甚善遂成一絕示之
前詩予勤建和七章或病首句奈字難押援
　筆从及故事不覺其言之長
卷之六
序
　吉水州新城序送都事吳不都剌
　送劉弘畧遠遊序
　送永豐縣尉周誠甫詩序
　張梅間詩序　　贈曾德韶州省父序
　邑掾劉以輔廣能序
　劉能翁入蜀省父序
　劉遂志詩序
　送李仲弘再往西安序
　晏彥文詩序
卷之七
記
　義兵萬户馬合穆安塘生祠記
　石門八景記　　張梅間雲林環堵記
　漁樵別墅記　　心泉記
　中和堂記
卷之八
志
　戴氏齊美志　　石初志
銘
　正心堂銘　　暘谷丹室銘
　琴隱銘　　友于堂銘
卷之九
傳
　危雄傳
說
　彭楚英字說　　思永字說
題跋
　書韋立賢傳後
　書劉敬方所藏其兄元方遺墨後

題王伯康遺墨後
敬書先親復齋先生律賦後
書周思忠所著王孝子環傳後
代跋
卷之十
閱吴彦文所論王生江南野史
附録蕭夔翁碑陰　彭九萬妻死慈本末
贊
番陽潘母胡氏贊
碧溪贊　歐陽氏畫虎圖贊
周尚易出軍圖贊　張梅間寫真贊
琴隱寫真贊
祭文
黄尚書幕府伍徃歷祭旗文
附録
行述
墓誌銘

石初集卷之一

門生山東僉事廬陵吴壁元章編輯

五言古詩

美人昔燕趙

美人昔燕趙歳久江漢間軒窓發朝霞被服羅綺紈
顔怒恒自持含意詎敢攀一朝強暴陵相從卽惟艱
傾身作歌舞豫恐思意闌新聲與嬌態取媚巧百端
主家陽風塵庭宇深且完豈無昔共處氷夜青燈寒
蒐夢各所依寧復相往還沉沉九秋霜偃僂思剸菅
娟娟中天月照影留空山感時槩無慶未路良獨難
棄置勿重陳使人摧肺肝

濯濯江漢女

濯濯江漢女幽貞出良家十年守空幃夫壻天之涯
良夜柬明燭悉心務絲麻憶昨秋風起河洛昏塵沙
傷彼朱絲絃逆鄉遶深哇剝為御溝柳莫作陌上花
世態固應爾委置勿復嗟所悲在新春雨露凝朝華
感此深閉門淵氷高蘋加藏玉萬仞岡守護盤龍蛇
投珠千頃陂光致驚魚鰕夫壻會有期豈問歳月賒
寸心如皦日終始宜無瑕

燕山萬里雪

燕山萬里雪不作黃河冰玄德專所司蜀為失其悲
哉要竊秉間遂逐從風興連延上山焦交更繁青蠅
毛急列饕餮臭腐日以升禋祀古有嚴孰與存芳馨
非夢觀圜丘玉　蒼龍秉正氣六合周瑞花反嚴凝
坐見昆岡火瞬息投淄澠願言袁江南盡洗毒霧蒸

潮生浙江白

潮生浙江白猶水何其多怒慾子胥魂千古終不磨
東南溢滿滌汗瀆終苦羅獨此障百川晝夜激海波
力排坤軸轉正氣通天河從星趨好雨浴日陽之阿
蒼蒼榮微垣弁冕蹲鳴珂宜哉甚宏恩領袖崇甲戈
雲陣聲萬雷翠山勢嵯峨吹噓蛟龍翔奮起驅鯨黿
功推五行首朝宗諒無他

種瓜南山下

種瓜南山下實脫霜落之冒寒拾瓜仁生意或在茲
收藏筐筥中恒恐鼠竊窺群兒顧竊笑癡絕將奚為
非聞北里富晨昏厭日肥禍機隱驕溢辭息靡有遺
嗟我食無由蒸藿每晏炊俟時堪包裹瓜地富所宜
殷勤謝春雨庶以忘朝飢

十五紀懷

止酒已多日當秋病連綿一念此寄傲晏起仍早眠
豈不念佳節負此明月圓叩門客語我蚩作星尚懸
白氣出東北橫貫西南天夜涼步中庭所見還依然
力疾起語客喪亂今十年謂天蓋無情垂象在目前
謂天其有知吉語胥虛傳未還悲吳越況敢談幽燕
須臾報軍出明日攻富田焚掠先近郊斬艾無愚賢
咫尺戍俘囚妻子嗟能全戒客姑罷休世事從推遷
家去深掩耳閉閣潸潸焉

大風發屋雨蜀交集

大風西北來屋瓦去如走麋然遼闊壯關楗决樞紐
蒼蒼洋宮栢枝葉互紛糾移時折僵蹇巧力無措手
西祥鐵浮圖擁仆如拉朽臨江戰樓飛夾巷坊窮剖
恍疑會群龍奮發交怒吼泰山恐崩裂寧復計培塿
老夫閉門臥高屋敞寬牖倉皇正衣冠力疾坐良久
天威儼咫尺性命亦何有點悟貴存心淵冰慎吾守

歲莫東張梅間

憶昔慕遠遊朝華沐春露焉知喪亂後林杪秋葉蠹
間關西州門寒日收蹣步尚餘平生友示我廣平賦
耿耿河漢輝幽幽冰雪度終慚媚求悅寧悔貞取妒
朗吟發孤音明月落庭户世事殊未涯歲年忽云莫
有美君子心永言金石固

除夜書懷

一榻陋容膝老身兀枯株淹留恒艱悰況茲歲云徂
兒女雖苟完喪亂多異居同也久翔由命之一飯驅
鳳也妻女累迍亦反故廬拙謀康寂少甥舘橫溪隅
阿奚婿七載忍棄吳氏孤覯家食指繁續雖勤養姑
市塵病株守環偶雖刀趂韻我此相守出入孫行俱
孩烏頻攜鬌戲笑那與吳止酒動經年宿病無由祛
曉餐草歲半夜枕氣始舒宴遊多卻避禮節那能拘
親友既少存存者亦暗踈疑髮齒髮散勉勉筋力餘
撫事百感集來歲知何如存亡且未測艱苦焉足虞
骨肉姑眼前開懷盡斯須地爐熟春茶明燭散簪紓
忽憶孤山夢風雪隨吟驢梅花千載心皎若滄海珠
服之配明月闌持終無渝

和蘭仲儀

十年樹桑柘結屋山澗旁辛苦蠶絲成將備公子裳
緇塵一朝起冠蓋紛勳勳飄零幾綺紈翁忽歸泄泥
鮮鮮皮弁服採采凌空翔感此桑下心臨風時自傷

招隱

衰年際時艱屏居謝綸綍學圃事雖晚披荒漸成蹊
芟夷敢辭勞常恐滋蔓迷夜氣方油然養生無端倪
雜蔬雨意綠籬落新筍齊攜衣晨理髮好鳥當戶啼
物情適自如聆言契幽棲干戈且未息童稚憂提攜
外美奚足多澹泊恬朝盡援琴思南風濯纓鑑清溪
白雲乃吾友延佇蒼山西

暮春述懷

三月十二日冦豕劫城郊焰虐張人情洶洶水東
戍義廉得其微實趂會擊迎却倭收復城池殺獲
垂盡餘衆遁去

妖氛被東南醜類日繁熾承平七十載倉卒駭觀聽
堂堂忠節郡奕奕守與令流血動成川分奔馬蹄競
群兇肯被赤心顏逞懸鏡赤以欺愚庸鏡以莊昏瞶
張皇禮儀設誑於西方聖燒擴動千斤相承勢彌盛
喧呼短兵接迅若斧運設人先剖心剝腹抉肝腎
播掠窮害藏僞網羅機穽官曹列廐牧民屋委灰燼
郡治歌舞場劇欲恣象犹頻闖連騎出近郭吏辟躪
計程幾往還月以嚴示信距城此雖遠疇敢保安淨
閩鷄心即危過午魂始定類連混兇覩跋涉無老病
晨與不遑夕永日飢餐併豈役虞適途所悲室縣磬
妻孥且目下俛俸須臾命近傳某澤中逆料縱窺偵
兒啼誤失聲掩捐一朝盡回頭顧重犇反覆深礎訂

事會固巨量寧能忘戒訓困思少壯日膏澤濤涵泳
冠蓋先送迎晨棨雜歌詠習陶泆梁肉厮養麴車乘
飛潛偕動植一一遂天性焉知厄遭遇垂老百憂並
聖朝果何負茹究妄依凭得非甚思隆竊祿隱誅倍
貪肯遁相蒙凌滋成此孽中天揚日月光彩爛相映
雲霧偶晦冥何能滋疾疢衆心一比理魔羅光愈瑩
化機默回旋民伍奮豪俊川東事大奇氣與北風勁
劃開　石圖捲入背水陳翻然破竹勢節節解自迎刃
郡侯起收集轉盼復歸正誓將拂餘孽倒岸四方靖
參秋告登場杭稻亦已竟死者可務哀存者聊自慶
蕭條舊邑里庶免受釜甑書生守衡茆才具非濟勝
中宵投袂起踊躍歌解慍四顧掃欃槍如疾脫危證
親知猶慰藉松菊尚三徑雨露極昭蘇草芽微報稱
忠謀慮或過深計慮多屏叢猾細疑似玉石互淄磷
吏弊襲貪殘孚由慮患進吾侯新涉難庶務職其柄
撫定在哀矜勗哉慎行政

清明

夏懷不知春病雨門日閉今晨又清明倏忽如夢寐
茫茫宇宙間擾擾干戈際寥寥邑里日莽莽身首異
悲風起平原思泣海為淚萬死天不壞況論吊與祭
先塋顧非遠跬步歩疑哭雨露日夜深蔓草青繞地
孤生爰種種去日已川逝旦暮未可知何時及未歲
淒然心自剖俯仰寧不愧野人或典衣強欲存節意
邀我坐茅簷米酌意先醉豈無閒花草點綴不成媚
興闌村鼓急鄰犬衆驚吠天運夫何如臨風獨三唱

騎曲

府辟副監州不查吾監郡中憲公之從子也騎射
絕人卸任嚴楚身先士卒所向銷摧措其巡歷忽
忽功弗克竟

步行雜千夫不敢罪騎戰躍馬會戈矛何如馮頭箭
壯哉副監州巡歷迅飛電秋毫戒侵掠追捕身獨先
猶年興氣驕臨落驚矢見借我一月留坐使民居奠

殘髮

殘髮不可絲晨興日加梳顛患雨露沐比豈冠冕徒
夜來秋風深傲兀驚頭顱亂雖亦已極特存還易徂
青燈一斗酒不樂將何如

莫折草間葵

莫折草間葵葵根翦露深翦露豈甚盆中有向日心
眾草叢生意此綠花幽陰幽陰人跡稀孤徳交相尋
我行偶非細海色微穿林玩葵試披草露氣微消襟

蔡心若不多其柰蔓草何

哀枉

春心注成漣晝夜浮長育枯植騰自芳寒燒雨仍綠
如何冤死魂不及潤草木

送譚伯達歸洪

伯子郡中彥移居久洪州才宜當路知濟勝偕名流
皎如明月珠瑩若秋白霜含章蒼中懷清識雅好修
願騰桑與梓賦詠忘滄留干戈迫歲晏遠道妻孥憂
朔風吹征衣日落江上舟願言桑梓心江水深悠悠

嘗艱

平世隱大嘉禍起連干戈紛紛殺戮餘轄夜暴扎瘥
喪亂不可望散漫翻洪波號呼通衢梁僻息使感磨
向來膏粱子被服華綺羅菅蒯俄纏裹委棄山之阿
願睢金石交厄會其柰何吾翁老環堵與世常蹉跎
況此究忠林屏歲謝經過晨夕堅苦淡分安志無他
盍門或苟全天賜良以多有時誦陳編桂竹供婆娑
後日將焉如且復許永歌

晨出

仲夏沐時雨清晨步郊墟平疇日以綠民瘼其或甦
田頭語田父努力勤耕鋤我朝世忠厚品彙均沾濡

盜賊妄干紀旦夕當殄除轉却滄海深辜茲迎平塗
爾曹活餘息詎識勞廟謨稽首萬億年無疆壽皇圖

二月十六日晚青兵通城紅不戰而潰誓匪近

遽小屋夕走橫溪

孤蓬酣春霧戰鼓一時集喧呼驚棄甲塡道戈可拾
黃昏烟欲起近郭俄藏蟄夜深相隨行問道無皮笈
敗走除　醜和徑衖掩襲叫號亞夫亡韻仆免縶縶
策羸叟稜韻稚驚婦欷泣蕭瑟不苟完靴沾足難給
相失但聞聲疑路翻却立屢休卑鷄鳴襟袖寒氣濕
買魚累童稚前阻後徨急縈回所陌問恒恐追騎及

重圍籬心悍湛若思寐寡推洗遠人煙關顏見春汲
兄扶集悲喜知兄訃叔㦤人横規親故走迎揖生定飢渴止酒
漿更勸挹驚魂久余定強笑寄於恬劃思過危機性
命在呼吸家鄉困殘毀所幸存井邑杖策歸去來哉
此輕出入

寄朱玉林熊東崗孟敬仲儀

消爾從空曠歲此林下廬中有學仙子佩服明月珠
誠然雅牧間乃與瑩澈使南隣隱抱璞世守甘自愚
孟也亮以質仲也淵而姝千金發奇觀解后意不殊
覽結奢綢繆幽貞諒無渝物情責壯鬱志意時所趨

煌煌席上珎待價當何如

停雲師友吟

親友吳彥章客廬陵井岡高氏五十年貴逢志翔兄脩甫良凡四世其初客也兄脩未生暨脩子有室始終靡它彥章死唯一孫喪明兄脩家亦落猶惓惓念之此停雲師友吟之所以作也停雲其館家之所

親友吳彥章居鄉衆稱賢早從高氏客晚暮交益堅當其遇合初志翔方盛年國南文治開宦轍首有鞭（志翔南雄路教授）貴逢淳厚風種善猶力田兄脩時未生兆已占遐綿脩今垂五十行且閑宦術仰歷四世殆若絲糾纏往者風塵昏沴氣深蔓延奄忽彥章翁丈子俗重泉孤孫惟予刪燕悴目疾常相依辛老母二幼嗟絫然去年屬大饑兩令萬竃烟溝壑無貴賤骨肉甘棄捐顧此凋瘵餘詎敢自意全兄脩番衣起爲義吾所先吾師逆訊從吾兮愧老夭耿耿吾寸心永矢徵近川雖非力有餘此志必勉旃提携竟全活如正大廈頹如蔗續絃膠如極溺九淵愛深不自足遠慮尤惓惓今茲揚停雲致客禮貌虔（子刪無目親食錄中後延客訓其子）從客語二子刪也予周旋 雖今十齡於我勗簡編教養俾成立吾青始息肩欲伏揖其來席以廣履毬父也刪翰墨兒也趨誦絃匡持每多方苦語精磨研油然古人心如出未亂前吁嗟取友難迩日義愈懲西華衣萬帔論 情莫宣叔教責薪晃性命優孟懸紛紜落穽石舞智馳輕儇高堂尊西詠千金肆華筵芳馨意所使桂海羅珎鮮厭飲娥獲曹出入車馬填故人子若孫往往憂患煎十歲九頻嚬飢寒日顛連苟猶若將況況望引手援懿哉吾兄脩古道今其專峨峨路邊石巳俟來者鐫力行厥終惠益永世契緣眼中富交遊落筆詞爭妍片言倘終斮高誼誰當傳維昔我彥章停雲硯席聯折花春日吟聽雨秋夕眠烏知曠大刼夢幻情事遷淒凉餘白髮顧影深自憐安得同心人和我師友篇

紀病

干戈餘刼數邑里衆死亡甚逆氣日侮蒸洗若杨望洋況能辨玉石猥劖賅且僂衰哉疇能違付此烈焰湯呼噓蔓親隣舌毒煩中腸老妻卧沉沉念我新著床與起趣湯藥冀我期壽康寧復慮其危且爲我周防卜稽倏遇困卦兆非禎祥妻命竟莫逃苦語應难忘提携乳下孫戲共母在傍相從絶可憐盡先朝露翔

我時屬方劇欽恨神傷棺斂付兒曹舁舁歸山岡
逝者恩長痛未日仍巨量闔門望委頓形勢尤倉皇
皇天垂至仁坐覩日月光諸兒遂遣起再拜酬穹蒼
目前雖自慰藥物資先嘗老身僅一息骨立兒自強
屢危迄就理所賴醫士良服餌逾十旬斛罌竭儲藏
扶持力更無奉髓雷瘡瘍脾胃苦易侵滋味多所妨
冥冥等縲囚兀兀類耄荒推殘且委棄感憤淚四滂
夜來秋日夢神氣頗飛揚起坐不成寐竟與西風長
顧言侍吹噓濯哭聆扶桑

石初集卷之二

七言古詩

古金城謠并序

國家承平百年武備寖弛盜發徐潁熾于漢淮武
昌南紀雄藩一旦灰滅洪肖堅壁冦蔓延諸郡水
陸大手北來名將相繼道須丞相出督步騎直抵
高郵事垂成以讒廢方面多責游子弟貪鄙庸才
湯不省君臣大義州爷吾民虛張戰功肆意罔上
誅求完濫㳖賂百端重以吏習舜文旁羅鴈大意
所欲陷即誣與賊通其弊有不忍言者閒存一二
廣介則又矜獨斷昧遠圖坐失機會民日以敝盜
日以滋廬壽舒三州居蔽上流廬壽既沒舒獨當
鋒鏑之衝至正十年壬申進士余闕以淮西元帥
之節來鎮廬設方略招徠補葺備戰守豐軍儲賊
欲恨不得逞朝廷嘉其功授淮南參知政事自是
日與賊遌爰圍凡四十有二大小二百餘戰江西
賴以苟安坐視弗援十六年冬別將胡敗没漏師
明年春紅巾為天瑞數千被突入內柵公率衆殊
死戰奪其船降數千人斬首千餘級冦愈憤引郤
九月復至出戰不利四面攻圍雲梯登城城上歷

以杏石死者甚衆伏兵又擊殺數百人賊懼謀退
謀知城中粮盡益急攻十八年正月丙午城遂陷
公一門爭先赴死闔郡無一生降賊黨舉手加額
稱余元帥天下一人購得其尸城下池中禮瘞之
傷哉寄痛哭於長歌使後人哀也 公西夏世家字
廷心貌不逾中人當紀綱廢弛之餘治郡立朝每
與衆異故其樹立如此
見命烈風撼坤軸日車欽學咸池浴大龍飲渴呼不
聞赤幢立壘厥人向荊襄弗支廬壽孤江東掃地如
搘枯忠臣當代推第一七載舒州天下無東南此地
関形勝天柱之峯屹千仞當年赤壁走曹瞞天爲孫
吳產公理我公千載遙相望崎嶇恒以弱擊强孤城
大小二百戰食盡北拜天無光當闕援劍蒼龍吼畫
室背污姦黨手握錄闔郡無生降群盜言之皆稽首
堂堂省憲羅公卿遠宦分閫日募兵哀哉坐視無寸
策遂使流血西江平向來不撓星穹意名將南征死
相繼一時貪暴聚庸才玩寇偷安饕富貴河流浩浩
龍門西燕山高騎攢霜蹄英雄暴骨心未死去作海
邑儺剝鷁玉衣飛舞空中見大息孤忠屢百戰立談
元氣待天還雎陽雄績中丞傳

斷臂吟

黄埃咒啼夫死官倦投逆旅心骨酸深閨玉臂辱污
賊引斧落之身始安紛紛五季窮爭戰迎送君臣如
驛傳天將人紀付女英貞節特從倉卒見傷哉殘形
忍顧難飲血仰天吊影孤闕闕慟絕妾薄命行止隨
地衰夫征衣屢浣憂泥污魂招不來迫瞳莫妾心
自割臂可捐腸折從夫去持路殘雲低空沒栖烏落
月不照秋崇枯泉流出山誓終始取義爭顧千金軀
妻悲望御淚頻滴兒戀母懷啼繞膝一心抱恨向青
天他日山頭願爲石

武昌柳

武昌柳青如許旧根新愁千萬縷宮鶯去盡野鴉栖
憔悴江南誰是主朔風一夕捲栖鴉春日當啼憶旧
家流落王孫重繫馬雨晴天氣屬楊花

代谷高君寫贈老檜圖

江東老檜天下奇雪霜鍊骨知者誰斡運碧漢星斗
垂野鶴夜過翻雲旗根吐元氣春淋漓蟄龍守護防
頹危黑風聵劫海倒吹六合草木紛離披偉哉傲兀
永冀基造化留此持坤維高岸盡還鄭與祁熟視眼
空超等夷氣酣落筆天自隨恍若曲阜林中移崔嵬

移枝蒼蘚𥡴古藤蔓引怪石欹巻舒坐右乃所宜持贈老拙夫何為秘藏韜櫝時一窺夜中神彩光陸離披圖求索呼然疑被之寶甚同昌彝紫霄鳳鳳若可期變化詎容樓擡欺扶桑萬丈開晴曦特立丹心朝帝羲

代作暘谷丹室

扶桑之境滄溟通六龍整駕朝王宮大明皇道自茲始天開暘谷嵎夷東方春萬物盡妍美發生靈豐來無窮誰與欽之就一室欲與造化爭成功空虛庭除納草莽菊庵户牖基鴻濛金丹伏火夜氣冒紫霧飛昂朝光紅乾坤闔闢在方寸收拾生意歸壺中從容得之乃吾友秘奇定傳河上翁拄杖敲門慎勿厭與子一笑論參同

李潯陽死節歌

李侯治潯陽之二載紅巾賊發蘄黄倚蔡醜為聲援勢浸逼郡數告急于省省議調兵武昌興國相繼從南北道梗潯陽危侯力疾與卒伐義誓不與賊俱生如將悉所部先遁侯轉戰力盡猶持短兵奮擊慷慨指天父子同遇害嗚呼李侯可謂仁義之勇矣彼滔滔者獨何心哉侯家潁川名黼字子威曾祖而下仕皆通顯發身監學泰定丙寅鄉試魁上都丁卯進士第一死節壬辰春年五十有六

蜀川會漢接匡廬潯陽之厄江西樞李侯仗節忠貫日存沒誓與城池俱夫何都將弛隸卒世祿忍負私其軀雞來談笑各閧遁坐使邑井成丘墟侯特力疾短兵奮臣前當血心當劍魂歸謂帝慟伏闕塗地肝腦民何辜臣衷頗瀝付渠答臣首欲飛宜傑姑誓堅洪壁鐵彔醜却楊淮蔡匡金吴黃塵四低黑風淡赤豹騰駕蒼虬呼山川戮力鑄英氣上遡古昔誰其徒平原汗馬河北重江淮被睹睢陽孤顏張凛凛心未死迴立千載誠相孚況聞有子殊激烈義在從父輕頭顱石頭之表姑熟下兩門忠孝何時無紛紛賁降與棄甲仰視汗喘呼長吁推公孟自元氣主彌彊所取皆詩書當年射策首多士己分一念全無渝勗哉謀國慎所托古今大勇唯真儒

豫章吟

蔡賊構逆椿襄枝淮蘄黄鄂冒虚武昌臣翳灰燼一朝順流而東指顧間無江西矣有大臣平章公道同盡忠報國左丞致事章伯顏赴難多智練兵二三才賢相與協謀匡贊守禦備周賊鋭攻城屢進

鏖鬪凡五十有四日竟底敗亡戰船千艘無一返
馬步幾空盡自竊發以來未遇堅敵至此方知國
家有人氣寒不敢復肆卻縣克復恃以心安不世
出之奇功也不可以不述作豫章吟

紫袍相國金虎符左丞鐵面顏扎鬚劫灰飛空海化
陸西公奮起全洪都武昌路絕荊淮鍊秦涼遠隔黃
河上秋風無厲到江南百戰孤城天下壯承平當日
儲兩公天豈無意生英雄神光夜庭動斗牛行沸氣
與微垣通九閽夢寐傳消息歸來欲為東湖碧湖邊
高士宅巋然餘韻流風凜如昔山川閟氣久封培一
時將佐皆英才相從報國誓終始指顧四遠風雲開
功成要與銘千古廟食他年數張許北來鞍馬象羈
往日長來此聽鼙鼓

宜春將軍取印歌

寇逼袁州萬戶某棄印走贛義士彭志凱力戰完
城印失復得七月萬戶自贛還忌其功取印忤意
尋殺之袁竟不守作取印歌

宜春將軍虎頭去金印別來不知處故城血戰印還
天飛落彭郎劍鋒任西風匹馬將軍歸憑陵取印藏
禍織彭郎性命賤於土義士授甲無光輝印乎涉難
羞含垢我欲勸君一杯酒天閽可叩飛許究歸來卻
取將軍首

孤隼歎

燮理俞詢河西人白衣受府辟以統軍經歷來壁
吾鄉州同知脫歡答失蠻者貪言與師律當坐徽
律以路兄營求從至故撓其權迫使他去扶其吏
玩愒營私民猶自給者不幸為吏所知即中以奇
禍盡覆其家慨思燮理不可已燮理廉而文工水
墨慷慨自負惜武略非所長

河西萬里來孤隼側目烟埃心未逞點泉自詫雇陰
山失勢包羞苟進命咄哉隼去梟獨留引類呼儔肆
殘忍毒蛇見血即漿名怪姦合沙工射影十家屏息
九柱門恨不移居於賀并鳥鳴饑肉群飛翔州閭狐
兔儒陸梁細思物極理當反安得儀鳳鳴朝陽鳴呼
安得儀鳳鳴朝陽

征西謠

邑同知祿去歲領兵西行嗜利深入寇壘陰迫之
委其衆奔還義丁積骸遍野存者十無二三郡吏
受賕舞文未減其罪今復承檄來南路吏之貲恚
取償焉

去年征西喪師旅暮夜懐金苞如鼠吏嘉嗜賄務欺
瞞僉謂罪疑兵氣沮一官失律忍致刑傷大性命何
其輕群邪運志忠義屈無極冤至無堅城今歲又復
邊南戍漁獵編甿備宿員務紛行伍被餘風迎望戚
旗盡田額竊闢上方龍劍飛寒鳴為我提此斬血官
街淋餅取貪吏剜其心

兵前鼓

鼙謁搽提出送年暮歸斬矯卒三伍鼓聲祇以迎送
神漢把旗旌揚飛虎鋒交作者從旗前今春隊長血
髑髏貴人楼書不為動但將日食無珠羞血領兵官每出軍選知
人多以供貽帋倫史書戎徒抵掌群嘲戲志士拊膺咏奮氣朝
朝暮暮鼓鼕鼕嬉聚糧腥〳無愧張侯援枹華三周
補衛正邑枝參年世間壯士古來有此声慷慨曾聞
不

農謠

萬田州生農務北斂牛夜半飢且僅侵晨荷耒散阡
陌和買鞴單官取將高堂大嚼飲徒賜持遺妻子豈
指囊官吏既足之後復以大囊兩斛送至其家蒼頭屢見飽欲允義丁疇
敢舉指嘗鋤耰謹勞績方程十步九蹈空彷徨將宰
大笑不貢臘東阜南畝從渠荒

牛魚嘆

東郊服牛秋未移前者掠取稱犒師南湖蓄魚家責
䞉作朝一網俱無遺味月得計斂貪虐曰犒編戶鑽
其肌網羅已徧閭左右根括流寓窮刀錐總兵三月
官田長方春始若秋燬悽誰能反此思報國建功何
事不肯為

和劉以耕孫節吟以耕一節二十載屢失復還以廣其意

亂離一飯奔走難柴門長掩白晝閉垂堂有戒古所
慎從教世俗嘲迂頑義君廿載珍節友高節曾經遠
日手嶙峋但覺霜滿懷鬚落初疑月穿牖顛老必餓
身意將論功拔老袜家鄉化龍縮地托空物刻鎸祝
鍾領明堂精況暫屋溪橋去布檢青鞋尋別墅詩成
緩步藉鼓門飛落梅香殘雪層子生慕忱掛髮㸃者
如得之珠浦還結交自是羞少壯用世要當趨險艱
秋風古驛三叉路立斗折腰徑須賦百錢留與阮郎
奇只尺康莊宜小住何特花柳滿前川解后相倚為
忘年提攜有地春未晚試叩酒家壁宿緣

蕨根歎

園蔬凍芽委邏卒舊穀未春先已汲嗷嗷待哺常且
蹴極目山南際山北飛仙絕粒那可致異書鳥鍾尤

荒忽疑狙罩而霜雪餘起逐蕨根延命脉鷄鳴裹飯
衆相呼日晏山深行兀兀窮幽遠取忘躋攀冒陰崖
搜任顛踣背粮腰蔞往信宿陟巘緣岡拾峴魄千夫
篝火斷崖陰夜半風酸毒穿骨手皴棘蔓度虎穴膳
掉嶢巇蹴龍窟不憂上痛損春心且慰延殘蘇頃刻
爨灰一旦死復燃功與堇荼相什伯反思疇昔厭
穀粱肉沉酣遍厭獲遣傍掉臂唾枯朽僕達始為無
者得焉知肩玉貯縹緗春磨旋勤沐膏澤爛然光采
非為狙白璧黃金皆瓦礫物情貴賤竟何常慎勿閒
時輕棄擲

饑相食

轉輸餉宮傾富室米石為錢無處糴連村鬼哭寃沉
烟野攫生人腥血赤丸疑對面森可畏弱肉半為強
者食旋風吹棘盡梟鳴缺月街山虎留跡提攜匕首
析骸骨狼藉剔刳碎燔炙恍疑逆祀詩恐雅復恐尤
饕餮盜跖幽幽怨魂忍蠶心腐腸穿腸憤無術髑髏抱
痛宜有知上訴帝閽吐冤抑我生白頭駭見此矯
首蒼穹淚沾臆北山有蕨南澗葑旦暮可相心匪石
青春鳩化逐蒼鷹黃口蛇吞來義鶴物情感召尚如
此同類何辜自相賊興言使我立發髮雉棠拊膺哀

吾歎鞠因雜料殫炭麁立法竟嗟難舍屋後人幾度
哀役人萬切相尋豈終極邪來偶值隣翁坐且說舟
航好消息浙江白粲載如山相送大軍來有日一朝
菜色變歡顏休事書空自冰釋

送周士熊赴都

洛陽花開宮酒濃索衣來傳春如龍海氣一夕收無
遊坐致江漢之朝宗君行遠度黃河北扎上都門瞻
桃色故人列職省垣深頗念江南老賓客哈府參相時赴南安
士熊以縣典史出入承事及赴召歸北其子叔諒從之保入臺堂况今有子翔霄衢
日邊西寄思親書指墨畫永開衆嘖綠服喜就京華
超遷君此去青雲立大史列卿宜俯拾　前席問
蒼生何者最為先務急吏深持律曾戴端縉紳遠迹
來恥開釣衡於此試留意談笑四海俱歡顏

丁馬謠

為丁不查吾馬令換作兵興連歲賄賂公行上功
者垣趣為吏議所抑

控弦飛騎丁無前策名百戶今四年寇降如林深冒
險五載軍中馬巡檢翩翩旗尾風雲高醜類聞之潛
遁逃朝家爵賞襃忠義幕府上功從吏議冀天覆地
容君恩小臣分寸何足論

悲東姚

州東姚正叔奮起擊賊不受爵賞一門死事數寇達歲不得逞志安成正叔力也乙未夏五月遠寇悉銳而進衡頭彙背正叔潛與殺通閉道直抵砦下正叔麾所部力戰奪旗招援兵監州晋判同知既歡吝失塗擁兵咫尺素忌其能衆殤躍求自効二人力道之姚死安成陷寇遂根盤姚所居小橋頭過者無不流涕

吾州姚氏城東營四年殺賊不為名一門忠義死相繼報國何重身何輕無端毒蛇生肘腋衛頂之人嘘選黑雲翻霧日慘瘖嗚咫尺呼不來監州同知憐鬼東落失壁老姚忠血赤貫天江南野史何人傳殞身三世匪官守異日合冥忠臣先郡兵比來思蓄銳群盜憑城肆無忌詩看姚女與兒童說著姚家總垂淚

晉頡副使政績歌

壬辰寇陷武昌順流而下者郎中晉頡伯華論于衆曰若其直搗其揚事未可知倘轉而南無能為矣吾受國厚恩發身監學亦進士先誓死必報遣人間道馳書奉百金歸別父母建議盡徵城外民居寇始渡江官軍小卻毋弟佛奴死之公單騎殴小橋寇不敢逼衆遂翕從奉平章公道同左丞章伯顏竭志守城逆黨雲集攻圍五十有四日大敗而還散亡略盡江南遂為天下雄非公長才贊畫平章左丞聽用其言詎至是哉朝廷論功除本道廉訪副使於是公之　愈無窮矣遠近士大夫作為公歌詩誦其美侯大史氏擇焉公世家山東希古其字也邑士劉子真近歸自洪具道本末如此

近時有客湖上歸能話郎中身許國朝廷取士數十年誰謂書生無寸策江州李侯死可書郎中百戰全洪都昔年廷對俱第一鷹鳥圍與群飛蛛當其隸兵昔陳義詞戰南征非所忌孫城徵屋民始疑事急方知為上計家書間道馳山東百金歸報壽乃翁小臣於此誓生死仰視白日招其忠胡風雲低吹戰血毋弟魂歸賀刀折含皇勤氣吐寸心立馬危橋萬夫決相臣攬轡從天回將軍擊鼓轟轟春雷為公破敵指萬光頓賜妖氛如山摧君王　加褒異深副當年說科意碧霄雨露湛恩深官轉霜臺私國罵漢廷寥寥渤海龔廣陵張倜儻罕遂使君宴坐試深省談笑憲府看千戌

石初集卷之二

石初集卷之三

七言古詩

杜鵑行(哀王孫作也)

我不暇自哀古帝魂春來却念今王孫王孫馬蹄去何處但見黃鶴落日故宇烟塵昏我昔帝蜀空名存絶憐王孫玉牒尊春宮天號醍醐酪疑香夕帳貂皮溫紫茸吳娃河西曲白馬怯薛鷹鳥絛擱居民咫尺甚天上冠冕臣僕群趨今漢川一炬冠飛度四載寒食如荒村暴骸泣霜閑月老恨血埋兩江波渾投鞭七寶委道側落花送客愁春思勸歸我亦久流落哉歎出口声復吞吳道人生歸去好江南無復吊王孫

送吳縣丞赴江西省掾(并序)

至正十有六年春董鉉黃昭二尚書暨廉使吳公當奉詔平戎江西適進士吳師尹來里秩滿攝廬陵程焉司徒所察以省掾徵廬陵之民歎息其去余解之曰師尹攝廬陵信賢矣然化行一邑江西二十有五路司徒視諸侯王伯仲聞朝廷付托之重郡邑觀感之深舟車轉漕之往來甲兵戎穀之出入一言取知於上大江以西莫不鼓舞其賜豈獨廬陵哉况今世变滔滔較然左衛右瀆而不可奪者悉由進士中來故司徒之用人也郎中普顏得於前而江西遂雄天下都事吳公奮於後而吾郡之幾殆旋安師尹此舉雖爵位功業未及二公然常存豈弟之心安知來者不如今耶甚哉我朝進士得賢之盛司徒之善於用人也微司徒之明不足以取人於進士微進士之盛不足以回天下之太平吾固因師尹之舉有以卜司徒知人之明而進士之不負朝廷也必矣遂歌以送其往俾諸難弟蒲者聞之

大

江西上輿圖開繡衣傳詔從天來中書機務政轄錄贊畫戎昏須賢才吳君壯年進士選錯落襟抱皆瓊瑰攝官縣庭治方洽入掾省署班適催憶昨初從監郡日壤攏揠雜爲時出國恩未報冠縱横攬字差科殆無術火炎水暴良苦心要繳飛馳恒定力吏益毫髮繳嚴敷惠康頗屢獲蘇息此行雖道案牘輕司徒深瞻瑞州城乘驄憲使榮畫錦尚書列坐分兵刑九重憂顧在宵旰四方利害推廉明士大夫講學詩今日勿以富貴移平生馬蹄停看長安道黃河水清書重見銀箭宵鳴白鴈傳寶國晚駕蒼龍獻日繞宵春上林苑花迎謁帝含元殿燕山崔嵬五陵高鳳池早

頌櫻桃薦
　蔣狐駘馬行
粵自壬辰寇興不覩風憲之臨歷五年矣御史監察阿思蘭南來列城想望風采既而貪侈日甚廉馬二監察按臨廣東留蔣狐以詩參政金子仁佐之發其姦藉舟載黃金千兩騎貨之物具載日錄委官押赴洪都以俟命下忠憤之士相與賦詩以識來者云
蔣狐臺前江水深綉衣騎傳千黃金捆然接轉起同列如見怒又天威臨郡中析恭金太守好仁由卯德參政補亂龍蛇恒赤手從容杯酒示先機談笑拾之如拉朽五年群盜廉東南百城騎貨寿多酬堂堂憲府卿相列誣意依屬歲莫貪送官橋連鎖書發夫道傳呼記來日君思可負天可欺按昇北荒財不食濁河一滴玷清流無器那得全黨藉當官而行義所激此舉廉威臺端看小儒初心思許國萬事無成頭已白箋天願賜秋風南吹送霜威遍南北
　送武昌馮子中亂後還鄉
東南形勝會武昌蜀江滔滔經漢陽北來牲蓋集如雨甲第壯以諸侯王平明飛爵馳校傑清夜列燭飲傳騎貂裘鞍馬美少年春風何處無垂楊一朝平地洒斬血但見落日塵沙黃金章骨折荒草卧玉貌跣泣泥塗僵嗟哉馮子命一綫顧影錯愕驚鴻翔時從知己話疇昔留滯五載忘他鄉千金結客心尚在豈效兒女徒悲傷所聞湛露被家宇夢寐桑梓情難忘築城漸喜還洪月慈暨仍許先吴霜相隨長鋏幸無恙況見峻坂成康莊子孫他日又茲始五世八世天其昌嗟我洪都百戰場大臣精忠遠有光生靈一道在掌握君從巨海操能艟到家故舊定相問江右何情全金湯司徒勳業有如此願子傳述毋忽忘
　過王成砦
王成三面壁如鐵穿井無泉援兵絕去年此際萬人登已是如今髑髏骨冰飛丁壯屠嬰孩婦女分配囊貨財淚傳古昔險堪恃積如覓隨見明戌我來以步羊腸坂道遙遺祭拭拄眼故人何處覓遊魂陳德新王其名其永新爲不德口而死雲樹鵶啼寒日晚
　城閑曲
鵝鳴海來黃塵起落日閑山氣如水餘民顛踣欲無生月費給軍須萬計尚書前時來使臣近者太守宴將軍割鮮飲醇豆來注白盡走馬邀紅裙安知尚書黃昭奉詔

走出按兵撫建間其行事任歷江　辛安咸歸生止榮通京師出其綦下自撫救告以督兵焉名相權詘賠郡守梁永寨都事吳相與抗賊備安酒食微逐無虛日始秋年時亦未有布衣小儒寸心赤咄咄書空長太息閶闔無參覆盆何當甚九重方旰食

題奔子温南城抱關遺藁詩序

子温西丁亥江西乙榜識教授之南城念幼失所恃徒祖母恩育之勤弱其父廣祥挈妻子奉祖母就養時辛亥冬也明年兵興出入鞍馬閒事城敌閒甲午歲大侵繼焉又二年肝經歷孔兵之避難來廬陵持子温未死前抱關遺藁詩若干首反覆氣化人事哀愁窮愁歷歷如傳誦其弟子志授之子温廣祥家嗣也余友廣祥四十年其學務博參研精文章不皆泛泛隨人後試有司連不得志挾其長鳴京師歸亦老矣於是子温薦于鄉邑人遂羅致怨讒旁郡又或奪之以注是翁平生讀書效僅尔鍾美必在子温而壬辰立變以來上下隔絕子温南城哭其妻若子而身煩祖母筑然後亡廣祥旅殯遠凜家人淪没殆盡嗚呼子温重絕之日顧祖母白頭異郡割恩不可忍乃翁弱弟窺然故鄉烟塵中廣祥顛沛連年念老親愛子幼孫數百里外杳不知存否而抱恨以終死如有知父祖子孫相見於地下痛當何如哉天之未喪其傳猶幸有子志在則子温之録賴以布於朋友始終之際固有考焉不然費志立原埜外同腐矣余筍全性命朋輩零落無幾讀子温抱關之作重悲廣祥故託永毅以屬吾子志于志其善自愛庶足慰父兄於冥冥奔氏一門唯子而已

黑風吹角孫城裏萬竈塵生烟不起白頭祖母肯相隨天入荒山夜如水惜哉奔子倚程促淚墮人間抱關錄遊魂歸省父何之旅殯孤村春草綠當年孝子嗟吾術角声寫入山陽笛餘音似和邾孔賓又似叙牛款寧戚蕭蕭霜葉冷邊落有弟零丁此漂泊秋風無地賦招魂明日城東問歸鶴

海潮吟

北風翻天逐高檣西江浪起如海潮千艘平城箭飛雨城濆曾不煩兵交馮夷效靡眾爭赴萬棟烟霄舉方愁司徒命盡極州營國以匹馬杉關去選沉西上旌旗江列城樓櫓轉盻空千戈七載適予內覩野狼顧無英雄悲哉上下交征利四維不張巧蒙蔽壅未卻意貴長沙痛哭當年徙流涕豫章逝水邊錢唐漢

川北湊趋洛陽流日咸池匯氣正閶鷄墻晋向扶桑

劉覲復止足軒

陶朱去越乘扁舟布衣卿相雜久留子房定漢晚辟
穀赤松可學思從遊此　意氣空褱家國安危閑
出處功成名遂身獨全千駟萬鍾僅一羽如何海桑
人白頭紛紛燭下尋壽馬上朝鷄聽未了又擬跨
鶴趋揚州壯哉脫頴吾覲復物外一軒名止足風流
文彩祖于潦平生無踣應無辱有時展卷評功臣爰
烟上凌筆有神鼓推得句亦妙契直欲三絕追唐人
太行覆轍車無數我獨謝門栄安步黃鞍羣金生野
翊我寧既食依隱諸侯進留侯示康莊盛駕陶朱買
子房滿院綠陰春雨歇客來推戶煮茶香

郜城高

郜城高昔人登高今人夯城中居民負土石城上春
鍾聲伍卒去年外壕深地底罝月提拜列今年內城排天
起中紅　紅旗東指漢陽山白壁西沉贛江水江水　杵聲
未歇歌者來人事往來如傳車荒碑斷碣悲興致仙
宮梵宇空無餘權呼擲斷走童孺明年移家城裏住
把關舊卒髮無餘處墮鵲嗁城下樹城堅池深作金
湯此地他年為戰場

喜雪

庚子臘月初旬雪再作十九日大雪至二十一日
彌甚深可數尺三日乃止辛丑元日早起雪寒門
十三日夜半又雪皆平地尺深喜而賦之

癸年新春來不關大雪五度漫空來南州病數已十
載造化有此真奇哉夜開剝風撼天柱恍惚萬馬隨
奔雷乾坤正氣有先至盛運亨毒兹其媒雲旗爾翻
搖若木濤霜却卷飛龍推女媧磨煉深縮手河伯失
據俄驚逐空寅振吾祝融遁怒勢欲遣息開推臥龍
潛坡起奔走舞鶴翔鳳爭徘徊瑤池觴罷泛餘遊漢
皐相贈投瓊瑰蓉山一夕頭盡白貧戶得句侵晨推
柴門豈必梁獻呈理漫弱柳餘枯梅我題真宰偶戲
劇往往玩世如嬰孩故將空色種天上大巧六出無
根芽要令六合反混沌寧許萬象蒙塵埃我豐呈瑞
意餘事解后樂洗昆明灰西流壺嶠應自反咫尺清
淺移蓬萊內廷稱賀論邊事坐想勅使傳宣催蔡州
賊汜久安堵整頓宇宙須群才渭人自昔貴高見遠
去求馬何待西燕山從爾深一丈掃地為築黃金臺

犬鷄歎

雄鷄奮翼街怒桂蛙被啄亂声伊啞犬來鷄驚趕竟

逃轉步犬驚遑惡蛇兩強梢已須侵殞過客驚怕避
咨嗟君不見下宮將軍輕於白綠珠金谷來孫秀世
間萬事每如斯莫負尊前卯時酒

虎墮井十二月十三日庚寅

神岡距都十里虎晝攫人轉身竹籬陷入智井衆
共殪之

郭西猛虎勢莫當攫人白晝來神岡籬中旌隨若有
物智井百尺籬根藏東泉收聲竟爲土辣軀絕折皆
蘇奔眼花誤落爪牙磨棄置有詩推強梁酸風飛沙
寒日黃四都流血皆戰場來時奔噬恨要尾巢以恨
死高駐翔北平將軍老且死泰山哭聲哀怨長豈知
鑿地古設陷阱后一蹶由天亡吁嗟此物肆無忌妄
意流毒窺城墻千夫駭汗手莫措造次投宿伴千將
君不見東門狡兔壇牢犬西江篁狡狹自戕貫盈兆
此乡未信來者分分投土囊

人食人

髑髏夜哭天雖補壞劫生人半爲虎味耳同類日磨
牙腸腹深於北邙土郊關之外衢路傍旦暮交棲如
驅羊喧呼奔頓撑肥截快刀一落爭取將惡陵大爵
剖心燎燒炙咒餓誇飲驕不知飼乳已相隨後日還
貽髑髏笑陰風肅餘大鼠爭白晝冤語偕人行街衢
抱痛連死骨着地春草無由生雖陽愛姬忍喋血長
安仇家俊臣舌糖忠疾惡古或聞未覩烹魚互吞烕
五雲深處藏飛龍天路險艱何日通皇心萬一閔遺
子再與六合開鴻蒙

上營門

上營門外將軍樹歲度春來復春去北據南攝萬人
行移種東風無定處慶州偽將林禍機熟遠杖牧圍
持旌麾徐臨危走椒罷白馬扶節志高三後貌孫曾
顧附陳運朋分鄒捨以惠卯河群屠貪餌悉輕生談
笑削除天假手借我聯魂踩防關反更教虎來深山
入卯（花安戍）倉皇出此路無術成命一髮懸天閑老夫厭
觀陣雲黑中夜拊膺談夫芭古來又豈復事難平頗天
早賜扶桑白

天問補

貝丘豕立佛人啼隹水夫知巫支祁萬年猩閤紅帕
盲天狼反被青雲衣鴆金遊遺髑髏守日注鬼籙傳
生機風塵展轉逾十載意者天怒民澆蕩故令六合
日顛倒人類殲盡將無遺玉胡王毀石自若熒惑揚
彩三階微瀆蘭與貫荃蕙花路矯住往喋隨異女媧

殘忍源〻出福善禍淫殃及易殺人白晝踏通衢長
劍大刀爭割食東家虜子西家擄父母衣声泼俞滴
書生平日苦自信坐談性命成迂僻有人抱膝吟州
廬夜夢史遷紬秘書共工舉頭天柱折五丁鑿石峨
峨枯有窮飛箭落九日防風戮骨雄專車跨秦歷漢
凡幾劫宇宙戲獵猶樗蒲君不見邯鄲空國長平陷
又不見焦土咸陽總冤濫區〻反覆焉足云老天為
質由來闇

秋宵見月

青天過雨明月涯不飲李此秋滿懷援琴屢起却復
止音韻悟於同時非西風笑我深閉户吹送亂葉鳴
空階翩〻從爾千萬態我自作我隨無涯蓬萊會見
清且淺未許泥滓沾青鞋

石言

邑城是著增築基必然數尺壘巨石爲之搜抉幽遐
遠近頻擾
南山白石堅不朽鑴磨鑿入良工手平分陛級衛降
登梯卧津梁達奔走棒成取重侯王家不惜千金市
長久從渠楚漢決雌雄坐閱興亡屹相守寧知歘邑
如殘星十年對壘喋血腥今謀城壘方改築流汗萬
杵當炎蒸城基壘石崇數尺搜括隱遯處咸刑斲搥
發塚殘寺觀民舍爽突翻階庭千夫引縺日馳逐頹
踏道路無留停石乃言曰我生剛介根元氣落〻孤
高堵九地既不得補天遇媧皇又不得填海從精衛
包羞辱遠近汚渠反爲茹咒蔵屛蔽何當天威發怒
雷霹磷骨與城俱摧此時飲恨應土氣盡碾暴骨為
飛灰

反覆吟

東閣畫宴留流血北里暮耕晨建節金珠無脛走如
飛奄忽廢興那忍說君不見青田頸墓碑云是晉桓
脩發掘近遭群盜手我殺魏塚已千秋

埋冤樹

邵城西郊官道側有樹名埋冤謹來必於此少息
因戲托其廢爲有位者聞而動心焉
出城十里西南去行役經過偶休憩崔嵬古幹絡蒼
蘚相傳此是埋冤樹樹名非浮呼埋冤隱人累歲官
道邊朝呼械繫速詞訟夕散殺朴連祝錢富豪招權
運濫入骨弱破家哀可立錢人飲恨淚徹泉樹不能
言天爲泣埋冤得名良可悲郡中守令知不知

延平 龍劍歌

鄭克明率江西之兌攻延平江州八月破之日鄭
亦大敗奔還失亡甚眾

延平之淵深復深白日下照蒼龍吟古來此處會靈物中
有未死英雄心黑風一夕蜃屋氣坐看海州俱陸
沉吹我蝮蛇散流毒鼓召妖孽紛來侵克龍掉尾
撓一怒百怪洒血腥淋淋書生投筆起大叫稽首再
拜皇穹臨龍兮龍兮爾之潛也已千載豈誠鼓鄉亦
失守宜扣天閽勅斗下取老蛟心血剖指揮九日
付羿兮繳風雷殲巨醜胡乃坐觀潯陽肆鯨鯢魍
魅魍魎群相隨刺肌刳髓四海靡遺今魚腸豪專耳
毀折岐山之鳳鳴声絕志臣扼腕空白頭赤子痛心
服流血時哉好從楗溪騰躍起的盧嘆取黃熊赤豹
來清都并興宋帝獨騎之長刀龍門將軍天山之三
箭神會大冶飛昆吾迅掃六合麾欃槍我當遠求華
陰土助爾光芒增快覩閶天洗甲挽銀河蘇息蒼生
溥霖雨

志感

老來不能夜飲中秋無月淨坐山中因憶往年客
橫溪詩朋盛集老桂初開列坐其下請生倡酧達
旦居人驚倒聞所未聞重至桂無復存但見平地
立焉其中追念亡友思恭悵焉良久遂成長句奉
寄西愚先生聊志今昔之感丙辰年石初書

海風吹雲通萬里浙江勢合潮声起酒杯無分月含
羞獨步排佪桂香裏秋深蕭傑書樓閒良夜偶此須
史聞光逢佳節偶懷旧亦若夢自橫溪還溪边故友
重泉隔却憶當年會驛客十千清酒買城中酧為矜
肥糧鱠白庭前古桂高婆娑酒酣縱談得月多舒人
側聽驚絕倒寧許和角声相和重来無處尋高桂夜
聽馬嘶枝葉憔凄涼日曲付吹笛冷斷清商復誰徒
我愁問月傾肺肝月亦憐我霜鬢殘平生取友恒落
落會面非少知心難古今何限西州路送迎只有山
如故作詩寄語座中則難覓人間許它度

石初集卷之三

石初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憂懷

黃落難烟蕪林炊下有無老家移步滿兵氣幾時蘇
小邑瘦封群窮鄉發饋輸劫深資病歲閑坐挍雙福

老病

喪亂交遊盡鄰難老病深寥寥平世業落落古人心
夕照驚岐路晨霜憶故林折腰寧五斗敝帚或千金

山村

界落舊田首艱危厭久生野人羞負擔山石若留行
坡雨初畦菜園霜未破橙小村風物古暫寄話晨耕

喜康子至

幼兒慘淒劉氏館中夜知者懷大門而入急呼宿
客父子起走之出遇寇二客趨東廂影堂寇追躡之
父死子傷吾兒趨西廂匿神龕側幸免死生之異
在毫髮間於其來也且喜且悲

脫或淪鋒刃吾年豈願餘及今相見日是汝有生初
割愛三兄愧憑危一飯驅風塵方未已尚慎毋忽劬

憶弟三兄留邵城

百里元非遠三春又已終傳聞隨處有消息幾時通
蔓州醉朝露荊花繁晚風作達歸客語前日卓趙洪

挽吉水孫碧泂判院

嗣世明經業傳家晝錦衣干戈元獨立桑梓晚全歸
遠戍孤雲淡平原落日微送車泣交涵霜葉不成飛

送人之岳陽挽務

五月巳陵去官途事若何通商川舶遠供貢楚材多
澤國留形勝（湖廣泰政問志 用韶兵岳陽）騷人續詠歌時進漢艇
問或有以龍拔

張德彥

德彥自金陵敗中附趙餘兒避流將依安慶趙子
吏趙（其父鎮安慶陳疑其通金陵解行之際將之）守者倉皇東下德彥
司行識之急援脫命趙舟四十六人皆元歸道所
以聞者憮然

拔洪通千里存亡問一舟絕憐千祿誤翻致遺親憂
水國寒潮晚山城古木秋行藏孟深者擊略廢無尤

辛丑除夕

兩雪徂年日乾坤厥亂餘戰爭吳會阻消息朔風虛
虎旺投皆井嫌究棄故墟事機恒倚伏天意竟何如

壬寅旦日

襄進違故里喪亂守殘編鞍馬兒童習貂瑞牧圍熊

閒春逢上日須翊憶當年擲復談迎送焚香　校太玄

聞新安

路泣顛𡺳步原塗桃積骸孫恩將入海（新安舊本嶨立主）李

祐起年淮（紅中首李如）彝潰賊投火擊援棧附崖無兵闌

禁柔坐覺衆心懷

聞隴吟

隴戍通恒代河關控晉寧日經亡國淡天入戰場悠

五帳千羊豚青郊萬馬蹄悲歌頻勸酒送客去安西

冠至

群醜發禾川中宵羽檄傳挑收緣岸戍已漲近城烟

掠貨舟相次敺人騎獨先見孫猶九口兩地寸心懸

雜詠三首

海宇久承平風塵忽四驚官僚生問道黎庶死乘城

壯士天山箭將軍細柳營紛紛千載事憂世與誰評

韻埜戰中起荆襄轉略休兵符留北府臣節仗南州

萬宇声華契官富貴着聖恩心要雨露未必乏塵獻

冊至矢堅城宜令巢華輕茫茫誰報國草草衆與兵

吳楚懸三户河山隔上京幾時蘇北望飛騎報塵清

即事

古驛深春雨荒城帶落暉雞豚當道戒烟火隔江微

所過無完室相逢盡短衣干戈承劫運埜與聖恩違

羅郇

昔義羅明遠傾家郇楚金俊功隨日起遺恨與年深

白日重泉影青天萬古心如何有位者翻不計浮沉

感遇

病髮梳頻減愁根日夜深世方迷貨色天未厭風塵

匡今誰憂國君心本愛民歲寒餘勁草灑血贑江濱

七言律詩

秋日登城

山壓孤城外樹荒西風塵起獨彷徨蕭條遺構重燒

燬憔悴餘民半殺傷驛傳共誇星使者角声空引鳥

愁長書生注注談經濟攬轡澄清合有方

答劉持志

閒山極目翦黃茆嘆息年薪水一杯種秫地荒寧少

額催租邑小吏頻來情麼著很秋當院細雨柴門晚

未開近日江南吟思減新傳雅更憶方回

答道原君治

書生報國是消惧羞對菜芟強舉杯有霧連山雄陸

北對風何日盼鷹來玄游漸向銀光盡懷抱那能老

病開幾度出門疑所適杖藜細遶竹西回

雨
五月初七日雨至初九夕大作一晝夜如傾初十
夜半更許方止江漲比丁巳有加
混雲無際漲痕粘雨勢翻來幾倍添已藻滄溟懷絶
島更輸韓漢建高居三年兵甲天當洗一日蛟龍地
莫海早迎貢船隨闕繼廣通民食害官鹽

寄吳 章臥病客中
亂山岐路雁行斜籬落離烟菊自花我昔郡城行冒
雨君今孤舘臥思家滿時執遠囊中穎過地除非海
上搓一部章存唯二邑戍樓何日能吹笳

城陷
黄塵赤日陥城池又到氷霜歲晏時到蔡守江兵夜
戍揭旗出郭冠朝馳就兇誤落兇田雁承內空府堂
樹鴟鵂悍從容依光守捷書但奏吳令進梁貴守郎是問大敗

感秋
響如珠葉挂林端帶減腰圍逆月寛久病秋深心易
怯多愁夜永夢難安稍娶入户輸清苦落月窺窓逆
薄寒侵稍奇春不 東風隨意馬頭看

九日
西風搖淡郡城樓猶復黄花插滿頭彷惹愁經墟落

晩登高怕見戰場秋鳥當閣在金笳集戲馬臺空隽
鼠留尚欲遠尋雷煥友提攜雙劍出南州
荒荒東菊負登臨莽莽乾坤且古今淮浪逆舟寒日
落楚山連戍暮雲深孤生自溺思親淚先父宗淳祐九年九月九日生
多難誰憐報國心道路幾時辭逆旅關河無地避
秋砧

送韓一初赴馬万户府參議
才俊宜從幕府升田郎何日保方寧連營未穀休傳
箭策馬何嫌亦戴星苦戰城邊霜月白屢殘村落野
烟青軍民甚有關心處佐政行看以發硎

登城
世祖艱難德澤深威悲城郭怕登臨九龍天下慨川
決七載江南竟陸沉馬首空傳當日價鶴聲不到暮
年心雨 門外青青草過客魂消淚滿襟

民哀
膚哭群龍誤主恩遺民無路叩天閽荒凉甲第有焦
土倉卒深閨無國門青血傳發伐士卒黄金為土贖
兒孫農際誰造況當頃念此歩河駿浪渾

除夜感念七室
無復憐余踏雪回一燈兒女促行杯上寒深痛骨委

絶月暗忽迷瑤夾來遲暮影屛如欲踏顛危心死亦
成衰鬓邊種種若知否消浮流年幾度催

中秋

夢遠霓裳世外音漢宮天老桂香沉黃埃欲出飛鳶
上白骨獻如落葉深萬国砧敲離别淚中宵月色太
平心晋公相業何时見目断天津益苦吟

風雨重陽

八載兵戈苦未休異鄉佳節苦為酬鷹鸇豈人化前千
載鴈塞書沉外九州風雨黄花宜撲去山林白髮欲
尋烽莫言抱病妨盃酌漸喜新來絶酒讐

氷盤雪藕

清徹氷盤壓蔗漿酒酣雪藕進華堂凝寒色映瑤華
脆真白絲連翠袖香金掌曾聞承玉露瓊臺忽見擣
玄霜文園近日真消渴莫種蓮根引恨長

元日雪

朔雪迷憎毒霧蒸兩年元日勢憑陵氣吞鶴表城如
玉聲撼龍宮海欲氷不夜与天爲汗漫當春借地亦
嚴凝貂裘公子來何暮好向寒空縱角鷹

新正雨雪連綿人日大霧近午晴

天賜春晴一日恩亂來胃内幾家存屡氾豈望金雰

領積善當知及子孫喜有帆檣通白下幸無車馬到
青門往時百萬蒼生苦歲晩承平擬細論

中秋城西感興

玉宇瓊樓三萬里乘槎無路匪仙才塵揚海内衣冠
盡屬斷雲邊鼓角哀天意未知何日定月華空似昔
年來故山老桂無消息紅蓼花高滿路開

雨困簡張梅間

漏薪蕭竈濕壓氣屋角鳴鳩旦夕聞山接雲根知棧
道雨生波䓁似犀紋麥苗泥漬連千頃花信寒消到
幾分最苦相從巷南北掩窓十日斷論文

和前韻

天氣渾疑扶楚夢雨湿愁向早春聞紅淹小圃違芳
信綠泛回塘亂縠紋遠樹烏飛村舍没淡烟人立野
橋分空餘落堅隣翁壁顛倒蝸涎似篆文

紀事

八月十五日告示誥朝往攻新安孫本立晡時群
黨爭𤨏城中撞擊居民門户壕外縱掠水東永和
邊江而上放火殺人劫取財物婦女犬達旦不戚

是夜白氣亘天

横亘東西白氣升喧傳入夜事堪驚縱焚俘劫連村

市流血呼寃逼郡城天地豈忘心膂但山河未放數
分明提携婦女閨房秀飲滿群驅敢出聲

和青華道士蕭崇元

月滿虛堂奏帝鄉仙風吹送紫雲衣九還欲致三花
聚一悟能消萬刼非老樹鶴棲存夜氣清池魚躍見
天機黃冠況得山陰客未佔詩盟與願違

九日

未霜白雁渺關河來日空隨赴海波世難持身高處
怯秋聲入耳著來多山中甲子今誰在日下長安奈
遠何幾度西風餘破帽悠悠心事唾壺歌

和劉子贊韻

夢中走馬上西涼回首燕山六月霜尚想築臺思郭
隗誰能薦士效田光三吳楚人才少百戰河山事
會長賴有淮南招隱處梧桐清晝坐焚香

立秋

京洛風塵竟未休送迎馬上歎貂裘蕭條人物常如
夕慘澹乾坤又入秋軺使經年違北府戰場近日在
南州紛紛鷄鶩爭食誰向盆江友白鷗

寇來自北見城中蕭然散入村落

斷鴈雲低欲度遲鵲巢何許寄南枝寇兵已散空城
住官馬栖從間道馳萬骨白邊寒月夜狐烟青處夕
陽時經年北道無消息望眼頻穿淚暗垂

幽憤

隴梅驛信杳如緘白晝連山霧氣酣細把未應全蕭
上藍田自可轉閩南驚濤四面輕帆破疑路千條老
騄諳落落懷才宜不少寘寘當哥得無慙

詔至

三月二十六日天詔自廣東來詔發京師去年八
月二十七日也於是朝廷號令久不聞矣欣幸之
極敬賦七言律詩一首

沈陸如雲雖步緩忽傳驛信自燕山九霄日御龍光
起萬里春來海道還忠義銘心扶壯節老癃垂涕洗
愁顏中原黎庶知何似想望咫思溥嗣皆

次韻劉道原九日

擴撥何當洗壚埃凌高欲藉海為杯巫山雨暗猿相
引湘水雲深鴈不來對酒偶憑茅舍演寒花時向槿
籬開仲宣幸有荆州託未厭吟邊數往回

喜東宮受冊

六月二日東宮受冊越八日大赦天下使臣出湖
廣來自茶陵十月十有一日到郡踴躍拱觀不覺

情發於聲忘其為老病也
海色穿林曉夢圓戰塵氛霧一時消青宮德進催編
紀紫禁恩隨王漏傳洛邑車書符永世漢家日月覲
中天秋霜一寸丹心在稽首洪禧萬億年
全命改九日宴僚佐城西神岡參謀萬德躬賦
詩五首用韻寓情
晝省凝香被羽林賞心寧許二毛侵闇闇側聽歌謹
起父老爭看榮戟綸霜露落黃花留歲晏江湖白鴈待
秋深宴闌歸騎營門夕涼月紛紛落醉襟
能賦登高幕府親深秋過雨絶飛塵山城驛路黃林
富水寨人家白髮新歌舞多非前日境交游半是異
鄉人通商近喜官鹽集不比西都巧笑嬌
如雲冠蓋此高攀千載龍山李孟開尊筋駝峯傳翠
釜銀盤春色照蒼灣歌姬擁醉翻腔誤才士爭先覓
句艱紙有相如吹技簡與來無物不相關
蘭臺無分珮珊瑚斷壑平岡自往還遲地亂來猶有
酒放懷高處不須山參差紅樹西風外明滅青烟落
照間何日遠尋方外友却隨紫氣出函關
曾向凌波賦穠塵絕交近日愧錢神百年撫事皆陳
迹四海知心幾故人山惜衣冠蓮世濁天留黃菊貸

秋翁偶尋五柳先生傳自覺年來懶是真
懷古
關河渺渺幾浮沉落日秋風萬古心二月留人輕六
國一壺玩世重千金亂來耆舊傳聞民老去英雄悔
恨深輸與蘇門長嘯者不教車馬涴山林
贈張梅間
故人雖似此君賢涉難交情晚更堅迂路出城尋故
友移床就月話當年霓裳曲奏忘天上憐望槎回記
海邊歸去尊罍隨地有別來鬚鬢得秋先
九日遣懷
繞籬黃菊自幽香無復龍山落帽狂身外老來從祿
還眼前高處倍淒涼妖狐突過荒城雨旅鴈冥飛絕
塞霜風物關心倦回首野園耕熟旋分書
還鄉初度辱親友劉盧南惠詩依韻荅之
憔悴還鄉一病翁雪晴遙校參同庚寅饒誦湘纍
語甲子長懷晉士風塵暗衣冠情索莫眼青肯切誼
深宗新吟多謝青年頌晚節終慚老圃容
至正十二年壬辰正月武昌失守
黃鶴樓前帝子宮古來形勝控江東運籌要害無豪
傑流禍頻年擾寇戎天馬西來勳可樹河冰北渡驛

誰通一壺或負千金重白髮丹心愧少同

述懷二首

子月中旬以後雨雪交作群冦合攻大坑剃山小
水逕窠出城南三十里立砦二十四日破白　下塘
二十五日破吾里吾與次兒長孫寓歷村下寨是日
省都事吳軍已到郡二十六日走度嶺者相屬如繩
過午猶不得家中消息心甚憂薄暁長兒來乃知
念五日四更初冦捲出吾里兒曹隨衆走學富向
晩冦退渡江趨王屯暮抵南阜李氏已空室矣二
十六日早中宵蓐食行至高壘簡顛但見連延來
村大坑冦火千炬雪凍道滑婦人稚子僮仆不能進
扶挈度大湖猶出阜坑天已暁長女母子無托與
偕來閤門不自意全逺投下寨依東氏暫住述懷
二章

冦陷吾鄉今二日連宵列炬侶星分如何去此三十
里家中消息杳無聞咫尺干戈皆逆境連綿雨雪助
妖氛兀坐此身司槁木恍然不復辨朝曛

風雪爐存半死灰每聽人語輙驚猜恨穿屐揖親知
問愁極思傳兒子來足繭荒墟烟撫濕魂飛閒道石
崔嵬經過且勿談辛苦闔室無虞已幸哉

默念

末路危機逐日新遭逢瞬息異覓親多疑忍事其存
拙父亂全生幸處貪北海牧羝宜反漢東門牽犬竟
志秦古來反覆無前算那得匆匆諭世人

書所見

正月十八夜全參政室中告變將致都事哈剌台
小猿撫阿思蘭不花萬户張定住將戮之十九日
昧爽其麾下擁衆拒全舟脅取二人入城䐉蜀縱
兵大掠全由此失勢四月二十七日吳員外部將
明塔普台潛蓄異志忌同列林伯顔武端梟勇挾
詐設之誣以謀反吳不能制又恭政軍令喪馬一
疋償白金一百兩是畜不戕之馬也

百金戮馬既中乏部伍酣歆徹暁昏牙帳黑風梟突
起轅門白晝虎相吞吏徒富躍官曹位廝養威聯士
族婚天下紛紛寧有此我軍成敗不須論

記憶先親役齋先生詩二首

九日初度先父生宋淳祐已酉九月九日

厄於陽九盡成乾淳祐遺民自憮然正朔庚寅宜有
字烽人甲子已忘年菊枝偶地存幽操汗閣何心理
舊編頗有童孫初學語挽衣爭果戲階前

代李季實賀歷塘劉昕立生日

春入霞杯喜拂天初逾六六紀瑶編人間銅狄何時鑄天上銀蟾昨夜圓（六月十六日生）秋水精神高六月仙人風骨妙千年山林城市逡相視凝望蓬萊隔紫烟

石初集卷之四

石初集卷之五

五言絶句

擬復愁十二首

一爐城門火餘灰已復寒小兒爭炙手猶作燎原看

殺氣頻年盛南昌接武昌帝城春有路昨夜夢錢塘

錢塘江上水幾載獨朝宗到海傳消息殷勤起臥龍

旌旆蔽雕鞍花袍紫鳳團路人潛側目敢謂沐猴冠

來往動成群翩翩得意人大朝深雨露頭白獨沾巾

天驥煕中[illegible]瑤釵井底深知何起阡陌坐致萬黄金

銀鞍賓從新羅綺耀青春曾識（宫儀舊品）看馬上人

屏迹旗樓下深追少壯時臥聽更漏鼓雙淚落如絲

未衣群百佐白晝出東東咫尺青門路無由得種瓜

列位公侯寵連營便相尊庶僚供指使誰復恥心存

徒封餘赤螳遼氣布青蠅欲市金臺駿黄河久不冰

未忍歌鴝鵒猶能拜杜鵑暮年心寸許何日覩青天

七言絶句

黄少陵騎驢

巫山雲暗失歸樵劍蜀春深雪未消淚望中原天萬里蹇驢獨過浣花橋

戲筆

西園戲陶醉蒲萄北里琵琶紫錦條堪笑東家頭白
者一燈深夜讀離騷

客有賦大軍來者戲答

龐眉皂背短墻隈問我何時笑口開幾度寧聞狂欲
舞如今猶說大軍來

夢寐漁陽右北平彎弓走馬氣憑陵不知近日燕山
雪添得黃河幾尺冰

北山口號

新黃連結埜州城風靡江東莫敢攖千里南來今送
死天知忠節在廬陵

過江雲起鈎鋒馳捕取紅巾血作池後日廬陵收野
史水東第一賽男兒

城門晝閉車馬喧人行呵道競摩肩軍興那得廷如
水監郡從來不愛錢

莫道遊川波自平莫道梟鷹元不驚白髮營門二千
石幾回霜月送鞭聲

天獄東回納頡川山峯斷處是青天螺湖橋下清流
水留向搖灘送戰船

林郭揚旗數箭鋒江城吹角氣如虹義山雲霧兩岀
月一片丹心兩地同

江西省掾陳允中避罪來永新圍守城池屹立
群盜中泰和宣差以蕭明著稱境內晏然

蜃氣樓臺轉眼空荒墟誰與弔秋蟲道是小屋柴門
掩猶是當年種菜翁

紀事

去年閏三月十六日歐賊自袁來陷吾州十九日
以陳廷敢走郡城急報馳去里猾易植芳暨脫罪
小吏顧清遠兩家兄弟獻馬納降力陳括貲之計
追至東門外懇留還趙晉玄者復回遂稔安成之
禍四月二日城復趙誅易顧殲焉

萬斛北鹽何每隔道來開敢競南趨去年今日城中
價一貫文纔十四銖

幸及西成早築場歲寒猶恐菜畦荒山村肉價何須
問近日雞豚倍北羊（當年北羊二貫一斤　今猪肉四貫一斤）

墟餘十室九罹殘所取充薪十寸乾隣境貴妝紛之
絕遺吒窮質活飢寒

雞豚寥落儘芟剃糠秕初黃菜甲青卧聽兒童傳好
語夜來驛使到長亭

大洲江水綠如苔畫角吹寒聽莫哀日暮岡頭黃葉
落鷓鴣洞口鶯爲來

上巳

舊俗蠶占擬萬和兒童猶向賞晴光亂來錦繡無藏
處那有心情到采桑

感古

因讀春秋傳戎事不通女器有感吳楚之亡後之
人以武器自負者可不鑒哉

吳宮隊長罷論兵越女西施擅寵榮百鍊一朝成娩
指方知世上有傾城

鉅鹿諸侯儒戰功咸陽宮殿轉頭空如何看世稱無
敵也為虞兮泣帳中

論交

古來難覓是知心曠世襟期感慨深造次陳餘解
印從容揚震却懷金

坐看

亂後交遊隔世心衰年為客怕登臨東風不作年時
夢坐看樓頭衆綠深

故人

春雨初晴是綠陰故人隔水晚相尋往來莫信年時
路近日溪流淺處深

食性

宿春亭複問精粗食性年來已盡除隨分晚炊誠當
肉且乘新雨理園蔬

過太平橋

秋山戍人夜鳴梟玉帳春酲富貴驕獨把帚編無寸
策白頭羞見太平橋

山家夜雨

曉幕攜孫此一枝四年多難祇心知夢回小屋風和
雨却似春雞將抱時

寇至

二十七日寇至之含集挽攜孫走下泒止姪婿劉
絡本家二十八日寇出崖村岡頭家眷繼至下泒
二十九日早下泒大驚擾走安塘

疊疊青山道路長殊蹤紅葉樹經霜日斜又度換橋
去程有江聲似故鄉

城西敗歌

周寇萬四千入發永新水陸並下八月二十九日
張録事出軍九月一日有委官教授滕諸西昌參
政明請師徵諸將赴援録事無馬戰不利是夜急
報三至黎明馳檄促援兵食時寇焚高沙歛陸録
事軍奔還城内外大駭或爭走入城或赴舟江滸

或散投村落僂仆死傷不可勝紀賊觖掠太平橋
官地上薄晚退屯援兵暮集初三日早合戰自辰
至午叅政軍扼上流寇驚敗走衣裝器仗塡野沿
途民義邀擊禽獲頗多周寇奔還永新當是時郡
城幾殆天也國家之福也歌竹枝以爲之
太平橋外吹血腥追奔黃㹨躑門丁黃㹨全叅政所招郡人門丁張
錄事所起在城民戶昨日縱橫官地上豈知惡極有天刑
千金墮地不暇顧妻孥咫尺愁相抛此時爭門城內
去悔不雲山深結茅
理問軍中騎射精從來賞罰最分明疾驅赴援如風
雨曉發河山夕到城
水寨城關抵寂然諸軍號令夜分傳火筒清曉三聲
發諸將齊驅勇向前
欽陸池邊曉樹旗埋冤樹下夕僵屍皇天近日新開
眼說與四方殘黨知
慘澹秋陰濺血痕叅差蘇石倚墻根古來此是埋冤
樹今日還悽戰死魂
大洲男兒身姓熊把頭削鐵刃如風直前免斬紅旗
背步戰酒還第一功
斬頭纍纍懸馬鞍衆中誰似林伯顏賊陣橫穿來復
去三軍大捷唱歌還
先鋒破陣古來難好手齊推岳長官除却林奇誰與
對交馳兩馬萬人看
記得壬辰血亂流血流又到丙申秋兇徒惡黨還知
不莫要輕來打吉州
莫道孤城殘作關雲埋賊陣血未殷強梁多在尊村
死戰馬繞餘八尺還
叅政遣軍扶閣下雞來相遇吉塘橋橫陳江上四十
騎居民猜屋免焚燒
安坐轅門運六韜冠鋒壓境滿如濤收功一戰民安
堵始信將軍定策高
太守當年慕使除軍資供給自紛如白髮蒼顏寒白
服一青衫向府中居
錄事張公老且貧一身關郡事如雲倉卒開城春萬
衆從容行酒壯三軍

軍中苦樂謠

半臂纏腰帽壓翅舊裙荷葉腿齊編市西橋外看屠
狗笑鄉弁刀賭酒錢
堆帽紅纓間黑纓粉青宮袴短黃裙酒樓笑過行人
避近日新充水砦軍

旌表門前路幾彎浮圖坡下日銜山馬上長身單白
紵雙雙緩轡行毬還
短髮風欺破帽斜日西跣足踏江沙婁挐待哺不違
恤流汗擔柴赴主家
疊石支床擁敗氈把鬮擎拆日隨緣松燈自把芒鞋
了要辦明朝買菜錢
斂鋒交處奮身跳前集征袍血未消奪得紅巾銜陣
馬歸途乾被長官要
官船公子抱琵琶笑指娼船白藕花今夜江頭好風
月買魚載酒宿誰家
團扇題詩妥越羅畫船載酒沸笙歌何人夜譜張廻
傳獨占秋江月色多
十里長洲列戰船白頭吟客坐看天何時得見三階
正獨倚蓬窗夜不眠

初冬驟寒

敗壁蕭蕭夜不扉昨來天氣似炎威卧聽風雨中宵
歎何限征人未寄衣

即事

街頭昨日走如麻逆賊憑陵勢轉加曉起將軍忙館
伴省官遣子婿侯家

海全二參政

棄舟竄走訃全軀（全）力戰憑城志掃除海身死不殊
心死異海全他日付誰書

都事（吳）都刺

部伍相殘不敢呵（林伯頒式諸使設）美人雪洞夜酣歌（舟中宮居）
（湖名）雪劍頭誤國均遺臭只為高昌不可和（全子仁高昌人其志
事在春吳退其成功）

紀實

戊戌夏五月之變新郡守張元祚與全府參謀蕭
彝翁約司死蕭一再赴井死讀書臺下張竟降
振文堂上亦縱橫水陸旌旗瞬息更俯伏獻城新太
守笑談赴井舊諸生

宿州歌

客有自中興來者能言四川闔亂遣兵出援主將
日宴酒高會收其子女玉帛而西宿州南北之咽
喉也知州無能在任十二載遠近歸心因不納拜
見之禮責以軍前供給知州既行宿州遂陷

羽書兵馬調西川省署新無上將權不怕違營幾百
里雖來只要宿州堅
萬騎連雲發蜀都宿州一郡似樗蒲幕僚擲得流星

擻牙帳朝酣睡未蘇
群盜河南捻禍端此邦城守古来難知州一紀心如
水那得金錢謁上官
宿州知州無一錢官差供給赴軍前軍前来到宿州
陷從此紅巾勢灼天
雲髻長鬆輦金䌹皓齒青蛾逐日新一夜西風吹漢
水將軍歸去歸娀春
護成口號
余生之歲至元壬辰後立春一日今茲庚子正月
十日戊時春與始生日時適合
初度春生先我辰餘生時日恰逢春十年風雨江南
路猶有先朝白髮人
揚柳枝詞
偶憶丁酉春客句邑中來誦王大初一絶落句云
多情只有城南柳舞盡長條更短條蓋指失身而
事偽飾首戲贈之
離宮別館短長亭忘却江南舊日春是處人家種揚
柳往來繫馬鮮留人
背立東風淺畫眉斷腸烟雨一枝枝隨宮漢苑春無
主莫向江南話別離

移栽揚柳受風多南畔行入北畔過若道浮萍是飛
絮好隨流水到官河
舞絮含愁入酒家何因得近瑣窗紗春風萬一無拘
束故去錢塘逐落花
即景
似晴却陰陰復晴曉霜霧聖夜藏星天機咫尺關黄
道皆與江南鬼火青
惜往日
千金愛女貯蘭房百寶雕鞍御驌驦過眼青春誰是
主燕歸無處說興亡
秋日薄霧食後晴
多半生花到桃邊韶來清懇荷蒼天春秋災異書將
編年擬今秋大有年
吾蘇吟
寄聲多謝捲簾恩花落春陰半掩門只有當時堂上
月夜深猶照舊巢痕
籬間小花
小小籬花分外紅野人籬落向春風江南多少豪華
地盡在寒烟蔓草中
田家

木棉花謝豆莢肥秋風催換白紵衣東家女兒洗紗
去西家年少負薪歸
題鷹熊聽澗圖
奇絶鷹熊聽澗圖根胡盡意近年無子房借筯旋猜
印此是人間大丈夫
鷹攫熊蹲聽澗聲貴從巧畫寓深情李斯書上秦西
客安國謀行漢罷兵
英雄聽諫古來難飛走藏名戲筆端誰笑金陵建夫
道當年杜牧沐猴冠
聽澗鷹熊豈是真畫師托意諷時人白登圍後知劉
敬遠水兵前憶魏徵
讀天寶雷海清舞馬事有感
劍閣迢迢隔兩京衣冠相送范陽城傷心凝碧池頭
宴千載無人傳海清
太液華清汗漫兒從官千騎幾西馳君恩曾日深知
海頓有銜盃舞馬知
拔書
馮真兒童錦繡堆專房僞女后妃與豈知短褐倚門
下一點寒燈夜拔書
溪冠

酎金刀布罷長安露冷銅僊眉玉盤畢竟皇天深有
意赤眉難改漢衣冠
雨中
柳塘分路市橋斜海燕雙飛識故家一月閉門聽夜
雨隔墻落盡碧桃花
劉氏二生從吾兒學每日中分暑溉枯其意甚
善遂成一絶示之
渠成不使利專秦秋早分流意及貧一飯秋來應憶
汝艱難相顧我何人
前詩予勤連和七章或病首句秦字難押援筆
泛及故事不覺其言之長
輸粟常衡晉閉秦艱難稼穡每憐貧藩膝為立交通
處汗血𠩄肩何坤人
井田埋沒自先秦雖卑堪嘆白屋貧任氏漫多倉粟
窖王孫一飯更無人
雨似沱江不向秦老天應念四郊貧卧聞夜半呼龍
起一滴天瓢活幾人
世上山中數晉秦今年郡邑去年貧有特禪旅歌鳴
劍閣是江東指麾入
羸馬孤舟過楚秦著書濟悴暮年貧茂陵無復談封

禪淡望先朝白髮人
黑貂裘弊歎蘇秦短布寧甘寡歲貧撫　塗車轍
覆到頭何似漢陰人
縱橫無術效儀秦堪嘆先生一劍貧談到薛文焚券
事方知豪傑異常人
關法鷄鳴幸脫秦何如高卧北窗貧種瓜一片青門
地頭白能來有幾人
戰罷長平地入秦邯鄲悄似索居貧定從誰料毛生
出羞殺同行十九人
五羊皮賤恥干秦甘在披裘帶索貧談笑七雄爭戰
地乾坤自古有閒人
抛却千金不帝秦魯連懷寶豈爲貧綱常獨振東周
末海内應無第二人
山東賓客競投秦枉向商於守賤貧役日于房安漢
業捐逢竟　采芝人
不將奇計試強秦一介狂生衣褐貧可上恩恩談六
國何如交就種瓜人
黃金散盡務強秦寧計咸陽府藏貧六國賂投離間
倒奔馳談笑合從人
當國強兵善用秦故將手贊和家貧山東十五年無
事盡是偷安辭夢人
投筆當年論過秦賈生豈料謫居貧非關絳灌輕相
棄自是才高反累人
空自美新更劇秦子雲竟守一區貧草玄可惜無良
友說與他年蹈海人
法立商君始變秦本期盡活世間貧惜無麟趾關雎
意萬古流傳一罪人
辛苦兼并百二秦收無遂穎非偉貧可憐曲阜東家
叟今日猶存守冢人
天醉山河却賜秦六奇藏在席門貧古來萬事無能
測抵羨商山四老人
臨淮百萬啜堅秦一擲無論僭石貧何似崇桑松菊
東晉逍遥彭澤退歸人
漢中決策定三秦本自淮陰寄食貪奈却當年蕭相
國相逢未許說知人
肥瘠何須問越秦紛紛北富與南貪空花過眼無能
識輸與嚴灘把釣人
杜門公子起謀秦十五商於一旦貧可惜論因臨渭
者扁舟未識五湖人

石初集卷之五

石初集卷之六

門生山東僉事廬陵吳壁彥光編輯

序

吉水州新城序送都事吳不都刺

兵興連年生靈塗炭日甚相國陳公之定江西也專以愛民為心使民之政靡不脩舉故公治洪而洪城增徙九江而九江之城建凡以為民也樞密熊公以相國腹心之寄分治五郡城池之益廣與崇方事不煩而民益附吉水屬邑水陸來往之衝民無以為固樞密按圖度地曰吾職也都事吳某其往城之經始季秋畢以良月春秋傳火見致用水正而栽之義蓋聰合為高卑厚薄溝洫土方遠近事期使庸財用各適其宜開一郡之壯觀於下流隱然方城漢水之勢於是邑之垂髫戴白脫鋒鏑之懼投諸衽席之安都事之心樞密之心也樞密之心相國之心也傳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都事是役充其惻怛慈惠由樞密以達于相國同一愛民之心佚道也生道也其可忘耶按樞密之鎮是邦視民如子都事實左右之其律已廉介論建不阿遇事明決數從征伐出奇計活人死地所至有報吉水版築之餘一新州治興學校復流徙宿弊盡蠲皆深識大體郡邑賢者美其事屬予序之予索居日久何能重輕然樂道人之善遂執筆不辭

送劉弘畧遠遊序

余昔未壯時見士之懷才抱藝有志四方白首而未遂者往往悲歌慷慨悵然負其平生不勝往日之悔故凡後進之彥邂逅相遇必勉之以不可不出出之不可後時又必申其平生悔恨之意而殷望之若已事之不可緩間亦為余上下極論余方盛氣自許以為宇宙分內何事不可為在所建立耳何至是耶回首三十年風霜百態心事落落老已先之雖伏櫪千里此志尚在而聞鷄起舞之狂不為世故消磨者無幾矣夫然後知其人之志為可感也余友劉弘略淵源家學有志盛年究道不群奇氣橫出所至無不欣慕顧交一日別余遠役將極泰山黃河之高深以發舒胷中所蘊余聞而壯之於是取昔之人有志未遂而以告余者與余之不能自拔低徊以至于今者反覆陳之以為弘略助弘略其勉之矣吾鄉固多出者而鮮以儒術聞計其足跡所經殆將遍天下至于山川形勝人物氣槩古今壯觀名賢志士之所從出則

茫然孰何豈為不暇問就使能問亦不及知徒追逐妄走而已果若此復何以出為哉吾固謂出者之未必賢賢者之不能出使人每致恨於事會之難諧也今弘略挾儒術以往周流博覽登高能賦鄉邑之紘歌揖遜燕趙之慕義強仁奉足以充其耳目無嘆老嗟衰之意有青雲自致之資將之以慎密達之以優柔豈無傾蓋而指虜者乎豈無别東家而西家待曠者乎又豈無握手出肺肝相視恨相見之晚者乎固不待决之蓍龜而遇可必也雖然吾所循於弘略者猶有說焉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人事親愛日遊必有方良有以也以子之才得天下之士而友之頡頏間策堅驅良如持左契相符不翅過尚毋曰何所獨無芳草其必有方之義愛日之誠為心是則遊之善者而吾所為深致意也弘略念之

美永豐縣尉周誠甫詩序

往年群盜縱横馬將軍馳郡檄領兵吾里控制安成永新之衝時則周君誠甫以佐州長收復城池功推巡檢實左右之幕府初開冠錄再析士各懷才自負誠甫妙年善騎射膽氣過人潛身衆中未嘗與行伍較優劣一日戰洪西石門冠首挺身突出引弓仆之轉而前仆者奮起奪馬後回譽斬首躍馬復進手斃十餘人進奔數里冠披靡不能支比還甲裳皆赤焉公曰壯哉良將也自是每出必俱戢望旗引避事聞監郡辟永豐尉後值馬公他出誠甫留南從容矢石閒恒以少擊衆與死者數終不少貶其初雖餘孽未殲然相戒不敢輕犯自癸巳夏迄乙未冬吾里閭閻畎畝父母兄弟妻子得相保者皆馬公所賜而誠甫之用力尤多余初未識誠甫意所交燕趙豪俠酒酣呼鷹射雁叱咤風生視吾輩士直爾送客吳子明門外一揖得之開口談詩粹然退讓君子也然後知向之慷慨激烈出萬死不顧一生皆理義所發夫惟有得於理義故知綱常大義不可渝彼嗜利偷生者不可同年而語明矣諸賢相與歌詠其美俾予序之若誠甫從事之勤自當見知於上余賤且老何足以盡誠甫哉雖然觀風者必有取焉或足為方來勸遂執筆不辭

張梅間詩序

余昔以詩文謁桂隱劉先生時張君梅間出其門年甚少已工吟詠尤善行草書意氣相期若古燕趙悲歌慷慨何事不可為長亂運逢劉先生沒已久余與

張君亦俱老矣獨吟思未落展卷念評余何足以知君余僅守故步何足以知君然有感焉近時談者尚異棘栻前聞或冠以虞邵菴之序而名唐音有所謂始音正音遺響者孟郊賈島姚合李賀諸家悉在所黜或托范德機之名選少陵集止取三百十一篇以求合於夫子刪詩之數一唱群和梓本散行賢不肖靡然師宗以為聖人復起殆不可易余何人也而敢與之言哉因君善鳴觸我浩嘆夫詩樂也發於情也情之類有七隨其所發而形於言故感人易入而入人深焉豈有置先後若律令條格秩然不可易哉考之三百篇是矣今之談者往往承訛踵謬轉相迷惑沒溺而不自知吁其可駭也夫其亦重可悲也夫君之作出入諸名家浩蕩如潮磊落如星如車馬風帆翕忽變化時或抑揚反覆又若山陽之笛倚風獨奏聞者自不能為懷而一以平易出之渢渢乎其有遺音佳處雖古人不讓由其情性超越識趣開朗故屹立衆楚不變其風心余交君數十年涉難幸無恙君思致不倦益工余愧君多矣獨恨不得復起劉先生取正以祛前所陳者之惑而使後人聞之君之作異日必傳固不待余評也

贈曾德韶州省父序

予友彭貫思少負磊落倜儻之資往來公卿貴人如布衣交特耿耿遊四方所至恒必有合頃歲客嶺海遭亂淹留妻子并貧故廬道遠消息絕相傳或異浮沉竟莫知去歲之春其鄉變起肘腋家殲焉長子曾德適婦氏幸脫煢然不顧萬死奮起復讎雖未盡如意然聞者莫不壯之貫思去時曾德年纔十二今二十有五齡矣聞閑變故志趣益堅會音書韶南來父蹈危機無恙急附舟西上謁焉行有日別余求贈言余感其父子懸隔千里積歲時涉難不死相見且有日蘊蓄情況以俟守內之清天於善人未必無意也山川悠遠舉足荆榛慎無以千鈞一髮之身行殆道曲江公邑里再拜披心孝子與忠臣類也其必有以相予彭氏未艾之福將由此卜之

邑掾劉以輔廣能序

自兩漢盛時列郡多良二千石然必資賢掾以左右之張敞以掾不按事而致之法吳祐謂觀過知仁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蓋守令治郡縣凡事總其大綱至於斟酌進退別淵愚決嫌疑絕壅蔽使閭里無嘆息愁恨之叔掾之所係為尤重任是職者夫豈易哉

數十年來貪冒相承其痛有不忍言者新朝更化守
令之選得人居多掾吏丞遷宿弊斯革吏平劉君以
輔國父吏瑞金家焉掾于贛素以廉能著報稱於是
由贛調盧陵盧陵劇縣也臨以大府治當驛途簿書
期會日不暇給達官貴人之迎送相接於風雨寒暑
而不敢告勞懷姦挾詐之徒又相與投間抵隙以攻
其短前後至者鮮不病焉以輔精白一心勤勞朝夕
縣令又賢而明叡應氣求雍容一堂之上事至立決
如燭照數計造庭累千百無留滯亦恢恢乎恒有餘
地縣豈真難治哉乏廉能爾余嘗即耳目諳記守令

之稱職者往往有之察諸掾曹其也庸其賢其也巧
於進其也以事去其也不能茂樹其後人欲求明直
奉公不撓不變如劉君以輔之為甚不多見也以輔
勉乎哉洫洞察之餘推惻隱之實行見農桑被野雞
犬相聞禮樂教化興起於安居樂業之中孰非君之
賜由縣而州由州而府而省憲青紫拾芥列位縉紳
其進未可量也又豈盧陵止哉吾固願見在庭有同
志者幸以是告之

劉能翁入蜀省父序

蜀於天下為至險凡山川風氣水陸所經固不待身

親其間槩可識矣然地大物衆百貨所都四方咸走
集焉近年遊宦往來無不得意大率視如康莊吾安
成柘溪往者持盛往而挾所長公卿間買田築室若
將老焉則清叔其最於是二十有八年矣方清叔往
遊時能翁甫九歲出入起居母訓是式年十六即慨
然念父不憚數千里致其迎養之誠諸公貴人之愛
清叔者方膠固莫解俾其母子偕來能翁歸母不可
往溫凊之養而不容釋乃間歲一造父所期以必歸
俯仰二十年視其志如一日今年春又來溪上始識
能翁熟其言不交先前序又聞旦夕再往求一言自勗

庶幾慰忱其親昔天長朱壽昌七年知念母求之五
十年上下四方流離險阻同州之遇壽昌亦已老矣
能翁年富志強人事盡而天理自見將見綵服田車
父前子後指某丘某水之遊釣道故舊而嘆樂親戚
在焉墳墓在焉夫妻子母之屬父祖子孫之慶雍穆
一堂鄉人嘆息而言曰是母之賢也始終一節及其
子之有成是子之孝也數千里往復頻年竟得以遂
其志是父之慈也不必久客思故鄉於異日而悠然
江山吾土之懷此風俗之勵也不知壽昌當日母子
之歡還及此否蜀士大夫多賢者試以余言質之其

亦有不待言而勉清叔以歸者乎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能翁有焉邑之士凡久於蜀者其亦為予誦太白之語箴之曰錦城雖樂不如還家

劉遂志詩序

詩自虞廷賡歌以至風雅頌皆本性情故其為言易知而感人易入興觀群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漢世去古未遠若東都賦後五篇及蘇李相贈答與夫十九首之作往往平易近情義味淵永讀之者悠然有契於心魏晉以降爰而辭浮氣卑而聲促唐初始革其敝至開元而極盛李杜外又各自成家宋世雖不及唐然半山東坡諸大篇蒼古慷慨激發頓挫抑揚直與太白少陵相上下後來作者其能彷彿之邪近年風氣益漓士習好異妄庸輩剿聞先進一二語遂謂宋詩本不足觀棄去之惟恐不遠專務直致傲然自列於唐人後生小子爭慕效之相率以歸於淺陋詩之道同若是乎哉友人劉遂志自幼嗜吟顛不為流俗所变往年同客城西雅相好不幸死亂兵間其季子孚從余遊一日出所編遺稿余欣然讀之愛其情事直切音節諧婉如行雲流水無纖芥凝滯時出警語他人苦思所不能得意處尤在七言長句旁拔遠取浩乎沛然胸中之耿耿將盡吐而襟陳之不少厭彼溺志他歧肆為詼誕者又孰得而涯涘哉因念平生交遊亂來零落殆盡故家文獻求千百之一二於其子若孫茫然不知所對或因以見疏而反獲戾焉世道之可感如此若遂志可謂有子矣惜卷中盡載酬答自著者罕有聞為可恨耳孚之兄亦好孝警敏稟乎乃父之作之散亡勉旃詩之傳其在此也

送李仲弘再往西安序

李氏子仲弘昔從余孝性警敏少所屈下卓犖不可羈兵興以來慨然出身行陣旗賴以完海內平督府調發從主帥濮公鎮西安當西上未趣裝時鄉人少悠爭事遷于府去後獄詞連延府檄徵就鞫事畢復西親友之能文辭者集歌詩以贈多多來別求敘卷端余交其祖子孫凡四世閭里干戈之後半為丘墟是宗屹立其閭如龍驤之海雲濤出沒竟抵安流如駿馬決隄按轡羊腸九折徐就康莊仲弘一再西行壯年盛氣無漁陽摻撾之嘆有新豐呼酒之豪回視故鄉前人之澤遠矣勉旃此去毋易視同列或起禍端毋忽老成之言恐貽後悔毋惑邪佞而侵以驕奢

毋為權勢所臨而失其所守小心事上御下以恩鞍馬弓刀固屬分內暇稍親簡策足以開發其聰明應接無失親年喜懼子能受書間歲一到家鄉以慰眷廷翁扶持嗣續不墜家聲丈夫不必局促效轅下駒故應爾也閩中多漢唐碑刻搜求一二寄我乃見不忘歲在著雍敦牂孟春之月石初周霆震書

晏彥文詩序

晏氏子彥文幼穎悟有志世味泊如稍長即留意筆墨閒出過里巷兒童每羞與伍通家多一時知名士侍立忘疲余留城西廷翁梅閒遣其來與與之講析經義欣然會心觸類而通時有落人意者於詩尤感發故酷嗜吟　余亦器之爲其勉力勿怠庶進進以底于成癸卯春頗涉風塵東西奔冗漫不知存否何如乙巳余客橫溪來拜皆下念此道必廢試叩之猶前日之彥文也出所作袖中疊疊爲律詩首尾春容規制平安選體跋涉上下有情七言古句收攬鋪張浩蕩不足已極可愛但律詩意次沉著馴習尚多激昂處絕少選體當令語近意遠涵泳優游自然有得長篇氣骨不可少中間轉換要須突兀起伏變化前後照應使有歸宿方是本色只滔滔寫去多亦奚為大抵古人之作雖若甚平然托興微婉反覆求之方見其不可及若曰辭而已矣豈足言時從遊諸生自信莫若吾子廷翁四十年知己吾子慎思之吾所望於方來未止此

石初集卷之六

記

義兵萬戶馬合穆安塘生祠記

國家承平百年東南武備寖弛盜發徐頴扼荆襄上流蘄黃乘勢連結掩吾郡之不備賴守臣盡力城以克復而妖孽所染不可勝誅雖廬井細民涵濡至治之澤不知自愛故兇徒揚熾其說并心没溺不辭亦由分兵四出者不能體念牧守意或反為富貴之資重以吏習舞文其弊有不忍言者求如今義兵萬戶馬合穆公致遠撫士恤民盡心報國始終不渝者蓋不多見也按公之先自西域徙京師宦遊四方子孫益盛致遠侍親杭浙以蔭補官勅授廬陵井岡巡檢職在察姦求盜而所至書策自隨深有意濂洛之學事上接下一於温厚和平至綱常大義所關則正色凜然不可毫髮忤臨危涉險慷慨出萬死如履坦途蓋由詩書講貫之餘有以察夫天理民彝而此心之涵養有素也粤自壬辰討賊奉府檄東西馳捕南嶺備烏東裕集廬陵安成諸鄉復臨江新喻州治出永新馮橋吉水白茅黃源瀘江江口鏖戰火坑移鎮龍泉西昌前後斬捕首虜上功幕府具存監郡忠憲公納速兒丁多其能辟安成判官申者授廬陵監縣權烏東萬戶府事五年之間芟夷平定生死骨肉者皆是而廬陵視公如父母受賜獨多感恩之深又未有近群盜往來出沒而無險可恃如永福之安塘者癸巳九月寇自永新踰嶺掠玉山大洨江距安塘十里耳公率衆追擊破走之民賴以安乙未十一月袁寇據安成者驅土人大出掩南里越三舍包歷村下寨聚火數十里民扶老携幼顛踣相藉晝夜雪霜中公棲據安塘連戰大捷寇退保城而其黨分據永豐者復熾丙申正月晨壓敖城所過無不殘毀大及羅與塘官軍相顧引却人人自危公星馳赴援提步卒三十人進與賊遇賊躍馬奮戰抵公胄公斬以徇取其馬而還明日整兵復出生擒僞師周昇奪馬三疋人明日官軍四集焚其營巢拔良民之陷賊者慰撫之餘衆遁去安塘無毫髮遺失叢爾僻地頻公屢犯鋒鏑如枯黄朽質絶望歲晏一旦而春德澤之在人心為何如也今其江山登望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何莫非公所賜於是里之父老相率立祠江滸以繫其思若召南甘棠之詩西都循吏之傳張益州畫像之彷彿其平生衣冠狀貌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雖公之

德業聞望不槩祠之有無然人情感慕之誠則必因
祠以著而或者猶有慊焉蓋公之心無愧於古人公
之才豈不如古人而吏議常以資名齟齬於上聞僅
肖府一二辟除止使得專一郡以究其所蘊詎可量
哉予故深歎夫一世之屈伸而重為人才惜第公論
時出於山顛水涯足以備太史氏之缺且使朝衣朝
冠坐於塗炭者見之其頼或有泚焉則此祠之建於
名教未必無小補也是鄉人士求記本末予不敢終
辞且復託於詩他日使車往來俾歌以為公壽
繄皇兮子民閔下土兮霣以仁殆先事兮毓才俾
秉運兮禦患苗于嗟我公兮曷為此來公桓々兮以
武射則臧兮有翩其馬碧雲旗兮煥朝日耕市弗遷
兮狴犴用律我民匪公兮將疇依飢食渴飲兮寒而
衣春山沐雨兮笋蕨以肥秋野日晏兮雞豚忘歸何
土兮可樂此獨全兮屹如邨祝公壽康兮位朝端干
戈為戢兮海宇奠安民心孔懷兮奔走向下歲々兮
式歌且舞

石門八景記

古今山川名物隱顯萬殊表彰於名下勝士者不一
二而埋沒於樵人牧豎恒千百每讀蘇老泉木假山
記未嘗不掩卷悵然汶之石門阡陌平曠泉流分注
山色遠近與人烟低昂有武夷盤谷之意中具八景
東則桃源春日僧院晚鐘南則馬峰白雲匈嶺瀑布
西則蔡賽喬松西山雪霽北則隔山樵唱北嶺早梅
岡坂連延前後起伏或博采幽聽或追慕古昔名狀
之勝見聞相傳獨所謂馬峰白雲歸乎特起彷彿狄
懷英河陽之思里士王子琛冒犯干戈殯葬其母凡
三遷然後安於此八景之名始彰以予先世交游徵
記余昔弱冠王先生禮聘俾二孫執經先生宋大李
諸生字曷翁居汶西偏事母以孝聞梅邊則肥遁之
孫子琛其族孫也安成南來豪右曷峙王氏財產甲
諸族其知名縉紳則以梅邊之孝富盛不與焉梅邊
凝峻端方士類取則一語中理雖年少必極口獎稱
術越準繩雖鄉邦達尊亦面折不假借賓客滿座無
或敢輕出言子琛之曾大父斯賢兄弟冠帶侍側承
平文物如彥方之廬庚氏城西公府薰而善者凡幾
人世改運遷干戈所歷向之華堂甲第落而為墟汶
屹立其中賴一二才俊相與扶持依然冠儀之舊於
是梅邊孝友餘風漸清沉逕去他族遠矣子琛又能
繼前人之志其示不忘宜矣蓋嘗究觀宇内山水佳

處皆扶輿清淑之所融結鍾是氣之秀者足以其有
人夫然後足以倹發地靈之秘記隊然而垂無窮峴
首之碑無羊叔子則安能使千載墮淚浯溪之石無
元次山則歌詠止乎當時渭陽之作記載於國風以
康公念母不見上虞之文稱述於魏武以曹娥求父
殉身陟岵陟屺所以紀孝子行役瞻望父母之思否
則屺爾岵爾參錯丘陵原隰過而覧者誰復動心凱
風蓼莪所以致生我劬勞莫慰母心之感否則草木
榮華忽焉変滅爰有寒泉昊天罔極之恨曷自而至
哉洨在城南居上游而都要會衣冠文士之所走集
非梅邉孝行純篤未必名揚四方石門八景之勝闗
於昔而顯於今非于環堵母畫誠曷足以紹梅邉而
無忝人之善因物而著物之美藉人而傳初不足以
大小高卑異視而孝友一念所以貫金石而不朽也
余交王氏之初在賓客中齒最少今行年八十有一
廖與存亡之何所弗有復見王先生孝友餘風被及
族孫何其幸邪而可感矣故畧叙本末最其後人若
鋪張秘思妍辞發揮八景則屬之能賦諸賢余未暇
悉

張梅閒雲林環堵記

老友張梅閒辟地浔源結廬雲峰之下翳然水竹居
者稀耕一翁逍遥三子環侍玩漁樵之争席狎童稚
之牽衣放乎其間意若甚自足者自號雲林環堵徵
一言識之余撫案三歎曰今之梅閒猶昔之梅閒歟
當其在承平也自少為佳子弟名譽流縉紳間談言
折衝遇事慷慨有古燕趙之風一時名公卿皆欲出
其門下跋涉歴海與臺憲諸俊領袖譽倚攬轡京華
泰山黄河如指諸掌其暇頓深山野人哉蒹葭霜露
之餘而止於此回視初心其不大相逺邪雖然塵生
中原干戈二十餘年他日名都要地甲觀華堂羅鍾
鼓立曲稍負恃專務逰逸接席鹿馬柔翦莫僅僕厭
膏粱豈知人間世之有來日哉而瞬息之間飄風所
過悉化為煙霸路東西望斜逕托足以苟須臾且不
敢必以彼較此得失何如邪或者又以求田問舍槩
言之亦非也惟知道之君子始可與言吾因是深思
攷其所造則咫尺雪峰非有桂林梅閑山水之奇度
其所闗則容膝環堵非有承平甲觀華堂之美問其
所居則漁樵童稚相爾汝又非憲府英才倡酧詩酒
之樂其近城若逺乎初心其趣則避世高蹈者自有
得於言意之表柳斯趣也常情所未易知而足以使

人洞悟今有人焉以環堵而含於四通八達之衢高車駟馬固非視也下至負薪之子賣米之傭掉臂而過亦嘗有回顧者歆甚則群童欺無力抱笋入竹者有之矣其不與土苴同腐幾希以雲林而施繡闥雕甍則夜寤曉猿有所不屑牽相率而避遁山靈有知必將艴然懷慙棄之惟懼弗速而況得以污其名乎是故惟雲林可以安環堵而都邑之雄富不與焉環堵可以托雲林而臺榭之侈靡不與焉范洋窮子兩問寶藏之與犖乎拳石千駟萬鍾弗與易也雲林已乎哉夫然後知寓形兩間邂逅默契之深趣必俟知道君子而屬之非雲林不足以遂環堵之高非環堵不足以都雲林之美斯林斯堵秘於昔而闡於今天下之奇遇也一或差池胥失之矣樂哉處此玩出岫無心之詞充歲寒松栢之守慕耕桑而追五柳焉有不足者乎於是梅間作而謝曰受賜多矣遂為記

漁樵別墅記

漁樵別墅者劉氏子孟謙奉親燕休之所也日以其父敬心之命屬予記之余謂孟謙奉親人間至樂清溫甘旨焉往而不得盡吾情獨有取於漁樵何也孟謙蹙然變色曰意此豈其所意乎吾氏自長沙來世居荆溪之上國子博士蓋溪遵西山文忠公之門所交多一時卿相信國父公尤敬慕焉詩書福澤既賴後人遠矣不幸兵厄先廬遺構百一僅存廼集山中數椽為荆溪樵逸溪之陬字為王溪釣隱合而名之曰漁樵別墅於此奉親讀書一日得以盡其菽水之歡亦平生之志願姑以自釋云爾甚非余之初意也先生棄梓世契故敢竊有焉其勿多遜予乃瞿而請起曰幸哉故人之有子也干戈徧海內于茲十年千金膏梁往往不免束縛以歸山罔樂羊丞中山之羹王衰哲西向之坐衆暴寡智欺愚何所不有朱門大第莽為丘墟求麥飯一盂以酒寒食者鮮矣於斯時也乃能脫屣風塵之表税駕山水之間樵童子之釣遊慨前人之種植與老翁稚子來往風晨月夕歲時伏臘館授來歸唯話庭闈自相師友地爐榾柮風雪閉門無蔡州夜半之虞秋風鱸鱠落泊自安無東門牽犬之悲此漁樵所以為得宜吾子之深有取也推是心以往則負米百里轉客竹傭吳必多遜古人將使其親陶然一丘一壑葦床茶竈葛巾鹿裘寄邪許於嚶鳴樵吾伊於款乃侶魚蝦友麋鹿山間明月江上清風相與為無盡藏仁義之美施於今者又豈待

多恭之悅口文緝之被身然後謂之能養哉不知者惟徇其名知之者則見其登山而采玉不知者徒泥其跡知之者則見其入水而求珠漁樵云乎哉於是進於道矣第不知會稽之綫渭水之車富貴逼人禮羅交致亦思所以早見而預待之乎子歸試從廼翁質之尚分我半席

心泉記

去郡三十里有泉泓澄回抱林麓乃王步秀氣所鍾居是間者存心蕭氏蕭氏為里著姓存心雅好文家庭雍睦二兒英英長宗禮次宗玄幹蠱用譽廼翁倚仰世変標致自如晚益和易心之所玩無適而非泉遂以心泉扁燕休之所屬予記之予笑曰心出入無時泉在山則清出山則濁金玉綺繡可玩者衆矣而獨有取於泉此何心哉曰噫吾宗盛時東西花竹連陰亭館清邃觴詠無虛日玩好之物不移而足亂來人物俱盡僅留斯泉與童子無異白髮照影悠然今昔之思於是泊與潛相遭脗合無間此心泠然泉之清也此心湛然泉之鑑也泉之洌吾心之潔泉之幽吾心之休感於心者與泉流通遇於泉者與心融貫心即泉也泉即心也夫何出入清濁之有余聞而善之請推本以申其說粤自鴻蒙肇判高下散殊人身雖微然心之虛靈有此通千載之前攝三才之蘊水性本下然泉之為物湧出懸崖峭壁而瀉于千仞之顛蓋人為萬物之靈而心者其主乃天理所會水居五行之首而泉者其本乃天一之初由是言之心者人之天也泉者水之天也得於心寓之於泉殆人而天矣易蒙卦象傳云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孟子以源泉有本啓之夫所謂果行育德所謂有本皆指心而言聖賢豈欺我哉則存心之義有取於泉也尚矣誠能於此既有本以涵養馴致於果行育德使方寸充滿浩乎日夜之所息旦晝不得以梏亡猶泉之本源瑩徹畜而陂池注而江海泥沙不得以相混也彼形勢聲色變而後已譬諸坎井污瀆其心沒溺亟足以窺涯涘哉文忠天慶觀乳泉賦至汲者未動夜氣方歸宓其深達華池妙理默探造化之端倪此心泉之說也知之者蓋鮮矣邂逅出此得全於天清風自來明月時至煑茶留客歌濯纓其上余雖老尚能聽之

中和堂記

安成自通真子顯于宋氏多名顯西城南尤著列郡

監司太守交章羅致雲萍錄異有考焉今浮梁津友
蘭氏又城南流派之屈指者世襲篤厚額堂中和過
余質其義傳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
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無所乖戾故謂之和醫之取義
最為切近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中和以性情言人
之有生同稟天地五行其感疾也亦由陰陽五行陰
陽五行豈在性情之外哉善醫論病必推其所感大
陽少陽々明太陰少陰厥陰支分派別不使少有偏
倚即傳之所謂中也其治病也必察其表裏虛實何
者當補何者當瀉不致少有乖戾即傳之所謂和也

然必先明己心恒不失其性情之正然後施以治人
則端本澄源自然中節非深造乎道不能也而昧者
往々易視之友蘭家學淵源殆深有見乎此其所由
來遠矣余昔承乏時客洞西彭氏十載彭劉東西家
悉其父志翁為人恂々焉不事表襮清儉自持進退
周旋雍容謙遜澹泊安分所至爭迎平生未嘗議論
人長短治家嚴整子弟小有愆尤必加懲戒雖對賓
客不少恕貧賤戚微每極優容感悅贊歎之聲載途
坐閱繁華玩世韜晦浮沉閭里間無憂戚微形於
顏面始終不移即其行事何莫非中和發見豈獨醫

哉吾嘗謂志翁厚種而未食其報天意似不可知壬
辰以來天下鼎沸向之朱門大第莽為丘墟友蘭屹
立其間弟兄子侄俱不在人下四方邀請旁午騈肩
累迹雪霜風雨昏莫叩門即奔往赴之了無德色時
衛胄鋒鏑暴橫之輩率不敢相加送迎恐後由是
所至無留礙益廣其施田廬灰燼過其父百倍然後
知積之深者其發也必弘志翁之天於是乎定斯堂
斯義蓋友蘭能以志翁之心為心故名實相似光振
前後愈熾而愈昌子孫登斯堂者又能以友蘭之心
為心聿追厥祖勿矜勿怠勿以貧富異心勿懷小忿

而自相殘害則斯堂斯美雖久而彌固矣彼要利欺
心矯酷自斷陰陽經絡昧於虛實補瀉遂其施草芥
視人横行鄉曲者亦斯堂而聞所謂中和者歟較
之友蘭何啻霄壤蚩々之氓安命東手莫措一辭而
其人自以為得忍哉永新劉德翁嘗言吾父以精藝
名鄉邑恒恐藥誤傷人々必焚香祝天乞祛病疾後
值北兵討叛脫死屠城終于牖下世業相傳廬陵某
氏稍聰明知讀書負才壓同輩凡急請召無問親
疎遠近必厚賄乃就奇僞多端中人之家不敢屈致
年五十二子孫殲無聞焉於斯二者一勸一懲中和

餘慶其未涯也友蘭離席謝曰先生之揚多矣請書
以勗後人遂為記

石初集卷之七

石初集卷之八

志

戴氏濟美志

至正壬辰紅巾冦起官弗能致討反因之以流毒于
民上下相蒙列城繼踵淪沒郡人戴大有提千百之
衆扼龍泉要衝與賊相持連歲衆寡不敵竟沒于兵
兄子華明繼之而無投足之地矣遂脫身獨走適廣
踰閩間關航海走京師萬里伏闕上書歷詆時政語
頗侵東宮執政為之失色蓋季朝以言為諱危在旦
夕無人敢出口華明不顧萬死直犯龍顏事雖寢不
奇矣由是淹留輦下思顯其叔父之風心事聞大常
錫忠靖額守陳子山為之銘國破南歸訪余溪上極
論京城喪敗之由尚流涕嗚咽不能平如伏殿階曰
士不當如是邪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章也余嘗反覆致亂之本在於官邪而寵賂章
賞罰失宜姦巧得志故凡尸位承平惟務豐其子女
玉帛君臣大家曾不經心一旦盜賊睥之望風迎拜
獻其納女忍恥乞憐猶以智術誇人死不如悔是皆
天理絶滅人欲横流所由來者漸矣於此有人焉奮
布衣提三尺百戰死冦餘忠被其兄子國危如綫尚

求表章之殘殘南北竟得所賴蓋廬陵忠節之流風
餘韻感人也深故綱淪法斁縉紳掃地之餘天理發
見於草茆自然而不可泯吾於是得三人焉章立賢
盡室投江死蕭吳翁一再赴李宮井死戴大賓餓死
得所皆儒者也立賢吳翁死城陷之日或為立傳或
為文祭之凜凜在人耳目大賓年千百夜散遁萬冤
之勢於方張微華明野草同腐矣華明抱孤憤萬里
不死匍匐南歸叔父之忠賴以不泯殆天意也昔韓
文公送董生稱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猶恐風俗移
易今異於古華明展轉沙漠厭見燕沙毅然不受変
於俗難矣哉天固存之以扶植廬陵之忠節而昭示
來者於無窮也華明翁哉余生長承平易全亂世杜
門養拙二十年名不掛投贈卷中多華明之義之足
以得天故錄大槩俾廬陵為士者聞之他日太史氏
有取焉或可為天下勸

石初志

周氏自吳將軍建功去壁子孫散在江東派安成者
石門田西始著五世從祖諱因字孟堯登宋紹興辛
未進士第益國周文忠公同榜文忠公久相位未嘗
一造其門奏疏讓居翰林不就終邵州別駕文忠誌
墓其後族蕃地隘分遷四方高祖韓徙來南動力為
生曾祖贊用豐給有餘悉以周貧乏再世朴厚相承
先親奮起章泝篤志苦李務發身場屋卓然不移遭
值宋亡浮沉適志教授廬陵永新開李者稱復齋先
生皓首其貧持綸躬挺事有弗可雖幾所權貌腆辯
至親必面折不少貸後輩率嚴憚之然無藏怒宿怨
故遠近咸服其公義理研窮老而不倦壽七十八終
于家其賦性殊愚孤介自信生平不能害物寄踪婦
氏庸愚往往肆侮輒笑而受之室無甯春晏如也出
處隨分累足特貴之門前聞人頗與其直亂離屢踣
白刃迫無恙髮猶若默佑之者雖刻日定期不如有
是之審天理發見至危難而益明夙夜採持恒恐失
墜他宗烜赫相繼陸沉不可復數而吾以扶策獨存
斗室扁以石初石門吾初也王粲荊州之賦宣爲朵
乾之詩楚鍾儀之樂操南音齊太公之五世反葬
寐往來于懷時異事殊貧賤奔走兒孫生長不知吳
乾為何如俊哥暮年悔已無及署此斗室以志水木
本源寓樂出入起居飲食坐臥如石門在目以發情
而抒情也宇宙俯仰今昔萬端國書直而史臣訣則
函七月之詩可無作于楮絕而毋恩割則李令伯之

表不必陳鍇父悼東海之歸廣孫蒙隴西之壯長卿封禪之議空留於身後朱序故鄉之語不發於生前於是初之可憾衆矣豈若一間節屋而祭者之為愈乎後之人勤力詩曰嗣守弗替吾固深有望焉而不敢必抑石門之載地志郡城龍脉所從起匯特吾氏之初乃郡城之初也故又謂之城門父老相傳益國公羅相來過見堂宇湫隘親書門帖授別駕云于公之門宜高畢萬之後必大幼從先親展省習聞其說故特以示後人

銘

正心堂銘并序

親友劉楚南兄弟作堂東潁之上扁曰正心朝夕循省來徵銘石西子初周霆震為之銘曰

心體至微欲動情勝竟者約之乃歸於正是心之靈造化胚胎本真不昧衆理兼該三才精蘊具方寸内俄頃之知通乎千載凝氷焦火淵淪天飛變化倏然莫測其機勿謂弃然死灰槁木跬步忽譬雲翻雨覆忿懥好樂勃窣以興恐懼憂患起而相承穀陷離窮繆迷展轉反而求之初未嘗遠方其縱肆出入無時銛鋒捍馬晝夜交馳及其斂藏澄淵止水衡鑑在焉自無斜倚聲色臭味玩好珍奇紛至迭出卓然不移有美伯仲休于吉祥仁由穀種春意滿腔不險不夷居易俟命傳之子孫必有餘慶

暘谷丹室銘并序

羅君朝陽謙謹好斈少有能詩聲雅為士流所敬愛遭世險阨閲陰陽寒暑之失序斯人呼吸疵癘不能自存慨然修其世業若安期生壺公之為者藏丹於室暘谷其名厚哉朝陽天地生物之心也是心也在天為元在人為仁於時為春々者四時生物之始而暘谷又一日之春也以心之仁體天之元驗四時生物之始而發揮乎一日之春斯其為丹室也大矣是宜銘銘曰

坎離妙用虎降龍升是為鉛汞九轉丹成達人内觀道進於技惆隱滿腔物我兼濟有美逸士爰世其家寂然一室玉札丹砂暘谷肇名於昭秘旨乾以一元而為物始庶札瘥者如夕達晨廣施斯溥與物為春猗嗟斯人喪亂羈縶展轉中宵萬感交集陰陽後日知復何如匪寐伊寤怛焉長吁海色東升丹霞射牖載聽彼蒼拜手稽首丹室之我視此非遑哀哉憔悴匪陽不晞寅賓嵎夷容光奚擇谷云乎哉蒼主命脉

虛生白室燁燁其光降福孔皆集于休祥斯詠斯陶
介我春酒俾壽俾臧克昌厥後

琴隱銘并序

黃冠沖和師姓顏氏以善琴行四方曰琴隱者杞也
兵革甫定求至音於焦爨之餘蓋極少矣石初周惠
寰聞之遂然而喜遂為之銘曰
海風吹萬天其諧歟世無人聽土之不如伯牙鍾期
古今奇遇未習安絃焉知其趣沖和道士居世外來
寓名琴隱豈真隱哉冷然鼓之天趣遠引遺音蓬萊
妙處勺領南熏解愠出拱嶽廟吾父之化合不下堂
聖賢養心所貴及物彼之嶧桐可以觀德歷虞大韶
孰為倫倫聲多殺伐絕唱陽春凡此從湯異於嘵嵜
宜奏知平變其氣質絃次風雅廣推此心仁民愛物
成合世音教化所關豈云小補毋以遠藏為我再鼓

友于堂銘并序

士君子推論人倫極平生之樂無如兄弟始而生長
之相次繼而出入之相須歲月悠長故得盡夫人倫
之所至蓋嘗深思反覆觀其親於父母方其幼也未
知承順及既成立則定省溫清左右無方亦云宜矣
然欲養而親不逮者常多愛其愛於子孫保抱攜持
性好未堅然中道而棄捐者不以至於同氣則父母
前襟後裾左提右挈衣同服食同案出入連學而遊
出方類循青春休假白日何獨之不遂何兵之能為
而可以玩視乎余自交劉以來序良友詩志顧服周
旋為忘年為莫逆其兄持盈靜重不矜唯於有守持
志見質明敏勤勞自任遠兄以安搆堂廬東旋周書
君臣之義扁曰友于焚香煮茶種花蒔竹日相聚笑
樂無間古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如膠投漆中如魚得
水放情山海之上酌樽庶務商略古今攬衣侵晨暮
燈夜永吾適之之像然以為嘗勝還佳兒長伯友訓飭
端嚴次仲恭謹伯氏從容至於詠必請之益以觀
其行操一語微中即咲首竟席依興鼓舞斟於有盛
皆友于之推也惜其享年纔五十一未究所懷殁後
兵興故居見碎門戶兄弟消零泉門棄掃桑梓堂構
重新慨念二父出其存時堂中和樂蘭徽銘俯余衰
生交游零落感故人之有子撫然解而夜懷上下古
今難平者事焉伏處農畝田歌佐漢中興考其書戒
嚴敦則大才晚成仲兄必不及見諸葛武侯躬耕南
陽身以身相仍理各分處魏吳勾九陽絕由是觀之
雖功名蓋世兄弟之愛不得以取多於天鄭莊公弗

制廿陡至於出至京城四方糊口式安僕謂漢石刻
尊不可以兄弟故私挽自坐東向由是論之鄉有人
民社稷尊位重於兄弟之義不能無憾於人求其友
愛純篤始終不渝惟元魏楊司徒兄弟友書其敘平
老並登台鼎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津為
洄州椿在京宅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未嘗不先
入口大常卿崔孝芬天性慈孝弟孝暐盡恭順之禮
鷄鳴而起旦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及河東節
度使柳公綽處家嚴肅有條每旦作于中門與弟公
權及群從弟一再會食終日不離二十餘年未嘗改

易簡多禮風節翁在公卿間卓然稱為名公佇看後
來司馬文正公篤愛伯康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情事尤其深至夫如是然後無愧而不失為欽哉況
經喪亂之餘倫紀廢壞布衣陋巷依依為勢利所奪
存心友于者幾希令茲決洽一堂少長雍睦何友練
習世務身繫安危不遑寧處仲恭顯於周慎經理家
庭毫髮無私惟兄是聽足以追述父志舉觴壽母次
弟嫁啓玉靈諧韻凝駿請誦又有以垂裕於後庶幾
厚人倫美教化遠近閭風興起頑不愈懦而能昌邪
僕老無能綴其祖子孫三世友情唱然韓文公叙馬

北平之語遂不辭執筆抱而作之銘曰
人之有生蓋與物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書紀令德
必曰孝恭友于斯何情之所鍾伯壎仲篪玉昆金友
賀查康莊如足于手陵谷高深有時變遷兄弟之好
金石同堅日月往來有時薄蝕兄弟之歡終始無斁
式燕且譽悉出於天溫溫和樂扶持顛連
棠棣花謝萼外無塵焉矣　逍遙聽雨彷彿二蘇
樾園吊鶴大白其徒京兆枯榮魯山乳潼古今奇聞
沛若朵湯世或衰傷惠如多財俗仰高厚獨何心哉
斯堂所存聖賢爾筴龍賜萬金皆不與易姬嶽微音
擅撫磨研於嚴帑務有恙其宜然肯稱之豈虛為自
常棣雅歌玩潛熟復斯篇受茲悉顏伊和詒千孫子
厥序雁他二父聲靈彤拱乳有斯堂斯人相與悠久

石初集卷之八

石初集卷之九

傳

危雄傳

劉文貫述母鷄不尾而華假雄鳴於危作危雄誣蕭子貞傳之劉極稱其工石初氏未見子貞所著亦託於戲而肆言焉

危雄者其先世主西方之辰錫名翰音見小戴禮生而赤幘以善鳴名春秋時仕魯季孟間距金羽介寵遇絕倫歷戰國尤盛函谷關出客必俟商鞅用秦變更法令為私鬪輕重被刑戾陽之雄由是斂跡族寢以微状類往往散落泪陰有老嫗思母育忌注曰翰之類其淡絕乎類絕則為丑不門執與雖東方之白昏而盲矣牝晨家索雖多亦奚以為夕慶陳寶崇耳云七國縱橫爭戰诐見鬪習熟獨不記盍嘗君脫關決策乎善為鳴者齊客也宇宙間變化神奇孰非假托特未之思匿匿羽族蜚微呼吸變化生機愊剎又何患挈壺氏之失職而不三號也哉古有陶危之士因危為氏播物之巧俾於大鈞自有宮室以來功施棟宇萬民利之動靜互根物兩必化盍往請焉慶之明日嫗物色造門其儔襍處旋埴姬擇重厚陰陽各一巡與同歸有以周易見者使筮之遇明夷之家人曰吉明夷坤上離下坤土重厚離火炎上厚重為質炎上成功其應陶鈞外卦變而之巽巽風也巽風發揚離明兆合靜極生動聲登于天鶴主飛動雄兆也嫗謝筮畢延危上坐丏牝之所生曲拳以獻陰危氏受而載之顧陽危覆二人相謂曰此所謂見卵而求時夜者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我二人共功嫗既已知之矣日嫗取雄竹小提鳴陽危三有若慮桃都之秘啓陳寶祝還以受牝置危屏處越二旬而殼果得雄由是繼絕日就蕃滋數世之後不可勝紀二危朴陋未始自陳其功昆弟淡殊中火而泯沒嫗亦漫不復肖他族鼓舉闢者若脊妃之警戒吉士之起舞費小兒之寵劉安之仙無不表表在人耳目獨危氏之泯泯無聞於是宋宗後人作而歎曰甚哉秦嫗之善忘也恩而昧陳寶之靈為有負也我不可以無言危氏不足之人前史失紀魏堂之銅雀唐殿之鐏翁進而與王者居餘子輩何足錄也今太史氏其為我明之

太史曰形化之先原於氣化氣化者陰陽也天地之初陰陽而已亭毒密運夫何端倪消息盈虛縱橫為

變兎胎本於望月女國孕井而生龟雄之傳亦若是耳為用蔓引古昔譸張自欺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此不測之神也體物而不可遺至矣

說

彭楚英字說

春秋傳稱楚多才召陵之盟屈完奉命而不辱晉國通好以鍾儀樂操土風其後三閭大夫文章名戰國卓然千古足以補國風之遺蓋其山川磅礴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為人故英華發越恒有以表見於世其來尚矣彭氏子傑好脩而文字楚英介余友李君伯玉求言以徵之殆有得於山川之扶輿清淑者歟將折衝論建慕屈完鍾儀之風烈者歟抑游心瀟洒洞庭之湄浴蘭沐芳攬蕙茝泛秋菊而追屈子者歟是宜慷慨激揚足以有為而取知當世有非拘文牽瑣所能及其雅尚可知矣雖然才本於德士君子立身必以忠信為主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夫英華之所以著於外者實和順之實有以充於中也是以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惟自脩於內有篤實自得之功則令聞廣譽施於身風采振揚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楚英素能愛兄敬長睦行鄉人師友間講之必熟余特懼其發揮太過而於所當務者或未盡耳故以是說終焉亦友朋切磋之義也

思永字說

古者冠而字所以責成人之禮自前朝馬上治天下冠禮遂廢字亦罕聞遐方謏佞成風率妄引美稱以加愚騃一倡群和若宜妄爲受之者亦恬然無愧竟不復以字行長傲矣甚於此廬陵楊溪蕭氏子昔從余游名之曰恒字以思永而未暇以悉其義既歲重來溪上請有以明之吾年八十有四歲矣其可靳於吾友乎周易下經恒列於首恒久也非一定之謂在於通變不窮洪範五事終之以思思者心之官也自臯陶謨制敕以永之一言其旨微矣惟能知恒非一定隨事變通然後足以明此心之官而心思以全於永凡人日用動靜莫不有思乃其常也然不過循乎邇近之暫爾若夫心思而至於永則非知道之君子不能蓋心之神明以方寸之微而攝三才之蘊徹頃之知而通千載之前曰思而已周公之坐以待旦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所以永其思也况學者乎他岐旁惑得以汩吾之思非永也中道嬈疑足以病吾之思非永也安居省察當造次而息之非永也

平日操持致須刻之少息非永也夫所謂永者心意循循相為悠久非勉強於一事一時之所能也是故事親則思永其孝事君則思永其忠交朋友則思永其信物欲牽引搖於變移則思有以絕之憂患侵陵或至沮喪必思有以勝之理義之奥則日浩其思於未融心術之微則日察其思於未兆事物之來有限吾身之應無窮思貴有恒性恒故永非恒不能以致永非永不足以言恒今為書之義不忘三復於操存終身由之無入而不自得矣思永生質信厚不則不柔試用於時所至循善庶幾有味余言文存故以惠

美相加佞人也遠之毋貽識者之笑

題跋

書韋立賢傳後

余讀史記至田橫海島五百人皆死竊疑太史公感時憂憤彰大其事為天下後世勸未必其盡然也及觀我朝淮南余參政死安慶盡室相從如歸閩郡無一人生降然後知前史之不誣而天理之在人心千萬世猶一日也復有奇身以外臨難相從父子婦姑義不辱如龍泉童立賢直可驗斯人秉彝好德之心而史氏之言為尤信立賢儒者也不幸世非有千金之資一命之貴起家伏致盜憎姑引郤退藏以脫須臾何不可者而毅然父子萬牛莫回嗟乎難矣立於深閨庭弱亦慷慨激烈如金石曾不少變何哉蓋其浩然之氣養之有素自脩身以及齊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立賢生戰國固當不遜田橫擅一郡守之必不在余安慶後又進而得行其志於天下則人皆心立賢之心與海島安慶相頡頏矣豈不遜哉於是海內干戈且十年僭偽間往往不能引決望風屈伏憂辱以貽於死亡子弟妻妾恐言事雖皆不曾大羞蓋家庭教詔雖知持祿固位君臣大義未嘗一語及之則臨難決死生之際子焉而不父其父妻焉而不夫其夫所由來者遠矣其或脫命鋒鏑貴妻愛妾一旦棄於倡優反因之以徼寵利為此又禽獸所弗為者原其絕滅天理玩寇以資富貴日肆漁取之心未必不自以為得孰謂妻子之不保展轉污辱至此極哉未知其心亦有悔乎否也惜無以立賢之事告之與亂以來求立賢本末於友朋執筆而無愧者鮮矣獨子高劉楚慨然為之傳余讀而異之悲夫自余淮南而下落落不數人禮義廉恥大率淪沒於公卿大夫而抗節不出者恒出乎一介之士於此尤見舉世陷

溺之餘天理之不可泯者自有時而發見也惜其不盡傳傳亦未必信如蕭吳翁之起并雖其初不能直道事人然執義從容亦足蓋其平生矣談者猶以無官守之責非之是亂臣賊子之黨惡凡與論士哉因附見焉庶來者之有聞也

書劉敬方所藏其兄元方遺墨後

冬十二月到郡始得與夏道存相見談及劉敬方道存撫膺曰惜哉其兄元方昔兄弟受學於先叔父華遠師死而未卒業仲善兄官會稽日從買鹽往從其後兄弟自相師友之日爲多元方已矣敬方今無恙乎吾笑曰飲尚可數十杯橫經授徒勝帶交生迹不能出門坐客相視嗟嘆久之歸途過敬方留宿燈下出寶軒詩一章片紙楷書泫然曰亡兄遺墨也寒門薄祐先父年不滿三十吾兄幼孤植余遺腹力學卒負幸不登儒業壬辰兄沒天下大亂間關萬狀提挈二姪一子涉難苟存前年又喪次姪遺孤藐然余久益老每覽此紙悲不自勝今其子孰信朝吟家凴几聽音節起伏開合抑揚詩家律度具足仲善之序蕭氏一德求己二進士之題字相與發揮歷歷可考嗟乎揚子雲爲西漢儒宗而大玄之作當時已識其覆瓿韓昌黎文振八代而金根車之義其子竟莫能通蘇內翰賦詠聯篇而詩禍之興家人棄之恐後其他埋沒何限敬方獨存此紙於干戈二十年之餘寶而藏之不啻千金之璧其可尚也夫天壽斯文綿延如線係於一人之身微敬方是宗殆矣豈復有一言半辭留傳翰墨使人深嗟不能自已而俟來者之知乎吾是以反覆沉潛深有感於此片紙也兄弟之愛鍾爲師友之傳著爲子孫之慶類爲一事之微三善交集其於倫誼固不愈厚耶劉氏未艾之福不必他求即此乎在矣後復從敬信得其知道序別藏及坪下菊塘田碑銘張春容紀載詳贍有古作者之風又諸君子所未見故備之庶廣其傳於他日元方雖死尤未死也歲在玄黓困敦臘月望後五日石初周霆震書

題王伯康遺墨後

故友王伯康三十年前宦遊湖北兵戈隔阻消息不聞或言死國沉靖間竟莫知定處一日其子可通持所寄鄉孔厚詩三章泣曰先父手澤也兒生晚不能記憶父聲容鄉之先達云汝父平生嘗吟流輩推慕亂來不存一字寤寐深痛多方購求近得之孔厚子德誠捧讀如父復生捉攜懷抱一字一淚幸托世契

願賜一言嗟乎海内鼎沸以來倫誼之敗久矣世家
子弟流離顛沛之餘辱於危殆降而卑役往往有之
其究倖弗墜者不過馳騖於錢刀沉溺聲色貨利間以
先世邈然不知所對反肆訕欺始無媿色況復知所
謂文字耶幸哉伯康之有子也伯康自幼以穎悟聞
祖父延明師授之書命由是定往來[illegible]學[illegible]儕[illegible]
長克志樹立多[illegible]垂定其[illegible]之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宗鄉
黨而賓客無[illegible]然其[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難[illegible]
典徵[illegible]守[illegible]微[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知力勸引[illegible]慨然曰丈
夫立身報國政在斯[illegible]日[illegible]是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安

命乎[illegible]多所是直借其事不傳此詩不知作於何所
收[illegible]故人之子可見[illegible]傳之命[illegible]嘆江南文字間後
得相見何其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和之
[illegible]凡[illegible]為主平泉草[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居臺之野[illegible]荒
烟汾陽宅之右棋[illegible]照在[illegible]時且不能日保[illegible][illegible]
感於後人乎文藻[illegible]之[illegible]珠[illegible]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豈沉落風塵之交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思而不能割不[illegible]一[illegible]
顛[illegible][illegible]殘編[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散之[illegible]托
友朋以傳其子豈偶[illegible][illegible]人乎之觀[illegible]是[illegible]以[illegible]孝
思而不泯朋友之義由是[illegible]以[illegible]世教而[illegible][illegible]風[illegible]

人倫之大者天意[illegible]留為孝子慈孫之[illegible]而序文使
字托於交際乃有以壽斯文一脉而啓他日過庭之
訓篇章云乎哉王氏傳家之寶千金未易致也往年
王樸山購得潤棠遺稿一帙授其子孔厚以歸于鄒
氏積至今存孔厚潤棠仲子也篋藏[illegible]其父昔之授
於樸山者今以[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樸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
汲引誠者尚之
敬書先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後
先親[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存[illegible]以[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遺[illegible]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生甲子
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第一名七
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由今
日觀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文
體繼世代之不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今一也日昏
愈甚兢筐[illegible][illegible]後之人以此為[illegible]則其鑑矣歲在
月　日嗣子[illegible]震敬書
書周思忠所著王孝子[illegible]傳後
[illegible]前修日遠近年雖為記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孝不自量[illegible]情

妾發遂為四方所輕彥文來山中袖出此傳讀之不覺驚喜盧陵豈真無人哉寫至琛年七十以哭母終猶極警策昔戰國時齊深井里聶政家貧母老為狗屠旦夕得甘脆以養親濮陽嚴仲子奉黃金百鎰為政母壽求以報韓仇母死服除竟為仲子報仇暴屍韓國同一狗屠也彼以報仇死此以哭母終琛雖小人去政遠矣傳贊有其心歉憾洗意宜追古作者乎留寥廓庶幾此道不孤吾以思忠卜之也

代跋

友人王誠之示予周思忠所著孝子王琛小傳或謂琛小人屠狗辱處士君子羞稱書之過也余曰不然琛生長田間樵牧椎埋與伍初不知讀書為學而能養其母服喪過哀以終斯可稱純孝子矣書不書固不足為其重輕先儒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有之而不取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大抵今之士君子往往喪其良心奔走形勢矯誣媚悅惟利是趨聞王琛之風不泚其顙反譏傳者之非不知所學何事互鄉童子之見夫子與其潔而進之沐浴齋戒之惡人孟子以為可以祀上帝傳琛者獨不得援此意乎遂書以覆誠之庶有志於道者知取舍之不可以不審

石初集卷之九

石初集卷之十

題跋

閱晏彥文所論王生江南野史

郡人有王奕登者盜名秀才士流猾爵登仕著江南野史不錄文丞相以呂文煥賣降為不得已晏彥文按春秋進論之雖難擬廬陵之說愈於知而不言

余平生寡合自信於志每閱陳壽魏志及王介甫讀史詩未嘗不反覆嗟嘆掩卷流涕蓋古今共慨之然談者惟務避時諱稱先代故忠臣義士多泯沒不傳而姦巧横行子孫枝同數世之後豈復有公論哉殊不知經史昭日月成湯慚德仲虺終不敢以為無夷齊饑於首陽仲尼表而出之為萬世勸雖春秋亂賊接跡戰國七雄並爭然而天理流行未嘗止息秦漢而降如魯仲連當世利紛紜之會寧其死蹈東海義不帝秦管幼安避難遼東三十年以完純節心存漢室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凡此豈有使之者哉抑又有大於此者漢興規模宏遠蕭何治未央宮壯麗宜也而高祖怒曰天下匈匈未知何是唐建成元吉之死人倫大變前所未有史臣曲為掩護即太宗命直書之以為質循規矩惜名器宋初賢相也亦欠周世宗一死公義斷自太宗此皆創業垂統之君極人情所不敢言而慨然出諸口卓為異代信史曷嘗有所避忌哉江南自革命以來學校碑刻悉刊去宋年號朝廷初不知其所為仁宗在東宮一日問左右文丞相何如對者皆曰其不知天命仁宗作色曰如卿所言則馮道却不是忠臣矣衆忌屏氣相視惕然後今日見表彰揚于內外護衛之日語廷臣曰儒者扶綱常如拳盡為信公而發由是復興科舉一代禮樂蔚然有光天理之在人心千萬世如一日詎不信乎凡具耳目者而不於此觀之若夫盜竊儒名不啻大惡識知許為斷說之所言使其人存不與同中國況得以汚君子齒舌哉

附錄蕭爽翁碑陰

吾不識蕭君世先山東人前元末南文殘于官賓其事母以孝聞一日從文生與之文縱復其有存者撰蕭君翁曰墓誌書又使歸其日事然後得考爽翁不傳矣一日更時于於爽翁參政金子仁討紅巾時從爽翁行軍然其全公事其所爽翁其守者死於成時全節烈爽翁義不辱為不事漢元作詞弔旅節爽

翁一再赴學宮井死葬讀書堂下逼近城墻門十有
五載癸卒修城景宣率鎮守軍助歐氏大懼泣泣詣
于歐令年伍物色訪求得之草莽間惟衣衾化白骨
儼然捐歲俸白金若干改葬如禮爰先生為文以傳
不朽厚哉景宣之為人也嗚呼所遇之不得久矣好
學邃齋董淘若嬰見之望見紛淚起向祠祀其節如
路人歟其交游每歟父母友潛卑以之席友吾射井
之者固不得死而背之也義賓見義無後名率旋蹟
凌谷改移景宣道得久而益堅見諸行事難矣哉近
世有避兵走死赤日黃塵棲道側同行者歸告其子
事定今偕往收瘞之遂然覺之弗聞又有洗凰將出
境侯者夫期類踴而進自度不能活一夕脂首塗池
涂泥于附伏死媽是池邊其子衣屋擁淚涕哭白如
彼二人者既不能免火於難雖死所可百里委棄淚
哉未嘗一動其心較之景宣師友聞何其賢哉吾因
繫此於烈翁後雖徒者景宣之賢因以警天下為人
子者

彭九萬妻死節本末

至正壬辰紅巾起禾川省掾陳允中奉省民堅守碎
九萬行軍鎮撫晝夜勤勞忽方競將九萬馳馬白上
官嚴我方畏其配李氏促具糧勞軍士氣倍增戰大
捷寇退居民安堵婦人會辛出此亦大奇哉明年十
月湖北天溪苗獠詭辭取順突入城焚廬舍掠民財
貨皇恐聚死者相藉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英俱被
執驅之行下從賊以白刃不動聞所在罵不絕聲吾
死吾輩耳與其死也母子皆死善自愛歸訓後來
川縣起丁丑歲城相傳有趙氏婦抱嬰兒匿州學禮
殿北兵校得欲污之不可死于禮殿之南事定母嬰
兒血模糊影留殿階下歲刻去復存至今猶然以文立
石為後來勸嗟夫節義者人之所欲也彼趙氏得於
傳聞上猶稍述惶其泯況李氏名家婦戰勝却賊有
佐助功卒守節母子同死視趙氏為將過之夫賢人
能婦晉于封節之南臺山木未可徵如傳其又可泯
邪千載之下猶使人追慕而起敬也余既高李氏之
義又重悲九萬厄於天而無後故寫錄以哀之其
辭曰

贊

番陽潘母胡氏贊并序

胡氏儒家子天性純至配番陽潘希古東昌始以孝
聞至順辛未大疫希古病且殆胡氏默念曰在堂惟

三兒長纔九歲次七歲次以歲何以保其成夫甫一
不幸見將何屬乃涕泣殞絶自擊其首呼天曰潘氏
無廢從夫存亡若命數在天不可以願以妾代夫身
庶夫棄諸不從妾雖死亦甘心乃作詭布告其延訪
氏後五日死布告日夕焚香禱神而其行尚明於時
良亦淳不至於殆兹官亭叔以其孫爲之後以繼其名
安於邑從吾事者又之處其頓以生其長子以上有
守今至吾於兄弟從之所謂豈能於一敬不以死心
猶中接之謙英獨以其乃吾於錢次公吉安得耶者
始全之矣非此吾不出此乎從而次之

贊曰夫妻子母之屬人倫至重喪夫而自誓守義史
傳往往有之未聞願天以代夫死而憂深思遠在於
後嗣者當其奔亭猶生既然引決既婦道之所難而
憂及後人知有夫而不知有己尤母道之罕見婦者也
母道也俱有以異於人一念之烈自天作之死者
死後而其子之樹立皆人所難此天道之自然也而
使夫存而子莫能刻予於而無以昭其烈則天道爲
不可知矣感應之理猶久而益著天定可必也不信
乎

碧溪贊并序

廬陵多佳山水郡其勝者曰橫溪距郡家通歐陽文
忠之先卒樹在焉小溪環流映帶如練友人蕭貴卿
居之取碧溪自況其季子恒從余游請究其義余嘗
升高四望潑溪之源休于江浙慨昔賢之不作居是
間者豈偶然者將慕斯名於稱情固當引而伸之也
贊曰水生天一萬有之初瀦爲池沼匯爲江湖山下
出泉放乎四海望洋無際其淵有瀵泉之始達源而
溪流盈科而進有本不休受滌春容奔湍駛波左夾
右衛固難其狀殆其定也表裏澄澈源流一碧玉潔
冰堅泥沙滑蔽漬滌去去碧者其天性其呈露稽人

於此適以陶情爰洗我襟爰濯我纓清風在懷載色
載笑明月無心坐歌金鈞渙渙而護秋桂始花汲溪
以石石鼎春茶有漱齒揚茗浴其水乎云哉我天
其性道至處與我淡交淡卜心然契契斯久流心待之
以平視以精鏡陰流進之方流溢冰存之於淡溪静
玉恩悠悠如眉澈清之於什五陰問停治清君以澈
簽箕以思採摘起若於戴筵之矣令何也於書李也
吳文節於諸孫深沐其澍亦宋吾但青燈夜千嶺泉
達海其不在於族系天吾益廣其施於我文忠業嚴
此如紹述高風尚其歡止

歐陽文畫舫圖贊

楫指之舟恒昧夫先備千金之璧每溺於既濟此古人所以傾覆相繼圖畫舫者誰歟驚風濤於平地斯人也深謀遠慮居安思危凜乎臨淵而恍墜夫然後免禍於干戈之際宜其坐觀前利涉險求得職成乎之幾而沐浴膏澤歌詠勤苦默契太史公之遺意歟興休哉弗畏入畏

周尚書出軍圖贊

執弓矢者其容舒鞚鞍馬者安以徐指揮左右而坐自如不知者將以為險羊腸九折之險知之者則見其胸中兵甲之有餘溯而求之亦有得於漢廷傳介子之意氣能若是歟

張梅閒寫真贊

乎神洒然談辯鏘然鍾王筆法姚賈吟編皆也諸侯之賓客今爲偶地以周旋不知者將繫以脂韋之類知之者則見其玩世而神全噫此之謂杜德機者自適其天者乎

琴隱寫真贊

潛心自遠其神全寓物恒平其智充飄飄乎一琴一鶴殆無入而不自得焉

自贊

承平少壯竟絕迹於鳴珂遲暮艱危屢脫命於干戈端己而不矜重交而不狎長負孤立遺典咏歎生平無慕物之意恒簡靜而謙和方寸間其或得於天者稍多

祭文

黃尚書幕府經歷祭旗文

國家用兵五年四方次第平余從尚書奉詔出督閩天戈所加無不定頫彼島小醜敢抗大邦是威顯臨其巢穴之海乎永嘉寄既不遠二百里而遐延安成伊通何時而靖陰肅方今秋令司刑金爲兵象請軍旗所進討其成厥勳嘉謨會用翦卜允協大旗卓建所以明號令備觀瞻揭日月而光華之祀事孔嚴重王命也星天后土洞鑒丹心惟神其歆相我必濟

石初集卷之十終

石初集附錄

故處士周石初先生行述

先生諱霆震字亨遠姓周氏古之安成人周氏由吳
將軍瑜樹勳赤壁一子孫蔓延江東時有名訪者字終
振武將軍潯陽侯其後自潯陽徙豫章又徙宜春唐
顯慶中又自宜春徙安成有諱質者居石門田百有
全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馬步
總管九世孫因字孟野先登高宗紹興辛未進士第與
丞相益國周文忠公同榜文忠累上奏疏讓居翰林
不就官終郴州別駕先生六世祖也曾祖諱文炳祖

諱季桂考諱以道字子德父翁為志學東山浮沈
遁迹于安成南吉村學者稱曰後村先生先生自幼勤
於書天資穎敏書與群兒聚戲過書策之輒掇數其目是
專心學術二十有三為前元延祐甲寅科舉初興以
書經試不偶宋大學上舍楊[illegible]王公以[illegible]為
鄉明經式郎譚羅訓諸生[illegible]公
伯仲青山翁八[illegible]
先卒秋閣同一歲後齋以先生供終首三年[illegible]
泰定間郡邵城[illegible]
知與家君謚[illegible]

公九重先生經學每秋試多中前列其後江西鄉試
凡再進俱不利歎曰命也矣以強為乃專意古文詞
至正壬辰兵起徐穎蔓延江右由宜春陷安成先生
揭家郡城家君歸舘令璧兄弟受學於門講貫時流
欲一見顏色弗可得不挂名投贈卷中以所蘊自任
嚴不可少犯而意氣勤勤懇懇善開化造就弟子自
每為文不起草而用意精深浩浩乎莫測其際源
乎莫探其窮為處直追配古人蓋由其資稟超越學
識淵源尤喜韓歐洞先秦兩漢文前鄉貢進士劉公
成之稱先生續其世學而介然自守其為文為詩有

古意有奇氣能使人讀之興起而隱居深藏不妄交
不求名故雖老成而人鮮識之者鄉先達陳公一德
稱先生負奇氣抱碩學卒困窮不偶其舊[illegible]文
益壯也江南野史能復繼筆而集中紀志約敘見者
可為州史[illegible]
所為文皆[illegible]大
[illegible]温
和[illegible]其
所發者異此先生學問文思之大槩也先生之為人
賦性介特剛直[illegible]

亦不為矯激之行方十〻閒嘗與造物者遊人非吾不
交物非義不謁故孤立長貧雖困田居亦不獲伸己
志然不以是戚戚惟於誨人子弟則汲汲晝夜𢤱人
之憂恐不底于成以負吾樂育之責與人言必依於
理實與行多舉古今方便事為勸言之聽見之合則
亹亹傾竭終日忘倦否則亦不失言噫推先生之立
心操行如是故歷亂三十年領家衆凡數人出入兵
間凡涉險自始至終無一人罹鋒鏑被扤虜之害者
若造物有以陰相之今而海宇清平使先生得從容
八九十考終牖下相是為善之報未始不可恐者諸
生嘗命工圖先生像先生有贊見於文集中讀者可
以知先生之心先生生於元之前至元廿八年壬辰
正月初十日殁於今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壽八十
有八娶劉氏有淑德相其夫子先廿有七年卒子
男四純莊都吉吉字從泰終廣西桂林府義寧縣丞
女二長吳恭適劉用新次親恭適王吾貫孫男十德
恭德浚德深德琊德美德麟德甍德棨德豐德良德
恭諱靜字安卿寶鈔庫提舉德美諱美字貴卿工部
主事孫女四曾孫男一齊昌將以今年九月廿七日
塟廬陵縣儒林鄉長寧誠林之原其地則友人趙用

章所謂壁於門生四年最少受教實深先生嘗語壁
以身後撰行述為呼者歟以先生之學之行可使其
名節不彰與庸人同腐哉不揆謹撫先生平生大畧
私共謚曰清節以乞銘于立言君子云門人晏壁述

清節先生墓誌銘

資善大夫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黃震撰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宋炎書
資善大夫秦相府右相文原吉篆

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清節先生石初周氏以疾
殁于正寢殁之後五月其門人晏壁狀先生之行徵
銘於番陽黃震辭不獲乃撫其行事而叙之曰先生
諱霆震字亨遠世家安成上世出吳將軍瑜西晉時
有名訪者封潯陽侯其後隱顯遷徙不常居安成由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馬步總
管諱廣始之七世孫同字孟覺與丞相周益公同登宋
紹興進士第官邵陽判贈為先生之六世祖也曾祖彥
明祖夢桂考以道俱以儒起家先生自少勉於學不
為童兒嬉戲延祐科興勵志舉子業累以書經試有
司不偶乃篤志古文辭宋太學上舍梅邊王公喜其
才延訓諸孫鄉先達若魯齋齊齋二彭公青山趙公

養吾劉公麟洲龍公中一貸桂隱二劉公沖霄彭公諧
賢咸相器許或有薦於當路者固辭謝澹泊屏絕
意進取時流欲一見顏色不可得杜門校經以道自
任淑諸學者無不底于成其為學務求聖人誠意正
心真知而實踐不尚華麗故其為文也質實淳朴不
與時之文合訓子弟必遵彝倫之言至正壬辰江南
失太平安成為甚先生濟身艱行不以沮阻累其心
而忠君愛國彰善癉惡一於文辭發之皆可為國
史補晚築室安成南里嘗謂先世家石門田西白號
石丙子 初不忘本也先生生於前至元廿八年壬辰
正月初十日距卒歲八十有八年娶劉氏先廿有七
年卒子男四純莊郁吉咸克世其家吉字校泰廣
西桂林府義寧縣丞女二長吳森適劉用新次龍蒸
適王吾買孫男十德恭德後德深德彰德美德麟德
銳德崇德豐德足德泰諱靜字安卿貿以勤康撰德
義諱美字寶如工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一孫昌將
以今年八月二十九日庚申葬于宜茂縣儒林長平城
林之原其地則交人趙月章所贈先生之從大夫君
子蔡先生德行相與諡曰清節洪武初元令吉之
文江讀先生之文慕先生之行而未嘗識其采然於
晏君交且久信其為人乃為之銘曰
生之林林學之舒舒有志無時命也何如今既亡矣
有孫有子克紹克良是猶不死後千百年松柏九九
曰清節先生之丘過者式焉

故處士月石初先生墓誌銘

門生奉政大夫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晏璧

撰并書

元氏有國肇興朔方祖蒙古氏中外官僚署置國族
名為世臣專掌印章漢人南人無從仕之途性以科
目取士科目外有豈家錯選可以納粟補官不過倉
庫雜職無民社之寄然科目頒狹三歲僅取百人應
科目者不下數千故老成宿學之士命與時違歲在
黜落田第之餘置乙榜止於學校教授卒老不與技
惜哉安成在漢唐為大郡宋元為用今為邑通今博
古之士若鍾聚於龍石門月汀世稱儒師有諱因者
與丞相益國文忠公同榜進士官郴州通判五世孫
諱寔字亨道其父從雙溪授吉州先生不亡處號
石丙子初生元至元壬辰正月廿日幼聰敏篤學讀
書一日五行俱下終身不忘時宋之先輩諸老若劉
公松廬書堂王公梅邊彭公魯齋齊齋鄧公西巖

皆典刑師表先生執經考德適于諸公之廬擴充見聞
德日崇業日廣延祐甲寅科興一試藝場屋弗偶再
試再不利捨己學未至才未充乃閉户讀書古汲之
源梅邊延于家塾教學半為大肆力古文辭取史漢
韓歐諸大家紬繹玩味浩然有得諸老物故先生獨
步文名著通遐鄉俊士不憚遠受業者咸底于成先
生賦性介特寡言笑不輕譽譽人至於講說義理剖
析如流竟日忘倦其記問該博經史畢串隨問隨荅
不檢閱書籍酬應無窮文章議論正大必關綱常不
為浮辭綺語詩宗老杜沉著痛快辭旨淵深不啻越
葉玩食泊如不御紈綺衣惟綀布終日端坐身無傾
欹步履安詳動中規矩容色無甚嚴厲人自敬畏之
書法歐陽率更筆畫端楷弟子數十人習儀容傳學
業者不問知為先生弟子年踰八袠耳聰目明講貫
不輟四子忠敬文泰善傳世業泰終廣西桂林府義
寧縣丞最厚於先君子梅礀先生壁自七歲從游凡
八春秋受訓居多娶劉氏先十五年卒女二長巽泰
適劉用新次靚泰適王岳畀孫男十德恭德淡德溧
德邵德美德麟德説德崇德豊德息德恭諱靜字安
卿寶鈔庫提舉德英諱英字實卿工部主事孫女四

曾孫男　永錫嘉謀嘉猷乾濟監茲章綱
　歲己未八十有八壽誕之辰兒孫弟子稱
觴竟向午以微疾終一語不亂　月　日葬
儒林鄉楓樹林之阡交人趙用章所遺之地銘曰
學講書詩壽彝期頤稱儒師兮不出鄉曲不釣爵祿
膺戩穀兮道淑諸人德裕後昆昌斯文兮楓林幽幽
樂其斯丘心休休兮刻銘貞石石不可泐過者式兮
先生既塟予求郡守湯侯銘之為之銘矣而事未
悉不能述先生之心先生之教人余重為銘錄似
同門文蕭恒思永共傳之并錄寄其諸孫曾孝甚

壁謹識

石初集附錄卷終

石初周處士文集後序

石初周處士文集諸老先生既叙之詳矣處士孫安卿提舉徵言於堅堅何足以知之竊讀處士行狀墓銘作而歎曰當元盛時處士以舉子業試不利乃絕意進取專力古文辭為一時名士所推尚嚮令濟一科授一職則俛俛簿書期會間何暇於文且文者氣之發於辭而成章者也處士為人剛介而和易接物居貧無戚戚容而誨人則如不及晚遭兵亂韜晦名跡守善自信不求人知其蓄德操行如此宜其發於文也不流而浮不華而質隱然有關時病俗愛君憂國之誠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處士往矣而安卿以文學授官食祿伊始而惓惓於斯集不惟足以想見處士風采亦以知周氏世澤深長也子孫世寶之哉敬以是書于集後

洪武辛酉夏六月望晉安林堅謹書

書石初周先生文集後

吾安成吉村石初周先生詩文共十卷皆其門人山東僉事晏彥文所輯先生世剛行潔蚤有用世志當元延祐科與一再試場屋不偶輒棄而歸隱專工古文辭宋上舍梅邊王公聞其名禮延于家塾一時老師宿儒若彭魯齋龍麟洲趙青山劉申齋桂隱諸公咸加器許其學與文之見重於世即此可知矣晚遭世變東西奔走不廢吟哦長篇短章無非憂君愛國憫民悼俗之言識者謂可繼杜少陵稱為詩史信不誣矣卒年八十有八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而彥文又門人之超楚者乃為輯其亂離之作付諸子孫家藏焉傳六世至今浙江僉憲工方恐久而湮沒欲刻梓以傳屬予識其後嗟乎先生詩文古雅前輩諸老序之詳矣予尚何言然獨竊觀先生之始終而有感焉蓋先生義不詭俗故不遇於盛時仁不害物故克全於亂世德足裕後故有賢子孫傳顯其文於百年久晦之餘其視苟榮富貴身死而名磨滅者相去一何遠哉為善之效其在是矣先生子吉義安丞孫靜行人司副美工部主事其餘未仕者往往傳習詩書禮

義為世業而僉憲發身進士居官清慎有為允見
重縉紳間吾知先生學積而未施者將大發於此
其傳世豈獨詩文乎哉併識于後俾讀者考焉
成化九年歲次癸巳冬十月既望
賜進士及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
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同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同邑彭時書

題石初先生文集後

石初先生姓周氏安成儒家生前元至元間方南北混一文治漸興先生天性嗜學承父復齋之教博極群書講求義理期於用世延祐科舉行凡再試有司弗利輒棄其業專意古文時宋季遺老尚在若桂隱劉公輩號稱宿學先生及門請益所得居多作為詩文豪邁俊逸成一家言隱居授徒無從仕進晚遭世變感時觸事悲歌慷慨一於詩文發之暨終之日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而晏僉事彥文其高第弟子嘗編輯先生亂離諸作釐為十卷求元季劉成之陳心吾諸公序而藏之玆先生六世孫正方由秋官員外出僉浙憲公暇欲鋟諸梓屬予一言識其始末於乎先生之文前輩序之詳矣予奚容贅雖然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理明而氣充而後文之發也沛然矣理原於學氣由於養先生窮經著史始終一致深居簡出夷險一節其明理養氣之功固逺過於人是宜製作之盛如長江大河奔放瀠激浩乎莫禦矣自其胸中耿耿者發之也孟子曰有本者如是予於先生亦云先生諱霆震字亨遠以先世居石門田西自號石西

予初云成化九年歲次癸巳仲冬朔日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
制誥　經筵官淳安商輅書

書石初周先生文集後

石初周先生吾安成人也生元前至元間自少勤
書志於進取不遂遂杜門卻掃大肆力於古文辭
非其人不獲一面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燹
國初其內人晏公彥文輯其兵後所作凡十卷付諸
子孫俾藏于家迨今且百年先生六世孫浙江按
察僉事正方將鋟梓以傳屬予一言識其後切惟
元之有天下也內外長吏悉畀以國族中華文士
罕策仕之途故先生不得信其心於當時迨我
聖祖龍興運發縱裒之材悉心所采錄而先生老矣此
其所以不得上為
啓運之盛而徒發於離亂羈愁之思者也可勝悲哉
抑予觀先生自志嘗周文忠公門帖云于公之門
宜高異萬之後必大蓋以此望其後嗣今僉事君
振揚風紀赫然有聲其所以食報而符文忠之言
抑有在矣至若先生行義之高文詞之粹則先進
諸公論之悉矣予奚容贅
成化甲午季春初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院
脩撰

太子右庶子
經筵講官同脩
國史同邑晚生劉宣識

靜思先生詩集二卷

（元）郭鈺撰

清初鈔本（四庫進呈本）

靜思集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郭鈺撰。鈺字彥章，吉水人。江西通志稱其元末遭亂，隱居不仕。明初以茂才徵，辭疾不就。集首有洪武二年廬陵羅大已序，亦稱其有經濟，能自守。今案集中有辛亥秋詔舉秀才，余以耳聾足躄，縣司逼迫非情，因成短句一詩。辛亥為洪武四年，又在作序後二年。則所謂能自守者信矣。又癸丑首正詩中有盲廢倦題新甲子，辭來讓說舊山川，貞元朝士今誰在，東郭先生每自憐之句。是其不忘故國，抗跡行吟，志操可以概見。又有乙卯新元六十生辰詩，則其入明已八年矣。跡其生平，大抵轉側兵戈，流離道路，目擊時事阽危之狀，故見諸吟咏者每多愁苦之詞。如悲廬陵、悲武昌諸篇，慷慨激昂，於元末盜賊殘破郡邑事實，言之確鑿，尤足裨史傳之闕。其遺集本藏於家，嘉靖間，羅洪先始為序而傳之。而其孫廷詔等不知編次之法，前後舛錯，殊無義例。以行世既久，今亦姑仍其舊錄之云爾。

鄧靜山先生詩集序

桂林鄧君彥章自其先世林碉先生讀漢譜朱子之學於靜春劉公子孫世為家法逮本若兩聰先生湜既從性溉沉潛精微涵育造詣精深桂林先儒也謀多所發明彥章用專平素讀書也強說以東西事繁鍋讀之而至勤劇於中不於自己則執取之歌謠歌詠高而唱哦讀詠而嘆抑揚頓挫悠揚揚高歌之聲讀

序 一

隱鞠林壑間者吾至為妙也弱成篇帙首以示予予覽其題曰從任必也莫涉世者其句必且頗覺雅之序詞單言特出深理能亦不事不失者為之悟然盎然然惋惜於古道人相與程氏晏有所感發是亦得古詩人諷刺之旨焉其感亦至以善因是予於人欲先予序之余於詩者也以為之言乘輕駕東方彥章之詩亦不於世心盛有何也國風雅頌大抵

皆古之祭享朝會以言節為之主而詩本性情者如夫中人之性情不能不有所觸觸而不能觸物者以蠱興邪進而動聲書發而為言矣亦各有自得之妙有異可以人力強同者蓋漢魏而下諸之名作各詣於所能凡數名家各數雖已試論高下不可一概論而求其所以於性情較其深淺殊人自鮮未亦所以至人之情偽者皆不可強同之說也以是吾學詩者因

序 二

當以涵養性情為本而不當專務工於詞也而近世以來江湖推者但從性情托以若若為必求工於詞而不本於性情發之則亦為人各之實至而自探其所以刻畫雕琢現其美則美者觀其論情其說出於天然自得之妙者雖若未之在也又且當撰於古人一二練要藻繪組織而讀之動心駭目又如珠璣之餱五色之錦繡厭下飾世可採擇者生近

並而勉之如是亦及其詩大美可喜
為清泊清麗明瑩為樸斷而於其之
一變也嘆夫極學談咲以於其數年
當侃於林壽栗亦能為之詞平者牽
之於詩其驗書前李杜唐人而不拘
拘而鐵鍛以為圖筆槿以盡方而月
得之妙同其言於此余之所深望也
於其之當求而揚之義事務以存言
為於乎不然無矣章句雕繪於其可
龜至詩而足以哉

洪武二年己酉盧陵羅大已伯剛序

靜思先生詩集目錄

上卷

五七言古風一百八十二首

下卷

五言律四十五首

七言律二百五十首

五言排律二首

五言絕句一十八首

七言絕句一百二首

六言絕句二首

詞一首

銘一首

靜思先生詩集卷之上

積學齋徐乃昌藏書

元處士吉水桂林郭鈺彥章著

明　國子生八世從孫廷昭編

五七言古風

和劉氏蓬軒歌

往與丹丘仙人泛舟弱水之西採藥蓬萊之下笑坐蓬牕中蓬外春如畫三生不得塵緣謝老去人間結茅舍却羨劉郎作之蓬軒山水娛人甚瀟灑春風淡沲春雲陰花枝窈窕簾櫳深劉郎酒初醒獨坐蓬軒吟月浸澄江寫無影桂樹吹香秋夜永劉郎歌未終更向蓬軒飲蓬軒飲後醉復吟樓船美人散如煙英雄回首皆神仙千金買閒不惜費何日蓬軒容我醉挂衣薜蘿落巖花蕩漾芙蓉天秋水夜半天風捲翠濤種來修竹舞雲高待把長虹繫明月海上重來釣六鰲

題郭伯澄西菴山居

白日上東山晴光射西菴西菴山人開曉關一襟暖翠濕如染門前流水玉缸明樹上啼鴉金羽鮮自掃落花家初到共題修竹詩先成十載戰塵迷道路西菴只令成久住移竹春深長子孫種梅晚歲為賓主丈夫揚眉天地間山林朝市俱等閒出為公卿入為士古人高節非難攀閒君近年深閉戶烏帽青燈讀書苦劍寒新淬氷雪光松老終無棟梁具西菴山深竹逕微我來欲共薜蘿衣一朝富貴逼君去燕雀空羨冥鴻飛

採蕨歌

朝採蕨南山原暮採蕨北山北昏雲代石飛星裂手腳凍皴踆欲折紫芽初長拳如指瘦根蟠屈蛟蛇結吞聲出門履已穿猿啼虎嘯藤蘿衣長鑱短笠日將暮攀援捫何當歸卻採蕨暮採蕨東鄰老翁更悽惻抱蕨轉死下松根妻子眼穿淚成血情知世亂百憂煎得歸茅屋心懸懸應兒啼怒炊煙晚打門又索軍需錢君不見將軍擁旌節紅樓夜醉梨花月

畫山水歌贈楊彥正

憶我往歲山中居山水娛人忘讀書釣魚獨坐溪石久看竹每過鄰人屋蒼松鶴帶白雲下紫蘿猿抱晴煙虛而我扶藜駐蹇驢許人不道似是浣花之畫圖自從喪亂走南北甚欲畫之不可得楊君揮翰頗風流雲山為作秋三疊寒鴉隔浦淡微茫老樹懸崖交屈鐵門前芳草濶山中石稚子松根採殘葉知君所書

非青原令我展轉思故園山橋野逕苑相似桂樹正對梅花邨清秋毫末瘦眩歸白日座上銀河覩野君何得許奇古十載苦心思董元董元舊住浙江上門對吳山聳千丈有特登高望海潮老懷揮霍增雄壯遺跡百年今盡去縱塵千里吾安往但將此畫掛高堂清秋臥聽松風響

題秋江送別圖送楊亨之少府參安成軍事

楊少府紫騮馬黃金鞭園花戰袍綉雨肩股下雕弓戀迴若秋隼鮮條鉄從之振振凌千仞之蒼烟酒酣拔劍玉龍舞嘯令西飛白日回中天籟海腥風白波立壓空殺氣去雲連緣邊諸將亦無數畫擁旌旗夜趟鼓豹韜含變待參謀太守掄材君獨去送君江上君甚懽江風吹雪蘆花寒知君心事如秋水故應寫入畫圖看問誰畫者謝君績不畫琵琶美人泣舟子揚帆發棹歌主人解劍停盃立我亦從軍今四年男兒姓名何足憐老卻白髮長相憶只得還家種薄田

送友人從軍兼呈謝君績參軍

歎息復歎息歎息長書空殺賊五年無寸功今者又送君從戎七星戰袍襯金甲三山尖帽飄猩紅牙旌曉發玉花驄猛士雙劍立西東爺娘妻子不用哭上

馬更勸黃金鍾黃金鐘琥珀濃豪氣千尺摇晴虹明日軍門揖主將論策未可皆雷同安成之寇容易攻廬陵洞獠詐民窮白非奇謀決擒縱煩費日久誰當供君家伯仲盡少年正好變化披飛龍煩君幕府多才雄為我借問安思恩我有大羽箭不殺南飛鴻要如鐵如連弩射人入深林出無蹤骨都不受封不如為君歸去臥滄浪翁

鸛將雛為宣文之題

鸛將雛鸛雛長八倍與千尺蒼松上自矜毛骨殊凡鳥不敢向朝哺夕抱羽翼成風鶴雲鵰共還往柰何杖彈子窺巢裡共雛雛小豈能克爾腹老大育子恩勤深荒村風雨母歸急空巢寂寞寒煙孤哀鳴上下屋巢邊人之愛子皆若子鵰鶚鷙鳥無處無君不見黃雀何足道楊寶飼之玉環報

貽郭恒

月懸松露明鴒浦烟破遠想山中人此時正思我我行忽踰滄江邊度春風無一錢向來自是釣鰲客至今思拍洪崖肩洪崖不可招蓬萊在何處鋪遍閒愁芳草路千樹繁花雪如雨錦字書成人不來銀燭花殘誰與度近日聞君多好懷雪色白紵佳人裁

小樓熱肩低徘徊釀酒好近榴花開榴花開我歸來

效范先生侏儒行

君不見侏儒長三尺有錢可使粟可食虎豹天關深
九重直犯龍顏請恩澤方朔昂昂飢欲死每一見之
長嘆息長歎息將何如東家之丘九尺軀徧走天下
無停車絕糧於陳遂於魯皇皇何用三千徒嗚呼皇
皇何用三千徒吾寧餓死作侏儒

春夜寒

余值時危一病到骨薪炎不給恒自謂不敢
僥倖今春雨雪連旬挂牛衣以熬長夜寒砭
飢骨遂成痞瘧可感也哉貧而無怨聖人以
爲難余今雖怨其又奈何發爲歌詩私寫以
示平昔之窮交庶幾知己不爲時貴所笑云

春雨暗空雜春雪閉門十日紅爐絕寒風破余夜懷
慨鼓角聲酣千轉側苦竹蕭蕭茅屋敧懸崖磔磔啼
猿切蒼檜拂風不自支碧桃醉曉何由得吞聲強起
添牛衣接迹不如投蟻穴立登霄漢奮長策死填溝
壑抱奇節奈何貧病相驅迫少壯幾時頭欲白叟閙
山鬼瞰孤燈火攻水戰骨如折腸曲尋常疎往還妻
孥劬瘁忘炊爨謬算平生坐不耕時危況復山河窄

汗馬白丁樹功勳儒冠何御無顏色讀書忍作公孫
諛種菊願依陶令宅志士百年慎語默誰云出處輕
如葉每想淮陰酬漢恩但欲功名垂竹帛國士從來
不易知解衣推食寧爲德悠悠今古誰知心慷慨高
歌唾壺缺君不見陳侯終于樓一枝彩鳳崑丘翔六
翮

題三顧草廬圖

畫史紛紛滿天下若之此圖誰所畫倚山茅屋野人
居門前何得停車馬得非孔明臥隆中坐令玄德來
趨風十載烟塵數群虎一朝雲氣隨飛龍英雄契合
人莫測宛如魚水權相得抱膝長歌梁父吟上馬已
無曹孟德三分割據功業成用之惟在知人明千鈞
漢鼎懸三顧丹青欲寫空凝情嗚呼河北二十四郡
墮名城君王不識顏真卿

母棄子同劉茂材賦

母棄子子幼情可憐子長母忍去爲子宜思緩龍爭
虎鬪事翻覆秩王孫猶骨肉十年母子安茅屋菽
水真情無不足奈何一朝辭故幃子也慟哭牽母衣
母今棄兒不敢怨父在深恩母當念母如不聞竟不
留黃昏門掩青燈愁負米歸來飲殘泣他家兒女何

綢繆噫噓嘯涌來萬事足悲咤負俗乘風滿天下丈
夫盡為溫飽謀婦人何得毋重嫁

題歐陽先生段君墓誌銘後

斲林歐陽公文章妙天下段君墓碑親手題笑玉精
金動高價雄詞傳世發幽光奇氣騰空照長夜段君
有子渥洼馬榮親何待為卿亞白雲山空心共飛穹
樹雨寒淚盈把嗟我邑子棲林野白鷺青原滿儒雅
今晨始得讀君碑才名豈是尋常者鐘鼓清時金谷
園衣冠首單洛陽社人間萬事力可為子孫振耀古
來寡君家舊德今見之復使鄉邦共悲咤何時却得
拜君墳臨風絮酒哀悰寫

題羅子澄所藏乃父晉仲文學桂林圖

我觀桂林圖喜極翻長吁江山城郭不盈幅恍若經
行千里餘宦遊往歲羅文學此圖正為思親作戲綵
魂飛白鷺洲望雲腸斷楚王閣自從南北吹戰塵邊
鴻不到江魚沉有子芳年滯鄉國長日攬圖思桂林
父在桂林獨思母子今思父更愁若太平干祿為親
榮今日官高渺何許還君此圖神凜然忠臣孝子無
後先一家骨肉眼前好百歲功名紙上傳君不見大
真來作南州客秃襟老淚傷頭白

題伯淵房上和周子諒長歌兼呈諸君子

伯夷登西山魯連蹈東海烈士懷苦心海枯石爛終
無改蕭蕭華髮吹秋霜夜煮白石充飢腸人情倚仰
今異昔惟有青山似故鄉桐江江上一攜手公子華
筵誰不有[illegible]崔顥詩[illegible]頗飲茅容酒銀燭
花高談座客笑談笑有前輩風好懷傾寫向誰是戚
[illegible]狂眼高白欲塵寰清凡[illegible]
不酒淚說笑咤人淚口誰家新色百年興敬知搏
沙東風共子之西家醉仙天上攜飛霞君題好瓊瑤
林花

送王醫

東風吹樹千鈞力怒勢呼號雨相激回飆蕭瑟入霜
林敗葉紛披散無迹老夫倚杖長歎息百年三萬六
千日莊生齊物物不齊誰能紅顏等金石王君笑我
何太癡太極初分有伸屈天根月窟窮端倪靈臺天
迴丹光溢奈何寸地攢千兵朝似狐肥暮如臘自非
一氣回孤根宇宙幾何皆鬼蜮乃知變理藉登庸瘡
痍綏作謳歌入感君此言足才識知君用心渺難及
君不見長生之藥蓬萊多從君歸去君如何

贈峽江王巡檢

淮海龍飛來五雲，攀鱗附翼多殊勳。英雄變化不知數，我今獨識王將軍。將軍好武稱第一，慷慨功名年少日。劍術出奇慙白猿，兵符借重祠黃石。近說三軍掠薊丘，萬馬夜渡黃河流。將軍豈徒成一障，成功獨早還優游。已在宮鄰傍江水，兩岸人烟樹蒼翠。不隨李廣獵南山，却向楊雄問奇字。雕弓羽箭掛前除，座中賓客多文儒。燕居對烟波蒼竹，把釣汀清出白魚。人生富貴須適意，大隱從來在朝市。將軍莫學播南川，纏腰騎鶴徒爲爾。君不見凌煙閣上開畫圖，褒公鄂公氣骨殊。君臣際會總如此，嗟我從門空讀書。

題追風圖

百金曾買櫪上駒，權奇神駿人間無。姿容絕力相控制，出門已空千里途。大明殿前早朝罷，揚鞭半是追風者。君不見佛狼獻天馬，白髮江南今見畫。

題宋仲觀所藏竹圖

王猷愛竹借竹看，何如寫此青琅玕。筆分雲氣千畝足，窓涵風色三秋寒。淡枝深葉歲年久，能使良工名不朽。君不見長竿千尺餘，世上誰爲釣鰲手。

題劉履初所藏莫慶善鷹

日光照秋雙翮齊，欲飛不飛愁思低。足無條鏇腹無食，空林尚恐難安棲。筆力精到天機微，莫生所畫詩我題。君不見天下太平角端語，狡兔草間何足數。

送耒陽李中卿

干將自爲通滔滔，逝水何時窮。隱居自爲介，滌滌龍泉閃光彩，何如耒陽李中卿。出也處也俱光榮，往者時危曾學武，當弓射殺南山虎。一朝姓名貫玉堂，朝回滿袖攜天香。秋今致宦歸黃山下，五柳先生住相近。石徑掃苔客正來，當霄酒花半開。清夜夢回思舊事，天語溫存猶在耳。却從雲氣望蓬萊，百年窮達安在哉。人臣大節依終始，滿眼富豪少能似。泰山巖巖河水長，君恩於爾不可忘。吁嗟君恩於爾不可忘。

題郭原振所藏魚卷

往者觀魚曾泛洞庭舟，船艎較靜令人愁，不似君家詩軒畫滿眼，潑潑仍悠悠。風急欲奔流，芳碧窗虛可數，金鱗密擲花，吹動浪微生雲氣。充空墨猶濕，不須把釣凌煙波。對此其如秋夜何，萬頃波濤翻白屋，長笛梓月來相過。君不見聖代恩波及魚鳥，久矣窮龍在宮沼。泄漏試問吮毫人，壁間變化春雷曉。

送王莫師

南山吹舊塊北山開新塋，行人路上總稱好，誰其相

者王先生王先生雙眼明吾聞其語心爲驚江山隨運有遷改人物乘機分重輕指揮能事數玄化何必長抱青囊經嗟余獨居環堵室每一見之長歎息君家科第舊聞名自經世變嗟何及河南南陽多貴人長平坑卒無哭聲星箱笠吏常相過專門堅白吾何憑衡嶽白夾凌絕頂青山有盡雲無盡更百千年似眼前春蠶思竟誰爲覓泉家夾富西廠貧倒屣相迎如父兄伯牙抱琴子期聽歎人意氣輕千金秋風江上君重到爲君歌四聲憑把杏花春早日邊明松樹歲寒雪中老

和李子晦

大鵬高飛絕南國萬里扶搖六月息歸來老屋歌閑書細看箕疇終用十飄飄美人貯八斗凜凜長身逾九尺技學屠龍未能試桑田成海嗟何及游泳詞林醉六經熟路何資鞭辟力予淺不報故人書商翁終爲太子客嗟余抱病深山深慚與比鄰少相識破硯秃筆那復存惟有當年與孔留四海交游晚得君不意於余情最密花落花開能幾日終不如孟郊韓愈爲雲龍上下東西不相失

戲惱王岳

春鳥啼春烟春色花下彈琴酒微熱白日千年秘丹訣誰將曲未終花落絲絃折觸角前膠不可得綠楊香夢愁千結鏡奩絲碧縷蟲懸銀燭心灰淚痕滅青樓歎舞號名都年少雖同情各別暮雨淒迷青鳥還東風搖蕩游絲白雪羅小扇不堪書腸斷桃根與桃葉桃根桃葉音塵隔露濕瑤階踏殘月金鞍駿馬洛陽陌玉樓十二珠簾揭鴛鴦野水空愁絕玉樓十二袖仙客

捨郎馬示舅董茂材

捨郎馬妾心悲留郎駐郎苦離少年只願封侯早不惜蛾眉鏡中老銀鞍金勒珊瑚鞭白水青山千里道捨郎馬郎駐鞍郎飲莫須盡酒醒郎衣寒郎心懸懸五雲下教妾若爲捨郎馬馬蹄好向御街行蛾眉不向妝臺畫

長相思

長相思相思者誰自從送上馬夜夜愁空幃曉窺玉鏡雙蛾眉怨君却是憐君時湖水浸秋藕花白傷心落日鴛鴦飛爲君種取女蘿草寒藤長過青松枝爲君護取珊瑚枕啼痕滅盡生網絲人生有情甘白首何乃不得長相隨瀟瀟風雨喔喔雞鳴相思者誰夢

貎見之
瑶花（花白色似雨後人）
瑶臺仙子初相見迴立天風飄雪練東華夢破歸去
遲素衣怨被緇塵染芳心不委春蝶狂水晶簾捲凝
清香胭脂洗紅留殘暈海雲剪碧浮霓裳揚州瓊花
舊詞誚零落誰知到南土聞君愛花最有情亭臺五
月清無暑君不見花開今日多有酒不飲君如何
秋夜讀宋昭賓子夜歌因效其體賦三章
子夜歌歌聲苦短一書苦多鼓回待月月輪缺月當圓
處仍虛過銀燭窓深一作殘照玉釵半脫羅襪慵琵琶

學得奉君歡秖今彈作思君調
子夜歌歌罷其如明月何牽牛織女永相望不教精
衛填銀河妾心本如秋月白妾顏不共春風變玉兔
擣藥三千年近見姮娥搔白髮
子夜歌承君蛺蝶雙花羅羅衣秋來不堪著梧桐樹
上凉風多銀燭作花好消息又想歸期在明日并刀
不剪相思愁相思誤盡曾相識
桂林樵者爲邊季節賦
月中桂樹三千尺吳剛斫之不能得桂林樵者今如
何萬頃秋山白雲白樵者早年才力高論詩自許詩

中豪前輩衣冠識文獻中年詞賦含風騷詞林藝圃
渺無極擷秀采奇隨所擇袖中玉斧光芒寒眼前不
用生荊棘舊來種桂高成林團圞十畝懸秋陰明月
流輝夜如水西風吹夢香浮襟客來有酒林下酌酒
酣共說歸樵樂江上漁翁暮時約一聲長嘯山花落
君不見南山捷逕芳草迷東山別墅寒鴉飛明朝若
過圍碁客柯斧爛盡君無歸
哭胡洵[illegible]
胡洵早年甚心苦自云恥與諸生伍讀書不免四壁
空世亂還須用吾武拓戟開弓筋力強一朝發賊心

飛揚無官不得騎官馬褰旗走下千仞岡玉笥山前
水流血白日不回大刀折勝敗明知不可期廬陵要
使多忠節我來哭君淚滿衣君母老大君兒癡揚旗
擊鼓徒旅去孤雲落日精魂歸丈夫樹勳當許國一
死如君獨悽惻君不見武昌兵八千盡向淮南看明
月
曹居貞進士月下彈琴圖引
秋風蕭蕭秋月滿林彼美一人匡坐彈琴我一見之
傷我心問誰畫者天機精碧天瀉河漢思入秋冥冥
不聞絃上聲流水高山先有情想當美清夜音響何

泠泠石泉寒激山間深玉佩早朝天闕明月滿洞庭
白鶴唳霜飛巫峽玄猿吟畫師真好手神妙豈在論
丹青我獨不見董風秦虞廷蝗螂殺心紛相仍烟摩
鼙鼓廻風腥我欲破琴絶絃獨攜白石高卧長松陰
重為告曰美人兮美人抱琴自古求知音

同李主敬賦周竦師漁樵耕牧詩四章章十二
句

子何為漁碧海之丘長虹為綸月為鈎六鼇昂首愁
相向眼看海水不揚波扁舟穩繫珊瑚柯避逅徐家
兒與女拔劍屠龍共君煮烟淡淡雨瑛瑛人間彈鋏

食無魚吁嗟歸來乎吾與爾漁
子何為樵閬苑之東瑤林玉樹朝露濃攜斤盡斫荊
榛叢松下童子知何客長日圍碁看不得笑殺吳剛
愁滿霜千古桂枝礙明月石磊磊路迢迢人間飢火
燒心焦吁嗟歸來乎吾與爾樵
子何為耕瀛洲之曲玉山分雨秧苗綠蒼龍為耘虎
收穀炊烟晨起蒸為雲銀河晝洗塵沙除釀成九霞
為君壽何必休糧苦長瘦草青青樹陰陰人間作苦
秋無成吁嗟歸來乎吾與爾耕
子何為牧蓬萊之麓自駕青牛度函谷鶴羣鹿羣還
相逐芝草松間長未休紫苔竹下行迹迷南山羣羊
化為石日斜歸去空無攜水泠泠山簇簇人間岐路
往還復吁嗟歸來乎吾與爾牧

寄彭中和

君來桂樹林我辭桂樹去桂樹我所種高大已如許
六月濃陰繞茅屋不待花開可娛目駐屐從穿石上
苔題詩況有墻西竹小弟愛客開素襟兩載於君情
最深短棲本非嫌病長琴無作蛟龍吟君昔少壯
抱奇節蹉跎風塵鬢欲白道義交從久更真風月笑
談當自得江西詩林多才誰知君已有中唐風汗馬

功名屬年少且可草服山巖中海棠牡丹都賞徧磊
落珠璣滿詩卷我獨天涯廢俗塵白紵每愁顏色變
丁寧小弟母我違南阮雖貧頗自奇桂樹花開新酒
熟作書報我歸如飛

太谷竹坡與余有延桂看菊之約竟不及赴賦樂
府一章以寄之

桂花開菊花開秪為花開自合來何須問酒盃　塲
蒼苔惜蒼苔風月應憐小宋才佳期待早梅

同劉伯貞題袁氏寓軒

穹窿攜白日百年幾旦夕變滅乘化機萬物孰非寓

鴻濛不可超金石豈爲固況玆無根蔕自當隨所遇
閒君闢西軒倚立延佳趣種竹新作林移花整當戶
蛛絲閃晴輝青松沐朝露久客賒酒易覩舊時相聚
臨眺登崇岡故山渺何許月明金鳳洲夢魂自來去
少陵浣花溪管寧遼東路當其適意時何必皆吾土
干戈尚未已立圍安得住雪泥留鴻跡茲未遺鶴語
茫茫宇宙間曦湮終誰將我亦東西人長年忍羈旅
相從豈云遠對此訴青素復留酒一尊芳獨聽春雨

芹齋爲安戌彭伯作賦

泮水還新雨宮墻度晴雲於焉沐膏澤素心託芳芹
悅玩永朝夕采擷寔足云淪漪映寒翠光風泛微薰
野人分有限安敢獻大君聖化之所濡生意何欣欣
上林滿春色懽樂非所聞始知君子心希聖良獨勤
紛華念俱寂淵源思不羣願言美眞味盛德在斯文

心雲詩爲羅宗仲先生賦

浮雲南山起還復歸南山騰騰駕輕風悠悠度松關
仙翁坐盤石心與雲俱閒冥觀玄化初吹噓膚寸間
蒼龍變神化爲雨徧九寰六丁封江湖空捲驪珠還
無心乃無物瑤琴相對彈

秦州有警不見舍弟鈺消息

家行何倉皇挽衣問消息答云避寇初元戎先我出
巖巖宜春臺列火半天赤雙龍蓄雲雨不救烟燄赫
城中千萬家大半殲鋒鏑前者見令弟少髭兩白皙
語語達人情謀身豈云失聞道苟無虞生死候明日
倉卒棄吾兒君弟我何及揮手謝客行奮飛恨無翼
復念老親在黃昏掩殘泣

壬辰閏三月初三日鈺弟歸因錄其語奉呈楚
金諸君子

入門坐毋喃出啞嘎鵲噪徑粟卜靈龜之子歸已到
飢走涉一旬形容盡枯槁閭里共欷歔且慰慈闈老
問答揮語煩客滿始相告群寇竄無人鼠穴窮剽盜
承平宿將死戰守自顛倒九江咽喉地戎卒何草草
宜春坐不救吾土敢相保惟當學義旅戮力事誅討
賊衆亂且嚚一舉秋葉埽廬陵忠節邦足以正窮昊
鬱鬱英雄姿封侯何足道惟我最迂嬾聞之展懷抱
振衣舞龍泉請作三軍導

重過胡洵宅

入門見桂樹出門問桂樹桂樹相送迎主人竟何處
高葉鳴悲風疎花落殘雨獨立黃昏烟思遠天涯路

東王志元四首

山深草屋寬溪廻樹陰綠脩脩圖畫間斯人美如玉
芝草長未齊今晨雨新足開門掃落花坐石看脩竹
天游邈難知避世何忍獨白雲歸未歸借我半間宿

又

戰塵暗南國白日氣昌輝客行何淒戚途窮不忘歸
語及國家事老氣凌虹飛翻飲南山水夕採西山薇
嗟彼反袂子捨然違虹壯暮旅良由事大義有是非

又

叢蘭被幽谷紫莖含露滋山深寡行跡甘同秋草萎
春風偶披拂遂為高人知高人不敢佩持以慰所思
紅塵紫陌間灼灼桃杏姿人心各有愛吾之亦奚為

又

海月上蒼茫照我中庭正香霧出簾遲微風動花影
泠泠綠綺琴拂拭塵埃淨一彈作新聲再彈成雅韻
三彈曲未終感激誰與聽肅衿遲子來無負春宵永

同周愷子諒賦老人會詩二首

時危親戚散況乃多賤貧賸茲老人會為樂難具陳
生子競榮達志養俱獲伸朝出共寮寀夕歸為比鄰
異姓歡愛洽不殊骨肉親起居迭相送惋愉盡情真
繄我豈無母半菽長苦辛願言敷治化枯槁皆同春

又

板輿度晴陌綵服迎香風今日良宴會慈顏知樂同
翠翹髮垂素錦筵花綴紅萱草春自好栢樹雪未融
縹緲瑤池母並集蓬萊宮自非有令子世亂徒漂蓬
於焉懷錫類勝平反功乃知晉潘岳閒居賦未工

送王鎮之卽赴省親

青青楊柳陌之子乘白車去矣不云苦攬轡遲復驅
嚴君守名郡長懷晉陽疏晨昏問起居千里歡有餘
綵衣捧綠酒遙想映白鬚上言尚書東聲振東南隅
下言太夫人高年尚康娛我母子践問信沛匾匾
官寮展良覿見子文采殊定云渥洼水生此汗血駒
故家三槐樹功名遂良圖願言慎徒旅令德忠孝俱

將歸桂林留別王志元劉象賢二首

耿耿念慈闈戚戚別親友屏營臨交衢淚下多於酒
去留兩不忘衷腸亦何有道誼托襟期取別無新舊
荏苒風塵中會面何時又好為頻寄書毋使長回首

又

志士慎唯諾況乃出處間白圭微有玷噬臍良獨難
富貴非苟得貧賤當自安干戈今若此誰測衰盛端
明當為遠別為君吐心肝願言保貞節深居且加餐

和王鎬仲京自閩見寄兼簡歐陽文周

我惜晚聞道靈臺雜主客冥行不知津臨危始求楫
年邁悟前非端居寡娛悅聖賢迪還軌中道豈容歇
駑蹇不受鞭出門有難色平生歐陽子肝膽無楚越
宿昔諧素心窮達勵貞節結交得斯人焉用復多閱
王郎晚相逢更覺才情別泳游文海中深淺力窺測
欲援蓬萊音不同箏笛咽老氣蒼旻高雅懷秋水潔
蒹葭揰折餘幸托瑤林側奈何風塵起干戈積歲月
牛衣卧空谷足疋羅怨絶自君入南中扳附不可得
昨蒙求友篇情誼何淪浹恨無凌風翼就君共劘切
鬱鬱長相思秋夜幾圓缺持報瑰琅玕永言銘厚德

濠石晚樵因簡李撝伯謙

出山復入山流泉遞迎送暝入黃葉深溼分白雲重
棘荊攢還危側身抱深恐春花自芳妍春鳥自鳴哢
悠悠徒旅間何由免寒凍老親嗟我勤歎息中腸痛
眉頳只自憐囊罄當誰控學劍惜已遲讀書亦何用
國步政艱危高官選才勇李君舊知己風格鬱清聳
光怪匣中龍文采雲閒鳳庭闈壽且康甘旨日相奉
避地雖云同樂事誰能共知君懷遠畧臨機不妄動
戰爭奈未已發策必奇中何當展才力青雲縱飛鞚

聞龍興警報有懷歐陽奎

君子憂朝廷野人念親友壞壞吹戰塵金湯無固守
自聞消息來十日不飲酒生死不可知何論別離久
東心思潔身飢寒且東走涉患始還鄉還鄉復何有
咄此將奈何迸淚空回首

悲盧陵

至正十六年丙申冬袁州兵逼城屯藤橋丁酉正月義士廬陵復邏出屯城北之青湖二月吳都事合兵攻明兵下相江討事不報入蘭溪召不至五月相江李彬誅六月袁州兵退秋明某歸遂以其屬屯太和之永和十一月明某矯殺騎將林伯顏武端不問十二月全參政管其部將某某戊戌正月朔庚子戊午參政兵亂遂鎮撫吳林三月梁大守卒安成兵自去冬侵掠北境旦暮至四月至桐江五月初四退初十戊申分宜義士袁雲飛導河兵至桐江己酉義士劉照與戰于吉水之灘頭庚戌明某以都事之衆降辛亥傅于城錄事張元祚與攝監郡雅某降全參政奔贛裨將裨將降參謀鄉貢進士吉水蕭䶮翁死

之是日陳瓘召安成兵入城六月吳都事將
其屬居吉水之盧兜此吉安再陷之畧也
峩峩青原山洋洋白鷺水炳炳照輿圖磊磊足多士
四忠與一節流風甚伊邇往者舉義旗事由匹夫始
連兵七年間省臣兼節制朝廷寄安危幕府保姦宄
勢驕攻令圍反側久窺伺紅旗遡江來群雄盡風靡
今日責咎人昨朝清議子奈何英雄姿困之猶青史
朝爲豺與虎夕爲狗與彘流芳動百年遺臭亦千祀
嗟余父母邦何忍獨淚瞽所恨寧馨兒礫礫不得試
賴有蕭參謀殺身成深恥我欲表白雲微情關生死
哀歌裂肝腸臨風淚如洗

秋日撥悶

疎烟點寒蕪落日低茅屋哭子淚未乾哭女聲相續
喪亂多憂虞生死何榮辱獨憐白髮親無以娛心目
小姪早兢兢歲艱缺饘粥數椽燹火餘鬱悠忍相蹙
余辜信有之天殁亦云酷桂樹萬黃金可玩不可蓄
貧富非我能出處從誰卜買臣非漢武負薪終碌碌
側聞西山巔薇蕨寒猶綠倚樹晝軒楹頹依白雲宿

送羅彥思往閩中候迎大父

天倫有眞樂家慶傳新圖人生百年內於焉始爲娛
謂翁老京國風霜搖鬢鬚爾父奉慈闈干戈況里閭
豈無饘與粥朝夕不得俱眼穿孤飛雲心折返哺烏
近者消息眞萬里神明扶沉思供子職內外懸君軀
投袂出門去父命何勤渠朝迎暮望返少壯輕畏途
見翁問起居洞余相驚呼孫已如翁長子應似翁癯
時危久離別會面當何如歸來諒不遠春酒爲君酤
耳年千歲壽鉅戎多漢儒欲相何足道勝事世所無
願言愼前路明發毋躊躇

送別郭洹

作客似楊花送別楊花側楊花風際飛那復計南北
曉掉洞庭波暮鐘廬阜月應笑山中人閉門頭雪白

夢覺

風雞參差花月照往來道十載不相逢恍然共懷抱
計年華髮生何得容顏好近事雖難知舊愁忽如掃
奈何微醉醒雞唱心如擣情知夢非眞頗恨覺來早
瀟瀟風雨聲離思滿芳草

題贈溪上翁淦邑林郊宋人

白髮溪上翁結廬溪上住風暄花滿衣水暖魚吹絮
隣曲相邀留酒酣獨歸去忘却釣魚竿掛在垂楊樹

和郭恒

罷釣潛忘歸看花北山谷不知春事深黄犢與人牧
對酒斫白魚題詩滿青竹鄰翁記曉昔笑我剸節目
苟免征戰危敢避泥途辱明日有餘尊俟君到溪曲

大雪中羅伯英見過

大雪破絮温高眠及辰巳忽聞扣柴扃不語知奇士
獨行何飄脩海鶴乘雲氣玉界璚田中神仙足風致
云何剡溪船高興一時廢貧家飯脫粟菘韭自無備
且復倒餘尊淡然忘語文字望於去我遠嚌糟粕味
每當得意時何如興杜翳人生俱有當俯仰期無媿
冦鬱列雲臺嚴陵釣江淡不聞青史間馳議相軒輕
嗟我窮巷子賓客少能至況茲風雪中屢屢見君貞
感歎不可留臨分更攬袂回首北山巔松柏鬱蒼翠

甲子

淵明賦歸去正合書義熙衣冠晉江左寄奴吾何知
春秋乾侯筆凡例日星垂誅心雖探微臨難將安施
乃知書甲子當在永初時古人日已遠澆風日已滿
空餘五柳樹蕭瑟西風吹

語童子

童子攜春衫好去換春釀鄰翁來相過林泉共幽賞
移席近花間題詩在竹上垂老惜交情吸令默惆悵

別羅昶

少小涉憂患未老容髮改任情隨疏慵事往不可悔
旅食玩炎涼屢空無光彩出門誰與言見君獨長慨
幽蘭悶秋香空谷若有待霜露淒以零明日誰當采
山雞因樊籠羽翮日以鎩見者不嗟傷雲山渺何在
令人不我期古人不我待琴聲發鏗鏘劒光吐奇怪
佳哉君子歡姻婭涉三載去去從此離真悟何由再

與客談報起因誌

報起一白丁凜凜節士操揮戈回白日日沉戈亦倒
使其縱報於不死中老遂成蘇侯名字首忽新造
煌煌天使星精光照窮昊老守衆所推深意完城堡
判筆負所期丹心向誰告城中百萬家皆首忠厚報
薛侯令有孫家聲宜自保鄒超不再見耆舊傷懷抱
臣各為其主生死盡其道我生百年後俯仰憂心擣
側身望青原寒烟黯秋草

齋居苦熱以大盆盛水置前坐卧對之心目清朗是亦用水之義也

炎埃不可埽何以清我懷銅盆汲寒井捧盆置西齋
咄嗟一室内混漾江湖開風漪浮席動雲影入窗來
一清逕衆緑涼意浮庭階雖無瓜李設即此懽相陪

來客盡君子談交性所諧嗟彼附炎者長路逐黄埃

早秋陪楊和吉晚登前山望桐江

白鶴導晨從涼颸起林杪振衣凌高岡極目窮幽眇蕭蕭草樹秋歷歷人烟曉休徵玄潭觀羣仙在林表下有冢纍纍世事誰能了桐江滙章水晴漲何渺渺罔不睎息覽一带崇沙小無俗豪傑區烟蕪怨嘹鳥盛衰兩相乘玄悟更獨少君今號塵羅相從得閒眺題名剜石苔管養懷叢篠白紵含餘清稍覺心情悄山市門初闢飛塵已紛擾

閏七月十六日山中早發

宿雨剩微涼遊雲弄新旭客子將出門陰晴苦爲卜驅車涉前途今夕投誰宿雨久愁蹄攀日長畏炎燠使無塵故縈在家貧亦足天意詎得知疇能遂所欲俯看山徑泥來往滿新躅

秋夕王楚善過宿

片雨灑空庭梧桐響殘滴窓戶涵清風孤燈夜寥闃渺懷平生親睽違不相識公子幸過從爲之長歎息意曠塵慮空語到聰明入山逕披榛蕪晤言永今夕物變心自傷事往嗟何及遠大與子期無踵炎涼迹

和宋時舉見寄

浮雲不爲雨出岫期無拘蒼龍偶營勢影迹隨風除懸知市朝上不似山巖居送客思門外嗟彼馳交衢爲農甘沒世何必衣冠儒君居崆峒上自與人事疎清高邑沆瀣念我纏塵區托交匪朝夕無論出處殊山水有佳趣且比益君軀

聞周子諒訃

丈夫志耿介孤身仍傷哀況茲泉臺路一往不復回憶昔送君去知與素往乖微宫淹歲月悲風從天來老淚爲君盡寸心爲君摧士林黯憔悴功名安在哉始知嵇阮輩甘心沉酒盃

十二月初三日大雪與同宗弟文昌飲諸塘忽落一齒遂賦

垂老驗盛衰深憑齒與鬢鬢白歎吾衰齒落衰已極利害髮不任養生資齒力無問藜與藿得以娱朝夕次弟相動摇世事嗟何及吾舌雖云存苦乏儀秦術脩短未遑徵得酒姑自悅天公構巧思六花舞飛雪俟盈還忽消鴻爪無遺跡古來豪傑士文字畧相識是非紛與奪冠今如視營寄言後來者人生當自適

峽江道中

去鄉已百里避地何時轉歷歷墟里殊稍稍語音變

妖狐似鬼嘑落日人煙遠遥睇層峯高平地是交戰
流水爲誰哀嗚咽相迎餞

過羅仁達别墅

架石東飛濤結廬枕幽谷縹緲紫翠間孤松立雙鶴
主人坐清陰候我渡溪曲蹬磵掃落花茶烟出幽竹
相對澹忘言只眼山下宿

二月十八日晚泊夜渡

江波晨無月好風吹衣白爲汴歸冥碧灯明曙冷觧
心清超泛澄輕逆杖公真獨只逆兵火倉皇來問津
豈不欣所遇終焉徵當年君王赴神武何時定戰虜
歸舟如到此月色應更新爲君換芙酒長歌醉江神

送别李勝還鄉

别離古云苦况值兵未休總馬夕反哺螟蛉寒出遊
料事每成錯去住難自謀東風搖飛雨添我雙淚流
憑君見親舊道此情悠悠

送人之臨川

聞君適臨川臨川幾時到日色一江上舟雨香沙際草
聞吳先生掛冠已云早與君道深期故山白雲好

賦丁氏悠然齋兼呈羅宗仲進士

淦山西來森萬木幽人結廬就山麓入門所見隊所
聞先生弟子皆無俗芸草晴香擁古書竹簾晝永閒
棋局陂水門前春浸綠一支分入清池曲搖曳璃絲
雙鷗玉意閒似與忘機熟清曉開門埽落花細雨分
根種秋菊鶴歸帶得菊山雲夜來共就籬端宿溪魚
入饌白如銀春酒發醅香滿屋客來留飲醉爲期人
生須在須行樂知君心事猶幽獨不肯低頭狗榮辱
小君於我青眼深早晚爲尋節弟錄羅浮老仙引雲
谷爲問淵明舊芳醪如從更作秋風期與我高齋看
修竹

環山亭

環山亭上看山好我獨愛君親未老築亭當日爲娛
親不計春歸與秋到捲簾雲拂老萊衣折花香撲崔
御帽四面煙鬟翠相抱中峯屹立當睛昊蒼松老柏
鬱難攀白鶴步徐共幽討倚石樵牙獻奇寶澗水冷
冷入琴操鄰叟時與共酒杯諸孫日遺傳詩草嫩容
愉色春融融稍覺龐公近枯槁華萼弟兄永相保金
谷賓朋何足道百年父子樂且真始信人間有蓬島
我欲訪君待秋早楚江釀酒宜傾倒寄書更約安期
生攜來海上如瓜棗

黄氏容安樓

君家高樓高百尺樓閒把酒無虛日極目欲窮千里心誰謂區區僅容膝捲簾半空雲氣入孤鶴長鳴楚天碧醉拍闌干嘯月來萬壑松風夜吹笛天上玉京十二樓群仙不帶人間愁曉飛霞佩來相訪攜我共作丹丘遊今日之日君我留爲君題詩樓上頭笑指樓前大江水古今人物共風流

題劉文周愚直齋

先生結屋龍坡上大書愚直懸齋榜松風夜挾秋聲高山雨晴添湖水長一窓燈火鬧書聲洞視大古凝幽情商周以前足人物儀秦而下非功名古人今人各如此先生意向知何似高風誰學柳士師夜雨閉門魯男子先生長笑心自閒葛巾草服開松關賓珠光皴照雲水好詩題徧龍湖山我遊梁楚號狂客飲酒呼盧都不擇鳳兮鳳兮歌思哀老去人間拘小節甚欲相從讀舊書何時下榻容安居是是非非吐心膽先生眞是古之愚

賦清溪

清溪之水抱幽谷盤渦細浪相趂麼半篙晴日蕩金鱗一帶秋烟溜寒玉溪上仙翁絶塵俗閒門俯溪飲溪綠白鳥飛來明鏡中垂楊鎖斷闌干曲窈窕春花亞修竹修竹何人共棊局紫蘿爲蓋草爲褥如輞川圖懸一幅嗟我早年厭羈束五湖風月醉心目秖令是處沸鯨波把釣從君事亦足

題周季彬竹洞

周郎早歲才名重華屋連雲接飛棟却就野趣愛幽棲種竹迴環結成洞洞中坐客雖不多洞前車馬長相過微風鼓玉響淸寒溼烟團翠涵淸和石峯嵯峨儼賓主紫苔蒼徑春亦寒翡翠晴連覆酒盃琅玕日長添詩句篆紋如水形神淸萬葉爲屋竿爲楹宋光不到失昏晝六月發寢聞秋聲嗟我村居還棲舍此居稍覺情緣寡正擬相從共笑歌不緣一看忽忽脩

題李次晦溪山間

往年走馬遊長安杜陵常曲花未殘玉堂天上春夢斷拂衣歸去溪山間溪山之間深且好主翁見客開懷抱花氣晴熏白紵衣波光滿浸紅雲島長松吟風晚泠泠松下酒醒彈瑤琴松聲琴響自相和消盡人間名利心臨溪結屋看山色山下行人招不得猿笑烟深掛紫蘿龍窺水冷吟秋月主翁心閒一事無諸郎文采珊瑚枝南山射獵非所好芸草懸香惟讀書竹逕曉開邀二仲白鷗相迎復相送風月西窓詩料

多酒熟何時添我共

題鄒茂才讀書處

鄒君昂昂二十餘世味不好好讀書今年新作讀書處青山白雲閑畫圖屋前老樹滿千株濃陰晴抱溪光虛架上牙籤醉白魚窓前鐵硯愁蟾蜍水沉香裊鋗花爐竹消滴露自研朱十丈風埃葦簾隔三更秋雨青燈孤吐氣欲吞餘子董其心獨遊太古初門外來者皆吾儒羨君文采時時殊聖經賢傳多貯儲大義所得無拘拘臯夔稷契何所讀簞瓢陋巷誰與居出門千里復所趨會看風翮排雲衢我今老矣衡不

如贈君又無明月珠爲君長歌敲唾壺

羅友諒靜樂園

老大爲園殊不惡人間富貴浮雲薄官曹賭命擁輕肥不似先生靜中樂靜中之樂如可用鶯啼燕舞嬌春風財酒經年偏爲客雨餘剪韭寒薦菘靜中之樂不可畫游絲裊空碧桃謝滿前詩景取次收諸孫捧硯花陰寫午窓客散還復眠長年習靜如得仙投壺聲消停裊篆香灰冷消殘烟我居近市厭囂聒老圃荒凉懶耕作朗誦先生靜樂篇白鶴風高入寒廓

秋塘曲

萬荷擁翠秋滿塘花開不見開花香老魚吹波紫萍碎花下飛起雙鴛鴦鴛鴦相逐低迴翔藕絲易斷愁心長玉筝不彈鸞鸞悄一簪華髮凝秋霜

溪西靜者爲安成周鼎傳賦

先生下筆妙天下好從天上騎天馬却將富貴等浮雲自號西溪之靜者溪西池館門常關綠陰滿地清晝閑棊聲不聞賓客退先生夢到希夷間世上利名爭賭命誰似先生獨能靜心江太極易書存吟到盛唐詩律定我今結屋萬山中出處似與先生同南州久已無高士牀下終期拜德公

冰山謠

黑風颶風海波立冰山嵳峩聳千尺樓觀晴連蜃氣高金銀夜貫虹光赤上有異物騎於菟左手彎熊右麗貌彎弓射天鬼神泣憑陵殺氣搖荊吳狡兔爰爰何所得百計穿窬作三穴父老相逢不敢言夜對妻孥淚成血一朝白日中天開冰山融液非人推淋漓白土滿泥滓笑聲變作號聲哀前者巳傾後者踣出門却恨乾坤窄秦關迷旅商君愁楚國飛車觀起裂早知冰山不可依何不妥身平地好從今寄語問津人風雨西山薇蕨老

陪歐陽奎文周秋夜宴集

高陽酒徒厭拘束，洞簫清夜吹寒玉。月影微生滄海波，秋聲瀉入南窗竹。主人好懷爲我開，前除埽葉藉蒼苔。移席傳呼秉銀燭，飛觴不管空金罍。百年交契亦無數，且得共君長夜語。藹茗翡翠白春風，延平劍今蛟龍舞。我家芙星江之西，門閉不開東馬嘶。携書樹底騎午讀，得句莫笑竹頭酒。酣拊缶山谷響聊，共說歎荅桂鳴。此時半面未逢君，何乃見之輙稱賞。論交不論淺與深，丈夫一語輕千金。白璧無瑕人所貴，青雲有路吾何心。簫聲不斷酒如注，泓下龍吟月涵霧。仙人招我歸去來，雲車相候蓬萊路。

美人折花歌

美人折花粉糝曲，花前背立雲鬟絆。作愛薔薇染絳霞，還惜海棠破紅玉。素手纖纖羅袖殷，心情凝想金刀寒。低枝未吐精神少，高花開過顏色殘。花剌鉤衣花落手，草根露濕弓鞋綉。紫蝶黃蜂俱有情，飛撲餘香趁人久。情知人老不似花，花枝折殘良可嗟。明朝棄擲妝臺側，綠陰青紫愁天涯。

送遠曲

爲君治行近一月，今晨竟作匆匆別。枕邊紈扇鏡中花，一時盡變傷心色。妾雖不見邊城秋，君亦不識空閨愁。憶君便如君憶妾，雙淚豈爲它人流。才貌如君長刺促，少年心事何時足。歸期未定須寄書，誤人莫誤燈花卜。

悲武昌

武昌兵甲雄天下，王孫節制何爲者。白馬將軍飛渡江，壯士摧弓不敢射。玉船夫過鸚鵡洲，紅旗已簇黃鶴樓。美人散走東奔遁，一絲楊柳千絲愁。戰鬼銜冤夜深哭，王孫獨在淮南宿。淮南美酒不論錢，老兵猶唱河西曲。九江昨夜羽書傳，九江太守愁心懸。焉得將書報天子，哀哉不識顏平原。

贈周郎

白馬渡江諸衣舞，青春殺氣吹吳楚。豪傑如雲起義兵，盡說周郎才且武。鉞金伐鼓駐江滸，麾下健兒猛如虎。大刀照日開雪光，飛鏑穿雲落鵰羽。亦知困獸死猶鬬，轉戰大呼髮毛竪。馬鞍曉被帶冰霜，刁斗夜鳴雞風雨。黃河不見官軍渡，青天白日丹心苦。國家養兵八十年，不斬蛟鰐伐狐兔。自非忠義激心肝，誰肯艱難趍深阻。昨者縣軍大捷歸，聲名欻起元戎府。府前獻俘揚虎旗，府中把酒歌都護。江南布衣有如

許政好歸來奉明主選將壇高拜天語中官促印黃金鑄坐遣丹丘拜禦猶天下蒼生各安堵虎符將軍何足數

少年行

西家少年茅屋東林䧺牛衣餅貯米一朝販鹽多白銀妻學宮妝兒學鷄䪥頭新酒鵝兒黃無時殺豬宴鄰里酒邊白歎還白矜眼前華屋連雲起指似中男眉目強早教讀書結豪貴黃金直可賂公卿莫道終身在泥滓東家老儒笑無計一窮到骨門長閉百年榮悴那得知世情直付東流水

郭恒惠牙刷得雪字

老氣稜稜齒如鐵曾咀奸腴噴腥血倦游十載舌空存欲挽銀河漱芳潔南州牙刷寄來日去膩滌煩一金直短簪削成玳瑁輕冰絲綴鎖銀駿密朱脣皓嵩嬌春風口脂面藥生顏色瓊漿曉漱凝華池玉塵焉談酒晴雪輔車老去長相依餘論於君安所惜但當置我近清流莫遣孫郎空漱石

贈彭將軍

將軍昔從布衣起便欲賭命報天子里中父老得開顏刺虎斬蛟良細事幾年汗馬塵戰塵君門九重誰得陳羽檄飛雲白日暮牙旂捲雨滄江昏中書大臣擁貔虎吐氣如雲蓋南土豫章城頭鳴老鴉匹馬夜出彭關去楚山蒼蒼楚水清草莽之臣何重輕但得嚴君脫虎口皇天后土相知心誰想長材不終棄栓摶造化真兒戲東鄰早結丞相驩種瓜不到青門地君家屋前山水幽正好歸來尋舊遊座上衣冠數絲自容前燈火讀書坎竟欲從君語疇昔悠悠世事嗟何及滄波東之負西栗綠長布袍三歎息

負薪女

山下女兒雙髻垂上山負薪哭聲悲辛勤吉家奉晨炊主翁頭白諳郎癡干戈未解骨肉離生來不識妍與媸長笑鄰姬畫蛾眉金屏孔雀何光輝琱弓羽箭來者誰綠楊終日青驄嘶人生年少如駒馳鴛鴦翡翠皆雙飛愁思百結心自知負薪拭淚背人揮黃昏四壁寒螿啼

和羅貞仁達見寄

紛紛世事何爲者鼓鼙騰空戰野萬國瘡痍未得瘳十年奔走終無暇處哭吁天書杳冥淚痕血點布袍腥愁霜逐日催人老憑將左書知誰生滅昨先皇振天怒盡四海外潰王度官曹乘馬連青雲父老謳

歌足春雨我自甘爲樗散材石田山下鉏蒿萊胃相
判知無肉食封客見笑心悠悠故先生未肯老在壑雲
海蒼茫奮頭萬碧桃紅杏皇家春綠誰有負看花約
空谷著書追昔賢文章落手人爭傳長風吹雲出山
去使我不見心躍躍心悠悠處遠知各有志故爲何人共
心專離別中年自不堪芳草歇愁滿人世海波幾許
底桑田麻姑消息魚沉淵小山桂樹秋風老待君歸
去知何年

寄李尚文少府兼簡周仲元

蓬萊歸跡渺何許美人相思隔烟浦青鳥飛來雨送
暹黃鸝啼醉花陰午江邊釣石甚奇古一絲柳風獨
延竚囊罄久無酤酒貲許成何得驚人語李侯金閨
聲價高往年意氣凌吾曹官舍臨湖羅綠樽酒盃勸
客濕宮袍不擬東籬種秋菊欲從上苑醉仙桃寧知
淮海風塵起黃鵠委翅歸蓬蒿去年東走共顛倒茅
簷寄宿憂心搗九月絺不敵早寒萬事不如歸去好
拾薪煮雪我當貪埽石卧雲君計早古人成敗每輕
之及此始知難自保近日攜書尋舊遊江上孤舟滿
載秋偶見周郎共尊酒一笑何風流主賓二妙
不易得我欲從之長溝留相思且付楚江水江水不

盡情悠悠

題秋山風雨圖

平生最愛米家畫君之此圖妙天下烏兮歸吟雲不
開樹壑隱屋雨如寫倚江茅屋何人住蘆竹亭蕭出
紺啖似我深山風雨中愁來只讀秋陽賦

同羅伯羽遊壞碧山草詩

子真騎鯨上天去山中碧桃幾度昆明灰畫始逢
君到今環宇志千處望君早歲神骨清手攀北斗掛
中庭銅仙夜送玉漢露秋月娟娟秋冥冥碧山清高
隔風雨不省人間詩塵霧酒盃春綠浸瑤花棋局午
陰園奈樹我思子貞不可扳欲往從君勘大還仙人
不惜綠玉杖只隔流水行路難行路之艱今最苦山
鬼跳梁一足雄蒼精雙龍閉神光待君不來白日暮
何當爲啓松筠關一洗塵土開容顏鶴背天風甚安
穩攜我更上蓬萊山

贈別羅庭植

騄騎不受雕鞍羈志與千里風雲期才傑每稱天下
士慷慨必展胸中奇十載君歸卧雲島功名歲月閒
中老燒丹永夜紫霞飛問字無時綠尊倒抱琴正好
驪鳴泉明朝又買西江船角引曉霜疑别思梅披晴

雪照離筵吳山楚水多芳草黃金臺高幾時到必逢豪傑語襟期白髮誰憐長遠道人生富貴各有時朝陽鳴鳳梧桐枝醉解吳鉤贈君去歲云暮矣歸毋遲

從軍别

將軍被甲控紫騮美人挽轡雙淚流六月炎埃人命促軍期稍緩君須留彼爲兄弟此爲仇朝爲公相夕爲囚歲歲年年苦征戰黃金誰足誰封侯煙塵暗天南北阻英雄未合何由弘當時兒戲應門户不謂虎名絆官府馬鳴蕭蕭渡江滸重喚奚奴再三語將軍臨陣子爲御莫把長鞭鞭馬去

寄從弟鐸及弟銓

牡丹臺前春色滿杏花初開柳芽短露氣披簾翡翠寒池光溢日兒暖好花時節俱在家銀錢貫酒不用賒長生共祝千歲壽遠信相期八月槎雞斫魚宴親舊弟也甚恭兄甚友功名好在太平時骨肉獨完離亂後寒余抱病向天涯每逢佳節長咨嗟蘇秦六印終何益半畝還須學種瓜

和答銓弟 時余在京

別來兩見春日滿愁思誰云春夜短十八灘頭鳴棹歌吳姬勸酒銀鐺暖中江開帆先到家意深不計歸程賒但云老兄久埋沒詩句何媿隨飛槎諸公傳誦爭新舊相憐似是平生友事業青雲如鼠肝文章白髮羞牛後長年凍餓諒無涯不敢仰天生怨嗟先生歸去且種菊詞客愁來空鐵爪

題楊和吉灤京詩集

鈺也不識灤京路送君幾向灤京去灤京才俊紛往來好景惟君獨能言七示自足多佳句況逢虞揭論心素金薰換酒詩仙狂彩二彈瑟湘靈貽豈知歸去烟塵驚山中無時無後生雲氣蓬萊心未已夢中猶在東華行貞元朝士幾人在少年詩史千載名西雲亭上何日到爲君彈劍歌灤京

猛虎行

猛虎長嘯風滿谷十載山中往來熟朝啖牛羊暮殺人眈眈不畏弓刀逐山翁死後空茅屋山下行人早投宿妖狐憑威作人語跳梁白日欺樵牧南來壯士怒相觸彎弓射虎穿虎腹閃爍雙睛甘就戮獨髏作枕皮爲褥人生何必書多讀能事自足驚殊俗何當更斬長橋蛟老夫雖死開心目

贈劉子偁

廬陵周生文章伯語語欲君不易得嗟余終日走風

塵到今未覩眞顏色畧君早歲抱奇節胸中磊落太
平策玉龍霜冷光欲飛蒼隼秋高影孤擧交游四海
多才傑自合貢之天子闕綵筆題詩衡岳雲畫船撾
鼓西湖月衣冠王謝自風流賓客秦黃最超越往年
仗劒奮忠烈戰袍紅濺猩猩血草檄未吐陳琳詞種
折已近淵明宅酒甜氣深激天風一聲長嘯層崖裂
登山臨水渾忘歸聽雨看雲頻愁絶茫茫世事應難
測英雄莫遣頭空白寒盡春生剗雪霜海濶天高排
羽翮何當攜手約乾蓬萊仙翺帝側醉浥溟波
鱠六鼇老使浩蕩從君說

滄洲濯夫詩爲周子諒賦

往年曾踏滄洲路滄洲仙人留我住紫霞裁剪成春
衣到今掛在珊瑚樹十載人間走塵霧惟愛周郎讀
書處雲氣寒深連竹松江波晴潑搖窓户清曉中庭
遺鶴羽太乙青藜夜相語晚菘春韭東西畦鳥啼桑
陰日當午浦雲分送疎疎雨抱甕歸來不知苦嗟我
已負滄洲期羡君獨得滄洲趣江山今古武陵源姓
名伯仲蘇公圃畦外有田多種黍長使糟牀壓香醑
招隱先須招我來到門不用分賓主

葵花歎

朝見葵花長歎息暮見葵花重於邑白日韜光萬彙
蘇寸心烱烱誰能識燁光膩粉花正開翠袖捧出黃
金盃再拜君王千歲壽六龍迎駕扶桑來朱門厭逢
車馬客移花遠置山巖側不辭辛苦灌葵根遮莫浮
雲翳空碧

寄友

東岸桃花西岸柳夾往扁舟去杯酒去程易遠情易
久玉京落日欲回首南山山下黃菊叢采采寒花霜
露濃孩根嗟愁哉去老更且復相爲容辰而昨朝
籬竹倒牛羊踐踏十山草草太無情難自保人事悠
悠何足道黃金多時交情好

呈羅伯剛文學

正月初四日伯敏兄見過我桂樹林席拜老
親語及先舅志行房下事重增感哀先舅諸
子姪留江外者存亾雖未可知而其田土在
鄉里者多寡宜有可考且韓諡祀克神恐不
歆虧於若敖生者何忍僕謂宜白諸親者尊
者奉靜季翁父子之主遷于羅氏祠堂而籍
其田土之入以助歲時之祭甚義舉也僕江
外者歸究竟外府又何難焉僕侍老親貧甚

無能為役謹賦長句以呈桂伯仲究心焉
芊郎不過西州路痛哭當年獨兮故甥舅深情江水
長令我思之更愁苦葛山老屋依巖樹杖屨往還經
幾度池光凝墨草帶垂正是仙翁讀書處仙翁騎雀
渺何許零落殘雲春景暮不消鬢雪添眼花到今長
者傳佳句　麒麟高冢
舊松楸燕子從家好門戶嗟我重來淚如雨早時蒼
髮今垂素再拜中郎問家譜封胡羯末俱清楚乃知
喬木盤根深萬葉千枝承雨露澄清淮海藉英雄亢

宗事業窮無補夜讀群書霜月明秋懸雙劍蛟龍舞
振耀家聲文且武綿綿葛藟江之滸印山祠堂今誰
主仙翁配食神靈聚豈無他人我同祖蒼崖勒碑照
千古

寄羅惟賢

四年不見羅文學綠鬢朱顏宛如昨酒杯春滿琵琶
驚琴響夜寒鄰別鶴鸛飛冥冥邈寥廓仙人遣送長
生藥丹砂九轉飛靈光玉虹白日穿林樾豈無蹤跡
到城郭詞林近日傳新作待月光分荷露閒掃雲晴
帶松花落高懷自足貯冰清而我胡為困塵濁愁心
千尺游絲懸俯仰文情誰厚薄白髮為儒世所輕臨

池學書意叢索閭君近有山中　約汝是何時當就縛

題鄧家婦王氏詩卷

青原之北書臺東高官厚祿多才雄一死獨稱鄧家
婦立身豈在文章工黑風吹沙舞魑魅劍花凝碧血
流地紅顏薄命誰不得高風能使男兒愧鄧侯莫傷
鸞鏡空厚夜招魂歸故宮結髮深恩不相負今日始
見脩齊功茫茫世事東流水鄧侯容髮今何似寶宮
有井井有人重到讀書須句此

和酬歐陽伯膺

往年讀書竹深處君家叔父相賓主一門群從君最

奇賦詩已有驚人句秋高沉湛寫金莖日迴瑤臺森
玉樹邊烽飛度吳江浦燕歸盡失舊門戶十五年間
百憂集相逢不敢訴艱苦昨者見君俱老蒼形容雖
變氣如故青眼惟逢舊客開素衣不受緇塵汚松下
長琴按新譜流水高山必自語聽者不知復不顧始
見高人有真趣乃仍貪貧忍羈旅俯仰詞林誰比數
射工伺影江波暮長日閉門傲寒暑冥松千尺冥冥
風野桃三月瀟瀟雨

題龍湖小影圖贈劉文周

龍湖春水浮翠烟柳絲千尺繫漁船漁歌唱得歸來

篇龍湖秋月浸寒玉桂花香壓尊中綠琴聲彈作高
山曲斯人何似似飛仙是誰妙手分淸姸人間今日
畫圖傳薜荔分陰細茅屋露濕空靑沐松菊白鶴歸
來晨自沐蒼龍玩珠湖水寒虹光飛逈霜毫端賦詩
寫徧靑琅玕世上功名無豪傑白髮靑衫腰屢折誰
肎山中採薇蕨君心直與古人期朱顔綠鬢人莫窺
如何畫史能相知彭郞意匠自奇絶使我一見神飛
越小山招隱歌三疊我家更在深山深彭郞何日能
相尋畫我高秋桂樹林桂林近接龍湖上與君杖屨
共往還何須更看靑松障

畣龍叔起

早歲功名望吾子寶匣倒流三尺水一朝騎馬稱將
軍鄕里小兒盡風靡詩句烏絲寫兔毫除書紫泥印
宮紙移席花間待客至俸錢沽酒日餘幾材傑大用
當有時長想風雲平地起事有不然待消弭中朝達
官忽至理塵飛戎馬塞江淮日落妖狐鬪閭里東西
奔走十六年今日見君雜悲喜一飯不肎蹴權門獨
惜交情保終始作詩寄歐思不群大音洗我箏笛耳
我欲煩君重見歐著身更好山巖裏

送劉掾歸休

人生無如食祿好何似逢萌掛冠早山林朝市將無
同英雄不向塵中老聞君拂衣歸故林往事欲說誰
知心一代文章壓士夢百年富貴浮雲陰君今住近
靑原下庭竹窓梅絶瀟灑幾回淸夜夢故人故人天
上騎驄馬丹心如天寒冰淸白髮照鏡秋霜明曉圃
鉏雲種蒼玉春山聽雨鼻黃犢八田新得東陵種襟
期還與東陵共㗊前更客從去來但令玄鶴司迎送
我不識君心煩勞滿前出處君獨高側身西望長歎
息愁崖老樹風蕭瑟

座客談仙

彩霞麗空霞蓬島瓊樓畫鎖春風好海波不動羽輪
輕霞佩雲裾自顚倒佟郞消息眞未眞如何却許童
男到一盃曉露嚥瓊漿兩袂天香拾瑤草不省仙宮
日月長但憑靑鳥歸來早秦皇漢武空復情蕭颯麻
姑霜鬢老

送羅秀實之江東兼寄劉潤芳兄弟

劉於余爲近隣而客於饒與吾家諸父兄弟
俱相好壬辰之後久不知消息近年聞無恙
而故鄕有不堪回首者故末重特致意云

十載山中投禿筆長揮老淚送行役今日緣君始放

懷爲作長歌寫胸臆君皆讀書三百篇早期攉桂秋風前驊騮健步無由騁白鶴仙經得秘傳竹節行遍吳雲白地利天時細窺測丹心欲拯世間貧厚澤猶沾泉下客辭家千里游江東壯年豪氣飛晴虹大府禁詁若爲別奉一盃水情無窮吾鄉劉郎好兄弟爲我殷勤致深意芳草埋荒司水廬長松月冷龍湖地東郭老生發讀書挂杯鮭好顏色與人生萬事還鄉好畫錦何時照里閭

楊和吉西雲亭賞菊和韻

西雲亭上酒初熟西雲亭下滿秋菊主翁把菊飛酒觴綵箋自寫陽春曲舊觀菊譜不知名今日按行心始足靚妝洗粉舞霓裳醉色扶嬌剪紅玉就中一種菊之王高花獨號御袍黃縹緲翠華下南苑玉環飛燕參翱翔誰言老圃含淒涼雅懷不受春花香地偏佳色承曉露天清老氣排秋霜府司伐木震山海呀顧寒花獨光彩長歌把酒酹淵明歸來三徑今何在座客酒酣多氣槩我獨看花發長嘅晚歲更爲松竹期他時莫遣蕭蘭改

桐江宴集和周子諒韻

岸巾長嘯吾與君讓君筆力飛春雲蒹葭枯折吳江濱芝蘭却許濃香薰今夕何夕歌聲聞江山重到吾已老慚愧詩成瘦如鶴座中少年美詞藻琪樹交花照晴昊懷抱一時盡傾倒玉瓶行酒盃如飛爭雄得雋酒滿衣待航御史令莫違斫魚烹鴈頭指揮荊州吾土還相依江上雲荒月欲爛客裏空貯閒愁滿不謂相逢重展轉交情豈必論深淺黃鵠一飛天地遠

荅宋時用韻

湖風吹裂霜林錦敗葉黃萬滿山逕鴉啼落日繞空巢鴈度愁雲蕩孤影思君不來心烱烱白鶴傳書致三請想見雲閒騎鹿歸坐倚清泉滿清聽喬木千章拔地高危樓百尺臨風迴壯顏如玉紅光肥開意看花綠陰靜昨來訪古鳳皇臺二水三山入高詠李陽曾奮淵麻拳毛生自脫覺錐頭縣騏虛空不足騁且復滄波理烟艇歲月悠悠付笑談水去雲飛兩無競長琴橫膝松風鳴深巷閉門苔雨淨秫田秋熟新酒香弟勸兄酬惜光景問余別恨如水長幾回空發剡溪興坡上竹翁煩問信何得風波起笞井空山歲寒冰雪盛凜凜蒼松千尺勁

送宋仲覲迎覲江陵

戰塵飛空暗南北出門每恨山河窄況復荊州千里

遥君家嚴親久爲客天高烏木音塵絶十七年間愁
百結昨者忽傳消息真健步如仙歸如雪上堂白母
喜欲顛明朝便買西江船春迎歸養無不足高官可
棄金可捐東鄰失子西失母君家具慶眞非天別君
豈必送行曲望君却賦歸來篇嘗聞荊夷樹熊羽客
行不免多愁苦嚴君能保千金軀豈無歸夢到鄉土
老大還家樂且閒溪村山花總如故君今去去須早
歸白髮慈親倚門暮

代送安成潘判官

古雲夜開景星現野田秋枯甘雨遍潘侯爲政今若
兹在於賤子何由羨安成昔變虎狼都縣者爲鼠疵
爲魚西風落日一回首慘淡百尺書臺孫萬馬南來
如電埽風俗只今還再造遺民一二盡瘡痍潘侯輕
哺傷懷抱朝剗蛇虺歸青山夕抱赤子衽席間一朝
威武收功易三載撫字摧心難潘侯報政赴京國不
敢含嗁臥車轍再拜君王願借恂重來早建黄金節

古劍歎爲李伯謙賦

先生重劍如白璧藏之深山不輕用寶匣夜開紫電
飛滄波曉淬龍光動干將湛盧不易求英雄今古良
悠悠鴻門舞散玉斗碎吳宮鼓絶蛾眉愁銅花玉暈
文章露野人願致華袞土偶之句可無邪心袁公奇
術何足數先生揮毫山館中光芒似欲爭詞鋒白照
晴空舖雪練碧涵秋水生芙蓉邀我一見神悽惻坐
歎毛錐老紙筆何當俗我小試之目前且斷讒夫舌

古桂樹詩

六月十五日龍岡道邀飲古桂樹下積雨初
晴綠陰如洗入夜酒酣遂立索詩因賦

六月塵沙倦長途却愛君家桂樹好桂樹天花落白
香暮雲搖巧香滿室日光滿地無纖埃石壁高低藓
幽草滿庭芙蓉共依倚一一丈餘翠凝蒼玉修竿覆屋
高渠渠紙令結茅自有餘兄弟白頭俱孝友高堂慈
母多懽娛兵革未息民未蘇吾徒正合山巖居子弟
長大宜讀書浮雲富貴何有無桂樹與人共長久從
此栽培要深厚萬葉團陰烟霧間孤標發秀風霜後
半畝玲瓏斜月透翠光寒色浮衿袖八月花開我再
來君當剩貯千鍾酒

和酬李嵩文送茶

籥山峭石擁碧空物性堅硬氣所鍾野老鉏雲種茶
蒔年深獲利成功雲蒸霧滃春濛濛一槍兩旗戰
東風采擷可以羞王公西山白雲將無同我家住近

鰲山下糴米買薪日無暇六足飲水久飲湯風月文
游足情話君年甚少甚瀟灑詩篇分贈令人價已看
雀舌堆滿盤況復驪珠動盈把讀書窓下烟微竹
爐石鼎生光輝玉川七碗喫不得以少為貴知音稀
君子浩蕩不可羈好追彩鳳天翔飛白玉堂前春書
永承恩輝賜錦歸

寄周子諒

人世近年不可逆相逢但說滄洲好埽雲放鶴扫飛
仙庭履烟霞佳氣王璫珀香傾白玉壺珊瑚影搖紅
雲島洲前弱水知幾重跂予望之不能到滄洲美人

玉無瑕曳裾每在王侯家去年把釣桐江上驪珠飛
光照白沙野水平橋重回首夕陽門掩松陰斜闗西
老子拂歸袖薄俗俯仰令人嗟我初去留謬長策送
使諸生笑王式不論世事凋朱顏一雙老眼依然白
五月抱病山居窄展轉空窓想顏色丈夫豈作兒女
悲情深不免傷離別

為李伯謙題蟠桃三熟圖壽白沙葉巡檢

瑶池春早群仙集東方小兒吹玉笛酒酣擕得蟠桃
歸種向仙山人未識學仙之人寫作圖風枝露葉青
扶疎三實垂垂世所無詩贈將軍懽有餘長歌願祝
將軍壽千歲蟠桃千歲問將軍自是山中人好與蟠
桃共長久丹鶴銜書昨日回為報蟠桃花又開南極
老人笑相待鏡駕虹橋歸去來

題淩虛翠

紫翠虛巖路無意一壑旋風滚平地氣猶欠仙赤汗
收尾長氣散香塵足不受不與凡馬同始知貌在丹
青中門外水與天河近不然騰身當化龍

同李主簿題李南玉瑞竹詩卷

往來曾看瑞竹圖君家盛事傳里閭何翁抱孫宴賓
客祝詞盡誇瑞竹今日重看瑞竹記舊家文物君

能繼羽毛紅色彩雲端銜圖應作皇王瑞瑞竹脩脩
分兩岐節疎葉密寒參差淫露曉翠煙花結光混空
青露點垂大安園中萬竿綠滿林春筍森群王能使
一竿如此奇王猷偕看情何足好縱長梢拂紫烟尊
前風月招飛仙培養深根子孫長主翁與竹俱千年

和宋竹坡見寄

長途浼浼塵沙黃車輪四角投何方歸來却笑同舍
郎致身何用多文章白紵吟魂消夜雨青燈華髮凝
秋霜鴻鴈南來同是客蘆花漠漠湖光白稻粱生計
良獨微入門譙宵相娛悅君家洞口垂紫蘿佩菊紉

蘭秋與多難弟持盃共傾倒諸孫捧硯供吟哦溪上群鷗飛欲下老翁自是忘機者脫巾醉眠呼不醒添入畫圖甚瀟灑賦詩招我來相過尊中美酒搖紅波便宜相從飲一斗梅花稍上春如何

和羅明信見寄

憶昔羅浮遇仙伯河漢九里今餘澤翻雲覆雨幾晨昏到今猶作飄蓬客平生論交無淺深抱琴但欲求知音修竹晚風留獨坐落花春晝愁孤吟遥望君家片雲隔短竹化龍不堪榮藥語狂談袪法陳知君於我終無責天寒雨冷我欲歸君詩滿紙龍蛇飛夫燕來鴻增感慨兔絲松樹長因依

和丁與善

凍鶴不得棲上林鍛羽卑飛空苦心是處埽愁一斗酒長年知己孤桐琴緣誰推抱遂至今萍水相逢共爲客燈火長淹風雨夕悵望鄉關歸計遲弗陪杖屨歎情淡嗟我囊空無一錢頭顱贏得千絲雪野性專於魚鳥親始知嵇康交欲絶偶題詩句落人間髑髏伊優兩無遇舊遊舊釣總依然不恨歸雲無託處杯行到君君莫止酒醒明朝各分袂霜飛茅屋硯敲氷月上空山劒如水寫詩持報腸九回明年當復爲君來相思但見梅花月如對玉人喻酒盃

彭中和有贈松林墨蘭一幅許以兕余余故以墨梅先之既而中和賜報以詩遂次韻復之

往年看花落春後金莖琪樹山中少江上老梅廻瘦枝窮入山窓自妍好君家雪壁宜挂之繁花不逐東風老共誇縞衣淡緇塵何借微雲翳晴昊開君舊貯書畫多松林墨蘭香未舊奪取錦袍吾豈敢纏縣正好如松蘿倚矣虎豹無窺絶不見人間鴻爪雪何當來往說心情趁方高標薦玄德

題李尚文少卿所藏枯柳寒鴉圖

江邊獨柳飛群鴉敗枝殘葉秋風斜石泉可飲不可啄似聱落日鳴啞啞一段淒涼幽思足忽憶看花過阜曲上林春早聽啼鶯太液波晴鶯黃鸝

題周惟中所藏落雁圖

燕鴻南飛幾千里紈素寫之不盈咫老翮風高剪斷雲寒影日沈迷亂草野烟著樹淡微茫山雨欲來秋滿堂不是主翁催飲酒祗疑短棹浮瀟湘

題邊桂節所藏雪夜訪戴圖

雪光兩岸流素月扁舟江上神仙客畫史相傳回棹高致恐風流變蕭索何如入門各盡懽主翁有琴爲

君彈梅邊醉漱瑤琨寒絕勝怱怱倚竹看

題劉氏雪翁吟卷

仙翁未老頭總白飄蕭兩鬢吹晴雪幾回覽鏡心自
疑却怪春風消不得面如紅玉眼如月往往問奇驚
座客到今上馬不用扶風流文采居前列新築雪菴
倚山北竹明畫閉紗窗寒花撲春紅酒氣香月臨秋
牖簫聲咽溪山畫圖世奇絕萬事只從閒處閱歲寒
高誼誰與同獨見梅花好顏色玄陰崢嶸厚地裂朔
風如刀剪瑞葉雪翁長嘯雪卷中俯仰乾坤迥澄徹
襟懷爽氣冰壺清標格標如瑤樹潔憐見麻姑兩鬢

霜染鬢始信皆無策何年竟村剡溪船分我水花沃
焦熱

和酬黄用泰

聞君讀書近秋浦老大用心更清苦錦笈揮翰散晴
雲燈火隔窗聽夜雨前月西風送好音孤鴻萬影秋
人心盈盈一水不相見千里命駕何由尋憶昔風塵
走長道曾宿君家碧雲島一時談笑君未忘十載重
涼我重到思君長日臨溪頭蘆花吹雪送歸舟官錢
當十足沽酒 南宮氏 宮 何當一醉黄花秋

題楊節婦劉氏書卷

桐江江上望江水君家有丹心堉似母昔少年失所
天澄波千丈無泥滓瑤琴錦瑟六年中孤鸞曉飛繞
雲空丹心惟抱秋月白翠鬟不識春花紅老天夢夢
恨無子仙桂移根中道死稱來苦栢翠可飡忽看滄
海飛塵起乃知爲善豈不虛諸孫文采珊瑚林讀書
既顯家聲振奉珍能書明居妖大府具狀上朝省烈
士嬰之志奇論徐奇旦記未詔旌表貞節芳名重鄉井
高年七十顏色和綽然不衰萱花多史且纂書列女
傳撫卷先爲起長歌

寄胡伯壽

諸公盡說爲官好君獨胡爲掛冠早朝上白臺脫繡
衣暮入南山卧烟草聖朝耳目寄所司青天尺五安
雲梯布衣承詔起江右飛雨隨車到浙西文采已爲
當路重何乃抱材不終用徒步愁聞驄馬嘶舊名還
與沙鷗共自從子陵歸江湖清風高節何代無村逢
莫問諫大夫黄冠草服我自娛英雄出處不論命笑
指南山空捷徑鶴舞猿啼山月高酒熟魚肥溪雨漠
君今所得良已多功名富貴將奈何憑誰寄書與周
愷歸來好共釣烟波

和歐陽伯庸

飛光忽忽催人老白髮不期來獨早氣鍾寒柏兀孤
高目眩春花自顛倒平生籌策無一奇着身山巖乃
所宜往事盡付東流水惟有知心勞夢思酒酣拔劍
爲君起愛君近來詩句美思君不見獨長哦一唱三
歎情未已結交何必黃金多長松千尺懸絲蘿玉門
今人不肯作其若高山流水何昨日花開今日落東
風雖好亦云惡百年會面能幾時乘興須來不須約

贈周文暗

先生掛冠竟長往青山白雲注遐想姓名久在縉紳
間風節欲傾家寒上天柱峯高鬱嵂夾門前流水供

春醲小車駕鹿度松陰盤石彈琴苔泉響平生老筆
稱絕奇大小二篆皆吾師江虛白沙鐵錐立雲捲空
青玉筋垂襟懷浩蕩無所惜每逢好事能書之近來
題扁滿江右丞相中郎千載期往年下筆誰最妙聞
之獨數吳興趙繡衣御史又得名出處於君不同調
高齋日長客來少洗硯自瞰萍花沼晴雲飛動碧窓
聞酒酣得意撚鬚笑媿我還山茅結廬老去家貧且
讀書願求大字懸書屋一洗塵襟開清虛竹林雨過
暑氣無霜毫染墨夕勤渠野人拜賜不敢隱虹光應
貫斗牛墟

同李立本贈醫

丈夫爲醫真有道人間百病煎百草百草於人尚有
功聖護砭訂誰當告聞君獨得聲名早上池分水洗
襟抱滿煎淍療生意回君來絕勝陽春到嗟余病癖
老更多療之無方愁絕倒錦袍霄漢夢若涼白髮丘
園日枯槁平生頗嗜短長吟弄筆至今無一好久欲
尋醫今遇君安得從君共論討參苓芝朮俱等閒頂
門一鍼乃爲寶

征婦别

征婦臨行挽妝淚上堂辭姑雙淚落含情欲訴哭聲

長一段淒涼動林壑從夫不辭行路苦婦去誰爲養
姑謀婦人在軍古所忌今者召募如邊囚十年婦姑
共甘苦一室倒懸空四顧小郎早沒更無人却把晨
昏托隣婦情知送兒是埋兒姑年老大莫苦悲萬一
軍中廢機杼識米換木當寄歸小旂叫呼催早別出
門便成千里隔今夜不聞喚婦聲愁心共挂天邊月

題金守正所藏謝君績秋山讀書圖

晴雲日高遶林木澗水縈迴繞茅屋白髮何人似我
閒長日空齋把書讀謝公湖海今倦游乃知筆力老
更遒西山一點千仞秋臨風回首情悠悠

題袁寅亮進士所藏袁安卧雪圖
大雪僵眠呼不起錦袍公子何由至苦寒未可更干人斯言便爾含春意他日登庸動業崇素心已見畢微中堂家歌舞擁爐紅歡娛一餉寒無空書史經營自風致琪樹瓊花敲天地舊家青氈君勿忘公侯子孫當復始

題舊所藏[illegible]雪霽圖

玉龍嘶[illegible]殘雨南山一片[illegible]丹滄湲之[illegible]如故公子[illegible]愁出戶錦袍[illegible]春醉歌舞赤闌老[illegible]梅[illegible]暖動精神凍雀翻葉動毛羽筆端生意開紈素怳然不記寒宵苦泥滑遲遲江上路行客茅簷不少住世間捷徑渺何許已有扁舟候江渚隔浦長橋似灞陵何如著我騎驢去黑貂擁醉詩思多明日歸來爲君賦

送李原貞游淮

君歸省親親已老如何又涉長淮道長淮千里快壯遊不似班衣兒戲好棹歌聲裏催發船烟花看柳媚晴川酒滿紅光照白日詩成佳句驚鷗鷺丈夫意氣吞餘子百年慕覲當勞志空山無際亦奚爲捧檄曾聞爲親喜再拜勸君金巨羅別君年紀甚不多漢皇好少今若此舉龍早早騰銀河白壁黃金無足惜庭闈催聲勝歸日鶯花春暖吳宮深鸂鶒風高楚天碧

春暮吟

玉壺貯酒青絲絡啼鳥勸人滿盃酌落紅滿地晴香洞濕翠如烟午陰濃畫樓珍樹高綠霞樓前雙鵲鳴喧喧想見吳姬北風起王孫明日當還家

封股歌為[illegible]子賦

昔人[illegible]自封股[illegible]不相許君今封股[illegible]疾親一寸丹心吾[illegible]敢[illegible]老天[illegible]以[illegible]滿西山日將暮[illegible]此事[illegible]刀劍肉號蒼天百靈昭昭徹庭戶血流及屨不自知何暇更要劉思與明朝問膳俱復初不用諸孫扶健步匹夫精誠動天地六月飛霜有其故當消修竹筍穿林日射錦桃花滿樹春風轉暖春畫長滿壺美酒斑衣舞

同宗弟文炳宴集余以病不能往中和仲簡皆行且有登覽之樂因事觸興形於詠歌俯仰之間余不能無感焉聊復次韻

出門朝夕望西嶺白雲千朵儀形靜縈空飛徑積蹊攀古猿抱子行相引眼空不覺移身高義和回車近人頂老樹悲風爭怒號危峯拔地相撑挺絕谷遙聞

瀑水聲微雲忽墮孤鳶影吾宗結屋紫翠間琴觴人
烟似仙境主翁呼酒醉東籬一曲未終俱酩酊白髮
簪花人更嗤豈爲諸生玩光景蘭蓀已隨蕭艾化人
情不似江流永曲彈別調終無聞藝入剝負空自湮
歔盟惟待桑苧翁長句空山煮春茗翻雲覆雨胡不
然撫事從今夢初醒江山千里老驥鳴風露五更孤
月炯閒把落葉紅滿階賦筆登高再難騁只將絨點
謝友朋混沌何由效溟涬

荊軻詞

燕山雪飛青宮開髭鬚夜暖沉沉醉北斗黄金何足

多一觔深恩美人臂寒風蕭蕭度易水匕首光芒泣
神鬼畢竟明年祖龍死恨不報君爲君喜

張良詠

韓成未死思報秦漢燒棧道吾兵袖韓成已死思報
楚始知漢王乃天與昨日相從赤松子今日已見淮
陰死控御天下漢業崇不受控御眞英雄

石崇詠

樓上唱歌舞綠珠樓前馳繳收齊奴紅裳飛墜喚不
甦一死不救赤族誅倚闌恨不忍斯須縲縻沒身尚
可圖報恩但願主翁爵領城顏色何代無

王猛詠

五馬渡江老臣泣垂死丹心在王室當年非不思南
來王謝豈能生羽翼魏相張儀尚爲秦所借羌苻展
才力江南雖僻不可圖青史千年誰獨識

乙卯新元余年六十目病又甚撫今懷昔感慨
係之遂諸弟姪來賀因賦長句

憶昔寘塵滿燕園學舍一絲懸一息老天與年補長
貧白髮蕭蕭今六十岩前桂樹倚半空臺上對丹高
數尺雨露皇天祝后土亦帶風流我何及燈火讀書
眼盡昏杖屨從山足無力齒牙動搖亦已落逆旅塵

催早行客高陽酒徒誰獨存蘇門先生人未識春雨
魂消韋曲花秋風怨入山陽笛撿束方知禮法疎笑
談尚倚心情客甕頭新酒甜如蜜群從彬彬賀元日
一庭晴色襲袍輕醉筆重拈百憂失

高節宅中秋宴集

十年不到桐江上畫棟飛甍欻高爽長風送月作中
秋主翁攜客傾家釀筠谷山人飲不多半醉半醒發
清唱嫦娥怪我鬢星星笑談猶作青年想千里嬋娟
千里情不期此夜從君賞丹桂香清白露飛黃蘆葉
碎微風響好懷得酒須放蕩何必拘拘絆塵鞅圓缺

陰晴轉眼間古人今人幾惆悵但得明年有此情抱
琴江上重相訪

十七日飲蕭觀遠宅候竹坡不至

候君直過橫塘曲白藕作花浸寒玉秋香捲入桂樹
枝主客斟酒令朝熟待君共泛盃中綠前輩風流晚
心目白髮雲煙不可招雖情寫向窗西竹

和劉公明見寅季子韻

問君何從得拱璧狂詞態孩兒難色如此奇材自不
多況復芳年何可及事業雲霄應有時學問淵源當
無極論交每恨識君遲下筆還能念吾疾自從思服

親舊疎空階落葉無行迹相知誰似李先生精神玉
立仙中客軒昂自是離雞群骯髒何嘶倚門側每從
東阡望南陌十日不見苦愁絕隴頭春色入梅梢俯
仰流光長歎息王粲登樓不自聊季子多金又何益
相逢各賦去來篇官家已見頒新曆

贈曾葬師

洙泗水西馬鬣封龍虎山下留侯宮當時相地果誰
在能使累世疏恩登聖人立參天地功老莊之說將
無同後來作者爆萬一驗金償璧言非空廬陵老仙
曾見峯挑太光吐蒼精龍奇觀欲凌霄華上常迂多
在衡湘中卓卓景純書滿腹昂昂盧植虛如鐘夜語
飛觴驚座客曉行控鶴追仙蹤思流黃泉舞白骨義
激寡子拔王公我今白髮飄亂蓬嗟我與君不早逢
邂逅今日无匆匆細仙骨相須英雄薰天富貴非我
家再拜何答短詩篇

寄友

江波茫茫雪王項缸片片見鮮飛影行人望盡不逢
君終須滿杯難共飲天大如衣不可留思君如仙不
可求風搖落紅千萬片滿空散作相思愁

丙辰上巳與劉仲英履芳渭郡周公明羅澄湖
諸孫仲雍登南山絕頂歸自雩壇意醮如
也公明賦長句次韻

老懷恥為造指柔常恨不得登三丘春花滿眼春日
美江山何往非勝遊啼鶯一聲碎幽寂南山面目如
初覿碧桃紅杏相送迎翠柏蒼松分主客目送飛雲
不可攀巨石人立當前關飛逕縈迴不知遠相逢樵
牧但懽顏桐江如帶纔咫尺勞髯青原雲外碧鴻鵠
凌飛天地窄蛟龍捲水溶溪窄第一峯尖知幾盤足
力雖疲飛吟興猶豪嘯蒼不復見有酒自可開笑尊
與公氣宇熱崢嶸周郎風韻真超越俯仰乾坤散百

憂人烟縹緲神仙窟題名絕壁鄉曾月琴軒君年少蓄
力高好詩不作山靈贈往返笑我成徒勞紛紛餘子
風斯下只合從令結鷗社歸來高詠舞雩風一幅畫
圖無買價將哉蕭郎阻天涯回首煙渠重咨嗟人生
誰今各有數苦吟能使雙鬢蒼我今萬事慵不理空
抱長琴寄流水也在上巳欲登高故事相傳自今始

春夜吟

月色如水花如雲美人樓上歌遏紋樓鶯飛起玉階
樹香風吹動殿紅覆去年寄書到君側書中只寫思
君切情知人老髮如絲君歸不恨綠君向插花記月
夜未央他人苦短我苦長若使驅車到家日天涯芳
草愁茫茫

狂客行

美人當窓捲珠箔狂客花陰彈黃雀黃雀低回嬌不
飛金丸偏著搔頭落與君未展平生親奈何調笑如
無人萬一樓頭是夫壻百年恨怨將誰陳君心誤認
雙蝴蝶搖蕩迷魂招不得

題山水圖

我行不到山中久忽見青山爲回首似聞流水響𠁊鳴
琴恍若寒雲落襟袖松下茅菴絕瀟灑甚欲從之度

長夏掀木大笑問主人主人道是孫郎畫

明妃曲與宜春龍旂餘杭吳楨真定魏巖分題

並賦

女無妍醜入宮見妬縱使色傾城不如嫁鄉土承恩
初駕七香車豈知今日馬上彈琵琶能卓飛白雪黃
帽吹黃沙不恨君王棄我天之涯却恨父母嫁我天
王家自入宮門一閉青黃蔽香鎖縷金袖淚痕長伴
守宮紅誤人是侍毛延壽此心寄語後代人貧賤關
天不繫身從前共一無青草埋沒風沙空苦辛

雙蓮曲

鑑湖上雙蓮開綵雲不收並香腮二喬對讀兵書倦
鏡光如水臨粧臺兩心本同意羅襪凌波回冰絲透
骨成連理紅鮮翠溼鴛鴦猶錦筵美人荷葉杯勸酒
滿飲舞袖翅綠房青子無相併牡丹凋瘁秋菊摧奇
祥異瑞君須培明日之日好音來共飛霞佩歸蓬萊
五雲宮闕高崔嵬

射虎行贈射虎人

昨日射虎南山嶺悲風蕭蕭眼力穿今日射虎北山
下虎血濺衣山路夜朝朝射虎無空歸家人望斷孤
雲飛度嶺踰山弓力健虎肉共分不辭遠府司帖下

問虎皮高枕髑髏醉不知虎嗇咆哮百獸走一死寧知在君手鼻端出火耳生風拔劍起舞氣如虹昨夜空村見漁火牛羊不收犬長卧作詩贈君毛髮寒煩君爲我謝上官君不見昝日劉昆稱長者虎北渡河不須射

延桂堂[illegible]爲李茂才賦

桂樹團團兮室之心以承元氣兮根后土偃蹇蕭參兮枝交互離立不群兮儼賓主堂中人兮啓璚戶攀援桂枝兮獨延竚被蓀蘺兮庭揩秋風起兮滿懷日暮兮遠望江之水兮湝湝匊芳馨兮秋滿林思美人兮懸素心鬱兮深霧草靃靡石嶔岑埽白雲兮彈瑤琴抱明月兮知音酌桂酒兮堂之中子慕余兮聊舂容娟娟兮秋風羌獨立兮靡從虎豹遁兮黃穀白露湛兮寒漓龍從兮淒淒蕭蕭兮颯颯發長嘯兮攪清秋攜美人兮醉我觴慨世俗兮悠悠扳援桂枝兮長淹留

贈王儀

曉日照射碧海之珊瑚我思君兮文采殊明月飛光萬頃之秋水我思君兮情調美朝騁望兮朱戶夕夷猶兮絳舟迴棹雙溪花雨暝捲簾萬壑松風秋昨日

偶相過池館邀我住我有閑愁千萬縷挂在落日寒煙之古樹抽刀割之斷擲向東流去丈夫磊落天地間傾人意氣移南山干戈滿眼吾道喪今日見君多厚顏厚顏君莫哂壚頭酒壓黃花脂典衣且復從君飲悲歌擊劍時光吐虹跨海斷鰲誰知雄半天飛而萬里長風吹寵玉匣雙龍騰空

金屋怨 汪人住金屋六闋

金屋房翠羽紅綃帳簾幙邊上照君雙筍幾佳期不負藍橋約斷婚咫尺思量燈去復還桃花曉送春江娥玄霜夜搗仙宮閉仙宮閉情緣花重開金雀屏拍手迎郎笑流蘇帳燒酒微醺銀燭花高漏聲曉

賦得籬上雀送宜春龍旗伯章赴長沙

瞻彼上林萬木交錯爾獨何爲傍籬落不如南溟鵬又不似遼東鶴高飛無力天地遠短棘疎烟晚蕭索遺穗滿山田空虞羅不收溪西作未看春日百花晴宵指箭陰一枝惡鴟呼壯士當雄飛入翼天風散次廟紫鸞丹鳳參翱翔娛爾啁啾籬上雀

靜思先生詩集卷之上 終

靜思先生詩集卷之下

元處士吉水程林郭鈺彥章著
明 國子生八世從孫廷昭編

五言律

春思

迴舟桃葉渡空數落花鈿別閣紫苔雨烏啼青樹烟
相逢疑夢寐此別隔山川想對銀臺燭猶題錦字牋

中秋與友方飲因家

今夕是何夕桂花香汚襆金貂換美酒玉符照清秋
好月偏憐客殊絲足散愁主翁從笑罵長判不封侯

秋望

長嘯動巖壑秋風生滿林片雲隨雁度疎雨約蟬吟
燕馬關山遠吳船歲月深歸來蘇季子何用苦多金

從軍

減袖作戎衣為儒事却非心肝同感激名位却卑微
浼浼黃塵合悠悠白旆飛將軍先陷陣奪得紫騮歸

苦雨

雨寒滯茅屋昏曉候春晴欹枕江聲近捲簾雲氣生
花開從過眼麥倒最關情況復轉輸苦邊隅未息兵

雪洞為吳入都刺都事賦

船拓粉忘虛丹青不用塗晴波涵貝闕寒月浸冰壺
旗纈魚鱗電燈明龍玩珠紅塵吹不到深坐按兵符

入城

不見平安報秋風雜鼓鼙雨寒催日短雲黑壓城低
枕席啼寒濕鄉關去路迷將軍多畏見誰與慰烝黎

復愁

壯士憑城險西戎今若何覓買一馬歛已費百金多
江雨兵浸山雲守候邊君王不相負諸將且須和

歲除前三日

一歲餘三日又從為道途論兵無衆寡決勝在英雄
短鬢思親白衰容待酒紅出門親舊滿共訴客囊空

王志元邀度歲不及赴敬答以詩

東門問來使晚歲許相迎野樹懸雲氣江波挾雨聲
虎飢寒更出驢瘦滑難行好是城南酒燈前只自傾

除夕

短日如年度寧知歲又殘鄉關一水隔風雪五更寒
寄食囊垂罄更衣帶盡寬主人供帳好獨作太平看

江路

江路雲綫層霄空仗友朋吹煙晨減米乞火夜分燈
白鳥啼青嶂蒼松舞翠蘇鄉關長在望歸夢久無憑

憶弟

時危思共濟謀拙阻相聞念母誰無子持家爾不群
江煙寒織雨山鳥暝穿雲悵望歸無計悲啼向夜分

元夕

聖主初臨御舟東萬里通上元開夜禁樂事與民同
燈引飛星動簾棲香霧濛誰知今夜月照我坐書空

知王志元雨晴

客枕愁春雨漁歌會江濤殘雲棲樹溼新水與橋平
稚子買魚至主人延客坐酒來即傾倒何問阻歸程

愁邊

白髮逼人甚愁邊冠未平江山含殺氣草樹作秋聲
誰復思何武人多厭禰衡功名汗馬得儒素足相輕

舟次峽江

江上晚晴好臨行復艤舟雨龍歸大秀水鳥度巴丘
公瑾人中傑子真方外遊時危論出處吾道莽悠悠

題周瑜廟

雄姿不可見遺廟俯江干簫鼓龍祠近旌旄虎落殘
樹勳先葛亮定霸走曹瞞獨恨三分後無人憶漢官

早春江行寄周子諒

茅舍一尊酒獨行江上歸風高去鳥疾野迥炊煙微
青青麥苗長娟娟蕨芽肥寄語山中客無爲空苦饑

雨夜宿豎拆

倚江茅屋小白板閉淹留燈影搖鄉夢雨聲添客愁
二儀無定位萬國總淡化誰省驪山事終同草一丘

和郭貢員見寄

振衣楚山曉扇外持飛塵蘇武終還漢揚雄獨美新
樓烏頭欲白故舊信來少浪迹向誰訴江鷗或可親

江上

江雲捲殘雨演意靜書帷兩岸鳥歸盡孤舟客渡遲
物情能自適人事每堪悲不辦買山早黃金何可期

寄歐陽奎文周

長笑對南山浮名不似閒布衣終歲月茅屋寄鄉關
山曉捲簾坐雨涼看竹還今辰是好日把酒桂花閒

壬寅正月十三日客退後書

酒從前日盡客又幾人來掃石俯流水煮茶看落梅
爲儒生事拙會友好懷開但得情無媿妻孥不用猜

用前韻酬曹彥明

江上一盃酒春風今再來將心托芳樹回首見青梅
泥醉有時醒閒愁何日開海翁機未息鷗鳥故相猜

同李生敬聘李將軍修隴西公墓

李侯將家子重拜荒西墳峯樹回元氣豐碑補舊文
子孫長振耀翁仲亦歡忻側想細靈語嗟君用意勤

春雨

日夜雨颸颸問春春可憐好花俱薄命似我負芳年
雲氣低簾外江聲到枕前何時是寒食早已禁廚烟

桂林對雪

高嶺延晨雪浮浮天際來乍疑違地闊急欲逐風迴
寒壓晨炊溼光搖曉氣開四山勢欲合雙樹立崔嵬

登樓

茅屋厭卑溼登樓思不禁天涯春色早窗外暮寒分

把酒邀歸鳥捲簾驚宿雲直須借一榻高卧避塵紛

哭吳林鎮撫

幕府十年別煙塵暗楚關全家歸浙右匹馬老兵間
劍術終難試銘旌復不還故人誰在側魂斷萬重山

經周進士閒孫墓

白日下幽谷孤墳宿草荒文章唐進士兒女漢中郎
知己長離遇憐才久不忘浦雲啼樹暝相顧色凄凉

重到

青山山下屋重到最傷神門掩桐陰日池分草色春
雨雲翻覆手石火去來身誤殺空梁燕歸尋舊主人

雨中有懷

山中十日雨滿眼綠陰成園減蜜蜂課樹藏鶯鳥聲
當遊多境迹久別每關情肝膽竟誰是淒凉白髮生

遊山觀佛堂和李尚文少府題壁

細雨涼生樹界雲暝入樓登懸金粟並香翦翠煙流
秀老詩多好回頭語皆留濯纓吾欲往春漲水如油

十一月廿四日亡兒忌日因歎成詩

瘞骨荒山道淒凉十六年老兒今白髮慈母久黃泉
世事不如意修途無息肩夢回孤客枕猶自淚潸潸

秋晚

獨坐不知晚捲簾雲正歸門閑無客問事久與心違
墟曲蒼烟合林柑黃葉飛老懷付蕭散行到釣魚磯

九月朔日發家書

黃菊盡開未衰翁明日回紅飛霜徑葉翠長雨階苔
病眼隔重霧狂心著冷灰但須壓新酒兼有故人來

寄李子晦

吹笛將安往閉門空自勤山巖宜置我風月每思君
挿翰吟成玉飛觴氣吐雲春來林木變鶴唳不曾聞

山館

偪側不敢烝寂寞殊未能哭猿啼送果山鬼夜吹燈

口腹久爲累語言難盡憑白頭方撿束飽肉愧飢鷹

又

貼石支松榻開門收蠹編故人久不至病客得高眠
松擒逸風怒巖分夜雨懸老禪應可學世故苦相牽

己巳元日次從姪淵韻

太平應有象王國早生由雲漢虞淵日天開壽域春
千年司晨重百戰漢兵袖收想到元殿征南獻凱頻

和黃伯章見寄

王孫文采盛千里入袖交貧極錦囊在愁來金盞拋
雨迎龍出峽雲護鶴歸巢欲寄相思意梅花霜後梢

黃州有警聞從弟鎭已過興國度早晚可抵家

戎馬壓黃州君先理去舟艱難千里遠貧賤一身浮
宿將今誰在親王只自謀長江如失險鄉國足深憂

憶從弟鐸

憶昨王師捷還鄉近五年艱危誰我共俯仰得誰憐
茅屋秋風裏烽煙夕照邊亂離今轉甚思爾只高眠

野宿

誰謂歸田好荒烟暗棘叢逸愁攢戰馬野宿逐征鴻
捆屨山涵雨煎茶竹送風讀書成濩落擬學六鈞弓

七言律

寄吳杜徵君

武夷空翠接秋陰古木蕭森石徑深中使又傳丹詔
至山人長對白雲吟松花未掃風過席芝草初耘雨
滿林九曲畫圖歸內府君王應許遂初心

送龍光庭赴都

帝城此去八千里馬上題詩記舊遊官酒滿傳鸚鵡
盞宮花飛點鷫鸘裘星回東壁文光動日麗中天王
氣浮禮樂百年多述作才賢深足應旁求

登宜春衛公廢

衛公舊日讀書處濩落孤亭紫翠中野迥虹光分慕

雨天晴木葉響秋風武皇國勢資雄畧牛黨私讎累
至公論定是非誰復在晨鐘空託梵王宮

送胡元禮歸合淝省覲

秋風林薄落蕭騷千里庭闈屬望勞天入秦關開去
棹霜飛楚峽擁征袍每看湘岳閒居好始信張騫嶠
去高我亦天涯漂泊久因君愁思滿江皋

和虞學士春興八首

官河春水湧雲濤來往千艘不用篙江浦女遊遺玉
佩瑤池仙降獻金桃歡聲拔地煙花暝閶闔中天日
月高早歲功名看得意扶搖風力送鴻毛

鳴佩天階委碧莎雪消太液漾晴波玉盤露浥仙人
掌宮錦花添織女梭王子問安回輦近儒臣進講賜
金多明朝引見狒狼使樂府新傳天馬歌
沙苑煙晴苜蓿肥朝回天馬錦爲鞿詞臣會送歸青
瑣進士傳呼換白衣雲氣曉依宮樹近春陰晝護苑
花飛君王又進長生藥萬里樓船海上歸
城上紛稜霧靄迷角聲吹徹鼓聲齊雲生水殿龍常
現月滿宮松鶴並棲風谷元存中國舊天文並拱北
辰低倚樓欲問蓬壺路誰借青雲百尺梯
萬里驅車入帝關十年棲息一枝安承恩數對麒麟

殿卻老何資龍虎丹金水漲波融雪盡碧桃分蕊到
春闈江南却憶看紅藥紈扇羅衣不識寒
清明烟散柳枝斜宮樹沉沉點白鴉暖霧撲簾成細
雨朔風吹面射飛沙江南最憶王孫草天上催宣宰
相麻十載滄洲孤舊約鹿車何日共還家
柳林笳鼓曉晴饒王子春蒐出近郊雲錦宮袍攢萬
馬鐵絲箭鏃落雙鵰蒲萄壓酒開銀甕野鹿充庖藉
白茅共說從官文采盛不聞舊尹賦旂招
浩蕩天風駕海航忽從兒女問耕桑珠聯魚目知誰
識劍吐龍光不自藏司馬倦遊曾建節買臣歸去紫

懷章只今豈是無詞賦材俊中朝少薦揚
送王國琛使君赴福州
閩嶠來迎新太守旌麾遙颺海雲低天書夜下群龍
會露冕春行五馬齊荔子已從中使教繡紋猶作白
衣題坊看到日傳嘉政棠樹春陰滿建溪
賦得越王臺送萬載教司令之官
層臺高與越山齊南斗諸星入地低海氣秋澄鴻鴈
到野煙春合鷓鴣啼官船北走輸珠翠幕府南開授
鼓鼙懷想到官多暇日登臨長憶王驄嘶
送萍鄉丞艾才歸縣註吏

玉門關外班司馬抗疏歸來白髮愁絕域功名空老
大少年鄉國白風流花飛細雨朝回馬月滿前川夜
放舟始信封侯駞萬里不如吏隱近滄洲
寄孫仲植文學
秋來最憶孫文學無數黃雞啄黍肥得酒定邀諸弟
飲看萸應少一人歸蒼龍出峽雨先至白馬度江雲
共飛季子弊裘今更少還鄉信使故應稀
寄阮弘濟兼簡楊亨衢少府
舊時文物數江東誰似風流阮嗣宗紅袖醉歌金縷
曲牙旂歸夢玉花驄神仙元與塵埃隔賓客多應氣

槃同寄語龍泉楊少府園花不減舊時紅

東王奎伯仲

我愛王家之二難越羅裁剪春衫寬折花滿簪紫拄帽寫詩自作烏絲闌王壺載酒留客醉竹竿把釣攜兒看明朝更約溪南去一樹錦桃花未殘

寄劉瑞茂才

山前前宵忽夢君紵衣如雪照晴雲門前種菊開三徑壁上題詩寫八分酒浪紅深傾琥珀劍苔翠濕繡龍紋多情指畫春臺迹一曲清笙月下聞

和虞學士登春臺

萬家平地擁高臺窗戶層層近日開鶴致瓊花迎帝子龍持貝葉禮如來雲依老樹秋如畫峽束飛濤雪作堆惆悵當年歌舞地碧桃開落幾千回

題興岡王祠

萬山濃翠湧飛濤縹緲王宮結構牢兵衛煜煌連瑣甲香煙浮動鬱金袍晨飛脉嶺雲初散夜舞胎山月正高仙苑碧桃春自醉豈容野客薦溪毛

澄虛亭

匹馬江上行且停蒼松夾道風泠泠波光倒吞落日白雲氣下接炊煙青山僧獨行掃殘葉水鳥雙飛迴遠汀主人邀客領奇勝賦詩把酒澄虛亭

賦鶴骨笛

雲沉碧海翠飛仙樂府新裁紫玉貞律呂相和依象管雌雄猶似唳芝田老蛟夜舞君山月綵鳳春迷嶰谷烟想是好奇心獨苦琵琶昨日購鵾絃

賦文山硯

碧玉秋泓曉露滋相君十載共襟期承恩久在文章府借潤終無餘詞草盤龍叱廷封早詩成珠玉載歸遲可憐月落空坑穴無復追隨到鳳池

早秋有懷歐陽文渦

日暮獨迴江上舟江波不盡思悠悠虹垂青澗分殘雨風滿碧梧鳴早秋用世有材須汲引思君爲客久淹留綵樓七夕涼如水知共何人望斗牛

寄楊和吉

不見故人愁我心江山信美倦登臨附書白鶴幾時到結屋翠微何處尋風撼竹樓憑雨勢雲歸溪樹作秋陰琅玕細簟涼如水應掃桂花彈素琴

和李茂材牡丹

舊來聲價洛陽高歌舞千金賣酒醪霞擁暖紅圍綵檻日描晴影綉宮袍百年富貴花神醉一曲清平筆

力豪近說開筵追勝事詩成壓倒舊官曹

哭宜春義士彭維凱

維凱復袁州遣迎路郡黄元帥以下絹視事守土將共忌其功遂殺之

風折旗竿卧落暉殘兵揮淚脫戎衣徒聞即墨田單在不見成都鄧艾歸獻凱何時承寵渥名自古抱冤幾宜春元知還招習近鼓洪州未解圍

宿七里山

十一月二十二日余始得逸歸復臨江兵至楚全逸軍大小大戰軍聲始復大振

寒松霧暗月西頽人語無聲鬼語哀郡國兵聞侯景詔朝廷初棄戴淵材風傳鞏鼓魂戰天入邾關望眼開骨肉死生俱未卜淚痕血點滿蒼台

癸巳元日

屠蘇酒暖破朝寒舊寫桃符忍再看太史未須周正朔遺民思覩漢衣冠天邊星斗孤槎遠雪後江山萬木殘再拜中庭賓旭日共瞻霽色散雲端

二月二十七日聞故鄉寇退

銅駝荊棘換東風消息南州久不通芳草得春煙漲綠野棠無主雨飄紅瑚戈元帥登壇暇寶玦王孫哭路窮滿眼親朋總淒惻相逢但索語音同

寄龍子雨

書到山中淚看出門愁散楚天寬落花春盡休文瘦細雨更長范叔寒金帶宦情違俗久錦袍文價見君難欲爲後會知何日酒熟還家得盡歡

贈劉明遠

我携鼓吹滿天外君從兵逆江上流隔岸人煙虎穴中江畔漁樵龍共劍鳴秋風古霜下馬衝清波紫霧浮白羽指揮從幕集原分萬里始封侯

秋日還山聞南寇消息示從弟銓

南國風高聞好音都無酒熟晩相尋麝飛漢苑書來往竹暗湘江淚淺深茅屋暫歸秋四壁柳營頒費日千金瘡痍早使能蘇息獨抱長貧亦素心

重和答周聞孫進士藥寄宗瑾

飄零不改舊鄉音來往空山費獨尋楚地人煙三戶在漢家宮闕五雲深急風亂颭蒹葭雪斜日殘明橘柚金公瑾雄姿最英發還鄉何日共論心

分府同知班童相公大閱之日天使適至喜而賦詩奉寄劉賓旭參軍

鼓角緣邊未夜哀使車忽自海南來中朝舊法三章

在大將新圖八陣開玉帳分明傳號令金臺雄選貯
賢才早看送喜麒麟殿五色雲中進壽盃
金絡銀鞍翡翠裘參軍馬上最風流相逢把酒青油
幙每憶題詩黃鶴樓絲鳳銜圖堯殿曉蒼鷹整翮楚
山秋攀龍早及風雲會歸換貂蟬尚黑頭
韜鈐兵衛互參差運務劇閒且賦詩健筆有神須縱
筆美名如玉重宮廷青雲鶴引朝天路白羽鷹翻先
墨池近見元戎再奏捷邊君多奏凱歌詞
侯印軍符塞實衡當生白髮泥塗兒騎竹馬訣兵
法地盡桃源入戰圖雙劍舞間歌激烈一燈愁絕照
清癯山中薇蕨秋風老心折孤村返哺烏

和楊繩彥正茂材

仗劍三年去里閭桃源仙客獨安居雨鳴修竹涼欹
枕花落小窗晴學書誰與捲簾通燕子自須入海製
鯨魚村園明日君能到一徑蒼苔待剪除

甲午元夕

已無釵釧典村醪兒女炊美鹿野萬燈火獨拈元夕
夢干戈渾識少年豪雲韜月色歸天闕雨歷寒聲嘆
布袍却憶將軍平寇處崑崙夜度不辭勞

雨中過龍西行

雲連茅屋樹聲寒舊攜貂裘帶盡寬蕭瑟鄉關愁庚
信清明風雨過蘇端蒼龍波暖開鱗甲黃鳥巢深護
羽翰側想蓬萊雲氣上群仙縹緲控飛鸞

感懷

白髮溪翁鬢草根殘吹兒女帶啼痕斜陽燕語與亡
筆陰雨鬼號舊魂戰後不聞燈火息試求惟見簡
書存欲難傳家驛今一夜西青燈夢寄明

晚過山空

暮溪含田客熟紅溪行盡日少人家自傷直性從干
謁誰在窮途不然張秀火氣氣王子扇雄藥明滅長
官衙主人問客知名姓始肯開門喚煮茶

和楊彥正茂才

故山疊疊是愁端真宰何由劉翠巒客館雨聲燈火
共皇都春色畫圖看花飄金谷彩雲散木落洞庭歸
鴈寒見說攜家近仙館紅塵咫尺不相干

南省戰船至吉安喜見宮曆

干戈阻絕歲時遷幾向空山十月圓仍睹帝堯頒玉
曆乘聞楊僕將樓船旌旗日月臨西楚帶礪山河拱
北燕賴有忠良扶社稷頓聞籌策早安邊

寄賓旭參軍

經年避地百憂并君獨還鄉少俗情淨洗木瓢分藥晒新裁紈扇寫詩成半蓬溪雨羣鷗散萬壑松風獨鶴鳴只好閉門度長夏巾車莫遣野人驚

送阮弘濟赴梁使君幕

諸生白髮守章句磊落長材自不羣河内已留賢大守霸陵又起故將軍鐵絲箭鏃鳴秋月錦繡旌竿駐晴雲文采久爲當路重更期馬上立奇勲

贈周原道兼柬安子静將軍

武節遥臨漢署新威從猶帶舊莊江通吳楚波濤息天入燕秦道路長白羽盡揮談虎畧黄旗新捧捷旗龍驤宜春進士兼文武好是青雲共激昂

寄羅履貞兼柬謝君績

烽火平安月正中思君長倚翠樓東儒生愛國燈前淚壯士封侯馬上功半榻松風看草檄一庭花雨坐調弓詩莊文采江東少青竹題詩想最工

送朱鵬舉照磨赴江西省掾

花外銀鞍鞴紫騮省郎文采自風流英雄舊總三千士美譽新傳十一州山擁宜春深帶甲江通章貢小容舟晨趨黄閣參籌畫頗審安危拓遠謀

白鷺洲晩泊呈天隱兄山長兼柬曹居貞

白鷺洲前春水寛素王宫殿壓驚湍風飄墜瓦驚鶩冷雨暗蹤篁翡翠寒維幹未能穿鐵硯叔孫先已改儒冠淒凉講席君仍在晚歳冰霜獨立難

大洲宴集

投紱歸來心其歡酒美不辭春夜闌倚江樓迎月色白綾邊鼓歌聲冷烟爽手霧靜誰送美人去錦瑟更爲將寘無從迫書共飲得少内尚書題詩者

寄楊知吉謫南雲

江南徐庾知名久文采應須作仲謂嫌虞遍談德上門當無分兩崑崗山宅舊句空泉老杜前數從巴道還懷壞戰塵徒旅苦故人應怪鬢毛斑

山中

柴門日落鎖秋陰白酒愁來只細斟松下紫苔留虎跡雨中蒼檜作龍吟漢宫金狄空垂淚秦地桃源不可尋咫尺山中愁出入何時江上足登臨

別蕭伯章

蕭郎三十文采殊錦霞峻嶽青珊瑚酒來獨對公榮飲詩成笑遣王登書黑風捲雲號飢虎黄葉打頭騎蹇驢明日山中經歸去梅花夜月情何如

即事

時監郡納速兒丁改除廣西盛憲而省郡事
吳八都刺提運始至
西上官船日報頻何門收淚問行人穎川太守終難
借細柳將軍始是真木落秋高懸殺氣律回寒谷見
陽春不辭斗粟輸軍庫但見山巖著老身
寄鄧賓旭
舊日松逢玉雪姿三年漢庠詩如絲波濤入海屠龍
苦屢雨還山買犢還客到定能須換酒花開應不發
題詩只遺雙劍牀頭吼又是秋雞報曉時
奉和劉士貴
路轉春山晝啓關玉驄深繫綠楊間延平波浪雙龍
合遼海風烟獨鶴還扇外紅塵從戰鬪尊前白酒且
清閒諸孫早歲多文采憔悴青燈我厚顏
寒夜思親
老親白髮抱諸孫寄食偏憐地主恩故國山河空灑
淚殘年風雪更消魂績麻詎與寒分火符米長孫為
倚門生子不才名位晚愁來詩句共誰論
奉寄吳琳子茂鎮撫二首
宜春臺前記勝遊主人與客俱風流春衫攜酒騎小
鐵夜深分燭歸南樓屈指幾年斷書信對虎是虎林

戈矛聞君總戎下章貢明日相候青門丘
英雄之姿不易得慷慨汗馬收奇功鼓旗風高捲飛
雨舞劍日落揮晴虹官酒春酣百盃綠幘書夜並雙
燭紅衫看獻凱報天子錦衣五馬蓬萊宮
愁甚
白璧黃金不療貧王孫攜此欲安歸四郊烽火山川
空十日雨寒如雪衣裳徒更空寄共濟功名與主不
相違臨危進退如兵法青史他年有是非
殘年
久愁兵氣黯秋林不謂殘年冤轉深四野天青烽火
近五更霜白鼓聲沉全張富貴皆非舊管樂人材不
到今江上米船看漸少捷書未報更關心
和周齋海吳鎮撫詩三首就呈李伯傳昭府
老子懸車歸舊隱諸孫戲綵泛晴暉畫圖烟樹松千
尺門徑秋花菊四圍得句欲題青竹滿攜琴每候白
雲歸殘年頗覺頭如雪愁滿江空羽檄飛
北斗秋高劍氣橫幾人馬上取功名肩揮白羽臨風
廻甲鎖黃金射日明賈誼自期能料敵山濤誰謂不
知兵官軍蓄銳何時發久厭城頭鼓角聲
悲來倚劍立倉茫誰在籌邊策最良撫賦五更唐李

想揮戈萬衆漢雲長㶑煙暝接城樓近兒火寒穿石
徑荒多少材官鵰羽箭不知何日殪天狼

丁酉元日

城北城南櫓鼓塵東風吹淚滿衣巾奉鑾猶待楚三
戶漢將徒封楚四人此會屠蘇濃味薄誰家桃板舊
題新寒神江上侍如海旦視平安問老親

風雨舟中作

憔悴江頭路已窮小舟偶岸復相通歸雲亂擁青山
樹飛雨斜穿白浪風避地數年成老醜累人一飯尚
西東憑誰為息紛紜怒容我滄浪作釣翁

感事

荊徐千里混干戈日日君王候凱歌上相出師三月
罷南人待援六年過未休練卒誅求盡敗艘歸因反
側多獨拜將壇須國士掄材誰似漢蕭何

道逢八十翁

八十老翁行步奔存亡共訴斷愁魂千金歌舞隨流
水六載干戈棄故園晚竈燎衣籬竹盡春年換米菜
羹存情知青史無名姓短策猶期報國恩

東王志元茂才

親朋亂後長相失伯仲江邊得數過久客問都吟酒

易知君隨處賦詩多鳥啼花樹鶯殘雨鷗散柳塘
細波嶼抱甕閑欲相問不知佳句近如何

晴曉

最憶山中桂樹林早春無日不登臨衣冠並集吾廬
盛旗鼓從分將壘沈山色故鄉青未了鬢毛新歲白
相侵物情自覺窮愁抱野鳥弄晴空好音

和劉洪家驚呼跳

日落孤城壘鼓譟家山北復山西千戈滿地愁相
續道路還如竹轉迷風度生香花遠近雲開濕翠竹
高低劉郎欲問桃源路紅葉流波好自題

奉同楚金和蒲掾

健兒分隊舞朱干玉帳將軍按劍看笳鼓夜鳴邊月
迴旌旗曉暨野雲寒皇圖不假山河險民俗終同社
稷安早晚虞廷有苗格薰風披拂五絃端

奉和劉賓旭兼東羅履貞

時危南國久連兵幕府才華得合并蔡寇遂煩唐宰
相漢儀猶待魯諸生三邊烽燧屏傳箭千騎弓刀書
繞營主將策勲朝帝闕從官應許任公卿

送楊和吉過龍興

十月北風蛟鱷伏樓船安穩出官河交游湖海知誰

在將帥朝廷近若何一水繞通南浦近衆星還拱北
辰多清河元帥煩相問獨釣寒江月滿蓑

奉贈江西省郎中顏希古

江西羽檄日交馳君佐中書策最奇南極星垂天地
正北廷兵合鬼神知君王舊賜馮唐節父老新傳李
愬碑盡裂賊壕歸禹貢更煩深意問瘡痍

客官

夕鼓將軍奏凱歌馬首又見旌旗戈民情共倚金湯
固客[illegible]多少日梧桐吹幾風[illegible]時對榻臥
錦鞍無衣無食歲年況妻子山中如若何

小除夕

當年臘日還鄉早弟勸兄酬何怨嗟腸斷此時同避
地眼穿永夜倍思家鄉關去路渾無信風雨寒燈不
作花最是五更情調苦城南吹角北吹笳

與黃子益將軍

將軍文采舊知名幕府分曹按甲兵雲壁畫龍晴霧
合羽林飛鳥翊風輕越雲對敵聞張並馬援歸期龍
蜀平憑仗早除狐兎亂吳山楚水共秋澄

大洲晚發

城南桴鼓轉相驚却憶漁舟問水程千頃江波歸出

沒數家茅屋樹枯榮客行落日無愁思人隔疎烟聞
笑聲悵竹籬沽酒處夜深燈火不勝情

奉東陳君與掾吏

漢室元勳曲逆侯諸孫文采鎮荊州薇垣地切星河
冷幕府翻飛草木秋筆尊前驅鸚鵡銀鞍花外韉
驊騮烟塵江海平戈滿顏屬安邊第一籌

和酬友人

首[illegible]誰肯[illegible]東[illegible]金石人間春夢
短玉堂天上月明多[illegible]樓[illegible]燕依林大[illegible]飛鳥倚
[illegible]波[illegible]才深意待[illegible]何

奉同順則贈鄒省掾

中朝大將霍嫖姚材傑如君早見招入幕文書金印
大行營笳鼓玉驄驕兵謀合發元多與殺氣憑陵未
盡消好待楚江餘浪息白雲深處共歸樵

戊戌元日

戎馬七年猶帶甲客懷元日厭飄[illegible]愁來刀斗聲相
續老去屠蘇酒到遲野燒凌回雲際碧江梅寒護雪
殘枝近聞拜相登[illegible]朝正莫後期

送李謙道入省叔父

中郎不見十年過千里趨[illegible]若何骨肉共論青眼

舊形容應換白須多三關虎旅傳新捷百粤帶花入
醉歌莫歎他鄉爲客久故鄉是處豈干戈

奉和龍西雨自洪見寄 [illegible]

青樓風月故相干慷慨尊前舞地寬錦纜春明花富
貴瑤玕畫鼓竹平安杉顯旗鼓元戎勝蜀海舟東去
客懽舊日交親應有問一葉歷雨楚江寒

和寄龍長史

扇外風塵素不干湖光遙送酒船寬錦箋傳草春詞
好銀燭燒花夜枕安四海交游空老大百年世事半
悲懽子眞谷口深相憶黃犢無苗風雪寒

和劉參軍

欲剸蛟龍試莫干東南天地洞庭寬鄭虔早被才名
誤晁錯終期社稷安年老青燈徒自苦時危朱紱爲
誰懽直詞照雪懷高誼排悶裁詩淚點寒

和寄歐陽文周

厚祿才疎不敢干幽棲暫遣客愁寬屋前老樹留雲
宿竹外茅亭向水安書寄鯉魚今始到杯傳鸚鵡不
同懽龍泉舞罷獨長笑宇宙誰知范叔寒

和寄王仲京

暮雲飛盡倚闌干懷想何時獨好寬天下兵戈猶杜
甫雲間雞犬憶劉安每傳佳句看君好想對芳樽共
客懽香染越羅春袖薄楝花風起不知寒

和寄從弟鐸

畏途阻絕卜支干夕見鄉書意始寬庭腹於人深有
累鶺鴒從北雙相安弟兄相顧三人在風雨還孤一
日懽春色故園何處流水白鷗應怪舊盟寒

和寄從弟銓

廣憂戚淚痕干江海客身何處寬驚報每愁諸弟
獨臨危但祝老親安異鄉兄弟長相憶負米晨昏不
共懽最苦二郎獨異漢晚煙原上鶺鴒寒

贈宋經歷

山繞青原百雉城入關盡說長官清才賢可爲明時
出政事多資贊畫成禾黍秋風螟螣息梧桐朝日鳳
皇鳴書問好讀開元紀節操存心慕廣平

哭羅達則

大阿出匣掛晴虹誰肎埋光九地中萬里攜書來上
國一時揮翰動諸公杜陵避地身將老宋玉招魂事
已空前輩交游看欲盡爲君揮淚灑秋風

西雲亭種菊未開以余歸期逼迫特預賞之即
席賦

層層種菊繞籬斜秋色偏歸處士家擬鑄金錢酬歲
月得依玉樹伴烟霞清風江上從行李白髮樽前作
按花貯酒尚須留九日西風平地岸烏紗

題分宜縣胡於信釣翁詩卷

嚴光不作漢廷臣今日聞君亦隱淪草笠暮歸三峽
雨竹竿晴釣五㝈春長歌鼓枻知音少滿卷題詩入
畫真馬上行人莫相問白鷗波浪最相親

哭蕭參謀彝翁

南州進士盛才名幕府參謀仗老成筆舌夜探星斗
動襟懷寒激雪霜清平淮碑語將裴度哀郢魂歸許
屈平多謝沔陽劉太守爲題文誄弔先生

中秋與郭恒飲從弟宅忽聞猘犬陸梁恒驚去
風清月白臨别悵然次日移詩從弟和以寄

懐

兎罝雉網林中遍鴻飛冥冥誰使然欲歸故山弄明
月如隔弱水招飛仙蒼生何時各安堵賤子今日嗟
倒懸千金不留魯連住銅駝荊棘愁風烟

寄從弟銓

舊廬每愛桂花秋風月涼宵足勸酬盜賊未平身漸
老弟兄相望淚空流經年避地魚赬尾何日還鄉烏
白頭側想早春佳氣好掌珠初見慰深愁

寄劉王振茂材

城南燈火連床久獨夜荒村費苦思風雨何時尋舊
約江山是處有新詩海棠春晴飄香盡鷓鴣天寒喚
客遲明日還鄉須作伴買船沽酒共襟期

東王志元

汶浪春花花轉紅花共心事想君司幽燕車馬從天
下吳楚舟艦與海道南發不應懸想孟去留終擬
曹公石田秋雨宮錐驚早附冥鴻萬里風

貽劉淵

老樹蟠堤抱石危晴雲過雨出溪遲有時歸鳥落山
果無數飛花墮網絲得酒不消爲客恨連牀長欲與
君期此情最倚相知久莫怪新來懶作詩

和郭順則登五峯仙壇

蒼山遠拱翠藍天雞犬雲間盡得仙雨散天黔彌八
極碑磨蒼石照千年漁舟隔浦搖春浪茅屋倚山炊
午煙見說隣僧知敬客長廊晝靜共參禪

用王景韶送舒元祿茂材

時危結屋傍岩阿野逕春深帶翠蘿四海俊賢當貢
舉百年父老漢謳歌山深霧雨藏玄豹水會汶塘散

白鷺地僻此時賓客少松陰埽石坐長哦

避地石洞有懷羅處士就東岡以立進士

剡歎雙崖立洞門石稜斜闘浪聲喧屋前松長山人去堂上藤垂石佛存西望鄉關通鳥道舊題歲月滿苔痕重來又迫干戈苦空擁杉花遍水源

壞居晚興

四山紫翠共嵯峨愛此壞居亭獨過窗戶晴通雲氣濕竹松陰拔雨聲多時危喜舊陳來往地僻漁樵共笑歌對酒暫忘塵境迫好莫思戎馬近如何

寄楊和吉歐陽文周

黃鵠一飛幾千里高標矯矯離風塵宗元有恨爲司馬郭泰無名與黨人富貴致身何用早是非論事或難眞二君舊日皆知己旅食他鄉莫厭貧

送別從姪淳

愁心長繫晚峯青避地何時馬足停草樹四山區域小風埃六月髑髏腥無從灞上懈劉禮始信遼東老管寧惜別恨無尊酒共臨溪爲爾汲清冷

十二月望又自新淦泊桐江時弟銓新歿

遠營鼓角送悲聲十口無歸淚不乾孤雁哀鳴秋浦遠慈烏悵哺夕陽殘江南戰骨遺民盡天上除書選將難敢望伊周明至理願聞韓信早登壇

和龍西雨韻寄楊和吉

權門曾事燕于老去休文任帶寬狡兔經營三窟苦鷦鷯棲息一枝安漁樵路熟成長往鼓缶風高嵺不歎獨有西齋上客全錢買酒敵春寒

王進履承徽會同書此詩

山陰先生讀書處玄髮落日西窗高落花滿徑春寂寂長松陰水底泠泠有時獨坐烏皮几來與白雲黃庭經座上賓客何處滿不知此人眼爲誰青

寄羅伯英

江湧春濤枕上聞殊鄉無伴獨離群始知詩事能窮我獨喜擻名又屬君風燕入簾梢落絮雨龍歸洞駕輕雲遙知鄰曲過從熟來日還家酒半醺

悲龍興

七載奇功一日隳眼看白旆換紅旗支祁不避旌陽劒絮酒誰澆孺子祠南北選材從昔異安危任事總難期可憐千疊西山石留刻何人節義碑

悼己

種竹經年長太齊半枯半死逗窗西天風飄雁隨雲沒山鬼憑狐當書啼世亂獨憐徐庶母家貧久累買

臣妻兒前事堪腸斷欲問西山路轉迷

春懷

前水推憹後水推推愁不盡載愁來雪消海上蘇卿老春到江南庾信哀客路但聞啼鳥樂人情不及野花開交游況復疏還往獨對青山勸一盃

社日

甲子頻書入短篇紅推五戈卜春田讀書未有平戎策止酒聊輸祭社錢紅樹花穠春向晚畫橋楊冥雨如烟舊來歌舞今誰在燕子茅簷只自憐

己亥六月初五日

不惜千金一笑揮危途驚定始傷悲問安慈母翻成泣乞米貧交不療飢總謂魯連曾却敵謾傳李涉舊能詩只從鄰曲多豪客無怪荊吳滿戰旗

和友人別愁

風急長空舞落花獨收殘淚落還家盡聞砌曲閑芳草綠樹庭空噪亂鴉不見韓娥沈漢水空傳蔡琰按胡笳遙知今夕天涯路鄉夢難成月易斜

余窮阨閭里年甚一年風雨重陽世味尤惡因思去年索酒於志明以與黃花解嘲今年志明亦復避地雖黃花可得見哉感慨成詩又無與寄因題之壁上以記此時情焉

風吹烏帽晚颼颼顛倒空尊不自謀賒酒鄰家慚舊債題詩茅屋載新愁黑雲雨壓千山冥黃菊草深三逕秋今日鄉關最蕭索念君何處獨凭樓

九日和從弟銓

菊綴疏花雨滿林人情争似酒盃深百年顛倒皆如醉九日荒涼不廢吟投暗自慚輕白璧知音還擬鑄黃金一襟愁思鴻與頓贈相從桂樹陰

和劉淵見寄二首

南國干戈積九年四年相別寂相憐病看菱葉疑非我飢嗟松花似得仙青鳥謾期春後到白雲不掃夜深眠故人半在無消息讀罷君書倍愴然

幾何歲月頭今白況復亂離生事難千里雁聲雲外斷一春花事雨中殘長年寄食貂裘敝獨夜悲歌燈火寒親舊江湖多阻別艱難誰與共心肝

寄郭沛

最憶山原隱士家朱簾樓外卷飛霞梅花清影斜侵案韭葉寒香細入茶教弟舊書常共讀待賓新酒不須賒春來頓覺疏還往長遣歸心託暮鴉

送周宗泰之九江

花外晴雲飄白練匣中秋水卧蒼龍揚帆直破西山
雨把酒先招五老峰勝地登臨增感慨昔賢出處每
從容榮桑咫尺君須到無數黄花秋露濃

題宋氏草菴

老大還鄉草屋新乾坤俯仰一閒身卧龍自是奇男
子歸燕還尋舊主人竹徑掃蹤留坐客柳塘分水過
比鄰共梓野老親魚鳥高歲毋多較俗塵

晚眺

眼看淮海徑瀠清漢邊戰古戰爭老大不堪思往
事鐵寒久已厭干生烟深薜荔棲鳥急疾霜林鼓落
鴈鳴惆悵故人書不到別來十載最關情

去年中秋與郭怡飲舍弟處酒半以事散去今
年余飲桐江上又以群不遂故走漢東岸德
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玉簫聲斷彩雲收扶醉倉皇問去舟點點數人成往
事姮娥送客變新愁蘆花掩映漁燈暗桂樹荒涼茅
屋秋八月使槎何處在銀河天闊淡悠悠

送從姪淳

路窮淮汴草離離志士空嗟歲月馳敵面人心山萬
疊緣愁容鬢雪千絲風悲洛浦海門至月冷漢宮金

秋移從古戰危頻易守君王見事獨何遲

晚秋黛淡宴集

菊花香滿酒如傾不謂艱危有笑聲鶯座令嚴飲錄
事排筵席先生虎氣紫氣薦秋色落木紅黃遠
晚晴却憶桃源舊詩路添新興到不勝情

寄東郡謝使君

聞君進講東宮日文染天香從早朝座前層宵燕聞
近馬嘶時路出山逆天元封士多相憶少室山人早
見招我亦投親人共棄一笑長頹混漁樵

雪中負米晚歸像題七言句因呈李尚文少府

蕭索風烟暗五陵群黎愁苦復誰憑早年識字知何
用垂老為貧病未能負米晚歸沙上雪給薪寒煮澗
中冰不眠永夜臨牛斗光怪猶疑劍氣騰

早春試筆

臘雪留寒壓草廬陽春橋暖散天衢喜聞諸將黄金
印共捧中朝赤伏符詩句且題新甲子酒盃不媿舊
屠蘇洗兵雨至應須早半畝瓜田得自鋤

宴酬王志元

前月中旬得素書中問我近何如浮沈漸與鄉鄰
狎貧病多令故舊疎杖外飛花春水慢尊前啼鳥午

牕虚詩成昨夜空愁絶夢到君家水竹居

村居

薜蘿雨静覆深階村逕陰成徑素懷窮敲高氣凝不動鴨分埽路整相排抵愁得策將詩改療疴多方與俗諧四五鄰家農務早時餘送酒到山家

寒食日紀懐

不到東園满氣旬萬條烟柳翠光匀雨中春鞚勞如我花外晚愁路逕人近衣詩名真累獨老於世事每因循煮芹炊黍俱寒食没數清明晨發宿塵

貽劉伯敏

去年余嘗寫惡詩貼壁間一日盡失既而從弟鐸過伯敏乃知爲伯敏取去相與一笑寧知其非燕石歟故詩中及之

江海歸來少夢思論文猶恨識君遲雪鴻覺去空留迹天馬長鳴不受羈每日想君池上酌有時和我壁間詩滿林秋色風烟踈甚欲相過未有期

聞聲西雨自閩海間道抵家申日疾鉄於展覲先寄此詩

萬里征帆海上回異途行盡始還猜入門兒女牽衣笑問事親朋載酒來書有浮沉誰與送眼無青白故

難開薊蘭晚家俱凋瘁佳句性庭到野梅

和劉淵見寄

半畆瓜田近故侯稀絲霜满不禁秋愁期樽酒常先到貧待鉤金不易求天上龍光纏寶劍人間蜃氣結飛樓哀時只復多離别雙淚誰添楚水流

和曹文濟寄楊和吉韻

盡領東海我春雨鄰曲過從阻萬山無限客愁添白髮况無人事到黄鸎溼臺花落題詩少金錯囊空得酒難白日逆沈真可惜一庭芳草閉門閑

和歐陽奎自洪都見寄

愁來不敢縱高歌對酒其如白髮何十載干戈豪氣少一編史傳是非多未能傳箭收青海且復還山卧紫蘿氣轉洪鈞妖祲息終看王化被江沱

和周宗璞寄彭有聞進士韻

射策歸來荀廷乾門前車馬簇金鞍文游有道多三益伯仲能文見二難日共飛觴詩卷滿夜歸草徑燭花殘愁余江上空相憶水激風沙不可摶

寄宋竹坡

宋公池上千竿竹六月脩脩秋满林漏日遊絲懸落絮繞渠流水浴鳴禽江湖十載皆陳迹風雨五更收

壯心沒不紺浇籬下菊花時容我一登臨

和酬羅達則

聞君醸酒滿春甕淨洗深盃候客過聽雨小樓燒燭短掃雲石壁寫詩多門生博草常先到時客飄蓬不共哦稍待秋高涼月夜相從細問法如何

和劉伯貞見寄

斯文同味似同宗長日思君意轉重客館雨來秋種菊故山雲去晚看松流傳近日多詩句邂逅何時共酒鐘如此交游能幾輩白鷗結社頗相從

和羅習之見寄因柬劉洪二首

昨日尋君恨不逢離愁散入暮烟中古陂淨瀉秋千頃歸路斜分月半弓年少向人偏骯髒時危臨事始疏通論心長欲書燈共無奈君西我復東

中年離別倍依依何事懽娛與願違日落群鴉烟外急山空獨鶴月中歸干戈滿地荒瓜圃蓑笠殘年臥釣磯問信劉郎風雪冷誰將金縷織成衣

二月初晴題涂西居人樓壁

老去才名久退潛樓前晴景逐人添雲連野樹深藏逕風卷溪花亂入簾遠信忽傳閩徼外閑愁盡挂楚山尖春光流轉曾相識獨怪經年雪滿顩

三月十二日夜宿涂西山絕頂

夜登絕頂幾千尺臨曉始知歸路遙水滿大江舟窅窅塵飛客路馬蕭蕭山河勢窄如懸綴雲漢光低不作橋十二年間多少恨春來不共凍痕消

懷羅達則

溪山杖屨每相違況復經年去不歸移席花間春雨至倚樓江上暮雲飛細書到手添悲喜世事關心有是非池上秋今新綠滿待君同製芰荷衣

寄劉伯貞

山中長日倦題詩偶望烟嶼有所思飛雨忽隨龍去遠閒雲獨伴鶴歸遲度溪風前松花落繞逕蘿分藥蔓垂遙想西樓今夜月玉人正是醉吟時

六月初十日客館披涼寄伯剛文學蓋傷於虎者也

君王無復問南州賤子何能幾激衷菌茹風清長日度梧桐雨冷晚秋愁一一窮刻骨更何有萬事傷心不自由避地唯應蓬島去羽輪人世向誰收

寄胡滉伯清蔡東周子諒

積雨初晴綠漲溪溪花飛舞屋東西鳥銜朱果珊瑚碎竹放青梢翡翠迷池上酒盃無俗客壁間詩句有

新題結廬不用雲深處門閉渠開過馬嘶

贈鴈明信責卜

憶自成都失老嚴一年心事向誰占謀身每信黄
吉涉世空嗟白髮添大古圖書含變化後來象數極
窺覘閉君講易長無倦客散中庭月滿簾

九月兵至桐江館人死李文麟以詩相弔故復

和之二首

江水滔滔流恨長文競十載頓云亡空村烟雨豺狼
滿老圃風霜松菊荒流洞肉由猶在手招魂楚些惡
成章論交不負奎知己華帛千金秪自傷
白髮山翁最好文昨朝盃酒死生分可憐耆舊多新
鬼未必臣民負聖君鸚語謾傳遼海樹龍文長想碣
山雲扶危實藉英雄士馬上相期早策勲

對雪懐郭順則

寒飈貂裘曙色微水郡山郭遠瀰暉瓊田萬鶴凌風
舞玉女千花繞座飛勲業平淮碑石在風流訪戴酒
船歸想君懐古偏多感肯使緇塵涴素衣

旅館懐舊

天涯剪紙賦招魂寂莫空齋晝掩門春燕同來人事
改夜燈相對語音存松花滿地閒棋局苔葉經年上
石墩豈是老懐多感激百年交誼共誰論

題邊少府權詩集

若才浩蕩濯溟波燕趙論交俊傑多枕上聞雞先起
舞花前把酒獨長哦漢皇不識神仙尉蘇子偶逢春
夢婆志士百年名節重一莖且復卧烟蘿

暮春與賓宴集和羅國芳韻

千尺蒼松鎖翠嵐兩竿初日討晴嵐山人結屋深相
對詞客過門任共談酒送餘春盃滿百月明歸路影
成三斃是時相賞渾忘却莫訝邊城野戰酣

秋日

江上秋風吹布袍滿林敗葉暮蕭騷雲沈鴈信人千
里雨苔蛩聲客二毛汗馬功名知命薄蠹魚文字謾
心勞十年辛苦成何事贏得一貧聲價高

哭邊權少府

新淦邊權尉六合兵亂棄官歸去年始與余
締交甚相親未幾避地渝上適與館人難死

焉

往年把酒楚山秋歎息相逢總白頭梅福吳門聞久
去禰衡江夏爲誰留血凝寒碧精靈在氣貫晴虹魑
魅愁鄉國衣冠轉悽惊招魂何處淚空流

曹居貞先生求志詩

老子懸車尚黑頭中臺進士晉風流延年好待桃千
樹觀化深知貉一丘墓碣自題庐早許儒冠不改配
前脩郎君愛日情如海春滿能船任柏浮

柬羅伯英

庚寅辛卯年間余與伯英俱客桐江上時有
賓從甚盛自兵亂十四年惟予伯英重到不
能不重感焉

大藥霜髭貫不玄白魚無計滿千仙別離歲月落花
雨歌舞樓臺芳草烟世事榮枯分一日人生感慨萍
中年劉郎恨滿方都觀重到題詩共幾篇

乙巳夏五月茶陵永新兵奄至遂走淦西暑雨
涉旬米薪俱乏旅途苦甚因賦詩示諸同行

白髮遺民真可哀途窮猶望北兵來關河割據將成
識將相經綸豈乏材足繭荒山走風雨腹飢深夜吼
春雷主翁清曉催人發又報烽烟逼楚臺

重題禪寂院

六月兵退重到禪寂見諸人留題悉爲兵人
所去而余與李文麟二詩獨在因發一笑記
昔有寒士殍於途宮爲撿覆作偈云徧身
無他故惟腰間有雪詩三十韻聞者絕倒余
其斯人之徒歟遂賦一首寄李且以示吾極
上人云

詩苦窮人人苦吟偶隨名勝到蒼林畫龍點眼先飛
去詠鳳求凰不用尋豪客尚能知李涉敖雄終不棄
陳琳文章得意無今古讀與龍紗照碧岑

丙午元旦晴雨復雨意諸弟俱留千外情見乎
辭

父老新年卜歲燈桃花春色照巖扃洗兵不厭東風
雨戀闕長瞻北極星堂構有詩空諷詠屠蘇無酒自
清醒揮毫對客書桃版白髮添多眼獨青

寄張九成

山館閒君足自娛賦詩近日與誰俱樹侵釣石斜傾
蓋雨定游絲小貫珠客主長年存醴酒鬼神清夜捧
陰符（多病不飲酒）溪邊舊約何時到愁絕天涯一字無

寄宋竹坡

久欲從君借竹看東風又長碧琅玕午陰坐久晴雲
落夜深眠遲白露漙悲葉連畦從料理菊花分逕共
平安洞簫一曲裁新管石上雙吹翠袖寒

聞郭怡有詩未及見因賦此以寄恨

一襟老淚點蒼苔誰信愁腸日九回豪傑虛名多自
誤弟兄急難竟誰來橋分溪路桃花落門閉山房燕
語哀禍福情知相倚伏浮雲掀日幾時開

和宋竹坡見寄

聞君近住崆峒下俗客不來長閉關得句偏題青竹
上寄書曾到白雲間微風款枕茶烟散晴日卷簾花
意閑舊約許君須候我月明騎鶴過南山

和楊茂才閒居

板橋遥逕薜蘿深環翠浮波竹外尋啼鳥聲聲時近
客歸雲不動似知心剪苔盤石移棊局添火香篝續
水沉賦筆惟應潘岳好恨無樽酒與同斟

丁未人日

誤喜新年七日晴黑光溢日更分明陰陽元自相消
長夷夏何能息戰爭高視山河分王氣不知金石載
虛名麴生廢盡交情絕看徧梅花晚獨行

和楊和吉二首

讀書頭白苦無多自判才名易減磨耆舊凋零霜後
木世情翻覆雨中荷數家烟火誰開哭三月鶯花誰
復歌薜荔繞垣茅屋小纔君攜酒日相過

海棠雨外半含啼病起吟情懶更題疋馬看花空老

大還山采藥自幽棲欲尋仙館窺丹鼎曾借漁舟渡
碧溪門巷總非初到日渚蒲汀芷望都迷

三月十六日訪宋竹坡不遇

門巷春陰綠樹遮重來不省是君家雲封山館半簾
雨水泛溪流萬片花王戴風流成故事吳張圖畫動
中華小童鼓主須留客湯沸銅瓶旋煮茶

和周愷軒憶元達詩

元達名浩余內宗又嘗同硯席丙午卒于溧水

一望吳山一斷魂那堪雙淚出還吞青雲事業終何
補白首交游不忍言萬古空愁風雨夕新阡遙隔水
雲村謝池春草山陽笛未卜它生得共論

贈戴醫

舊約尋真海上山相逢長有好容顏一池伏火燒丹
熟兩袖晴雲采藥還坐遣呻吟成語笑久拚名利換
清閒頂門欲試金針妙白髮青燈我最頑

和周子愷中秋感懷見寄

尊前舊事逐飄風飄得衰年兩鬢蓬病骨五更秋氣
入佳期千里月光同綠窗高興鱸堪膾江海修程燕
避鴻昨夜桂林重對酒看花雙眼霧濛濛

雲屋為龍叔起賦

挂冠歸去雲為屋又似鴻濛未判初何送清吟隨杖
屨窓涵微潤入圖書開錄疑與仙家近放鶴多令舊
客疎何事劃開天宇淨醉攀明月抱清虛

客館書懷

曉鏡形容卷不同從淳人去更匆匆端相舊壁去年
燕斷送殘花昨夜風易播共弊交誼重依到爭為旅
途窮世情泛泛同苛泛萬始語相逢是夢中

春望

紅鳥碟碟伴妹相依倦來風雨暫無蹤記母如巢寂
燕詩文誰録滋猿陀雲意迷想述芳叢雨勤[illegible]悠然
落花懷抱一時何處寫龍頭春酒不須賒

答楊和吉韻

白髮侵尋暮景來掃除無策還空盃江山每與秋俱
到風雨不知花盡開往事謾存元祐逆少年何羨洛
陽才惟君於我過從近稚子朝朝掃綠苔

郭尊師至安堂

道人極目立蒼茫歎息紅塵去路長東折秦關投虎
口馬窺蜀棧戰羊腸海天鶴送仙書到石洞花分春
酒香寄語往來名利客不如學道至安堂

代贈峽江王巡檢

將軍仗節鎮巴丘虎豹深藏山水幽草露洲長乾試
馬柳風波細晚迴舟岳飛曾作千年長李廣終封萬
戶侯且訪南鄰讀書客論詩說劍自風流

訪友人別墅

陰森萬木晚蒼蒼路轉山腰掩草堂池沼環流葉葉
散窓涵細雨蒔花香讀書程度齡年少中酒心情氣
日長公子駁軒才思好相高詠任滄浪

留題芳臥雖防發司

梧葉秋風草樹秋荷今朝難得夜光芒寧公美然無私
近禮數今存留楮嘉人收息明答仲語也
孫安紅翎翠羽開閫盡我亦緣君激[illegible]

代贈

詔頒大邑縣符新君領除書第一人聖代我今更治
化大賢於此展經綸信臣竟厚思如父黃霸嚴明政
有神氣轉洪鈞生意早棠梨花發滿城春

送李子高遊金陵

吳中八絕冠群材楚楚芳年君又來得酒醉飛鸚鵡
盞題詩先到鳳凰臺天迴北斗星辰近地盡南郊道
路開信是泉州春色早好將紅杏倚雲栽

送劉叔亮兵後歸清江

風塵荏苒鬢毛斑夢寐時時到故山每憐王粲
老攜家今見管寧還松深先覺寒烟外草滿荒庭夕
照間不用入門多感嘆梅花春色破愁顏

送賈吉水[illegible]

五馬遙臨白鷺洲光宗金紫古諸侯滿城秋雨聞絃
誦夾道春風見旆東觀天高鵷鷺並中臺地迥鳳
皇遊歸輔明日來遲早玉筍催班第一流

己酉元日

往事悠悠不足論細看桃板舊題存青山樹繞千年
屋白髮人看五世孫側注曉容驚破帽看蘇春色醉
深尊歸雲更是無心者借我長封谷口門

送孔貫道應賢良徵辟就謁孔林

詔下江南選俊良君行千里似還鄉淮河天近魚龍
會闕里春回草樹香一代又論新禮樂千年仍覩舊
宮牆仲舒三策陳王道文獻承家好激昂

和胡濟見寄

雨後溪雲冉冉生夕陽蛛網一絲晴山環老屋杉松
合水滿平田鵞鴨鳴老去客程憑酒力愁邊春色減
詩情文章伯仲吾何及莫怪兒童不識名

和李上舍韻

春雲乘雨午橋陰病眼看花負寂心漢水盡堪添綠
酒燕臺何得築黃金手攀楊柳親曾種路出桃源不
易尋畢竟知音眼前少塵埃三尺暗桐琴

寄李亨衢

若住仙壇縈路遙人間望處盡冰消徵風半脫烏紗
幘明月[illegible]吹紫玉簫出水芙蓉鳴翡翠繞墻薜荔護
芭蕉日長應共羅浮客時復松花酒一[illegible]

贈岳史

筮仕何論占甲科君於此間人多海舟夜泊蕭隄
至官馬尾嘶天使過微祿楚從淹微月好音原不阻
山河時來得遇憐才者早晚朝衣上禁坡

題安樂何心淳草堂舊隱

草亭亭上舊留題窗戶憑高結搆牢濃翠入簾春雨
竹亂紅飄席曉風桃功名前輩遺鴻爪文采諸孫有
鳳毛萬事門前無所與惟應對客醉揮毫

贈金守正

六月松陰坐紫苔得書頻使好懷開離愁百斛如雲
散涼意一襟隨雨來王筍天清長在望金洲春盡每
思回高懷又作秋風約不限金錢鬥酒杯

荅孫九成韻

自信功名骨相寒西風長笑倚闌干醉劉不用攜長
鑱育夏惟應著小冠遠寄高吟諧律呂何由並駕接
和鸞楚山歸鳥憐毛羽棲息一枝何處安

贈別宋仲觀

梅花江上雪盈陵烟紛紛迷道大江風微五雨
靜聽鐘日日聞雙淮習十載論交頗喜依一朝送別阿
容顏坐對淡然眼日日虎踞南山

和宋竹坡韻

寄語問我山中事性家貧一事無春香斯未
落午窗夢起烏相呼舊來叔夜交游絕老大文章
硯枯鷗社共盟君未棄何須馳志向伊吾

和酬李晳

世路遭同暮景移老懷無托廢題詩朱顏棄我辭杯
滿青眼看書下筆奇雨暝茶烟侵竹潤春寒香霧出
簾遲地偏每恨交游少何日能來慰所思

和酬黃用泰

思君不見待君吟何許蓬萊聞妙音孫綽遂初先作
賦蘇秦未遇晚多金閒看歸鳥暮雲合欲渡滄江春
水深惟向層樓窮望眼可能無策到西岑

和袁寅亮進士見寄

白髮禁春愁奈何當年只合卧烟蘿山中老屋歸來
早簷外飛塵感慨多意氣功名嗟夢散交游道誼自
心和兩君文采真連璧枯槁長懷挹楚波

得月樓爲陳與京賦

得月樓前春水寬玻璃萬頃接天千光涵銀漢虹橋
迴影動金波只照千里人上鸞簫一曲女
乘知相逢王對共看

和彭允迪見寄

佳句君勝玉文枝客路陳
遣千里雲山思黃金難得酒窓青卷
題詩近年轉向世情薄晴日滄江理釣絲

辛亥秋詔舉秀才余以耳聾足躄縣司逼迫非
情因成短句

恭承丹詔紛群材卧病空山百念灰晉代徒聞三語
掾漢廷何待兩生來天關虎豹應難得雲錦衣裳不
易裁笑爽西山雙翠雪獨能乘夜望三台

和羅泰家見寄三首

君歸猶隨得安居書獨南山夜讀書雞唱窗閒辨長
劍馬嘶花外駕輕車每逢二仲回青眼已辨千仙醉
白魚風致飄然驚坐客相思不見獨踟躕

詞林文物早知名對客揮毫思不停梁震每稱前進
士灞陵誰識舊將軍清談竹下雲時宿匡坐松陰窗
白雲見說主翁歡意洽酒酣長夜共論文
文章早歲愧虛譽心死如灰不復然魚目混珠非易
識驪珠出海事虛傳飛鳴何敢分鵾鳳枕漱惟應近
石泉幾度打頭風雨惡碧桃紅杏自年年

知黃司泰見别

雙井詞源脈派遠諸孫文采還飛揚遂將時日旋將
外花柳春風杖屨間白髮往來行客路青山歸去夢
鄉關却帳溪山離恨苦寒簷水夜鐘聲淚

石洞道中

天風蕭蕭吹布袍上山下山苦我勞江聲忽隨小橋
轉秋色不讓南山高荒山昨夜水爲雌險崖取果人
如猱茅簷老翁迎客笑畏途跋涉多賢豪

寄王進士二首

伏覩府鄉貢進士王禮子讓所刻長留天地
間集陳收謬作兩大聯以寄愧焉而誤名字
郎同年寄之

東海歸來鬢雪深將求高興托詞林著書谷口雲封
屋吹笛山陰月滿襟千古文章門氣運幾人心力費

光陰前來朗誦長留集尚想西歸問好音
老去群書遂夢忘青燈白髮夜淒涼平時誰信班生
筆空日空懷陸氏莊天爲國家生俊傑地居臺閣盛
文章郁夫空谷遺名久不謂人間有郭璞

寄韓皇陵壇鎮領堂下來中出白石如玉

神仙宮館近蓬瀛大字米家碧瑤岸日射水晶江石
白雲封記行巖松青庵可乎何知留訣鶴立瑤壇
說經松偽安知今夕空雲殿遙想滿虛檐

閱桂林樵者贈

臺稿東歸來荊棘榛蕪草自不可芳長共承桂枝几雪

露已見吾家六代人錦粉露英初試曉辭紅雲殘欲
嬌春遊知賓客多懽賞誰在題詩筆有神

寄劉同

自從南國息干戈江海詞君得意多騎馬春週桃葉
渡吹簫夜和竹枝歌離愁偶信雲千里老境漁舟兩
一簑大藥無資長卧病東淺何日得重過

寄楊和吉

重到西亭汎自垂史從何處共襟期看花馬上春雲
牧種柳門前秋雨忘仙客已問通精井故侯猶待館
羅池荒范天壤名長在賴有宗京有詠詩

病目寄宋時舉

丁丁伐木最關情病起秋風畏客程隔霧看花生眼纈聲天止酒閒愁城荒村茅屋白烟起落日楓林紅葉明青壁丹崖長在望玲瓏瘦影獨心驚

寄李少府

學仙不向吴門去百丈詩壇主舊盟白雲寒添巾下滿綠雲晴繞堂湖生香分芸草茅齋小夢入梅花遠恨清竹下每遲賓客滿我來何日酒同傾

壬子八月余病目至十月劇甚用推半驗明則右者已有用白災戊申歲右耳病辛亥庚戌右脚患軟痛今右目又喪於劍家病未了不求癈而自癈疾強賦短句寄中和及仲簡

自從白髮病侵尋涉世方知憂患深吹面塵沙須眯目求名文字少灰心舊書盡賣惟留劍好酒能餘擬學琴楞散獨存天所賜從今肆志卧雲林

來陽郭方中云先世自麻岡分派常仕前朝今遁迹畎畝至徵詩余以同宗彼以同志歌以贈之

老我還山始學耕鉏犁不辨畝從横坐分作餉田鳥押預卜年登野鳥鳴訓子但求名姓識輸官寧使斗升贏聞君亦作歸休計好是吾家舊弟兄

癸丑首正

雨絲寒織暮江烟春酒杯深琥珀鮮首癈倦題新甲子醉來謾説舊山川貞元朝士今誰在東郭先生每自憐藥物酒錢貧欲報惟逋詩債到新年

寄周文騰主事

天柱峰前松十畝聞君結屋最幽深釣魚溪動雲生履放鶴風高秋滿林莊葉家從兄學寫松花酒待客同斟愁余白髮交相逢夜雨青燈空苦心

寄宋時舉

解劍贈君意不難劍光飛射斗牛間文章聲價誰能好風月襟期君最閑雲暖鳳和簫管響雨晴龍護瑱珠還崆峒元是神仙境萬丈丹梯不可攀

和答彭中和

崖遊空費結客難何人雙璧立談間每驕雲鶴知君到却羨沙鷗似我閒攜酒溪山思共往捲簾風雨入空還才名能下陳蕃榻寧許他人得再攀

暮春過羅伯源次韻

柳絲烟暖繞溪梁四壁園亭盡向陽雨過半篙新水綠風迴兩袖落花香遍道香家晴光轉窗隱碁聲晝

漏長公子門情最瀟灑何時杖屨得徜徉

李竹隱牧清江久而不歸因諷以寄

扁舟四月下清江江水魚沉江路長豈是信陵忘魏國向緣朱邑愛桐鄉烟中蒼樹官橋晚雨外紅蓮水檻涼悵望諸公頻問信秋風漸次到秋堂

同王大元賦戴存節秋圃堂

君家舊屋我曾到秋圃新堂今始聞種菊編籬乘細雨攜琴移席候斜雲無錢陶令懷清節有錦韓公樹大勳碑記好還鄉處士細論出處著高文

謹塘賞菊

繞庭種菊色斕斑想見陶家得此難大白開黃元不俗淺紅映紫兩相歡微風香動秋容淨清露霜深曉氣寒頗有山翁家釀熟花前子細共君看

和答坐客

簪花不惜鬢毛斑獨惜花前得意難風雨白衣迷客久江山彩筆奉君懽蛾眉擁雪玉人援仙掌擎秋金狄寒是處西風着顏色未應長向故園看

春日有懷彭中和李仲淵

老懷久欲謝青春春到惟添白髮新對酒不辭今日醉看花卻憶去年人自知關羽終歸蜀誰激張儀遠入秦遙想思鄉情更苦不應連夜夢君頻

和答彭中和

長向春山數別期春花次第報君知舟迴剡曲緣何事劍合延平在幾時庭院暖風花氣入池塘微雨鳥聲依攜瓶沽酒與誰共悵望歸雲獨挂頤

和周子深

積雨空庭客心悲雲初散暮雲陰茶烹池上香沉水杜宇烟中愁滿林司馬倦遊勞遠夢休文多病廢新吟遙知勝地登臨好酒量如今幾淺深

贈醫士劉宗岳

移家久住大江隈種德堂深酒滿杯秋雨一林芝草長春風千樹杏花開虎收新谷啚前卧龍捧奇方海上來嗟我素髭無藥法若爲攜手訪蓬萊

送別陳王章南遊

文教東看被海隅發船鳴鼓曉光塵黃茅瘴滿嶺南雪度嶺梅開到北枝海舶待魚頻貰酒人家見竹編籬詩好懷更約歸來早花柳東風二月時

二十六日晴過謹塘

布袍稍覺曉寒輕晴色偏饒雙眼明山送黃泥攢虎跡寺門蒼樹掛猿聲重來誰與同心賞老去惟思避

姓名拈擲橋西會識面獨回青眼遠相迎

哭周子諒員外

士林憔悴泣相逢此語緣君意萬重蕙帳秋風鳴老鶴墨池春水化飛龍遙知臺省文章好不似山林意味濃重到滄洲洲上路野烟荒草暗行蹤

池上亭

好是君家池上亭繞池芳草露青青山童種菊開花還少鳥窺魚下砌行詩句有時吟不盡酒盃連日醉無醒綠陰深得黃鸝語六曲銀屏和淚聽

感寓

車馬門前久絕蹤柴門長借白雲封人情翻覆殊無賴心事依違遂斷情恩怨一時彌子馬似真千古葉公龍春花總被春風誤老去山中始種松

問宋竹坡求剪紅羅花

蔟蔟紅紫錦成窠春色連憐滿竹坡擇酒說能歌白紵看花猶愛剪紅羅根分后土冰霜晚潤浥中天雨露多好待春回寒谷早遲君花外共長哦

丙辰元日

歲日相逢兩丙辰把盃又屬丙辰人形容老醜鄉隣怪居止蹤攜魚鳥親竹馬小兒如昨日梅花老屋羨

長春諸孫催寫桃符板病眼孤燈得句新

介坡詩爲郭彥文賦

北山東下勢坡陀中有高人住介坡池浸暖紅花美影窗涵濕翠竹成科心如鐵石偏能賦劍倚崆峒穩自歌清節百年冰雪苦重逢徐邈問如何

挽清江堂中修

參差清江邊二翁奈何垂老入西州兒癡竟累孫冀死母老誰爲禹錫謀風雨吧歸金谷晚江山恨滿玉關秋詞林頓覺成凋落目送飛雲雙淚流

送別歐陽奎訪安鹿與兼東胡湜

明日開帆過豫章交親滿眼總難忘舊聞太守尊徐穉今見諸公說鄭莊雨映紅蓮湖水淨雲連蒼樹楚山長省郎若到逢胡湜爲覓鄉書寄數行

和袁方茂材秋夜宴集

下馬階除間錦幃羅衣花白縷金圍月明湖水龍吟細雲度吳山雁到稀楊柳舞低牙板促木犀香滿羽觴飛袁郎行是風流客舊約秦臺願不違

奉寄歐陽文周

楚楚才華最憐君春山勝事遠相聞折花林動飛紅雨洗硯池虛散紫雲到處能吟詩滿軸逢誰不說思

超群山中舊約應繇王定與論文到夜分

聖節

天門曙色曉爐烟宮錦春花簇綵旃日月龍章居北極雲霄鳳吹奏鈞天獻桃王母顏如玉承露金人骨欲仙遙想蓬萊移仗入侍臣應奏白雲篇

五七言排律

挽李心源處士

聘清多士奮逢居哲人嗟伊昔敷文治如君亦國華衣冠傾望族文字擬天葩蘭戢驅車遠吳山倚劍斜諸生親教授前輩信篤加鷄表騰烏府薪收戴鹿車苦心抱冰蘖高興托烟霞光景期如旋中原亂似麻漢官思再覩周婁去難違夜怨雲巢鶴寒啼宵樹鴉諸公紛誅筆賊子忝通家灑泪桐江上悲風咽暮笳

袁寅亮讀書深山萬木之中以避暑文憑爲賦長句因次韻以寄

獨向陰崖結構牢一時文采擅風騷雲間見客疑猶淺山下人行望始高蒼樹窺巢馴鸛鶴碧藤結蔓掛猿猱遙知高卧多標致何問長齋代骨毛洗耳未應徒見許搆肖但恐不容陶山傳佳說多題竹野乞桐過戍獻桃綿絶軒隱存故事楙閣服修逸閑遺鑒平

巖薜安書籍棉集松花釀酒醪醉後戲詩題石壁興來送客釣江皋蘇門傲睨惟閑笑康樂登臨豈憚勞雨餘傍松延薜荔晚涼蹤水濯淸蒭明朝使者求顏闔只此山中不用逃

五言絶句

候吳柱不至

相期林下宿呼童掃蒼苔蒼苔看又合美人殊不來

題分宜縣橋

雲從溪北生雨過溪南斷溪上簑笠翁倚闌看水長

日午

日午芳園歸欣然問主婦覓頭酒如何杏花開滿樹

茅屋

茅屋南山下細雨桃花謝清晨起梳頭隣家竹春社

謾興

春寒閑春閣酒醒春衫薄春去積春愁杏花雨中落

八月二十四日

鵲噪喧曉庭掃門獨延竚誤喜故人來竹籬隨腐鼠

春日過山家

溪外燕交飛天涯人未歸大兒新上學仔紓付裁衣

重到山家

細雨長茶芽東風吹柳花行人今日到先自補窓紗

山翁勸酒

山翁勸我酒共指池上柳昨日東家春今日西家有

題龍旗墨梅

孤標閒墨沼動氣入霜毫謝庭春色好玉樹兩相高

二月十七夜夢爲人作墨蘭

石瀨蹴虛碧滿院蘭花開攬衣起結佩匡坐待君來

吳姬別思

霜月五更殘如何去又還誤簪釵叢小落在枕屏間

讀史四首

六國中深機三山使未歸轀輬車上夢愛用鮑魚肥

險語追飛霆將軍驚落箸明朝賣餅人淚灑西陵樹

將軍方跋扈幾人願執鞭啼粧晚相對却爲秦宮妍

恂恂謝玄徽侃侃宋賓儀承家與謀國不競眞吾師

宿鼇溪

投宿南山中驚魂帶餘怖忽聞華鼓聲夜堅松風度

大洲曉發

日高啼鳥散江轉斷雲遮向客說殘夢昨宵曾到家

七言絕句

題春江送別圖

君上孫舟妾上樓望中烟雨意中愁江波若會離情苦一夜東風水倒流

八月初三夜對月

蟾門斜鎖淡光薄擣碎玄霜不成藥瓊樓夜鎖秋沉沉一枕天風桂花落

四時詞春

暖雲不護玉爐溫殘卷香灰冷力微夜坐久憐明月好細纏花影斜一枝

夏

日射嫣紅安石榴波涵空翠木蘭舟美人調笑渡江去半搦柳風暮不收

秋

鶴認棋花欲下遲蓬萊仙客遣催詩情深寫到相思處秋露芙蓉開滿池

冬

珠林晴旭散啼鴉高閣珠簾窄地遮爲問王孫歸也未玉梅開到北枝花

訪龍長史不遇

雙鶴窓深鎖碧寒松花不掃紫苔乾自將名姓題修竹延桂樓前第五竿

和宋五兄寄

苦辭將酒不同傾流水浮萍復有情今日江南望江北綠陰如雨鷓鴣鳴

尋人不遇

只望雲林意欲傾獨回江路鳥空鳴山童去後始知悔道客橋丙問姓名

題扇二首

柳樹晴虹透畫橋鶯花微雨過歸橈波光倒蘸紅樓影照見佳人弄玉簫

茅亭一簡竹編欄水鳥數聲風滿池吹面荷香微醉

醒雪羅小扇坐題詩

春夜

香霧滿簾飛不到花陰鋪地月斜明春寒策策春宵短又聽隣雞第一聲

題訪藏閣

雪月將前足笑歌到門何事不相過情知離合皆天意只恐都來白髮多

宜春贈別

微茫煙浪滿帆開一曲琵琶淚滿腮江水不如潮水好送人東去復西來

辛卯聞徐州警報

塞河詔下選丁男明日彭城野戰時愁殺翰林故學士白頭騎馬望江南

題盧陵義士羅珂遠傳後

淮海風廻戰血腥豈原不改舊時青中朝學士論功賞讓與江南一介丁

題分宜縣樓二首

十一月初八日楚金欲令余校稿於分宜用有此詩蓋由太守談嚴嵩之事甚悉且亦以爲口實

撲起官曹論是非不知把釣老漁磯馮唐太守文章伯賣卜城南竟不歸

獨宿江城夢故園一襟塵土滿啼痕老夫不想麻兒在剪紙應招客路魂

題梁使君太洲營

畫船撾鼓大江中兩岸旌旂接曉風一點鴛鴦雲外落將軍初試竭來弓

悲別

病起銀屏滿架塵夜窗愁絕月窺人寒燈不作雙花喜羅帕啼痕點點勻

獨行山中

七步潛行五步回路通深曲滿蒿萊青記白馬誰家子又向松陰喝道來

宿柯江野人家

松明大炬罨柴扇只影聚映透短檻一枕秋風涼夜好可憐猶向客中聽

城望

鼓角城頭落照殘客愁愁似五年前邊塞小弟攜家遠一點飛雲望眼穿

發家信

寒硯敲冰帶淚磨故園消息近如何老妻不信愁深淺歸日應憐白髮多

二月十三日

花陰轉午鶯聲咽忽憶庭闈捧壽樽亂後附書曾到否也應除酒共溫存

春夜

路入故園知幾程小樓簾捲月斜明夢中不記遭兵火猶在海棠花下行

青梅詞

青青梅子故園春喜欲磋微酸帶淺顰誰信枝頭如豆

小意中消息久懷仁

章臺怨

柳繞章臺萬縷金春風送別最傷心如今莫問長條
盡斧與章臺無處尋

清明日過羅伯英別業

梨花滿院讀書聲竹馬兒童作送迎共說東風吹雨
歇山翁今日作清明

訪羅仁達不遇留題樓壁二首

一逕松風導入山老慵願托白雲間白雲飛去他山
宿日暮雨來愁倍與

翠壓山樓積雨餘花間酒暖煮溪魚提壺勸酒且須
飲頭白如今少著書

和宋五別後見寄

誤將鸚鵡教詩成每到人來喚姓名從此西川蹤跡
少萬絲烟柳鎖春晴

寄贈龍興諸寓公四首

舊著群書費苦辛雲山回首負初心歸舟重到臨江
縣玉笥山前芳草深

抽毫史館會鳴珂老去光陰又幾何蘇武不家持節
苦胡姬哺子愧人多

孺子祠前湖水東幾回清夜夢吳公白雲何事他山
去不管長封紫極宮

落日憑樓滿眼愁征帆無數下江洲憑誰爲訪淵明
宅細采秋英為李侯

二月十七日有感

花西深宮不違時去日扶疏日斜西園青燈昨夜挑殘
雨空記春衫皆積寬

偶興

高柳看花亂紫煙鶯聲離恨滿晴川六年杜牧傷遲
暮況復如今二十年

清晝

雀翻翠葆鷺飛蟲雨定浮絲裡落紅漸老心情添懶
慢題詩多在綠陰中

感春二絕時館人在獄

宴宴芳草薦亭臺燕子啣泥逐處來春來翻頭今日
熟桃花一樹雨中開

千詞僞懷去路窮鯨飛蛟舞楚江風家書寫到平安
字始信吾師在上翁

涼夜

竹外涼風留晚坐蝸無聲山葉墜天河何處是雙

星新月纖纖碧雲破

重題石洞

不算歸程算去程范范世事自傷情小樓昨夜不成寐飽聽松風與水聲

同周雪江題劉氏貞女詩卷

百年節義伏賢豪一死番憐女子高不敢長歌嵗卷上轉喉恐犯舊宮曹

洞口人家

松樹廻環四家家扶拔老日脅咿啞西風裏得臙脂色偏與籬東木槿花

和周子諒見寄二首

白露斜飛秋滿堂微寒先結鬢邊霜可憐枯折山園竹猶自虛心待鳳凰

江上晴波動碧虛柳汀花塢抱村居男兒不佩黃金印罷釣歸來只讀書

秋浦晚歸

芙蓉開後涉波頻落日迴舟獨愴神鷗鳥幾回相見熟故穿菱葉避歸人

對月寄友人

相逢之處月嬋娟顧托襟期共百年諳盡人間離別苦始知月自不長圓

重題欲語

交情如水樹陰思往事尋思白髮增門掩晴嵐空萬壑向案曾對讀書燈

小樓

夢覺不知已曉鷄呼正把何處愛吾廬當時昨夜小樓清冷水雨聲一夜是十分凉

春暮即目

江村芳草萋萋綠風物依前今見來二十日春都過盡一場獨對客心驚

四月十五夜對月感舊

昔年歌舞水雪淨垂老重來未得休今夕人情今夕兩樣時月色還昨悲

吳淳命

孤子頻經舊情緒消息占十五年誰信舊時歸半相逢猶自似婦嬌

四月十五日江上獨行因思去兩年是遊之日

感懷次韻

孤石滄浪貴不爭雲林自合早歸休漁舟點點前江去載書斜陽不載憂

六月二十九日觀雨

青山山下是吾廬六月狂風卷搖馬使秋風吹雨
去寫功令永又添粗

題墨蘭

老劉風雨許見親縱護書政攘精神湖明不爲陳玄
左忽栽元視積不譽

次選季彦書

門不逢高一丈餘方□□大文人陳子思號領狀武
坐細讀遺而笑之歸

醉後重題西雲亭

剪茅蓋屋竹編籬自向河黃萬菊技容秋下岡將雨
至西雲老子政題詩

題丁興善梅花圖

騎驢灞橋戴帽側千里相思上雪客夜空川離月明
人一掬精神淡如雪

題毛楚喬梅二首

百年孤幹立苔衣數點寒花映竹疏昨夜東風吹竹
到主人扶醉月中歸
江雲欲雪有餘寒冷落前單闌未開記得玉堂揮彩
筆萬花晴吳吹家丝

題花與蜂

隔水吹碎梨花殘蜂蝶無來花盛開說詩共尋訪屐
七依寒本晚到孤山

桃花塢

蝶飛蜂逐野桃花香風塢西齊漸家家桥灑遶流水
連一連紅雨夕陽斜

題劉自泰石屏玉山圖

一片蘇湖小小峯萬壑天路前無中千空香雲霞真
玉積是行宮到楚堂

和金字題墨蘭

騎北垂白露清瀛藤棲辭月光寒亭同萬解尊常
醉回竹西風欲上疏

題鍾馗

老夜貨時背若示白眼孤瞠座能快不肯結糊兒睡
眠江人更問錦衣

晚秋過丁翁

竹外有花水流清書能吹開山方西園峰嶂東湖
上黃荀技枝高出坊

題顧方質端家圖

栗分天穗之穎祥下歲移根數樹堂與主得賢為上

瑞畫閣卽借予孫蔵

壬子正月雪中自從程九眺客路

積雪山路扶餘醒急索琵琶遠近迎絕勝沙寺湖上
月琵琶一曲說春争

春日

花氣熏蒸春晝長一池水影在迴廊好風騎得松醪
熟飽過數說山海窓

寄郭自春

樓閣莫洞滿綠書樓分好山門畫閣上學郎君當早
讀丁寧及水崔萬戶

閏十一月朔日山路見梅

落蕊徽傳春信萬幾回夢想玉精神不知月落參橫
處猶有孤眠惆悵人

乙巳年余避地彰德家還再過之修兩十年而
人物改換可感者多矣因賦

清題庭暗小樓閒花鳥庭空白日閒鳥自仁鳴花自
落客愁何得不相關

贈別

醉後征衫折柳枝柳花飛起不勝悲東風過後西風
起待得青條又幾時

閨怨

枕臺靈鵲錦屯背何事東風吹下枝又是佇兒空閑
兼以勞春早曉歸遲

春夜歎

燭光紅射酒盃空又是虛丁送紗詩篆醉語如前
功晚風吹動滿香花

道逢陳五章

山色川光一雨晴只今何處泛蹤跡黃鶯不爭湖畔今何
在進退佇佳[illegible]

又望

盡把離愁種驛亭春風吹入草青青傷心為問行舟
客東過清江停不停

三月初五日偶題

嬌鳥籠中晚綠衣雄鳴高樹不思歸去年寒食今年
夢留向西樓共學飛

山家小趣

松下蒼苔掃復生籠中嬌鳥寂無聲東風幾度傳花
信滿遇春陰不遇晴

題李次梅郭應賢詩卷

颯颯秋風落葉深秋轍寒蛩帶哀音李侯應辟君能

療老我柴門獨奉心

春日憶蕭韶二首

雲歸長宿北山頭誤逐東風過小樓帶得寤時殘筆
雨數聲敲碎客中愁

飛飛燕子楚天涯非壓春穠不似家遙想日長吟思
苦獨看紅杏落殘花

寄遠

萬點飛花風外過紅埋泥土白隨波閒愁散與傷春
客君在江南想獨多

感事二首

雨過汀洲失舊〻〻寒鷗鴿閒無言楊花春水[illegible][illegible]
葉暖跡猶難到故園

依稀舊館烟楊舟不見群鷗見水流白髮青燈孫[illegible]
盡至今猶自替人愁

上巳日與周公明烟蕭韶讀書處

四海交游老盡非如君年少又相逢中明亭下煙花
暝惟有泉流送客歸

春日過山家題羅帕

冰綃縷縷繫深恩青鳥飛來每斷魂留得薔薇香易
滅只從燈下認啼痕

無題

遊絲風暖趁飛花彷彿蕭梵隔彩霞果覓神仙難換
骨自分丹火煮胡麻

有感寄宋五二首

春夜清濃夢覺空爛柯不省恩仙童人間翻手恩成
怨無怪東王悵夢中

遣樓烟暖杏花時羅綺春嬌按玉笙水調未成翻[illegible]
調扶勞書信問鶯

和蕭伯章春夜倚樓

零度松梢月半陰懸崖倒掛白猿吟倚樓數遍傷心
事風雨故園春草深

寄歐陽文用

芳草春烟鎖故壚白舟南浦近何如客囊共訴黃金
盡欲問平安但寄書

題石壁

石壁題詩刻翠苔感時傷別壯心摧尤同記得前生
到兩狀花陰月滿臺

六言絕句

題楸蓮閣

疎蓝淡籠斜月橫梢低映寒尤清意是誰領界除非

訪戴王猷

候吳掞立不至

捲簾春睡初足上馬午陰半斜人別斷腸疎柳外啼殘雨落花

詞

摸魚兒調和彭中和毀頭菊

壓秋香正肩如舞情緣天似相許結根自是孤高者何乃含嬌凝竚似拳女乘鸞仙袂凌風欲擧精神清楚便帶縮重金環重疊勝心事自相語　情深處此事人間最苦多少蜂來蝶去薊婁薑命同生死尚想謝雲霞雨休折與第大液芙蓉不到人間靚傷今懷古想墻裹笑聲雨疏水紅葉漫題句

銘

席門銘

剪秸編茅高揭爲門獨當一面出入適存雖搖樸之不奢而經緯之有倫雖開闔之不時而卷舒之由人隔風埃其畫靜啟水雪而春温吾常啓扉肅啟蓬勤摯土鼓卧室捧對老親而起舞振百結之懸鶉亦不知玉堂之爲貴綉闥之足云也百年逆旅睥睨乾坤忽長者之過我逆一笑而忘言

九靈山房集三十卷

（元）戴良撰

明正統十年戴統刻本

九靈山房集三十卷、補編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戴良撰。良字叔能、浦江人。嘗學文於柳貫黃溍吳萊、學詩於余闕。明史文苑傳、明太祖初定金華時用爲學正。良棄官逃去。至正辛丑順帝用薦者言、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後至吳中依張士誠。知士誠不足與謀、挈家浮海至膠州、欲間道歸庫庫軍。庫庫即世所稱王保保百戰以圖恢復者也。會道梗不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南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十五年徵入京、欲官之、以老疾辭。太祖怒羈留不釋、次年四月卒於京師。然迄未食明祿也。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故自號九靈山人。其集曰山居稾、曰吳游稾、曰鄞遊稾、曰越遊稾。後跋又云集外有和陶詩一卷。今檢集中、越遊稾內已有和陶詩一卷。而其門人趙友同所作墓誌亦云和陶詩一卷、九靈集三十卷、不在集目之內。或本別有和陶詩一卷、而爲後人合併於集中者、未可知也。良詩風骨高秀、迥出一時。眷懷宗國、慷慨激烈、發爲吟咏、多磊落抑塞之音。故其自贊謂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蘇伯衡贊其畫像亦謂其跋涉道途、如子房之報韓、其彷徨山澤、如正則之自放云。

九靈山房集序

九靈山房集者金華戴九靈先生所作之詩文也先生以聰敏之資篤誠之志而學

文於柳待制先生黃文獻公又學詩於余忠宣公故其文敘事有法議論有原不為刻深之辭而亦無淺露之態不為纖穠之體而亦寒鴉亢之筆蓋其典實嚴整則得之於柳先生者也縝密明潔則得之於黃

文獻公者也而又加之以舂容豐潤故意氣不逮味無不足其詩則詞深興遠而有鏗鏘之音悠揚之趣

清進則類靈運明遠沉蔚則類嗣宗太冲雖忠宣公發之而自得者尤多夫詩文之法具於六經而得之

者鮮蓋其說固在於方冊而口傳心授之爲實又在於師承也不得其要不惟自誤而又以誤人所以必

就有道而正焉者此也先生游於三先生之門朝論夕講日操月索故能得其得者其有而發之於外雖

損上下善適而不合可以黼黻可以弦歌安有如是而不傳者乎先生名良字叔能金華有九靈山戴氏

吾居其下故以名其
集云至正二十五年
十月朔日中順大夫
秘書少監揭法序

九靈山房集序

昔者浦陽之言詩者二家焉曰
仙華先生方公烏蜀先生柳公
方公之詩幽雅而圓潔柳公之
詩宏贍而典則大抵皆取法盛
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俱有重
名於當世然方公隱者其詩傳
之者鮮而柳公則嘗待制翰林
天下莫不膾炙其言辭於是二
公不可作矣繼其學而昌於詩
者又得吾戴九靈先生焉九靈
之詩質而敷簡而密優游而不
迫沖澹而不携庶幾上追漢魏
之遺音其復自成一家者歟蓋

柳公學於方公而九靈師事柳
公爲最久淵源之懿信不可誣
禕嘗讀其詩而爲之言曰三百
篇而下莫古於漢魏莫盛於盛
唐齊梁晚唐有弗論矣今而浦
陽之詩寔有之九靈之詩其傳
也必矣嗚呼世有知言者其以

吾言爲不妄也哉翰林待制友
生烏傷王禕序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一

山居稾

四言詩

孚饒信詩
萬里古思公平冤詩
贈趙漁齋　春暉堂詩
吴集賢澌堂詩

五言古詩

詠懷三首
和沈休文雙溪八詠
寄宋景濂三首　築新居
還舊居　居田
飲酒　送吕彥德七首
憶胡仲申一首　歲暮憶宋景濂

寄許存仁　楊本初見訪
答李寧之　鄭僉逕授官南歸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二

山居稾

五言古詩

山中度歲　丁酉除夕效陶體
五月五日游石門山
飲酒古墓下作　哭趙隱居
題蘭溪東泉亭　有感
送河南生　東明山賞經藥
陪鍾伯紀游溪南山
賈節婦
病起承諸公携餉見過
病中承宋景濂見過

立秋日言懷
中秋無酒
郡齋夜飲分韻得晝字
送別胡仲子二首
游赤松山分韻得弟字
送別宋景濂
送胡仲子之三衢
寄王子充
謁趙朝列墓
送人赴軍幕
題赤松清風樓
九日宴迎華觀
友人使還
送人從戎
送友人別
送人歸姑熟
題李愷傳
贈賈思誠
寄友人分韻得枝字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三

山居稾

五言古詩

題茂清齋
九日送別分韻得菊字
城東會飲送王天錫
送同僉公還鎮
題愛柏軒
送劉仲倫
送劉叔英東還
詠省堂竹
雲樵子
舟發嚴陵承以愚天錫諸公追餞
舟中有懷以愚天錫諸君子
舟次蘭陰憶君善敬德二首
避地丹溪偕仲敬二首
悲亡友朱茂清
送別王天錫
題栖碧山人卷
送胡鍊師還山
九日偕子充安道游城東

贈別呂用明
贈鐵冠子
使客還自建昌
送人還蕪湖
苔齋
看松菴
始入北山夜宿覺慈院
由覺慈抵智者
從智者游九龍謁劉孝標祠
於九龍往仙洞
自仙洞登鹿田
贈別柳奕明

七言古詩

雙劍篇
秦鏡歌
白紵歌
空城雀
當窗織
涼城行
鉦歌行

五言律詩

除夜客中二首
郡齋度歲二首
寄寧之鵬南兄弟二首
示全真張子愚
贈友
投王郡守二首
投同僉公
郡齋守歲二首
避地二首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四

山居稾

碑

浦江縣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尊存堂碑

贊

浦陽五賢贊
濂溪宋先生像贊
趙敬德像贊
蛸樓菴像贊

箴

九靈山房集 山居目録 三

銘

諫官箴　喜聞過齋箴

具慶堂銘

辭

鄭桭完字祝辭

論

長孫無忌論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論王珪

說

容齋說　說佩送鄭仲舒

書

答徐進明書　上蘇伯脩參政書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五

山居稿

記

浦江滄學記　黃氏歸田記

自得其樂齋記　樂善堂記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滄浪集後記

序

經筵錄後序　送葉贊玉序

喜雨詩序　送劉主簿滿歸序

甘棠集序　送祝彥明詩後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六

山居稿

序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詩序

浦陽人物記序

送寧國宣使還省詩序　禱雨詩序

贈句無山樵宋生序　送人游龍南山序

章氏家乘序　治平類要總序

送揚州同知赴官序　黃氏南薰樓會飲詩序

春秋四傳纂玄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七

山居稿

題跋

跋薛于公與劉遺安壽詞後

三先生手帖後題　跋樓彥英詩卷後

題余廉訪所藏大篆後

重刻冲素處士墓銘後題

跋視夫人遺事後　書柳待制詩後

劉鏞字說後題　題葉丞相遺墨

哀辭

張如心先生哀辭　吳先生哀頌辭

吳原伯哀辭　陳彥正哀辭

蔣季高誄辭　朱茂清哀辭

祭文

祭先師柳待制文　大人祭柳待制文

祭方壽父先生文

墳記

志樓楨殯記　陳府教壙記

先府君墳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山居稿

四言詩

平饒信詩 并序

迺者中原俶擾列郡繹騷王師下征員鄙不服及至精兵四集遂復突出東南轉攻武昌延及饒信時老老公為江浙行省左丞實被命分討以當饒信之衝公方帥師上道而衢之開化常山江山亦相繼陷勢甚張横乃兼行至衢令諸將分守三縣之險間出挑戰以挫其鋒已而兩向俱捷因急擣王山以奪信城信城既下寇猶三面固守柜江為陣諸將領兵四進且戰且前寇乃并衆江曲以偪公責戰益急諸將合戰益用命後竟破其陣斬首萬餘級復以鉛山諸處猶往往徙寇未下乃設法購賞遣數騎往諭使自新於是其黨縛寇持致麾下降人卒以萬計遂進駐上饒分道撫慰而樂平等縣亦望風納款願擊寇自效公得寇黨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數有功由是饒信悉平而二郡居民之散亡者亦皆招集安之以撫有其舊業久之事聞于

上

上為嘉歎命出黃金繫帶即軍中賜之仍俾鎮其地于時江西湖廣久為寇巢閩以南相挺繼變而浙水之西亦淪沒不常惟我饒信克清境上截然中居此其為功不既大矣乎昔唐憲宗命裴度李愬平淮右之亂河東柳宗元嘗作雅詩二篇以形容其功業愚雖不敬庸敢竊取斯義謹為詩一篇凡三百六十言雖不及柳氏之鋪張諷詠庶幾指事實錄有以載我公之豐功大業於無窮其詩曰

皇信赫武于蔡于徐彼兇卒迷敢抗天誅王旅嘽嘽
怒沾尨虎是兕是羆以夷醜虜寇乃敗逃自鄱而饒
而信而獷奔騰叫譟惟時我公出次于東既禱既禡
駟而龐厖羣師請命于
皇之詔路彼頑嚚有此惠順載紆金節載礪雕戈龍
旂虎旟
皇威是尚進次于衢寇兇莫逞既克三邑彼卒大窘
遂逼信城信城猖猖有不能守復據以江公曰尔師
勿徐勿亟四軍並作誰其攻克或敗其腹或披其枝
大相而前不見刀鋸寇窮輒走潰其群醜刃不纒腰
紅不帕首公曰其追殄滅是期卒刊乃肉血手淋漓
九變之始衆戍附起剪厥渠魁下人罔治

皇有恩言我是用宣單車朝出降幡暮懸埃膻已除
報務亦作式廣德心以奠鄉國孰飢孰寒孰呻而歎
孰病不治我惟汝安乃留乃處乃撤我士匪逸其居
王師之所
皇謂我公爾其克艱發爾齎帶用旌爾賢公拜稽首
天子明聖公拜稽首
皇亦寵命信饒既清蔡徐亦寧惕威忸德我武用成
太平之期詎實繇之天祚我
皇命公是毗公其歸相為時碩輔億萬斯年無敢余
侮

邁里古思公平寇詩 并序

至正丁酉春行軍鎮撫邁里古思公以處寇四出大侵我婺乃請命憲臺捴率諸軍而東已而婺之永康武義等縣咸獲清戢境土轉危為安而處之積年老

寇卒至繫頸麾下俯伏請命遠近聞之莫不怖懾失
措罔敢違越且其師行之日市無廢賈野不輟耕誠
近代將帥之所罕及良雖愚懦疲弱不得偏戎行致
死命以親覩其蹟今之嚴明軍容之炳耀然居後之
西鄙其去平冦之地不數舍近得諸傳聞可考不泯
又祖嘗讀書執筆爲文章是宜首出歌詩以稱述其
萬一輒倣古作四言詩一首凡五百一十有四字庶
貽諸後世有以見公之忠勇其詩曰

於皇乃
元奄有萬方孰爲小醜敢擅而狂雖枯有民服細如
蟻竟怙其姦叫呶以起報既婚矣芑柿萃達其出殘
𧇾孫甌蘇粵逡忽西奔以躁我土披其鄰邑拒其蛤
阻雖是我士狃於安平莫振而伍獨成以兵搘桓我
公虎奮臺端請師往征其徒三千亦既禡纛于門于
社數盾熊𤟤魚魚雅雅我出我車自彼征途庶士[illegible]
之清酒百壺乃命其佐敕我卒旅是憲是䂓以綏士
女勻無之野婺女之婭男歌於道婦笑於廬進以次于
峴其衆蠢蠢士飽而騰將勇而奮公曰勿亟我山我
川我其詢之周道宛宛遂中部曲選爾精銳爰擬爰
克指日遄逝兵貴奇勝以退爲進彼兇罔知遂乃大
婁延召而黨炙牛行酒謂今汝勞婺其可有既[illegible]
謀群師倍駛乃盡其宵乃逐其逆彼曾不虞卒見寇
迫廣野茫茫無地可穴莫扶汝弓莫推汝鼓投戈
予歸我砧斧其黨復集卒抗我師窮凶極頑洋洋而
来我公曰嗟是不可有進截其衝潰其群醜諸將四
合以翼以前械手繫脰俾獲連連我公曰嘻冦情
測益路彼彊胡陳是群寇乃日𡨥莫究所圖孛大其
爐自臧厥家捷上臬臺有命召公勿勿傾苦歸奏爾
廂公乃返旆整兵頓馬曰安其聚毋恐觀者其闐既
平我土悉清克清我土維我公之武式其戢矣發民
謂矣謂我婺民惟我公之仁惟公布仁惟天降報皓
𥡴厖眉錫公壽考既錫以壽復介以福金節煌煌享
有百祿公曰無庸匪我之功
天子仁聖以綏萬邦爾婺既定四方亦安乾清坤夷
皇家萬年

贈趙謙齋

昔宋之季庠國不𡧯宗守盡失遵彼四陲乃論濟曾
在江之湄一茸追茲
聖世
皇極已建四海歸疆三邊敗竄商之孫子亦集其彦
淇孫子云誰時謂我公蘭桂移植歲久而逢闕被初
條茂此晚發淇致此伊何克羅以正聆善若歸容悉
如病神之祐之天保爾定之眼相彼鳴鶴猶載厥聲既
是我人而𢡟斯名斯名一播揚于
帝庭琪
帝念群黎寔惟勤止爰求明德肆于百里英英宋
翮飛而起淇南粵東臨我政我布視明聽聰察微知
著民之戴公如飢斯哺淇瞻彼西水其流濊濊乃紆
縈綬乃載朱轓借曰未褒亦既有年八其此日而邁彼
月而往功成者去天道可徵乃眷東顧異寵遺榮棋
婁有故衣廩有餘粟撫兹遊景載欣載賜先民有言
人亦易足相既享爾躬優艾亦後李也青衿孟芳皓
首天錫𡨥祉如岡如阜淇祉其宏矣受年孔高厖眉
纚纚鶴髮鱐鱐天錫難老如江如河淇嗟我人斯風
遵嘉惠分遠義覩年殊志比譬彼喬松蔦蘿是施淇
綿綿蔓葛得托喬松其根雖異其條則同每憑宿[illegible]

庶託高風其廿大鈞載運耄年聿居從公華堂式宴高
會有來雍雍亦振縉紳帶其廿一我儀既爾我情斯和豈無
他人慕公宴年登堂奉觴春悉如何其廿二

春輝堂詩

春日載遲有耀其輝彼君之子來念庭闈曾士之孝
泰山之懸欲報之德中心惻而
何以寓心聿攜斯堂有酒有酒載崇于觴爾有其潔
爾馨其香不有慈親云乎以康
嚶嚶林鳥鳴我堂陰我豈不如懷此好音好音克懷
實勞我心爰有萱草言樹之襟

吳集賢新堂詩并序

吳溪吳公考堂也　嵸彼吳溪浦水出焉水繞山迴
篤生俊賢其一　俊賢之生特維吳公自北自南有聲渢
渢其二　其聲謂何陞以爵位誰其媲之超羣邁類其三　我

公曰歸有來其先曾是故廬閭然弗葺其四　公曰吁哉
我胡止居來我工師我材于溪其五　爰作新堂新堂孔
偕其攜庭庭其楹殖殖其六　乃闢我寢我寢我安乃立
我門我門有閎其七　我軒我廡亦曼且碩冕何敞哉曾
不留役其八　公作斯堂左山右池山有集鳥池有鯈魚
媒公登斯堂以燕父老有笙喤喤有鼓考考其九　公居
斯堂黃髮其績有子有孫從之如雲其十　公曰其來爾
我孫子其聽我言以久此守其十一　昔視我廬棟甍撓撓
今其輪奐豈不在我其十二　采之度之啓之闢之何幽不
朗何廢不治其十三　爾承我志曰象此堂小可為我大可
為渠其十四　毋摳爾本毋拜爾枝苟成爾材小大具宜其十五
采領公誨莫不敢容孰是後人而弗率從其十六　嗜嗜斯
堂侑以為基搆之以功百世可知其十七　匪功靡成匪德
曷發　小子作歌以詔來裔其十八

五言古詩

詠懷三首

結廬在西市蓬藋仍榛莽謂將究安宅何意逢亂離
三年去復還陋室無一遺所見但空巷垣墻亦盡毀
又行得荒徑披拂認門基我屋雖僅存藋莽亦衰
本自住山澤此悔將何追

庭前兩奇樹常有好容色年年過雪霜誰謂寒可易
大道久已喪末路多涼德狐裘已適體誰念寒途客
古有延陵子使還過徐國徐君骨已朽信義逾感激
解劍掛高樹至寶非所惜此士雖再逢四顧吾何適

少小秉微尚游心在六經冉冉歲年邁乃與塵事実
入秋多佳日何以陶我情園蔬青可摘新穀亦既升
命室瀉美酒一壺聊復傾兒女在我側親戚還合并
終歲無雜言但說微功成至樂固如此是外徒營營

和沈休文雙溪八詠

登臺望秋月　秋月光陸離曉映西南樓排烟東北墀
披華奪班扇流輝鑒阮帷三五暈尚圓二八形已虧
愛有蓬壺人長懷桂叢思遺塵託吟詠西園憶追隨
願以薄暮景承君清夜睥

會圃臨春風　春風弄新陽細烟入閒戶捲霧出虛堂
響谷鳥轉韻穿林花度香遊遨動中閨駘蕩經洞房
逐舞輕羅袖傳歌低繞梁所悲金玉軀遂隳佳麗場
時撫孤鸞鏡星鬢視飄揚

秋至悲衰草　衰草遍平陸方暑露涼黃入夜風銷綠
別樂有歸辭故荄無留馥勁莖坐自摧寒莖疎如束
彼物既如斯我年寧不促已失早生榮敢與晚凋福
何當即去故縱浪從所欲

寒來悲落桐　桐生在長林積柴既阿那攢條復蕭森

排雲正孤立乘風忽哀吟折壞方有託急飛非所任
輪囷龍門側憔悴嶧山岑不求削成圭何待裁作琴
非薄既非材固無斤斧侵
文行聞夜鶴鶴鳴向天池寄聲傳月迥清思逐風悲
寥寥度霄漢嗷嗷傷別離華亭侶既失衛軒寵亦棄
衛軒非我願華亭尚余思蟋蟀悟寒候商羊識陰期
不有莫類心此情那得知
晨征聽曉鴻鴻飛何處所隨陽弱水岸遠塞長沙渚
冥冥檣霜華嗈嗈叫雲侶固將聯匹儔豈惟念羇旅
視夜已昭晰度聲尚悽楚以之類瘝獨畔何附鶩阻
帛書望不來誰知我心苦
解珮去朝市朝市路已迷敢冀恩私被但嫌明好睽
被譏起青蠅我行玷白圭寸心幸能亮微命不終乖
及今去青瑣何日瞻泰階荒服固云忝是道諒亦迷

安得同志士三歎寫余懷
被褐守山東山東古於越州城冒陘峴嵐氣屢興浪
剖竹曰有行思君不能敖指途期闕暑下車已涼月
汲黯薄淮陽子牟戀魏闕覺伊念川途固亦悲朝列
日月倘垂照猶堪慰飛蓬

寄宋潛溪三首

海潮還舊浦河流歸故道嶺雲雖暫出迴風復吹掃
游子與家別来歸何不早路遠隔音形感物坐空老
孤鴻失儔侶連翩洲渚湄自知羽翮短不與同雷飛
寄聲舊飛者當慎子所之烟波渺無從雲路迥難依
雲路多鷹隼烟波有虞機
昔與君別日吳蚕初弄絲何意時運傾寒衣今已治
衣成向誰寄冬雪旦夕飛雪飛猶自可時去端足悲
韶顏忽凋落華志驚變衰安得君子心不隨年歲移

築新居

挈杖去中林卜宅江之邊江邊多故廬敗築架斯椽
左右皆廢墟滿址盡頹垣昔人固不留遺迹尚依然
因之悟物理盛衰恒通遷世既異市朝海亦變桑田
古來皆有是念此一長歎何以慰我懷斗酒傾前軒
百世非所知聊且樂當年

還舊居

自我遠行邁故廬今始歸如何廿載間舊事都已非
曳杖過比鄰相呼壽故知不見垂白翁但見初長兒
我園既稍葺我田亦就治種秫釀黃酒拾薪煑豆糜
一咲集親朋相從說睽離以之感疇昔俛仰多所悲
人生一世中所憂酒與飢力耕給其用此外更何思
便當息吾駕皓首以為期

居田

我生非匏瓜於世可無食躬耕實所務戮力歸稼穡
當春土脉動農事滿阡陌晨興負耒去日入弗遑息
我苗今已長我耕有餘隙斗酒勞近鄰隻雞懽過客
人生但如是亦足慰平昔此意誰復知千載惟沮溺

飲酒

在昔童丱時得年輙自喜謂當狎翮成青冥將立致
去去曾幾何已覺非初意每思前日事翻恨莫重遇
盛衰迭相尋壯極老會至昔也歎時遲今焉惜年逝
人生已如此有酒且須醉

送詹孝德七首

蟄虫知習苦塞鴈知避寒人不處睽乖詎知為別難
戎馬滿東土風塵闇河關咫尺尚莫期況乃兩州間
送君危途上如何弗長歎其一
長歎且復止請言交好始君住浣水湄我家浦川涘

園已接聲光愁然與彼此末路識多年永為遊宦子
測測久念息欵欵新歡起其二
一從新歡起幾度造門基解巾日尚早褰袒暢已微
寒光曙頹暉炎德曠來颸豈辭夏雲永但恨冬馭馳
皎皎論迹心非君當告誰其三
論迹未云遂且共陶情靈新詩從座賦美酒當壚傾
曉我達生語敦我摯懷情顧已反維縶心迹縮未紆
家貧仰薄祿庶以代躬耕其四
自君羈薄祿宛轉日月除倏指甲節初三涉歲華奔
世道有遷轍天運無淹度為歡未及終已復踐往路
戒途越巖嶽風驅車犯寒露其五
寒露濕我裳巖風吹我衣美人去不返後會寧可知
我居方蹇剝君行已遠邐從壑皓首約豈遂空谷期
倉卒心已苦別久應更悲其六
欲忘別後悲獨有惠來篇委曲風波事殷勤嚴整言
踰海計己乖入蜀願亦違惟思遵襄訓偃息在故山
君其慎所適晦養終百年其七

憶胡仲申

點點階上苔鮮鮮為誰碧已別舊年人空餘舊年色
我行東齋外對之還爾惜所思雖久遠猶有往來迹

歲暮遲宋潛溪

忽忽歲欲暮駸駸春已迫出門尚誰思悲歌遲來客
客昔與我期近在旦與夕如何事多違月滿且復魄
悲風一夜起落葉滿長陌女蘿雖有託近亦辭松柏
萬物會歸盡人豈無終極而我與夫子況皆年半百
前途詎難知玄髮早已白君不數相過蹉跎深足惜

寄許存仁

一鳥方北來一鳥却東飛夫豈巧為離羽短風迫之

方春遊郡城子有越上期及今會吾里而我復差池
常時隔遠道暌乖固其宜豈意兩相接反更事多違
長歷念彈冠懼始願浣長上有交臂失如何弗予遲

楊本初見訪別後却寄

有客越中來衣帶越溪雨既來還復辭眠眠不得語
譬如東軒月偶此成賓主浮雲一與期清光無定所
出門復入門悵望夜將午幾向雨來時念子溪之滸
華遠人已褒別多心更苦朝來數髮絲近復添幾縷

答李寧之

酒歸思赴海倦翮念歸山如何遠遊客歲久不知還
世途方擾擾射虎尚為患久嫌軍務勞翻羨為客閒
夜雨滴愁夢晨風飄頹年丈夫雖耿介亦或多苦顏
而我承結隣獨喜相追攀未堅金石交已枉瑤華篇
時時感嘉貺相視兩慷慨豈不欲為答情深詠難宣

鄭僉憲授官南歸

相國昔愛才有才必陶鈞至今海內士多出幕下賓
鄭君入京華兄弟盡能文鈴閣遷引見器重異常倫
亦既薦明主遂為希代珍歸衣不肯著紫綬忽在身
榮名竟藉藉一旦動搢紳等輩盡嗟異鄉邦無此人
南宮既奮迹烏府復埋輪聲公滿天闕獨出官海濱
除書已久至君命敢因循蕭蕭風雪時日暮下東津
過家十二月臘盡將及春閭里為改觀草木亦先新
上堂拜慈母下堂辭家親王事剩相拘可能弛吾辛
願茲家範嚴四海無不聞昔為純孝子今作忠藎臣
西州況久弊戰骨成块塵自非霄漢客曷拯澤畔民
行矣在勤事毋徒悲索羣

九靈山房集卷之一

山居稾

五言古詩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山中度歲

去年當歲暮我方家市邑時復掃新居親朋為之集
天運不可常周展今已及投迹此山中酒杯與誰執
故歡隨歲去新愁帶春入惟獨聞爆聲依然如舊習

丁酉除夕效陶體

亹亹冬春易悠悠時運頹一歲只今宵胡能不心驚
我觀寰宇內誰非愛其生其生竟幾何倏忽已頹齡
長風向夕起寒雪沒前庭綠竹且就壓衆草豈復青
萬事盡如是何須動中情兒女方在側尊酒亦既盈
今我不為樂後此欲何成吟歌東軒下且遂陶性靈

正月五日遊石門懷所遲客

開歲已五日良辰諴暌咜悟彼時鳥鳴往遊山之阿
平明發陰壑亭午越陽坡崖障巘竒峭水木呈清華
㓜谷既深入茂林仍逶迤逶迤蹊絕蹤隱隱泉齧沙
涉澗回洄沿陟峴復巍峩含輿指飛流倚策引芳柯
石龕忽雲擁岩广亦星羅土龕念唐風良勤懷幽歌
羽檄起淮甸烽火連淛河無地可投足此山思結蘿
良儔從我素荏苒當如何長驅臨逝川汩汩感人多

飲酒古墓下作

峩峩溪南山上有雙高墳白楊夾徑路過者為悲辛
人生此世中如日難再晨有酒不肯飲奈此墳下人
惟此墳下人生處亦良勤營營復擾擾將事百年身
安知奄忽間已與山鬼隣愚者固久泯賢才亦長湮
吾今且行遊遲栖賤與貧

要趙隱君

泉臺一以閉長夜幾時曉傷心九原上但見青青草
因懷我疇昔從君瀲水邊雪游南浦展月泛西溪船
萍蓬無定蹤忽復異彼此固嫌久隔闊豈料到生死
斯人已已矣此意竟誰陳弟兄既無有嗣子惟一人
一人謂已多承宗能孝恩采衣正朝鮮丹旐忽暮飛
我來哭吞聲亦以嗣子故平生一掬淚盡洒墳上樹
嗣子泣挽我日暮投山扉寂寞沙頭路空聞畫角悲

題蘭溪東峯亭

昔余駐蘭陰頗得溪山趣口上東峯亭遙望水東注
別去曾幾何重來已遲莫一時同遊者太半髮垂素
亦或卧空壙翳彼梅花樹因之念所思倚闌聊四顧
安知浮日時翻是傷心處咄哉露電身誰似金石固
此生幾滿百會合能幾度獨有溪上山年年只如故

有感

芙蓉在華沼繁蘂有餘姿觀者日以至朝暮被恩私
奄忽秋景逢華葉兩紛披昔焉眷顧情一旦成棄遺
時物今尚然人事那可期故妻泣空房嬿婉悲重帷
彼情無厚薄我貌有盛衰獺君屏荒翳馳光到幽微
不照妾容老但照妾心悲

送河南生

累歲事行役攜家逃世患已謂計頗周如何尚間關
道路滿飛塵湖海盡鯨湍去此亦何之對我多苦顏
將軍急爵策英傑方未間均能慎所擇何憂行路難
風昔翰墨場高步已莫攀及今白羽箭復看插腰間
在人懷遠道拘士戀故山離隔在須臾尊酒且同歡

東明山賞紅葉

蕭蕭秋向夕淒淒天欲寒衆木謂已凋翻見其葉丹
葉凋猶有色人老無芳顏於今得美酒如何不為歡

況此秋林下惟多古丘墦時来弗自樂時去良足歎
茫茫大化中陰陽方遞遷明朝事莫知今日且盤桓

陪鍾伯紀遊溪南山

一春苦昏墊今最收宿霖因憶謝公語出游娛清輝
溪流深可厲草露汰未晞林木相映蔚時禽逈鳴悲
佛廬已高搆鳥道方仰窺危峯枕樓閣細竹擁堦基
窈窕趣南征兆細款東扉倚闌眺懸瀑企檻引松枝
地僻塵自淡身閑意無違此理誰識察悟心惟朋知

節婦操為賈妻作

父母嫁妾時遺妾双鴛綺双鴛既同生亦復與同死
當知妾有夫結言亦如此妾夫今在遠妾身偶獨止
恐為行露侵莫與双鴛齒飲恨赴長川川竭恨乃已

病起承諸公携餉見過

弱齡已孤煢中歲轉多難正莖懷苦心刻復嬰病患

北郭集卷之二　三

綿綿諸集作擾擾五情亂入夜頓曉昇及晨忽景晏
已謂吾此身奄忽成夢幻亦既告宗訣併用別親串
逝將委運性知命尚奚憾造化難預謀禍福昧前算
燋悴幾何間蒔覺復神覩幸生差足喜愁勞傾里閈
携有兼命酒羅列稍盈案縱飲非吾事且從性所翫
未知從此去幾回同笑粲民生鮮常在百年况已半
客養衰病軀寧復幾昏旦金石尚銷毀人物終變換
不共芳顏樂徒貽皓首歎念此勤余懷終觴聊斯翰

病中承宋編脩見過

負病南軒下展轉兩涉旬藥石不時驗衆苦交我身
常恐大化盡無由見故人夫君一何厚挹杖来江濱
慰我仍戒我眷戀已良勤繼以習靜言益復知為親
我病既稍除君遂輕別去雲山百里外有語難為陳
會合本不常亦知當索羣但我病中懷頗得稍相因

既已莫能遂且復安吾神

立秋日言懷

六龍不可頓四序忽復移氣変感人心愴然已秋時
池荷娃素質園葵睇芳滋豈無一日好不久還當衰
覽物惜年邁撫景傷志違日暮坐空堂此懷當告誰
獨有王子喬可以解吾悲

中秋無酒

彼節忽已易吾年信難留含情及玄夜逝將秉燭游
皎皎明月光照我城南樓常時猶足賞別乃當素秋
東降有美酒飲之祛百憂客途無由得盡使時運流
未知明年月還如此夜不既無與衣事空歎將誰尤

郡齋夜飲分韻得晝字

郡齋無所為兀坐度清晝如何迺府客亦此共臻湊
悠悠至深夜忽忽殊氣候驚飆觸虚檻皓月窺寒牖

北郭集卷之二　四

美景感人心嘉會洽時秀壺既秉燭投詩亦援毫就
起視夜何其曙色錯星宿欲去復遲留㪍歡恐難又
人生一世中誰似金石壽今我不為樂知有後會不
為觴座上人且盡杯中酒明晨索鏡看吾顏已非舊

送別胡仲子二首

昔與二三子排細在中林拊翼玩文羽長鳴懷好音
何意會飄風吹汝起高岑朝尚同枝棲暮飛還異尋
川流有急波征途無緩騖舉酒欲為歡離憂已沉沉
豈不懷耿介送遠難為心

行遊途可極餞送恨何長臨分將列筵憂歎復彷徨
我知雀卑細子君鵬高翔高卑既殊勢遇合寧可當
事遠已憂憬形單重周章歸卧一室中誰知我心傷

遊赤松山分韻得弟字

旦發東郭門晚憩北山趾乍離城市喧益羨丘壑美

含車陟崛峨停策玩青洲游目蒼崖顛放情白雲表
攀林感落英涉磵悲逝水與忍栖遁踪往遇宜辨士
忽見山阿人彷彿平與起何當乘素烟相與斸丹蕋
牧羊事已乖鍊石情徒止長揖謝荒祠永愧爾兄弟

別宋潛溪

昨宵郡齋宿今旦赴行舟官程不敢違可使須臾留
掩泣别故交強顏送前傳未嘗去鄉邑詎能千里遊
金陵古帝鄉雄跨東南州至今開甲第煒煒居公侯
冠蓋若雲擁車馬如川流厚祿不虛授高才將見收
如何獨多念去去懷百憂

寄王子充

燕燕何從來其羽已差池飛入華堂内意在巢君帷
君帷豈不好傷哉非故知引去方未能欲留復迴疑
噭噭徒晚風翾翾空暮闈

送胡仲子之三衢

惓惓忌登陸疲舲驚出浦不慮孤塞間誰知別離苦
伊昔忝嘉招結年繆同侶前歡未云畢後感已尋緒
去春客江介今秋發溪滸久傳飛鞚出及此高帆舉
終然衢士心枯菀望來雨我意固遲回君行勿躊躇

送人赴廣信軍幕

惓惓促夜紘翩翩戒晨軸臨分將列觴指景念出宿
羇思無定端官程有成速含思登迴陌挹袂度遥陸
前峯日銜岫後嶼風出谷欲投近村去惟見遠烟綠
水溪漱森沉玉山鬱嶙矗力遠悲路長愈前數期促
邊障固優暇邊情易翻覆贊政諒匪難布德在所勗
古來固疆圉豈皆籍頗牧

謁趙朝列墓

含辛度連岡掩泣赴孤阡而我為誰悲懷人在九泉

西北兵既動東南旋遘患一朝烈焰起鄰壤頓燒爓
長風當夏急亦知將燎原不謂事之及乃在奄忽間
大道幽且遠禍福茫昧然方最家盡殲夕暮身復捐
平生欽若人毅氣蓋當年鋤頭務刑翦決壅思化宣
剡哉大節在可使非義干日月易為久墓草已芊芊
園林滅存跡祠宇有餘閒既乘往化盡何用空名傳

九日宴迎華觀

披服當素節登臺臨清穹野明挂菊霜林動振條風
良辰感情慮嘉會合音容劍佩止爾爾冠帶來雝雝
四座錯觴豆中堂藹絲桐託蔭柏臺下寄身霄漢中
為歡情有盡報德心無窮顧我賢主人功業日以隆
為臣慕姬旦為子追曾公

題赤松山清風樓

仙家十二樓恒在瀛海間豈意逐飄風飛颺到兹山

翔若出林表飛陛躡雲端紫館高與齊金洞遥相連
何年赤松子揭此清風顏每來為登覽幾為增慨歎
陰陽無停晷江漢有奔瀾節往速飛箭時侵逾激絃
已難駐衰暦何用羨華年容鬢坐自凋齒骨徒空堅
淵真能脫凝棟疲翮騰天九心倘可除神道尚堪傳
便將棄囂俗終往訪靈仙飛身此樓上千齡猶未還

送人從戎

世事諒難必伊人去從戎平生二三策乃用軍帳中
東郊已春陽北陌尚寒風千里違鄉城幾日到邊封
漢幟正星羅淮騎亦雲從已入青油幕佇帶騂角弓
頗言帷幄士勉贊戎馬功但期曆孚賞不恐指蹐躬
庶幾邊上人咸識尔為雄

友人使還

分壤審帝室摛埰與公家羣士盡歸往若人更才華

一朝銜命出千里飛佩過大志眇滄海微功鵬尺波
遂將戀主心調入望鄉歌散軍鼓擊城去掉拍再河
復命喜事畢問程憂路多憂喜君不渝眷眷將謂何

送人歸姑熟

一官冒風塵十載犯霜露豈伊倏忽情亦以娛親故
長途忽㮚棘四海益氛霧父母且不知妻子豈得顧
閩海非我鄉淛河牢余渡誰知消息近反使心魂懼
兵拌半不存骨肉定何處掩骼古則然脫鯨今豈遇
言歸雖有期悲情將為訴蒸虫脉葵筐畏難識晦雨
君自處平世安知我心苦

送人赴碎江

江路西南遠江汶東北流客行惜奔景日暮赴輕舟
輶軒急才彥岩穴盡羅搜名既上公車身可安舊丘
人生遇昭世誰能老遐陬武夫效命力君子輸智謀
入夜無輜棹侵星有飛翰不見百川水汩汩俱不休

贈賈思誠

短頌本有涯長憂自無端道心日迴絕衰病坐連綿
𤪌琴廢不理金鏡掩莫看誰能躡鉉疾併用駐吾顏
渠真籍靈草測化奇神丹神丹法已閟靈草名尚傳
或求向蓬島或采自鍾山何彼巫咸筆竟墮伎術間
楚辭称九折周禮稽十全問名未為悅深味方自歎
賈生妙斯理輸使進其賢莫言相遇易知音古猶難

題李惟傳

有元值陽九群兇方搆患大將擁旄節受命徙空專
李生在下位世頗稱其賢一朝慕許歷敗軍惟片言
東嘉已電掃古括猶禍連既登杜士籍身名寧兩全
負戈馳入境轉戰溪谷間智勇自無匹英雄偶迍邅
事業不可竟忠節乃所安先軒掄遺事三讀使我歎
功名固自薄竹帛向誰傳

寄友分韻得枝字

彼山猶有崖此木猶有枝而我懷所思憂來獨無時
我有澤上蘭春至當芳猗折柔欲有贈延意及秋期
秋期日已逝蘭葉日已衰人生非草木勿為寒暑移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

九靈集卷之三

山居稾

五言古詩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題茂清齋

疏傅固知退貢公未遺榮如何郡齋上榜此林栖名
伊昔宅姑孰迨近暇修垌羣山既羅户迴澗亦當庭
山行睇松茂澗步玩泉清此歡謂可終外事始难并
理梓蕪湖水剖竹婺女城昔也樂肥遁今兹倦将迎
幸當官事洽復值民俗寧虛館絶諍訟空堦長苔菁
羅吏就閑散卧痾謝纓縈曾是懷舊想眷焉起深情
徇名道不足適意物可輕寄語浮丘翁長憶子晉形

九日送别分韻得菊字

霜林辭秋黄雨徑卧時菊折以贈将歸意遠悲别促

城東會飲送王天錫

陰崖斂暝霏霜陸耀晴晛蕭蕭落木多緜緜衰草遍
開冬感阻物列飲會羣彥美酌溢流霞妍談粲餘絢
時髦非我匹清尊豈余戀行矣送将歸悵焉罷歡宴
引領阻雲從矯首歎蓬轉

送人還鎮

根頭多繁絛源潛有清流尊公啓洪胄英子紹前猷
筆允龍淵什翻飛鳳池游光分發硎劍氣壓蠶叢樓
下車儼如昨去旆已莫留西州實吾鎮東路安足由
帶甲踰萬人連舳動千艘桓桓順時發行将舒國憂

題愛栢軒

瑟瑟涼野風竦竦寒城木風動木亦然受命一何獨
歲物已淪傷高標誰賞録偶荷主人恩開軒向城曲
老枝扶户吟衰葉停窗緑遂忘孤生悲仰享後凋福
有客政迷方振衣時躑躅願為栢上枝託蔭歸君屋

送劉仲脩

名都替佳麗公室赫弘敞縉紳集時彥袞衣歸世網
若人固忠勤受命適震蕩海國簡車徒邊亭巡境壤
道途迎以負山川備且廣月宵抱影息霜晨流念往
仰有零露團俯聽悲風響景物勞夢思驅馳罷心賞
去水無回波長途有徂軼臨分恨莫留搔首獨長想

送劉彥英東還

轉蓬無定在飄颻将何之未逢離本根賴有回飆吹
在昔從一官整駕来南陲何意十載留竟負三年期
上有垂白親下有初長兒平生已艱瘁況復當亂離
及兹神武師拓地如拾遺遂令客行士秋晏得言歸
慈母既生還弱子亦抱持歌舞入故都志願幸無違
鴻鵠遊四海鶺鴒守一枝寧與鶺鴒處不隨鴻鵠飛

詠省堂後竹

冉冉孤生竹託根淇水湄何年被簡拔移植鳴鳳池
鳴鳳舉寒律豈待伶倫吹

雲樵子

抗志薄簪世結茅向雲林簷靄起膚寸庭樹圍十尋
不見從龍勢誰聞伐木音買臣抱才智遺烈著来今
當其樵采時久困稽山陰富貴逮壯年伉儷易常心
丈夫有遠適達士甘滯淫永言慮崇替聊且根吾箴

舟發嚴陵以憑天錫諸公追餞

征役赴故都艤舟折良知臨岐辱飲餞舉觴念睽離
蹢獨東城闉排徊江水湄頹陽無停照别晷有成期
羇迹堪養痾樂道可忘飢持此将久息豈伊聊暫違
願各崇令德蜚聲慰棲遲

舟中有懷以憑天錫諸君子

積雨夕澄霽曉行出東郭解纜迴驚急懷諳復滄濟

離情固難抑歸思亦隨作皷枻就隈隩指途阻參錯
嶮當嚴公瀨勢奪呂梁堅側耳听波濤縱目窺巇崿
永懷滄洲趣久負泉石諾及此協幽期逝將資止託
安得同心客共悠一時樂

舟次蘭陰憶寄君善敬德濬仲諸友

曉帆發嚴瀨暝棹次蘭陰悲歌泛廻渚引領歸長林
眷言遵舊蹊欲往訪所欽水行厭棲薄室迩阻窺臨
川靜集潜虬林茂萃鳴禽獨無群居志感歎難爲心

謁虞隋先生墓分韻得風字

揚公泣路岐阮生哭途窮撫心苟有懷出涕豈無從
吞聲度重阜銜恨眺連峯若人久已沒古士將誰逢
時春卉木芳勝會嘉友同豈無尊中醑盡洒墳上松
埋玉悼遺迹解劍懺古風長歌欲自慰情深春弥重

悲亡友朱茂清

人亦孰不死爾死獨堪驚平生一掬淚寧不爲爾零
在昔避兵乱倉皇託門屏一時急难意視之猶弟兄
動靜既殊勢去住遂分形東皐把袂時豈意竟先傾
双親已衰白諸孤總弱齡遺事竟誰託素志終难成
流幻一世中運性誰得停形神既久化何用哭吞聲

送別王天錫

久懷山澤居胡乃慭長途宜爲知己故欲行復躊躇
戀戀交情結漫漫歸思紆决去既不忍淹留欲何如
眷言命徒御逝將理舟輿已無軒冕累自多林野娛
但恐禮羅密不似禁網踈且遂一朝願明日非所圖

題栖碧山人卷

都邑集豪右山林遺隱淪隱淪端可慕豪右何足陳
少小悟斯理出處故絶人杖策託幽棲抗志狎埃氛
陰谷撥舟薆陽岡墾白雲對綬不敢綰臨符寧肯分

晚節畏世務薄言走風塵投耒襲珪組解褐紆縉紳
始願竟難畢俯仰悲此身

送胡鍊師還山

有客挾舟簡出游齊魯間行將入苦縣亦欲歸函關
世途屬多阻故里聊復還神仙苟难遇畢志巢空山

九日偕子充安道諸友遊城東

四序迭若飛忽忽授寒服眺徑菊乳黃瞑林葉辭緑
居人鶩節至行子感時速步出東城闉寄傲双溪澳
挹流當芳醴聽籟代鳴筑夕陰斂空陂頹陽照平陸
頗得重番連泛夕至天旭

贈別呂用明

旅鴈薄霄游輕鷗掠水飛相逢多間阻所向有高卑
偶此風雨過解后洲渚湄翩翩形影乱嗷嗷鳴聲悲
日落水氣寒月高風景移繽紛發中流又復夜驚離

四翔空有志栖宿定何時飄飄天衢上往慎子毛衣

贈鐵冠子倪仲德

武士貫郄敵文儒戴進賢獬豸勵憲臣鵕鸃寵郎官
鄭嗇聚鷸毛宋亦表華山爲容豈非美弗稱斯厚顏
有客類叔齊秉志實剛堅既用石爲腸復使鐵作冠
逢萌不許掛貢禹那敢彈巍峩堂序上道邃階陛間
古制世則知古心人不傳因歌君子德用繼緇衣篇

使客還自建昌

塒雞初戒曙關吏已開扃飭徒臨迴陌振揖發長津
四郊盛陰氣千里塞驚塵艱難將使命驛胥作行人
時值秋冬交道經吳楚分昔出方禡師今還已歸軍
戚遲良馬勞悽惻僕御勤王事不可淹誰知君苦辛

送人還蕪湖

建汀纍牛渚平原帶鳩茲臥瞩浮丘室行尋謝朓詩

偶隨樵風便來憩潮水湄登樓憶吟守游山憶牧兒
昔至雪載途今別露沾衣驅車子流感輟棹我馳思
風雲有衢路冢廓無罾機鴻首羨歸翼冥冥已高飛

苦齋

薄游惓倦蹔屨斂性偃林阿群峰既旁繞衆卉亦前羅
暄風改故栢微陽變陳蘺荼生緣階上棣長即軒多
祭性寥柔柔辨味檄芳柯苦節既可貞佳名矣弗訛
享獸寵王使集蓼莫呈家尋鹽猶若茲庇蠅將奈何
願賜卜身訣庶免後賢嗟

看松菴

結構在中林林木何離離蒼蒼陽崖喬幹庭際俯樛枝
蜿蜿鹿尾揚矯矯龍形垂稠陰暗軒户積髓滑階基
美人游未還素心適在茲豈不念封植無由叙佳期
岱畎称夏書徂徠詠周詩蟠身古則然違志今豈非

急雪交横至嚴飇左右吹所貴貞白質不為寒歲欺

同子充濬仲游北山夜宿覺慈院

窮年厭喧囂今晨愜游衍豈伊清曠懷直為朋知展
指途陽已昇入谷光未顯沛流既百折尋山亦千轉
倖策樹頻倚攀林芳屢搴路夷始出幽山暝復凄緬
佛廬既栖薄僧榻聊息偃地僻心自怡俗遠慮乃遣
明發有佳趣勝處將歷踐

祇智者

已宿隆壽山復踐靈源境蜿蜒苔逕長礆硧石路整
行愛祗樹密坐悅禅枝靜幽意澹不厭游足憩復騁
睇漾跂崇基追雲躡曾頂行行路已窮望望日將暝
泠泠風出谷皎皎月窺嶺關靜群動息紛紛務屏
以之觀化機緬焉發深省此身如露電百年亦俄頃
如何弃賞心驅馳咻風景緣業尚可除庶兹慰延頸

從智者游九龍謁劉孝標祠

上人發愛客追從不知疲昔聞孝標游今見飛錫臨
朝暾烜將出晩露泫未晞捫葛緣側逕披榛歎幽扉
禾華澈澗滑鐘韻出林遲佛廬從中起祠宇亦旁依
行歌懷昔賢趍拜想前儀躑躅久不去此情誰得知

杜山洞

既停九龍策歷尋禮前賢復尋三洞蹤東王朝群仙
群仙去綿邈遺迹費采甄標峯絢霞外裂寶綠雲閒
旁聽流活活俯瞰深淵淵脊曲蹊初入膝阻鄭屢迁
邏迴方蠖伸緣隅乃鉄牽寘行路易失前導大頫然
傾壁見斜倚危室覩孤圓宂杳石如透渾空海疑連
涉深怯龍羅出險怵途慳紆徐度巖隙恍惚脫重泉
僕御矜乍往朋徒變生還夙志愛游役芳時屢徂遷
流光忽我邁踐勝及兹年栖息固有期遅莫復何言

二星倘可值頹齡庶能延

登鹿田

山北倦游覽山南繼攀援苔滑豈可步蘿弱猶足捫
力竭轉脩蹊險盡得平原排峯作郛郭列岫代墉垣
披拂趍蘭社舜迤入松門奇石既羅迾初篁亦當軒
鹿耕事固遠仙化迹還存野田遺舊場孤冢秘精魂
成性情已剗懷来念弥敦學道值時阻攝生逢景奔
何能棄緣業即此窮朝昏

贈别祝彦明

悵望臨荒蹊驪駒聘踟步江紆練月初山標綠霞莫
天長路易迷水深舟难渡征人去不息佳僕立相顧
此時悲送君安能愛不素

七言古詩

雙劍篇

君不見干將冶鐵鐵不流鏌耶遇之剪指投爐然鍊成雙寶劍遂匣其陽以陰獻雌雄離隔經幾年一朝飛墮君侯前乃知神物不虛授必待英豪始聯偶從今永近君侯身玉頭珠口相鮮新韜囊束未白鵰尾匣中藏却綠龜鱗遭時未息干戈事且爲君侯充武備黑星中斷未爲奇白蛇夜斬方稱利五山精六金英也曾埋沒豫章城時時紫氣斗間明占者已知吾國興君侯佩之可千齡

秦鏡歌

玉之榮石之英光瑩豈若秋金精秋金之精鑄鏡成良工錫以銀華名銀華顏色如霜雪携向秦宮歎奇絕珊瑚臺上吐菱花玳瑁匣中生明月夜籌已竭曉籌終宮女對之難爲容雲鬟被首黛渝色我貌如心不堪飾早知鑑心如鑑貌漢兵敢犯咸陽道咸陽漢

殿空中立秦鏡團團晝飛入至今鬼母夜深泣

白紵歌

闔廬宮中夜撾鼓宮樹烏啼月未午玉缸提來酒如乳白紵衣成向君舞美人醉起行步難腰間珂珮聲珊珊肯緣嬌愛感君歡寶釵墮地不敢言宮中門戶多無數君恩反覆日幾度明朝重着舞時衣心中已道不相宜

空城雀

汝雀汝雀亦何爲有身不向他處飛却入空城長苦飢空城四面盡焦土蒲地青蒿莘無主飛來飛去啄蒿實既無增兮復無畧豈不見官倉有鼠食官米所食綫多寧損幾一朝倉吏來捕爾爾罪莫逃終磔死

當窗織

當窗織貧家女兒堪嘆息隔墻惟聽伊軋聲墮耳欲妝應不得兩日織成花錦段盡輸上官橫誠饑夫壻復來催上機豈念身穿藍縷衣君不見富家娘不識蚕繰看紡裳

涼州行

涼州城頭聞打鼓涼州城北盡胡虜羽書昨夜到西京胡兵已犯涼州城涼州兵氣若雲黑百萬人家皆已沒漢軍西出笛聲哀胡騎聞之去復來年年此地成邊土竟與胡人相間處胡人有婦能漢音漢女亦解調胡琴調胡琴按胡譜夫壻從軍半生死美人踏筵尚歌舞君不見古來邊頭多戰傷生男豈如生女強

短歌行

青天上有無根日馳光暫明還復黑晝夜相催老却人忽忽吾言四十七偶看青鏡鏡爲羞昔髮未生今

白頭朱顏丹藥已難覓青史功名行且休歲歲年年待富貴富貴不來老還至老既至兮百事非病妻對之愁且罵妻年比我雖稍卑近亦摧頹如我衰一生伉離錯居半此世歡娛能幾時縱多子女知何益北邙家墓無人識古往今來共如此我亦胡爲空歎息人生滿百世豈多尊中有酒且高歌有酒不歌奈老何

五言律詩

除夜客中二首

歲月遷如許蹉跎老卻人一年惟此夜明日又逢春湖海未歸客風塵多病身感時渾不寐灯火獨相親

又

擾擾百年內悠悠萬事虛青雲時不至白首歲將除盡燕空隨俗占雞懶裁書未知從此去身世復何如

郡齋度歲二首

失脚双溪路今經兩度春不堪飛雪夜還作望鄉人

世事方如夢生涯笑此身惟應兩蓬鬢不負歲華新

又

條風緫應律柏酒又浮盃舊臘隨宵盡新年逐曉來

浮生蒼狗變莫累白駒催自歎憂時客初心寸寸灰

寄寧之鵬南兄弟二首

携家非得計世乱粗求安有季俱行役誰人救急難

月從愁裏没雪向望中寒昨夜鄉書到知君不忍看

又

一自干戈後先廬幾處存遷成豺虎峽愁殺鶺鴒原

歲酒空令夕春風非故園憂來無避處只是倚衡門

示全真猶子愚

無從歸故國客思滿窮秋兩地隔千里一身翻百憂

夢回高士榻情繞羽人丘我亦栖栖者時同說舊游

贈友

擾擾干戈際天涯人未歸一身為逆旅十月未寒衣

江漢風波阻鄉關書信稀危途恐相失歲晏重依依

投王郡守二首

已落時人後誰能説姓名性應馬南郡偏重鄭康成

賓館懸床待公庭罷吏迎為君門下久童僕亦多情

又

卒歲囊無褐為儒坐有氊每因官俸薄時動故人憐

慷慨空前志蹉跎已莫年争如歸去好家在白雲邊

投同僉公

授鉞幾專征分藩復此行身為漢飛將家若魯諸生

料畧三邊服妖氛一劍横已多門下客持筆待功成

郡齋守歲二首

守歲寒齋裏開盤試莫辛盃行猶是臘酒醒即逢春

天地長為客風塵歎此身歲時追往事獨有老隨人

又

節序清尊外光陰列炬前屠蘇初入酒犬馬又催年

筋力都非舊容顏豈更鮮餘生有如此盃至且頻傳

避地二首

轉粟百里道竄身千里巔人行危棧外家在畏途邊

門巷盡營壘僕夫皆鎧鋋亂離令若此何日是歸年

又

邊隅兵又動咫尺路難通妻子艱虞裏鄉關震蕩中

半生憂世变此日值途窮悶極惟思醉清尊幸未空

九靈山房集類藁卷之三

九靈集卷之四

山居稾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浦江縣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至正十二年十有一月庚寅浦江縣新作婺女星行祠明年十有二月戊午祠成縣之父老合辭請於官願刻石紀其事俾文學掾部國光來請文且曰惟婺女星之正祠在婺城之西南按圖經吾婺自秦漢以來其名觭不一至隋開皇中始以其地上直婺女之分而更今名唐武德四年遂同婺女于州城宋淳熙十三年爰賜祠額曰寶婺觀逮

國朝大德十年縣人朱仙母病嘗禱之祠下有所應因又立行祠於縣之東南陬則吾縣之有婺女星祠實自仙始也比數年來湮廢殆盡達魯花赤顏君阿

年八哈尹蕭君文質將復加完繕而病其遺址卑陋湫狹不足以安神而妥靈乃別卜西南高爽之地以斥大之然工役繁鉅費莫之出則募富民六人者俾率其賦以從盡至是而蕭公之代已及蕭公悉舉以自任始事之日仍輟已俸爲之倡不期月而大殿成兩廡三門次第畢舉翼以欄楯繚以垣墻階陛以石唐皇以甃肖象繪塑各效乃能稱威惠嚴恭當其狀殿之爲間者三廡之爲間者六門如其殿之數基之深十有四丈廣八丈有奇屋之高二丈有奇度用錢六千緡用工八百祠既成矣顧得吾子之文篆諸牲石以示後之人國光敢奉父老之言以請良誰考傳記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爲吳越之分野吳越之地至廣也其所分郡縣不止於一婺而是星之祠乃獨見之於此者豈非因星以名郡者耶夫星宿之在天州城之在地明光所燭神氣必通其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真有不可誣者有司營立祠宇以奉其明靈行其秩祀以祈其歲事於禮典豈不宜哉至於徽像設崇貌位被服而人肖之則固未之前聞矣然猶必爲之者蓋其民俗之所習尚爲耳嗟乎神者民之所恃以安也今既本於禮而祠祀之因其俗而像設之則所以望其出靈貺以大庇吾民者不其至哉吾民於此其尚敬承乃志以迓休於無窮可也蕭公北庭人豈弟愛民人懷其惠蕭公大梁人通敏有才器撫事有方略凡學院廟壇之宜葺者皆以次而舉此祠殆其一也良既納交二公頗知作祠之始末而又重以父老之言國光之請因不辭而紀之且爲迎享送神樂歌三章俾歌以祀神其辭曰

望天門跌神蹕靈之來光景溢雲爲軿霓爲旌儼若有靡象形禮已交誠既感享維德菲可薦

右迎神樂歌一章

職將出夜既艾靈之留神哉沛烟燎升羽籥鳴牲幣畢黍稷馨靈是娛歆精祀鑒民衷錫繁祉

右享神樂歌一章

樂度周禮容備靈之歸福祚至陰沴息陽德宣粒我民屢豐年民報事益無怠敢我詩其千載

右送神樂歌一章

趙氏尊序堂碑

趙氏汴人也自武節大夫士翮隨宋渡江居睦州已而武節之子保義郎不玷添監浦江稅務故又爲浦江人保義生三子曰訓武郎善連曰武經郎善近曰武經郎善逸浦江諸趙稱三派之子孫者是其後也

趙氏自宋跂物而其族已衰顧今七十年間能緣其宗緒而弗墜若益鮮保義之六世孫永新守大訥因念夫趙宗之鬼餒焉而不食也乃思闢堂以祭享之先是永新之曾從祖脩職郎汝儀亦以無子而死後之人以其所居廳事爲黃冠者祠祠之後堂則虛而弗居遂即其堂治爲祭享之所春秋有事則割田若干畝歸之以供其費堂成扁曰尊序嗟乎趙氏自保義徙居以來傳圭襲盂嘗垣赤百年矣即一旦衰雖弱子單孫之祭有不能享顧瞻庭宇行道咨嗟又豈所以思惟本原慰答宗親之義哉永新於此乃能盡焉感念因其故宇而作斯堂使春秋之祀既廢而復舉可謂以義起禮者矣雖然作之非難而守之爲良難爲永新之子孫者其尚敬承乃志以延裕於無窮可也乃作詩曰

趙居汴京爲宋宗親世賜官封有社有民越武節君始失故所從宋于南巖陵是處保義筮仕于浦之陽遂奠其居持持屋墻亳社既墟宗枝亦悴故鬼久飢聞者興喟厥有孝孫知孝之元既豐其流乃濬其源仙巖之南江浦之址歸哉斯堂孝孫是闢孝孫來享來拜斯堂有膴脩潔黍稷馨香登堂受胙孝孫有祜延畀後人永尊厥序匪尊厥序曰報尔先琢辞貞石百世斯傳

贊

浦陽五賢贊并序

天地之間有至鉅而無配者道也人能心會而身體之口誦而書存之則必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非江海而潤非雨露而澤非日月霜雪而光華嚴厲其所著見于後世若固將樊穹壤亘古今而不窮

貫金石蹈水火而不滅矣余嘗考之於經稽之於史求其如斯人者恒曠數十世而一見越數百里而一得浦江有縣歷年至淺而受地至狹非有數十世之久數百里之遠而乃得其五人焉何其盛哉五人者曰孝子陳公助教節愍二梅公忠惠王公待制柳公也孝子不知何時人能服勤孝道當二親之亡哀毀弗輟以衰麻終其身每即墓奠肴果烏鳥爲之不啄助教當宋宣和初攝廣之松陽丞已而盜數青溪東南諸郡縣咸望風横潰公獨嬰城自守以死殉國節愍於靖康之際爲户部尚書當金人入寇劫質天子竟乃不勝忠憤率衆數十萬謀夜犄其營迎歸二帝事泄而死忠惠克明正學歷踐諸經及登嘉定甲科遂以及人爲務立朝居郡綽有可稱勁節高風至今猶在人口待制問道文安金公上遡朱子之學亦既身逢盛世以文華國四方學者稱之至與虞揭黄三先生齊名嗚呼五公之卓卓如此豈非所謂有道之士哉豈非所謂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者哉徒其大施諸用以彈夫潤澤光華嚴厲之功其所著見可勝既哉雖其不克大用亦樊穹壤亘古今而有窮貫金石蹈水火而有滅者哉如良者固不足以灼見五公之所蘊然觀陳公之事則未嘗不稱其孝觀二梅公之事君則未嘗不歎其忠觀王柳二公之爲人則未嘗不慕其學以稱其孝歎其忠慕其學之心可無一言擬諸形容哉借令曠數十世之久越數百里之遠猶將低佪企想以稱述其萬一而況近在二百年之内百里之間哉昔梁肅李華之於四皓也時之相後如是其久地之相去如是其遠及作爲贊辭以致歆羨之意識者尚或稱之良雖不敏既獲親

出五公之鄉接其風聲氣澤而頌聲不作人其謂何用敢勉竭駑力各爲贊一章以朗前人光韻之美以伸後學嚮慕之私然以孝爲百行之先故用陳公爲贊首自餘四公則從其世次而列見焉

孝子陳公 太塙

偉彼孝思天經地義我公履之式昭厥懿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公於斯時病殷痛鉅乃號穹旻口無停聲月益歲增有悴其形衰斬三年古訓是程曾不爲毀終身煢煢人亦有言孝行之至可通神明可感異類粵惟我公天相乃志有果每陳烏鳥颺去昔泰頻生同出其鄉亦以孝感烏吻爲傷公雖後起其德則似令聞令望曷其有已千秋萬祀永稱孝子配彼顏氏

助教梅公 容

咨爾梅公溫溫而恭恂恂而忠有大雅遺風遺世中

危適彼寇鋒牧遁令遁以公折衝公謀既決遂往式遏乃以柔和化爲猛烈亦既載旆亦既建節如火之熒如水之裂力有不支猶驅義師怒目張膽以死自期曰身可殺義不可虧帝曰爾溶古之烈士肆命之從併祿其子以愧蚩蚩而惜一死人誰不死死貴合義惟我梅公以死社世前聖有云殺身成仁夫豈彼人而盡不聞

節愍梅公 執禮

于彼出日其光熾熾妖氣一龍天地爲昏有颷捽然勢豁九門飛廉不將天步斯屯宋有社稷綿五季而國不知不識咸順帝則彼豕忽突大邦爲敵血戰赤息二帝奄北嬌嬌梅公從此奮激指心誓天願出機先手除群穢掩轂南轅既乘我鐵既脂我車致天之罰則莫我敢遏如彼颷風其勢岌岌將掃氣昏陽光

有赤事泄群龐力屈強先生義死忠嗚呼梅公

忠惠王公 萬

犖犖王公碩學粹行以道律身以德施政輪對之明見之於立朝宣化之美見之於爲郡帝嘉乃烈俾居言責獻可替否巍巍額額諸史之罪上通于天奏章一抗正氣凜然不忍澆季老奸擅世遂舍而去流水莫繫帝謂王公有遺直之風錫之土田以旌其忠至今言者猶爲震悚在宋嘉定士俗靡振公獨屹然進退以正其進也如振鷺之在庭其退也如飛鴻之入冥逸類超倫舉世未聞

侍制柳公 貫

朱學之傳至于文安四葉綿綿公得其師猶水有源際茲休明儒雅勃興乃以所挾揚于

帝廷

帝嘉其能俾居緇紳與鴻碩爲倫莫之與京於樂辟雍曰公是宗髦士三千于于而從頌臺有禮公討古始佐明文治成我

皇之志大江以西政關教弛武子之澤一墜于地公往化之有若時雨歸卧窮山踰十五年流水去住浮雲往還鋒車荐至乃掌

帝制惟公出處關時隆替出與時行處與道俱僊爾岐陽之鳳忽焉空谷之駒千載曷窺蜀山巍巍

靡爾宋先生像贊

以公爲優於德耶則其才學之煒然者固已披豁乎心胸也以公爲優於才耶則其德性之粹然者固已充溢乎顏容也以公爲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廣之者又若不有於其躬也夫德者乃才之所資以發而才者乃德之所賴以充也二者皆公之所有而

謂公之自有其有若曾不足以知公者也嗚呼若公者其殆有若無實若虛以庶幾夫顔氏子之遺風者乎

趙敬德畫像贊

卓哉趙君曰敬德氏英英以豪表表而偉視古今如一時謂天地猶一體以孔孟為師友以王謝為兄弟彼區區之斗筲曾不足以說已九廷胸次之豁達一皆浩氣之所致故其為文也直欲凌韓而轢柳其為詩也亦且超杜而過李然而著述之富固已見許於當世之老成至於氣岸之高則威名非於鄉閭之小子彼惟惡直而醜正遂爾篤尤而騰毀考其中之所存君蓋庶幾乎無愧此其所以交之久若知之深知之深者信之至觀夫丹青是僅得其一二矣

題樗菴像贊

澤可以及物而身不必貴德可以惠後而家不必裕孰謂斯人柢局於藝苟施澤之益厚又知德之逾真誠無愧歸伯休之行已宋清之為人

諫官箴 并序

諫之道有五而諷諫為之首孔子亦曰吾從於諷諫焉諷諫也者謂君父有過而難言之故或託興以見乎詞或假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日遷於善也是則職諫事者又豈在乎過直以激怒哉亦曰婉以導之巽以告之期於必聽而已耳何為其然也當其一是一非錯然相間而欲使之更革其所行必且悖於目而拂於耳謀於心而戾於情自非至公至明之君孰能樂聽之哉以不樂聽之言顧乃冒雷霆犯顔色而拂忌其不報鼎鑊而觸刀鋸者幾希矣今夫富貴寵榮人之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之所不能甘也苟或昧之而不計豈不甚可病哉所可病者非止病其身之危也亦以病吾言之不卒聽也非止病吾言之不聽也亦所以病吾君也既有以病吾身而又有以病吾君君子亦何取於斯焉作諫官箴其詞曰

於惟我

国稽古建官凡是職司莫諫為難諫不欲逆亦不欲驟逆則間從驟則弊究所貴婉巽不大色聲匪攻披踏惟蕙彼明以善間惡猶火背水火盛水消善勝惡止盍不蘝間乃陳我言乃過其萌乃迎其端諷而不迫我言斯聽陷而不避我其隕命勿謂逆鱗可得而批折檻之諫或以為訐勿謂鯁骨可售吾直斷鞅之諫或以為過激蔣有晏子格君孔多欲罷大臺乃飲而歌魏有閻沒亦云善諫欲辭授陽乃饋而歎過

既無迹諫亦無形霸然千載德譽愈榮嗟爾後人盍視前式苟視前式惟晏閻是則爰考爾官用規爾箴爾如不儆亦獨何心

喜聞過齋箴 并序

古之人苟有過爲必喜人規故其德日滋今之人苟有過焉必忌人知故其德日隳嗚呼生今之世而可不思古之時乎詩以箴之其殆庶幾也已箴曰

言與道違行與道背維背維違斯過之大過豈有小大由小績過小而為終累大德人誰無過改之乃宜勿病不改病其不知知之為美匪聞曷以我過我聞改之斯易何以諭我聞過之因獨形於喜過乃可聞苟挾我行苟持我言倖然自好莫之敢干彼非我兄彼非我父孰肯拂心以貫我怒宜喜而怒宜愛而惱我曾不瘖我過曷懲惟古仲由喜於聞過赤然千載

令名愈播嗟我後人盍視前規惟仲氏是師旣榜我齋又箴我銘有或不愼亦忝所生

具慶堂銘

范陽衛立本扁其奉親之堂曰具慶浦江戴良爲之銘

我之生矣孰授厥初惟父與母載育此軀亦旣冠緌方趾圓顱可忘孝養慚彼孝烏我觀世間是心孰無有懷二親莫或具俱今而旣具其樂何如象服不頗大冠峩巍偕老一堂載歡載娛緌緌門子白華絳趺馨爾晨羞潔爾夕蔬其羞維何有鱉有魚其蔬維何伊笋及蒲登堂奉觴氣和色愉式拜且舞壘壘忘劬禮則固然孝豈有餘何彼愉人弗此之圖豈無貴富碩大且訏或被輕裘或駕文車是或不思胡寧勝余亦有士子左圖右書取青媲白扶摘舞苟鄙是道何異賤儒相彼凡行疇其獨殊關血通氣惟父母且此而克孝固有加諸顯顯衛氏世號雙珠爰樂具慶用扁室廬小子不敏勒辭座隅尚愼旃哉永世弗渝

鄭挺冠字祝辭 有序

義門鄭伯陽將冠其長子挺亦旣筮得穆曰乃以其從祖貞和先生之命宿賓於同里戴良良因屢辭不敢貞和曰願吾子之終教之也遂往與茲酌醴且本商頌松桷有挺之義製其字曰材高而祝之以辭曰

猗歟那歟噲噲其正誰闢斯廬我寢我成寢其成矣群材彙征惟挺若桷獨爾高乘可陵沆瀣可摘日星俯瞰手捫危而不傾我觀是木產彼幽峒一朝效用巨細必登居下而汙闒闒是丁卑而甚力口爲旅楹閈閎户牖闑楣楹欞冗微瑣屑僅脫薪蒸彼哉深棟圖莫與京苟任之重亦懼弗勝豈若斯桷冀出杳冥衆木仰視靡或不承薙濟登崇伊誰之令惟材之長乃高其材靖惟我人同具是形及其用世或重或輕或幽而辱或顯而榮何與此木以材自呈爾生鄭挺今旣弱齒寧復處卑不是之懲以茲吉日具弁于庭曰加爾首俾棄孩嬰本諸詩義考諸禮經字亦材高式敬爾名爾其自今毋替厥稱苟特孔長曾慶高明矧爾孝義九世緝緝皇用襃之有煒門旌旣當承宗奉此嘗烝猶桷挺然衆木所憑一不自持載傾載崩兢兢業業孝道乃興之兄是道古語有徵曰先百行惟孝爲能人克履之賁洪厥聲所慶之高舍此曷營學祗訓辭勿忝所生我言匪陋惟聖遺之程

論

論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以元勲近戚輔相三朝竟乃坐視武氏之姦而莫之或救卒以殉之觀其事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方太宗建儲之際固以疑晉王之懦弱而有意於吳王格矣無忌乃爲之擁護晉王而踈格豈不以晉王爲已之出而欲藉之以長保富貴故耶太宗且死無忌遂以遺命立晉王旣又陷格以罪而誅之無忌於此亦可謂計出萬全矣殊不知害已若乃不在於格而在於晉王之武氏也武氏陷無忌以反周不異於無忌之陷格以逆若武於此時明恪之寃而以擁害元德幾覆宗親戮之無忌其謂何無忌此舉又豈止禍及一身而已雖唐室之衰亦未必不自此始也何則恪之在諸王中誠英果人也使恪而不死於無

忌之手則武氏之姦心猶有所忌也夫惟武氏之無
所忌而後李氏之子孫無遺類矣唐之衰也又豈待
於易姓改號之日而見之哉嗟乎以無忌之才猶乃
一舉而家國俱亡則彼大臣之誅國而欲一出於智
力信不可矣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余讀唐史至太宗六月四日事爲之喟然太息嗟乎
以太宗之英武好名而卒定計於秦府群小惜哉太
宗首倡非常之謀以勘定海宇則高祖之有天下誠
太宗之功也雖然立子以長不以功高祖之欲傳位
於太宗固義有不可而太宗之屢辭不受者豈亦有
見於此乎由是而觀則太宗之心固已灼知大義之
所在矣其後卒至蹀血禁門貽譏萬世而不顧者亦
由房杜二人陷之而然耳寧獨房杜哉當是時太宗

既誅巢隱一二近臣惟勸其擇甲以就刑可也若高
祖念其事非得已而原之然後輔之以圖後功亦可
也竟乃擇此不爲而尉遲敬德者方乃擐甲持矛直
至上前借曰恐其驚動上意亦何事於矛甲哉敬德
此舉直恐高祖之怒心一發且將不利於太宗故特
假此以迫脅之使高祖於此不幸偶如其所料則敬
德之矛寧無所施乎尚賴高祖隱忍而曲全之故得
深潛而不發耳雖然苟非蕭瑀陳叔達輩爲之陰移
其所向則高祖寧不逆探其本心耶設有以逆探其
本心執付大理以論罪太宗將何說之辭秦府羣小
之不忠於所事乃至此也噫此輩亦是深恨太宗爲
一代賢君亦從之而不疑何其悲哉

論王珪

諫君有道乎曰有人心亦各有所蔽有所明故善諫
者常不攻其蔽而惟濬其明使之自悟而已矣是故
自其所蔽而攻之則言難入而聽者亂自其所明而
濬之則不必苦口正言但微中而紛已解此蓋諫君
之道也王珪諫太宗出王瑗之妻其庶幾知此者乎
夫好色乃太宗之所蔽而懼亡則太宗之所明故珪
必先論王瑗得妻之由而後以郭公善善之事告之
則太宗之祛所蔽也有不待其辭之畢矣當是時使
珪厲聲正色曰此姬必不當取此姬必不可留彼方
溺於聲色之娛而怒其出言之暴也其肯不旋踵而
遽出乎褚遂良在唐室稱王魏之亞然當高宗立
武后之際遂良爲之叩頭出血而帝心終不之回者
無他故焉蓋高宗之蔽在於嬖寵武后而遂良方且
逆其所蔽而攻之其能痛抑而悅從哉適足以殺其
身而已矣嗚呼遂良之忠則盛矣語其才猶在王珪

下也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終無咎然則王珪
其賢乎

說

容齋說

大梁劉侯官浦江之始年嘗即其所居西偏之室治
爲宴息之所而名曰容齋越明年部使者武威余闕
公行縣於是嘉劉侯之能大其德也爲特書以題之
劉侯圖修公賜亦既鏤版揭諸楣間復俾縣人戴良
爲文以廣其說良曰嗚呼是尚有待於余言哉侯之
自壯而南亦嘗觀夫泰山之與南海矣有石棱棱成
劖戟崩如鵠之飛如羊之蹲隕而若星聚而若雲霧
恠奇嶇不得而具論有土黑赤有木棘樕戴偃戴覆
不埏不埴梓匠之所棄捐陶冶之所屏斥又有鵁鶄
鷙隼之翕翽舒俯約之鼓蹄鳴飛走怒爭很鬭喧騰

乎左右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泰山實藏之有滿有渠有汙有滎瓜蔓而流負丹不勝難任我舟難濯我纓亦有蛇虺蛟龍噴浪來濤含沙蜮石射影衝波騁馬霍羅水兕雷咆揚鰭而掉尾閃舌而呀齒噬腥而吐穢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南海實納之故能崒嵂嵬峩嵎嵎磝磝起出萬類特立九霄雲雨蒸騰風雷蕩摩天下莫與爭其高汪洋洄滸渺渺浩浩其下無底其旁無根顛倒日月浸潤乾坤天下莫與爭其深由是觀之泰山也南海也所以能致其高與深者以其有容也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殆謂是歟今夫丘陵非不宥然高也然不得與泰山並高若由其容之者小也沼沚非不淵然深也然不得與南海並深者由其容之者淺也故論容德之極而至於泰山之與南海止矣古之君子不倫淺以為量惟含忍以為容掩垢匿瑕以大其德故曰有容德乃大又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是蓋無異乎泰山南海也矣能登泰山以求其所以高臨南海以求其所以深則容之為義得矣容將以大其德也德之大含泰山與南海孰得而方之矣於此思無愧焉可也而尚有待於余言哉而尚有待於余言哉集名師攖字之佐大梁名家有文學而尤粹於行治家治人一本於寬人稱為長者云

說佩 送義門鄭仲舒

詩不云乎襍佩以贈之則佩者蓋古所以贈人而勉之以取法者也今仲舒之行亦既無佩之可贈獨為之說以告之何如仲舒曰是余之志也乃作而言曰仲舒其知是佩之說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上而不俯則無以綴下下而不承則無以銳係上中不銳則不能以有攣旁不曲則不能以有受居旁上者珩居乎下者衡牙之與璜也珩言其俯衡牙與璜言其承也衡牙居中而能銳璜居旁而能曲也合是三者所以具為佩之制而為君子之所法焉者也若夫資以係上而中貫之者瑀資以綴下而旁貫之者琚錯乎琚瑀者珠瑕乎琚瑀與珠者綴一皆參居乎三者之間而非其要也非其要者謂不為君子之所取法也必君子之所取法而後可則雖有環以召之有玦以絕之有金以寒之有象以文之有觿以示其事有能以表其用有常以戒其性之急有弦以警其志之緩亦皆不是以言佩也是蓋超居乎三者之外而非其類也非其要而猶待是以成佩若以其能安是佩於君子也非其類而猶冒之以為佩者以其能存是佩於君子也然所以得為佩之正而為君子之所

取法者則惟三者為然也三者之所以能然者亦在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今仲舒與其兄仲錢弟仲潛三人者懷玉而遠游抱器而效用太師大丞相見而奇之因館置府下十餘載其所以貴重之者往往有異於他士後雖薦達之以有祿位於 朝然亦不使遠遠乎左右蓋凡治已治人之道恒欲資之而有助焉則夫三人之見取於大丞相者豈不猶斯佩之見取於君子矣乎三人者誠能俯乎其民若珩之有綴承乎其君若璜與衡牙之有係銳以去思若衡牙之有攣曲以納善若璜之有受吾見其示法於君子也其亦異乎琚瑀珠綴者矣其亦異乎環玦金象觿觿常弦者矣雖然珩也璜也衡牙也非生而有之也必待君子者而為之制然後俯焉而俯承焉而承銳焉而銳曲焉而曲以克成乎其為佩也然

則三人之不愧於斯佩者豈非由我大丞相有以玉成之乎而三人者其尚益守乃職以期無負乎大丞相可也三人與良皆友善而仲舒為尤厚令仲舒以三年之晉畢奉大丞相之命還京良蓋望其有以見法於君子也故於其行為之說佩以贈
書

答徐進明書

比辱函書為贄欲相與以質其所學僕既愚無以又且齒弱而身賤其素所為未有是稱其取信於人人亦未嘗有以是事資於僕者令足下乃獨冒然及之其亦何所取擇耶豈足下之有取於僕若徒以其鄉多先生長者遂謂能得其學而有可以及人者耶是殆不然人之為學固由於先生長者而後得然未可以是而必其有學也通都之市有大賈為所以聚天

下之貨寶通遠近之有無當市門之晝開也鄉之人持資而求寶者至矣遠方之人持資而求寶者亦至矣而大賈者因為之出其實以權其價價之合也則捆載而去之其不合也則倒橐垂囊攘臂而空出方是時又奚暇問其鄉之人與其遠方之人哉今夫先生長者之於學亦猶大賈之於寶也大賈之於寶不能偏私於鄉人先生長者之於學又豈能獨厚於其鄉哉由是觀之則君子之論人當取其人之賢而不必惟其鄉之信亦已明矣若不問其人之賢而惟以其鄉之信則是孔孟之里皆可以為聖賢盧鄒之鄰皆可以為醫卜西子之國皆可以充後宮師曠之邦皆可以備工瞽伊傅之黨人皆可以輔相於明王孫吳之邑子皆可以雪恥於强敵矣其在物也則麒麟之藪皆可以稱仁獸鳳凰之苑皆可以名神鳥指華之囿皆可以言珍禽騂騮之櫪皆可以目良馬矣夫蘭蕙之谷蕭艾茂焉杞梓之林荊棘出焉蓬生於麻新錯於楚物之不繫於其類也久矣又可以其善者而遂信其不善者哉考之於人既知彼求之於物又如此而足下之於僕頗乃不問其可否不論其是非徒見其鄉之多賢即謂其人之必賢其亦取擇之不審矣取擇之不審已不可用之於交好況欲相與以質所學耶夫質之云者為師者之事也師自柳河東已不敢當是名矣而返以施於僕使僕有過於河東者乃可為足下師若猶未也則是佞譽誣諛妄加是名以相欺耳縱僕樂足下之佞譽昧足下之誣諛輙受是名而不辭然於是下亦何所增加於足下固非佞譽誣諛之人特以過信之故不覺其偶類耳僕之胥胥云爾者亦欲足下之審擇所與以益其所學非

敢過為訐直以相角鬬也足下尚以前者之所陳比物引類曲喻而旁譬之則有以曉僕之意矣適有小疾不能親書幸察

上蘇伯脩參政書 代柳致明

某比承姚掾史傳示鈞喻需及先子遺稾悲喜感作交動于中循想累日無所容措伏念先子自受學以來即授筆為文章潄捜靜索勵不沾席者五十有餘年此其志豈不欲藉是以自託不朽哉顧以弊於窶剥既壯而羈窮未老而閑退業愈習而家愈貧名愈閒而身愈困迫至暮年方僅僅一起而疾病崇之遂以殞命某等奔歸數千里迎櫬遠歸而家事益落由是送死養生百究殫竭神傷氣悴衆念昏忘故其遺稾之在篋笥者未暇整次成帙以顯揚先志某竊聞之士子之在當世生雖不偶死而無聲者有矣故揚

雄沒而法言始行焉遷生而史記未振文字之傳恒
在旣死之後也然卉得大君子爲之發揚以振聳其
視聽則亦不能因其文以永其聲矣先子之亡行且
十載遺文之傳此惟其時而卒湮沒之若是者或者
以爲未得大君子爲之發揚也閤下以尊德縟文爲
善類所依歸其所以嘉惠士子振起幽滯者往往而
是况先子在日又嘗曳裾門墻之下備容屏恩之間
故相善也則夫大君子者不求之閤下將安求乎借
使閤下方執政于
朝越在數千里之遠猶將跋涉山川踰淮泝河而進
况當近莅淅省統有方隅而恭也卒獲以編人齒於
治內不於斯時露其所蓄以希大君子一顧之重是
果於陋劣無志其爲不孝甚矣用敢採其所著詩文
合四十四卷惶恐獻上倘蒙不遺雅故念及朽骨施

恩惠於旣死發幽隱之耿光則是文之傳雖未能如
法言史記之盛行而死後垂聲亦有以少伸先子之
志矣使先子而有知寧不嚮感於地下乎某雖區區
無以而結草之報此心昭然尚當課其子姓世誦名
德以無忘大造惟閤下垂閔焉干冒感激伏增戰越
某再拜

九靈山房集卷之四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五

山居稿

記

浦江縣脩學記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浦江之在婺爲脩縣也而制宜有學治門之東南其
學在焉然歲久且壞比數十年雖嘗加繕理而僅取
苟完無經久意今縣大夫始至乃喟然興歎謂學之
所急惟田與廩今監縣廝矣阿年八哈旣嘗歸其侵
疆矣顧茲屋廬之圮壓吾得辭其責哉遂與主簿劉
彥師援合謀脩治而俾教諭祝君應昇董其勞應昇
旣受命卽爲禮致知經之士張天錫吳實飭材鳩工
率先凡役而他有籍于學者因皆相勸而趨爲之自
殿庭門廡以逮泮池論堂齋舍墻垣庖湢之屬
悉皆易弊爲良有加於昔始事至正辛卯之秋九月

及冬十一月而成於是應昇暨學之耆碩方先生樗
相與屬筆於良以記其役良屢謝非其人不獲命乃
記之曰春秋之法凡一工役之興必備書以示譏蓋
所以重民力也若僖公之脩泮宮固亦嘗用其民力
矣考之於經乃不與南門諸役者並存豈不以學校
爲有國之先務而僖公脩之實爲其所當爲我爲其
所當爲而不書雖謂見與於春秋可也嗚呼僖公不
可作矣今縣大夫之能若是不亦僖公之徒歟然僖
公之脩泮宮也魯人嘗作泮水之詩以頌之先儒孔
氏疏詩人之意不特謂僖公能脩其宮又謂僖公能
脩其化是則所謂脩者豈止乎棟宇之崇完丹雘之
華鮮而已哉亦曰有政焉耳縣大夫又所當思以圖
之而無愧乎僖公可也泮水之詩其首章有曰思樂
泮水薄采其芹縣大夫之廉惠吾邑之士者至矣其

二章有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吾邑之士尚於縣大夫而重有望焉縣大夫大梁人名文質字彬祥姓蕭氏以儒林郎來為今官未幾治三皇廟葺故所有書院月泉上尋興是役以嘉來學是可謂知為政者矣

黃氏歸田記

諸暨東行六十里是為孝義鄉為其鄉之望者曰黃君松松故儒家由科第居顯宦者若干人而百年之喬木嘗盛矣及一旦衰松之孫其遂以愚騃盡廢其先業至以百金產僅易一醉飽富豪之家爭為巧計圖之而族人之無賴者又從而鼓翕其間以故田凡八百餘畝屋凡二百餘楹無一步一椽存者維楊蔡侯來署州事行視州境遂察知其弊一日召買產之家及其立庭下歷以古者仁厚之化義禮之俗開陳之而且反躬念過至於泣下衆因俯伏首實告曰惟

賢侯命是從至夜漏半侯復列香燭對天指衆俾伸者右抑者左衆又挖腕當右者右當左者左於是冒取者償其業爲直者益其金金入則贖其質田之應期者曾不滿一月不旹一人得田如干畝屋如干楹歸其家俾其母妻弟姪之散亡他處者咸群居聚食如家之盛時侯猶慮其久而莫繼也益選宗親之富而賢曰義曰鏞者以掌出入之數而且經紀其家事於是義與鏞及凡黃氏之族莫不得侯之爲願得余文記之庶幾永侯之德於無窮乃以張君伭所序事介宋君時寃以請嗚呼若侯者其賢於世吏遠矣蓋自授田之法壞而兼并之俗興富右豪强乘民之愚以龍取其家業者有矣然民未甚病也迨夫聽訟之吏出焉考覈之不明剖決之靡中摘辞累嵗而无斷宿猾因舞手以覬民而民始病矣世吏之不賢其重病民多如此由是而言則爲侯之民者雖不幸遭家之中變其亦庶乎無憾焉昔韓延壽守左馮翊時民有訟田者延壽爲之引咎自責其民深自悔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史書其事至于今傳之侯之此擧固史臣之所取而後世之所宜傳也其可記以永久者有不在余文矣

自得其樂齋記

金華宋濂良以自得其樂名所居之齋禮部尚書達不花公嘗爲書之間乞余言以記之余則復於君曰君之所樂可得而聞之乎凡世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物至夥崑崙之玉南海之珠洛水之金蜀之文繡象犀兕豹之齒角皮革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重珪累組高牙大纛以至狐貉之裘瑚璉之器萬鍾千駟之奉列鼎之食

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然則君之所樂者可得而知矣湯之盤孔子之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石刻師曠之琴孔子之文章與夫漢魏隋唐之相碑彝器銘詩記序下及古文篆籀分隷諸家之字書皆可喜可玩而昔人之所以深樂之者也世人之所樂者非君之所取則昔人之所取者必君之所甚樂也然昔人之樂亦豈易哉君惟視世人之可樂者不一動其心乃能退而獲樂於斯故世之人能致其樂矣而其不得兼焉者獨昔人之樂耳惟世之人不得兼然後君得以取之而自得亦豈偶然也哉雖然余嘗因君之樂以求夫聖賢之所謂樂者矣聖賢之所樂者蓋樂乎其內也非以其在外者言之也樂乎其內者道也則凡在外之物孰得而加之哉斯樂也孔子得之顏則繼之顏淵没得之

者鮮矣然則君之所得者其亦有得於此否乎高得
之人且謂之有道之士矣君曰恭不敏敢不敬蚤夜
求從予之教遂書其本末以為記

樂善堂記

秉彛王君和陽人雖眾湫嶮崛戎馬間然雅意不忘
交友嘗於所寓闢堂曰樂善以延天下之善士於是
一時知名之來咸喜從之游每風晨月夕則相與坐
堂上或談性命道德之奧或論古今人事之得失民
生之利害或雅歌投壺彈棊轉琉以盡其歡忻其所
與游而最密者如劉君伯溫章君三益胡君仲申皆
嘗獲登斯堂為文以頌君之美君猶以為未足而復
乞言於余余聞之駭且愧焉鄙人於善無所聞君之
所樂者烏得而知之縱知之又豈能出於三君所言
之外哉雖然三君之文皆以樂乎在己之善言之也

予則以為君之闢斯堂也固將以延天下之士矣則
君之所樂者固樂乎天下之善也而豈一己云乎哉
請得而卒言之可乎夫世之所以快耳目娛心志者
其為類眾矣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
之所樂者惟在乎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善為可樂
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叔向之在晉樂乎鬷蔑之善而
用之也鮑叔之在齊樂乎管仲之善而舉之也樂官
屬丞吏之善而進之者鄭當時也樂兩龔兩唐之善
而獎之者何武也以至孔融之聞善必薦陸係之樂
善孜孜是皆以天下之善而樂之也天下之善一也
惟得其位則用之舉之獎之進之薦之不得其位則
樂之而已今君猶未得乎其位者也以是為樂不亦
宜乎雖然君之樂乎天下之善者固將以成夫一己
之善也成夫一己之善則人之樂於君者亦多矣故

君之出入軍旅非一日求其同列有臨其父母者矣
有賂其妻子者矣有飾其身者矣今君之父母既
皆以令終而其妻子則固自若也身之無恙則猶前
日也此皆樂善之效也彼之不能以若是者蓋以其
所樂者富與貴耳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樂之
深也故其毒愈深猩猩之樂於酒魚之樂於餌彼豈
知其為亡身之具哉由是而言則君之賢於人亦遠
矣傳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尚亦有利哉予敢以是
為君慶君曰子言信矣雖然某也不敢當不敢當則
請書之壁間朝夕警觀焉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為著石表辭一通
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歎公之深於知先生
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

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
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
得先生之文以為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
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爾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
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溫如春風肅如秋霜槩如雲霞
之卷舒凝如崖嶂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
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而家齊以
之莅官而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
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既
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歷叙而鋪張之後之
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曷足以
致是哉良故數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
生者視公為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其出游於耆
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任中外也又

未始不與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曰余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先生之望我先生之子卣將刻公所著表辞于荆山之阡良因書公之所以知先生者附見于碑陰世欲求先生之為人更當有考於斯

脩禊集後記

右脩禊詩一卷予友宋先生景濂為之序嗚呼景濂之為此序不既至矣乎自晉以來序脩禊者多矣其為古今所共取莫若王右軍然右軍之言亦不過區區生死之間惜時序之迭遷歎斯人之易老于以致其感慨之情耳至於聖賢之大道則固未之有及也

惟其莫及於道也遂致晉之士習卒以不振清虛曠達與而名檢廢雖謝安之功業可尚孫綽之問學足稱然其雅好游談既皆華藻亦不免於君子之所譏原其故右軍豈得辭其責哉今景濂則不然懼斯道之不聞而末俗之益媮也既以舞雩之詠易之復以山陰之集成之終篇數語凜乎其可畏嗚呼使晉諸人而聞此咸以惜時歎老之心而為求道之舉則當時士習卒有不振者乎獨恨景濂不生於彼時不得與之言又恨晉諸人不生於今不及取衷景濂之論也雖然晉之諸人亦既於道無聞矣則凡諸君之有聞於景濂者又可不思所以自勉哉苟不以之而自免則雖功業如謝安學問如孫綽亦非君子之所予况未必爾乎諸君於此惟究心焉可也良也不敏然嘗叨與斯會矣故於景濂之言不能不有契於其心中繹其意於末簡蓋所以勉諸君而且以自勉焉爾

經筵錄後序

經筵檢討鄭君仲舒裒其所進勸講之文若干篇為一卷題之曰經筵錄攜歸浦陽山中屬良序之良以古之聖王雖有聰明敏達之資然至其成德則未嘗不由學而致是以高宗之在殷也三年弗言恭默思道其質亦既美矣而傅說告之乃更勤勤講學之勉載諸說命之篇者不曰學于古訓則曰惟斅學半不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曰念終始典于學豈不以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必也質美而學備然後所造為益深所積為益厚而聖德之成有不其然而然矣豈惟高宗唐虞三代之君莫不盡然故揚子曰學之為王

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沒沒其已久矣斯言豈欺我哉然自周衰已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成其德為人臣者負知勉其君以學先王之道上下之間一皆卑近淺陋以各趨所便其能卓然於當時者惟漢之文宣唐之太宗耳然而此三君者亦不過以近美之質發為一代之治至於為學則曾未之及故其所就僅有以賢於後世之庸主若論唐虞三代之盛德則邈乎其遠矣由是觀之帝王之聖否其不繫於講學之與廢哉

今天子寬仁明睿天性自然踐祚以來務遵節儉食菲而衣綈藝畢而囿小不溺情於便嬖不惑志於游畋可謂有不世出之資矣然猶痛念漢唐失學之弊慨然欲上追唐虞三代疑遠之迹肆開經筵以訪多士自大丞相而下及九侍從卒執之有得於勸講者

員不畢進禁近俾得推演化原以請求其會歸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至於講文之作則檢討職也居是職如仲舒若又極一時之選故其所進悉皆不以卑近淺陋為言其所言者無非先王之至道然又論議詳明情辭懇切有足以感動其聖心每一勸講間必為之首肯者數四嗚呼仲舒等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書傳所載講學之事乎此非唐虞三代之君臣乎昔伊川程子之在元祐講筵屢嘗以正心之說為聖學之勉紫陽朱子之在淳熙經幄亦嘗以誠敬之言為聖學之勸然皆不能見聽於時君徒以一誦而遂罷今仲舒是錄既無愧乎二子之所陳而又因緣勸講之臣以悟 當宁之聽卒使海宇之內陰被其賜而不知可謂奇逢幸會千載一時而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嗚呼吾黨之士以其文字見知於世難矣況得旋於

朝廷而又嘗

人主講學之時則夫後世讀仲舒之文者必將歆歎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為難遇而是錄之傳非徒表仲舒於不朽然且有以明

天子之盛德於無窮矣

送葉贊玉序

昌黎韓子嘗謂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豈不信然歟廣信為郡西連江右南控閩粵而玉山水溪之勝又盤旋乎左右故其清淑之氣每鍾而為人西京而下唐宋為盛唐姑不論宋渡江後如陳公康伯以中興事業著見一時謝公疊山以風節行義照耀千古他若俞公大猷則以紫陽高弟為後學所宗師而傳以公季魯又以象山門人為當世所賓重嗚呼是果何以致是哉蓋山川之所鍾往往見之於是郡故也我

國家混一以來是郡人物之衆固未易一二數余所記交者則有葉君贊玉葉君才高而學廣上而群經載史下而廋辭儷句靡不悉該善議論能文辭甲申間嘗以禮記高選貢于鄉有司用新例授教之月泉山長到官未幾新祭器之朽弊者復土田之侵奪者群學徒之貪饕者於是會集儒流招徠學子為之敷揚先聖人之道三年政成受代而歸邦之人士咸相率賦詩以惜其去不以良之固陋俾為之序嗚呼若葉君者殆向所謂魁奇忠信才德之民非耶則夫廣信之地靈人傑固非陳謝輩所能獨當也余猶恨葉君居陳謝二公之鄉其才與學又不在陳謝二公下乃不能如二公之得位行道以自見于時顧獨抱其遺經而於朱陸之門弟子有志焉不亦重可惜乎雖然海內寧謐日久

皇上銳意儒術日與二三學士大夫講議經帷以復二帝三王之治葉君固將自是登名吏部進之館閣以共圖太平他日見諸行事亦豈在陳謝二公後哉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鍾秀於葉君學矣又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葉君尚舊乃志以無負山川之所鍾可也余既喜廣信之代不乏人而又嘉葉君之克繼前武故因序詩而併致其期望之私若此云

喜雨詩序

至正辛卯夏六月大梁蕭君來治婺之浦江時境內已踰月不雨民心弗寧君愀然憂形於色視事之日

即齋沐率僚佐遍禱諸神越翌日癸卯乃雨甲申又
雨既而不雨者復弥月公聞縣南有白石湫爲神龍
所宅遂亦日走大澤中以祈其應乃七月乙亥雨至
八月戊寅而止君猶以爲未足因與龍約三日内雨
足次日癸未輙大雨竟夕甲申雨乙酉雨自是泉之
竭者悉已溢禾之槁者悉已蘇民之病者悉已愈而
我君之憂亦釋而爲喜矣邑之大夫士因交相告語
曰吾屬作於是息於是以克享有豊年於是者皆我
君之賜也其可無情乎我爰相率賦詩以歌美之以
良受知於君爲特深俾執筆序其首良惟春秋記魯
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三年書夏四月不雨以志其
閔雨書六月雨以志其喜雨自餘羣公則固未之聞
也然觀僖公之在魯不過曰有志乎民與之以同其
憂樂耳而孔子之取之者正以當時諸侯罕能如是

也夫以三代之季人材猶盛求其有愛民之心者已
罕見之若是去三代遠矣民情日以涣散吏治日以
偷情有能如我君之用心者豈易得哉措世無孔子
不得取之簡冊使與僖之名並傳於天壤間也乃今
明良相逢進賢用能如不及他日君以政成而去必
將嚮其民庸而圖任之則位當益崇利澤之及人當
益厚宜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見諸詞翰垂之汗
青者僖公固不得而專美之也是用弗讓而志其歲
月于篇端以俟

送浦江主簿劉君鴻歸序

大梁多宦家而傳世之久稱劉氏劉氏之先有累官
河南路二十八軍州軍民都摠管者與其弟懷安陽
門馬步都元帥從
太祖皇帝定地有功其所至又皆以不殺爲務當攻
破金汴時所賴以全活者甚多摠管公兄弟亦既以
功拜官而其長子遂皆繼服父職珪組相傳者五人
已而元帥之仲子亦以武功起家爲河南路轉運使
其後有爲州郡牧守者有爲縣令及轉運同知者有
爲理官及主簿司者劉氏傳世之久如是哉良生也
後不及拜摠管公兄弟於馬前以覩夫衣冠之盛而
幸獲識其諸孫之佐遂有以詢其家世之一二之佐
主吾婺之浦江簿能以簡易爲治用法匪峻而豪右
自服邑人有恩而請託不行亦劉氏之佳公子也今
既滿三載而去邑之人士咸爲賦詩以道其去思良
於之佐爲最故又更爲之序竊考漢史所載兩漢之
將相如陳平鄧禹者皆其有功於當時者也然陳氏
既卒其子即以有罪國除後竟無顯者而鄧氏之後
乃累世貴寵爲公侯及大將軍牧守侍中者凡若干

人此其故何如哉平之言曰吾世多陰禍吾世即廢
終不能復興而禹則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
人後世必有興者由是觀之則鄧氏之後所以異於
陳氏者豈非其所積有不同耶嗚呼二氏之事既已
考諸史而有見乃若劉氏之傳世獨久亦豈難知哉
必也摠管公兄弟能以不殺爲務故其後嗣得以世
食其報庶幾乎鄧氏之代不乏人向使其所積者一
有所不然吾恐故家喬木榮悴之不常雖欲自異於
陳氏之後不可得矣興廢之來夫豈偶然哉之佐於
此其尚思自奮激以保有乎先澤可也雖然之佐之
治縣既不以苛政而殺人而其家嗣又方由祖蔭入
官不久且調自餘諸子亦皆力學好脩有仕資則夫
積善之報又復自之佐始豈直保有先澤而已哉良
於是益有以卜劉氏之後爲鄧而不爲陳也大梁宦

家寧俟有出其右者乎之佐行有日九頌美之辭惜別之賦已見於羣公之篇什良故特爲論次其傳世之久者題諸首簡云

甘棠集序

北庭廉侯來長婺之浦江浦江之民咸愛戴之如父母畏敬之如神明倚賴之如山岳三年政成治任將歸而黃童白叟涕泣以遮留者動千百計已而侯之去志浩不可挽又皆退而悲思商賈相與歎於市行旅相與歎於塗耕農相與歎於野低徊顧眄不知所圖則推夫吾黨之工乎詩者作爲聲詩以詠歌之縣之士詠歌之不足則五縣一州又從而詠歌之五縣一州詠歌之不足則旁近他郡又從而詠歌之於是篇章之富合若干首縣之好事君子遂擇取其尤者編而爲集以我民之思侯無異於召南之思召公故名其集曰甘棠集且俾良序而刻諸梓良嘗讀詩至甘棠之篇蓋深有取夫召南之思召公者矣召南之思召公固無往而不在然乃必於甘棠而見之者豈不以召公之在當時嘗布文王之化且或舍於是樹之下故國人之被其化者因皆思其人而惜其物惜其物則欲其勿翦之矣欲其勿伐之矣既欲其勿翦伐之又欲其勿敗之又欲其勿拜之蓋何其思之至者歟今我民之思侯固亦無所不用其至矣然其所以見之於思者乃不能如召南之託之於其物顧徒有以託之於其詩豈我侯之宣化於是地曾無一物之可指耶意者是物之在天地間風雨之所飄搖霜露之所剝蝕雖其惜之之深保之之至或不能不免乎異日之必衰詎如是詩之作播之於一時傳之於百世無風雨霜露之虞有深長悠久之意是則託之於其物固不若託之於其詩矣又況彼之有思於召公者僅著乎召南之一國至於他國則曾未之及若我侯之見思不惟著之於一縣抑且形之於他縣不惟形之於他縣又且溢之於他郡然則我民之思侯豈果在召南下哉我民之思侯既不在召南下則是集之命名舍甘棠而誰宜序而刻之良蓋不得而辭也集凡二卷他文字之有紀於侯者具見集中侯名阿年八哈字景淵云

送祝彥明詩後序

三衢祝君彥明以儒入官爲浦江文學三年政成受代而歸義門鄭彥貞氏命諸子姪作爲詩歌以道其惜別之懷而吾友宋先生景濂實爲之序良雖不敏竊嘗納交於彥明又且受知爲特厚獨能已於言乎三衢古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士之生於其間者往往文武忠義沛乎非他郡所能及自今觀之清獻趙公則以淳德高節師表天下屯田劉公則以易學蘊與開悟後來彥猷宅卿二徐公特鎮毛公則以守死善道感奮當世其他自北而南以徙居其土者亦皆卓犖一時有足稱道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其人也衣冠文物之懿詩書禮樂之傳彬彬然郁郁然其杞梓之茂林鳳麟之靈囿歟既而故國淪亡文獻殘缺而士友之來自三衢者每從而叩之則遺言逸行已皆失所考徵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邈乎遠矣比歲以來一二俊條雖稍稍拔起而良之寡陋又不足有所接識以觀其爲學之所至良之所接識者彥明一人而已彥明生當諸若告謝之餘獨能集其舊書誦而傳之以時時稱說其履歷之所自無幾夫流風餘韻之可見者乎至正初嘗以憲府之薦調官吾學

需次殆十年始克領其教事然其識趣恬退曾不以閑曹冷局為嫌每旦深衣幅巾㠐然高坐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諸生列屨藉廡手披口誦自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為常由是士習之陋日以除俗學之靡日以變而吾鄉學校之設不為具文矣至如復土田之侵奪新屋廬之朽敗先達之未祠則祠之文會之未舉則舉之此在時人以為能而於吾彥明直其餘事耳嗚呼彥明之成就如此其始有所自來哉遡鄉學之淵源景前人之風哉以其得諸已者淑諸人譬猶有源之泉愈出而愈不竭而被其灌溉沾其潤澤初不待於時雨之滋而條達暢茂自不期然而然矣傳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何其言之甚以與雖然彥明之在浦江益仕之始也職下而事拘曾未及從容致治之場以行其所志他日位益顯年益增道益懋其所設施當必大過於人雖趙公之師表天下劉公之開悟後來徐公毛公之盛奮當世蹈焉范三公之卓犖一時無難到若又可以令之所就為已足哉彥明於此尚有以勉之可也良也愧處窮鄉邂焉賓侶晝耕夜讀質問無從其於彥明之去寧不黯然有動願惟禍患餘生筆硯久棄莫攄情素以寫別懷捷以三衢人物之盛序之末簡庶乎期望之私少寓一二云

九靈山房集卷之五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六

山居稿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序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序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材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為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昔人有以紳笏為桎梏聲名為韁鎖者余豈為是過激哉人顧將順性而動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決不能者四余閒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終自開散以來懶慢成癖懶則與禮相違慢則與法相背違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憚作勞酬答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可復而當官事蘩雜興夫造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躪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珮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縱二不能也凝坐移時病如束濕一飯之久必四三起而當賓客滿座儼如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重若山岳而性返書札動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率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適又聞道士遺言吐納脩養可使久壽故即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為道者蓋或施之於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歷千百載而不朽無數十世而弥存若是而為壽可也苟不其然頗欲槩身無退

過乘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為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故生以春陽發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為雲霞粲為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秘書之職請為道士於剡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名入嵩山為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迹於老子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為道然也亦豈有假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玄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支生

戴良序

浦陽人物記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盬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宋景濂氏譔成之記凡二卷分為五類合二十有九人廉侯將刻梓以傳而俾良為之序良竊以為置書之原則翰林承旨歐陽公既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筵檢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人物之盛其有縈於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得忘言耶嗚呼浦陽於婺為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民不盈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珠璣瑇瑁犀象之珎無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頭角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其盛是果何為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為人小則發而為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畜矣郴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與夫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則未見其有既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犀象與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人是又以其所產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啬也嗚呼亦孰若吾浦陽之鍾其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奇褒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家搜廣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寂不能勝夫郴交二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扶剔幽隱謏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君孝友之則施乎政為學之方以及女婦之懿莫不粲然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為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然非廉侯之汲汲於表章又曷有是哉廉侯名阿年

八哈為政未發德化大行蓋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矣

送桒宣使還省詩序

維陽桒君仲舉好學樂善敏於為吏　丞相開府公才之辟為其省宣使今以事抵浙東道過雙溪之上於是其弟架閣君與之為別者且三載一旦會之是邪意甚歡洽已而仲舉之復命相府詣朝將行架閣君悲四鳥之興林感三荊之分植遂賦近體詩一章章八句以送之且語郡庠諸友俾之交和以贈余方叨居郡庠目覩珠玉可無一言以序其首爾聞漢蘇子卿為中監時嘗賦詩以別其兄有曰昔者嘗相因遊若胡與秦又曰惟念當別離恩情日以新蓋言兄弟相近之時未嘗不現之以為常繼然若胡秦之不相閱及當離別之際不忍相舍方知兄弟之不可離

恩情至此而日新矣今觀棨閣是詩得非子卿之意乎然子卿之詩特以兄弟之至情言之至於出處之大致則固未之有及也棨閣則不然始之以私恩而卒繼之以公義愛兄忠君之心油然而並生讀其詩可以知其為人矣以棨閣之為人則仲舉之賢又可知矣良既歆羨棨閣之詩之義而又慕其兄弟之皆賢故樂書此以序之

贈勾無山樵宗生序

曩者承平日久天下無事士之居其位者恚以守常襲故為職業而智謀雄偉非常之人無所用其材性往退處山林老死而不出十數年來海內大亂豪傑並起白武夫賤藝咸被收采以用其所長則向之退處不出者宜可翻然而起矣然智謀雄偉如宗君汝章顧猶隱居勾無山中方以樵采自樂而不輕於一出何哉汝章為學不事章句頗通戰國時事善揆變有膽畧尤慨然喜論兵當兩浙兵起每退偃一室以默計勝敗十不失一若汝章者可謂有用之奇士矣余嘗考近代賢材而怪士之為學多不適於世用蓋經術者徒知章句之當守而不知事情之或迂工文學者又方務以言語聲偶摘裂相誇尚每棄本而趍末求其可用於當時蓋不數數然也世之人不賢者恒多而賢者恒少幸而為賢者矣又或不足以用世何才難之若是歟苟一有其人焉幸而及出於有為之時可不為之貴重之歟今吾汝章以不輕出之故卒至於棄山林為勾無一老樵此其可以嗟吁流涕而為當世悲也雖然古有朱買臣者亦嘗退隱會稽山中賣薪以自給後竟歷居顯位時人謂之衣錦之榮汝章其鄉人也年方壯而志方銳他日必不得已而出又安知其不終為世用也哉汝章出遊甫旬日即歸勾無將從勾無求夫槩諸山而登之以窺東南之故墟九日之所寓皆我師用武處覽其形勝當必有感於中矣

禱雨詩序

中書左丞其公署事之初年天不雨自夏六月至于秋七月未盡橋民以病告公惻然憂形於色於是公之賓佐合辭進曰公毋憂也古有桑林之祝雲漢之祀皆所以致力於神也天而不雨盍禱之神乎越翌日丙午夜漏半公躬率郡縣百司走神所以雨不嘉應公復與神約三日雨是丁未雨戊申雨已酉又雨速雨數日而止民乃大喜咸以為神之所賜而歸德焉金華戴良獨不謂然天以神和四時乳百穀于以煦養其生息若也令乃齋其施以病民必希吏之懇禱而後應是豈神之本心哉非神之本心而乃章章如是者蓋公之精誠有以上格于天故也公之所以上格于天者非在乎禱之之日也其奔行固已合於冥冥也久矣是故無求而不得無感而不應也然則禱之神非欲曰是也夫雨暘者天之所權也山川者神之所伏也雨暘不時歲有飢饉則禱之山川之神豈非天之高且遠也不可以自聞不可以自見而寄之神是神用天之權也故天使之雨神得而雨之天不使之雨神固不得而雨之也公是以神其聽而天無不聞也神其明而天無不見也無不聞無不見此公之所以致夫雨也夫如是民固當視公為神也於是民愈喜咸退而為喜雨之詩以歸德於公且俾次弟其言為之序詩曰

維浙之東維黍芃芃今既蘇矣伊誰之功維我相君

視民如子撫綏輯寧俾安田里俾耕俾種俾耘俾耔苗則既秀雨澤不時相君𧨏焉為民憂之誠之所感天不我遺山川出雲降以甘雨既優既渥厥施斯普令之上腴昔也焦土令之蕃榮昔也槁萎農人相慶鼛鼙蹁躚且歌且謠擊壤以言維令之雨匪降自天維我相君錫此豐年稼之有秋匪由民力維我相君錫此膏澤我有童烏捧腹飲如亦有黄老令可以飽我聞我矣將討不庭有棖有粮可以啓行相君有心與天為一維綱維民咸食其德田之多稼周人所羨時之有年曾史所紀爰作此詩志令之喜頌我相君令聞不已

章氏家乘序

善乎魏國韓公之言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也余觀章君三益家乘之作有以見君之孝大

矣人之於其宗不能無親疎之殺也聖人因之而制服焉自再朞而至于三月而至于無服其禮有差也其情有節也雖然豈聖人之得已哉兄之子於已為從子若以吾父視之猶已之子也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為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為從祖兄弟若以大父曾大父視之猶已之兄弟也又推而上之以至于無服之親皆先世一人之分也若以先世視之皆已之同氣也尋流而知源尋葉而知根詎可以遠而忘之哉嗚呼此家牒之謹所以為孝之大也孝之大者蓋以先世之心為心而不以一已之心為心也君之是舉非殆庶幾於此者矣章氏世為汴人至兵部尚書始家泉之南安後自南安遷建之浦城自浦城遷處之龍泉其間支系繁衍後先顯者以數百計世遠族服漸至不可於致君乃疚心瘁志掇拾於兵大焚

燹之餘蒐輯於道路間闕之際倣諸史表遂為此編其他遺言遺行與夫言有當貨者又別為篇以見既成使来告曰吾子雅知我盍遺一言以詔吾之子孫使無遺吾志余聞而歎曰世之士大夫其間學非不富也辭章非不美且麗也然或藉之以干利禄取榮名足乎一已而已至其祖考之所自出支屬之所由不濟焉而不加省者豈少哉而於宗人族子相視如塗之人者又豈少哉君之用心乃如此其賢於人亦遠矣昔歐陽文忠公依漢年表為世譜而謂子孫不知姓氏之所從以昧昭穆之叙者禽獸不若也今君倣史表為是書既無媿於文忠矣而其所自序亦曰子孫視為不急之務者非人也嗚呼君之用心其文忠公之心乎勿替引之後之人勉乎哉

送人遊龍南山序

乃者海內分裂兵交日尋而廣信為郡實東南之要衝當陳氏據上游即為其所侵奪叅政公奉命南征提兵不過萬人舉一郡六縣如摧枯拉朽其後陳既盛兵東窺以爭是土而公之子某復班師往救戰敗陳兵擒其梟將若干人以歸由是陳失其勢遂縮手歸武昌不敢順流而東父子一時何其偉哉王君乃公之懿親自起兵時即在行間其所以佐公禁侵掠止妄殺卒使恩威並著為軍民所歸心者不一而足自他人言之孰不欲同登仕版以稍自見于時而君乃衣白衣日從文儒勝士相往還每風清日美則芒鞋竹杖訪赤松子於北山弔沈隱侯於雙溪于以娛情烟渚寓景雲林且不知斯世之多故而是身之在軍旅中也君為人曠達可喜然好為汗漫游歲之仲春將從金華南過信之貴溪登仙巖窺鬼公峯從

入龍虎山遊諸勝處龍虎山乃張道陵所居子孫世其業至于今不替君去謁上清之故宮攬金沙之遺迹道朋眞侶徘徊後先此行當必有所遇矣然高甍巨桷斬爲荆榛斷塹頹垣悽人心目蓋陳氏之流毒兹地也非一日君升高而望歎其興亡欲求陳將就擒之所而黎庶之散亡殆盡於是觀山川之如昨念人事之日非將遂駕青鸞從白蜺以與夫道朋眞侶遊於方之外囘視身世不啻如鴻毛之輕君亦奇士也哉嗟乎君既不用於世其材無所見獨覩其出處之際游徙嗜好之間可以見其志之有在矣故予於其别而具道之如此

送楊州同知赴官序

和陽王秉彛氏由金華授三衢既而以書來告曰同知三衢郡事某君今以秩滿調江都三衢人士咸賦

詩以將其去而右簡之文非予之託而誰耶三衢距僕僅百里遠行道之人多誦君之美而獲稍知其爲人今又重以王君之命雖不能文詎得而辭諸僕聞之郡府之職惟别駕爲易爲蓋有地千里有民累萬而趨走之吏可衞之卒一皆視郡守爲降殺然郡守之任乃獨重任之重者責之所歸也别駕有郡守之榮而無其責吾知其易爲耳雖然方今天下多故兵事未息郡縣之煩勞非僅承平之比況江都當百戰之餘城郭無居民官無第舍坐郊百里之外遺黎僅數十家而已當此之時而有戈甲之供億餽餉之轉輸往來之館勞郡守豈能獨任其責哉吾見别駕之難爲也雖然古称江都多才學之士竊意其如漢之劉琦魏之陳琳唐之李善者猶往往避亂山谷間深匿而未出君能訪其人而羅致之與之議官政究民隱圖利害損益以行之則别駕之易爲將在於此乎昔子游之治武成吾聖人首以得人爲問僕因竊取斯義以爲序

治平類要總序

自古人君雖有出類拔萃之資至於治道之盛則未始不由學而致此稽古學古之事所以見於二帝三王之書而二帝三王之治有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良以此耳周衰以來聖學不明爲人君者槩以古昔帝王迂遠而難遵不過求所謂卑近淺陋之說以苟且於一時其能超出乎嘗安者惟漢七制唐三宗之主及趙宋諸君而已然此十數君者亦僅賢於後世之庸主若夫二帝三王之盛治詎可同日而語哉嗚呼二帝三王悉五百年而一逢由周之治乃千餘年而始有漢唐宋之爲君然又不得與二帝三王並觀而

稱極治之時何斯民之生於後世者之不幸耶則夫繼此而有國者其可不加之意耶加之意若亦在乎學爲而已矣一日良與四明陳桱論至於此以爲人君之學合古昔帝王則無所取徵而古昔帝王之行事見之於經史者班班可考頋以自朝及夕萬幾出焉有未暇徧觀而盡察乃相爲摘取二帝三王致治之由與漢唐宋爲君之所以然及先民之格言史臣之論贊會稡成書名之曰治平類要而定其標目凡十篇君臨四方盖本諸道述君道篇第一人君之職惟在用相述任相篇第二將用禦暴必善馭之述馭將篇第三設官用人國之重事述用人篇第四民爲邦本愛以固之述愛民篇第五國之所賴莫重於食述足食篇第六去亂圖治非兵不可述制兵篇第七刑以輔禮明慎爲要述慎刑篇第八侵口覆邦胥在

能逮述逮俊篇第九君能納諫斯無過舉述納諫篇
第十終焉良等俱以空疎之學謬叨為士之名其於
纂脩固多簡略然開基之主繼体之君苟能潜心於
此竊討而深思之庶幾由彼漢唐宋之為君以上追
二帝三王之盛治則稽古學古之效復見於今日而
此書之作要不為無小補矣是以忘其固陋而冒言
之伏惟留神省察國家幸甚

君道篇第一

天道運四時行君道明萬幾理禹湯文武天下之大
聖也夏桀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為大聖大
惡之分者道之明與不明耳欲為君盡君道道者何
仁而已矣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有此道也其失天
下也以不仁喪此道也大哉道乎其興亡之所繫乎
景前聖式後王述君道篇

任相篇第二

人主不可以獨治也必有卿相輔佐之是任者然後
可以君天下蓋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所以上承
王命下統百司以治民庶以定邦國而治体之得失
國勢之安危繫焉昔黄帝任風后而天下治高宗任
傅說而君德脩蓋皆得乎任相之道故也荀卿有曰
強國榮辱在於取相其知言者歟訂官箴謹侯度述
任相篇

馭將篇第三

古者國君有難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
是則帝王馭將之道惟在推誠以待之三代以降人
情日異於古其待武士也始皆折之以氣而結之以
恩蓋不折之以氣則流於姑息而生驕不結之以恩
則過於嚴肅而生怨生驕與怨非止費財玩寇之弊
而有不戢自焚之患矣揚子雲曰馭得其道則天下
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後世欲
治之君可不熟慮而慎行之述馭將篇

用人篇第四

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蓋天子者一世人材之宗主也九德之士所當
兼收並蓄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
皆賢而互相觀法百王皆治而不失其時矣然古之
用人必貴於有德而後世人主或以才藝取人而不
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人咸得以進之噫德成而
上藝成而下君子宜慎擇焉述用人篇

愛民篇第五

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
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而太公之告文王亦曰

利而勿害成而弗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
喜而勿怒此愛民之道也自是以後惟漢鼂錯論三
王之所以本人情者庶幾近之以故文帝用其言而
以清淨為治卒至黎民醇厚刑措而不用愛民之道
其尚有出於此乎傳曰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
刑罰中殆謂是歟述愛民篇

足食篇第六

足食之道惟在於孚民蓋民者財之府而財者民之
命也故善興國者必先義而後利善養國者必先民
而後國先義而後利所以教民順也先民而後國所
以使民富也民苟順矣則國不至於不利苟富矣則
國不至於獨貧傳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是之謂乎
法常典原人情述足食篇

制兵篇第七

天生五材兵能撥亂故軒轅之興其戰七十征顓伐鬼代不絕書兵其可去乎然考之古天子之兵止於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其出也則為士為卒為旅為軍為師其入也則有比有閭有黨有族有州有鄉既無坐食之費復無長屯之害烏有如後世之所謂兵者哉雖然田不井授賦民無藝而古制之不復久矣漢以來能以節制使繫者定四方載之史册有足徵焉續戎功奮武衛述制兵篇

慎刑篇第八

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君子於是而盡心焉嗚呼刑於聖人雖不得而廢之然非其得已也是故不教而民從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

之也既不能教之以身又不能教之以言而民有弗從者乃從而刑之下也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所憾矣又從而虐之苦之誣之抑之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本忠恕示欽恤述慎刑篇

遠佞篇第九

自昔小人將竊取其權寵必先潛觀密測覘伺上意而逆人之蓋以人主好惡之不同喜怒之難必不如是不足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辟公事齊必視美珥所在以立其愛姬申不害相韓必視昭侯所悅以謀其國事讒佞之事君多合而少忤者大抵然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如其仁為人上者可不有辨於斯乎述遠佞篇

納諫篇第十

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諍於下則君明於上所繫重焉是故古之明王求諫如不及納諫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蓋以己過難知惟恐其不聞也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上聖且爾況下此者乎易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述納諫篇

春秋三傳纂玄序

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微事尚然而況於學乎況於聖人之經有所蕪沒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間故耳嗚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與指果有待於支離繁碎而後見耶溥

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釋經左氏主載事能令百代之下頓見本末而因以求意者左氏之功為多然而義例宗指交出乎巫祝卜夢之間讜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浮識之語駁雜米聚混然難證而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強通遂令經意分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蚤歲受讀郎官有痛於斯尋繹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薙剪以撮其玄要疏之經文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既得以類而從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立其語然後隨文觀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刊句句有刊字非復本文之舊而蕪荒屏翳使之日星垂而江河流者不既有助乎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聞乎雖然亦將藏之篋笥以自備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飫自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所取

舍其間以為是經之靈哉

黃氏南薰樓會飲詩序

庚申之秋余訪蘇太史先生于黃氏義門將自是入越黃氏之老資深公堅留不聽去既而劉君養浩趙生於方亦相繼至而異矣予宇則固客授其家資深燕宴之宅左之南薰樓歡洽殊甚養浩以此會難出邂逅然蘇先生來自城府於方至自邑已與予宇館寓雖近而亦一居嚴陵一家烏傷萬山中不鄙請余又方回自千里外一日畢集於此豈偶也哉覩江山之如昨念人事之難常識不宜以無紀資深之子仲昭英俊子弟也聞之喜躍即請以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分韻而余得此字先生且命書歲月遂序之云而系之以詩曰

昔出念途阻今歸歎年駛泰階謂久平吾道有如此主人識余意開筵集文史庶令歡宴餘悶懷為之洗談諧皆素心倡和盡知己此會諒難數不樂將何俟

九靈山房集卷之六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七

山居藁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題跋

致鮮于伯機所製劉遵安壽詞後

右漁陽公所製遵安使君壽詞一章蓋使君以元勳世冑出治外服暨守東南諸大郡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入其門今觀漁陽此詞語意既多引重而字畫復致謹不少放則以久游其門而知敬其人故也按此詞作於辛丑之歲閱明年而漁陽沒又十年而使君亦薨詞為使君家物歷三世尚寶藏無恙而其嗣孫師稷復以文藝為諸公所歸性世澤之遊於是乎在矣吁豈漁陽所謂潛人陰德有以致之耶

三先生手帖後題

友人宋君景濂以三先生所遺手帖綴為卷間出以示良良以三先生學擅一時而一時之人咸仰之望之雖得其片言隻字不翅如拆圭斷璧保護惟謹彼於三先生之學未必能知之而乃貴重之若是者其志在翰墨耳今景濂之為此卷則以久游三先生之門知慕三先生之學碩以存殁相半離合靡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因欲即是而見之所以然者本志乎三先生之學也翰墨云乎哉雖然三先生之學亦豈無見於斯自今觀之或制度之有考或文章之有稱或經學之有述蓋皆示景濂以為學者也使景濂無志於三先生之學則已有志於三先生之學也寧不即是而有得哉良也不敏亦嘗從景濂之後以登三先生之門其於三先生之學曾不能如景濂之有得也故因題卷併志予愧云

題樓彥英詩卷後

士莫不有能爲之材也然非值夫得爲之時則亦無有可爲之事君子之論人又可拘拘於事爲之末哉烏傷樓君自其壯年即以智勇聞已而群盜起鄞境勢甚猖橫吏卒咸縮手環視莫敢誰何君乃匹馬往捕擒其罪首六人者歸之官於是縣府爲上其事部使者加審察焉文達中書遂遵故事賞其功調浦江之政內鄉巡檢時當承平日久

聖化涵濡之深雖鼠竊狗偷之伍亦皆犇走遠遁職警邏者往往無所用其武故君雖武人巡檢雖武職反爲之弭旗幟棄鉦鼓日從文儒之士賦詩寫竹呼酒以爲樂退然若不以武功致官者彼此一時何其異哉使君於立功之後仍值夫得爲之時以展夫能爲之材則其事之可言當不止如向之所施而已不然豈君之武材獨施於未官之前而不施於既官之

後耶人之論君顧欲拘拘於事爲之末斯亦過矣君今以歲月代去文儒之所與游者莫不作詩以祖其行良方讀禮山中不及從諸公之後以相與詠歌之因君之出示此卷故爲書其出處之大槩如此而不暇計其言之不文也

題余廉訪五大篆後

右東浙第一家五大篆武威余公爲義門鄭氏書鄭氏聚居白麟溪之上自其九世祖沖素處士綺以來咸能守其家法爲之子者必孝於其父爲之弟者必恭於其兄爲之婦者必順於其夫其爲父兄夫也亦各以道而自盡如是者歷二百餘年不少變至大末有司既爲上其事于

朝號其門曰孝義之門矣至正庚寅夏六月己丑公持部使者節分按至浦江復過其居而訪問焉爲之低徊太息者久之且曰吾於浙水之東已皆按歷之矣恒未見如鄭氏之孝義者有孝義如鄭氏可不著其善以爲之勸哉乃爲書此于庭曲之石俾其子孫世守之嗚呼鄭氏果何以致是哉謹按東浙統有七郡而七郡之中以州計者六以縣計者三十有五其土地非不廣也人民非不衆也豈無貴極公侯富比封君之家之以見重於一時者今公咸不之取獨於鄭氏而有取焉是果何以致是哉公之此意蓋以爲郡之內知孝其父者多矣或於事兄之間而不能以盡恭者有矣能孝於其父恭於其兄或不能致其夫婦之相和者有矣或父子兄弟夫婦咸盡其道而不能必其九世之遠二百餘年之久猶克守其家法而不墜者有矣凡是數者一有所不能則雖寵天下之貨寶不足以爲富羅天下之祿爵不足以爲貴而其

可富可貴者惟在乎鄭氏之孝義也是則鄭氏之家固宜爲七郡之稱首而豈無以致是哉雖然非公之表而出之則七郡之民亦無自而知之矣抑予聞之孝義非一家之行而七郡之民莫不盡能之能之而或不爲是皆有愧於鄭氏者也不惟有愧於鄭氏其亦獲戾於公矣公之此舉豈但爲鄭氏計哉七郡之民猶懼其獲戾於公而況爲鄭氏之子孫者繼今以往宜益敬守其家法以保有乎此石勿使特其門望之高而不念其累世之勤也吾恐其獲戾於公矣嗚呼可不懼哉公唐兀氏名余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甲科進士歷官臺閣今由翰林待　制出僉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云

重刻沖素處士墓銘後題

義門鄭子敬氏聞宋其景宣明所作沖素處士墓銘

以示良且曰處士於予為七世祖墓在家東百步許銘石埋墓中而此石本蓋嘗得之宗人處惟是鼠齧之餘懼其久而益壞也固已裝䌙成帙請予待制柳公著其作銘之始末今復將命工摹刻以傳示吾徒子柳公弟子也其牽為我識之哉良嘗往來縣境歷覽百里間問其故家遺族於縣人則自宋以來達官貴士之門第往往而有然求其子孫以明其家世之懿乃皆吃吃不能道一語或得其家乘而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處士之在當時不過一窮書生然能以孝行率其家至其臨歿猶歃血示子孫毋分居致使遺澤之流至于久而不泯同門合爨九世如一日是何彼此之或異哉嗚呼孝行之至天地可得而動神明可得而通金石可得而貫況其嗣人宜其豐碩衍裕而無涯哉視彼區區希榮徼寵於一時者又惡

得而齊之哉雖然處士之孝行固卓然矣向微宣明之文以為之引重其不隨世泯滅者幾希是故斯文之在鄭氏不翅如寶玉之在世棄擲埋沒糞土不得掩雖其暫晦於一時又復有收而珍之於他日天之報施處士也若是哉然則處士之子孫其可不務謹其傳哉若子敬者亦無愧乎為處士之子孫矣

跋倪夫人遺事後

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而士農工賈之家遂至蕪弃無藝貧富不均厭飽粮肉者有之操瓢為溝中瘠者有之於斯之時有能以其所餘惠諸鄉邦之不及若蓋亦天理人心之所發豈必有為而為之哉迨其後也天恒報之以福俾其子孫之享有豐盛至於累世而不替者是固理勢之宜然而非若人之所計也已暨陽之西鄙有倪夫人者故宋進士諱永年

毋也亦既家富於財遂教其子孫當以惠及鄉邦為心歲有羨餘必使縮其時直什之二而平糶之以為常一有不遵其教即欷歔就寢竟日夕不食子孫肉袒謝罪改之乃已而倪氏率以忠厚相傳迨今五世之遠二百年之久而其家之豐盛固自若也或者以為此皆夫人種德之報而不知夫人於此曷嘗有一毫計望之心哉雖然向使夫人之教其子孫者一不能以若是吾見德惠之閎施而侵虐之是恣雖欲求其五世二百年之豐盛又可得乎夫人之所以為子孫計者其亦慮之審矣然竊惟夫夫人之在當時不過居處閨門之內勤勞饋食之間非有詩書之漸染師友之薰陶而其處心積慮之際乃能忠厚之如是則世之以大丈夫名者果皆夫人若哉彼其聞夫人之事其亦少愧矣夫人之四世孫夔予姻也因出

余觀先氏所錄遺事以相示故輒書而歸之

書柳待制詩後

待制柳公既祠仙華先生于化城精舍且為刻其所著墓碣植之其於師友之誼亦云至矣而又歸賦此詩豈得無意於其間哉良嘗觀公之詩於所謂淒其十霜露墓草今幾宿之句未嘗不為之愴然有感先生沒於至治辛酉之春而立祠植碣乃在於至順庚午之冬相去踰十載而詩中有及於此者固已恨其表著之晚矣抑不知後此又十載而公亦沒其墓草之宿其者迨今亦十霜露而近冢之祠表墓之碣曾無一之或具是何公之待先生者為甚至而後人之於公顧乃若是恝哉良既登公之門而承其訓教固不得不為之有感於斯矣詩為化城所藏今其主僧君瑩將摹勒入梓以貽諸好事則夫朝誦而莫詠者

又安知其不與良同此感也噫此固足以垂勸於後世也夫

劉鏞字說後題

予友許君存仁嘗以卝聲字其徒劉鏞且著文三百餘言序鏞之能聲者甚悉卝聲復求申其說予聞鑄鏞之法必擇精金為之金精矣又必考古制而參合之制合矣又必求良鳧氏審其輕重均其薄厚分其小大而後範模之用具焉蓋金不精則失之滓制不古則失之鄙重輕不審則失之案薄厚不均則失之襍小大不分則失之混此五失者一有不除鏞固鏞矣其能美於聲哉是故善為鏞者深察乎此使無一之不備然後會精神運橐籥一鼓而成植簴而縣之循隧而叩之則噌吰也清越也又何其善鳴也甚哉鑄鏞之難也如此今卝聲年甫及冠溫焉而易毅焉

而方其質信美矣是不猶金之至精者耶質既良矣非六藝之書不讀非聖賢之志不存舍流俗之所習而欲求通於千載之上是不猶考古制而參合之者耶二者固不可及又得許君為之師許君文懿公之子也其家學之正遠承考亭之傳是不猶世之良鳧氏若耶蚤夜孜孜以仁義鍊之以禮樂鎔之懼其偏也扶掖而正之懼其放也檢束而約之是不猶分小大均薄厚審重輕若耶自時厥後德業著乎躬名譽聞于時近而一鄉遠而四海無不知有卝聲是不猶鏞之善鳴噌吰而清越者耶嗚呼以卝聲之名觀卝聲之為學何其似也雖然金之模範鳧氏能為之人之模範則師之自為也以近取譬其果有異乎哉揚子雲曰孔子鑄顏淵矣淵固精金也非孔子為之範模能鑄之乎許君顓學孔子者也其必有以鑄卝聲

哉

題葉丞相遺墨

良少時嘗讀故禮部尚書王公所譔丞相葉信公墓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槩後三年始從東陽許君獲覩公之遺墨蓋君先世有摧海寧令者海寧公之鄉邑故以此四帖先後遺之其第五帖則與其弟竹友家書而因及許令之賢遂皆為許氏子孫所藏嗟乎令之距今不百年其家去此不數舍而其愛人戢暴之政所以致邑人戴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者後生晚出已無從考知必觀此數帖而後見則世之人非附青雲之士而欲垂聲於後世蓋亦難矣良既得以快覩前脩之真蹟而又有以竊窺先達之為人抑何幸歟後學浦江戴良謹題

哀辭

張如心先生哀辭 并序

予自童丱中即聞張君如心之名甚熟己巳之歲始獲見君于邑下君方與一二耆人長德從容鄉校間峩冠褒衣攝齊登自兩扶而肅趨有足以壯威儀存矩度者予時雖未暇叩其問學之淺深然觀其動作之間固以知其為信厚君子矣自後挈挈道路不得數從之游而君亦款接于外不常家居如是者十年及予受室於邑之趙氏去君之居為甚近君歲時來歸乃相與往來如平生歡君晚得脾病頗已後甚坐起不自遂每聞予至猶強扶出迎道古今事變前賢蹤迹疊疊若珠比鱗列予然後知君積學之深凡其動作之見于外者果非偶然也公家故貧室廬不足以容膝衣食不足以給體而氣高自足無所仰於人環堵蕭然有書數百卷隤然自放用是尊官要人鮮

克知之大德中年將五十始用薦者起爲縣文學尋
以母老辭去平居無他嗜好推肆其意於歌詩善偶
儷工篆籀精楷法而士子評里黨之宿學蓋未嘗後
君也嗚呼君今其死矣新學晚生失所於歸而吾邑
之文獻將遂絕予方悲不自勝而君之子端臣請予
爲辭以哀之乃爲追述平生而爲其文曰
瞻彼仙巖其高萬仞鬱穹窿有美一人鍾奇孕秀潛
其中吁嗟美人受質孔弱志則充無腊無常分甘處
倖家四空日閱其儲飯有脫粟羹茶藜人不我堪我
躬甚泰色甚雍深衣大帶儼存矩度無墮恭學徒駿
奔聆厥風旨觀禮容我年未冠猶雀方乳康方茸歲
時相過稱詩誦文好甚隆執手謂我曰子之志我所
同顏作昌黎低頭東野爲雲龍我方藉之如石就磐
金就鎔孰神之奪一朝奪使歸萬蓬蒿奄矣狐號

跳舞蹲若風顧瞻我里淇濛汶濆吾曷從奈之何哉
有崇斯士玄以宮嗟彼牧人毋登其隴剪其松

吳先生哀頌辭并序

先生婺浦江人諱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
吳公子也至正元年十月某甲子以疾卒于家得年
四十有一嘗一試于禮部不中二子諤謚葬先生于
某原葬後一年命良爲辭以哀之良雖不敏然嘗承
學於先生誼不得辭乃爲追述平生而爲其文曰
檀車既堅兮駟馬既良出門折軸兮竟斥棄乎康莊
嗟嗟夫子兮胡實類之天不可測兮道不可常昔夫
子之有生兮體乎其龐眂雖求師與取友兮曾不
踰遠乎故鄉遂取則夫前脩兮亦既蹈乎大方入書
林而馳騖兮闖藝苑以翱翔柰學業之已脩兮尚名
譽之未彰豈不登名於一薦兮曾不假翼於鸞凰乃

娛憂以舒憤兮寫鬱紆而成章曰有俟乎千載之下
兮無無攄乎斯文之耿光人固有偃蹇於一時兮終
前困而後昌何夫子之齎志以死兮卒無以自副其
所望夫子之貌不可見兮聿微言之在耳尚烱乎其
難忘撫遺編以長喟兮仰視天之茫茫彼嚴霜之夏
墜兮胡獨萃此衆芳昔河東之挺生兮年四十而云
亡今夫子之洵美兮亦壽命之不長已焉哉小人有
得其年兮君子有遘其殃自古莫不然兮我又奚傷

吳原伯哀辭有序

原伯世爲婺之蘭溪人諱深其字原伯國子博士吳
先生正傳之子也年二十有一至正元年五月庚申
以疾卒家既卒之明年其友戴良爲辭以哭之嗚呼
吾尚忍哭吾友也耶吾固不謂原伯之止於斯耶始
予既冠往往聞原伯名於朋友間前年夏予舟次溪

滸遂與原伯會原伯乃欲相率以爲友與之游數日
樂甚固已竊喜先生之有子而予之得友也嗚呼孰
謂別未三載而遽哭吾友耶孰謂原伯之遂止於斯
耶原伯容貌凝凝平居若不能言其取友問學急於
飢渴至於群兒嬉戲則畏避如懦夫然每爇燈挾冊
雖疾病不休倦則假寐疑思以求聖賢之心有疑則
進而質之父師退而與其弟沉私相講辨故其父子
兄弟之間雍雍睦睦而自爲師友君子是以知其於
孝友最隆也去年秋先生公被
召入京師未幾上原伯名于國子學於是原伯始欲
崎嶇數千里就學于京而病已作閱數月遂卒嗚呼
其可哀也已昔韓滂之在韓門讀書倍文功力兼人
年十九而卒今原伯之爲吳氏子固有韓氏之家聲
學又不下於滂而亦以早死豈殃慶之不以其類

如是耶郴原伯獨不幸偶類之耶以予之重有悲於原伯而知先生之悲也郴深矣故述哀辭一篇以辭其悲哀以舒予憤云其辭曰

奎原伯兮鄉之良質甚粹兮才甚長睨秦漢兮剖厥唐騁雄辯兮爛文章射星斗兮奪光芒闡幽秘兮揭正陽欽予飾兮儘迴翔暢研實兮鏘煌煌僅至訓兮蹈太防兄弟雍兮親樂康羽既就兮勢乃揚望白雲兮期帝鄉帝鄉遠兮天一方命颷車兮騁康莊豐隆迎兮𡨴不將忽拔髮兮下大荒嗟原伯兮志實強何中路兮痲起驟命固屈兮鬱且勤頌父母兮勿永傷彼群黎兮直粃糠名隨身泯兮執濯其芳差原伯兮獨耿光雖夭且困兮猶壽而昌

陳孝正哀辭

山破破兮水瀏瀏下土漠乎其廣大兮吾何此焉是留惟擇里以處仁兮乃前志之嘉猷倚有人焉其足藉兮寧遠舉以遐游噫夫人之挺生兮信善能而好脩探往聖之遺軌兮仰先哲之洪休遺雖隔而必嚴兮理雖微而必抽紛吾既有此內美兮仍訓剛以爲柔哀白日之不與兮與匠氏之一收苟吾材之適用兮又何問梁棟之與薪樵亦既登名於仕籍兮曾素志之不酬雖不酬亦何傷兮有自得之悠悠昔先子之詔予兮謂時俗之方偷獨夫人之超卓兮固君子之所周吾方侍之以有濟兮奄驚浪之漂舟凌大江之漫漫兮幾如是而不自陷於中流既相我者之不愁兮又何爲乎舊丘行踽踽而無從兮念去此而焉投叔大龜以視兆兮將駕馬以行轍巳長我死者不可作兮吾雖居此其誰儔

蔣季高誄辭并序

亡友蔣允升字季高婺之東陽人也善讀書工古文辭知名朋友間丁酉歲家居遭疾竟不幸夭死予方避兵萬山中距其家遠甚不得一撫其櫬以盡其哀因追思其平生可列者爲文以誄之誄曰

茫茫大鈞孰秉化樞清泪斡流參差報施惡不常豐善不常嗇負焉而夭狠焉而耆謂天聽卑我是用疑哀哀夫子亦孔之阜惟子之先奕葉紛敷邁烈言言垂聲吳吳爰暨乃考養德孟腴篤生吾子誕茂淋滲如彝之羊如鷟之雛亦既弱冠克構堂基其文與學日勤里閭子之爲學潛心以稽鉤深索隱探賾研幾何經不窮何史不推上下百代指掌而窺子之爲文惟古是師簡不遺理繁不費辭譬彼錦繢五采爛如等輩爭取朝玩夕披人覩其著莫究其微道既克明動罔不宜義以爲閑禮以爲輿莘賁蓁蓁友亦怡怡在家而理在國必治允厥未哉我惟子知子之在世孟亦庶幾焉遂遐年疇克似之庭梧挺秀芳茂其枝荊王蘊璞將獻于時云胡一日光掩芳萎嗚呼哀哉亥首兮未華壯志兮竟隤遂日兮何長生年兮須臾俄舊宇兮改觀乃遷殯兮遺衣以妻兮啜嗷幼子兮呱呱魚駭躍兮同感鳥哀鳴兮增欷豈外物兮有還固歎悲兮脩移嗚呼哀哉撫氣化之盛衰念逝者之莫追桼輀車之在側將俟時而啓途覺黯黯兮魂飛飛子去我兮何歸既頋瞻之靡及庶陳情於素旗嗚呼哀哉

朱茂清哀辭并序

茂清朱潭世爲婺之烏傷人其家距縣五十里近茂清嘗以事至縣謁縣大夫歸俄而疾作竟死年四十

云初予客郡城寄郡東門外家焉一日郡兵戕其帥城門晝閉城外居民郎讙無男女老幼空其室盡行予亦挈妻子登舟逆流至烏傷境因自嘆去家遠行橐粉然無以給予材性下又無他伎術振動人又不得好義倜儻之士以相倚予其不爲溝中瘠也其幾矣爲是憂之甚既而遇茂清於道途茂清乃迎入其家見其子姪已郎館之別室飲食供張無一不如意者留茂清家踰二月而郡民之道還若達至予亦買舟竟去且別泣而言曰予去茂清而歸予其誰與處耶他日或還山或仍客郡城予郎不能往茂清其過我耶茂清曰是亦潭之言也予既寓居郡東門且將致茂清雙溪上而或以茂清訃聞予時雖硬塞不勝莫詰茂清死狀然不敢郎哭之者猶與訃者之或妄後會伯清至其言與訃者同伯清茂青之宗也嗚呼

茂清之死爲不妄矣茂清善讀書有幹蠱長材然樂爲人解紛若丹溪之上而丹溪之人愛慕之其長老教其子弟必以茂清爲言其鄉郡之鬪爭無訴者宗族之顛連無告者皆曰自茂清亡使吾無所依而生以爲恨茂清嘗買宅一區買田數頃將以贍其族人云噫茂清之賢如此而竟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予既悲茂清之死而又悲予之生而無助也辭斯作

維材之良維行之臧維壽命之不長嗚呼天其不予相也如之何弗傷

祭文

祭先師柳待制文

嗚呼先生文場之帥士林之雄天既生之其必有意將豐將隆先生之生雅厚英邁越自成童展也得師奉叩嶽南趨謁仁翁聚理之淵至道之腴遂燭而融

乃克新得斂伎豪英一變溫恭先生曰嘻無廣見聞觀厥會通罔材碩德一二偏參有符其同遂發緒餘衣被海內揚厲文風王公戚里裁幣走門惟日憧憧二十年間穹龜鉅碑照耀提封我業已備曰驗於爲以德厥鏈寶艱初試邑校州庠總發辟雍青衿胄子聞鐸而附鼓篋而徙司隸奉常錢穀窩臺聲甚颯颯包茅有貢與波浙江湖再歲而逢先生孤之俾附輕傳以活疲癃從祀匪德禮官惸威莫敢告忠集議之頃先生折之氣厲言雍文泣洪都署未期月教而其濛乃嚴矩範乃聘名師乃飭儒宮我疆我理先生止之懈岳首鬐巳則有稟先生均之廩士告豐報攻而歸蜀山之下浦汭之東欽木茅青莪薪槱字歲且十終四海環眴英聲如山炳煥騰龍虎剝文章論薦公車上達

帝聰帝曰俞哉命掌厥制士論攸公而今而後庶其大用以敉厥功天胡不仁賀織未安門巳弔凶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士失所宗良也登門敎年于茲肇自童蒙月夕風晨變姿誘掖猶記他客教我食我戒我勸我在麻之蓬臨別謂我若子之質纖而必洪窮莫賤寒乃我之責可不萬庸我觀先生我得我失若聞欺兒一朝棄我山摧谷崩事若夢中先生之生生不滿能亦云顯崇先生之年踰七望八孰曰非第得正而斃固亦無憾我意不充哲人其萎道乎論喪孰爲退踪我悲先生夫豈我私亦衰道窮輀車既駕秩陳溥奠大辭告哀嗚呼先生寬晃貌號毅我衰恫

大人祭柳待制文

嗚呼哀哉委河海不足以畢尼公之闖博雖眾拔星斗

不足以喻公之華辭騁筆當其劍意遣言揮毫行墨下追班馬工睨莊屈莫不陶鑄乎神化陵駕乎儔匹而況律已溫恭接人忠實行非難繼而動有典常言不乖忤而心存整飭追古人而與徒豈庸態之能測信人物之標表識當代之英特至於居官涖事務殫厥職緒正奉常之儀禮化洽成均之訓迪提文印於儒臺晉歲書於石室皆足以垂譽來今騰輝古昔然而官僅階於五品祿不上於千石曾未得歷禁林之獻納究蘭臺之撰述何鳳翥而鵬飛忽飇散而星沒嗚呼哀哉

國殞其良孰爲衡石人殄厥師莫有矜式彼搢紳之在位因痾蜀而䀹恤矧公之棺者有以駭鄰門之見闠臨公之喪者有以興閭巷之嗟測況某等近連姻婭早蒙振拔當靈車之遠還情怳怳以何極睠荆山

之故墟日倘徉乎履舄曾歲月之幾何遽長棲於玄室痛幽明之𡡉隔莫有酬夫舊德列觴豆以告哀尚慨焉而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方壽父先生文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十月辛丑朔越十九日己未近故北村先生方公歸葬北山里生某等設情遣左溥陳香幣之奠爲文以告之曰

人之有生具剛柔之理稟正通之氣雖所遇有將違之殊然所就無彼此之異故其見之於行者或不能以少伸而其託之於言者則庶乎其可傳言之精者爲詩發乎情而止乎禮義頼時世之迭更遭風變而雅廢苟有道以爲之本根則出其緒餘亦皆不以盛衰而二致先生於斯可謂有志是以雖當巢傾雛覆之餘懷倒囊匧之際借掛聊之一枝曾風雨之不廢然猶以貧自娛以閑自肆方葉竹以爲筇或紉蘭而作佩訪虞婦於蒼梧弔屈子於湘水計足跡之所經匪山顛則水澨故凡草木之英華魚蟲之狀類莫不窮搜遍攬以爲朝吟夕唱之具所以篇章之雜沓豈是翰墨之游戲或託物以寓懷或緣情而抒思或登高以詠古或望遠而傷世但此情之有適曾不恤夫室之空而躬之瘁迨黌宮之借師遂有來夫户屨以其得諸己者淑諸人亦既有以慰懌其心意信鄉社之長城實斯文之徵幟暨晚年之發𥜥稍沉酣乎酒醴挾麴生以與俱卧鞄樽而徑醉較劉伶與李白又何異乎伯仲之與翁季惟傳華之故墟誠發芳之所萃當先公隱居行義於是中而拮菴有吳延平有謝亦翩然而來涖人之望之要不翅夫呂氏之友朱張方參君而鼎峙當是之時其婿學之徒惟蜀山爲可

仰他若田居子之清醇㴱袁君之精邃亦皆可范而可厲先生之於三公咸弟撫而兄事燕欒大雅之風永振嘯南之里豈期人事之難常渺若晨星之飄墜垂靈光之獨立尚差我於風雨里黨以之而壯觀山川以之而增媚竟斯人之不淑亦璧飛而烟委嗚呼絕今以往與刑日以曠遠鄉學日以陵替閭巷何徒而考徵士子何從而淳瀉將見黃鍾大呂之音自是而不續而濮上桑間且交陳而並擧某等之於先生或以婣親而託交或以鄉枌而叨契或以弟子而循迹或以友朋而簉近或資晉鄙之薰得免君子之棄夫何鄭燭之煇不照泣麟之淚當靈車之既駕痛哲人之云逝託雞絮以陳誠尚慨焉而鑒視尚饗

墳記

志樓楨墳記

嗚呼是惟樓楨之殯楨於予為姻家子予往時僑寄
邑下君相近也每見楨在群兒中眉目清揚進趍閑
整心異之既而楨有祖父之喪予往弔其家復見楨
衰絰中呱呱涕洟若嘗習於禮者用是益奇之其後
楨家燹變構逆遂起楨纍然無依予亦挈挈道路不
得日與楨接歲時間一見楨楨則泣而言曰吾祖父
不幸俱歿不令予實遭多難萬一不能自支將無以
見先人於地下矣予至是則又未嘗不壯其為人一
日楨果以狀聞于縣慨然欲再植其家久之其構逆
由是也楨復訴之大府大府頗疑其事楨乃悲啼恐
栗為兒恒狀大府官憐之因得具陳所訴大府方欲
為之究治其冤而楨已死其可哀也夫嗚呼予於樓
氏嘗接其祖子孫三世矣始覩楨之祖父俱亡固已
竊為樓氏憂及見楨之能自樹立以與強侮又未始

不為樓氏慶乎今又聞楨之死則樓氏之憂未有艾也
俛仰十餘年間觀其家之盛衰而置喜戚於其間者
已變更之若是則凡斯世之人欲藉其子孫之久保
其家而不墜者皆可悲也抑獨樓氏哉樓氏世居婺
之浦江有諱某者於楨為四世祖嘗受業東萊呂氏
之門人祖諱某父諱偲母趙氏生於某年某月某日
距卒時得春秋十有四至正二年七月某日卒之日
也卒後之某月某日其母殯其柩于某原且使請文
於予予年長於楨而分爲於楨視楨猶子也故為文
以志其殯

陳府教壙記

先君諱士貞字克正姓陳氏婺之浦江人曾大父諱
文煥通春秋穀梁學嘗以登仕郎自試入官會宋亡
不仕杜門著書有春秋質疑傳學者大父諱德潤父
諱遠大入
國朝以材自效仕至承事郎溫州路平陽州判官妣
黃氏繼林氏先君林出也生於大德六年壬寅十月
辛酉卒於至正六年丙戌六月丁巳得年四十有五
初娶淩氏先卒再娶王氏俱無子倫以從子為之後
王有女一人曰佶適翰林待制柳公之孫穎先君卒
後之六年某月某日乃克葬于興賢鄉之嚴家塢塋
治命也先君自幼知讀書記誦日數千言及長欲以
明經決科從鄉先生深裊吳公游習春秋以襲家學
居久之有司使試藝鄉闈一不中輒束書而歸終身
不再踐場屋初巴西鄧公在翰林聞先君之學行與
同列薦諸朝事下江浙行中書初授衢州路清獻書
院山長以疾弗果上改授處州路石門書院山長在
官未期月丁內艱再長建德之釣臺衢之柯山二書

院乃以累考存遷龍興路富州儒學教授先君慨然
思奮接以自見命下即趣裝上道俄而疾作竟卒於
婺城之寓舍痛哉天乎先君事親謹甚太夫人年踰
七十沉痾久弗瘳先君晝夜彌疑扶持保抱若嬰孺
然人皆以為孝在童冠時嘗捕驚鳥以持執自娛大
父聞之頗不懌先君深自悔曰作禽荒以貽父憂不
可即盡收撲死之其遠於遷善人亦以為難先君端
重寡默介潔有常不能脂韋與世俗俯仰而於交際
之禮惟謹處家以和待下以寬雖臧獲有過絶不以
聲色加之平居精勤強力酬答少閑則挾冊不置故
於書多所玩繹至於陰陽卜筮巫醫方伎神仙道家
之言靡不畢究為詩文深沉醲郁見推儕輩晚乃不
欲溺志俗學先以存心養性為務而所居齋曰儼若
思蓋以自見也不肖孤茹苦銜毒言不成辭姑序次

梗槩納之幽宫其詳則俟立言者銘焉孤子倫泣血
謹記

元故戴府君壙記

嗚呼我先君諱脽字景和姓戴氏婺之浦江人曾祖諱珙祖諱錫父諱濤妣陳氏先君器度疑懿恂恂寡言遇物恒多恩有寛厚長者行尤竭心孝友處天倫中事有極難而先君卒能全其和君子稱之謂不讓古人壽年六十有七不幸以至政庚寅歲九月辛酉卒家逾月丁酉葬與賢鄉嘉樹塢之原娶諸暨劉氏先十三年卒墓同穴子男三長垚亦先卒次良次元女一適趙良本孫男六孫女二曾孫男一嗚呼以我先君之德之懿柰何竟止於斯耶良俯伏草土未能求銘以登載盛美謹鑱誌石納于壙中嗚呼蒼天父兮何在孤哀子良泣血記

九靈山房集卷之七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八

吳游槀

四言詩

山有杞　趙母詩

五言古詩

別鶴操　哦生
數年　孤女別主辞
周伯溫侍御席上賦　劍池送人
長洲苑送人　登竟峯
遊湖上諸山
同楊文舉提學游虎丘
陪陳衆仲左司省先隴遂游湖上諸山
次韻蔡經歷病中述懷
寄陳伯將學士　送陳太守
追贈胡古愚博士
謝雨金蓮可送酒至
謝孫度遺紈扇　蔡經歷使還
病中承蓮可送小木椅
偶書　秋菊圖贈別
次韻宿西山　送陳同知之官
周左丞家賞梅　祭伯顏丞相祠
題李道士鶴氅　題陳學士小丹丘
題梅花莊　奉陪省院諸公小集
以紈扇遺人題其上
治圃四首　次韻夜直
送石湖　登靈巖
宿龍山　上天池
夜泊吳江長橋宿垂虹亭

宜興張御史撫達兵吳門
送趙推官赴市舶提舉
送謙師還中竺　題貞壽堂二首
始發吳門　雨夜泊秀城憶同倏
至杭宿錢塘驛　登飛來峯
泛西湖舟中飲酒作
游吳山承天觀　抵富陽宿縣治作
入胡源　次陽口
至古城飲馮氏家　望九靈山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九

吳游集

五言古詩

贈婦　婦答
傷李氏妾
泛海　渡黑水洋
望大牢山　抵膠州
宿高密　過營丘
至昌樂　次益都

七言古詩

題劉擬之騎牛圖　題天馬圖
次韻徐孟岳除夕行
次韻徐孟岳春雪禁体
湖州行送人作郡　家園行
賦漁花五灣送馬太守
次韻白頭毋　題趙隱士卷
故人子以蚤年中獲甚而有賦

五言律詩

送歸安丞　送趙司令
除夜客中二首　歲暮留別二首
自之川入海　渡黑水洋
次大牢山下　至膠州
宿高密　過營丘
寓昌樂　次益都
送班景道

七言律詩

送路理問出使太原
次韻游寶積寺　次韻哀逝
次韻寄陳大条　次韻憶張雲門
次韻游鮑方　次韻游靈巖
次韻留文王公祠　次韻游湖山
渡海　黑水洋
登大牢山　至東膠
宿高密　營丘
次昌樂　北海

五言長律

甲辰元日對雪聯句

七言絶句

由𧂐莊過天平次韻陳夷白韻
秋思二首　山東九日二首
憶汪縣齋二首　送陳仲宣東環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

吳游稿

碑

揚縣丞去思碑

贊

滕孺庵像贊

道衍禪師畢公像贊

箴

汪一識字箴

銘

遯思菴銘

說

山泉說

書

長知己書

傳

丹溪翁傳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一

吳游稿

記

重脩甫里書院記　上海橫溪義塾記

守愚齋記　三樂軒記

剡源記　六柳莊記

小丹丘記　旌表金氏義門記

日月舫記　上海鶴沙義塾田記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二

吳游稿

序

春秋案斷補遺序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序

送丁郎中赴京師詩序

送胡主簿詩序　送王都事序

淮南紀行詩後序　送路理問序

王笥集序　六白齋集序

送傅子巽序

送王理問序　送能上人詩序

劉川志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三

吳游稿

序

送董郎中序　送貞卿中序

送楊都事序　送馮員外序

送劉以順詩序　送錢參政詩序

送陳顯興序　送丁山長序

薦院判哀詩序　贈秉生詩序

沈僉判送行詩後序

贈醫師朱碧山序　贈翁察鎮撫詩

禪海集序　雲深詩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四

吳游稿

墓誌銘

王處士墓誌銘　殷府君墓誌銘

止軒居士金君墓誌銘

申屠先生墓誌銘　方大年墓誌銘

亡妾李氏墓誌銘　備節婦墓誌銘

陳彝誌壙記

祭文

祭陳夫人文

九靈山房集卷之八

吳游稾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四言詩

山有杞 并序

山有杞為董生孝符作也生侍其父正齋公官吳中見吳中山水之勝念父之不能以游息也為作圖以娛之

山有杞于吳之里君子至止可以宴喜水有魚于吳之墟君子止居可以宴胥于山于水有軒膴膴何斯違斯莫或遑處于水于山有亭閼閼何斯違斯莫或遑安安其可懷耄將至矣今也不樂歲月逝矣爰作斯圖式歌且謠頹言公退惟以逍遙其樂也哉

趙母詩

汎彼苕水可激可濯閨門有閑樂爾貞淑汎彼苕水可泳可游閨門有肅樂爾貞幽于彼苕矣其流漸漸樂爾貞幽今其逝矣翼翼孝烏息我庭柯反哺無從傷如之何翼翼孝烏晨集于林顧儔相鳴實感我心

五言古詩

別鶴操

仙禽胎化初根迅東海間異質肅以曠明心迥而閒徘徊騁天步逼仄隘人寰夕飲蒸瑤池朝翔想芝田顧逐華亭侶來乘衛國軒丹羅既掩翮青繳亦縈纏俛首時獨思對影恒自憐飛群徙在望驚孤那得還王鳩知候晦旅鴈識天寒人不處睽離何能喻吾言

賤生

中經閟真訣內策殊遐討受命數蒲姿衰生疑桂腦乘曆已從華愁容亦收藻空慚皇覽揆敢擬彭年老僚友歡觴集杯盤娛燎倒酬酢及中觴感慨亂收抱

坐當畫景移起賞時物好簾前花受風階際露停草無情固難恃有生亦誰保得酒且歡酌萬事付玄造

數年

運行歸有窮餘生會當幾恍怨度華年蕭條臨暮齒棄擲懈英妙游談愧名理偶叨末路慶復覲東都禮藩國揖文雅鳳池接冠履顧媿恩私被莫稱騑服美忝竊旅孤蹤憂歡將二紀浮榮空此時芳長竟何許齊景悲牛山宣尼歎逝水此身誰不貴長意自無已胥王昧瑤潤衡樂之松蘭吾其薦衆念且酌穆生醴

孤女別生辭 姚斯有從以貞金聘錄議號室女趙嫡時具擬議嫁之

賤妾奉君日父死方未期妾心自為鄙安知高士懷高士重明義豈昧居室時深閨朝暮入不肯一回窺君德海之大妾身水之微大德固不虧微身將何依

水萍已無定兔絲賴有施遂伸皎日誓永絕行露疑百金諒非重獨行誠所稀在君匪其常於妾良不貲綠綠感嘉惠遲遲出門基願為雙飛燕猶及傍君幃

周伯溫侍御席上賦

淅淅肅晨飈逵逵散暝霏翳翳陰結凄凄陽舟腓閒冬感徂物高會洽音徽嘉肴薦文鱗芳醑馥蘭卮列坐侍星行騈筵遶緋帷綺席全當牖朱鑪半隱扉已酣亭上酌復玩軒中奇義話既愉心麗句更流思清事古難偶歡合情所希及今不為樂後歲將誰期但乏瓊玖報虔蒙桃李施惟祝養生年黃髮以為期

長洲苑送人

聖澤竭周京伯功修吳甸館娃既有宮長洲復名苑奇葩由化造異羽自神選娛樂綏層思盤游注英眄託乘色斯升觴輪賢已遠治乱良未尋興亡竟誰辨

發跡世運移悽惻海田變君子羈于役舉觴此追餞
行矣臨長途悵焉羅歡宴何當即旋駕名邦重游衍

劍池送人

祖龍南狩年拔劍當風立慷慨逞雄心斫石石為入
耿耿秋水光稜稜鐵花澁殺氣纏蛟螭腥痕漯猶隔
參差世祀移霜寶威風戢要離去不顧湛盧見之泣
英圖悵若茲餘波眇誰挹茂宰欽騫騰軍容何翕習
仗劍戍三邊斬首當幾級惟國養甲兵有懷須討襲
相期發凱歸此地共插集

游湖上諸山

澄湖總地德連山雄寓縣嵐氣川上浮林影波中見
東臨帶吳會北拒衿楚甸上峙岫如複下亘水成練
參差窺務嵺出沒見丹壑宛躡蘿前聞游觀喻昔賤
君侯挺奇興軒蓋此追衍雲隨朱旆揚路繞頹霞轉

五藥芳可采三芝秀堪擇升高望已騁即旱越仍展
顧言謝羈纏久茲事攀援結網政未能臨淵亦徒羨

登堯峯

已從錮泉游復向堯峯去堯峯眇何所眡俗不知處
披拂擋追尋疲疢窘凌遽息喘倚茂松游勝犯零露
積石擁近蹊飛嵐縱遙樹仰觀天宇垂俯睨河流注
石湖尚渡瀾洞庭但烟霧游子多悲懷觸景增遠慕
微跡既漂泊流年復遲暮半生僅一來百齡能幾渡
回駕悵难淹又樓首前路

同楊文舉提學游甪丘

疲榮厭府寺思閒愛林丘今晨偶從告薄言為茲遊
輿馬出城郭冠蓋集朋儔尋雲共陟峴吟風同倚樓
池浸劍光冷石拱講臺幽立甬餘昔勢慈泉溢前流
迭聽已咸戕新賞復旁搜樹杪吳岫出天末楚雲浮

睇迥距逞甸臨卑撫平疇萬象固如昨六龍穿暫留
且茲酌芳醴相從滌煩憂豈不念行役天道良悠悠

陪陳彥白左司省先隴遂游西山諸寺

孝理貽令典哀敬著前經方冬謹封樹肅命省丘塋
侵晨菝西郭平旦越脩坰飛蓋上坡陀遐軾仰先靈
白楊何蕭蕭悲松復冷冷以茲霜露降益起悽愴情
本深末斯茂源濬流愈清林氏既尊盛伯氏亦光榮
祿存養不逮寵極坐自驚感深去復留心惕久彌寧
尋徑稍出陸移舟更穿汀林寒霜壓竹寺古莓苔青
循廊阻昏黑失路屢顛傾怯風坐深閣愁月聞疎櫺
含思及明發鼓勇復前行緬泉裂地湧堯峯矗天植
拍欄晚寒并尋山窮絕陘躑躅東林莫徘徊延月升
將命曉戒道急時暗催舲船居類坐甑篷窗訝拘囹
防流堙宵閑戒暴城夜高更闌占漏密家近驗舟停

芳晨已罕遇良會亦難并況茲同游侶一皆問世英
或為鳳鸞翥或作鴻入冥或分庭竹潤或奪春蘭馨
獨余事漂泊頗懸久伶俜豈期當末路亦此託前楹
忝竊雖過任感荷實所盟顧言日追從放浪終百齡

次韻蔡經歷病中述懷

平旦起趨府日晏未遑食羣言方究萬紛務諒非一
進豈無云補退猶持夕惕仰窺今圖廣俯察道言密
得喪事既知治亂情亦識違時匪過任撫已恒自失
玩辭戒負乘觀器思傾側孜孜竭勞勤役役忘宴息
在疚尚懷憂從告詎思佚琴言疵未和吏案浩已積
匪躬瘝久役來客復如織晨出愧違心晚沐感霜色
乃溥千祿情欲施荷擔力執戟固已疲草諫亦多疾
萬事莫並歡重負寧遽釋不見疚天羽林木已難擇

寄陳伯將學士

揀厦必衆材成裘必群腋自非合才於何能定家國
若人蘊嘉猷生世値明德鳳池因託身龍淵尋矯迹
載建家王禮復覩漢朝則清芬播方來惠心隨時旨
夜直還天階後趨婚蘭室密謀已究萬姸論信非一
吾徒方倚賴微軀荷蘇息無言腹背羽永愧排空翼

送陳太守

迅足羨奔敫羈羽忌離群明暗既異姿判止亦殊形
若人東州秀生世昌運并軍帳早嘗入省幘晩所經
一朝剖符竹千里治專城飛蓋出南郭綵鷁驚倚坰
則聽江風響俯瞰湖光明去意不可淹行旆安得停
頻已正維縶臨觴逾弃瑩賓朋徒滿眙何以慰吾情

吳中追哭胡古愚博士

少小婚弃榟薄晩遂枌榆因念平生交長慟千里途
伊人富才秀清聲播中區翰逸唐晉間文超秦漢初

蕈華照往典孔鐸振今儒上國羽儀盛曲臺恩禮殊
朋情日夜密微音歲時疎以茲隔幽明况延遠里閭
竊探逐雲旅載筆預人徒掎辭空有鳳翻管若為書

對雨金達可送酒至

星纏離夜月桂渚莪朝雷挾雲起泉室零雨下陽臺
飄簷方似霧集地復如埃空濛迷野鶩沾洒滑階苔
旅人之愉悅孤館獨徘徊久缺清酤至忽值白衣來
豈不欲為酌因君停玉杯

徐州度還紈扇

團團七華扇名在制久缺感君裂紈素與家却煩照
入手許如珪瞇容疑學月玩之炎氣消搖之微風拔
却顧暑長在無使君暫歇

蔡郎中使還

嚴車辭楚壤飛榜涉淮河畢使遂還心延徽起悲歌

蕭瑟涼海風涵湧大江波登艫遲來雨蕩槳及歸霞
相公征不庭威命被四避萬騎若雲集千桂亦星羅
士馬固遥肥境上猶犬牙帷幄有深謀君子在所荷
樽前可折衝堂上有干戈中營方倚注正遠將如何

偶書

皇元蘊逃遭海宇威震蕩兵戈綿歲月骸骨纏草莽
魑魅在野號蒿萊沒衢長上宰奉王靈按劍赴楚壤
水涉艫萬艘陸出車千兩一舉清大憝載舉走姦黨
兮陵既昭潔合淝亦澄朗肅肅整歸途翩翩蕩迴槳
昔邁歎泠艱今來樂河廣惟茲戚勛業一由進忠讜
鞠躬軍帳中指顧將臺上制勝獲先鳴救功膺上賞
吉甫六月征公旦東山往愧無風雅音長歌繼絶響

病中承達可送小木椅

木質本堅勁雕刻乃有施砥體奉時好鞠躬承安疲

聽月戟三坐怯風四五移但願丹心在不使素塵緇

秋菊圖贈别

有美當階菊秋露何離離逢君披垣宴摘以奉金卮
玉指遺故香朱唇含昔姿無言勸酹餘根株長別離

次韻宿西山

旦梓東湖滋暝策西山麓林光漏月清水影漾天綠
初風草故和窮律轉新肅悲來攬人懷山房不成宿

送陳同知

楚客事晉君已皆勞身章部象鼎食飫粱肉
荀范作婣姻趙魏與追逐旦夕馳道出夜旁天居宿
故悲絶宗黨新敵起寰㒒東洲有儒生官路獨迷躅
青年結主知窮老佐州牧今為千里行猶未夕待竹

周侍御家賞梅

託根向南苑發萼當北枝逢君後園宴折以慰佳期

遠近非一香衆差多異姿餘榮未渠已既實方見奇
要知調鼎日復此奉金巵

祭脫脫丞相祠

離乜茲林嗣充旌將鄉借禮為明把用功由郡事勝
卄朝後公外建事愢王寂祠使偶陪㕔福飲遂招邀
想水既騎進貪山亦停繞排細嫺良乘放浪受清朝
英英雲度林浹浹露樓條臆風蕩鱗羽洗翠羅江萃
神祐溢瞻聽民思播詩謡冠盖歆衆撒圍埜鸛岩覓
登城騁回望遺業相與高感歎遂成章聊用布同抱

題李道士鶴氈

羽人解騰翥託物示靈奇遂使圍氈種亦幻仙禽姿
長喙已忘啄輕軀時欲飛投贈有深意世人那得知

題陳敬初小丹丘

逍遥念鄉縣晚志重仙靈結搆避公館卧衖貧亦栽

灛漫泉湧渠合沓雲翼掀峭崿天末起飛流戶外清
山川隔舊賞庭院暢新情靜有幽事悅動無塵縈
何必瓊台徼玆道可長生

題梅花莊

離離莊上梅槃槃獨言奇橫窓低可折雜霞遠難窺
光翻郤月槻影乱合水池長遣一枝使竟歸三賓詩
芳歲固云暮高標寧遽移但恐草木心區區君不知

奉陪省院諸公小集

洲襟眷儒雅藩閫盛名流鳳池早容集衙衛晚仍留
禮謙及時暇昌會因澤周頒余陪鼎食復此蔿民謳
世變共汪溢身須兩綢繆所愧允濶資謀徒仙聊儕

以紈扇遺人題其上

我家白紈扇巧製心稱技殷勤奉玉手與君却煩熇
投携微風起出入明月隨所恨秋節至君恩不可追

治圃四首

三春豐雨澤蔬興觀我畦嘉蔬有餘滋草盛相與薺
勠力治荒穢指際光巳西好月因時來歸路杳然迷
暮鳥尋歸林晚戲遊故遲我亦息微勞去去安吾棲

其二

長夏罕人事齋居有餘閑杜窓多悴物且遂灌吾園
播根既舒達積葉亦蔭芊瓜瓞繞畦長新葵應節鮮
抱甕一四視生意盈化先在我豈不勞即境多所欽
悠悠千載間樊生信為賢

其三

蒔蒔素秋節凄凄天宇清挈杖視西園俛仰傷我情
穢蘿日就凋惟見野草青草青亦幾日霜露早已零
萬物會有終人生無久榮功勛苟不逮未若託林垌
所以荷蕢翁長歎悲鷄聲吾其理吾園聊以隱自名

其四

窮冬霜露下谷風轉凄其以今四運周感玆百卉腓
披榛歸北圃墟里故依依桑竹餘朽株臺榭有遺基
野老相與至朝譜談昔時談罷輒引觴陶然無所思
紛紜世中事寒暑相盛衰此理苟不勝役役徒爾為
既以適吾願何能恕夫玆

次龍夜直

公署近霄漢時夏暑不侵金壺珠隱隱玉漏正沉沉
官燭明綺座夕香散瑤林揆已知為忝愀然愧華簪

泛石湖

東吳企名都游宦及玆年遂陪登瀛侶來上泛湖船
水光曜殘日林影溢中天巖穴停棹見樓臺鼓枻看
蒼蒼斂暝色羃羃暝寒烟菰蒲有餘思鷗鷺相與閑
窈窕趨迴浦蕩漾媚遙川水宿恢宵清篷卧愛月穿

俯視潛皮魚仰睇銜晚禽竄身愧浮胥斂志慚羅網
何當謝冠履歲晏此盤旋

登靈巖

茲山信奇峭屹立與雲齊高閣桃花峯右寺俯田溪
太湖襟左右洞庭豆東西[redacted]披拂凌丹梯
鳴琴忘故臺採香惑新溪眇眇離鴻竄唧唧飢鼯啼
昔也宮娃駐今茲山鬼棲弔往因傷惻念來亦悲悽
盤遊古來戒此道願無睽

宿龍山

旦發石湖曲晚過龍山巔遙峯銜腴日寒谷斂晴霏
緣源殊未極即陸淡忘歸既投孤館息遂俟君戾知
談詭獲心醉觴詠使情依平生仰高風此夜挹清徽
因之念所思如何獨悠期泉石余方玩疾疢君自縻
安得同攜手眷言此棲遲

上天池

良遊思已愜騰地喜仍踐翦蹊穿竹行雲路盤空轉
蓮峯見峯聳天池覩清淺石奇斜亙林徑古曲藏蘚
禱蜀日已晏沾洒露猶汰田駕諒難淹逸趣歎莫展
理亂良未形得喪竟誰辨寄言同懷客且茲息疲蹇

夜泊吳江長橋宿垂虹亭

閃閃練月宵棲棲素秋節舍棹上孤亭臨江悵歸客
佳人殊未來幽意為誰適徘徊當夜半彷彿去天尺
仰接銀河橫俯眠星緯逼直疑穹壤連豈有人世隔
飄飄形若蛻眇眇思何極居然怯風露聊復就衾席
亦既不成寐將何慰茲夕賴有同心人連床話疇昔

宜興張德機避兵吳門

避亂去鄉族十載未旋歸亦知事必是何意身見之
風雨交橫來波濤無已時人各念棲息胡為淹在茲
目斷長途阻心懷故里思義興不可望一望使人悲
治亂良未形聚散焉可期請君剪舊念一任合與離
不見門外歲歲轉蓬飛

送趙推官赴市舶提舉

離亭漾水寒別恨耀霜白是時息行旅念子赴良陌
郡政厭刑書閱識與商舶逆駕已難追況勉康備力

送讓師還中竺

世方疲戰爭師獨樂閑靜稍臨鶴市塗復憶廬林境
緣源眇雲壑想樹悅烟蘿身名已俱遺兄乃塵事屏

題貞壽堂二首

青青澗畔松歲晏發華滋衆芳日已悴風霜何獨宜
秋緣一氣負何處有榮衰人於萬物中寧復不如斯
惟堅歲寒節乃異春花飛所以椒令母高堂壽期頤

又

吳門盡亂來中有楊母堂龍媒鵠作賦嘉名偉煌煌
亦既榮祿養姿壽而康問胡能致之惟貞神所相
是行一不然萬事易乃常不賣冒壽詩郄詠隸心章

始發吳門

寇裳坐自東窮此之墨轅將朝事馳騖口晏不遑食
及茲將使命翩然就行役忽見江中水鷗鳥弄群翼
數數身既閑悠然意何愜便欲尋舊盟問游復同息

雨夜泊秀州城下憶諸友作

晨風變朴景春霞啓陰朝雲根然驟驟雨足散垂垂
鄰人獨言邁去棹不得維路無行輪聲岸有花林滋
蘇抵秀城下夜泊河水湄游魚返浮渚啼鵑起重基
客途玩物理寧不慼所思

至杭宿錢塘驛

昨夜宿臨平今旦入錢唐明發俾朝氣迴浦澹晨光

隱隱吳岫出遥遥越岸長棧棧見埼堞戢戢覩樓墻
堪歎游歌地都非佳麗場樓臺已閑舞閣閣亦荒涼
平生昧陳力未暮忝為郎徒然感恩義誰復聽志良
晚投公舘宿官屬何煒煌自憐無補報飲愧繞中腸

登飛來峯

人言西山好茲峯更奇絶飛來自西竺悠悠祢年月
使行偶經從息徒此沿越結欣涉迴澗深處探奇穴
畋崟去崖斷說及歸路缺拂苔睇膩石捫蘿瞰深樾
可憐瑶圃境盡入兵火劫雲擁歛已墟忍草亦衰歇
吾聞西方教空色俱寂滅莊嚴適增累幻化匪虛說
伊人信往矣對此空騷屑

從西湖舟中作

夙負海嶽志緬懷西湖名蹉跎去玄髮邂逅傲素情
驅鞚依岸息畫舫漾波輕前瞻蘇堤繞旁覩葛嶺横

戀結處士祠悲纏忠烈塋興繁賞屢失境變觀愈驚
雉堞見新築臺觀失舊營空餘歌舞地詎聞簫管聲
顧余文墨吏遑知治亂情人隱雖未弭客懷聊暫清
一動群生念咄咄何時平

遊吳山承天觀

石逕趨絳宮雲甍倚層巒昔聞帝子游今見羽人宅
蟒居庭際擁靈闕窗外闢攬勝曲且盤喬林隱復直
路傍賞心侶谷館咀芝客即近已欣觀撫遠亦驚覿
離離越樹青渺渺海門白乘風遥來潮倚月悵歸汐
徘徊懷天險俯仰詩地德于時將指使暫此盪塵臆
豈無犬馬情終負烟霞癖何當解朝組相從隱仙籍

抵富陽宿縣治作

炎炎風蕩波鱗鱗雲出岫乘舸臨安道拍岸富春郭
是節春已暮遥迩寒尚薄升陽對人檐頹烟羅衣落
鮮鞍憩危嶺倚劍望幽壑飢鶬聲固悚弊甯勢尤惡
既暝入公署息念坐虛閣俯思還浦魚仰憶迴風鶴
以之念鄉縣臨觴不能酌

入湖源

艕舟渡長浦翹首望遙山西界出吳道東臨入越關
到家諒匪遠駐馬勢不前懷祿吾豈敢行路古所難
獨有山上雲既出復知還

次場口

久宦迷故都故都在何處驅車向鄰壤頭白不知路
長林日夕行曠野東西顧方遠歎途阻逾近覆心懼
豈無入林翮莫與歸飈遇

至古城飲馮氏家

駿馬向斯里彷彿見鄉閈旋知故山近終嫌歸路斷
移疾駐近郊齊言息短翰新知因雲集舊交多雨散

惟君好兄弟視我實親串慷慨敘昔遊留連興累歎
荒基記歌榭桑梓憶吟館不覩物興衰詎知時治亂
鄙人獲良晤是即奉齊宦清危阻入陪別訣限長判
作詩寫情慮聊用慰憂患

望九靈山

九靈眇何許連峯高不極依稀接遠霧彷彿起寒色
我家是山下別來歲頻易壘廬閑鳥群冢墓還斁跡
可望不可至空多故鄉憶

九靈山房集卷之八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九

吳游槀

五言古詩

贈婦

單居易爲久，佌別難爲心。而此我佳儷，有若比翼禽。
暮栖必並枝，朝啄常共林。中道一分散，曠世絕形音。
跂彼双雎鳩，翻飛河之滸。徘徊逐儔侶，毎與同浮沉。
今我反不如，迢迢江與岑。可能施兩翮，乘風起相尋。

婦答

妾昔舍閭里，從君此西征。爲君是妾夫，終遠父與兄。
豈知未路來，與君亦分形。茫茫畏途上，惟携二豎嬰。
妾固知戀君，君亦有妾情。游宦偶無終，聊各趣所營。
願勿以妾故，沉憂損君生。君軀泰山重，詎比妾身輕。

傷李氏妾（李乃[illegible]曾從夫[illegible]書之女有女 姓[illegible]十九歸[illegible][illegible]妾[illegible]數[illegible][illegible]）

皎皎彼姝子，嫛婗（烟倪）美容華。鮮肌暎朝日，惠質鬭晴葩。
借問何從來，生自公侯家。一爲箕帚妾，歛己絕矜誇。
居處辝纂貫，食飲違前奢。奈何九秋霜，竟殞三春花。
時時想爾形，撫膺歎以嗟。
涼風撼房闥，朗月照簾櫳。佳人已寘寞，髣髴覩爾容。
入室撫遺跡，茵在床竟空。海闊無回波，葉落豈留蓬。
茫茫百年內，私懷誰克從。

泛海

仲夏發會稽，乍秋別句章。擬杭黑水海，首渡青龍洋。
南條山已斷，北界水何長。遠近浪爲國，周圜天作疆。
川后偶安怙，天吳亦斂藏。蕩槳乘月疾，掛席逐風揚。
零露拂蟠木，旭日耀扶桑。我行無休際，此去何渺茫。
東海蹈仲連，西濱遁伯陽。輕名眞道勝，重已企時康。
孰謂情可陳，旅念坐自傷。

渡黑水洋

舟行五宵旦，黑水乃始渡。重險詎可言，忘生此其處。
熱氣蒸作雲，玄浪蹙爲霧。柁底即龍躍，檣前復鯨怒。
撇然大波起，欻與危檣遇。入水訪馮夷，去此特跬步。
舟子盡號泣，老篙亦悲訴。吁天天不聞，委命命何據。
川后幸戢威，風伯幷收馭。偶濟固云喜，既往益增懼。
居常樂夷曠，蹈險憂覆墜。出處慣宿心，禍福昧前慮。
皎皎乘桴訓，持用慰情素。

望大牢山

稍入東縣界，即見大牢山。峯攢侔劍戟，嶂疊類雲烟。
棱棱插巨海，渺渺漾中川。波濤共突兀，天日相澄鮮。
泯居接島嶼，觀宇連衍阡。既館茹芝士，亦巢遁世賢。
客行積昏旦，水宿倦舟船。矗山思獨往，結茅徵願言。

柁師不我從，太息歸中夜。

抵滕州

舟行無休期，晨夜涉風水。路越歷吳鄉，乘楚造齊鄙。
遐浦波尚險，即陸路終阻。依稀見州郭，倉皇問官邸。
土牆謂半頹，草屋鬢全圯。所幸民俗淳，稍使客情喜。
北來既旬月，西去尚數里。巖程謂已近，危途方始此。
沮洳浩茫茫，菅茅復靡靡。幽燕去竟斷，伊洛望心死。
日暮坐空林，浩然念枌梓。

宿高密

長途跋且涉，征車馳復息。曉旦發東縣，落景次高密。
城居不幾戶，驛舍僅容膝。僕馬立空曠，徒侶話曛黑。
客情既牢落，世議復紛惑。前險雖幸過，後艱方未測。
骨肉在遠道，親朋嗟異域。緜云當別家，胡乃輕去國。
明朝望鄉處，嗚咽淚沾臆。

過營丘

營丘古齊國縣歷幾千春軌路偶經從蹤一悲年
郛郭盡阡陌濠湟半煙雲旦播禾黍貫暮走狐兎群
陵遲世祀忽變換民居新廟寢想餘基文物憶前人
在昔商政熄於時周德聞聖賢相濟會文武共經綸
太公扶大業伯夷守其仁首陽遺節義東海齊功勳
功勳誰獨久節義兩同湮物理有感觸長歎迴吾輪

至昌樂

秣馬安丘邑弭節昌樂縣道路正播首郡邑忽馳箭
邯河已虎據穆陵復豺戰西拓擁戈矛南出張組練
倉茫走黎庶錯愕動纓弁我行日已遠我力日已倦
穿鼯異栖息畢事斁鬪見如何命不渊所至時韓乱
既同豈家狗亦類焚巢燕傑御心盡灰妻孥淚如霰
我道苟如此安得髮不交

次益都

我行何處所北海乃其地去家萬里餘爲客九秋際
白楊夾軌路黃茅結官第陸燥泥活活水悲河脈脈
逐寇騎宵馳防敵城晝閉痕眦已星散驚塵仍霧起
長嘯指牛山俛泣望淄水進退兩難留徘徊尚誰恃
易哉觸藩羝詩刺維夢雉已矣可奈何愁來但甘寐

七言古詩

題劉嶷之騎牛圖

日落未落西山前誰家老翁牛背眠短身曲局聳兩
肩山花揷帽帽爲偏左手抖牛右提鞭牛行不動穩
若船一童衝冷手提拳迎風鼓勢走欲先嶷郎畫寫
草纖纖云是匡廬古道邊匡廬山水好盤旋此日劉
公初掛冠劉公作令天聖間民物熙熙德化宣世上
浮榮直幾錢白髮東歸耕石田當時出處亦偶然乃
留遺迹使人看長安城中是豪賢車騎駢羅氣灼天
一朝變滅如雲烟姓字寂寂若個傳我觀劉公差獨
賢

題平章公所藏天馬圖

君不見余吾水中天馬出赤鬣綉身朱兩翼割玉爲
鞍鞴不得錦衣使者捷若飛紫韁金勒看君騎却憶
拂林初獻時鳳城五門平旦啓馳道行驕轡耳耳路
旁見者誰不喜衆中轟出朝未央揮霧流沫滿道香
毛帶恩波眩日光龍眠老子識馬意行過天閑重回
視白筆描成落人世我公購之疎米顛百金市畫眞
得眞奔霄迅電何足云從今吹笛大軍起料知一日
行千里

次韻徐孟岳除夕行

闔閭城中宿歲時千家萬家新祭祠炮羔烹豕設廚

供聲鋪列鼎宴賓筵高風獨羨蔡諮議五陵豪士不
肯視餞餘也復餉比鄰席上盡皆胡肆器主人揖客
氣如虹手摘天巧天無功即同魏子歌蜡節復與薛
生吟歲窮就中更羨徐季海越州之英有袂在忽然
示我除夕行一座驚看毛髮改主人愛詩兼愛酒老
我對之頭獨厚交游栩栩滿樽前姓字寂寂落人後
一年三百六十朝欲盡未盡只今宵無功可倣青史
録何法能教朱顏凋行年五十幾欠二纔到百齡能
有幾何須富貴勢薰天何須年苦藤長年但願主翁
酒常好時來取醉酒中老

次韻春雪樊體

徐生讀書光映簷楊公賦筆色搖盡豈知今日物象
新捻向三春堆積滿着地都將委瑣藏拂池盡把瑕
疵疲直態是適埋沒平鉅惜松篁摧挫短雛梅旣無

北使折穿楊那有東風管千遶曉滑乍蕃明萬死夜
寒仍待伴村村掩土壁迷戶處處歷林巢覆卵巢遷
圓為入坎深消早豈緣侵座暖世事已如鳴印爪我
生方類鹿行瞳卧廬正慕焦寢安掃徑郝嗟衰路斷
何人無事杖堪尋誰家有酒門可款皓首書生自矜
東紫騶參軍每蕭散方晨致命許降臨未午催詩戒
遲緩徐君可是常勝家白戰先陳漢庭袒陽春一曲
古難和陳筆閣來敢辭懶

湖州行送人作郡

湖州歲歲脩城堡敵騎時燒城外草城外居民如野
鹿目睽睽兮尾促促去輸官稅輸不足半在軍中半
在獄獨留新婦餉姑前也執吳絹供稅錢吳絹已盡
歸未得復到官家候消息我相聞之憂爾湖命選賢
矣此剖符賢矦若為湖作主便須撫却徵求苦留得

湖民障茲土

家圃行

胡風吹沙黃入天胡馬奔騰西出關邊頭人民格鬪
死路旁突出惟孤家群胡竦馬逐家逃竄弓奮戟意
氣豪一人自足當家力衆騎盤旋追不得當時豈為
一家謀只恐功成恩寵休豈知此家命既脫存食郊
原竟難過秋來草黃馬正肥將軍處處事驅馳何時
射家得家歸嗚呼何時射家得家歸

賦龐范五袴送馬太守

成都婦何太苦官家大禁猛如虎夜長不得秉機杼
就中小姊最堪怜箔蠶已老雪團團欲繅新繭為匹
帛有燭當窗不敢燃蠶生字民識民意來把成都火
禁弛千家萬家夜燈起機聲軋軋滿城市成都婦笑
開軒還引老姑齊拜天從今姑婦可安作迴晝為宵

亦不眠廉生廉生來何暮里巷至今傳五袴五袴傳
來休重歌馬公為政勝廉多馬公為政勝廉多一朝
去兮奈若何

次韻白頭母

錢王城中白頭母自言身是征人婦征人十五二十
時有力幾堪折鐵服一朝鞞鼓動地聞却憶戰場勍
可樹彎弓拔劍走山東鐵騎奔騰遇強虜壯士軍前
不顧生戕妻城頭空獨語亦知力盡當解圍山海懸
悠沒歸路自從棄背今幾時門巷蕭條雪滿蹊破衣
露肘斂半折忍對故居成馬埒婦人老似鴉盤茶此
日翻愁夫到家夫到家我顏那得新如花當初本自
同苦樂只憐身貴情亦奢白頭母涕如雨我亦悽然
倚廷柱幾時斫得征馬蹄不載居人出門去

題蕭隱士卷

有鳥結巢東海湄正值海風初發時飄飄起向天漢
飛引以群雞挾以雛豈知天漢風亦悲追逐更有鷗
鷄窺禍機未動已心知中夜相失群迺離既離復合
誰實為鄉關追追千里歸却羨舊林多好枝

故人子以早年中選喜而有賦

吳門九月秋氣滿析析西風吹禁斷忽傳一夜春信
來千花萬花燈上開花開向君報君喜賢書曉到吳
門裏羨君身着五采衣竟向文場戰勝歸君年今幾
十有九能使香名滿人口紙緣育得毛骨奇長頭廣
額豐兩顴雙眸燁燁復如電世人見之驚且歎人說
驊騮產駿駒叱撥不生凡馬軀有士如君事非偶畢
竟而翁積來孕而翁當代稱才賢身懸紫綬色赭然
居官不蹈紈袴習教子惟磨鉄硯穿莫怪君今致身
早庭栽五桂應亦老須識朱衣暗點頭好是而翁濟

時了家譯如斯世所無生子只作蒼頭奴

五言律詩

送歸安丞

之子官何處湖流一舸通汀洲蘋影外城郭水光中夜足苕溪月春吟箬下風若逢陳太守爲報老衰翁

送趙司令

自入嫖姚幕從軍凡幾年却緣鹽筴利去讀海王篇蜃氣侵官舍鮫人迎渡船看君未年鬢暫出莫悽然

除夜客中二首

忽忽歲欲暮飄飄歎此生孤舟游子恨兩地老妻情數蹇頻思卜途窮懶問程遥知小兒女猶自說昇平

又

已就長途往堪憐暮景斜一年惟此夜千里更誰家戀國心空赤憂時鬢已華此身如可乞只合老烟霞

歲暮留別二首

五十明朝過何從託此身不堪垂老日翻作負羈臣四海無知己長途惟見君明朝分別處草木爲誰春

又

從宦不得意歲闌聊復歸親朋隨地有情誼似君稀舟小容分楫裝單許借衣平生歲寒意臨別重依依

自定川入海

乍離東海郡又上北溟船紅見波中日青窺水際天鄉關千里隔身世一帆懸鄉信何從達歸鴻落照前

渡黑水洋

舟行滄海上寬断黑波前好似星沉夜仍逢雨至天鯨迷川后國龍觸佑胡船强起推蓬看惟應吳欠玄

次大牢山下

草樹蒙祠古波濤仙掌清鐘聲千里闊帆影一舟橫

茅蓋迤山戍泥墻傍海城中原風景異到此暗傷情

至滕州

自入東滕路鄒邦此地賒人悲西候日帆乱北溟霞民俗農爲業州城土作家驛樓何處是庭樹暮棲鴉

宿高密

客路信悠悠荒城許暫投黃塵舞地晚紅葉海邦秋燈影明官驛鍾聲度縣樓去家今幾許猶自夢東州

過管丘

山川無變易人事有消亡堪歎鷹揚地都爲鹿卧場故基穿井邑衰草半濠隍屬有歸歟歎登臨倍感傷

寓昌樂

淮海來時路東西幾日程一年行萬里數口託孤城郡水方馳箭晴函未罷兵餘年已無幾坐此欲何成

次益都

使傳來巡甸佑車馳近坰茅廬城外市楊樹驛邊亭淄水穿原綠牛山入郡青西游應未遂又復渡滄溟

送班景道

鄉邦南北異姓字獨先知忽見還成別重逢總未期路分殘雨外馬度夕陽時莫動林居興棘門新拜師

七言律詩

送路理問出使太原

使君持節欲何之好是中原酣戰時天遠儲闈淹歲月雲纏殺氣傍旌旗渭川浪急舟行速秦樹陰深馬去遲復命東藩還幾日風霜看取鬢成絲

次韻游寶華寺

失脚江湖鬢欲華尋僧始啜趙州茶卓泉不復聞飛錫說法空傳見雨花水樂隔林迷梵唄雲衣入戶亂袈裟同游賴有蘭臺客時出新詩鬪彩霞

次韻泉逝

豈期偕老到如今却掩深情此水潯傷逝已枯潘岳
淚齊眉真負孟光心鳧迷東海何時返迹闕西湖與
恨深老我每多墳墓感一聞楚些浩難禁

次韻寄陳大參

仙風久仰羽人丘功業今歸户牖庚萬事紛紛難辟
穀一秋乘謝獨登樓思閒已嬾遊山屐頭治方資濟
海舟聞說中營頻倚注文園肺病幾時瘳

次韻憶張雲門

年來已草絕交書豈爲青山不負吾自分迂疏非世
用愧公才力應時須文多每憶相如病道勝無疑子
夏癯有客維舟同感念詩筒還復寄來無

次韻游上方

故人邀我破愁顏風蹬雲巖尚可攀五色蓬萊常近

郭一湖波浪欲浮山江皋極目寒楓落惆悵傷心細
菊班作客異鄉俱老大乘時相賞不知還

次韻修靈巖

白浪連天日下舂杖藜此地躡層峯山從水上搖光
碧樹向雲間結影重香徑晚風歸野衲琴臺暮色度
疎鍾懷人憶事空惆悵登眺何曾得暫從

次韻謁范文公祠

長憶當時特相門范公壯氣獨軒軒百年義膽閒強
勇一片忠心奉至尊祠宇何年遺結構子孫易代自
便蕃白頭悵望空歸去垂裕誰人及後昆

次韻遊湖山

偶向西山傍鶴飛絕愁嵐氣襲人微道旁野樹飄花
盡湖上陰雲作雨歸青瑣追隨恩獨厚赤松原引事
多非休仙何侶瀛洲好清切依然近紫薇

渡海

結屋雲林度半生老來翻向海中行驚看水色連天
色霰聽風聲雜浪聲舟子夜喧疑島近估人曉卜驗
潮平時危歸國渾無路敢憚波濤萬里程

黑水洋

涉海終經五日期深洋一望黑淋漓波涵月夜人先
見船過雨天龍未知險勝呂梁漂鶂處悲同巫峽泣
猿時平生一段乘桴意莫爲微軀到此疑

登大牢山

海上名山諱作鄰數峯高起自爲羣林明夜見水底
日浪動暮疑岩下雲渺渺乾坤何處辨迢迢齊楚此
中分那看回首東南地烽火連年警報聞

至東萊

海上雞聞報曉雞人家只在水雲西小舟橫浦潮初

落茅屋壓簷鴉亂啼縣市侵尋南貨聚州城獨許北
軍棲平生自是多離恨一到中原便慘悽

宿高密

杳杳山城倚暮天依依墟里見寒烟海邦出息空今
日齊地徵求異昔年俗鄙誰歌招隱曲道窮虛誦卜
居篇故鄉回望在天末一片歸心對月懸

營丘

空壕廢堞繞營丘一望凄然使我愁賜履封疆千古
在委端霸業此時休鴉啼古木西郊暮鴈落平蕪北
海秋回首江南萬餘里異鄉如此爲誰留

次昌樂

世亂何從託此身荒城昨落偶相親民情困洽初來
日兵氣終悲乍見人鉅鹿郡連來羽檄穆陵關近起
烽塵窮家避地頭俱白感至更堪消息真

北海郡

齊國西行幾日程平原望望怯初經雨途車過泥濺撒晴巷馬來塵滿城野色壯連三晉迥河流東注兩淮清中原土俗古云樂老我今多萬里情

五言長律

甲辰元日對雪聯句

三冬不作雪元日乃飛花殆似呈豐兆蔡還如獻歲華曉梅同璀璨戴凍蝶鬪交加疊逐如花縞徐旋空若攪車隨風疎復密蔡雜霰整還斜飽借雲爲葉戴光疑月在沙迷汀難辨鷺徐宿柳易分鴉詠絮應輸韞蔡吟車欲過又寒將擲酒斂戴塗比塞酥嘉刻畫天呈巧徐鋪張地掩瑕早朝光映芴蔡晚獵勢漫罝後臘寧非瑞戴先春益自誇拂林微見萼徐綴草淺窺芽發促庭隗化蔡陽催兎雀呀土駁偏潤麥戴木活最便蔡不雨舊常滴徐當陰砌欲遮詩成蠟屢剪蔡坐久鼓頻撾路活妨迴騎戴城嚴畏奏笳歲寒同在邇徐春至倍思家此日堪來興蔡歸舟向吾耶戴

七言絕句

由范莊過天平次虞白學士韻

范家里巷子孫稠幾度經過回白頭自是平生重風義豈緣花柳數來游

秋思二首

我家遠在浙東西萬里悲秋思轉迷欲向長途寄安信歸鴻飛盡暮鴉啼

往事分明似夢中擁衣破帽立西風河流不爲愁人計勢逐長江日夜東

山東九日二首

去年南地過重陽種得攀花一丈長及到山東詢節物傷心惟見葉飄黃

年年此日倍思親况在天涯作竄臣昌樂城中風雨急幾回和淚洒衣巾

憶汪遯齋二首

四明羇客近如何別去今幾一月過記得小齋多野思豆花陰裏唱離歌

一身獨向中原去每到前途憶故知折得柳條無寄者小橋東畔立多時

送陳仲宣東還

長途漠漠思凄凄人盡東還我獨西家在江南消息斷煩君問訊重悲啼

九靈山房集卷之九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

吳游稾　　男戴禮校讎類編

碑　　從孫侗伯初同編

長洲縣丞楊君去思碑

國家置縣令以治其縣事丞者令之貳所以述縣事而輔令者也是故輔之無缺則一縣蒙其福毫髮有間則百里爲之不寧矣丞之設豈虛也哉長洲爲吳大縣按其圖西泰伯仲雍過化之地其土疆沃衍碩大有江湖川澤原隰之富其植物豐茂繁暢有黍稌秔秠之饒其俗有樹藝商賈之利則丞是縣宜乎其益重矣然自國初縣始置吏於今餘百年而爲之丞能以智慮措諸事德澤施於人豈可以一二數哉顧無語言以宣之文字以達之而智慮之見諸事功者不得以久著德澤之浹乎人心者或至於遺忘得非

記載之缺文而士民之遺恨乎乃者錢塘龍井寺僧子元以爲泰州楊君之爲丞是縣也政治藹明他縣吏所不及今以年勞改調留之既不得則退而圖所以昭永久者以余方執筆從諸公後來請紀述其事以慰縣人去思之情余以不知辭子元則告吾僚友陳子經氏子經來言曰昔僅思立爲藍田丞僅以破崖岸而爲之陳南仲爲武功丞僅以簡靖輔之昌黎韓子河東柳子猶爲之作文誇義以傳示後來今君之政有不在二人下而子元之請之也固宜余於是有不得而終辭者矣今相國之治吳也以便宜擢君於戎行方佐治崑山旋於有政決群疑於片語而細民之服之也深集庶務於移刻而長守之倚之也重其來而靈斯職也怙姦戢暴植善翼良上不畏乎強禦下不聽乎私謁惟知執法以奉公竭勞以盡職時

當藩輸事殷用兵未息東南民力乃多在於吳郡吳郡所需乃多出於長洲長洲爲縣名之曰都者三十歲出田賦上送於官者爲在五十餘萬君之未至也每以疲弊之餘民配之兼并之大家都都之間常紛然不安而民病甚矣及君之來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差之家悉準其田之多少田多者應重差而不可辭田少者得其所出而無俾免均齊方正較若畫一而中下無告之民蘇乎其少康矣近者大發民開白茅河所在縣邑騷動而君亟立法程俾貧者出其力富者輸其財爲之炊舍資糧舁醞酒裁醫藥以勞徠之而居者無艱瘁之虞行者無寒餓之厄是以功成而民不知擾此其爲治之大略也君以某年某月某日上以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歲月與衆人同而其所著見猶章章如是亦難矣哉於是吳之士大

夫與夫在邑在野之民以及外教之流咸以君之去爲可惜願得伐石勒辭述其去後之思而余則以子元之請特爲次第其言參其歌誦而載之其詞曰

於維我國惠綏黎烝既設之令復佐之丞維吳有縣甲是南土維是楊丞民之父母丞之未至孰父母余我民倀倀莫寧其居丞來撫之乃遂食息卒不遑呼吏不察實民有征搖豐儉倍蓰丞來均之大小具宜民有力役我是用痒丞來紓之如舟斯濟丞之視民如鑑之明善良顯跡姦究適形丞之守己如木之潔出無文車居不華梲匹夫匹婦感慕靡忘豆羹必祝籲之壽康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獲保室家皆丞之錫老者曰亡壯者曰喪我丞之澤民得以知載歌載謠記之貞石于千百年紀此成績

贊

蔡履菴畫像贊

有偉蔡君實聰實懿侁侁而貞婉婉而智以聖賢爲學而伊傅是期以法令爲師而風雲自致得君子之時有霸王之器旣高步於省垣復秉忠於師閫借箸乎惟幄之密贊化於經綸之始乃篤仁而崇勇乃翼忠而羽義粹然圭璋之見屹然山嶽之峙信邦家之老成儀士林之緌履圖而肖之萬一窺其涯際矣

道衡禪師平公畫像贊

觀道於衡衡其道躍躍謂衡即道其道斯邀士之有身猶物之衡具此靈光道以是生道以是生而身非道爲道寓身豈如來教槃道衡公身短而豐道樹規之幻化是同旣同幻化惟道靡壞孰謂道衡丹青可盡

箴

汪一誠字箴并序

嚴陵汪先生寄箋曰宿賓冠其子復而字之曰一誠請余製辭以箴之

於皇上帝降衷羣生相睽攸初執匪是誠誠斯無妄一而不二其體渾然乃聖之至氣或內窒欲仍外訌是誠日消爲愚爲庸嘻彼愚庸亦克由聖卒閒胥淪妄爲之病惟賢善學必復其初其初旣復斯聖之徒伊汪氏子命名曰復字以一誠聖學是勗咨是汪生受性則靈聞詩聞禮復自過庭今旣加巾製辭訂義可以冠裳媿厥名字欲求妄愧宜愼是思思而克誠聖豈遠而

退思齋銘

天有闕石以補之君有過惟賢是裨裨之曷以我退而思思則斯得不思何爲嗚呼君之過兮我知我之過兮正者其誰出入是齋兮監此銘詩

說

山泉說

余讀易至山下出泉蒙曰嗟夫泉者水之始達而蒙則君子之所以養其德焉者也余友天台葛君名蒙而自署其號曰山泉是殆以君子之學自勉耶君曰願吾子之教之也余復之曰亦嘗觀於海乎磅礴而洶蕩注洄而震蕩放乎太空掉乎無垠浩浩然洋洋然披萬里莫之端涯畢萬古莫之終始何其深且廣也然即其源視之則濫觴於崑崙經始於岷山然後衡底柱下龍門轉巫峽率百川以委輸焉海乎海乎其所以致夫深且廣者非山之泉乎雖然方其混混滴滴未知其所出也苟或窒其源而遏其流使無以遂其達之之性雖欲自致乎大荒之漥渤澥之尾不以可得矣善爲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也乎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泉之求達夫海也不以聖賢自處而學之者是窒其源而遏其流也窒之過之則泛濫汪洋無所底止其不爲衆人者幾希此養蒙之訓所以爲學者之先務也人生而幼其於辨事接物之際雖蒙而未達然天所命以聖賢其人者固以具於純一無僞之本然矣苟不矜其所得而慢於學則其至於聖賢也孰得而禦之哉然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未有得於養者不能也是故詩書六藝所以養其心弦歌浹爵俯仰之容非降之節所以養其耳目手足祭祀鄉射養老之禮又所以養其恭敬其心以爲不如是則其不至於聖賢者不可以罪吾之德也夫聖人者人倫之至也余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衆人皆有此德也聖人至而衆人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然亦養之於家而後可也故曰君子以果行育

德又曰家以養正聖功也君性孱而質美則所得於天者厚矣又能偲偲乎以講學爲職業其於山泉之義庶幾哉因廣其說以爲贈

書

投知己書

正月閒辱示厚意戰掉悚慄若無所容嗟乎僕生五十有餘年矣雖足跡不出乎吳越交游不及乎鄉相而往還於士大夫間亦多矣從從市道者固不足言其以斯文相親愛不啻如親骨肉者亦且不少矣然方無事時未嘗不慷慨激發期刎頸以相死一旦遇小故未至利害之相關即變顏反目邈然相背負有矣或攘臂而擠之如然家仇人者亦有矣至於望望然若不識知不肯出一語辨黑白而及附和焉者則滔滔皆是也於斯之時而能以道始終不以時而去

就不以利而孱薄者之言行而無二窺之度量而不見其哇吟者惟閣下一人而已朋友道絕僕乃幸遭逢於閣下寧不爲之感荷也乎乖隔之餘每欲致一書以陳此情語短意長將發復止行自念方當窮深極密與時世不相接雖閣下之我愛亦無從款曲以道其離別之思故不得不有言以告僕受質甚愚下於書不能多讀讀亦不能記憶凡其艱苦而僅得者不過用以資於文與詩而於古聖賢人之大道則固未之有聞也以故心志不明暗於事幾見夷不能履見險不能避踉蹡顛頓爲士類羞若夫妄言妄行不顧是否同於狂惑豈心者之所爲則誠有不敢知我信我乃不爲流言之所移嗟乎世豈復有如閣下者乎世之如閣下者既少則彼之造事以詬我攘臂以擠我尚何恃而不懼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亦在乎反躬自省擇焉而履之望險而避之一舉一動皆由於正使之無隙之可乘無迹之可議如斯而已耳頃以力微才少莫知所從其道云遠有若望洋焉之病妻弱子累乎中衣服飲食迫乎外僕之事其使閣下悲也嗟乎閣下之知我深矣其信我至矣乃今不特知我信我而重以悲我則僕於閣下當何如報哉報不報在閣下未有所損益所以如此云云者蓋將明吾之心耳然僕於閣下亦豈待於有言而後明耶山中風氣多寒入夏暑熱更甚將息之道爲難閣下春秋既高宜益安居靜處使內有所養而外邪無從入庶幾身可康強而永保壽年此固鄙心之所繾綣者然不能自悅而持以獻諸人閣下得無閔笑之乎雖然閣下亦加慎矣哉相望迂遠何時一見以罄此懷不宣

傳

丹溪翁傳

丹溪翁者婺之義烏人也姓朱氏諱震亨字彥脩學者尊之曰丹溪翁翁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爲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八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爲專門一日文懿謂曰吾卧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於醫乎翁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即慨然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於醫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翁窮晝夜是習既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苟將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乎然吾鄉諸醫鮮克知之者遂治裝出游求他師而叩之乃渡浙

河走吳中出毗陵抵南徐遷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字子敬世稱太無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學精於醫得金劉完素之再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然性褊甚恃能厭事難得意翁往謁焉凡數往返不與接已而求見愈篤羅乃進之曰子非朱彥脩乎時翁已有醫名羅故知之翁既得見遂北面再拜以謁受其所教羅遇翁亦甚懽即授以劉張李諸書為之敷揚三家之旨而一斷於經且曰盡去而舊學非是也翁聞其言渙焉無少疑滯於胸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泥陳裴之學者聞翁言即大驚而笑且排獨文懿喜曰吾疾其遂瘳矣乎文懿得末疾醫不能療者餘十年翁以其法治之良驗於是諸醫之笑且排者始皆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頓著翁不自滿足益以三

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臟腑氣化有六而於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為最多遂以推陳致新瀉火之法療之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兩虛濕熱自盛者又當消息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勞倦內傷脾胃則胃脘之陽不能以升舉并及心肺之氣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人之所無也然天不足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天陽也地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於降東南之人陰火易於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之降者固可愈而於其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論去其短而用其長又復參之以太極之理易禮記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之言以尋其指歸而謂內經之言火蓋與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

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揮之其論相火有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質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禀命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動然其所以恒於動者皆相火助之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府膀胱者腎之府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悉

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所同東垣何以指為元氣之賊又謂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之無勝負乎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出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之火又從而扇之則妄動矣火既妄動則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熱言之而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亦曰必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也人心聽命於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靜彼五火將寂然不動而相火者惟有扶助造化而為生生不息之運用爾夫何元氣之賊哉或曰內經相火注言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

而吾子言之何也曰足太陽少陰東垣皆言之治以炒柏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戴人亦言膽與三焦肝與胞絡皆從火治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之火皆生於地如上文所云者實屬二公之意耳或曰內經言火者非一往往於六氣中見之而言臟腑者未之有也二公豈他有所據耶曰經以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爲變者岐伯歷指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爲病之出於臟腑者乎考之內經諸熱瞀瘛則屬之火諸狂躁越則屬之火諸病胕腫痛酸驚駭則屬之火又原病式曰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膹鬱病痿屬於肺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癢瘡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爲病出於臟腑者然也噫以陳無擇之通達猶以暖熾論君火日用之火論相火

是宜後人之聱瞽哉其論陽有餘陰不足有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爲氣地之陰氣爲血然氣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爲其然也天大也爲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爲陰而天之大氣舉之日實也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而稟日之光以爲明滿也則是地之陰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亦不敵於日之陽天地日月尚然而況於人乎故人之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與陽配成乎人而爲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者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保養也錢仲陽於腎有補而無瀉其知此意者乎又按禮記注曰人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

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爲三十年之運用而竟已先虧可不知所保養也經曰陽者天也主外陰者地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斯言豈欺我哉或曰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子之身曰有餘曰不足吾已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爲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聖賢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爲火大旺火爲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爲土大旺土爲水之夫土旺則水衰況腎水嘗藉肺金爲母以補助其不足古人於夏月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藏正嫌火土之旺尔內經又

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大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爲來春升動發生之本若於此時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根本壯實氣不輕浮尚何病之可言哉於是翁之醫益聞四方以病來迎者遂輻湊於道翁咸往赴之其所治病凡幾病之狀何如施何良方飲何藥而愈自前至今驗者何人何縣里主名得諸見聞班班可紀浦江鄭義士病滯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溲注而汗瀉翁診之脈大無倫即告曰此陰虛陽暴絕也蓋得之病後酒且內然吾能愈之急命治人參膏而且促灸其氣海頃之手動又頃而唇動及參膏成三飲之甦矣其後服參膏盡數斤病已天台周進士病惡寒雖暑亦必以綿蒙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劇翁診之脈滑而數即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痰一升

許而家首之綿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之愈周固喜甚翁曰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生火可降否則附毒必發殆不可救彼不能然後告痘發背死浙省平章南征閩粵還病反胃醫以為可治翁診其脉告曰公之病不可言也即出獨告其左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亡腸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既不化五臟皆無所稟去此十日死果如言鄭義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口渴而妄語兩顴火赤醫作大熱治翁診之脉弱而遲告曰此作勞後病溫惟當服補劑自已今六脉皆搏手必凉藥所致竟以附子湯啜之應手而瘥浙東憲幕傅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妖之翁切其脉告曰此病痰也然脉虛弦而沈數蓋得之當暑飲酸又大驚傅曰然嘗夏因勞而甚渴恣飲梅水一二

升又連得驚數次遂病翁以治痰補虛之劑處之旬浹愈里人陳時病脹腹如斗醫用利藥轉加翁診之脉數而濇告曰此得之嗜酒嗜酒則血傷血傷則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以轉輸故陽升陰降而否矣陳曰某以嗜酒前後溲見血者有年翁用補血之劑投之驗權貴人以微疾來召見翁至坐堂中自如翁診其脉不與言而出使詰之則曰公病在死法中不出三月且入鬼錄頑猶有驕氣耶後果如期死一老人病目無見使來求治翁診其脉微甚為製人參膏飲之目明如常時後數日翁復至忽見一醫在庭煉礞石問之則已服之矣翁愕曰此病得之氣大虛今不救其虛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參半氣奄奄不相屬而死一男子病小便不通醫治以利藥益甚翁診之右寸頗弦滑曰此積痰病也積

痰在肺肺為上焦而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辟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法大吐之吐已病如失一婦人病不知人稍蘇即號叫數四而復昏翁診之肝脉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所為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則不得於夫每遇夜引滿自酌解其懷翁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以散肝分之鬱立愈一女子病不食面北卧者且半載醫告術窮翁診之肝脉弦出左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翁謂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其土之結今第觸之使怒耳父以為不然翁入而掌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食翁復潛謂其父曰思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

作一婦人産後有物不上如衣裾醫不能喻翁曰此子宮也氣血虛故隨子而下即與黃芪當歸之劑而加升麻舉之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皺其皮少選子宮上翁慰之曰三年後可再生兒無憂也如之一貧婦寡居病癩翁見之惻然乃曰是疾世號難治者不守禁忌耳是婦貧而無厚味寡而無欲庶幾可療也即自具藥療之病愈後復投四物湯數百遂不發動翁之為醫皆此類也蓋其遇病施治不膠於古方而所療皆中然於諸家方論則靡所不通他人靳靳守古翁則操縱取舍而卒與古合一時學者咸聲隨影附翁教之亹亹忘疲一日門人趙良仁問太極之旨翁以陰陽造化之精微與醫道相出入者論之且曰吾於諸生中未嘗論至於此今以吾子所問故偶及之是蓋以道相告非徒以醫言也趙出

語人曰翁之醫其殆稟籥於此乎羅成之自金陵來見白以為精仲景學翁曰仲景之書收拾於殘稿斷簡之餘然其間或文有不備或意有未盡或編次之脫落或義例之乖舛吾每觀之不能以無疑因略摘疑義數條以示羅尚未悟及遇治一疾翁以陰虛發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羅乃歎曰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歸之性辛溫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又况汗下之悞乎翁春秋既高乃詢張翼等所請而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新論諸書學者多誦習而取則焉翁簡慤貞良剛嚴介特執心以正立身以誠而孝友之行實本乎天質奉時祀也訂其禮文而敬泣之事母夫人也時其節宣以忠養之寧歉於已而必致豐於兄弟寧薄於已子而必施厚於

兄弟之子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慨然有天下之憂世之名公卿多折節下之翁為直陳治道無所顧忌然但語及榮利事則拂衣而起與人交一以三綱五紀為去就嘗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也苟見枝葉之辭去本而末是務輙怒溢顏面若將浼焉翁之卓卓如是則醫又特一事而已然翁講學行事之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為翁墓誌故不錄而竊錄其醫之可傳者為翁傳庶使後之君子得以互考焉

論曰昔漢嚴君平博學無不通賣卜成都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陳其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史稱其風聲氣節足以激貪而厲俗翁在婺得道學之源委而混迹於醫或以醫來見者未嘗不以葆精毓神開其心至於一語一默一出一處凡有關於倫理者尤諄諄訓誨使人奮迅感慨激厲之不暇左丘明有云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信矣若翁者殆古所謂直諒多聞之益友又可以醫師少之哉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一

吳遊稾

男載禮叔儀類編　從孫恫伯初同編

記

重脩甫里書院記

吳郡甫里書院者祠唐甫里先生陸公而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龜蒙字魯望居松江之甫里史稱其學通六經而尤粹於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即斂退海隅與其學徒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高風遠識何可及也然性頗高放雅不喜與流俗交棄一小舟設蓬席齎書冊筆床茶竈釣具往來江湖間時謂江湖散人又謂之天隨子其曰甫里先生者則又尊之以其地也唐末嘗以高士聘不起後又召拜右拾遺詔下而先生卒甫里故有先生祠書院之在吳郡則始於國朝之元統二年孟其裔孫德厚請於郡而以己貲創

之亦既事聞于朝建學立師始書院之制而書院之所宜為者已皆次第舉之矣獨以前通民居門術弗稱雖嘗入錢請佃其南官地以圖改作而豪民怙勢竟擅其利為己有構訟連數歲不決由是路僅右旋而靈星之門遂缺而弗置德厚殁子孫散居他處弗還于茲者垂三十載有司校官亦且視為非急無能一舉而問焉平章朱公之守吳也其居第去書院甚邇一日過而歎曰歲時有事于夫子而周旋降揖拜跪起拾不容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亟命治其南門而端其術道仍易旁近民間地廣之民居之當撤則資之力以遷而凡書院之未具與夫既具而中壞者悉新之山長嚴霽山實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省知印朱居敬及千夫長王允中蔡膺也屋以間計者凡三十有奇完舊

者曰夫子殿曰甫里先生祠曰明倫堂曰求志軒曰明道正義兩齋曰東西廡曰儀門曰泮池新增者曰泮池橋曰靈星門曰外門甓南出之路而崇其墉垣浚北達之河而通其舟楫藻繪繁形照映輝煌陷城唐甍無與高固而規制與郡學侔矣庀事於至正乙巳之七月辛未而訖功於其月其日於是郡守王侯椿年來言曰書院之始創也翰林待制柳公貫既為文記之子為柳公弟子則所以紀茲興脩之役者尚得而辭哉余聞宋之季年郡縣學校之教其士子者大率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也是以識者病之或即先儒之遺跡或因山川之名勝別為精舍以講學為教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承宋之舊而書院之遠邇徧滿於天下十數年來中原[illegible]難遠近繹騷江淮

閩浙之間所在兵起侵軼官宇殘民廬則所謂書院者常十廢其八九求其備儒服俎豆事於干戈之際世固未見其人焉惟公以藩翰重臣而當禦海制勝之暇致敬焉以興脩書院為己任脫民生於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不亦君子之用心乎昔僖公之脩泮宮魯人頌之有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曰不告于訩在泮獻功公之文武並用所以克成是役者既視僖公為無愧庶幾獻馘獻功之隆與復見於今而魯之人之頌且將繼是而有作余何人也猥令載筆而為之記其能鋪張盛美敷陳偉績以昭垂于永久也哉今姑敘次其廢興之歲月以復郡侯之所請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凡見於柳公之所論述者則不敢贅及也

上海横泖義塾記

自京師及郡縣皆有學置師弟子員而教之以詩書六藝使知古聖賢之道此國家之常制也然窮鄉下里僻左之民去學每遠遠為其上者或病其游歌之無所又別為義塾以小教之其亦布宣德化淳一風俗之一事乎橫溪在上海西去縣治百餘里一日縣主簿陳君以公事至其地偶見頹垣廢址隱隱荊林中進父老而問焉則前縣尹何君緝所建社學也孟規制將完而蕩然於兵火又北行若千里復見所謂孔宅者宅已墟而先聖人之廟獨存愚民以異端土偶雜祠廟中禱禳祈禬必於是乎在君曰嘻吞其可以繼何之志矣遂撤土偶投諸水塑聖人像于向所遺學處徙其頹為擴殿以居之而益之以四配仍設兩齋棲師弟子具祭器嚴春秋二丁之祀事且勸慕義之士出田二百五十畝以供祭祀教養之費亦既畢事矣乃言於其尹揭之為橫溪義塾率鄉之士民舍菜於先聖先師落成之後數月其士民為之請記

嗚呼古之長民者惟治與教而已此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供億趨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仕於其時者不過以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為職業豈復有為治之具而況於教乎惟其教之或熄也故世之人淪胥而為異端之歸凡浮屠老氏之宮既竭其力以興之而其心術又且大壞於其說數百年來厥於見聞曾莫之悟也孰謂俗褒政弊之餘而君僅以一縣之佐斷斷焉撤土偶以示異端之當屏而新學宮以明王教之宜崇使斯民也歸乎塗轍之正而不惑由乎門户之中而無疑豈非古長民者之用心乎而橫溪去縣治既遠風氣清淳習俗淳孚其民固易使也繇令以往復能以君之所期待者孳信而從

事之識察乎問學之悔改驗乎躬行之實端其心志以定其本措諸事業以施諸用他日人材之盛彬彬然自斯塾而出則君之遺愛又豈有既乎四方長民之吏聞君之風且有作而興者而況於繼君之後者乎君名聚字敬德臨海人

守愚齋記

江浙行省參政周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右名之曰守愚而命余記之余曰公以高才雅望致位通顯則九所以用夫精神智慮者可謂勞矣於是即清閑高曠之室以休息之此其涵養本源沉潛理趣之全功而余也何足以知之又何足以言之雖然公之命不可以虛辱也迺為其文曰夫天之於日月所以耀其光明於下土者蓋以中之而能昃滿之而能虧也其於雷霆風雨霜雪所以寄號令而行惠澤者蓋以春之震者冬即藏焉之施若斂即收也何為其然也彼之不數用其光明號令惠澤者正所以成其為用也其於人也亦然人之有聰明聖智猶日月之有光明當霆風雨霜雪之有號令惠澤也光明號令惠澤之在天者且不可以數用而況於人乎故孔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夫愚者異之虧之藏之收之之事也以是而自守豈有數用之夫我而其為用也又豈有既我是故有人於此其聰也如韜其銳也如鈍勿表暴勿浮躁勿滃露涵養乎闇室屋漏之中沉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而聰明聖智不可勝用矣老子有云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殆謂是歟雖然余誠不足以知不足以言也姑誦所聞以復於公請以是記之

三樂軒記

吳郡從事中山韓性敬先生名其所嚮之室曰三樂
軒旣求浙省左丞鄱陽周公隷古書之復請余記其
所以名者余久而未有以爲言也然其請至於三四
而不倦乃爲之言曰求之書傳得孟子之所謂三樂
者矣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
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繹之
者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而其可以自致
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先生蚤嘗起家憲史後以年勞
賚郡于吳曾未及期而南北兵起遂杜不出無仕進
意及今年旣耄老矣然環堵之中四顧蕭然而處之
晏如是其自致者固仰不愧而俯不怍矣然上無父
兄可以盡其孝養之心下無佳子弟可以廣其教育
之澤則係之天與人者猶有所未得焉而於三者之
樂何居先生之意若曰吾之係於天者雖有所未得

然以先人之遺訓食士之祿稽諸國典可得推恩於
泉壤生不逮於養而死猶或及於榮豈非爲人子者
之所願乎係之於人者雖亦有所未得然年逾七十
未嘗或陷於非義則古所謂以身教者庶乎其有在
不能淑諸人而猶可以及諸子孫又豈非人生之所
欲乎二者皆人之所願欲而吾乃今有之於是充充
乎其自足也泧泧乎其無求也休休乎其不知富貴
之爲富貴貧賤之爲貧賤也而天下之樂有如此者
豈不去流俗千百十一哉是則先生三者之所樂夫
豈盡異於孟子哉然余觀先生之樂而竊有感於余
衷者矣始余之壯也父母俱已物故而兄弟之存焉
者亦寡及今叨塵仕版濫廁師職而一時之英才又
不能教育其一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雖不敢有一
時之間幼而學之壯而行之雖不敢有一事之失然

退而自省爲所可愧怍者多矣是三者皆余之所羨
而先生乃得而樂之其相去豈不霄壤哉昔莊子與
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是魚樂也惠
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
知魚之樂余於先生亦旣相去霄壤矣則凡先生之
所樂豈得而知哉先生之所樂余旣不得而知矣則
於所以名軒者又豈能執筆而言其萬一哉顧以居
金華時嘗識先生於浙東憲幕及今幾三十載而獲
登先生之軒先生命爲之記而不敢不以知謏也先
生尚有以教余也哉

剡源記

奉化陳君子經圖其剡源之境屬余而叙以書曰奉
化之西六十里有山夾溪而出翁然而深茂者剡源
山也謂之剡源者以其近越之剡縣名之也剡源之

中有水蜿蜿若白虹西來益折而東流者嵩溪也嵩
溪蓋剡源之支流也剡源之溪以曲數者凡九其第
二曲而爲驛駐者吾七世祖宋殿中監公當五代時
以文學行義潛爲吳越忠懿王親信顧之俗故以是
名也自驛駐東迤北匯爲兩湖湖有大石雖立不可
名狀去石數百步有潭甚清冽魚百許頭可數所謂
小盤谷也又北東而爲蓮葉峯三石溪皆曲麗可觀
至第五曲則其境尤勝大抵異石最多岈然谽然若
埋若宄而穹然若室者其大可坐十人上有丹霞二
字隱隱如朱書有洞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
遊者不能窮也謂之丹山赤水之天而赤水不常有
也此蓋吾六世祖隆國文簡公之所居也又東折至
六曲而爲茅渚則吾始祖奉化公居之公於唐末自
長安使吳越遭亂不能還錢氏留爲奉化尉故居之

也又北東而與班溪水會又北流爲高嶴又東流爲公桀而入爲鄭於是九曲之溪始盡也然九曲之溪與群山交絡且百里其間土地入吾族之籍者什常八九也吾之世居於此者亦既有山可樵有水可漁而又有宅可以桑麻有田可以稼穡有圃可以蔬苑此吾之所以樂於處而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四方今又出應方面之聘當事物之紛沮世故之艱難則未嘗不思退於此以自休也予幸爲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以知吾之志也余惟陳氏自奉化公始居剡源迨今四百餘年矣其子孫出而以廉謹名者殆不可以數計要而以節義禮讓自守者亦累累焉此固山川秀氣之所鍾而其先世之遺澤要不可誣也蓋其先世之居此也凡居處之樂衣食之奉一無待於外而自足使其子孫在官無內顧之憂在

家無不給之患行義求志無施而不可故其出者皆有廉謹之名處者皆有節義禮讓之行至于今不絶也然則子絳之未出也則樂於處以自遂其既出也則志乎退以自休而於出處之際從容知此者豈非先世之澤乎夫稱人之善而不推本其所從來非知言者也庸因作記而具道之如此

六柳莊記

六柳者何主人所以名莊也曷爲以六柳名閩莊之所有也莊有柳而遂名之主人知取夫柳也卉木之品類繁矣何獨於柳焉取之蓋是柳也先春而萌未秋而凋參剛柔以定體應中和以屈伸者也柳烏乎生五沃之土宜柳山西鳳伯直陵平丘柳最多而柴桑之柳則以陶潛著五柳先生傳故其名獨顯六柳云者所以竊擬夫潛也然則不謂之五柳若嬾其自同於潛也潛以時之將亂解縣綬而去之門適有柳者五故取以自號也潛知取乎柳主人知取夫潛也或曰潛棄祿仕歸故里主人即故里爲祿仕其出處不同吾不知主人之取於潛者何也人有顯百世而相同者不于其迹而于其心惟其心之同也則主人不必不爲潛也人不同乎迹而同乎心物不同乎人而同乎天也是故主人即潛潛即柳也或曰劉伶之柳子乎非潛之心矣苟爲亦取乎是柳二人於柳雖欲忘己取之而柳不爲其取也不爲其取而獨取之猶不知取夫柳也傳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主人有焉主人孰謂謂沈君也沈其姓達卿其字也記之者誰九靈山人戴良也

小丹丘記

臨海之東有山焉南騖而出於天台或曰山之土多

赤故名爲丹丘或曰上有丹光煜煜也名以志其異學士陳君居是山之下宜其日與之棲也然乃縶官吳門未嘗一覽其勝焉故其心有不能以相忘而小丹丘之所爲名齋也齋之始名也君與僚屬賓佐顧而樂之之或有病君之取義者以爲昔人作天台賦有曰仍羽人於丹丘則丹丘者固臨海之名山而亦神仙家之所棲息焉若也今君以國之文儒職太史居乎玉堂之署則世所謂蓬萊方丈瀛洲者亦既身宅其地矣又何慕乎安期羨門而顧托是以爲樂乎余聞而咲曰是盡獨乎其外而闇乎其內者言君自官吳門以來釋道路之勞而就車馬之安舍衡茅之陋而居府寺之美人固親君之可樂矣然處之既久而衆不加豐髮之累者日以白於是浩然將歸老于家而有所未能姑以治吾之國圖潔吾之庭宇脩補弊

壞爲苟完之計而日放情肆志於其間悠悠然與顥氣俱栩栩然與造物游方是時固不知是山之在吳也抑在越也山之在吳與越且不知又豈知是身之爲儒耶爲仙耶於是乎丹丘者常足爲君之樂而不足爲君病常足爲君之樂者樂乎其內而不以其外也或人忻然而悟曰有是哉遂書之壁間以爲君小丹丘記

旌表金氏義門記

吳之金氏聚族而居者六世有司爲請于朝而旌表之迨今數二十年一時名公卿往往爲詩歌羨之然未有紀諸金石以永上賜者謂余方待罪翰墨且知金氏爲最深因復使執筆爲金氏不詳其初所由徙宋將仕郎諱鑄者居吳之東門天性孝友與其弟鈞同居共爨斗粟尺布弗敢私至今鄉鄰兄弟之不協

者其長老必屬之曰汝等得爲金將仕乎鑄之子曰履曰順鈞之子曰益曰謙俱以善繼聞順尤倜儻好義能濟人之急至順之子曰昱曰晟曰昇昱之子曰伯達晟之子曰伯榮曰伯祥昇之子曰伯迪而其族寖盛合食嘗至千餘指遭值宋季兵燹荐臻東西逃匿家遂不能以久完及江南內附流亡四歸昇孳諸子姓伯榮等來歸故里即所謂金將仕院者而基構焉昇卒伯榮痛自刻厲銖積絲累殆四十年乃始復其舊業伯榮孝慈天至事妳父母如事父母侍兄弟之子若己子然性儉約雖不尚華采子孫服稍麗則熟視而變容後易以朴素乃善妻吳得婦道甚每恨無姑可養而於養妳母也惟謹但衣裳掮必親爲澣濯進之以爲常伯榮曰是可爲我家婦矣伯榮之子六人從禮公大發已其仲弘道與弟復善止善元善

孟思繼承先志務以禮法齊其家弘道天質夙異伯榮常奇之曰集吾事者必是子也至是果能力任家政上下斬然事母吳尤盡孝家居無事未嘗斯須去左右吳好游弘道每率諸弟與之庭廡間翼得其歡心一日吳病癰弘道口吮以漬且焚香籲天乞以身代之已而病隨愈人以爲孝感所致其遇諸弟克盡和孺之情其有幹才者則委以家事有仕資者則給使出仕妻早世弘道乾弟之子以爲嗣而終身不再娶屏處一室中無長物茶竈香鼎敗書數千卷而已弘道儀狀清臒美鬚髯衣冠非三代之制不御望之儼然而即之也溫無侮無傲無謔辭無窺步平居正身率下內外不少譁自鑄至弘道聚族凡六世縣若府爲列狀以聞乃至正七年十一月丁未中書以禮部之議移行中書下有司命旌其門曰義門云余惟

義門之名不見於三代盛時而每稱之於後世者蓋以三代之時凡所以扶翼吾民之具無乎其不備民生斯世雖有剛柔緩急之不同然皆可納於中道以成智仁聖義忠和之德以全孝友睦姻任恤之行而天下之大四海之廣且至比屋而可封義門之名若之何而見之及乎既衰上之所以扶翼吾民者一切廢去而風俗之壞久矣於是老師宿儒有不能知當時董子之所知豪傑名士有不能行當時鄙人之所行者以迄于今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善其身而及其家豈非難得也哉有國家者安可不褒之美名以爲之勸哉朝廷之於金氏特名其門曰義門者正以斯世之如金氏者鮮而欲藉之以爲厚倫移風計也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彰以勸之癉以懲之吾知金氏之接迹當世矣遂刻石以記之

日月牖記

世之人有竭匠氏之巧盡木石之觀以為牖者客至而非之曰胡乃以是為哉自昔豪傑之士惟思奮志於事功而不恥居乎貴顯故有以寵為牖而名著當時者究土刲木曾何足儗乎則又有非之者曰客之言似矣然其役心於有為孰若肆志於無為故道家之書有曰耳者體之牖然聽衆則牖閉而决牖之術無為而已耳則夫以竅而為牖豈若以耳為牖哉於是在座之士又非之曰是固道家之所謂牖而非大人先生之牖也大人先生以萬期為須臾以八荒為庭闥故其於安也非土非木非竅非耳獨以日月而為之曰謂之最明月謂之夜光晨夜相繼則無時不明矣無時不明則幾於天道矣牖乎牖乎是豈世人之所能知乎於是參政陳公治牖方成適聞座客之言即矍然曰余四明人也明以日月為義而余牖以日月名顧不可乎遂命為說以釋之余曰日月之照臨初無限量也人心之光明亦豈有限量之可言哉然吾儒之心學所以貴夫擴充也彼大人先生若雖所趣有不同然其負才放曠逹乎事物之表亦于其心而已矣凡其光明知日月無有限量之可言者豈不廓然於胸中也乎今公以吾儒致位通顯亦既贊戎機參大政矣於是功成名遂乃思退居田里以自放於山巔水涯而彼大人先生之心學因亦頓見其一二故遂斂其致君澤民之思盎然自足於戶牖之間則其謂之日月牖也不亦宜乎公曰善哉其為言也雖然吾儒之心學衆所共聞大人先生之心學誠未之聞焉請書其說以告夫世之未聞者遂書以為記

上海鶴砂義塾田記

上海鶴砂義塾者皇慶二年縣人雅州守瞿君時學之所建前為廟後為塾而廟有殿有廡廡有門塾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而先聖先師之祭祀師弟子之廩餼則有田一十四頃以給之視州縣學蓋無差等矣其後瞿氏子孫日以陵遲田既易主而塾亦隨廢至正十八年縣大夫何君某始即故基而重搆之宏壯麗密比舊有加仍勸知經之士割田七頃有奇以供祭祀廩膳之費及蘇君宗瑞之來為縣也乃以學政弗舉生徒散去遂延禮某郡易蒙俾主其塾事蒙於教養之暇益以興脩廢墜為己責祠宇之未具者增之禮器之弗完者足之租税之不實者正之其屋廬之多寡田畝之廣袤亦既立簿正以稽其數鐵契券以表其畔衛備後之人或失之也又謀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嗚呼上海為吳之近邑泰伯仲雍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蒙能興善教以正人心美風俗使之知禮義廉恥而不欺其上則所以質信於簿正契券者且不必又何取於咫尺之石哉雖然繼蒙之後者來請余文其亦有所徵矣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一終

吳游稾

序

春秋案斷補遺序

男戴禮叔儀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春秋案斷補遺者大梁鍾伯紀先生之所著也其意以為學春秋者多惑於傳家褒貶之說而經旨有不明其能脫去宿弊一以經文為正者又往往於筆削精義而或昧焉今故采擇諸家格言之合於經者附於各條之下間有未是則以己意補之而題以今名蓋取程朱子傳為案經為斷語也余讀之而歎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舍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則無所考徵矣然左氏熟於事而或不得其事之實公穀近於理而害乎理之正者要不能無至唐啖趙師友者出始知以聖人手筆之書折

衷三家之是非而傳已之逸緒是而後為之傳者雖百十餘家其言雖互有得失能不倍曾三家之說者鮮矣胡康侯得程子之學慨然有志於發揮而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痛千餘年聖經遭王臨川之禁錮棄其新敗雪洗而彰明之使世之為乱賊者增懼若夫聖人作經之本意則未知其如何也然自當時指為復讎之書而不敢廢太學以之課講經筵以之進讀至於我朝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家之外亦獨以胡氏為主本則以三綱九法粲然具見於是書而場屋之腐生山林之曲士因而摘摭微文破碎大道有可閔念者矣然則學春秋者亦將何所折衷乎竊嘗考求之而得其說矣吾志在春秋夫子之自道也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賊子懼孟子之所以論春秋也蓋方是時王綱日衰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脩春秋使乱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王法以明所謂撥乱世而反之正此其為夫子之志而天子之事也是以邵子有曰春秋夫子之刑書而天門王氏亦曰春秋一經無罪者不書惟罪有大小故刑有輕重耳斯言也蓋有得夫孔孟之遺意也是則學者之折衷固無出於夫子之自道與夫孟子之所以論春秋者矣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哉先生之於是書下既不惑於褒貶之說上復不失乎筆削之義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發乎自得之深意奇而不鑿正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善學者焉然其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得之夫子之自道孟子之所論者為多是可以見其折衷之所在矣余自幼歲即知讀是經而山林孤陋之風科舉利祿

之念或不能無故其所學不過曲士腐生之為耳惡覩所謂經之義聖人之蘊哉及識先生於浦陽始聞其說而悅之至其成書則未之見焉近來淞上亟求是書於所館先生手錄以示且曰使可傳也幸為我序之嗟夫學春秋者多矣求其得乎孔孟之遺意以折衷群說於千有餘載之下者幾何人哉故讀先生之書譬諸飫芻豢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哉則夫是書之傳固不有待於區區之言矣若夫述作之大志與其編次之歲月則不可以不書姑書此以為序庶有以復先生之命乎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序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二卷余友陳子經所述子經名桱四明人祖父俱以史學名家至子經蓋三世矣子經內承家訓而外私淑慈溪黃氏之教故學問早成

流華英敢與並者中年以來遂斐然以著述為已任則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于五代而金文安公作通鑑前編以紀其前事蓋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其年代始陶唐氏而陶唐之前五代之後咸未有所論次乃以盤古氏高辛氏契丹阿保機至周亡宋有國至我元合之為二十四卷名之曰通鑑續編庶幾上補金氏之所遺下接司馬氏之所缺而開闢以來至于今上下數千年間其致治之本與夫為治之道歷歷可見一日平江守海陵馬君謂予經是編固所以續司馬氏金氏之未備然司馬氏通鑑乃家有其書而金氏前編則鮮有也且其著作之體大義著於題而若之所取則尚書左氏為多尚書左氏學士大夫孰不誦而習也今若舉其題之要略其注之繁因以稱名而删正之使與續編並傳於世不亦可乎況金氏之自序有言後之君子或以余之所編刪之為前紀是尚區區之望也則是書之述豈非金氏之遺意也哉然非博而能精如子經者亦孰能與於此也於是子經早從一心授其指意所出詳略之際以論著于篇先是馬君居省幕時嘗以子經續編綴諸梓矣及是書之成復將刊而廣之不鄙謂余生乎金氏之鄉且嘗托交子經粗知述作之大致俾序其說標諸篇首焉余竊聞之紀事莫如書亦莫如春秋古史之體可見者此二書而已而二書所載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其事至博然其為言不過如此而止可謂得其要矣其言要故學者不可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楊子雲所謂知言之要者是已然而此二書也蓋嘗經乎聖人之手所以由聖人之後歷千百年未有能與乎此者也至漢太史公乃始做書為史記宋文正公又倣春秋為通鑑蓋史記則每事別紀以具其事之始末通鑑則編年通紀以見其事之先後皆可謂傑出之材矣然其義例或繆於聖人而且編次太繁學者不能閱之而終藉於是紫陽朱子復取而刪之為綱目若干卷其立言嚴而正簡而要蓋純乎春秋之法矣則聖人之後不失古史之體者惟綱目一書近之今夫子經所述豈非得乎綱目之指歸者乎近時賢士大夫多有取乎其書豈徒然哉然而觀是書者非深得夫朱子之意則亦不足以知子經之功也為君於治政之暇而能崇奬正學章明善道上以裨[redacted]家稽古之治下以基生民無窮之福則其為功亦豈在子經後哉序而歸之余固不得而茍辭也

送丁郎中赴京師詩序

上以四方未寧嘗更用方面大臣銳意天下事延至正二十年冬有旨除平章朶列不花公往蒞江西行省而丁君季周則為其省郎中君既受命即從平章公乘驛騎出國門南去是時大江之西已為寇巢而武昌湖南諸處亦皆淪沒寇竊道里不通遂涉海洋幾萬餘里而至于潮已而廣東寇臣亦執狂悖負鄱為叛其勢張甚君贊平章公督兵進討前後破寨百有餘處其所殺獲甚衆明年冬復移屯石橋鎮益責諸將致死命未幾擒其叛臣父子以歸蓋至是而平章公之遇害已久及允省臣無在者君隻身軍救中志在殲厥羣盜盡復江西之故地而後已今雖未能然嶺海以南日就廓清而兩廣郡縣亦賴之以少安者皆君之力也君猶不自為功方以諸將之勤勞乃事宜見表異因疏奏朝廷乞降恩賞以作興其士

氣於其行也道過西浙西浙名士之辱游於君者咸
作歌詩送之而俾余為之序余惟士大夫之出處貴
乎知所輕重而已我國家混一以來分布爪牙之士
干城於內外星列棋置脈絡相承其為長顧却慮可
謂至矣近者一旦寇兵竊發往往望風而遁聽其猖
獗甚者舉城以降緩急無一可賴者何哉由其不知
輕重故耳今君徒以文墨之職出贊省垣若不奉詔
軍旅之事也然當受命之日兵事方殷往者多憚行
而君乃獨奮不顧私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
里無所避及抵寇境又能被堅執銳為士卒先卒至
轉戰千里誅夷叛逆而志猶未息也嗚呼若君者可
謂知所輕重者矣向使天下之吏皆知輕重如此豈
至如今日耶余是以於君之事重有所感也然君之
事天下既壯之士大夫又偉之而朝廷有弗能知也

知之有弗能言也言之有弗能達也則所以明見萬
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雖然君至朝廷有日當
具請命於上也才足以發其知事足以發其言勢足
以達其聽又方不身其誅而國焉是國朝議必有以
處此者矣處之而得其宜將見諸將用命而群兇斂
迹君出則宣德意於疆埸入則奏成功於天朝而所
以序君之行者固將存書不一書矣今姑識其歲月
于端以俟

送胡主簿詩序

異時吾婺文獻視他郡為獨盛自今觀之以忠節行
誼顯者則有忠簡宗氏節愍梅氏默成潘氏毅齋徐
氏以道學著者則有東萊大愚二呂氏北山何氏魯
齋王氏仁山金氏以文章家名者則有香溪范氏所
性時氏香山喻氏而龍川陳氏悅齋唐氏則又以事
功之學而致力焉是數氏者皆相望百載之內相去
百里之間彬彬乎郁郁乎其鸞鳳之岐陽騂騮之冀
北鄙內附以來故家喬木日就凋落而百年耆舊無
在者矣之白雲許氏稍以金氏之學鳴於時而石塘
胡氏伯仲亦以梓文後行與許氏相先後二氏之後
由文學入通朝籍者是為待制柳氏學士黃氏禮部
吳氏脩撰張氏太常胡氏御史王氏此蓋其卓卓者
也余生也後雖不及執弟子禮於許氏胡氏之門然
自柳氏而下皆得而師友之十數年來復將於此有
所考問而故老遺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正癸卯
余既避兵吳門回視故鄉恍如隔世方將訪其鄉先
生子弟之在吳者而胡君季琡自京師至焉蓋季琡
乃太常之子尤予之所歆慕者也居空谷者聞人足
音猶蹙然而喜況於兵戈阻隔之際而見其如季琡

者其為喜慰宜何如耶季琡以太常遺蔭為管庫官
繼符省檄于京師遂擢杭州路總管府照磨會大都
鄉試季琡以流寓與貢及試春官不利而京師諸公
無能以館閣為薦者僅取廣西一簿司以去廣西乃
去天萬里烟瘴之地自承平時往者猶憚行而況四
方多故舉步荊棘之時乎使季琡計其家學之所自
非不足於羔雁也然乃弊衣羸馬毅然遠歷險阻無
所避亦獨何心也哉余以桑梓之故審擇大夫士力
留季琡而季琡乃曰家貧在遠急於祿矣余知其情
遂不敢以終留也嗟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余於
婺學微絕之餘得季琡達緣中遺風流韻庶將即是
而有見而季琡棄我如是是中無以廣其寘聽也乎
季琡且行大夫士之所嘗留者咸賦詩以餞之以余
於季琡為最舊俾書一言以為序余念無以為季琡

言者獨以昔若吾發文獻之然而見道之如此他若季琛為學之始末廣西風土之異態巳見於韓公所賦詩此不著

送王都事序　代人

異時東南文獻之懿惟婺為最盛宋亡垂八十載故家舊俗日就湮微而流風餘韻之或存者寡矣鳳林王氏自其先世文定公以相業顯文憲公以道學鳴百年禮樂之緒獨久而不墜故於發學淵淵之餘而祖孝之先大夫御史公猶以文章家著見於世天曆初嘗游京師用薦者入經筵為撿討清聲美譽一旦隱隱動縉紳間余時亦漫浪北游間獲與御史公接暇日過從意氣傾甚方將更德論世以叩其家庭之異聞而顧以忌者之不容遂歸養吳門回視舊交邈焉如在天上居無何御史公出宣詔命遣行臺趨江

上越與吳頗密邇或者有會合之期然又持節閩廣相望萬里外亦不獲償所願也御史公不可復作而祖孝乃自越來吳去年冬余有公府之命祖孝亦被選為長史每見祖孝之清慎雅厚綽有父風未嘗不私竊自喜以為昔之不得於御史公者乃今獲與祖孝同事焉抑何幸歟已而改調樞府都事又復怨怨而別於是府之僚友咸惜祖孝之去推余為文以贈嗚呼余於祖孝尚可愛一言乎乃合僚友而告之曰公相開府以來方將考求古典制以脩舉方面之治道然遺老緒言不少槩見于時而耳濡目染知祖孝者今又出參戎政弗能相左右上之君子苟有事於制作且從而訪之則其所取徵特何以哉雖然余於祖孝之行嘗占諸易得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祖孝尚不踰時而復來哉

淮南紀行詩後序

淮南紀行詩者臨海陳先生之所賦也淮安告變浙省平章帥師討之從行僚佐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軍旅之事者不能稱其位先生於是時由左司郎中在選亦既參樞要贊戎機以克成厥勲其紀行諸詩蓋其軍中所賦者携至吳門既請宣君伯聚繕寫成卷且俾余序諸首簡余惟古者師出必吹律以占之而漢之鼓吹鐃歌亦皆軍中之樂也後世音樂廢缺迺獨歌以詩而樂府諸作見於軍旅者為多然為古今之所共推者王粲從軍五詩是已粲仕魏為侍中時從魏公討張魯魯降遂作詩紀其事先生之詩蓋倣粲而作而其為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縱横開合動蕩變化而洒然之音悠然之思可喜可駭可悲可歎三讀之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噫

此固有得於古樂之遺音非耶然樂之道至矣聽之者不過得於心而會於意至其感人之妙蓋不可得而言也余於先生之詩亦惟心得意會而莫能言其妙者焉嗚呼安得吳季子者而與言先生之詩哉

送路理問序

匠人之制器也必隨其材之大小短長而用之可圓者則用以為規可方者則用以為矩可以為梁為柱者則用之為屋室可以為梃為輗者則用之為舟車可揉者則用之為弧矢可屈者則用之為桮棬惟其有是材也然後制之為器以利民用焉否則方者不能以中規圓者不能以中矩為梃為輗者不足以為屋室之梁柱為梁為柱者不足以為舟車之梃輗弧矢之揉不可以為杯棬之屈而器非其器矣宰相之用人也亦然人之為材有大小短長之不同則其用

也亦有大小短長之不一故自一才一藝以至成德之君子莫不兼收而並蓄之使用於職者各盡其所長而責其所成蓋善乎其用人者也雖然有人於此果能圜其智若規方其行若矩重其任若梁若柱危以定乎志若柁安以成乎禮若軾可曲可直若弧矢可放可卷若杯棬則庶乎集衆器之所長而不局乎一器之用矣不局乎一器之用則凡所以施諸其職者初不可以一器擬也孔子曰君子不器管仲以伯佐之材不能致其主於王道則曰其器小哉殆謂是歟路君李達年富而學贍上之人賢之辟爲淮省從事久之選爲其省管勾調平江録事又擢行軍司馬用於其職皆恢恢乎其有餘也今復自司馬改浙省理問將之官余嘉其多材而是於用有非一器之所可擬者故本衆器之說以爲贈嗟乎使天下之才舉

能如君之無施而不可則在上者無用人之難矣

玉笥集序

古者學成而用故其爲志在乎行事而已然方未用時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之發寓諸吟咏之間焉及其既用也而前日之吟咏乃皆今日行事之所資則所以發諸性情以明吾志之有在者夫豈見之空言而已哉此登高賦詩所以能乎大夫之能否者其所由來遠矣後世學不師古而師之與事判爲二途於是處逸樂者則流連光景以自放於花竹之間而不知返不幸而有飢寒之迫禁斥摧挫流離窮厄之至則嗟窮悼屈感憤呼號莫有紀極於其中然於時政無所繫於治道無所補則徒見諸空言而已耳是故有見於此而思務去之者豈不謂之有志之士乎然余求之於時而未之見焉及來吳中張君思廉出其所爲詩一編以示覩其詠史諸作上下千百年間理亂之故得失之由皆粲然可見而陳義之大論事之遠抑揚開闔反覆頓挫無非爲名教計至於樂府歌行等篇則又逸於思而豪於才者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此而此數體者尤足以肆其馳騁云耳嗚呼若思廉者蓋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也哉余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自三百篇而下則杜子美其人也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其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今思廉之詩語其音節步驟固以無取二李諸人之所長而不盡出於子美若夫時政之有繫治道之有補則其得之子美者深矣思廉之齒少於余而余學詩乃在其後當其始學時嘗聞諸故老曰詩之道行事其根也政治其幹也學其培也余以是求之二十年而未得其要歸及觀思廉之作然

後悟向者之所聞爲是取而思廉之惠我至矣余於思廉又安敢以年齒之已長而自棄乎因書此于卷首使觀思廉之詩者或取於斯言而有所感發也夫思廉名寔其字思廉玉笥乃所居山也故以題其集云

夷白齋槀序

夷白齋槀合若干篇臨海陳敬初先生所著余既訪之先生盡得其槀而編次之以爲三十四卷而後序其篇目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自周東聖人之遺言既熄諸子雜家並起而汩亂之漢與董生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於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纖穠又靡然於當時至唐之久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於漢柰何元氣僅還而剝

斲戕賊已浸淫于五代之陋直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媲白錯綺交繡以自衒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仲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頽弊於科擧之業而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曆以來擅名於海内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及金華柳公黃公而已蓋四公之在當時皆涵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摛辭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氏而學問則優柔於周之未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揭柳黃而本朝之盛極矣雖是而後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人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於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有得於揭公而

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夫四公之所長者耶郁郁彬彬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秉筆居中朝自餘數公常想見其丰采習聞其聲欬邈然其不可接者久矣於是淪謝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聲光也先生黃公之高弟弟子嘗負其所有涉濤江游吳中久之又自吳踰淮泝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于時雖未有所遇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羨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後由京師還吳適值兵興藩翰不次用賢即以樞府都事起于家後又用之省幙用之公府跡愈顯而文愈工人之求者皆隨而應之蓋槃乎其可觀矣夫自周衰以來至于今幾二千載其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於古者惟漢唐及宋及我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卓可稱者又常不過數人焉何世之不數而人之難得若是歟於此有人焉能以卓卓可稱者自期待世其可不爲之貴重歟余於先生之文讀之累月曾莫有所去取於其間雖片言半簡咸附而錄之者所以明求一字畫之微皆可爲斯世之貴重也先生名基字敬初夷白其自號也故以題其稾云

送傅子異序

烏傷余之鄉縣也縣之老儒曰傅菓文先生者以詩鳴宋末入國朝晦㨗其所有西游于杭往來濤江之上每過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必爲之握手徘徊悲歌而不忍去久之行益蕭然自顧無以存於世遂斂其才爲浙省幙掌故一時吏筆無敢與並者先生二子長南仲次和仲俱浮沉州縣間往往以儒術飾

吏事有聲聞於當時大抵皆先生之遺也先生雖家烏傷然與二子客杭之日多視杭猶故里余吾子異遂即吳山上擇壘家焉子異蓋先生之孫南仲之冢嗣也其居杭之日嘗入省幕爲先生之職後以年勞陞理問所令史從補浙東帥府掾出入諸幕府凡二十載曾不以職卑俸薄爲嫌意氣摧如也藹如也且其爲學既克承祖父之遺而復旁通日家之說以歲日月時定人之禍福良驗由是一時名公卿無不熟子異者子異既得代稍乘閒游吳門無何浙省右丞答蘭公道過于吳聞子異名即物色之與之語大悅且欲有所辟薦而子異乃引辭弗就僅取一樞掾以去曰吾其所宜居也子異既受命將侍右丞公回杭而吳門之熟子異者咸賦詩餞之且請余爲之序嗚呼余於子異非一朝之好也其在來拌時雖以生世

之晚不及拜先生於床下然猶託交南仲兄弟父子間十數年來離亂相仍無從會合癸卯秋余游吳門乃即子異而叙其世契焉於是子異父昇俱已物故獨子異綿綿延延以眇乎一藐之緒寄諸異鄉而其齒髮亦已向衰驩焉相視寧能不悵然也乎然余聞之物之盛衰迭為消息子異祖父之著見於世者未及於盛矣則蘊諸前而發諸後豈不在乎異乎子異往赴廻避遡世德之不易感傳緒之在茲尚毋以職卑俸薄而易其初心可也子異且行余念無以為子異言者姑以昔者祖父出處之大致與夫交好之始末序諸贈言之首庶幾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云耳子異尚有以亮余也哉

送能上人詩序

四明陳子經告余曰余之方外交曰能上人者雖學于佛然通儒書為詩歌至正甲辰夏嘗挾所有自嘉禾游吳吳之上善知識聚公白雲留上人且三閱月今將東還聚公率大夫士及禪者敎者賦詩贈之而首簡之文則以累吾子以吾子之余愛也因授簡焉余聞其言而歎曰人之於其交惟視其賢則與之苟賢矣不以其學異已而遺之可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石曼卿之與惟儼是也然曼卿無愛於人無所擇惟儼所守者介非賢士不交人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絶不少顧是二人者不惟其學之異而其為志亦且有不同卒乃交合而無間者豈非以其賢歟曼卿固世所謂賢者矣惟儼之賢不少槩見于時而歐陽文忠公稱其通儒術而善辭章則曼卿之取之也豈苟也哉子經今世之曼卿也其於上人志之有同與否余雖不得而知然其為學則異矣學異而交同則上人者豈非惟儼其人哉余不識上人而知子經為最深故以子經之賢而知其所交之必賢也雖然上人之師有龍夾悅公者嘗以已道為未至嘗行而求之後遇素公李能於立語之間獲其終身之所欲上人繼今已往苟復即其學之同者而求至焉則人謂上人賢也亦謂上人之交舉賢也上人可不敎其所以至而勉其所未至者哉上人得度於嘗惠禪寺而掌書記於東塔敎寺名善能字仲良嘉禾人

送王理問序

舉一國之吏其勢為孰尊曰宰相是也其責為孰重曰理官是也凡庶府百司事有不平者則平之於宰相宰相不欲以自平則下之於理官於是理官得以考其情而生死之使死者不怨生者銜德是宰相者代其君以用刑者也理官者代宰相以掌刑者也宰相勢雖尊而其責不若理官之為重蓋宰相不能必人之死生而理官得以法令而死生之也故理官者國家生民之司命也其責可不謂重乎然理官雖重其責矣而不能尊其勢絛五刑之柄以立乎三事之廷為宰相者頤指而意嚮之欲生其人則寬縱以附輕典欲死其人則緻鍊以從重刑使鞫者不得畢其慮究者不得吐其臆理官之責豈果重於宰相矣乎雖然此非其職之罪也亦由為是職者之不能以自重也使能者而為之每一事之下一獄之成宰相曰死理官曰生宰相曰生理官曰死惟知已責之為重而不知彼勢之為尊理官之責豈輕也哉維楊王君篤學力行練於理法由行軍司馬拜淮省理問余與王君嘗居浙省為同僚且相好也故於其行既為道其責之所以重而又惜其處乎勢之未尊也因其書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二 十三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二 十四

以授之讀余言者其亦有所感歎也矣

琴川志序

知常熟州事淮南盧君以爲古者郡國有圖風土有記所以備一方之紀載今之志書是也常熟舊志自宋兵南渡版籍不存至慶元丙辰縣令孫應時始編次爲書其後縣升爲州歷年浸遠而是書之存蓋寡且丙辰以後續其所未備者復未有其人非缺典歟乃亟訪孫令所編而重正之復與一二士子輯爲續志附之各卷之末合十有五卷仍其舊名而題之曰琴川志余得而讀之然後知君之善爲政也夫士之善於爲政者必先其所急以及其所緩爲之衣食以厚民之生爲之教化以淑民之德獄訟以戒其不率賦斂以正其不均此衆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於考其人物之愚智風俗之盛衰以及生産之同異山

川之險夷凡此之類蓋差可緩而不可廢者也故用事於一州一縣得通敏有爲之士則裁正乎緩急之間而不謬其序區別乎先後之際而不失其宜矣嗚呼若君之在常熟其殆庶幾於此者乎常熟爲吳之支郡以言其人物則姬泰伯之所逃夫差項籍之所伯也以言其風俗則有言游公子札之文雅朱買臣陸機雲兄弟之馳騁范蠡帝文張季鷹之慷慨高舉也以言其生産則湖海魚鹽之富饒聞於東南也以言其山川則有海隅烏目之形勝大江東海之要害也若此數事蓋皆爲政者之不可廢焉者也於是君之下車蓋數年矣凡州政之所宜急者亦既悉舉而先之而又不廢其所緩歷考前數事以成乎是書眞所謂通敏有爲之士哉昔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財用穀畜之數以周知其利害則志書者蓋三代爲政之具而後世每謹著之爲故實今君之爲乃能先民之所急而後及乎是余故曰善爲政也書將鋟梓以行君來謁曰華爲我序諸首遂書所聞授之俾刻焉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二終

吳游藳

男鐵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序

送董郎中序

十數年前海內兵起生民塗炭樞密院判官薊里古思公首率義從分鎮越江上守要害以禦暴立保障以生聚東南之民賴以休息者久之方是時士大夫咸聲隨影附爭游其門以自効若夫才識之優文藝之贍則未有過於董君正仲者矣君當院判公遇害之餘即率其士大夫之在越者來歸我相國我相國以武濟世以文經邦不愛玉帛車馬招納四方賢俊而才識文藝之士彬彬然爲生民出者大抵多游院判公之門藉院判公之門得美仕至于今不絕然特起驟爲柄用者常因其才而不盡以院判公之故而

其人猶曰吾常遊於院判公云耳則院判公之所與游豈易得哉況游於其門而復以才特見柄用如董君者哉君由樞府部事爲承省員外郎拜公府長史擢樞府斷事官轉經歷所至甚宜於職僉有舉聞今平章公開省臨安更新庶務思得宿學重望諳練治道之人以長其幕府乃以便宜薦君爲左右司郎中將之官樞府諸僚友請爲文以餞之夫千里之駒識驥矣然必育於范廐者爲足貴千尋之木信材矣然必產於鄧林者爲足珍君以才識之優文藝之贍早游院判公之門是故不失爲范廐之駒鄧林之木矣今復當王事靡盬之秋而受我相之知遇特見鳴和鸞於衢路適繩墨於廟堂而范廐之所育鄧林之所產不虛辱也然吾聞臨安爲東南一都會平章公以重兵臨方面當號令廣布之初政治更新之日其任爲至大其責爲至重贊之之方宜制其變於畫諾之際先其謀於籌慮之時推其源以救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盡思廣忠綽有可爲者君其勉之幕府者庶政之喉衿也而軍旅之事亦有與責矣況君居幕府之長而爲其所柄用者乎

送真郎中序

客省大使真保君拜江浙行中書左右司郎中君以名將相家仕於方面其居理官也則鞫獄平允民不稱冤其居客省也則宣導有儀等威有度甚爲公相所器重至正甲辰秋今丞相開省臨安思得通習國典諳練治道之士以長其幕府碩視群僚中惟君宜預是選遂以便宜薦居今職吾屬獲交於君既久且相好也故於其行不可無一言以贈乃告之曰先平章公以名臣貴胄宿德碩才遭逢盛名廣大之日數

歷省臺秉麾鉞者有年矣而顒顒昂昂如珪之璋如璋之義不以至正而加厲不以至明而加察通乎事物之變而不累於心達乎天人之蘊而不滯於迹真古所謂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者矣君結髮侍左右薰蒸乎直溫剛簡之德漸漬乎三德三行之訓其耳日之所接家庭之所習無非尊君親上字民馭吏之道昔之所知乃今日之所行是宜君之居理官而獄訟平居客省而儀度舉有以致其公相之所采用也雖然夫所貴乎世家公子者以能纂乃舊服如先公之在省臺也先公之流風善政沒世不忘況臨安蓋密邇奉其約束旁沾其德化而民若吏至今思慕之不已君誠能以先公之治省臺者贊其在上之人而推廣之吾民其庶幾乎詩曰王命山甫纘戎祖考我國有矣又曰無忝爾祖聿脩厥德君其勉乎哉

送楊都事序

楊君百川世為吳陵望族由諸生起家公府掾有能聲報論賢之薦為江浙行省都事今以前職參贊右丞公軍府將行中吳大夫士與百川善者咸歌詩餞之而請余序之余曰方今海內多故兵戈四起方面大臣往往藉土地擁貨財招徠傑勇士務擊刺格闘以為強軍中之氣凜然騰在人上士之圓冠大裾坐而竟言起而舞趍者雖風從霧集列處幕府下然皆噤口結舌惴惴莫敢出一語聞陳古先王之道而為之裨贊當是時非明憲度習文法周事情者不足以搖動之伯川固世之圓冠而大裾者然起家公府掾則憲度明矣進權都司則文法習矣以諸生走南北則事情周矣而又本之以戰守將之以教令是行也吾見其出入鳳池從容虎帳彼之處尊位都重權者咸磨去圭角剗平畦岸不敢澈然自較其尊卑而古先王之治道庶可裨贊其一二矣況右丞公之守錢塘往往虛心多士屈己下僚與向之處尊位都重權者異也嗚呼以伯川之才之美而往贊右丞公如決大川而注之海余尚何所容喙於其間哉

送馮員外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面皆為之設幕府以廣其贊助所以昜道勸德補政益治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然其為職亦甚難矣夫知之而必言己所可為也言之而必從豈己之所能哉上無必從之道則下必有失之患非謂之難而何雖然今之居是職者吾亦未見其為難也上之所行是耶則每徇之于外曰是已嘗與損益之云耳上之所行非耶則每愬之於內曰吾居人之下言不吾從行不吾專而力不吾敵與其立異而速悔咎若附和而取容苟焉以全吾位保吾祿而去是其為職也豈不易易哉余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當勉其所難而戒其所易能勉其難而戒其易斯無負國家置官之意矣馮君初以才辟浙省掾從仕照磨及檢校官後改浙省都事皆以善贊助稱今復以員外郎從平章公於臨安平章公以傑出之資負有為之志方將賢禮僚屬訪問直道以一新其弊政君之往也吾見其無言不從無行不得雖不欲以易於其職者自處而亦無向之所謂難者矣君其勉之乎

送劉以順詩序

諮議番陽葉君有兄曰德蘇者嘗以江西省員外郎參治廣海間後竟沒身王事而諮議君莫知之也至正癸卯廣東舶商劉以順至三吳始持員外公故人書遺諮議君而告以員外死事諮議君捧書躄仆地絕而復蘇者數四已而進以順詢及其家人以順曰余不識員外公然聞員外死時彭夫人已卒惟孤子肇慶在今亦莫知其所向矣諮議君拔涕言曰我兄已矣使是子而在則我兄雖死猶不死也雖然當殫晦冥之際干戈紛擾之時而以眇焉獨蠶之緒寄諸萬里外誰為我致之者終當棄官往訪以存我兄之嫡嗣言已復哭之慟以順因亦泫然出涕為感動者久之既而曰余嘗以商事走湖海間見人視兄弟及兄弟之子往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焉不加喜戚於其心而諮議君獨眷戀如是可謂義人矣余雖不敏獨不能感君之義以承君之諾乎諮議君拜且泣曰果能是吾將有以報子矣於是以順抗海而南抵惠州訪員外公門人故吏無在者已而聞諸道

逮之言始知葉氏孫流落州民朱氏家後以百計得之以順奮不顧身即手携是子出入鯨波之中間關虎狼之境越萬里以歸之謚議君德之甚力挽以順留吳且將畜報於以順而以順覓擇日戒行李去之不顧也謚議君方以高才雅識佐今太尉丞相治吳進退人才直易易亦人咸謂以順小留謚議君必有以處以順者以順曰吾以感人之義不食人之諾而來事既已吾當時爾不知其他也烏乎君子之所為惟其義而已矣當慷慨恤人之孤不顧一已利害特但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切豈有絲毫邀報之心哉不然非有職司之責簡書之役也而顧以六尺之軀自試於萬里不惻之危地哉今世之士大夫食人之祿者亦多矣然或以事適數百里外則戚戚焉而思引避者有矣或於事而無避然不免食人之諾者有

矣能弗食人之諾或不無望報之心者有矣其聞以順之風亦可少愧哉以順行有日謚議君為賦詩餞之而屬余序其事于首簡如此

送錢叅政詩序

昔者藩翰守臣多以武人為之安危大柄盡出於其手然後左右前後皆一時儇勇士惟知馳馬試劍擊刺以為強一有彼儒服之人開口說仁義禮樂法令事則往往拒絕勿使近故其流弊卒至驕蹇自恣甚者蔑棄約束盜有其衆以自私我相國痛懲前弊凡守疆場綰兵柄者始叅用儒服之人使以仁義為干戈禮樂為甲冑法令為矢石見則安危大柄其遂倚重於儒臣矣乎淮安守者嘗鍾故弊妄啓事造釁相國撫之以威惠鎮之以親兵而命淮省叅政桐川錢公總治焉公以甲寅科南士第一名中選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後出使方面留掾行臺除浙省都事會淮安之守遂以其省員外郎往繼由員外陞郎中由郎中擢太尉叅軍後居太夫人憂于吳興僉謂士之身繫安危者古有起復之典又可聽其終喪而不強起之乎遂超授今職仍俾總治淮安以守其故地公引義固辭使者促上道至五六弗止公不得已乃墨縗絰而就職於是戒塗有日中吳大夫士以韓呂黎送李尚書詩分韻賦古律餞之且謂余宜為文序諸首竊觀淮安統有兩淮之地凡十六郡其他名州壯縣蓋數十焉相國以重兵分鎮之帶甲之士動十萬計其土地之廣兵戎之衆誠非他郡府所及然當百戰之餘人民流散田業多荒而生意蓋蕭然矣其所仰給者不過東南之粮餉轉輸之事雖日月相繼而從軍吏士猶燕豆跡惡有辛苦無聊之心為今之計莫

若寓兵於農興屯田之政為富國之本使吾之將士得以坐享其成利於是乎推牛釃酒豐犒部曲而休養之以固其軍心以增其士氣庶可用之於戰守則屯田豈非今日之急務乎烏乎若公者其亦有見於此乎公之守淮也亦既本之以仁義道之以禮樂輔之以法令有以致其軍士之帖服而比年以來又廣屯洪澤芍陂之田以佐其兵費蓋洪澤既耕則淮之東可守芍陂既種則淮之西無憂公於此可謂得守淮之急務矣昔晉羊祜之守襄陽也嘗減戍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始至無百日之糧季年乃有十年之蓄則公豈非羊祜其人乎烏乎此固吾儒之能事而謂彼武人者能之乎然則安危大柄其可不倚重於公也乎公事二親盡孝其在朝廷嘗以孝行動皇上之知及歸省桐川僅恭其親以居越而桐川之兵禍

曾不旋踵而見之識者以為皆公孝感之所致公之孝於其親者如此則其所以忠於事上也宜其如前之所為矣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

送陳嘉興序

惟我相君之治吳也思有以畏服衆志而安定之乃起文學通練之士以慰其民望而士大夫之在吳者蓋彬彬然而出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則未有過於陳君子方者矣君汴人也乙亥間以春秋薦于鄉及禮部輟科為觀風使者所推擇捧檄云邁假道于吳先平章公見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經畫之整密而文物之雍容也遂以行省都事薦起之於是章程之施於庶府故寔之講於幕中文移之行乎軍旅其赫然震耀於西浙者大抵皆君啓之也居久之乃以年勞陞理問由理問為郎中會嘉興郡守之人

咸謂非借重於君不可蓋以多事之秋列郡人民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病呻吟未甚休息也而東征西討賦斂繁重撫摩惠愛之恩未盡浹洽也深文俗吏接踵有司寬裕忠厚之政未足以旁達幽遠也二千石苟非其人則何以我於斯時也寧輟君於省府之親寄而使專誠於千里者其意亦深矣乎於是省府諸公惜僚友之遠別念舟車之莫留請余為文以為贈余既知君家深又方承乏儒臺以文墨為職業其可以固陋辭乃序之曰我朝設進士科以取士或病實效之不著然於河南乃獨得其二人焉其一曰君之兄參政公當科舉復行嘗以廷對魁天下士自後歷華要卓然有為在中臺時屢以直言忤意奮不顧私其清節勁行朝儀常之天下社之其一則君也君所居位視參政公雖稍後然觀其設施如此

所至豈易量哉追蹤參政公豈晚也哉君行矣姑待君於蘇臺之上三年而歸有以告我焉

送丁山長序

古者學無常師名一人為師而其餘皆如弟子焉者本之學官是也然求其稱是職而無愧不亦難哉江南科舉盛時蓋嘗有議之者其說以通經義能辭賦為稱職至辛巳之歲科舉既輟而復行朝廷遂著令以鄉貢下第者署郡學正及書院山長則庶幾議者之遺意而其効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而非法之罪也丁君子儀嘗以書經中江浙鄉試上名於是南北阻兵道里不通彼貢之春官未能浙省丞相便宜授吳之甫里山長吳為浙中文獻之邦耆儒奇士冠摩而轂擊居學官者為尤難子儀倚席於此以其舉於已者淑諸人不為新奇以取名不為詭誕以徇俗使

賢而才者有所據立愚不肖者有所化而改至於事上接下之容鈎稽錢穀之嚴繕脩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為能者在子儀則其餘事耳以故縉紳韋布之士識與不識皆不謀而同聲曰此固通經學而能辭賦者也此固稱其職而無愧者也亦既在官五載受代而歸訓導張某金某以余嘗提舉儒學知子儀為特深又且舍子儀之館與子儀交最密是以來請文以贈余不得辭抑余私有贊子儀者子儀為湖之秀髦而湖則安定胡先生之所教也安定教湖學時嘗置經義治事二齋以淑其人士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亦皆在所當習是則安定之為教也似不止辭義詞賦二者而已耳子儀去安定雖稍遠然流風餘澤被於是郡則其得之安定者深矣繼茲以往法當教授一郡子儀尚毋以今之稱其職者為已足而

盖求安定之所以教湖學者而致力焉吾徒其庶幾乎湖郡太守陳君元禮余友也子儀歸以余言質之其將有發也夫

蕙院判哀詩序

樞密院判蕙里古思公哀詩若干卷公之門生故吏及其士友之所作也公武威人初家濟江之上後居吳最久有才名浙水間然每困頓不偶久之用進士起家爲紹興路録事司達魯花赤能以直道抗上官得士庶心其後遭時多故遠近騷動遂練民爲兵數擊判風有功浙省左丞揚完拓方甪視錢塘方國珍亦擅威四明公往往以法誅其部曲無所顧望其所行有人所不能行者名既上聞乃遷江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未幾丞相吞失帖木公復以便宜改令戒公又大出師以討不庭而臺端貴人有忌公者召至

叔弟使健者僕諸門擊殺之先是餘姚同知禿堅君慈溪縣尹陳君麟亦皆慕公之爲以自奮而知公蓋其餘然者也然三人常鼎立爲掎角勢故東南之氣稍振及禿堅以無罪誅陳以失勢陷至公之死而上下之望絶矣此諸君之所以深恨於斯時也恨之深而哀之至故爲援抑蒿里薤露之遺音作爲叙哀之詩多至千餘首其婿淮省都事王順樞密院管勾陳璐既相與編輯成卷而浙省理問劉宣公之客也來屬余序其首余惟秦有奄息仲行鍼虎者皆國之良也一旦以無罪而見殺國人爲賦黄鳥之詩以哀之而紫陽朱子以爲世之讀是詩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念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而殺人不忌知此則莫知其爲非也然則公等之死較諸三良之見殺固不能以盡同而諸君之所以哀之者則視黄鳥之詩爲無聞矣使朱子而在得諸君之詩而讀之余又不知其歎世之何如也嗚呼悕矣公漢姓吳氏字善卿居家甚孝爲人慷慨不拘小禮遇人豁然推腹心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州里世次年壽卒葬已著於識公之墓者故此不贅焉

贈葉生詩序

國朝設科目以網羅天下之士可謂盛典矣而十數年來四方多故時方尚武中外選舉之制遂格不行而世之爲父兄者因不復以科舉之業教其子弟而爲子弟者亦不以此而爲學今相國開藩中吳文武並用雖當干戈搶攘之際不廢治朝崇儒之典而咨議葉君又能擇良師傅益教其子以學而其仲子蕙遂精其業於舉世不爲之時乙巳之秋浙闈角藝而蕙竟以妙年中選名諸前列於是纓冠結珮之士莫

不爲葉氏榮而鄞郡張君首爲詩一章以示意繼此而賦者凡若干篇以余於諮議公爲僚友既請爲之詩而復虛其首簡以相屬嗚呼若蕙者豈不爲世之佳子弟哉蓋我朝之設科也嘗合異時明經詞賦及博學宏詞制策諸科而爲一習之爲甚難而精之爲尤難世人有白首而不能與其選者有歷數舉而後得者而蕙也年未弱冠即習而精之一試於鄉輒登名第六以與多士相頡頏若蕙者豈不爲世之佳子弟哉雖然苟非我相作養於其上諮議君教之於其下蕙亦安能以有是也繼今以往尚毋志滿意得而益求其至以副爲相爲父者之所望他日上計禮部出備官使因捧檄娛親之榮與尊君報國之念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則蕙之賢又不止爲向之佳子弟而已不然昔人謂年少登高科爲不幸者適足爲

慧之累而亦何榮於是哉余於慧有契家子之誼焉故因序詩而併致其箴規之意如此諗諸君見之其必有以亮余也哉

沈僉院送行詩後序

嘉禾沈君之往官宣政也吳之大夫士賦詩若干篇以餞之臨海陳先生旣爲之序矣先生復俾余書一言于下方余與君同仕方面也有三年之久同居郡城也有數十家之近顧不得同事於我司以觀其行事之所至而持何以爲言哉雖然竊嘗有聞於先生之餘論而可以知君之大致矣余之始游吳也君時爲浙省理問官先生以惜其才之可用而不試於劇及其爲吳郡守爲浙省郎中爲兩浙鹽運使同試於劇矣先生復惜其任之小責之近而不得盡展其所長及今僉書宣政之命下先生益惜其投閑而置散

矣余聞而異之以爲君之居理官而獄無冤人居郡而郡事理官者慎鹽司而政事以明財賦以足今之官宣政也雖若優游於事爲然向之居是職者皆以省愿妙選充之則其所責任亦非輕也矣而先生何惜之深耶先生曰君之才人固多知之而知之深者則莫余若也蓋君之才如神駿之駒可以一日而千里而不可從容鸞和於交衢之舞況欲縶之維之以拘拘於銜縶之間哉方今在上之人屬精治思賢如飢渴執政者苟以君轉而上聞作而任之以大臣之事使破崖岸而爲之則其所著見豈止如前所稱而已哉古者以泛駕之馬待非常之士而卒收其力今豈不若古哉奚以常法而御君也嗚呼此非深於知君者之言乎知君如先生則凡所以論君者宜無不當矣庸敢綴輯其大槩以爲後序云

贈醫師朱碧山序

予蚤歲好讀古書而於醫家自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外得漢張長沙傷寒論愛其文與意古讀之窮日夕不能休寀寀千載之下繼長沙而作者其惟劉河間乎河間之言亦與古非深於文字者不能以盡通故通其說而得其傳者往往灼知病情之所在爲之一攻伐以除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用是竊私慕焉而推東南之醫者鮮克以知此一日與吳醫朱碧山論及之碧山乃愀然曰子誠北士也知北方之醫而已矣醫固無南北之異而習其學者宜有以消息之北方風氣渾厚稟賦雄壯兼之飲食嗜好朴厚而僉秦非有戕賊斲喪之患也一有疾焉輒以苦寒疏利之齊投之固快意而通神矣若夫東南之民體質柔脆胃理疏淺而飲食之縱嗜好之過舉與北方之

人異顧欲以前法施之不幾於操刃而殺人乎是故北方之治疾宜以攻伐外邪爲先南方之治疾宜以保養內氣爲本斯意也河間亦嘗及之矣但引之而不發學者苟能精思而善用勿一滯於攻伐勿苟求於快意斯爲得之余時雖瞿然稱善然猶未知其何如也及余官江浙分省而碧山以省之太醫相周旋間有疾必求於碧山而碧山則每用保養之劑以取驗以余雖北產而居南日久故亦不宜徒事於攻伐蓋慎之也余太夫人春秋高而遘疾甚憊吳之醫者羣至獨碧山之用藥爲宜及余得之血病服藥者經年碧山視之曰此陰虛證也徐補之則愈急止則大害從之用其法不二月而愈嗚呼若碧山者豈非優於其學者乎余於是益有以徵其前言之不謬矣余之德於碧山者甚厚而懼無以報故爲歷序其所嘗

論及夫治法之奇驗如此使世之習河間之學者不敢以易心求之而且知所戒焉是尚碧山之志也夫

贈蒲察鎮撫詩序

近十數年來海內多故兵戈四起而東南為尤甚余南歸之隨儒蓋久而厭風遂挈家泛海渡黑水晉萊行萬里以歸我王相總兵公及抵山東入昌樂界處其境土寧謐民物阜繁駐車而少憩焉忽父老四三人者携酒漿往勞而甲胄士數輩亦欽然而前且曰官南來道里遼遠甚苦飢將於余具饍既將於余止宿幸毋我虞也余訝而問焉則今鎮撫君屯田之所君守昌樂數載而能寓兵於農奠安部落仁以綏之德以撫之使居者樂而行者喜故其途路之間更相勞倈有三代之遺風此可見君之善於涖官而王相之明於用人也於是聯轡樂土解橐與囊即西郛而

問會焉君乃為之假館以居之分俸以食之朝夕過從甚相款洽既而邑之人士亦咸感君之惠作為聲詩以詠歌之以余嘗從事於文學請一言為序引余惟至元甲戌間中書左丞相伯顏公師師南下以伐宋大敗宋師于江夏于時將吏兵佐之在軍者咸詣麾下賀而丞相則以為此皆三君子之力非我之能也夫所謂三君子者乃河南陳公單懷許公其一則我蒲察公也自後朝廷錄蒲察之勳績以懷遠大將軍荊湖廣東道水陸管軍正萬户俾其子孫世襲焉君蓋蒲察公之諸孫生長世家為時貴胄其耳目之所接家庭之所習無非尊君親上字民馭軍之事昔日之所知乃今日之所行是宜君之有為於其職而王相之有取於君也雖然夫所貴乎世家貴胄者以能纂乃舊服如先公之在軍旅也君誠能以先公之在軍旅者贊輔王相以平定其土宇朝廷亦安得不以待先公者待君焉詩曰王命山甫纘戎祖考君其勉之矣君名文政字景儀蒲察其氏也今為行軍鎮撫云

禪海集序

永嘉有沙門曰道衡平公實心禪悅深通內典乃以去古既遠淳風日澆末法羼提寢失其本遂廣輯羣書蒐明斯事綿歷十載始克成編所謂禪門宗派圖人天眼目亦既模印以行復以諸尊宿語去華存實補續類聚曰提綱曰上堂曰小參曰訓示語曰拈古曰頌古曰贊曰偈曰書問曰遺語曰小佛事泊六祖壇經馬祖四家語合若干卷名之曰禪海集蓋取馬祖禪歸海語也於是道衡居吳日久余以非才竊祿于吳朝夕與道衡游獲知述作之大槩道衡拎綈

諸禪逖俾序其端余嘗聞諸學佛之人曰釋迦二十八傳為達磨入中國為初祖初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既為六祖弟子曰盛至馬祖大興禪教尊其道者益衍迤盛大他宗莫及也然皆有機緣訓示之語弟子編而集之分為五宗宋景德間吳僧道原採掇成書曰傳燈錄禪宗之書蓋肪諸此自是以後又有續燈廣燈五燈會元宗鏡錄僧寶傳宗門統要諸書者出富哉其為言矣然自南渡以迄我元諸尊宿之道行法言散漫諸方未有輯而為書者而況比年以來兵火四起所至蕩焚妙旨玄規不絕如綫疑以機微之失將何所折衷哉此道衡之書所以不可不作也然必名之以禪海者禪言其靜而海言其性也佛氏以見性為學而性之不能見者動累之也是故馳動謂之靜能靜則明明則性可

見矣性可見則通乎佛矣故禪海者誠學佛之要書也其編輯之富述作之精雖與傳燈諸書並傳可也然非上根大器之人其亦孰得而知哉於此而不知則舍禪海而入苦海豈道衡意哉余非知佛學者姑誦所聞以為序使後之人觀之其亦有所感悟也矣道衡俗姓葉氏祝髮鎮江之金山禪教二書靡不畢通間亦旁習儒言其於諸子百家多所涉獵然最善作詩有所謂半間集傳諸學者云

雲深詩序

吳僧朝宗家祁水之南生而穎異幼不好弄甫十歲得法華七卷讀之即通大義父母以為夙成因命祝髮為僧習內典之學後入天岸法師室復得止觀之旨焉既而典賓筵於兩華主懺席於大德首衆於南翔皆以德業優贍著稱然恬靜自守雅不泥榮名嘗題其所居曰雲深而自號曰雲深道人嗟夫昔人賦詩有以僧託興於雲者蓋雲與僧皆游於世之外而以雲出僧不出為高故唐顥萬在萬松嶺與雲爭半間今之而以已之不出休休焉自驕於雲則雲者固僧之所宜以託興焉者也朝宗以雲深題其居豈非詩人之遺意而萬之徒歟故為序其事而繫以詩曰

老僧客雲間雲深不知處禪房玉葉迷法座天花護無形視其消殄空覩其聚動靜齊變幻昏旦相依附雲以無心出僧以無心住雖云同卷舒終亦異留去顥萬今何在雲山舊嘗駐對之而自驕寧不以此故僧蓋萬之徒是用寓情素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三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四

吳游稾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墓誌銘

王處士墓誌銘 并序

吳門王翥壹其天之三月以衰服詣余之故人而語之曰吾釋先人之殯謂子于城之西盍竊有請也吾先人之生有德蘊於躬而施於家然不獲顯於世今其死宜得銘以傳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之莫能深則吾先人之所存其卒於無傳邪然聞子之交曰九靈先生者方居儒學掌教職其言為可徵子幸為我求為銘藏之墓中庶可顯於今而傳於後余故人以告余歎曰識若是余其可辭耶則取翥所自為狀為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字仲和嘗署其號曰中和處士其先會稽人後徙居吳之長洲縣永昌瀆上父曰某妣某氏君循循雅飭愨然不好戲弄而孝友蓋出於天性早失母推致養於其父凡志之所在不以己一於父而已至於服食之需苟力能應之悉舉以進雖歲甚儉而致豐於父者終不廢也其遇親戚宗黨一本於禮讓人有患難必急救之如水火家居益延良師友課子姓以學而翥以文行知名縉紳間君娶周氏有子一人即翥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生於至大己酉五月某甲子卒於至正甲辰十二月某甲子得年五十有六卒後三月卜塋于縣之鳳凰山先塋之次禮也夫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士之有德者常不勝於詞章葩藻之才故君之生不獲顯於世而死也世之知其行者復少焉以君為己之心勝雖無憾於此可也然自吾黨而觀之使為善者不得榮於前而又無以譽於後亦何所恃而勸耶此余

所以不辭而銘之也銘曰
生不得於彼死何有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嗚呼
已矣夫

殷府君墓誌銘

君諱德輅字乘之其先丁氏蓋濟陽大族君六世祖
麟飛從湖之德清令為華亭人者則君大父益之所
遷也益之祖儀於君為高祖娶華亭之殷氏至益仕
宋為武翼都鈐時與阿朮戰敗匿殷氏家故以殷
為籍遂家焉益生吉甫無子君由從子為之後於是
君生八歲矣君未弱冠而吉甫卒乃奉祖母王如其
父在時後以貲故為上海縣吏民有病飢凍盜者縣
大夫憫而欲貸其死罪然持於僚吏不果行君為辨
其情輕之人服其剛恕歷鹽司橫浦調嘉興僧師僧
告其族賊殺事吏讞四月餘不白移君讞君徵得其

賊而被冤者二十人悉平反出之又甲民訴乙民純
其子冤于水連十餘人縣讞又不白君鞠之乃他姓
疾子為盜私擒殺而誣乙也良民有與盜名者疑者
吏脫正犯而收之君白諸長令即日釋去既而調平
江錄事司掌承天萬壽僧獄事皆能雪其冤由是以
舉陞平江路史郡守道童公雅器重之事難決者必
需君決薦調杭郡盜入廣濟庫株逮者百餘人平準
庫守兵胥鈔裨僞株逮者八十餘人君獨疑非他盜
謂鞠法當以典守者為始既而果然東南隅獲亡姓
女冤隣仇婦指其氏婦挺死官以為實其氏婦且誣
服君獨曰聽仇婦一言以斷大獄可乎後果獲真犯
乃他婦摭死義女也由是郡長麻公守任公俱以能
績舉陞江浙財賦杂運司吏已而以省檄對調湖州
湖守髙公舉廣東憲史檄且至君以疾辭乃以行中

書出長縉雲縣簿縣豪猾兩戍者閭户歛跡終君
三年不敢肆居無何富民坐令門豎擅殺平民連七
人同牘吏欲出甲繫乙且以脫富民君問故曰甲多
子女繫之必有詞乙獨且鰥不慮也君罵曰人苟以
勢利殺無子者尚謂有天道乎遂用正其法君之為
吏蓋如此君晚年強健如少壯時忽一日謂子獨曰
吾吏游四方者四十年矣而先人墓廬圮廢弗輯非
孝也即日謝事歸治田築室於先墓之側日押田夫
野老為耕牧樂嘗屬獨曰汝當從大儒先生學以紹
隆其先業勿復為刀筆吏獨遂出游浙東西歷聘諸
老生而師事之著書以自見君之教也君娶葉氏生
子一人即獨今辟樞密分院采訪官女二人長適盛
其次適會稽縣主簿毛彥穎弄娶蔣氏無子獨之弟
堂蓋庶出也君生於至元癸巳十月廿三日申時及

卒同其年月日時得年六十有一以其年月日瘞于
上海高昌鄉之陽涇原與葉氏同窆監察御史張公
士堅以君守正不阿題其墓曰正齋殷君之墓而金
華戴良為之銘銘曰
丁為顯宗濟陽其始居湖四世逮宋始徙君之大考
遘乱華亭遂匿厥先以殷嗣丁猗君之生實配前德
傾而陽陽而心翼翼亦既筮仕歸忠于
君施約則己措惠在民嗟嗟我君宜貴而顯何施之
深而力之淺雖其有子克大厥家天社正人非在茲
耶

止軒居士金君墓誌銘

嗚呼自三王不作所以教養天下之士者有不至而
風俗之壞久矣於此有人焉能以孝友行於身化於
家使其子孫世守而不失如唐之張氏五季之陳氏

宗之孫氏陸氏其風聲氣槩豈不足為世勸哉此吳
門金氏其事有可叙述焉而居士盖其卓卓者也居
士大梁官族五世祖諱鑄始自大梁來徙因家焉鑄
業儒與其弟鈞甚和協不私財異居友愛之聲聞於
吳吳人無遠近親疏皆習知其為人至今言者猶爲
之慨然也鑄之子曰履曰順鈞之子曰益曰謙至順
之子曰昱曰晟曰昇昱之子曰伯達晟之子曰伯榮
曰孟祥昇之子曰伯迪而家室盛然未始以富而廢
禮伯榮生子六人而居士其仲也居士諱弘道字達
可晚乃自號止軒居士自幼天質粹美恂恂蹈規矩
惟謹伯榮嘗奇之曰集吾事者必是子也至是果能
剋若自脩復以孝友帥其家居士事母吳夫人甚至
吳好遊居士每與諸弟與之庭無間幾得其懽心一
日吳病痼居士晨夕抱持不少懈迫革居士口吮其
疽以潰且焚香籲天願以己年益母壽吳於夢寐中
忽聞震聲如驚雷者三病以尋愈及吳卒居士持喪
盡禮居於倚廬言必戚哭必哀比塟陰雨浃旬居士
每夜泣禱上下神祇辭極懷楚至期乃霽既窆而復
如初人以為皆孝感所致居士於兄弟克盡和儒之
情諸弟有幹才者則委以家事有仕資者則給使出
仕至於事育之責一以身任之既而伯季皆早死獨
其仲復善在兩人友愛尤篤被服飲食同之憂悲愉
樂共之居士蚤失配偶而終身不再娶築一室旁
絕姬侍惟左圖右書焚香獨坐遇夜則課諸子以學
且喻之曰吾世儒家汝等當紹承先志毋墮其業及
復善之子起以諸生起家為常熟同知仲兄公大之
子琦中浙省鄉試未嘗不喜動顏間先是有士人與
名鄉薦者當會試禮部貧不克行居士既資其行素

復給其家使無後顧憂其士遂登名上第為時名臣
人有以白金寄居士者未幾兵起居士倉皇出避暨
還室其家無一物遺居士乃別具金歸之且曰即前
所寄物也人皆嗟稱異曰吾聞古有義士者於今始
見之矣居士衣食有餘輒以賙其鄉里之不足親戚
宗黨待居士而婚塟者若干人居士性甚儉家庭之
間曾不少假以色辭及至接官長交朋友則言温氣
和知在春風中然雅愛名山川暇日則扁舟出游潇
然忘返平居讀書手不釋卷尤喜吟詠以自陶寫有
止軒隨筆若干卷吟藁若干卷藏于家居士年
老而康強一日病忽作謂復善曰死生之道猶晝夜
然人之所必至無足戚者汝弟益脩其家政以延續
前人我死其瞑目矣言已而逝居士生於大德丁酉
六月六日丁丙卒於至正乙巳閏十月十七日辛未
踰月一日甲申塟于婁門王村先塋之次享年六十
有九娶曹氏無子以孝弟止善之子植為後孫一曰
壽同居士不樂仕進集賢院嘗錫其號曰貞逸先生
而有司則以居士兄弟同居至六世為請于
朝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嗟夫世之享有隆名盛位或
身不終敗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居士一門乃以孝
友相傳至於永久而弗墜何其賢哉銘以彰其德亦
以勗其嗣人云銘曰
有婁君子在吳之中本支六世熷爨同門煒旌書双
表崇四國賴以敦流風敦澆風德何孚白石可鐫銘
不朽

申屠先生墓誌銘 并序

嗚呼是惟申屠先生之墓先生家于暨之陽與余居
不二舍近而辱與為忘年交者餘二十載從余從祿

四方歸而復求先生於壟上而先生死矣嗚呼悲夫
先生諱某字某申屠其氏也大父某父某皆隱居而
終先生夙有異姿自成童時嶷嶷不與凡子齒然家
故貧稍習吏事以自給未幾金華黃文獻公爲其州
之判官一見即大奇之謂曰子何以吏爲哉遂教之
治經爲舉子業習之數年自謂功名可獲手取不煩
久吾一室中乃治裝出游踰濟江而西宿留吴門客
丹丘柯公九思所世之名人魁士鮮不與善而京兆
杜公本武威余公闕臨川危公素永嘉李公孝先尤
號爲知己至是諸公交相引重一時聲譽譪然騰在
人上及就試鄉闈其筆敘枉畏服皆曰莫先申屠生
然屢舉不利僅中辛巳甲申副榜以新例授徽州路
歙縣儒學教諭改信之貴溪庠遷婺州路月泉書院
山長所至扶善遏過得師道甚先生學貫經濟慨然

欽定四庫全書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四　六

有志於當時頗厄於下位崇不得一施遂韜光斂耀
與世相浮沉然人咸知其可用至正閒師旅飢饉並
臻遠近騷動方面大臣以不稱職罷去相望浙東肅
政廉訪副使百家訥公方獨署一道事思得高才之
士爲己助或薦先生之才不在諸葛亮下即走幣以
聘欲以參謀留幕府先生辭不就乃以五經師起之
合諸郡庠事無大小咨詣之而後行乃增築城郭
遏至姦盜黠賊吏貶貧民浙東之政爲天下第一者
先生之助居多先生年且老行將堅臥空山爲終老
計而東南兵起鄉邑失寧戚戚靡所止居有閒關歸
國之心焉已而疆土內附挈徒遠地先生益危言危
行不少貶損而卒以徙死嗚呼悲夫先生學通春秋
而深於左氏傳鄉之諸生執經考疑者繼于門而所
著春秋大義熟在人口然家嗇爲詩鉤章棘句洒然

有杜甫之遺音至於作字則清妍宛密雖褚遂良薛
稷復生殆不是過平居議論風發品藻古今人物亹
亹不能休座客聞之率爲之奪氣而諧謔調笑卓詭
不窮又一處以和且善飲酒賓客朋游必劇醉雅歌
投壺窮日夜不厭行素雖屢空無所闕也治家嚴而
有禮伉儷相敬如賓課諸子以學家庭之閒而自爲
師友其遇童僕有恩意故臨禍患無一辭判者娶東
平呂氏河南道肅政廉訪使唐臣之孫女曲阜縣尹
貞之女有賢行以憂致疾亡子男二人長濬次澂皆
能世其業女二人長適文獻公之孫某次適某生於
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得年六十卒之日惟濬在
左右即收焚之將函骨以歸然竟坐貶不克後三載
以例放還始負其骨壟于其鄉先壟之次原曰某原
某年月日也於是濬等踵門泣拜曰先人所爲游而

欽定四庫全書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四　七

有文者誰乎幸哀而賜之銘使死者有知將不抑鬱
於土中矣先生被遣時嘗託余經紀其家事已而家
竄在遠中亦能少承其所託豈意今者竊銘其墓耶
嗚呼悲夫銘曰
才可大施而位不贏何志之悲孝與禍并惟其久閟
以啓厥聲吁嗟先生

方大年墓誌銘 并序

某年月日暨陽方君大年卒於金華之寓館既卒館
人輿而致諸家閱五日始克大小斂成喪明年十二
月乙卯塟于其鄉之高湖前事之月其子文燧舍杖
幾拜使者以書來告曰先人不幸以死累夫子今將
以日月塟敢以銘墓之辭重爲夫子累不肖孤方居
次不得既以請余受書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
耶又數日大年之弟楨來速銘且曰不得銘無以塟

迺敘其族世名字及事始終而銘之大年諱椿字大年其先睦人也後遷越之暨陽大父鐵贈奉訓大夫同知紹興路事父洵沅州路蒙古學正大年之宗秦盛且好禮自其曾從祖嘗大開義塾聘明師儒以淑其家之子弟及四方之學徒於是吾邑淵穎先生吳公實爲義塾師大年時未弱冠已能執經考義斬然出諸生右諸生方業應書規利祿大年獨鄙而不習曰大丈夫不能爲相於朝堂佐天子致太平則當將三軍之士立功業於邊陲苟皆不得卒退而隱處抱吾才以没世詎能抑首促促習此俳優語以徼倖於觽一耶故其爲人慷慨有大志善謀議負膽畧儼然戰國諸君子之遺風時東南擁兵連數歲不解大年每偃卧一室計其勝負成敗百不失一二然所守以正不欲爲苟出聘幣繼于門弗顧也大年遇姻黨以

恩接賓客以禮九族之親戚恩待之不以愚而慢士大夫之賢雖失勢待之不以失勢疎一時人士聞大年之風者無不與之游大年輙刲羊貰酒詼調醉呼以爲樂雖經時歷歲未嘗有所厚薄勳息也於是近遠諸郡邑日入於亂大年心懷憂憤得嘔血病者久之一日出遊金華舍余之近舘余方與之登八詠樓誦沈約之詩俯仰溪山追逐風月以舒其志解其憂然未幾病作嘔血數升翼日又大作嘔出數斗許遂卒大年兄弟四人長大年季曰梃曰損曰桀皆以和協稱其妹適福建行中書平章閔僧配曰石氏生子男二長文炳早死次即請銘者有父風孫男一曰陞孫女一俱幼生於延祐四年丁巳歲七月十七日距卒時得年四十六嗚呼余與大年俱淵穎門人有同門之好辱交既密且久有同志之樂術業同而出處同至於生之年又同則交友如大年者指不再屈矣禍患餘生方資大年以爲助而大年乃訖我以死銘以誄之固有所不忍者焉銘曰

筐不可以持堅肆駘不可以服車龍不可以覆川守正之士不可使從邪此大年之墓後百千載人將過之而咨嗟

亡妾李氏墓誌銘

妾姓李氏河西人故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萬普迷失公之妻姪女也公以李之惠敏且早孤抱之爲己女未幾公薨其義母復抱以適維楊董氏董亦河西貴族與太尉御史大夫高公太尉丞相答失帖木兒公皆姻婭兩公既官江南而其諸子又皆從仕浙東西有祿食故遂携男家即錢塘居焉於是李年十九以至正乙巳冬自錢塘歸余爲妾余時以淮南儒

學提舉留吳門與妻金華縣君居李入門事余恪敬以順事金華縣君爾恭畏謹歲時率諸女婦進拜捧觴稱壽無違禮家庭之素習然也李氣貌頗莊重而頤豐下耳長而垂或以爲稟之天者宜厚然竟以事余之次年感暴疾以亡距入門時僅六閱月丙午六月三日也亡後三日用浮屠法火晉于吳東門外函其骨瘞城度橋米商吳之士友自學士陳公而下咸來歸賻而大夫公之子參政安安公亦躬門弔襲後一月金華縣君往錢塘命子禮擇道士之有功行者爲醮以度之集慶路同知宜君昭實商其醮事且成焉又一月余始追刻其事於石納諸水爲銘

衛節婦墳記

丞相掾姚肅書其外祖夫人衛節婦之行事世次而使圖所以傳後世者被節婦諱覺善姓王氏家臨江

之新喻父諱惟遠生十八年而歸維揚衛桓歸十一
年而桓卒節婦惡衣惡食御之無愠色并曰中饋之
事親之惟謹紉縫之勞戒之不廢以上有吾姑也故
致其養愈勞而不懈以其失所天也故奉其先危人
而猶悲乎居訓諸子以恭儉待姻舊以慈愛化女婦
以柔順而內外親無戚疎愿良董者附卑者慕曰可
於法也當桓之亡節婦年尚少父母之家欲奪而嫁
之節婦泣曰吾夫既亡吾不忍即死者期有以養吾
之姑奉吾之祭祀撫吾之諸子如斯而已它非所敢
知也其賢如此至正戊子閩郡守程公鐸以事聞淮
東部使者姚公紱加察詳焉表其門曰節婦王氏之
門又之淮南兵起里有姚世卿者節婦婿也謀避地
江南因與節婦行且挈其一孫以從行至姑蘇遂僦
居焉至正戊戌九月一日節婦卒於世卿之寓舍得

年八十以其年月日瘞吴縣之吴山湯家原子男二
人長曰國祥次曰國琳女二人長妙淵適陳某先卒
次曰妙清世卿妻孫男一人曰肅世卿生三子長曰
習次曰蕭即請文若季曰聊皆節婦撫養以成孟妙
清出也嗚呼古者婦人不識廳屏笑言不聞於鄰里
名不出其境而善行止於閨以內今節婦生則署其
行以表旌歿則紀其事以傳焉不亦戾古之道乎雖
然世不古若自公卿大夫無完節而彼婦人者能之
則表而傳焉宜也是亦道之熄也嗚呼悲哉為述其
槩刻而記諸墓

陳廉訪壙記 代摯

嗚呼我先公諱允文字貽祖姓陳氏其先柘城人於
通議大夫叅河南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文肅
公諱思濟追封頴川郡夫人王氏之室為孫貽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諱某贈頴川郡夫人李氏之室為子
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中議大夫中山
府知府致仕諱識贈頴川郡夫人某氏之室為從子
先公乃知府公所出尚書公無嗣故以文肅公命為
之後焉先公由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
授承直郎禮部主事尋奉特命改太禧院斷事官經
歷轉奉議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遷江
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改西臺都事擢奉政大
夫復拜監察御史除朝請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
訪副使繼以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陞太中大夫海
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
先公晚值中原兵起徙居毗陵尋又避地于吴覓即
吴門寓舍竟焉生於至元壬午歲十一月十八日丑
時竟於至正乙巳歲而同其生之月日時壽年八十

有四以是年十二月戊午瘞于吴縣十三都之沙涇
村制宇㙛娶徐氏早世繼高氏南臺中丞高公文甫
之女俱贈頴川郡夫人子男二人長价次令夭女二
人長適福建道肅政廉訪副使贈翰林直學士李文
肅公之孫烜次適中順大夫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
王某嗚呼維文肅公以恢宏之才勤敏之學事我
世祖皇帝總位並著為時名臣維先公被服祖訓早
有榮名歷踐華要際秩三品而寬厚樂易之政忠勤
廉讓之聲布于中外論者以為有文肅遺風然乃遭
時不附莫安家居艱苦羈窮十有餘載卒至偏繼之
日貧無以斂豈非命也夫不肖孤方俯伏草土未能
乞銘當代君子以登載盛美姑叙爵里甍瘞歲月納
之壙中

祭陳夫人文

百乘之家碩大且昌坐役群醜駕堅驅良不有德人
孰提其綱夫人之生和裕敦厖寔夫寔許寔厚寔方
寔聰寔謐寔靖寔莊遂配君子于先有光君子發身
爰自文場借籌幙府秉律戎行曾不移時擢寘于王
廼允宗係乃盖鄉邦亦由夫人以佐以相既相君子
尤孝姑嫜生具甘旨死謹烝嘗有男鵠峙有女鸞翔
靡間嫡孽一以槩量人有妾媵忌嫉是常彼方寵深
我不擯張人處豐盈鮮克自防彼焉驕侈我則匪揚
福善禍淫道由彼蒼載覩夫人宜壽而康如何一疾
竟却水漿餘延三月卒至淪亡吾儕小子久厠門墻
逐及諸婦亦至于堂或笑或言或飲以觴昔焉叙歡
今則增傷輀車既駕丹旐央央里閈州閭鄉踴周章
刻於我碣俾也可忘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四終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五

鄞游稾

樂府

短歌行五解　門有車馬客
巫山高　鴻鴈生塞北行
戰城南　雜怨一首
三婦艷辭二首　飲馬長城窟行
雉子班　城上烏
有所思　艾如張
朱鷺　白頭吟
西門行　題羅氏五老圖三解
日重光行　月重輪行

五言古詩

感懷十九首　游香山
游東湖　游大慈
游天童　游育王
贈別江以德三首　題盤隱軒
贈星士　遊慈湖
遊定水　蒲菴
天香室　中秋翫月
次韻答毛提學　客中寫懷六首
賤生述懷呈在座諸公
近覩以大鶴年倡和諸詩云云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六

鄞游稾

五言古詩

貢尚書新祠六首　鳴鳳亭
高風臺

西吟泉　思玩軒
樂善齋　白雲窩
庸道提學訪余定川寓舍白雲莊云云
九月八日閑居無事云云
芳樞宴集分韻　題蘭芳齋
東巢集分韻　遊龍山
遊清泉寺　定水寺觀先師云云
自定水田舟溺幾溺
書畫舫宴集分韻　駱以大遺冬菊
題葉守常愛竹軒
汪明府以畫竹遺唐生題其上
題清暉樓　題鳳湖梧竹居
訪烏繼善不值云云
甬東精舍訪安仲善書記

王止善自鳴鶴來訪
龜毛盧　草心菴
題靜勝軒　題嚴氏蒼雲軒
題魏氏福源精舍
對雪寄梧竹翁二首
十一月十日紀宗正云云
舟次高錢逢孔昭不至
湖下對雨有懷天淵師
開別白沙諸友　寄秋崖講師
承天淵天叙二禪師下顧云云

七言古詩

攬月樓歌　蔡節婦謠
丹丘先生歌
游山至葉仲容家飲散因為醉歌

胡仲厚為余寫真云云
海隄行為葉敬云　蓬山新樓歌
題何監丞畫山水歌
題顏氏長江圖　題出射圖
題打毬圖　畫馬歌
袁庭玉以所藏向思敬云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七

鄞游稿

五言律詩

經金峨廢寺　鄭城逢故人
客中守歲　挽章處士
客中憶寄以大千里二首
自述二首　歲暮感懷四首
客居三首　辛亥除夕三首

哭楊大章二首　訪止公於文溪

七言律詩

秋興五首　偶書
憶鶴年　寄沈隱君
清通既別云自山北云
晚至永樂寺　題永樂寺永竹居
同陳用剛登甘露寺
李師家煮餅見餉
星菊　瑞蓮

五言絕句

題瀟湘八景
洞庭秋月　瀟相夜雨
山市晴嵐　漁村夕照
平沙落鴈　遠浦歸帆

烟寺晚鍾　江天暮雪

七言絶句

絡鄭二君子見訪八首

放懷五首　題赤壁圖

題張藻竹木　題四皓圖

題畫

五言長律

歲暮偶題二十四韻

詠雪三十二韻　哭汪遯齋二十四韻

歲除示姪十六韻　哭楊叔監三十四韻

聯句

對弈聯句　出游聯句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八

鄞游稾

贊

滑樓寧像贊　汪縣尹像贊

項寒童像贊　童處士像贊

趙處士像贊　夏祥甫像贊

趙母戴氏真贊　羅氏五老贊

藝居生贊　劉貞逸像贊

李仲實像贊　陳監丞像贊

九靈自贊　趙太素像贊

松風老人像贊　錢春軒像贊

真逸處士像贊　袁菊村像贊

叔廷玉像贊　定禪師像贊

風光軒贊　趙太初像贊

銘

竹所銘　槐軒銘

種德堂銘　守拙齋銘

紫金石硯銘　端硯銘

心耕齋銘　耘業莊銘

箴

人性皆善齋箴　求諸己齋箴

碑

靈仁廟碑

說

愛菊說　唐林字說

唐氏四子字說　朴太素字說

太素說　塤蘊中說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九

鄞游稾

傳

高士傳　周貞傳

唐二子傳　許丞傳

抱一翁傳

覺皚圓明述禪師傳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

鄞游稾

記

一經齋記　書暉樓記

四景樓記　安節堂記

蓮菜山房記　愛日堂記

百猿圖記　九曲山房外記

春風堂記　戴氏祠堂記

二靈山房記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一

鄞游稾

序

鶴年吟稾序　四明袁氏譜圖序

淅齋小稾序　禮學幼範序

深衣圖考序　東山賞梅詩序

書畫舫宴集詩序　脾胃後論序

孫氏瑞萱堂詩序　求我齋文集序

錢氏三桂詩序　夏孝子詩序

贈醫士周原啓序

送秋崖講師住資教序

禪林僧寶傳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二

鄞游稾

題跋

跋余闕公手帖後題

跋錢舜舉臨閻立本西域圖

跋十八學士圖　題貢尚書二詩

題貢玩齋手帖

題揚廷湖所書陸象山語

題劉廣道浮海百韻

跋絳帖　跋脩禊帖

跋黃庭經　跋東方朔畫贊

跋趙文敏所臨蘭亭序

題馬元德伯仲詩後

倪仲權秦余書所作詩文題其後

題米元暉烟雨圖　題文與可盤谷圖

題般若波羅密心經

題栖道人書華嚴經贊

題竹窓詩卷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三

鄞游稾

墓誌銘

王先生墓誌銘

元中順大夫秘書監丞陳君墓誌銘

真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元故沖玄處士羅君墓誌銘

元贈亞中大夫合州路總管追封延陵郡侯吳君墓誌銘

元故處士唐君墓誌銘

鄞沈明大墓誌銘

元贈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劉君墓誌銘

玄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故翰林待制致仕汪君墓誌銘

明故太素處士趙君墓誌銘

亡女張孺人墓碣銘

祭文

祭揭叔監文　祭汪瀫齋文

祭外舅趙處士文　祭趙古道文

祭先姊趙安人文

鄞游藁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樂府

短歌行五解

悠悠逝波歲月幾何君子有酒式宴且歌（解一）人無百年五十已過來遂漸少去遂苦多（解二）日不重旦春不兩和今我不樂顏能再酡（解三）寒蟬在柳蟋蟀鳴莎情以秋悲鬢以憂皤（解四）旨酒既傾短歌是哦聊樂一時孰知其佗（解五）

門有車馬客

門有車馬客駕言故鄉至問訊辭未終相顧輒揮涕嗟我久不歸流落江海裔空懷錦綉腸何有王霸器童僕失舊歡妻子生新嗔昔如鷹脫韝今作鵲垂翅仍聞邦族間近亦多凋弊市朝既遷易衣冠恒殄瘁松栢匝廣阡蒿萊無故第天運與終窮人事有崇替彼道苟如斯此生安足恃已矣勿復言興衰自古然

巫山高

巫山望欲極神女出何遲朝暮白雲雨君王徒夢思鬼乘林樹合心着峽猿悲婉孌陽臺夜不知今是非

鴻鴈生塞北行

鴻鴈何從來千里度江湘當春既北飛涉秋復南翔南翔避霜雪北飛逃炅陽豈不念鄉塞所至有炎涼客子別家久遙遙征路長朝游齊魯國暮行吳越鄉何思拔泰茅惟憂繫苞桑壯心移歲華徂貌委年霜蓬落繞木莖蓮飄戀舊房此邦雖樂土故鄉焉可忘

戰城南

將軍西出塞冒壞北臨關欲戰恐可道先奪棄乾源鐵騎已雲集革車仍電奔綏邊吾豈敢聊報一餐恩

雜怨二首

並翼猶有義比肩猶有情誰知歌扇妾虛負合歡名

又

君淚如朝露妾淚如春澗朝露瞬時晞春澗何日乾

三婦艷辭二首

大婦蕩湖船中婦歌采蓮小婦獨嬌態含羞辭未宣牽蓬掩花面何處不堪憐

大婦剪羅衣中婦織珠帷小婦獨無事月下理蛾眉花落滿庭曲何從覓攜蔡

飲馬長城窟行

將軍西擊胡道過長城窟飲馬馬不前為有征人骨征人之骨朽且寒冤魂恨知幾年當時亦為擊胡死流落孤魂此水邊秦皇秦皇好征討誰識窮兵是無道為君無道天實亡不緣中朝佈北方一朝禍自蕭牆起田首長城空萬里

雉子班

天地茫茫遂物情雉子班兮在林坰心懷耿介飛且鳴翁翛翼振錦臂文章焕耀粲首氣自多發矯毋判帶箭死榛莽不肯為豢奉聖明錦俗烹漢鼎仲由臨衛庭智勇雖並立賢愚每相傾宜我避世士往同雉子逃其形

城上烏

城上烏怖怖尾畢畢涌體寒誰識得聲短強相呼為憶結巢岩穴日一殼還生八九雛羽成翩翩各飛去乃留阿母向城隅向城隅何所止居烏將北游雛莫與俱我欲遠漸汝力弱而口瘠方欲含之行又恐奪家在樹枯雛兮雛兮慎所如母毀汝巢毋隔汝軀

有所思

我思美人乃在瀛海之東隅去路何迢迢青綺綠褊
相縈紆常時起向髙樓望美人不見空愁予空愁予
路難越夢裏縱窺巫峽雲覺來詎覩洞房月記得洞
房年少時繡户文牕羅綺帷鸚鵡盃中酌芳醑犢鼻
褌上聽歌聲荏苒歲云暮佳期不得頻繞臺朝拚學
月眉花堦夜點如雲步美人兮美人年年此地暗思
君顦君莫作秋来草一迴見之一廻老

艾如張

翠為衿錦為衣朝朝暮暮澤水飛澤中青草深且茂
莫聽尔媒登壟雉壟頭西接桃李塲邊翟艾盡有羅
張羅雖可避機莫測尔誤觸之恐身傷請看轄日張
羅處祥鳳冥鴻不肯頃

朱鷺

朱鷺何從止去啄金堤飲玉水朝隨赤鴈暮碧鷄蕩

漾驚波不得棲有時挾子上林去綱絲紛紛復難避
不如歛翅江海㵎逃邦幽并寄俠兒

白頭吟

莫把白頭吟来調綠綺琴蜀客當年聘私室兩情總
向琴中得誰信黄金買賦時已是青蛾辭寵日先絲
春来託女蘿雪霜未至尚纏柯君若箇人心如草木不
到白頭妾遭逐妾有嫁時綠玉簪時時排髻悦君心
一朝墮地双股折恰似君心中道絕我簪雖折猶共
藏君心一絕去他鄉

西門行

出西門望崦嵫莫停乾軸駐坤維歎人生咸盛衰壽
命百年爲可期燕東遊鴈南歸今日不樂待何時鑿
俎殺擁頳機起招覩識飲華巵唱歌曲揮舞衣放情
舒意觧憂悲

題羅氏五老圖樂府三解

五石隕東海鍾秀五老人五石隕東海鍾秀五老人
厖眉鶴髮槁項癯身韜光養晦葆精毓神年既孔高
福亦隨臻歌以言之鍾秀五老人
家居五磊山人與山俱壽家居五磊山人與山俱壽
伯也居前朴兮在後上孤楚老下鄙燕竇如星之列
如嶽之秀歌以言之人與山俱壽
睢陽圖五老乃萃羅氏門睢陽圖五老乃萃羅氏門
昔聯鄉梓今則同根昔在朋僚今作弟昆匪善曷致
匪義奚敦歌以言之乃萃羅氏門

日重光行

日重光天命良悠悠日重光陰迴陽寒春復秋日重
光人生百年苦易滿日重光黑髮幾時還白頭日重
光花謝必再開日重光人不再少老即休日重光堪

歎富貴利達日重光一時變滅如浮漚日重光何不
學彼神仙日重光逍遥物外身長留

月重輪行

天運茫茫月重輪盛時難久長月重輪窮通泰厚一
來一去無常月重輪人生在世忽焉遷變如流光月
重輪善哉古昔人功立名揚身沒之後千載何煌煌
愚觀一時聖視無疆我觀我生堪歎傷堪歎傷

五言古詩

感懷十九首

黄虞去我遠大道邈難追悠悠觀世運終古歎興衰
王風衰以思周室日陵遲二伯方迭起七雄更相持
燕并建狂秦干戈益紛披復聞晉虜亂五胡乘禍機
殺代代相尋昏歷無休期群生困塗炭萬象翳氛霾
豈無憂世者幽㞱吾道非楚狂隱歌鳳商山詠采芝

去去君勿疑古今同一時

其二

杪歲屬摇落青蒲忽青青萌蘖未幾日大火已南明
天運一如是廢興安得停商郊遷夏鼎殷士祼周京
奥方既已沒亳社亦已平務光真達道掀屣薄時榮

其三

大運淪三代高人尚誰窺昭昭羊裘子乃悟白雲期
身託富春耕心胷桐江絲高視萬乘主清風振四垂
世間驕豪輩驅逼正疑嶷何當攀逸駕山顛與水湄

其四

寵極辱會至勢利真網羅君看道旁木發曾成斧柯
世中繁華子追恨每苦多芬芳有徂謝平地生風波

其五

陸機去華亭蘇子抉三河平生已謂畢末路其如何

高居鬧群動役役將何為巧智透傾奪利欲爭刀錐
古昔有遺言財多怨之歸夭桃沐春雨灼灼能幾時
累愚不知戒永為達士嗤

其六

吾觀陰陽化浩浩靡有停圓光甫東照靈曜已西傾
以之數斯世誰能獨久生金仙談寂滅老聃示窈冥
亦有羡門子道與元化并不死復不老翻然凌太清
頗憐蚩蚩輩誑誦誤丹經

其七

秋風何蕭瑟一夜下庭綠登高望宇宙悄悄傷心曲
人生百年內四序相迫促衰顏與頹運去去不再復
今晨與君會明旦成往躅夸父走虞淵前途乃亦速
世人不自悟朝暮營所欲冰炭滿襟抱殊無一朝足
奄忽乘物化身名同草木

其八

時秋救邊急喧呼聞點兵荒城接沙漠群馬盡嘶鳴
荷戟者誰子贏糧將遠征借問何所之天驕窺漢城
西奔丁零塞北走單于亭窮冬水雪交殊方不可行
骨肉兩決絕悲極笑無聲怯卒當勁虜投魚餵長鯨
已分沙場死暴骨無完形驅車舍之去不忍聽此聲
聖人御寓內早使太階平

其九

伐木音久廢交友竟吾欺利害紛啖食追逐方交馳
晨起踐零露四顧將安之東路阻山海北走到臨淄
臨淄古齊國淳風亦早衰惟聞管敬仲嘗受鮑叔知
其人今已殁鄉里失其依知音苟不存彈劍起旋歸

其十

蛩蛩分蟨食有難負以逃一飽不忘報況復成久要

子大啄母腦亦有東山鴞同氣且相殘將復數外交

其十一

蓬萊與方丈乃在東海湄中有一老翁人說是安期
曉沐暘谷水夜燭若木枝手中碧玉笙時把紫鸞吹
我欲訪仙術長路前致辭飈車欻高舉騰空掩徂輝
躊攀莫能及望望成棄睽何時駕飛鸞揮手與世辭

其十二

玄圃有丹木八幹何亭亭光同白玉潤夜比碧瑤清
不知何年代產此至陽精仙經所嘗言服之可千齡
吾將具舟檝涉海擷其英

其十三

良辰豈長遇陰晦在須臾今日弗為樂明旦恐不如
都門多佳麗清轉當座隅促席道平素況有高士俱
刲俎過三鼎傾酒盡百壺揮金娛心意慷慨不留儲

遊人海淪蕩俗士恒自拘白頭懷轗軻撫己一長吁
其十四
在世忽如寄胡乃勞其生濁酒報初熟頹然醉前榮
日莫彩雲斂天宇湛虛明群動各已息一鳥忽嚶鳴
感之欲長歎酒至還復傾陶公殁已久誰能喻吾情
其十五
索居將永矣浩然懷故都故都何處所限此江與湖
時時起望之風波緬前途獨見双飛燕連翩還我廬
我廬有叢菊近亦開幾株恐從分別來靈根日就蕪
請為語比鄰為把惡草除惡草除已盡歎息復何如
其十六
落葉響空山羇鳥號莫林此時單居婦哀怨起瑶琴
清商逐風轉三歎有餘音分明曲中意感此離根深
空床亦易守時寒難獨禁淒颸一夕起遲曙懷重衾

君固執高節詎知傷妾心
其十七
家藏兩寶劍已合雌與雄潛鋒在金匣謂當長相從
何言風雨夕化作双蛟龍一游吳水西一落豐城東
相去邈千里時時氣上衝神物終不隔歲晏會當逢
其十八
游魚返重淵飛鳥歸莫山行子別鄉國既久何當還
日落長風起稜稜氣逐寒居人息深帷浮客未遑餐
憂慮銷素質風霜凋風顏惟餘一寸心歲莫保貞堅
其十九
游波采芳馨見此綠荷好褰莖折其絲芳情共纏繞
良人久離居欲寄隔遠道遠道不可即睹物坐空老
游香山
海游東海日已羨香山名飄白雲知色招邀諧風情

漾舟孤浦發抱策古原行延遲遵爭域紆徐款禪扃
披雲禮梵像潄玉事尊經洞尋佛迹古井瞰錫泉清
前峯象騰勢後崖御化形忍草林際碧覺花川上明
塵中累可絕物外理宜冥顧言特有濡即此問無生
游東湖
兼舟疑港斷進帆喜湖廣境幽趣非一路迷心已往
雲峯互網沓烟波紛混瀁梵宇浮鏡入淋宮躡屏上
浪起孤嶼沉水落衆山長隱隱草畔堤悠悠蘆際榜
幽懷自此多客情復誰與身因脫塵穿心猶寄塵網
安得超世姿来縱山泉賞
游大慈山
水行境謂盡陸出路旋通乃即蒼松逕步入青蓮宮
連峰既窅窣密林亦葱蘢地涉清淨界身游紫翠重
臨流玩廣沼企石眺奇峯寒鏡湛秋夕碧玉劃晴空

廣名與年峻象迹緣教以作謁祠慨鄉相尋僧叩禪宗
契理已無像觀念豈有窮願絕區中緣永依塵外蹤
嗒然遺身世年齊天地終
游天童山
游騖大城市遣悶在川谷遂中獨往意行此無盡林
松室儼映轉茶翠邀深沉九隴山已見三生石可尋
列障圍招提陳閣俯嶇嶔龍光亂塔影澗流傳磬音
龍化井已竭虎去泉徒深周覽信靈迹遲留多賞心
念未委塵妄事可息煩襟即理苟已協何用戀華簪
游育王山
栩栩招提游冥冥山海觀玉几峯影橫金沙水流湯
鶯嶺鷺巘口鴈塔侍清漢遙睇朱甍起近覩丹宮煥
金輪事已往舍利光猶爛亦有巨人迹不隨塵劫換
陟降境愈繁應接日旋晏眷闌圃追衍泉石寧盡翫

浮生諒多途又動歸歟歎

贈別汪叟海三首

兄弟本同氣恒如行路人誰知風塵交翻勝骨肉親
貫鄉方纏綣中路還乖分素琴彈別鵠有耳不忍聞

又

前舟已云發後舟更誰待春事動江臯客愁滿山海
別晷只須臾會期知何在亦既遠素心安得顏不改

又

故人忽已別兀兀吾何適暮投雨東路不見往來迹
古寺靜脩廊空齋冷虛壁獨有階上苔猶如舊時碧

題盤隱軒

曲磵繚深碧迴潤澄還清誰知慈水上亦有盤谷名
慕巢屏世喧菩李薄時榮仿像中原路迢遙太行行
軒居儼映蔚叢棟斂峥嶸暑檻傳綠樹文階飄素英

一翁臨暮齒二稚當弱齡秋暄報初熟飄笋自同傾
㪚㪚檢素辰寐寐塵事冥窺烏感歸翼觀魚悟潛形
既已愜時物亦復諧友生琴書許交錯辭翰俾縱橫
老我記曾游遥途阻重征溪山寄幽夢林堂留恨情
可隨東浦月流光到君庭

贈星士

少小事游說南越仍北燕謀身難委數作事詎由天
偶遇青囊術從究白衣年窮通三寞裏出處九宮前
乃知機發臣亦應其斗躔諄諄造命訓䅗䅗非相篇
其言固多辨乃不識子賢

游慈湖

青年尚奇偉末暮竟迍邅出游訪陳迹歷覽愧前賢
湖光紛蕩潒山色互澄鮮人以淑氣鍾境由名德傳
我來值初夏物意盈化先渚蒲華裹悴雨荷娟新妍

拔棒虔南徑躡苔趨北原川岳無隱形祠宇有餘閑
俛覘淵底魚仰觀天上鳶撫化心已愜即物理自全
彝雩記曾詠濠梁憶莊言不見祠下人感激為誰歎

游定水

常公開化地源師講經處人物有古今山川無新故
奔馳既西峙鳴鶴亦東翥清泉洌廣沼蒼松夾永路
入寺結青蓮愛方薰王樹三乏想後園四禪感前悟
此生真幻化學道桑逢暮感歎積昔心悵焉起遐慕

蒲菴

睠彼水中蒲采之將何以毋老不下堂兒行在萬里
空門陰孝思除是睦州師

天香室

咄此月中桂移根向金沙清香滿幽室天都亦未加
憶在梵王家曾看優鉢華

中秋翫月

前時逃世亂遑遑齊魯間豈無中秋月掩淚不忍看
南來如昨日秋空月又圓時運尚環周客子未歸旋
身羈逆旅舍迹隱滄海壖不惜歲年晚所悲窮路寒
知心有好友置酒當前軒邀月與之俱怡我戚戚顏
我顏固可怡我心亦可歡獨柰秋月輝鮮明非往年

次韻荅毛燮仲提學

毛君於為詩思擅語後老氣吞雲夢入力蹴崑崙倒
杜境時踔躍韓窟極探討晉宋失風騷齊梁濫葩藻
謂當擇珉玉乃忽忘醜好繽紛贈瑰詞錯落見龜寶
冷冷伐木音亹亹太玄草光怪蟠陋室巧騙恒愚島
朝諷已推襟暮讀仍退抱戒亡擬刻球懼泄思藝業
才高每遭忌命險真再造昔也赴湘流今茲蹈海潦
人固有屈伸世豈無白皁羽翼低易摧聲名積難掃

指注者流俗鑒觀則窄昊誰其紘我歌為君薦神保

客中寫懷六首

其一 寄婦

結髮為夫婦所願在偕老誰知頭白來喪亂不相保我昔從一官攜汝登遠道芙蓉蕩風波寧有幾時好猶記東門日別歸方草草再拜前致辭幽咽不能道手提小兒女慟失向秋昊詎識是生離積骨白浩浩汝歸終可安我去事轉艱家既異疇昔去住亦俱難況乃畢婚嫁百費茲年內方撫群小外復給上官日夜聲敫敫孰與分憂煎夫妻不同苦不如寡與鰥汝華毋我尤我行偶迷還人道無終乖天運久亦還豈復長流蕩無往共飢寒

其二 懷子

緜緜我瓜瓞引蔓空尔長有子將得力棄之往他鄉

他鄉與故里兩地永相望獨有中天月遙照雙松堂双松我所植念之猶不忘況復兒與女不見今六霜大兒踰弱冠有婦同己長想當望我時靡行松樹傍見樹不見父嗚咽淚成行小女年尚稚與弟走踉蹡相呼戲樹下何處褰父裳反哺有慈烏跪乳有羔羊人事獨睽乖俛仰我心傷

其三 念姊

淮陰古壯士猶感漂母情而況我同氣由來恩愛并一朝遭世患含之以阻征惟當欲去時涕泗下交傾荏苒歲年莫兩鬢星星每念楚囊事怛焉心內驚老去成飄蕩所志在偷生頗枉申申詈詈我久遠行我欲喻中懷獨有弦歌聲弦歌清且悲一鼓淚已零再鼓三歎息四座不忍聽可隨晨風去長號陳素情

其四 思弟

將老計轉拙故里不得安兄弟各東西何用保餘年前時吳山上與汝酌東軒已知是久別盃行淚如泉征夫懷往路居士戀故山音容從此隔望望兩心酸去冬得汝書知汝病未瘥道遠不能顧掩書一長歎近來頻夢汝喜汝無病顏生死方未知誰能詰其端百嗟農家子止合老田園才疏學更誤遂為塵網纏晚節益零落何日得歸旋仰視雲邊鴈群飛必相連徘徊失所從愴然摧心肝

其五 示姪

老來逃世難心力豈能及賴有平生親得免諸患入時當萬里行所向輒險澁山多虎豹虞水有風浪急自非吾骨肉誰能去鄉邑已遂伯陽適尚西楊朱泣何卸為槃上仍期共棲集囊中黃金盡資用將何給豈惜終憔悴在困難獨立憮然念猶子詠言落斯什

其六 憶友

貴盛多士趨衰賤親交棄投老涉險艱誰人敦氣義往歲客吳越保身無善計風雨交橫來倉皇不知避險雲竟日起龍蛇沸相噬咫尺且莫期千里詎能致微細畏途上所向色憔悴不有高世士緩急吾何恃時時想舊情涕淚滿衣袂恨無縮地法一見陳往事絕塞悲鴻鵠秋原老騏驥同心不在眼蹉跎慨前志

賤生述懷呈在坐諸公

歷驥五月中忽忽值初度載覩此身世安得不悲慕我自弱冠來早已失怙恃莫攀墳上柏幾歷歲華莫一官冀榮親乃與偶機遇不得顧妻孥誰能問丘墓三歲客東海月夜鵲飛樹餘年尚幾何未知止息處豈有同心人相期此漂寓投身豈無所揆意難即去今日定何日兩鬢已垂素猶子請揮觴邀賓強笑語

詎識忘憂物翻是傷心具我親長已矣我兒今孰撫
一女年亦笄誰與畢婚娶固賴慈母在艱難營近務
終愧為人父有子不能碩盛衰豈人為賢愚亦天數
嗣不替宗祧何憂復何懼我躬且不閱尚暇身後慮

近觀以大鶴年和韻諸詩因借韻呈二君子併述已志云耳

輝輝凌霜葉歲暮靄頹色宜乎固窮士秉心如鉄石
志乖尚欣豫道勝豈愁戚冠服自今茲操行真古昔
披冊時攻寒照簷光已夕孫生讓吾心衷安同至德
長風掃凝塵荒蕪翳行迹知音諒已稀守賤何所惜
栖栖東鄰子亦航卞公幘

内懷松桂性外抱霜雪色心已委窮通家豈問儋石
義廩餉飢劬僧榻借禪牀晤歌度芳晝清嘯終通昔
避世多歲年臥病幾晨夕使者求顏闔邦伯候龐德
塵中既息交物外始屏迹但期高士賞豈顧癡人惜
緼袍苟不恥無言受衣幘

傷今有驚韻達士無慾色彼道政多岐我心非轉石
逍遙寄孫褰衡芳守虛寂新喜絶方來故歡懶宿昔
靡靡念平生厭厭閱朝夕青黃信為災支離乃其德
老聃尚蓬累宣尼猶削迹頡道苟勿愆沒身亦何惜
且共酣中人一咲穿吾幘

鄞游藁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佪伯初同編

五言古詩

貢尚書新祠六詠

高風臺

重城控閩徼維西有崇臺江練望中滅峯蓮行處開
海引頹波去山約高風來境在人已亡目極令心哀

鳴鳳亭

言登三山道遙望鳴鳳亭勢高翔北極境勝壓南溟
已協吹笙趣空多銜詔情嘗聞故老語貢公與遺榮

西冷泉

盈泉誰所發地脉一朝通昔彰恩洽意今寓澤物功
停車已酌飲横經仍養蒙伊人竟何在流根有遺蹤

思玩軒

粵部莅星使海邦分地官清聲播遐壤遺愛託茲山
髮葉滅遊迹祠宇有餘閒撫茲阻臨奠延首一長歎

樂善齋

若人抱深識有善必見知重士慕公旦好賢比緇衣
四齋慕景響傾從隘門基高齋今寂寞歲晏吾何依

白雲窩

行窩僅容膝胡乃以雲名呂覯既云抜陶思亦嘗停
御詹歌郁郁觀室詠英英豈為其人沒悠然見光靈

庸道提學訪予定川寓舍既而雲莊提學亦來會次日庸道別去雲莊攜酒至明波約予同餞予以病不果往雲莊有詩遂次其韻五首

越人薄交義孰主雖壇盟遺風愴澧浦合劒慕延平
懷故非任運歡新莫違生振衣者誰氏理棹此趁程

亭午造東館罇前桒相求配伐木吐訊感分離
但聞悲促柱不覩笑絶纓萬事良已矣且共咀芝英

又

青春豈長遇白日不再中得失寧窮存亡悲楚弓
窅渺能幾日干戈已一終嗟茲年歲邁何人心志同
終然蒲萄岸偶映金碧叢設筵晝堂北睇雲天漢東
舉杯問明月脫巾御冷風倡酬歡殷夜歌嘯聲摩空
身世付蠛蠓榮顯等苓通敎浪至天旭庭燭尚摇紅

又

句章古名郡游子號𨽻髮作今有兩士絶世而竝立
儒宮鼓簇游軍門排闥入開襟但觚觴持豪盡詩什
避時車已捨登途履仍輯舟心豈旋來苦郵訴難及
亦有墻東客時同話憂悒

又

居人惜未畢行客舟已理晤對豈無人眷戀在之子
洒洒清風生英英白雲起喜消飛珮初愁纒分袂始
君情江上波我心井中水去住不獲偕感歎何時已

又

負痾乖歡餞神往形獨留已悲陰漠漠復感風颼颼
游魚樂同逝鳴鳥悅相酬心交忽已遠志合更誰求
酒甕濃初熟蔬畦摘新柔座有古毛義乍逢今黄休
以之宴河曲相從賊刀頭佳會頓愆期丹髮已先秋
誰能久寂寞指景逐行舟

九月八日閑居無事因誦淵明秋菊盈園持醪靡由之語慨歎久之忽雲社提學携酒見過遂歡然共醉

運行倏飄忽逝水絶虛舟朱夏始徂暑素節已深秋
天高凉風列露凝寒氣浮歸燕别春巢來鴻鳴曉檣
菊可壽貧質酒能消隱憂頽茲孤塞迹孰慰年歲流
知心有好友携酒訪窮愁摘芳相映媚引滿同獻酬
一酌情已遠重觴興彌幽插花我放曠持爵子姜猶
寥寥伎陽飮邀逆龍山游吾今思已高何用登崇丘

芳橋宴集分韻得兩字

昔思整去裝今顧甜徂兩頓茲世路艱愈歎日車往
逢人豁繁憂羨景恣歡賞座有朋簪合庭多賓珮響
摘英新貯囊采菊細擎掌時物已內酬客心仍外獎
宿美終異鄉雖樂非故黨何時息風波一葦泛河廣

頭蘭芳齋

霜露苦眚眚浮游此空林不遣蘭爲友孰可與同心
綠艷媚秋色紫葩挺夕陰芳意徒自負幽期竟誰尋
以之念身世三歎撫孤琴猗猗不成操豈爲無知音

東山宴集分韻得月字

良儔會逸遊芳醑宴華月繁思霽玄夜浩歌振清樾
暫合樂易窮念離憂難歇綿綿道路艱冉冉歲月忽
後茲胥會時知添幾霜髮

遊龍山

昔聞龍石名今覓龍山路泛江循近洲即陸入逕樹
離離列綠巖泫泫灌甘露欲見兩微峯高出雲飛處
好山殊未歷游子已多趣尋幽雖欲行愛境不能去
底憑物外蹤稍息塵中慮佛廬旣崇曠雲閣復高據
登臨當雨餘眺望屬秋暮意同辣木寒興逐鷺鳥翥
蒼蒼暝色起杳杳晩鍾度旣歡樂地幽超事嫌迹遽
爲謝林下人行當重游寓

遊清泉寺

路繞蒼松逈寺俯清泉幽况復得佳友來游當杪秋
情隨水聲遠興挾山光浮兩澗沸游迸雙峯睇吟眸

陞尋虞監宅朴訪表家丘徘徊合晴昔感歎罷能寘捜
古今如大夢身世一浮漚不悟無生樂終纏有漏憂
賠言資道侶冥理契緇流咄嗟已成累竟動故園愁

永樂寺觀先師挪公三大篆及諸石刻泫然賦此

舍舟遵微行振衣游淨域誰知登眺初已動存歿憶
大篆揭巍堂古句刻貞石龔翰固留今身世悲成昔
筠綠雨新霽山寒颸易夕方懷霹靂悲何有林泉適
出觀指上旨一是舊行跡我心如㵎水欲流翻震激

自定水回舟漏幾溺

清游夙所嗜投老與未已一朝得良儔投袂爲之起
龍山最既躡藍水舟亦艤凌訪清泉境三宿石林址
棄氏好弟兄堅留酣酒醴屢辭不聽去維繫久乃弛
遂乘一敗艇夜遡潮江水中流遭埜溺指顧有生死
既類投湘屈復近捉月李雲莊得神助羅出洪波裏
長呼施援手臂與老猿似唐生脫靴韈投棄如敝屣
亂江上崩岸赤脚不顧履空津稍騈集隙地僅盈咫
前江後畎澮擬步輙傾圮既爲屈蠖蹲復作拳鶖跱
頃之雲益黑四顧無託止復賴雲莊仙指揮命舟子
竟將補天術塞却漏船底仍逆衝波急直榜透溪涘
巳瞻舊館近舍舟同步履叩門詠館人慰藉雜悲喜
咄哉六尺軀忽忽當暮齒危途冒險艱到今知有幾
君子處斯世眞與此舟比傾覆乃其宜得濟誠幸尒
因歌戒溺篇持用謝知已

書畫舫宴集分韻得滄字

平生學已誤末暮道逾貶久酣世味醲益羨朋交淡
座既接簪纓享復與昌歇偶會情即親未識氣已感
鷺鷥樂連漪倦翮娟菝菼既忝末席歡不飲吾何敢

以大先生遺冬菊

時冬卉木變萬蕚凄以清不有籬下菊芳意竟何成
夕餐金爛爛曉掇星熒熒已足娛晩歲況可制頹齡
君子篤恩愛分贈到空庭盈盈一水隔託此結幽盟
色以爾中道香以表孤貞一花知微斅所貴故人情

題葉守常愛竹軒

詩嘗詠淇澳律亦鳴嶰谷遡聽豈不懷希聲竟誰續
有美幽隱人早厭喧囂俗作室臨地偏開軒愛筠綠
雨葉媚晨靚烟梢延晩矚攀枝想龍化摘實遲鸞宿
賢思晋士七逸慕唐人六清游茂林下沉飲迴溪曲
喧騰蕩昏旦晷輝展川陸至樂非外求深情自爲足
邂倫游士蹤偶覩高人躅可隨竹畔風瀟洒歸君屋

汪明府以畫竹遺唐伯度求予題

檉幹纔數尺幽姿已猗猗憶在縣齋日偏栽此竹多
寫直方有託持贈意如何

題清暉樓

緬懷石壁游載歌康樂詩築室抗華嶠臨流對清暉
坐中鳳湖見牕際龍岫微近矚疊波湊遠睇連岡馳
巉巉曙雲裏瀲瀲夕陽時氣候非一狀游覩具在斯
之子謝維縶息景偃郊圻峯影墮書帙波光搖硯池
陋彼金門步敎此玉山期而我去鄉縣空林閑衡扉
式窺登樓作益動歸田思

題鳳湖梧竹居

鳳去臺久空世已非姬周誰知東海地尚想西岐州
爲重王者興庶希靈羽留種竹實下垂植梧枝相樛
風雲感期會牛斗懷匹儔於德苟無取此計豈良謀
鳳瑞固難致人瑞當易求若士產殷雛結束居上頭
朝來玉山禾夕飮醴泉流坐看綠翮就起作赤霄遊

小將答家慶大可昭皇猷碧梧與翠竹致此蓋有由
訪烏谿善不值明日以詩見寄遂次韻答
之三首
達士不羈世投身向寬閒出處一壑間翠撫帶澄瀾
高懷杭塵表逸思窮玄間亦念泣岐客悠悠歡會難
又
青雲志已垂白頭玄懶草家貧無宿儲遂食在遠道
風霜減容鬢憂虞損襟抱不有同心人誰其慰枯槁
又
佳期詎可失况乃桑榆時居人忽不見行子終何之
暮色已凝煥晴光始泛池黙黙就歸路益歎瓊樹枝
肅東精舍訪安仲善書記
繚繞西城曲逶迤一徑通院深不知處日暮但聞鐘
曇華泛光迥潛筠結影重疊公舊弟子亦住此林中

朝夕既與晤二難言笑同弟兄世多有誰共得禪宗
稍約游山侶來尋汲澗泉境幽慮自淡詎能承道風
王止善自鳴鶴來訪賦此以別
貴賤異今迹賓交易前心况乃干戈際復此歲年侵
門巷久已寂翩佩非所臨洞識棄衰盛高誼畧浮沉
暫枉舟揖步見訪碧川潯羈旦蘇歸影迷羽怯離音
明發忽言邁幽悵浩難禁神交不在舊歡會當自今
倘遂卜鄰願遲子湖山岑
龜毛廬
倦游去朝市委懷在田園既悟執戟疲益知荷蓧賢
風晨飯牛出夕犢負耒還春作固云力秋斂未盈廛
求羸豈其願拙業乃所安不見龜上毛成氈亦良難
草心庵
息念謝囂俗藏迹偃中林川岑寓耳目丘壑曠形音

虛室帷幔撤幽遂狐兎侵戲斑既成昔刻養空遺今
探囊悲識迷閑坎憶情深雖後三春景寧忘寸草心
題靜勝軒
端居觀群動貴賤各有營刀錐競微利風塵逐浮榮
朝暮走闤市夢想戀神京氷炭俱在懷是非亦交嬰
不為物外纓獨有靜者情松門盡日掩山鳥繞舍鳴
棲遲風花落步庭春草生地遠慮自澹身閒心乃清
逍遙之為樂一笑萬事輕
題嚴氏蒼雲軒 嚴蔚子號乃嚴子陵之後故取雲山
茂植有聲條澄源無濁流若人嗣芳躅撫境懷令猷
蒼蒼亂山出翳翳疾雲浮何言姚江住不似嚴灘游
兩耕倚近墅烟釣溥遙洲晨出庭戶靜夕息軒窗幽
弟姪古今迹永間東西州悽悽百世心眷眷千里眸
有客子悵惘浪迹我亦猶忽觀述祖作秪重越鄉憂

題覲氏福源精舍 在上虞夏盖湖
虞耕表鄉縣夏蓋紀山川前哲事多往後哲慶方延
偉茲鄭國裔弥勝李唐年運移澤謂竭家久積益傳
直道遹前訓孝思光往篇合宗極民德通急極時遭
幼壯尚沉滯末暮豈纏牽山游玩松月湖泛弄苕泉
地隔人烟迥天浮雲景鮮生應寄別業死竟託幽埏
名無汗簡録行有金石鐫每觀穹碑煥益懷嗣子賢
欲知百世後當求千載前本固榮斯盛源深福乃綿
秉彝須結網不稼詎盈廛寓誠勵朋好世美非徒然
對春雪二首寄梧竹翁
常時寒已收今茲陰尚結惜此豔陽天盡付蕭騷雪
穿花適自亂雜雨詎成潔獨有灞橋人詩思益清絕
又
積雨已兩月飛雪亦二旬但釀谷中寒詎覲原上春

庭無鳥聲樂門有虎迹新君子篤忠愛旣急飢人

十一月十日紀宗正夏君衡約遊東湖舟行未數里雨忽大作乘夜至湖下宿髙氏墓廬頹垣敗屋四顧蕭然君衡呼酒劇飲談至夜分需醉就睡思亦佳甚獨惜孔昭輩君旣行而復止不得與此清會次早聲溜不絕遂泛舟而回舟中作此以示同遊諸公且寄孔昭

遷覲芳年謝坐虧清景遊寒故舟楫具肯為晦冥留
空江已澁濟凝雲猶未收浦寒雨隨作蓬漏霰仍投
澄湖限遙境溘㲼潮近疇急時暗促榜失路夜迷洲
老篤泊洄曲童子棲浪頭僅尋空舘息弥動羇客愁
鳥聲入簷急虎迹當門稠人咤久失主鼠欣新得儔
陳牖掛衣袂燭窺瓶新煏看挍稍羅列醴酹聊獻酬
僕御競歡讙賓朋恣吟謳外事悠悠逝中情亹亹舒
已諧安集意存為棲宿謀掃地藉藁秸解包出食糒
棟溜訝潛滴礎潤驚暗流偃坐類伏蟻駢卧劇拘囚
悶懷仍抑噫告語重咿嚘默誓屏游㪅嘉願赴歸舟
陰晴分預卜行樂且復休弟恨同枹友近在東家丘
窮年訂期約此夜闊綢繆欝欝蓄哀思依依慚清猷
茲會已云失何時復相求

舟次高錢遲孔昭不至詩以速之

曩約湖曲游良辰輙蹉跎及今風雨夕一葦凌寒波
遙遙度墟里靡靡轉坡陀暫息泉上樓倚欄頻嘯歌
此時知心友遊期在山阿儔侶倏之久不至復如何

湖下對雨有懷天淵老禪

空濛暗遙甸淅瀝響高樹下深林表來復洒重湖去
蕭蕭孤興發望望寒川莫念與道人期雲深不知處

留別白沙諸友三首

頻年挨歌笑誰忍隔音形一為寒飯迫頓忘別離情
春帆已駕清晨鼓亦催程可得重相過同聽夜潮聲

又

別筵春寐寐分渚草離離徘徊折芳杜悵望失佳期
潮水有斷日客情無減時已矣心中事終遣與誰知

又

雨暗長江日鍾動寒城曙苦人息深閨游子行多露
冥冥見烟花曖曖想雲樹不道絕游從晨昏自難度

寄秋崖講師二首

四寫舊弟子胡乃住兹山緣思竹一擊遂分雲半間
宗門資荷負衲子賴陶甄母徒效前懿飢餮而困眠

又

涼風振乳泉落日照白鶴清境曠蕭條高增屬棲泊
談經亦為香說法花亦落何當棄塵勞來問無生樂

承天淵天叔二禪師下顧適出不及一會而去詩以謝之

相聞非一日相會在何年行道偶來過盡與復言旋
豈伊塵外迹合昇區中緣去就既殊路動靜詎皆禪
身名端可遺物累諒終纏悠悠仰高躅默默阻中情

七言古詩

揖月樓歌為陳郎中賦

故人昔官東海陲舉杯邀月月不知故人今住北江
海開樓揖月月乃至披月於人無愛憎倏而墜兮忽
而昇一昇一墜催人老人非靈仙安得與之久相好
君不見漢家有樓號干雲又不見晋代有樓名伺星
兩樓只今誰作主惟有明月曾照當時人當時人已
失明月獨如故古往今來共如此仰看月光能幾度

念此長歌雙淚流人生似寄君識不欲遺身世放情意除是登君攬月之飛樓月兮月兮於我亦何有昨照黑頭今白首黑頭白首可柰何且盡今宵一盃酒酒酣為問誰可揖世間只有此月心莫逆鄣生空揖隆準公汲老徒揖田相國達固無足取窮亦不足慕但願仙人降靈訣使我長與是月為賓主吾聞月中仙桂芳下有白兔所搗長生不死之藥方因君儻乞得千載不相忘

節婦謠 為蔡母賦

四明古郡控海隅黑雲壓城風振蘆中有一婦貌甚姝年未三十郎寡居時時泣血眼欲枯烏啾獸躑助號呼旦夕酹奠絕復蘇春秋饋祀悲有餘曷不摧殘殞以軀白頭為有堂上姑姑年既耄孰與娛孰具晨殽與夕蔬晝理蠶桑夜辟纑經營甘旨奭且腴奉老

仍當撫我雛我雛未鮮將下趨隻身鞠育調癢痾年來能作反哺烏空堂夜靜簾影疎燈燭熒熒一寢孤照容已絕翠與珠蔽體只穿麻枲襦人生在世不斯須茹苦銜辛何太拘天地立極聖有謨重若首數自古初或始乾坤或關腦民彝所係理豈誣濮上桑間俗易汙柏舟所詠絕代無紅顏皓皜滿路衢容不媿德徒區區卓哉此節誰得如里巷遺輝日以敷褒題況復有文儒芳名好與金石俱我固傾然一丈夫貞節傳中書不書貞節傳中書不書

丹丘先生歌

丹丘先生好仙靈自言手把天地扃雷公電母聽使令般真神恰通丁寧時秋屓奭氣不清海頭八月神濤傾天河咫尺連滄瀛風號雨飢不暫停雲林若臣邦種腥欲召群仙來降精柰此淋淫時所丁海嶠獄

姚溫轀輧丹丘先生席上征坐驅羽駕逆雲行亦能賤御青鳥迎手挽芙蓉朝玉京告道祠宮竭精誠異陳倩姐靈奕呈天胡奪是兩眼睛有光不照孤露情頃之飈風翻以輕旗旌旄纛翻飛庭口含天語消無聲為臣特惜三日晴扶桑暘谷曉曜顏百神雜杳天路平丹丘先生下太清看我變弁被玉纓望中恍惚倏若驚旬然向我振威容曷不從之學長生

遊山至葉仲容家飲散因為醉歌

石林古村鬱深窈幾處樓居插晴昊主人喜我攜客來隔屋頻呼酒家保老來厭受樊籠束十日山行恣幽討世間萬事良可知一盃且此開懷抱座中高士毛雲莊滿腹詩才鬨葩藻自從偕我林壑遊得句幾回驚絕倒況逢地主亦善詩時出新篇慰枯槁安得思如劉琨華席上同吟醉歌好寫紫月練愛宵遺橈

度日車攝曙早衆賓因盡新知饑賤予獨懷心怪怪有家遠在越水東數口漂流千里道身心已同風絮木壽命何殊露垂草柴桑未返彭澤翁同谷空悲杜陵老好斟澗水添酒盃盡把閑愁醉中掃

胡仲孚為予寫陋容詩以謝之

世間誰是丹青手神妙如君不多有一朝來訪逆旅中戲把霜毫裂予醜人生落地無常身紅顏幾日白頭翁況當萬死干戈際豈有半神堪寫真胡君胡君眼如電席上作觀如櫟見二毛既已發天機五采亦後開生面試拂鸞臺青鏡銅時時照我憂世容雙眉交攢兩肩聳政與此圖標格同聞說朝家畫麟閣候公鄂公與褒看不從當代寫英雄郤向窮途繪老翁老翁飄泊固無比一種孤高差足喜里巷從今謗許仙慎勿取錢盈二千

海隄行爲葉叅常州判賦

海潮淼淼海雲黑幾處居民遭墊溺豈無精衛塡石心海水無情誰敢激餘姚州佐一文儒射策對來膽氣雄手握大鉞名丁壯誓作長隄備不虞政行令奔喧百里畚鍤紛紛集如蟻聞符府檄適復至以賊來從無遠近伐山鑿石倏有聲盡道轟雷動地鳴靈胥聞之尚膽慴天吳值此定心雟頃之地脈異畸昔海口分明見山骨新隄萬丈與城延怒浪狂波爭不得從茲疆場永奠安黍稷桑麻應齊然當知擊壤行歌日絕勝乘濤悔過年牧童毋指村中路郎是前人流溺處合功既許髫齔識追根惟客獨驩語姚江渡頭夜泊舟夜聞南岸聽懷謳綴輕舩洲盡耕作葉公為政孰與儔古有白公及鄭國引渠溉田足民食二渠已廢名尚傳況乃葉公今更賢葉公事業海同久海隄可壞葉公之名不可朽

蓬山新樓歌為方德盛賦

遷蓬名山控海壖東望咫尺蓬岳連是中樓居高插天雲籠霧鎖巢神仙左蟠龍岫角鬣全右挾鳳坳羽翼翻澄湖前浸類鑑圓晷崖後擁屏障然一峯來朝此不遷班押海國瀦為鯨昂堤伏岸深向鐵纜灣駿凌翔敢前彼樓突起正佛偏中窺倒景宸宅尊危巍上矗拂斗羅雕闌下俯瞰幅員綺窗形檻欒相鮮曲旁象閣極邃延蒼間古樹森戈與巒外老石寒飛泉朝嵐夕露掛復懸剛飈浩氣翁欲穿芙蓉城闕特聳蘇瀛洲殿閣同精孰老仙兩鬢白以玄時時勝降端胥有鸞鞭鶴馭來寫蹋東公西母恍後先下觀塵世直蠅蟻广居寵食羅星捲亦有國食刓町疇饔腥鈌高吁誰賢兇復年來逢世願滄海盡漲成桑田白骨被野血被川弱者死飢勇死推老仙處此私自憐含精養神心益憂乃悲九資費陶埏鍛甄甘為帝所指伊予洗癘久未痊舟梯百尺愁攀緣願從老仙乞數椽吟其一宇割中邊老仙怖我坐臭羶弱水幾迴風引船僅容斗室混民編織冑何由拯溺棄我道眼雙炬燃常時照我不我從我參我叩志倘堅靈科秘訣終使傳食瓜啖棗度年年

題何監丞畫山水歌

至正以來畫山水祕監何侯擅其美帝御宣文數召見抽毫幾動天顏喜有時詔許閣內備名筆班班世所無王吳李范已心識餘者山堆皆手摹海內畫工亦無數才似何侯豈多遇權門貴戚虛左迎往往高堂起烟霧人間一筆不可得門外車徒謾如織葉君使還覲集送乘輿始留真迹于時在座擬儒冠王鄭妝彝晚更妍豈無片語道離恨見侯之畫筆盡指此畫携歸在鄉縣萬壑千岩眼中見都憶都門送別時回頭暫覩西山面莫言短幅僅盈咫遠勢固當論萬里既似山河月裏明復同衡霍㠐中起葉君眼力老愈先變之不感雲錦章年來行橐盡抛棄惟將此紙十襲藏何侯遷官定何處有客披圖正傾慕北騎南轅倘相值煩君為我致毫素請侯一寫滄洲趣

此畫乃葉君孔昭為南臺宣使時以公事走京師秘書監丞何侯思敬為寫以贈而畫上所題鄭仲舒蓋孔昭同門友時為國子傳士其王周炷則孔昭居胄監時同舍生也時為翰林檢閱章甫亦嘗游京都與孔昭深交愛一時交舊皆文學之士而思敬翰墨尤號知名孔昭既重思敬之所作而又以諸君子之會合不可驟得携歸故里請予詩之

而併識其始末于後覩圖畫之如新念游泛之日
遠孔昭安得不慨然于斯

題顧氏長江圖

天下幾人畫山水虎頭子孫世莫比何年寫此長江
圖多少江山歸筆底巴陵三峽天所開遠勢似向岷
峨來洞庭瀟湘僅毫末夢客湘君安在哉江上一朝
風雨急老我曾來踏舟立鼓枻既聞潭畔吟抱琴復
聽竹間泣別來幾日世已非忽此披圖憶曩時早知
避地多處所肯逐紅塵千里歸林下一夫巾屨似亦
有舟人與漁子能添野老烟波裏便與同生復同死

題出射圖

玉門關南百草腓玉門關北關兵稀邊頭無事馬秋
肥將軍出射沙塵漲一胡擁鞍執大旗翩然前導疾
若飛一胡引消如附技一胡放箭箭不知後有兩胡

變騎追側身披鐵恐鐵遺玉門關城迥且巍一時士
馬何神奇我來塞外按邊陲曾揮此馬看君騎為君
取酒盡千巵醉裏爭詩戰勝歸到今已是十年期畫
家所寫是耶非却憶當初親見時

題打毬圖

群胡擊毬世未見人馬盤盤若風旋場中一點走如
飛三人羅馬爭先馳兩人翻身驚且歎前視後視迴
迴轉平沙塵黯黃入天肯使蒼鷹飛向前身忘激射
但狂走未知毬落誰人手君不見秦失其鹿人共逐
劉項崢嶸幾翻覆

畫馬歌

吾聞唐家有馬名胡騮寫入尺楮百千秋是何筆力
毋且勁服辰飄颻盡龍性此馬曾經百戰來豐姿逸
態何雄哉功成未受伏櫪惠愁對青驄若相語隱公
愛馬兼愛畫市以千金豈高價流傳幾年到南荒夏
寶兄弟今襲藏年深物化使我傷驍騰無日徒渴伯
樂蛆王良

袁君庭玉以所藏何思敬山水圖求題為
賦長句

有客訪我城東廬手持何侯山水圖乍向高堂一披
覩已知筆力天下無老我愛山兼愛畫對此心神忽
俱化得非敲柁過瀟湘無乃枝藤上嵩華野亭倒影
浸江清耳邊髣髴波濤聲漁子蒼茫泛舟入林翁傴
僂渡橋行因憶良工經思處元氣淋漓滿毫素豈但
胸藏萬丘壑西極南溟隨指顧驅山走海何雄哉淵
堂空翠揮不開丹丘赤城意緜邈蓬萊弱水情泓洄
何侯天機深丹青世無敵自從揮灑近天顏林下何
曾見真迹年來兵亂走風塵始為野[illegible]下筆親王吳

未可誇神逸閻公致譽安足真與客傳觀惟未止都
數何侯今已矣卷圖還客休重看世間夢境亦如此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六

鄞游藁

男載禧椴倂類編
從孫倜伯初同編

五言律詩

經金峨廢寺

寂寞唐朝寺頻年客到稀空山孤殿在荒逕一僧歸
苔色驕秋雨松聲振夕暉驚烏初有託近亦出林飛

鄮城逢故人

一別無消息誰知住此城忽逢難面認驟語各心驚
身世丹東析干戈白髮生憑君陳往事相看重含情

客中守歲

旅館坐寒夜條風已轉晨絕憐天畔客虛負歲朝春
緣勝承恩舊金錢問卜新妻兒千里外應亦念行人

挽章處士

處士家何在棲遲傍海壖園林行迹滅風物畫圖傳
墓入樵蘇徑山餘洗藥泉聲名身後著猶賴子孫賢

客中憶寄以大千里二先生二首

道路雖居久鄉關入望賒此生渾是客行處即為家
關徑全栽菊分園半種瓜終知多失意身世一長嗟

又

携家東海上三載滯還期髮為多憂白身緣久病羸
物華誰復對藥裹不曾離幽事關心極惟歌二妙詩

自述二首

事業此生休遑遑今白頭一年看又盡幾口轉多憂
醉憶山公騎寒悲季子裘妻兒重相見說著也堪羞

又

家無十日程歸計苦難成為客憂饑餓頻年仗友生
剛腸隨世屈白髮向人明爭似湖居好扁舟載月行

歲暮感懷四首

驅馳三十載身世竟何如人老憂虞裏交疎病廢餘
鄉邦書未返湖海歲將除後夜燒燈坐依然歎索居

又

移家東海上汨沒度危時草市腥江鮑民居雜島夷
衣冠隨俗變姓字畏人知保己無深計翻言命可疑

又

已被虛名誤偷生亦偶然兵戈十年久妻子幾家全
往事浮雲外餘齡逝水前艱難有如此何日賦歸田

又

自我離鄉井棲栖又十秋一身渾是累此世可無憂
道路誰青眼風塵白白頭但求歸葬地餘事總休休

客居三首

豫作全身計遠投東海行地偏惟養拙歲久未知名
苔徑當湖闢柴門逐水成牧童時聚笑窮老一先生

又

源流何所往寂寞住湖陰道路無知己飢寒亂此心
草枯春牧遠浪濶夜漁深敢憚辭鄉事衰年自不禁

又

寒落空山裏松門晝亦關江鄉千里隔天地一身閒
聽雨多臨水看雲長傍山自今幽思熟無復動時艱

辛亥除夕三首

眇眇家何在悠悠歲又闌十年東海上千里北風寒
衰鬢隨年改愁懷借酒寬何鄉為樂土身世各艱難

又

湖海風雲暗道途霜雪清如何一年盡翻使百愁生
俗薄乖留計時危緩去程家人圍坐夜應悉旅中情

又

移居湖水上已是一年期客路頻辭歲家山忘別時

庭寒無鵲噪春近有梅知此夜傷情極掛鶴懶獨抒

哭揚大章先生二首

家紹文元學身安原憲貧世方推獨行天忽奪斯人
客路誰傾蓋湖堤幾詠春回看攜手處不語自傷神

又

近到揚雄宅徘徊至夕曛那知三宿別竟作九原歸
許劍嗟何及懸床事已非秪應重過日獨泣向空幃

三日前嘗訪先生慈湖之上家留飲至日莫不
聽去酒索予數藥方且言必親至而寄受之
故有許劍懸床之語

訪止公於文溪

杖錫游茲地過從動隔年已無離別想那有去來緣
心事青山外禪機白石前偶來非道意敢借懸燈燃

七言律詩

秋興五首

野色蒼涼日自斜海城故故隱悲笳人間已退三庚
暑天上誰乘八月槎俛首風塵秋有淚側身天地老
無家杖藜獨立清溪上愁對歸鴻沒暮霞

咸陽城下動秋風落木蕭蕭漢苑空太液曾聞駐遊
輦上林誰見弋飛鴻王侯第宅蒼茫外錦繡山河感
慨中關塞只今無夢到白頭吟望思何窮

唐朝宮殿面南山常杜曾傳尺五天馮翊郡連通雨
露崤函地闊接風烟隴雲秦樹空今日衰草斜陽興
昔年世事紛更共如此豈須見後始悽然

鳳凰飛舞下層巒珠樹瑤花一夜殘周室舊聞遷寶
鼎漢宮今見泣銅盤荒祠猶記雙龍柱壞埒曾傳乙
鳥壇為歎興亡腸易斷不須登眺傍高寒

露下碧梧秋氣深天時人事共蕭森海流不盡衰年

恨節序祇添故國心千里還家知幾日十年逃世至
于今芳樽美酒無人共安得愁中滿意斟

偶書

自從比漢浣紗溪十載家山入望低夫學已憐元亮
子長齋應愧太常妻百年世事蠱雞變一夜鄉心謝
豹啼却向歸途望遼鶴白頭和淚寫淒迷

憶鶴年有賦

投老江湖生事微隱身草澤接交稀情同栗里陶彭
澤形似遼東丁令威紅日曉迷滄海樹白雲秋老故
山薇墻東野客心同昔幾度相從話夕暉

寄浣隱君

故人家住白雲隈占此崖盤與澗迴風挾水聲歸逕
竹日將山影上堦苔律書在篋身同棄瑞檢堆床手
自開聞說蓬瀛從此近好騎白鹿訪君來

肅道既別云自山北訪桂同德胡舜咨而還

何事扁舟此問津似君標格邈難親聞聲舊識尚書
履昇迹今裁學士巾風口水深湖沒路龍頭山瞑雨
隨人遙知兩地登臨處愈別各傷無限神

晚至永樂

江干細路走羊腸遠逐鐘聲到上方水竹暝時雲淡
淡迳松深處月蒼蒼佛廬夜續傳燈火僧榻寒薰小
篆香何用別尋天竺去人言此地即慈航

題永樂寺水竹居先師老衲待制嘗訪国長

一上高樓恨有餘登臨事往竟成虛已無閣老履約
迹徒瞻匡公水竹居珮玉聲流池畫處琅玕影動月
來初從今便結東林社晚鉢高嵥老衲如

同李用剛登甘露寺

丹梯百尺護苔紋境有仙凡此處分殿影枕提天畔
落磬聲渾向竹間閒山緣龍出鏡青靄峰佐雨微多
白雲扶錫又登高閒去無端詩思忽紛紛

李帥家烹鶴見餉

千年端有化胎無一旦烹來野鳥如身死獨遺沙苑
箭竟歸應詫遼樓書茅君入帳名空在衛國乘軒事
已虛慚愧主人情意厚搜羅異味及巢居

星菊 詩盤石家菊有同本異花一叢九黃

白榆歷歷掩穹蒼誰種群星近畫堂太乙好隨孤艷
紫天津錯認九苞黃根株灌溉元同品顏色參差忽
異芳自是君家多瑞物作歌從此詫芝房

瑞蓮 李盤石家種蓮有[illegible]花並實者欲以是

是處秋風滿戶庭誰家猶有瑞蓮生雙開自昔聞連
蒂並實于今喜共莖不學兩妃爭寵態惟含二女望
君情李侯忠義天偏識好榜新堂為勸銘

五言絕句

題瀟湘八景

洞庭秋月

皓氣澄秦流況當湖正秋舟人夜半起倚遍岳陽樓

瀟湘夜雨

洒江思已悲入夜聲轉急還憶在荊南卧聽湘妃泣

山市晴嵐

岩上光已合林端曙未分斬出倚衣濕況乃趁虛人

漁村夕照

日落川光瞑一舟橫渡頭心期逐漁網蕩然俱未收

平沙落雁

聲傳孤渚迴影帶夕陽微為有驚弦意欲下復遲疑

遠浦歸帆

楚客去鄉久還家未有期杳杳長江上誰遣一帆歸

烟寺晚鐘

冥冥景尚昏隱隱聲徐度山僧方遲起忽聽錯朝暮

江天暮雪

遠近忽同色安知江與山一棹在中流不敢過前灘

七言絕句

賂鄭二君子見訪賦絕句八首

賓王遺韻至今存自是儒流不易門詩卷若還題二
妙齊名獨有廣文孫

客路誰為骨肉親兩君解后結比隣相交自可到頭
白世亂還家有幾人

前時過我菊初栽此日望君花正開聞說欲來相問
訊隔墻幾次候新醅

獨住江村客到稀忽聞山犬吠荊扉青苔黃葉無人
掃賣藥兒郎竟未歸

欲具盤飡餉故知村荒市遠只隨宜家人不解艱虞
事猶想客來如舊時

兩袖龍鍾雙淚垂故園幾度入愁眉相過莫說未歸
事一段傷情只自知

白首相逢能幾廻羨君又作等閑來明年此日知何
處且向空庭嗅落梅

憔悴江湖一病身心交盡日話情文只愁又向溪橋
別後疲行來重憶君

依懷五首

自昔操觚逐縉紳也曾白眼看時人年來點檢平生
事海角天涯一老身

春半家書預作期長兒十月送寒衣江空野曠無消
息路遍蒼苔又獨歸

家多子債幾時還世路悠悠歲又闌前月山妻書片
紙爲言涕淚不曾乾
數口迢迢寄海邊鄉心客計兩茫然老妻豈恙未歸
意將謂飄蓬似往年
獨向荒村歌竹枝寒烟暮雨不勝悲平生一種淒涼
態豈料偏歸老大時
題赤壁圖
千載英雄事巳休獨餘明月照江流畫圖不盡當年
恨却爲蘇家赤壁遊
題張藻仲竹木
不見張生巳六春筆頭何事轉清新鳳毛染得龍池
雨爲寄寒林獨立人
題四皓圖
欲向商山歌采芝白雲望斷不勝悲高人只在丹青

裏滿鬢秋風共弈棋
題畫
憶向江湖歎暮秋冷晃晴鴈共汀洲數株古木寒依
水亦有啼鴉在上頭
五言長律
歲暮偶題二十二韻
削迹違山邑投身傍海城驅馳悲世事出處愧家聲
學術元求志文章豈爲名前途迷軌轍末路玷簪纓
藩國羈殊冗衣冠備老成乾綱遭久紊坤軸值旋傾
朋舊千家淚妻孥兩地情風塵齊國往雨雪海鄉行
紀晉慚陶令依劉悞祢衡世偏欺逆旅天亦薄遺氓
陋巷棲顔閤窮途哭步兵桐君方避姓越客豈通盟
壯節雙寒鬢生涯一短檠道寧隨世喪身自向人輕
弧矢乖前志干戈送此生何心歸故里浪迹寄遐程

婦怨憐蘇子男婚愧子平携家期浩蕩逐食歲崢嶸
雲海望中白雪山愁畔清寒天惟日短窮臘逼年更
感激芳時謝淒涼老思驚客懷歌一曲涕泗下縱橫
詠雪三十二韻贈友
暮雲凝黯黯曉雪墮縱橫騁巧穿牕牖乘危集棟甍
挾風潛作黨雜霰暗分聲綴柳如欺弱縈梅似妬清
銀盤浮石出縞帶逐車成增勢初堆岳含光復洒瀛
郎卑猶避汚飄急未忘爭細度歌帷遠斜侵舞袖輕
試深茆屢辨驗客手頻擎裹樹形拔介推篁韻嚮笙
擇遥迷畔睨岸斷接坳泓擁隙仍仍掩高低故故平
陂緗呈象闘庭積羨觀獰林寒催雀聚簷白誤雞鳴
狠走兒應喜狂號犬自驚照耀連金闕微茫混玉京
烏輪埋欲沒鼇極壓將傾獻歲先期見豐祥此日呈
及時銷瘴疫潤物遂萌生列賀喧朝貴騰歡沸野甿

弟嫌災困劣仍誇助驕盈冷豔凌迴騎寒光媚飲觥
風流梁苑宴慘惻灞橋行亦有離鄉客遙居邊海城
夜穿嗟屐礙路斷歎門閑跳動乘舟興誰棲卧寢情
映書空舊習投簡旨前榮倚望勞晨策吟哦費夜檠
枉煩歌玉樹寧許娘璇英刻畫務群象搜羅愧五兵
身孤慚待伴思沮詎羞明聊示輕微體殷勤比贈瓊
答汪遜齋二十四韻
許禮趨庭日風塵筮仕辰獻刑思報國捧檄喜榮親
肇與丹陽校旋蘇海邑民漁鹽千古舊弦誦一朝新
浩蕩王綱解艱虞國步屯遂令娛綵士幾作負羈臣
天地捍忠孝雲生獲隱淪陶潛猶紀晉黃綺肯歸秦
體病相如渴家傷原憲貧將何具甘旨併窘奉晨昏
善事行驚俗高居德照鄰儒言存道脈野趣任天真
里巷稱耆艾鄉邦禮縉紳時方瞻故老世忽失斯人

莫駐桑榆景謝全寵辱身聲名應不泯傳播必殊倫
猶吏光前史文場毀後塵遺音悲賈鵩絕筆歎姬麟
有客含情切長途泣淚頻知心遺鮑叔交誼失陳遵
零落今如是襟懷孰可陳未懸徐墓劍空憶漢江綸
獨立西風裏老吟東海濱此生何所託歌罷複霑巾

歲除示姪十六韻 時作淛西幕

客裏光陰速天涯道路長漂流知幾處奔走已三霜
似汝年猶壯如余老足傷應慚謝氏父徒憶阮家郎
識曠惟游衍時艱可蔑揚弟須依竹徑未用羨羅囊
卜賣嚴公術醫祈陸姓方暇仍研史冊閒亦愛詩章
運至終超達道窮姑退藏晴窓開綺籠雨館倚書床
茗水支支綠泚雲片片黃客行隨處是旅食在身強
白首摧頹甚青春奔迅將頻年同患難此去莫淒涼
木德迎新節儺風換歲陽弄璋如可合處困更何鄉

哭楊秘監三十四韻

試續儒林傳之人迹已陳歸魂雖阜夜復魄董溪春
憶昔初觀國乘時蚤致身家聲傳司馬貴數古成均
學術諸生識才華六館親南宮然獨夕北省聽鐘晨
秘閣詩書舊容臺禮樂新討論抽邃典制作適常倫
信是閩中秀端為席上珍春官方載筆東郡已埋輪
鵰鶚翔高奮驊騮且遠巡薇垣蓮幕客烏府繡衣人
豈獨司喉舌猶應領搢紳青宮來健翮滄海起脩鱗
王氣幽州歇妖氛國步屯依劉西適洛戀闕北過秦
賈傳俄悲鵩宣尼竟泣麟風塵辭組日江漢召羈臣
穀士皆登用黃公獨隱淪黍離興歎切麥秀入歌頻
牢落征途上飄零甬水濱時艱憐子弟歲儉感妻仁
我羨陶元亮人稱賀季真如何還凋謝況乃久遭迍
已矣成長往哀哉付劫塵黔婁衾不足原憲數方貧
筆冢名空在文場事已陳行囊猶簡牘旅家但荊榛
聽雨嘗連榻吟風更接茵上山泳遠潤金井叙餘津
白首論交地黃泉訣別辰分財悲鮑叔投轄失陳遵
北海誰來隱東都罷對賓向來知己淚霑洒滿衣巾

聯句

對菊聯句

精英剪秋菓 金琪 鏤冥英 良 騎役競戢戢植餘紛亭
亭輸逞芳固的皪開蛤晶 溫 璨 琪 幽姿匪人造逸態
諒天成韡傍茅萌蔗薛乳蔓孕懷繃 溫 蟠虎縮逗騎
瘁蛇枯倚垫 良 逞倩颱陣颭疾役雷輥輷輸筝協互
雜沓跋檻迸紛爭 琪 秋柴恣婉娩春粲失婪娟棘瑩
奪鵝肪職飛探鼯毳輕 溫 韻列帖跡宂跡勲慰爵饔
良 魏書奉廷轄鄭水滋甘馨翰締芳笑蘭支論雅儆
梅兄璜撼捎感絳繳乘乘怜孤掉穀瀝之巴百品詠
之後千名 良 或繁若朝弁或潔若藍瑛 良 或容若飄
鐵或爍若維星 琪 或赴若凌輻或屹若栽弁 琪 或嵌
若餅 溫 或聚若輸轄或瀾若璜佩或龐若金嵩 溫
或 琪 如驚振或悍如動頗 良 或乍如僕隸或積如雲
仍輸或翩如春蝶或闇如宵螢 琪 或偃如背傴或昂
如氣盈或揚如袂擧或側如盃傾 溫 或盛若笑
或甚臭若醒 良 或郎階陛立或俱盆盎升 翰 或俯夢
迷或偃郎婦貞 琪 或翔疑孔翥或峙訝鸞停 良 或
定天姓巧或媞地媼靈 溫 朝采有元亮文食有屈平
良 用酬我嘉節來踐爾佳盟翰飣容交錯飣飣許逸
巡行 琪 摘鮮盛梨栗傾濁饒酥醍 良 饈起酬足蹣跌坐
嘆腹膨脝 溫 陸味萃南品海腥極東烹 良 已暢一朝
縱後喚千古情 溫 句奇蠟筆礴韻古鏗韶韻 良 馳驟
闘接武格闘挍壘兵輸味辛薑桂忸語險魑魅驚 溫

攫敵迹屢屛懾毀眼頻瞠良藉溦走且纈如烏弛徙
俯翰尊卑異川岳清濁分渭涇璜遇思時謁胃凝聯
雍闕睛粹頃漸篤駘力莫抗騏驥衡溫四美已云具
二難亦既幷龜懋去踰激失撒來劉抽綸璜即此成
技臟何用困拘俯良未緝妸卿佩燕躍壓拓纓翁

出游聯句

杪秋劃澄霽遊思躍然動良林颼迅而清川氣凍不
淆翁宿期凌流灘晨征促瞻矇粹趁程指懸興昇務
遺陞愬源輿挾康樂高志激孟賁勇良筆床黃帽贊
舜篙蒼頭捧翰拔擢鬪鷁飛揚帆接鷁雛粹始循並
縣山尋憩橫江瀧源午分魚石逆暮合龍阜溼良谷
烟披照紗階月跳流汞翰捉院謗舊知開筵樂新本
蘇宵婦墜雲紫曙覺堆嵐重源塔訪暘師銘窆謁先
公塚良綠岩何業岦叐雨澂何龍梵翰崖寺諦峵蜒江

檻濼蠕蝀翰藍水碧可通蜀山青忽擁良門美登龍
榮席矜烹鶴籠翰詰離憶沉淪語迹愧荒茸粹纓綾
已騂集刀珮亦琿捧源既觀朱扉盛俊職清泉涌良
兩髑耳邊來雙峰眉際聳翰慶宅址空存袁墓木已
拱粹委蛇謁客闢叢脞失僧究源金繩趨宿港石林
動新味良大著孕璞玉賢孫耀珪珙翰德蓮東家在
義壁吾邦勇粹堅蜀馬就縶強別因脫拳源竟忘淪
艇危直適夜潮洶良莿霞伴器欸頭瀰同駕要翁二
賢肯騰辭小子继跳踊粹江闊水翻翻雲黑天朦朧
源雨濟騰固懾決去心益悽良執書極游勲誰息扶
德時翰迹離魋魖鷙身出蛟鼉恐粹叩門氣始振郎
館語猎恂源儒服漸林立賓塌竟川壅良争看麟一
角共譽龜五總翰吐辭超鮑謝剖智駕晁董粹舫群
寶喜蓝蘭室睇令棋源回復昇羣觸醉侣酒頻傾良

屈伸付蚨蛾聚散等蟻蟻翰歸情蕩躍鮮別思貽抽
蛹粹筆耕期已駛許債事尤餘源雲莊充昔贖雲林
跛初癒良唐生竟神驟沈子亦聽棟翰畫軸卷入櫥
書冊收貯籠源磬折向蒼蒼天羅超潑頒良仰視雲
畔鳶去逐烟中鷄翰到家跳夜尾入室絜寒蓋粹後
會知何時余髮已種種良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七

鄞游藁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仞同編

贊

滑伯仁像贊

孰不加豐體不加長奕奕曄曄其學也昌盛承詩禮之精華晚探素難之窈茫惟其有是以防世而範俗出其餘可以濟蔽而瀹膓是故知之者識其隱身遁命之老儒不知者以謂醫師一代之良而已是若人也其亦游神二者之間以玩於世而奉逐於其鄉者耶

汪縣尹像贊

於維汪侯民之父母有猷有為有學有守遭世中危高謝以歸子職克脩臣節靡虧時行時止名教之奚我瞻侯像其顏有泚

項彥章像贊

倬彼項君倜侃恂恂嗇聰而韜寶婁而文方蹶履衛星羽忠翼仁復飲水上池以神異闢濁為清化秋作春是扶是極欲人如身既存心於利物仍抗志而出塵其應世也慕祥鸞之隱見其置身也任尺蠖之屈伸倬彼項君為世令人

章雲士像贊

有鳩者杖有鶴者裾雲谷風溪以游以居葛天氏之民歟抑荷蓧接輿之徒歟

夏祥甫像贊

猗歟夏君克儉克勤克昌于家克厚于倫謂我弟兄一氣之分如彼手與足豈伊異人我居既同我財亦均一家之內孝友如春帝曰爾民為我國鳳麟乃降旌書于海之濱既表爾門仍復爾身續張踰陳永

世有聞

梅石處士趙先生像贊

我冠褒衣鮐背厖眉飭以躬也春陽其胸秋霜其厲正以容也行脩於身與著乎人道之充也不榮以祿惟裕以福德之鍾也觀是丹青猶有典刑為士者之雅也

趙太初像贊

有粹其容有迪其道志篤義栽由忱以存黃老契衣糲食四十星霜氣清色澤神凝體康游心太初鍊形大化混沌鴻濛作我廬舍忿世之濁去而上翀俾爾孫子瞻瞻冲風

趙母戴氏真贊

翼翼戴宗積慶自躬誕生淑女于趙之從彼髮然我副笄童童居兩族間有德有容其德伊何孝敬是將父母舅姑惠由此推乃揚婦則乃慎母儀曰子曰孫咸仰惠施恩隆義藐禁及姻族有呱者孩曾不與鞠爰暨下人悉資衣有寒不泣穡飢不號粟行既孔仁復粹而淳德不越閫聲不聞鄰內安恭順外絕念嗔堂堂是賢況其嗣人賢而克壽蓋自天佑爰肖容儀以貽厥後弟沈贊辭庶幾不朽于千百年嗟彼輔母

羅氏五老贊

於惟羅君天錫壽耇有年有德五老之首化行同氣澤被後昆龍光下燭爛其盈門

於惟羅君世之列仙厖眉鶴髮弟後兄先堂靄春風門霑恩雨凡爾後人永踵遺矩

於惟羅君貌則孔癯寶肥于義德與齒俱既和同生亦鍾令子洛社之榮庶其在此

於惟羅君既富而壽亦篤友恭其德克懋廣額長身

幅巾深衣望之儼然威儀令儀於惟羅君實惟李氏昔也孤騫今焉耆齒施政孝友式纘聖謨茫茫海隅用教薄夫

鄧居生贊

郁乎其文美乎其容粹如白璧穆若清風四明文學不足以啓其武三山儒塾昌足以大其蹤噫此蓋治世之元龜亂世之卧龍豈宜長居於九野久蟄於三冬也耶

劉貞逸像贊

有偉劉公克孝而敬綜覽群言以充其行謂當盛際歸忠于君頭欲歛爲作世隱論載烈鄉休實曰嚴後象笏朱衣曰兒宜受亦既有子而又有孫我瞻遺像永媿德門

李仲賓像贊

肅肅霜臺正百司也其綱一舉衆目隨也誰其長之天子毗也亦有賓贊輔德成也彼美李君何傾傾也貌則孔莊心其夷也柔強莫弱名四馳也群姦所族善類歸也食元之禄既有爲也服必時剸矢靡移也式觀斯像俾我祗也起爲之贊匪溢辭也

陳文昭監丞像贊

侯以文儒施政海隅人孰似之曰召曰杜爲母爲父侯實以之蓋於治民去其敗群餘志子之彼或其訛我戈是荷四國倚之一忤強藩十載海山時竟使之朝籍乃續好爵屢錫卒莫起之圖像如生觀厥所行誰不躋之後有董筆詢名考實尚其紀之

九靈自贊

識字不如楊子雲摘辭不似沈休文胡爲而有沈之瘦胡爲而有楊之貧觀汝之生蓋視汝真以不死不活之眼而欲覽八詠之風致以半飢半飽之腹而欲吐四賦之清新此所以亂竽鼓於優孟辱中郎於虎賁也乎若乃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秀之音詠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蓋庶幾乎無愧

趙太素像贊

髮兩鬢而不言孰知其玄幻凡質以爲像孰知其然惟天者全是以能永年是蓋得夫一氣之先

松風老人呂君像贊

君名復字元膺松風其別號也胡仲畢氏爲寫像九靈山人贊之曰

以兩眼而窺六藝之奧以一心而究六技之精沒沒乎其成已之志拳拳乎其濟物之誠得一善有以淑身而谷穗拔一毫可以起死而回生是故知之者識

其爲吾儒之老成不知者有以謂擅夫一代之醫名而已矣雖然此皆得其粗而語其膚者也彼其怡神浩劫之餘游心太古之初忌者之所不能毀附者之所不能諛惟嘗讀其書者於此復觀其圖焉然後知其老不枯賤不汙身之臞而道之腴乎

錢春軒像贊

顒顒昂昂如圭如璋矯跡詩書之府策勲翰墨之場豈所謂朝寓公車暮綰朝章以飛聲於金闕而致身于玉堂者乎然乃袖補天之妙手秘醫國之奇方郎湖山以嘯傲弄雲泉而相羊是殆弁髦功利螻蟻侯王如黃淵變之在漢賀知章之在唐也

真逸處士像贊

我觀若人質秉柔剛秋氣颯乎毛髮春風入其肺腸化行閭里而至尊公侯於蟻蠓政布家庭而直陋功

名于耛耰是盖築和義以為基居孝友而為鄉者也當其弄雲泉以游戲即丘壑而相羊但見肴邨松林之風華奪雲錦之衮而不知澤被民物光焕朝章者殆各夢而同床也耶

蘭村先生袁君像賛

體貌之厖然氣宇之昂然泛學海之汪然倒詞源之旁然以爾為儒林之隱豹耶則嘗獻藝於省垣以爾為仕途之逸驥耶固已放志乎雲泉矣嗚呼若斯人者是殆不忮不求以從容於出處進退之間乎

袁廷玉像賛

以一心而涵今古之秘以兩目而啓天地之閟知人之所不能知言人之所不能言奪造化之妙定出處於機先既轉禍以為福亦化愚而為賢求其為人殆孟子所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者歟

南宗禪師定公像賛

雲閑水止不足以語其道山包海容不足以喻其量若乃求泡影於幻身寫圓光於頂相又豈足以擬其人而盡其状哉噫此所以名飛縉紳之間行出緇流之上不為物外之津梁則為法中之龍象矣然師之所至亦豈止是而已乎

風光軒賛并序

天淵禪師居二靈之風光軒方外友戴良謹拜手稽首而述賛曰

聽聲以耳觀色以目何有風光揭名于此風出乎谷光或在湖各各異相如盤走珠有大比丘一笑而會聲色不離觀聽罔礙于時此老晏坐軒中是心廓然同太虛空同太虛空非愚非慧軒名已忘風光亦棄

銘

竹所銘并序

慈溪羅彥直以家多美竹顏其堂曰竹所徵予銘之嗟乎竹於植物中無芬香豔色之可悅而彥直之取之也何居然芬香所以悅吾鼻豔色所以悅吾目而香不芬色不豔者乃所以悅吾之心也則夫植物之可取其有過於是竹者乎雖然世之人以芬香豔色役乎其心者亦多矣予懼彥直所取之不固也銘斯作

孰花匪香孰草匪色君豈惡此而竹斯植問竹之香香則孔清孤竹伯夷靄靄其名問竹之色色亦甚美綠竹武公其文斐斐王猷此君白謂似賢其色其香莫或比焉伊羅氏子虛而且直曰芬曰豔豈為心役既顏其居復勒以銘庶憑竹友以振德聲

槐軒銘

沈岡用永揭其宴私之室曰槐軒屬予為之銘銘曰

惟沈所廬于山之南有軒翼翼有槐潭潭沈曰其嗟來尔子孫洗心滌慮聽我話言我築我軒尔居尔息曷視我槐以符尔德德以為根學以為枝根固枝蕃德茂學勤伊仁伊義尔操尔踐曰詩曰書乃厲乃勉譬之植槐土厚壤肥泉流雨露以溉以滋有不蓊茂時乎未至月益歲增吐黃含翠毋折尔枝毋撥尔根庶幾百年其陰滿軒三槐王生厥德靡競至於魏公與槐俱盛尔遵我志用謹封植懋德于王必世乃食於曾斯軒槐以為徵匪三公是慕惟德之承

種德堂銘并序

餘姚張與權家有種德之堂盖其祖父俱以善醫惠及其鄉人至與權十三世矣與權復挾是術游明越間明越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越人某為製銘詩二

百四言使揭諸堂上朝夕覽觀以勗其德云
有堂渠渠張氏所闢維彼張氏世種以德其德伊何
格自古昔法以陰陽和以數術是鍼是砭是湯是劑
濟我夭札起我疵疾讓不責報奮不遺力祖父浚源
子孫派澤有此室廬綺窓畫壁門多車馬庭有鴈鳥
豈堂之華惟德之飾噫古神聖繼天立極其養生也
教之稼穡其救死也詔以藥石既曰對時亦云育物
是德實深實厚實碩匪前曷作匪後曷述人亦有言
種而後獲毋謂松柏必培必植毋謂黍稌必艾必銍
累世之慶一夫之積我銘是徵永矢無斁

拙守齋銘 并序

會稽王漢章宋禮部尚書厚齋先生之裔孫也見世
之巧於宦者或至喪身而辱先乃欲拙守其先業而
題其齋以示警九靈山人繹其意而銘之銘曰

物盈兩間則萬斯有孰巧於為孰拙其守我目之明
實本於睟我耳之聽乃成厥聰睟聽匪拙明聰非巧
維拙其巧善守之道伊禮部公古人與偕爰有諸孫
拙守名齋曰守先業寧愚與魯彼巧而出我拙而處
嗟尔王生遵此大戒勿以其拙行厥狙詐昔漢長沙
已國于東猶拙其舞巧以求封生其鑒之去巧取拙
日坐齋居念念弗越大成若缺大盈若冲缺則不弊
冲則靡窮祖德遠矣斯學孰受小子述銘用儆座右

紫金石硯銘 并序

叢晉孔昭得紫金山黑石斵為硯徵良述銘銘曰
懿茲石孕胡北剛以勁潤而液其德玄其神黑從欽
仙供辟筆

端硯銘

質孚碧溪霄割紫雲外特堅重中含粹溫書城之寶
士林之珍人不能然於硯則云

心耕齋銘

四明施弘道名其所居之齋曰心耕金華九靈山人
為銘以勗之銘曰
心為我田今我其耕我如不耕吾何以生耕之曷以
乃耒乃耜耰钁既治畔岸亦理孰為稼穡曰種以仁
孝弟忠信以耨以耘惟食與色為厥稂莠我其除之
我苗克秀惟師與友為厥雨暘我其時之我苗靡傷
仁既成矣稼穡孰實饗之祀之神其福矣心貴乎廣
耕貴乎勤我銘齋居用警學人

耘業齋銘

章生輝扁其讀學之齋曰耘業蓋取韓退之詩語也
九靈山人為之銘銘曰
士之於學猶農於田耘而又耘其業乃專伊士所穡

何穡非性由是而賢由是而聖惟四其端乃五其常
既六其藝亦三其綱此而致力是曰種學始之不耘
終何以穫去其害苗耔而耨之補其食心長而茂之
乃秀乃穎乃堅乃好乃觀厥成有相之道舍是奚植
怠是奚收不植不收誤我有秋昔唐昌黎庶幾知此
而以耘業勉其學子咨尔章生是則是傚匪以銘齋
亦克允蹈

箴

人性皆善齋箴 為東平李元善作

彝兄烝民乾父坤母誕降之衷天命則有是名為性
與生俱生一本於善惡何以萌惟血與氣誘以物欲
日削月朘寖其難復動靜云為擾擾紛紛毫釐之差
聖狂所分堯舜盜跖其初靡二敬怠一殊天淵遂異
匪性使之人心則然惟心其性衆善乃全持性之方

有若防城仁義禮智我壘我營自作旌旗耳作金鼓執帥執兵氣為之主我備既至我守既堅寇壞之來乃殪乃殲寇其殲矣明而誠矣性誠一固聖功成矣繄昔尼父垂訓萬年習遠性近已發其端暨孟軻氏丕闡斯世指示本原以祛其蔽有儒一生李姓善名宴坐齋居戰戰兢兢嗟尔君子勉哉敬止小子作箴以諗同志

求諸己齋箴 為四明方士衆作

懿茲君子學以求己彼也十人求人而已求己之學在彼取初仁義禮智而勿謂無失而求之實主於我成己成物推之則可求人之學營營外馳不顯其德獨華以鮮金臺玉堂是居是游小人之榮君子之羞惟己惟人其端甚近毫釐弗察謬則千里有偉方生克迓前猷不務人知惟己之求爰闢斯齋左圖右史日新之功森其在此咨尔方生念之敬之弗怠弗荒其惟自知古人遠矣此學罔傳我作銘詩式訊是顓

碑

靈仁廟碑

寧海縣南行六十里曰桑洲靈仁廟在焉廟始居洲之上流唐貞觀中壞于水居民見所漂神像止洲忻遂即其地重搆之而廟制未完也五代時有陳氏盧氏者嘗以事禱之應因捐已貲為寢殿門廡規制稍備而廟額未錫也至宋端平初神假夢所司以賜今額而爵號未頒也入國朝盜起夔之王山葛廷是縣至則陰兵四起若有所見盜遂驚潰不入境事聞禮部遂降 璽書賜以嘉惠王封而庭曲之碑無文以刻也予方避地東海目覩斯事塑石請記遂不獲辭竊聞名山大川往往儲精孕靈出雲興雨以安祥隤祉於吾民而嘉惠王之廟食茲土由唐暨今靈異迭見然姓諱里第未知前聞豈非山川之氣有所憑依而致耶國家饗祚受釐懷柔百神凡天下郡縣能禦菑捍患載在祀典者靡不崇秩與數以昭答洪惠寧海僻居東南去天萬里而綸綍渙汗所以寵錫於爾神者何其盛哉是不宜以無述乃因其請為作迎送神樂歌二章俾歌以祀神其辭曰

台嶽青台水明靈之來杳冥冥唱歌發牲酒馨天章煥神意寧 右迎神樂歌

台嶽莽台水沛靈之歸祥靉靆雨暘若歲時泰民欣欣禾穰穰 右送神樂歌

說

愛菊說

鄞有高世之士曰駱先生以大貌嚴而氣剛行峻而

言直學富而聞多落落不與世俗相俯仰一語之不合一事之不諧則望望而去終其身不留以故世之士子鮮有當乎其意者與為忘形交者然獨視菊如賢友朋每歲即小齋之外羅植數百本春而鋤夏而灌秋編其綠而屏列之當天氣始肅寒英盛開被鶴氅花戴折角巾攜九節扶杖行圃中見夫幽姿勁質凌轢風霜則思淬厲節操處艱苦而不屈見夫黄而不離得土之中則思正色獨立使君子有所敬而小人有所畏見夫早培晚盛不競不爭則思居謙處讓退可以無咎而進為有悔見夫味甘而氣馨品高而性介則思蓄用以待時潔身而處俗不與黄茅白葦俱出於斯世凡是數者一或不類於是菊又為之徘徊花下仰而視俯而思且愧而且責必也物我兩忘彼此無間然後與之曹處乎軒窗寂寞之濱並驅乎

草木搖落之際若相磋以道相錯以德不自知其情之孚而身之化也夫如是則菊也先生也真所謂賢交明也菊有賢友朋之象而先生猶愛之如此況世之賢士子乎是故無賢士子則已有則必為先生之所愛如愛斯菊矣先生愛賢之心豈果有異於愛菊之心乎嗚呼菊不能以自賢惟先生能賢之士子不能自知其不賢惟先生能知之賢也吾其愛不賢也吾其棄嗚呼安得賢如是菊陶姓而潛名者與之論先生之交際哉

唐林字說

句章唐起賢之冢子林從予游久今年十有五矣起賢將責之以成人之道也乃行三加之禮而請字於予予取班固學林之語而字之以孟學且為說以告之曰生亦郎夫高山大澤之林乎望之蔚然而愈茂

入之窈然而愈深陟之嶄然而愈峻是何果以致此哉蓋其得地之力也完而去人境也遠得地力也完故其積也厚去人境也遠故其戕之者少於是乎茂也深也峻也有不期然而然矣今以近郊之林而為國人之所窺俟晝夜所息之氣薄雨露所潤之日淺而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又相尋於無窮此豈復有向之蔚然蓊然嶄然者乎生入學林亦若是而已矣而其為茂為深為峻也又有甚於此者焉吾惟生之積於內者有未然而戕於外者日以至則所謂蔚然蓊然嶄然若且化而為濯濯矣嗚呼是豈林之性也哉生乎其絕此而務學也乎然學有二焉有義理之學有文詞之學義理之學猶斯林之有根柢所以脩夫天爵之貴者也文詞之學猶斯林之有芬葩所以慕夫人爵之榮者也生能舍文詞之學以求義理之學而從事焉始無愧乎斯林之所養矣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子之告生止於此矣生再拜曰敢不敬蚤夜求從祝辭

唐氏四子字說

句章唐景先氏有子四人焉曰轅曰輪曰轂曰輻轅則字之以伯度輪則字之以仲規轂則字之以叔直輻則字之以季齊一日景先請所以字四子者其說云何予曰吾子亦知車之任重而致遠乎其轅以句衡欲其有度焉適淺深而謀進退也其輪以載地欲其中規焉杼於澤而伴於山也其轂居於輪之中欲其直焉而不動也其輻湊乎轂欲其齊焉而相任也夫如是則車之為用庶幾哉今四子之車其材良其質堅吾固望其任重而致遠矣雖然猶懼其法之於外者有所未至也四子於此苟能守之以度而無析

無絕也如轅通之以規而不匡不附也如輪容乎其直梂乎其齊也如轂如輻則其取法是車也不既至矣乎由是而觀則轅也輪也轂也輻也必合為一器而後可以成乎車則汝四子之為兄為弟也亦必合之為一心而後可以成乎家然欲使之有合也亦在乎度以守之規以通之容乎直而梂乎齊耳是故引而行乎上者轅也達而行乎下者輪也轂之與輻又所以同乎輪者也轅不度則無以制其下而使之行輪不規轂不直輻不齊則無以聽乎上而奉之行輪也轂也輻也固弟焉而役於轅者也轅乎吾見為兄之難矣轅率諸弟學於子予嘉景先之有子也作字說以貽之

朴太素字說

聖如孔子賢如老莊其言不過曰繪事後素曰見素

抱朴曰明白入素無為復朴蓋朴也素也皆質之所始也質之所始其道之根榦乎是故中虛外無不可為像是謂溟涬道之根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謂鴻濛道之榦也斯道也不特儒道二教為然雖釋氏之教亦然嘗讀止觀書悟即假即空之理六度萬行自一真出真即道也道即質之所始而朴與素之說也周氏慈溪右姓詩禮世其家有奇比丘出焉東皐宜朴字太素者是已太素幼薙染具戒後習內外學奉師祖圓智翁居冡間大方之士多招以清職而祖老辭不就其卓識高行固已振於叢林如玉之就琱木之就斲騣騣乎其向用矣予懼其雜朴而散素也故為之字說以祝之曰充耳琇瑩玉之就琱以成珮者也而質弗朴則難乎其為珮矣楩楠櫲樟木之就斲以為梁為棟者也而質弗素則難乎其為梁為棟

矣學者質之弗朴弗素也然亦安能受道乎所以字朴曰太素者蓋以受道之質許之矣雖然太素禪子也知所謂翠竹黃花之說則於是道可一笑而領

太素說

易卦有復所以復乎其本始也本始也者朴而未散之謂也朴而未散是名太素老子之抱朴見素莊子之復朴入素又皆求復乎太素之說也然則易為而復之復之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惟其一也故不雜惟不雜也故能純傳曰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斯言豈欺我哉浦陽趙君儒家子也晚好老莊之學絕伯氏太初先生游棄衣糲食絕去華靡是蓋有志乎純素者矣以其字思復而別號太素子一日求其說於嚚嚚生生曰越席疏布物之素也質先禮後人之素也而道家之素易與老莊之說一也易言其復而老莊言其素也然所以復乎其素會儒道而為一者又君之所自得非予之所能知而亦非可以言告也太素子拊手稱善遂書之以為說

瑄蘊中字說

瑄盖用之以禮神而為器之貴者也然則人也亦有見用於世而為其所貴乎公卿大夫士是也其於僧也則不然僧蓋出世間者也是以無用而為用世固莫得而貴賤之矣然則師之能瑄也亦在蘊諸中而已蘊中之說云何師讀止觀書知六度萬行自一真出則知所蘊之義其在其乎其在斯乎師名瑄而字以蘊中因為之說云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九

鄞游藁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傳

高士傳

嗚呼甚矣哉高節之士爲難遇也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夫狷身以行化者知進而不能退嫉世以矯情者知往而不能返二者各得其道之一偏惡覩所謂中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居周之世而其言如此況世變多故君子道消之時乎於斯之時責士以必中而不過則天下爲無士矣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況蹈義秉方蟬蛻塵埃之表時固難遇其人乎吾之有取於鶴年有以也哉有以也哉作高士傳

鶴年西域人也曾祖阿老丁與弟烏馬兒皆元初巨商當

世祖皇帝徇地西土軍餉不繼遂杖策軍門盡以其貲歸焉仍數從征討下西北諸國如拉朽廷論以功授官阿老丁年老不願仕特賜田宅留京奉朝請烏馬兒推其道宣慰使其後招降吐蕃有大功遂自宣慰拜甘肅行中書左丞祖苫思丁由北晉王從官起家累官至臨江路達魯花赤政尚寬仁民懷其德父職馬祿丁輕財重義盡取祖父遺貲賑諸親故之不足及他士之貧者然性尚豪邁雅不喜榮名年四十始應野憐真丞相辟主臨州縣簿以治行高等陞武昌縣達魯花赤有惠政辭官之日父老爲築種德之堂請曰吾縣蓋公之桐鄉願留居毋去武昌公亦愛其土俗異他處遂家焉生子五人而鶴年最幼武昌公死時鶴年年甫十二已屹然如成人其俗素短喪所禁止者獨酒鶴年以爲非古制乃服斬衰三年仍八年不飲酒家有遺貲悉推與諸兄不留一錢自遺也武昌公在時以鶴年倜儻類已甚鍾愛異蔭從父桓州職鶴年亦辭謝不敢有惟益篤志爲學清苦自將與寒畯士等或曰汝貴家子不效祖父爲官人顧乃過自矯激如此鶴年曰吾宗固貴顯然以文學知名于世者恒少吾欲奮身爲儒生豈碌碌襲先蔭苟取祿位而已耶鄉之諸儒長者以其年幼而有志多樂教之年十七而通詩書禮三經豫章周懷孝楚大儒時寓武昌執經問難者比肩立然獨器重鶴年且欲同歸豫章而妻以愛女鶴年以母老諸兄皆官千里外無他兄弟侍養辭不行母聞而遺之鶴年曰

人之所以爲學者學爲孝耳今舍晨昏之養而從師遠游人其謂斯何明年淮兵渡江襲武昌鶴年奉母夫人以行所在艱阻三閱月始達鎮江蔬水不給雖備販賤業騎射畢職皆甚爲之不問及夫人捐館舍鶴年哀毀盡禮鹽酪不入口者五年於是浙以西日入於亂鶴年聞從兄吉雅謨丁避地越江上徒步往依焉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越郡大夫拜住公鶴年父交也雅知鶴年即辟爲從事御史迭列圖亢滿迭兒亦舉校官余觀胡普顏帖木兒安雯舉孝廉鶴年痛祿之不逮養也俱不應浙東廉訪僉事都堅不花延致鶴年于家俾諸子師事之且剡薦入館閣薦章未出而省逝南臺大夫沙藍答兒公被召還朝思得文儒之士以備其諮訪復以從事辟之江西閩海二道肅政府又以其省儒學提舉薦皆陳惻以辭然

不一就鶴年與吉雅謨丁甚友愛吉雅謨丁掾南亭時欲以利祿勉鶴年鶴年去不顧後以直言忤權要謫遷江右道里梗塞僕隸皆憚行鶴年乃獨衝寒雪冒險途千里從之後還越宿留四明或旅食海鄉爲童子師或寄居僧舍賣藥以自給雖久處艱阨泊如也通政院判伍寔督運海上自負才氣見賓客不爲禮而獨賢鶴年虛左迎至邸鶴年當隆冬獘衣不揜脛伍欲解衣衣之畏其清介言欲發而中止鶴年當困苦時人有濟之者雖饘粥之費無所受然行稍裕每好赴人之急人之享其惠若蓋斁斁然也時兵戈四起鶴年益迸匿海島絕其迹已而海上多盜鶴年轉徙無常大抵皆明之境內明當方氏之盛幕府頗侍士士之至者連接鶴年獨逡巡遠遊門無一迹慈溪縣尹陳麟號稱賢令四方士大夫多依之鶴年

居是邑數載未嘗覿其面鶴年天資穎悟讀書過目輙成誦善詩歌而尤工於唐律爲文章有氣至於弄數導引方藥之說亦靡不旁習然尊以躬行爲學非其食不食非其衣不衣重然諾尚氣節人或有失雖尊盛必盡言以告已有過雖少賤者規之必歛衽聽受見人一善稱之不容口卽不善未嘗言然性頗編隘於物少容因自謂曰凡爲清士當以廉爲主義爲輔和爲衞三者備庶可免於今之世矣由是德益脩而行益厲有東漢高士之遺風員外郎馬子英不妄許可人嘗曰吾友多矣可託妻子者惟鶴年一人世以爲知言

贊曰昔申屠蟠居父喪哀毀過禮不進酒肉者十餘年家貧傭工自給郡召爲主簿不行隱居梁碭以經學自娛至今想其爲人猶凜凜有生氣鶴年執親之喪有過無弗及而間關亂世利祿不行至其爲學博覽經史而本於躬行雖蟠何以加諸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鶴年之謂乎

周貞傳

周貞江湖隱人也字子固晚號玉田隱者其先居汴宋渡江徙儀真家焉大父順父先堅皆不仕貞自童齔時性敏而好學過書卽善誦知義理既長益負奇氣倜儻大德元貞間稍出爲汗漫游欲以其學自奮會有以貞姓名薦貞且比行至揚子江歎曰仕所以濟人苟居一藝以拯斯人之疾苦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返棹吳淞江亟取神農黃帝書及春秋秦漢以來下至金宋諸醫家習之無間隱隱名動西浙疾病顛連者必歸貞貞皆樂然應之每遇奇疾古今人所未喻者貞以意與善藥輙速已瞿運使得熱病雖

祈寒亦以水晶浸水輪取握手中醫以爲大熱貞曰此寒極似熱非熱也飲以附子湯愈衞立禮得寒病雖盛夏必襲重裘擁火坐密室中醫投以烏附增劇貞曰此熱極似寒非寒也煑大黃芒硝飲之瘳王君海子病瘵羣醫莫能療貞投七藥救之牙齦出穢血數斗既而形盡瘦骨立後第以美味補之數月瘥王經歷患身輕飄飄若行空虛中歷醫凡七十人皆以爲風虛與熱藥轉加貞曰此酒毒也卽以寒涼之藥騐之隨愈趙鶴皐妻病咽乾水漿不能下羣醫盡愕貞叩以平生所最嗜獨鷄湯卽命烹雞進之授以七筋入口無所苦已而食進病如失一婦人因產子舌出不能收貞以朱砂傅其舌仍命作產子狀以兩女子挾之乃於壁外潛累盆盎置危處墮地以作聲聲聞而舌收矣一女子忽嗜食泥日食河中汙泥三碗

許貞取壁間敗土調飲之遂不嗜泥貞以右方今病之不合往往出奇見輔其法而取驗類如此貞善繪事而尤精於音律家寧海知州陳行之嘗延致教大成樂貞持古律管吹之以節五音之高下黄文獻公爲作記有吹其律而鍾自應之語然雅好鼓琴家居無事必引琴以自娯一日大雨雪有權貴人騶騎詣門進肴酒請爲白雪之操貞厲聲曰大樂與天地同和今天大寒是豈樂一餉時耶且若獨不聞戴逵破琴之事乎客慚謝而去貞爲義若嗜欲至於視利輕之如糞土在寧海時有直學韓成之者負官錢數千緡自度貧無以償乃於學齋中引繩經其脰貞亟救之爲倡行橐代償及韓滿去空一家走謝且白無行資貞時橐已竭仍質所服衣相之行治病王氏子時王問藥直幾何餽贈當幾何貞愁曰吾愈人疾未嘗

覬其利汝富家翁欲以利酬我不過殺汝槽櫪一朝之費耳豈可面計重輕待我若小市人哉泉帑吏于前老謝罷無所受貞長身美風儀鬚髯秀整器局清古外蕭易而内嚴峻落落不與世俯仰王公大人每卑禮鈞致貞視之邈如平居與客談玄亹亹不能休然無一語及時俗事環堵蕭然室無長物當時趣時或焚香清坐或雅歌投壺或吹鐵笛弄已蕭怡然自得賓至則封羊釃酒與之盡歡無纖毫儉嗇意即有餽遺輒取以賙人之急雖屢空不顧也甥女孫氏生七歲而孤貞悉心鞠養及笄具資裝嫁之故人夏德輔有女欲度爲尼貞曰以女爲尼獨吝遣嫁耳乃育爲已女命故人子李嗣宗爲贅壻貞無子以嗣宗之子稷爲之後嗣宗事貞甚謹而貞遇之頗嚴厲苟有小過必危坐終日不與言嗣宗偕其妻緘服立左

右惴惴莫敢仰視貞頷之去乃肉袒謝罪而退貞嘗采藥中吳吳人館之遂翛然忘返將終老焉至正乙未秋淮兵犯吳境城陷貞杜門堅臥不食飲者九日而卒七月五日也時年八十三將屬纊呼嗣宗悉取生平所著書焚之

爲說者曰予嘗游淞上抵吳門過貞向所經行處訪其遺事而故人長老無在者及來四明定海縣尹汪汝懋爲予言貞事首尾如此嗟乎士君子立天地間不欲懷才抱藝自附逸民之列者懼其潔身以亂倫耳今貞雖隱處江湖然能以善藝拯人之危困起人之死至其遇貧無依又往往傾行橐濟之不復顧有無可不謂仁乎世衰民散君臣道廢一旦寇兵及境或望風款附或執殳效驅馳以與須臾毋死者何限今貞僅於逆旅中

如歸可不謂義乎能仁與義謂之潔身亂倫可乎嗚呼世之不及此者衆矣一布衣乃毅然類古有位者之爲尚可謂世無人乎汝懋乃貞所嫁女甥子慎懇不忘人也其言有可徵故列之爲世勸

唐二子傳

四明唐復禮二子長棘次穀復禮以擅匿官醲事被陷且執拘以歸于　京韓詣吏代父命不省乃叩頭流血繼之以死吏閔其情遂脱父梏而梏之使行行至越穀適自杭回遇諸道上既抉轅木挾頸是哭曰兄爲家子宗嗣所託不可以圖死弟請代兄行棘不從穀詒之曰兄訥於言說往必不免弟有一計可生幸無恙竟奪其梏加己手吏亦閔而從之穀抵　京繫獄者旬日近臣乃奏其非罪例免以歸得不死嗚呼干戈與學校廢禮義喪風俗隳中人以下咸漸漬

於失教被服於成習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或
幾乎熄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友脩于身行於家至於
舍死而不顧豈非難得也哉故吾於轅之代父轂之
代兄有所取焉此兩人者當慷慨就桔時其心已謂
其必死而終得以無死者幸也非其所逆知也則其
所存可不謂較然不欺哉君子之於人也闡其美而
樂道之況舍死者人之所難乎轅嘗讀書轂尤犒然
可喜使皆學道進德終之以禮樂庶幾我流聲後世
可與國風所稱衛宣二子列矣勉之哉勉之哉

許丞傳

君姓許氏名原閭人也其父素業儒老為里校師君
自幼傳父學雖朴而頗贍於書多所觀覽為詩與文
務達其意而已驅土入職方有司強起赴鄉選召對
吏部授明州府定海縣丞始至縣人以君歲年未更

事易之及觀君所為始皆大畏服一縣翕然然上之
人多未知君果可以有為也時時有所責君不為動
雖箠搒橫加未嘗一明其非罪亦不以是傷其民於
是西北用兵未已征需尚繁戈甲之攻造旌旗之營
置調發無虛日且地瀕大海歲脩治海舟蓋雖以數
計而官直不時降或已降而為吏胥所拺隱每事第
差民之中次者一二人以主其出納謂之庫子凡所
費用皆令其代輸期會迫促至日受榜笞不恤也以
故歲弊民產恒數十家君惻然曰是豈為民父母意
哉即詣府請其直集里役之長分授之俾售其物次
第歸之庫為召集人匠造之使如法吏皆不得有所
與僅令持筆治文書以防稽勘耳是以功成而民不
知擾鄉之人不憚為庫者蓋自君始也縣以業海為
生自民船不出海所恃以存者獨田租然當民產之

無制里役之無藝都鄙之間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
矣君曰救弊之急孰甚於此者乃取其田分計之受
差之家悉準田之多少田多者應重差而不可辭田
少者擇其出而不得以橫擾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
少瘳矣其他宿弊之未除君止正其尤蠹民者餘皆
一聽其自新或有所笞罰惟豪猾吏苟得萌蘖一切
摘發窮治之不恕諸吏視君皆側目至以鄙語目君
卒不得已潛以他計出君俾不久於位會慈溪闕令
府檄君攝令事君治慈溪如定海興利除害不一月
而大治民以私醞被獲者吏受其賕而罪以旁連君
徽行得實卒更其獄使罪有所歸而受枉者得以伸
人至今言之縣久不雨君禱之白龍公不應役以策
鉤致吏之梟役者大書其背曰天不雨吏弊為之也
既而雨隨至縣乃大稔君色仁氣溫言若不出口及

見義輒矯矯不可撓慷慨辨且強也為政去觚角紩
雕琢以平易質實為務而尤謹持其廉行每出入月
俸必負以自隨一錢之費必已出民以飲食進悉卻
之不聽有私致一肉於舟者則舉而投之江自奉寡
約甚菅屩徒步不問道里遠近以為常雖祈寒未嘗
御靴襪衣服僅取其蔽體雖甚垢弊弗易也日食飯
一盂蔬二味非公享酒㦤不入口視民如子女與之
語欵欵若恐不得當其意至有甚惡乃始繩以法有
可已者即不究以故民之愛君亦如子之於父母君
在其位則色喜或以事出則皇皇如有失一日臺撤
下憲府追君甚急老幼聞者咸錯愕比上道號泣而
送者殆千人且慮之行資無一人不懷金以至自府
尹而下及縣之僚佐與他官之在城邑者亦皆割俸
金馳贈於道左君悉謝遣無所受曰造次顛沛見人

之所守犁死不易吾心矣抵京上之人率明其非罪
未幾乃還及還遠近大夫士無不交口稱賀喜其公
論之有在後數月當得代然以父憂去先是父年老
不可以迎養留其妻子使養之居官計日用俸賸其
餘以歸為具甘旨君其父然父年益老則念輒悲之
此君之事予得於所聞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
詳者人數事略者三事而止今予所論次君事視遷
之所記多矣然猶以為聞之者少也今所聞者多則
其事可勝書耶姑即是所次為君傳庶使世利知勸
焉

論曰詩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
若奇君非所謂愷悌而能剛者歟君以諸生起家始
受一命而為丞其所樹立已卓卓可稱如是使稍履
灌養之不止吾未量其所至也古語有云天下之寶

當為天下惜之豈謂君哉

抱一翁傳

抱一翁者東嘉人也今居越江上姓項氏名昕字彥
章晚更自號抱一翁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比三世
俱以和義維其家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杜曉
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誦受其書讀之年未成童已暗
誦岐扁素難王叔和脈經稍長學易趙將仲棐見山
所後以母病醫誤投藥延痛之乃益厲志醫術欲盡
受他禁方聞越大儒韓明善先生為方善也遂往拜
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藏奇賅
歷試其說皆精良會金華朱彥脩來越出金源劉河
間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翁獨疑古方不方治今
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
矩度也後又往浙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

鄭見戴全父全父亦是郡儒者為說五運六氣機要
若干篇授翁太醫院使張廷玉善橋引案摩甚奇非
世之所聞也翁亦得見事之盡其技於是為人治診
病決死生無不立驗里鍾姓若一男子病脇痛衆醫
以為癰也投諸香薑桂之屬益甚翁診其脈告曰此
腎邪病法當先溫利而後竭之投神保丸下黑溲痛
止即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翁曰向用神保丸
以腎邪透膜非全蝎不能引導然巴豆性熱非得芒
硝大黃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數出病已翁
所以知男子之病者以陽脈弦陰脈微澁弦者痛也
澁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於脇不能下且腎方惡
燥今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
此也鍾女病腹脹如鼓四體骨立衆醫或以為娠為
蠱為瘵也翁診其脈告曰此氣薄血室鍾曰服芎歸

輩積歲月非血藥乎翁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
水也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經曰氣
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其氣俾經隧得通而
後血可行乃以蘇合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翁曰血
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汙血纍纍如瓜者
可十數枚應手愈翁所以知鍾女之病者以六脈弦
滑而且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大
下之鍾有從女病名同而診異翁曰此不治法當數
月死向若鍾女脈滑為實邪今脈虛元氣奪矣又一
女子病亦同而六脈獨弦翁曰真藏脈見法當踰月
死後皆如之越幕官費姓者有子病甚衆醫皆以為
瘵盡愕束手一日費對客獨泣客以翁薦翁診之曰
此病暑邪非瘵也家問死期翁曰何得死何得死為
作白虎湯飲之即瘥翁所以知費子之病者切其脈

一細數而且實細數者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反實乃熱傷血藥為之也費病胸脇壅滿甚篤昏不知人醫者人人異見翁以杏仁薏苡之齊灌之立蘇繼以升麻黃耆桔梗消其膿服之踰月瘳翁所以知費之病者以陽脉浮滑陰脉不足也浮為風而滑為血聚始由風傷肺故結聚客於肺陰脉之不足則過於宣逐也諸氣本乎肺肺氣治則出入易施陳除故行其肺氣而病當自已建康萬夫長蕭君病醫投丹附薑桂逾甚翁診其脉告曰此得之酒病當嘬作聲食入即出而後溲不利蕭曰然予平生所嗜獨燒酒翁進葛花解酲加黃芩飲二升所勢減衆醫以藥性過寒交沮之翁既論不恊辭去即歎曰實實而虛虛過二月當入鬼録矣果如翁言翁所以知蕭之病者切其脉細數而且滑諸數為熱滑為嘔為胃有物酒性

大毒大熱而反以熱齊加之是火其火也且溲祕為陽結今皆反治故二月死也秦商李富人也啖馬肉過多腹脹醫以大黃巴豆治之轉劇翁後至診之寸口脉促而兩尺將絶翁曰胸有新邪故脉促宜引之上達今反奪之誤矣急飲以湯齊且置李中座使人環旋頃吐宿肉仍進神芎丸大下之病去　衆醫咸曰予所不及也淛東僉憲史君素告是病發則兩足如柱漬黃水踰月乃巳巳輙復發翁診其脉告曰六脉皆沉緩沉為裏有濕緩為厥為風此病風濕毒俗名濕脚氣是也乃以神芎丸蠲之繼進舟車神祐丸下濁水數十出遂不發動南臺治書郭公父患泄瀉惡寒見風輙仆日卧密室以氊蒙其首熾炭助之出語吚吚如嬰兒諸醫皆作沉寒痼冷治屢進丹附不時驗翁診其脉告曰此脾伏火邪濕熱下流非寒也法

當升陽散火以逐其濕熱乃煑升麻柴胡澤瀉羌活等齊而繼以神芎丸郭曰予苦久泄今復利之恐非治也翁曰公之六脉浮濡而弱且微數濡者濕也數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濕熱而且加之以熱齊非苦寒逐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木屑者三四出即蒙首之氊去次去熾炭病旋已鄭董允誠妻患衄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涼血之齊益困衄纔數點輙昏翁診之六脉微弱寸為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脉微知心虛也心虛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實其子子實則心不虛矣服琥珀諸補心之齊愈府帥胡公病發熱惡風而自汗氣奄奄弗屬諸醫作傷寒治發表退熱而益增翁診其脉陰陽俱沉細且微數處以補中益氣之齊醫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

邪得補而愈盛必死此藥矣翁曰脉沉裏病也微數者五性之火內鬱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經曰損者溫之飲以前藥而即驗南臺掾吳孝思使閩而足不能履醫以風論或以脚氣治經年不瘳翁診之六脉僅微數而他無所病即探患處乃骨出不入肯綮耳施以按摩即愈南臺治書楚里迷失公足失履而傷腕骨掌反於後者六閱月矣衆醫不能治公知翁精按摩曰華子治也翁令壯士更相摩捽衣至中而筋肉盡屬遂引其掌以踝之蹇然有聲舉以兩月其足如常時金參政子年方稚嘗嬉戲偃卧於階側忽驚馬蹴其足胻骨斷碎即死久乃蘇翁以其法治之卒完其足步履無所苦閩萬夫長陳君臨陣為刀斫其面瘡已愈而脣與鼻不能備甚惡時時撫面曰吾面無完膚生何以見妻子死何以見父母

手乃拜翁求治翁命壯士按其面膚肉盡熱翁施之以法即面赤如赬盤左右賀曰復故矣左丞王公畏壽毒晨必命醫診省醫鄭生切其脉愕曰平日兩尺無實今忽不應指可怪也公即驚曰人無尺脉猶樹之無根其能久生乎命他醫診之其論亦同乃命翁診翁曰此天和脉勿妄治也因陳氣運交反之道以曉之公叱衆醫曰若等誤人多矣奪提舉俸者二人翁之於醫多類此於是門人學子懼其老且衰也力請著書以貽後乃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未備其畧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寒信乎曰脾胃為百病之源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夫陰陽之微盛者脾胃之虛故也甚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者為實無者為虛故氣併則無血血併則無氣氣血俱失故為虛又

曰陰盛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不得瀉瀉則溫氣散寒氣獨留故中寒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陰勝而為實靈樞曰風雨寒熱不能獨傷人有卒然逢疾風暴寒而不能病者蓋無虛不能獨傷其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感乃客其形矣此脾胃虛寒之說也又問河間謂惡寒戰慄皆屬於熱然脾胃虛寒亦有惡寒而戰慄者何耶曰風寒之邪始居於表表有寒邪則外惡寒因其入裏與邪氣相搏故戰慄也邪氣勝則熱發於外故戰慄愈不惡寒而反惡熱脉必洪滑數盛此蓋以實熱而致惡寒戰慄者也至於脾胃虛弱傳化失常榮衛俱虛不任風寒內外之邪易以傷之經曰因身之虛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又曰陽虛生外寒又曰陰盛生內寒又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

今寒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脉必沉遲而弱此虛寒而致戰慄者也熱滛於內治以甘寒河間所論是也寒滛於內治以辛熱上文所論是也二者所因各不同又可執一而言哉又問戰慄鼓頷及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熱河間謂熱之極反有水化制之故其治法專主甘寒以發其欝資水以制火也然與治瘧之戰慄鼓頷可得同其法歟曰戰慄鼓頷皆屬於熱此經首章之言言熱之一端也比及後章言瘧之始發陽氣併於陰陽虛陰盛而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陽復出陽與陰復併於外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溫瘧者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瘧之寒熱戰慄鼓頷者以上下交爭虛實交作陰陽相移也逆調論曰人非常熱常溫而為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

陰氣少陽氣勝也人身非常寒而寒從中生者何也岐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此皆不可專主於熱矣明理論則分戰慄於內外之診戰者身為戰搖慄者心戰又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氣虛微內氣不守故使邪中於陰正氣虛弱故成慄戰者正氣勝慄者邪氣勝鼓頷者邪入陽明故鼓頷為戰之輕者其有森然而寒聳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是而觀發熱而戰慄者陰虛而陽盛也法當補陰而抑陽不熱而戰慄鼓頷者陰盛而陽虛也法當助陽而抑陰至若寒熱交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逆之其始則同其終則異資取化源追之迎之調之而為之治可也豈可專以其寒言之舉一而遺十哉又問胃偏堅滿痞痛東垣謂之不足而中氣內傷法當補其中而益其氣河間戴人則以為諸逆上衝諸濕腫滿諸

氣欝胃督皆温火為病法當瀉火在上則瀉之在下則竭之張長沙人以為邪氣所留而以辛温之劑開發蕩散之何三者治法之不同耶曰治有從本者有從標者有不從標本而從中治者証有虚實脉有逆從其始雖殊其歸一理也經曰天之四令無形風寒暑温也地之四令有形飢飽勞逸也東垣以胸腹堅滿等証皆為飲食七情所致而謂之内傷蓋以中氣不足諸邪得以留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虚是已其脉必弦濇虚遲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既盛則邪氣可不戰而屈矣此拔本塞源之論蓋治其本者也河間戴人以為可湧可竭者是治其有形之邪其脉必洪實沉滑必當去其有形之物而中氣可復又必資水以制火而陰陽自和蓋治其標者也至若長沙直以邪氣留之于中焦必以辛温之劑散其無形之邪經曰寒則氣聚熱則氣散舉痛論曰諸痛為寒是也其脉必虚浮遲濇故以發欝開結之劑主之蓋從中治者也知乎此則三者之法斷不可以偏廢而近世宗三家者往往自相詆毁而有南醫北醫之不同決不肯以寒凉施之於南方辛熱施之於北方何其自畫之若是歟經曰病當問其起居固言地方之不同矣然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微者逆之甚者從之要在臨時變通消息以為治安可限以南北之分而有寒熱之邊畀哉又問原病式以濕熱留飲否隔而傳化失常甚則霍亂吐下又以為諸痛乃熱欝於内故為堅痛不可以言寒又以為急痛者因寒之極而乃凝泣而為痛如是則所謂霍亂吐下而心腹絞痛者當作熱論乎抑作寒治乎曰吐下之作罕有不由脾胃感之蓋胃為水穀之海受天之氣地之味精悍薰蒸而成氣血以營養四旁往往因其變理失宜風寒燥濕之邪得以乘伏錯亂於其間風為百病之始而春為温風夏為陽風秋為凉風冬為寒風風也者天地之氣也寒風即天地之寒氣經曰歲土不及風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揺而甚民病飧泄霍亂斯固陰陽錯亂之所致矣其有食飲過制七情内欝則留飲否隔遂使陰陽不得升降塞而不通陽併于陰陰併于陽揮霍變亂水穀沸騰而為吐下霍亂此則濕熱留飲致之然也若夫堅痛為熱本指瘡瘍皆屬心火心主熱化故瘡屬熱耶不以寒言至於急痛因寒乃舉痛論諸痛為寒之說經曰寒淫於内以辛熱散之佐以苦寒長沙以辛熱之劑散其錯亂風寒之氣良以此耳凡所臨証固當察物之陰陽驗人之虚實不可專以為有熱而無寒不可專以為有寒而無熱斯蓋折衷之道也翁他所診病及所論証治衆多今頗失之不能以盡録而録其大槩如此其於為吏或在杭或在鄞或在閩在杭為府史為肅政府書吏在鄞為帥府令史在閩掾行中書掾行臺一皆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尚也然廉謹練達之風雖素宦吏事卓卓當時者亦皆自謂不能及翁儀觀美髯鬚雙目爛爛如電光天性純孝父母有疾扶持保抱不解帶者旬月沒則一遵儀禮治其喪平居樂易寬仁務揚人善而恥言其過臧獲有失亦不忍加以色辭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意尤至也喜辭章善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顯所著書有竹齋小藁及脾胃後論別證醫原若干卷議論宏贍未及成子一日愬能世其業云

論曰仲尼有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豈不信然

歎抱一翁為醫四十年所其巳人病生人之死甚衆
人以學利報翁輙却而不受與之藥即富徒手亦與
藥不責其償而濟物一心孜孜然終始弗少衰則所
謂有恒者豈近之與傳曰醫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
不可信若翁若殆可託而可信若歎至於立言以垂
世則取諸先覺之說折衷之而一本於經貫微達幽
不失細小備矣豈非宣暢曲解古之良醫也歟
覺智圓明述禪師傳
禪師生於孫氏名文述字無作明之慈溪人也自幼
不近酒胾讀書伊吾入口輙成誦既長從師受五經
纔覩子史百家及去閱佛書忽心融神會恍然如素
習人咸異之曰此兒材地如此豈宜處俗為白父母
聽其出家度生死乃往依東皐福昌寺沙門東溪牧
公尋事大用諿公受具習毗尼已而游方至徑山謁

元叟端公端有時名一見大稱賞以為有道之器也
辭去又謁淨慈東嶼海公亦見器許與流輩然俱無
所醉悟遂杖策東還入太白山之天童見恒石奇公
奇與語契合欲倚之以大其家即令入室侍香其後
平石砥公主是寺又掌藏鑰於砥所諸山法侶遂藉
藉聞師聲譽咸願禮迎講出世法會鳳躍山寺適法
席虛行宣政院起師主之繼遷主大梅山之護聖二
剎皆衰陋處叢林儀範多廢缺師至中以約束人人
自律至其為衆說法則脫略窠臼擬去枝葉使聽者
渙然無疑名緇奇衲風靡而至矣師之名益聞帝師
有旨錫以覺智圓明之號不得辭而勉受之既老退
歸受業之福昌福昌父子傳器仍強師以居丈室時
當四祿之後翔構振拓師之願力居多寺既崇成益
遵開山法慧故事接納諸方道俗之至如歸其徒相

語曰此法慧再來也嘗闢一軒於寺左扁曰諦觀湖
海名流若斷江恩公月江印公商隱予公夢堂噩公
乃皆迎居是軒師事之而縉紳之賢者亦時時過從
為方外交翰林待制鄭公道傳黃文獻公晉鄉中書
左丞危公太朴著作佐郎李公季和尤號知巳年近
七旬益畏慎閑學靜退休居花嶼湖之冢間獨與法
孫宜朴俱然猶誨朴以精進為佛事天黎明必躬起
禮拜誦持雖祈寒暑雨不撤朴規模之以為常平居
待諸子孫甚嚴及至接賓客交明友則津津然喜見眉
目抵掌笑語衮衮不能休有問者師曰成就後學不
可不肅若乃滑稽善謔於性實然也師隆顱廣顙面
有孺子色而髮白不剪神觀超詣望之令人意消當
白蓮盛開月色娟好趺坐一小艇浮湖水中如世所
謂須菩提可畫也三山文海郁公以一鉢行四方人

每視其去留為叢席重輕然獨從師游湖上歎重愛
戀蓋久而忘去於是閱世愈多而情之所及者愈淡
乃更求深山密林浩然長往湖上游歌之士未嘗不
扼腕頓足以想見其風裁師之行也朴請陳君中復
為寫照即怒罵曰身非我有柰何圖此聚沫以貽後
人指示朴及請戴子為之贊則又罵曰我法俱空若
等猶以文字為禪耶其痛自韜晦類如此癸丑之春
龍山仲猷闡公自大梅迎居頃還福昌是歲九月示
微疾二十三日集門弟子諭以宗門大事至夜分索
湯頮面盥漱更衣端坐謂其徒曰我入滅時至矣或
請說偈辭世師曰豈不聞大梅和尚云即此物非他
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言卒而逝世壽七十八僧臘
六十侍龕五晝夜顏貌如生闍維之日遠近觀者如
堵燼餘輪珠不壞板齒之不壞者四收靈骨瘞於冢

開祖塔之側所度子孫曰一源曰克丕曰師徹皆嘗出世說法知名禪教云

贊曰臨濟十二傳而至大慧大慧傳佛照光光傳淛翁琰琰傳偃溪聞聞傳雲峰高高傳柱石奇而師嗣奇為嫡子蓋臨濟十八世孫也嘗兩住禪刹一領受業事究觀設施可謂克世其家者矣至於不泥榮名甘於自放而一談一笑善入游戲三昧卒能蟬蛻生死著厥明驗雖當法道中微瞀年物故之餘臨濟宗風豈遽寂寥哉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九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

鄞游稿

記

男戴禮敬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一經齋記

一經齋者四明唐起賢教子之室也起賢不以予為無似嘗館致是齋俾與子林相周旋一日喟然語予曰吾儕居東海交際不及於公卿行游不出乎吳越然面目之所及見耳之所及聞亦多矣環海之濱民居鱗櫛有資累鉅萬者焉有田連仟佰者焉有家豐祿食者焉曾不幾時其人已死而子若孫不能以久守問其資則庫藏墟矣問其田則易主屢矣問其祿則歸之官矣噫彼之為子孫計者不亦淺淺哉吾年幾五十而止有一息上而宗祀之所寄下而嗣胤之所託在是而已豈不欲效世人稍隆產業以為無窮

之遺哉顧以覆轍之監確入吾心因取漢韋賢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言名所居齋以勗之子幸為我記其事而且有以教林也予乃作而言曰經者出於聖人之手而存乎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以故世有四經五經以至六經九經十三經之名今起賢以一經名齋其言固有自來然所以教其子者不既狹矣乎徐而思之學者蓋欲明夫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也天理民彝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理於天下而垂之萬世非託文字則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至于孔子而垂世立教之具粲然矣後之學者必將由是沈潛參伍以明乎在我之本然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其為道不既簡且易乎然自世變俗衰為師者不知所教為子弟者不知所學則其求之於文字者乃在乎

記誦訓詁文辭之間是以書愈繁而理愈晦學愈勞而心愈雜此無他盡不知天理民彝之本然在我而不在彼也學者於此苟能棄其俗學之繁勞以求聖學之簡易則一經既明而諸經之理皆會之於方寸所謂由書而心由心而身由身而國而天下追蹤古昔有不期然而然矣雖然昔人有三年而讀一經者有皓首而窮一經者亦有白首而不能通之者其用力也深其收功也遠一經之教詎可以易心求哉林也能以而父之心為心知夫天理民彝無待於外求而靜以持之敬以存之使此心之神明清虛純一有以為受學之地然後謹之以條約嚴之以矩度大玩經中之所蘊真積力久日就月將異日彬彬而起為國效用雖匡衡以一經致宰相師丹以一經位三公公孫弘以一經處台鼎可馴至矣韋公之言夫豈欺

我也哉故以是復於起賢起賢改容謝曰善乎其為言也請書之壁間以為吾兒楷範

春暉樓記

春暉樓者慈溪方君景良與其弟景輸奉母之樓也初景良之父即世夫人撫其遺孤以立其家業於是景良服詩書之訓成人矣念無以報母之德惟得祿以為養庶可以娛親乃以才譽自效為鳴鶴場司令每公退率昆弟子姓晨昏定省寒暑溫凊恭和愉悅之容甘旨滫瀡之味適其意不違其禮既又作樓於寢室之左以奉之扁曰春暉蓋取唐孟東野詩語也景良將以久歲月而傳子孫俾來徵文以記之嗚呼其情亦切矣凡物之自形自色以總總林林於兩間者何莫而非天之所生哉天不能以自生而春代之生則暘和之暉靄乎而在天者其發育萬物固不止

乎一草矣且是草物之微乎微者也東野乃獨取之以報夫三春之暉蓋極言人子之不能報其母之德也子不能報其母之德亦猶草之不能報其春之暉此東野親愛之至誠篤之深口不能言而姑託是以為喻也景良之心其東野之心乎東野不能以自言而託寸草以喻之景良不能以自喻而假東野以明之其情不既切矣乎詩曰母也天只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景良有焉予於景良無能為役而寸草一心實同有之故因請記既為之文而復繫之以歌曰春日兮載陽寸草兮芬芳顧瞻斯草兮使我心傷心傷兮何極念吾母兮曷報之德春陽兮煥煥寸草兮薿薿匪春何生兮匪母何育奉吾母兮闢吾居揭春暉兮遵孟模豈人之心兮曾是草之不如

四景樓記

慈溪北行可二舍有隙地曰橫塘方氏之族居之方氏避睦州之亂蹈海而東適海舟漂蕩至茲所遂留家焉迨今若干世矣其地去海纔二三里近荒童斥鹵土不毛食雖有山川丘壑未見其為勝也自方氏以來居者附行者止地闢人稠閭閻櫛籍方氏益廣第舍治樓居樓成而境大勝前俯平原後臨巨浸島嶼拱其左阡陌亘其右而旁近諸浦溆逶迤南折北匯而入于海如虹飲江而馬奔廄也主人凭欄望遠見海氣騰上與林光山色相蕩漾倏兮青忽兮浮白瑯乎鬱乎如抹如畫而雲霞風雨之晦明花草竹樹之榮悴四時景物之變皆輸奇獻秀於几席之間則斯樓又勝於橫塘矣辛亥之春予來自定川方氏之彥德原邀予至橫塘徘徊樓上與之望五壘之山睇雙澗之水挹杜湖之波瀾攬鳴鶴諸峯之秀發其

江山如昨景物不殊而方氏先澤邈乎其未泯寧不悠然而思愴然而感慨然而歎乎德原語予曰斯樓也吾先世嘗以四景名之而未有記其所以名者吾子幸為我執筆焉乃告之曰二氣流行生生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而四時之景物迭變無窮也以無窮之景物御夫有限之光陰吾與德原其能久樂斯樓之勝乎然天地之造化不常而山川之風氣固在方氏自五代居此上下數百年間故家凋謝無復存者而是家子孫獨能世其詩書之業久其田宅之利德原又以純厖之質誠篤之行為邦人所貴重豈非山川風氣所鍾而致然耶山川風氣之鍾於方氏既云厚矣則夫德原之樂乎是樓也豈止見之一身而已哉不止於一身雖謂久有乎斯樂可也予東西南北之人其登斯樓固有久近之不同然獲與德

原極幽遐之目空得喪之懷亦且不知樓之高身之寄矣紀世德於茲樓使來者之有考尚得而尚辭也哉遂書是以為記

安節堂記

易以明中正之道而中正之在節蓋由內兌而外坎以說而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說以行險非節之得於中正乎節之中正而必以安為言者則以四居九五之下以陰而比陽以柔而從剛有安行承上之象無勉強矯為之意中也正也於是乎守之而可常矣世以守節之女婦况之亦以其安而能常也哉然上古盛世三光平寒暑時天下壽昌民不夭札惡覩所謂安節之事後世聖人憫民生之不遂傷風俗之日偷而安節之名立焉則安節者固聖人之所取而非其所願也慈溪翁氏女自幼悟

慎孝祗父母以為賢而選所嫁得同里方君琬生子原三歲而琬卒年少寡居或疑其不能安也翁曰吾聞婦人不事二夫夫天也今死而遂去之是背天也背天不祥死不再適乃益經紀家政夜張燈紡織晝課童奴樹藝歲時奉祀一如琬在時有司上之朝既旌其門寵異之原復為安節之堂日夕奉翁坐堂上食饌茹美以享有其餘慶予嘗造焉謁原而拜翁於堂下原徵予記乃為其文曰節有中正之道而中正於人無乎而不在翁之為人婦也亦不過盡其所當守者耳獨不幸安節之名每因喪其所天而後著也故人莫不幸其節之不守而尤莫不幸其節之特著翁之安節固可取也而非其可願也雖然節有亨之義焉故曰節亨又曰安節亨翁嘗踰七望八之年康強無恙而原以高才懿行為鄉之善士原之二子亦

皆循循雅飭福祿方來而未艾則其為亨也人又何其厚幸於翁若是哉然則斯堂之作當與翁之餘慶同一永久矣作堂者名原字景淵唐詩人玄英先生之裔名堂而題其扁者鄱陽周太史伯溫引易之辭而記之者九靈山人戴良也

蓬萊山房記

東海之上蓬萊山之陽黃氏世居之黃氏之彥炳文郎所居之西偏闢為一室以領山海之勝右闢波瀾左撫林麓前岡後阜如揖如拱每晨曦東昇夕月西出窅乎而列缺倒景泠乎而沆瀣降精青鳥翥於雲間白鹿走於烟際鸞聲遠遯幽意畢來人居其中殆不知有人間世也炳文曰自吾之闢是室日與良友勝交昆弟子姪游焉息焉或騁懷以舒嘯或游目而望遠慨兮愢兮若從赤松子於朱宮黃石君於紫府

而美門安期為之後先也因名之曰蓬萊山房間以
語覺覺生願請記之生聞而歎曰炳文亦世之高士
哉世傳蓬萊方丈瀛洲在東海中列仙居之然人莫
有至之者秦皇嘗令徐福采藥其地卒亦莫能以一
至焉惟其不可以幸至也故世之慕清閒而樂虛遠
者往往託之以自高若瀛洲之擬於吾儒方丈蓬萊
之榜於道家與人蓋累累也炳文之先多大儒先生
而炳文與諸子又皆世守其業如一日自他人言之
孰不欲以吾儒登瀛之事為己任然乃棄此不務顧
有取於道家異人之說以名其居室有以見炳文之
高風逸韻迥邁儔倫比年以來齒益高而操益厲遂
悉斂其致君澤民之思退藏於一室逢逢然與顥氣
俱栩栩然與造化游于以超出乎六合之表遐覩乎
八荒之外而彼蓬萊之不可以幸至者且在乎室中

矣況其所居一皆岸海而屋其去蓬萊為甚近昔人
求仙欲由之以善達故字其山曰達蓬炳文與遇真
仙而不得得夫昔人求仙之處則低徊慕戀之不已
不亦人之常情哉抑又聞之古之列仙皆忠孝仁義
之人或有所譴則謫降人間混迹以自晦若炳文者
豈仙之謫歟不然果高世之士也因援琴為鼓蓬萊
之操而歌之曰蓬山兮峩峩築室兮山阿山可游兮
室可歌宜於此兮婆娑婆娑兮樂只望羿仙兮不遠
伊迹翺翔拉兮莫脫疑誓飄飄兮遐舉遐舉兮焉極
返吾室兮聊逍遥以容與遂併書以為之記覺覺生
別號九靈山人云

愛日堂記

愛日堂者餘姚王在奉母之堂也在痛事父之不逮
乃一其孝於母水菽甘旨之養不違乎朝夕每歲時
為酒食以召鄉鄰族親坐堂上率婦子弟姪列拜堂
下捧觴進壽以娛悅其母心母亦樂其有子也未嘗
不盡其歡適在取孝子愛日之義題其楣曰愛日堂
走書東海之上乞予一言以張之予嘗游越過其鄉
而聲與在交在蓋世家衣冠詩書之澤未泯而先府
君又以文學行誼聞于時至在兄弟既文而且孝而
斯堂之命名又足以化通而慕遠予也乃捷與執筆
其何敢辭夫愛其親而望其壽人子之心豈有限量
哉然由於天者有不可以必得也得其壽而致其養
其心亦豈有窮已哉然繫於人者有不可以強能也
由於天者不可以必得於是乎喜壽懼衰之心起焉
繫於人者不可以強能於是乎思愛忘勞之念生焉
喜壽懼衰之心起則無跬步之或忘矣思愛忘勞之
念生則無須臾之或暇矣此孝子愛日之誠自有所

不能已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而禮所謂日寬
日畜者豈虛言哉在之奉母斯堂也覩日之昇而憶
母年之寖高視日之沒而憂子養之不足雖大禹之
惜寸陰陶侃之惜分陰不越是矣若此則愛日之名
堂豈不有所示警於在哉是不獨在之所當警而凡
士君子之愛其親者皆其所樂道也予故為之記而
併倩之辭使在兄弟聯臂踏歌以為其親壽以勛其
歡云

姚之江越之水巖巖高堂翼翼宇誰其作之王氏子嗣
軒後牖形制煥且美升堂奉母母心喜母年老矣時
不與堂標愛日陶孝理陶芽理兮弟與兄廿須臾閑
暇兮跬步靡忘時之豫兮歲之穰春黍稌兮釀酒漿
賓客上坐兮子孫在旁母欣欣兮樂康康披綵衣兮進
觴觴壽吾母兮愛日之堂從朝至暮兮其樂無央

百猿圖

右澒輝所畫百猿圖一卷所以圖猿之爲狀九百數兩臂掛樹仰而斜立者一蹲而背視者一戲而群折樹上葉亦或引水欲飲纍纍如貫珠者五左手攀蘿右手反掬飛瀑者一兩手鉤樹上行復相攜俯摘石上草者三高懸如蹴蹋者一揚臂相顧若二坐而爲子蝨者一困卧樹若一或嘯或墜或蹲或懸或俯或仰者六首戴子者一聯臂下取澗中泉者三群游岩前獨樹宛轉相顧眄者九行行大樹上呼號食息者四竄身蔟竹上下相追逐者十有二往來引子若三掛枝欲墮者二匿身樹陰若二擁子者一抱樹相向者二躑躅枯枿者五蔽虧榛莽者四怒相擊喜相戲皆十擧手嚇飛鶱者二寒相附者二凡猿之大者一百有四黑者七十八黃者二十六其子之戴若負

者行者立若陟者降者痒搔背者舒臂群呼若坐母肩者鸞附母懷者走挾母服者任母背若倚母抑蝨若跳擲岩下樹若出沒崖壁隱隱如蒼鼠者亦皆曲盡態可喜而可愕九猿之小者二十有一黑若十六黃者五而大小之數通百二十有五焉至正季咸子附海舟南還至四明鄞人夏林宜兄弟出此圖以示予於是重有所感矣嗟乎猿之與猴其形相近也其擧動相若也然猿之性類乎仁遇稼穡不踐踏見小草木必躁之以行木實未熟則守之猿之爲性恒反是反是則幾於暴矣猴多產之於西川而猿莫盛於東海予居東海萬山中厭猴之暴而慕夫猿之仁也嘗抗巨海抵淄水登泰山以望巫峽遡川陝將求猿之所在而寓目焉然道路阻絶不果也及還四明乃得是圖而觀之能不有感乎遂從林宜假之留月餘林宜請予題其上故爲記其形狀與數而歸之且懼觀者之不審也或至目猿以爲猴因併著其外同而內異者如此柔兆敦牂之歲良月朔日記

九曲山房外記

四明夏贇嘗爲予言吾宗之居此也連數歲不振至吾父而家益落吾母徐夫人佐吾父理家治生力勤攻苦餘三十年而有田有廬家日以裕九吾兄弟賴以成立而免流離困踣之患者實吾母罔極之恩也然不獲享有高年僅及下壽而傾背吾兄弟忍死營葬地于慈溪之九曲山且於墓左闢屋四楹間將奉其神而祠焉亦既發引有日而贇也實以金陵之役揚矣而上道自遷柩至掩壙不得與幸而獲保首領以歸而吾母之入土久矣每歲時偕吾兄弟省墓下退卽其祠而泣祭焉未嘗不傍徨顧慕以抱恨於無

窮先生幸賜一言疏于壁既以記其祠而且舒吾之恨也予聞其言而悲之因思先王制禮緣人情而約之中故自命士以上家必有廟庶人無廟惟祭之寢後世定爲祠堂之制上下同之而先王禮意行乎其中墓之有祠豈亦緣情以起禮者歟雖然是禮之文也若其本則孝而已矣夫孝子之身親之身也親有難則死之蓋以親之身重乎己之身也贇以其父會逮於金陵生死未可知卽釋母殯代之行是代父以死也代父以死者孝之大而禮之本也盡事生之道斯盡事死之道贇蓋務本以致隆文乎今世富貴家之葬其親也亦莫不有墓祠以寓其哀敬僅一再傳莽焉而丘壠者有之無他子孫去禮之本而失之也今贇盡務其本以俟夫後之人吾見九曲之祠傳之世世而愈固矣人服茀德天降之福其夏氏之謂乎

繼贊之志者尚有徵於斯言我贊之兄曰斅弟曰貞曰贇曰質俱有孝行可稱而貞善詩徐夫人之年壽卒葬及是祠營建之歲月已具見楊君所爲祠記茲故不錄錄贊請文之語以爲外記云

春風堂記

四明羅處士家有春風之堂子孫聚居其中三世矣處士之子康請文以追記之予謂記堂之成可也堂成已久何以記爲康曰吾先子之所以垂休委祉者庶其在此不可以無述也乃徵名堂之義而爲其文曰羅氏唐末望族世家虎林居四明者自處士之七世祖始七世祖以鎮東節度推官攝四明之慈溪令遂留家焉蓋當五代之際兵革未息盜賊滋熾羅氏獨能脩其孝義於家庭之間歷宋而元世濟其美至處士兄弟五人後以高年耆德薦爲太和浙東部使

者上其事于朝而旌異之朝野諸鉅公咸爲詩文題詠傳觀遠邇亦盛矣哉夫處田野揚聲譽藹然爲當世所推重者非祖宗之積累則其力行之所致也今觀羅氏以春風名其堂豈不然哉蓋嘗論之春爲四時之首而風者大塊之所噫也以言乎天則陽剛之所以資萬物之始者此春風也以言乎地則陰柔之所以資萬物之生者此亦春風也以言乎四時則萬物之所以長育而凝成之者皆一春風之所爲也人能順天以成化因地以成功體時以成德則大和在身無斁無間雖富貴烜赫如驕陽之在夏而春風之藹於吾心者不得而消也雖威武肅殺如嚴霜之在秋而春風之暢於吾懷者不得而丞也雖貧賤震凌如寒雪之在冬而春風之煦於吾體者不得而移也風無一日之不春則身無一日之不和羅氏累世以

來郎以孝義維其家而處士兄弟又能老而知德協和於骨肉則是祖父子孫同一春風之和矣春風者何仁焉而已爾仁者人心也親親爲大此處士之名堂所以垂休委祉於後人也歟康之兄弟與其子姪日登是堂涵濡乎孝義之中鼓舞乎大和之內有以知昔日之春風在羅氏而不在天地在累世而不在一時而仁之爲用大矣噫不有作也孰能述之處士之後人其毋忘爾祖名堂之訓哉

戴氏祠堂記

人之生也自父母而兄弟其屬爲甚邇其情爲甚密退視其子姪則已有間矣况群從以降愈遠而愈疏者乎處愈遠愈疏之勢而能視遠爲邇視疏爲密使有以一其尊專其敬於先世非尊祖敬宗之君子莫能也四明戴氏世居鄞縣之桃源族稍繁衍至茂兄

弟而家益裕乃營祠堂正寢之東推從姪莊爲宗子中設四龕以奉宗子之四世而以政爲繼祖之宗已爲繼禰之宗各奉其主而位以昭穆其旁附者亦隨其宗以分別焉四時祭饗略如朱文公所著儀式而參諸世守之舊牲殺器皿粢盛酒醴蘋藻之具稱家有無必豐以絜且懼費之不繼也復與弟升議買田若干畝歲入其租而命子弟輪掌之因扁其祠曰永思介同郡陳君摛來請記摛營客授其家以相成乎是舉故具以顛末語予俾志書之以訓其後人嗚呼若茂者殆所謂尊祖敬宗之君子哉昔者先王建國命民以報功德之臣謂其子孫衆多不可無維持之法也故因其嫡庶親疏之分爲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爲之小宗四以聯其支此功臣世德之家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者也去古既遠子孫降爲黎庶而繼

別之大宗固不可行矣若繼高曾祖禰之四小宗亦豈不得而行之乎近世士大夫家或未暇以及此而茂能行之新其祠宇備其禮物以主諸群從之子姪何其有合於先王制禮之深意哉彼之各私其親視先世而邈如者聞茂之風亦可少愧哉雖然禮非一家之所宜也推而放諸一鄉而準放諸一邑而準放諸四海而準茂之後人苟能守之而弗墜將見遠近之人皆來取法則宗法之行必自戴氏始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名祠之義其亦有在於斯乎故予既勉其後人又以告世之好禮者

二靈山房記

鄞之名山水不可以一二數而東湖為最奇東湖之名山水不可以一二數而二靈為最奇二靈山房則又得夫二靈山水之最奇者也山有二靈寺即寺右

廡為山房寺與山房皆因山以為名而寺乃宋和禪師講道之處山房則今太沙門天淵濬公之所居也天淵自萬壽退歸已逃隱此山是時山房未成二靈山水未見其為奇也一日命僕人剃篠簜剪薪蒸闢其屋之隘陋而加葺焉且鑿東壁為牖以通明於是山房成而境始奇蓋東南諸山踴躍奮迅北走而達于湖若奔馬之飲江若游龍之赴壑其旁群峰羽翼乎茲山者亦皆效奇獻巧若翔鳳之展翅而聚為為之後先環之以錦屏舒之以練帶巉然濞然如拱如揖凡境之最奇所以接乎目而交乎心者舉入乎山房矣天淵置圖書几研供張諸物於其中客至則相與倚欄而立縱目以嬉不知日之將入但見浮氣上騰與林光山色相掩藹欻兮揩青倏兮浮白乍合乍歛翕忽蕩漾已而皓月微吐橫射庭隙流汞下澈影

動盪標悍骨凄神悅不類人間世此又一奇也山房之境信奇矣然必得人焉而益奇向非天淵之居此也是山庭宇不過一廢區耳天淵至而山房之名出然後里邑之人慕天淵之學者皆往游矣四方之人聞天淵之名者又皆往游矣後來繼今聞風而興起者又將若是而山房之境傳之以不朽斯其為奇也顧不益大矣乎噫此予所以慶二靈之有遇而山房之記所為作也或曰學佛之人不三宿樹下蓋懼其有累也天淵知人間情緣之為累故棄之而學道知宗門荷負之為累又棄之而閒放今以一奇境之故而眷眷於山房如此甯詎知是事之非累乎噫為此說者非惟不足以知佛之為道而亦不足以知天淵矣天淵悟心乎空色而超神乎幻有其於山房之奇境猶太虛空之容物明鏡之鑒妍媸而未嘗有意於

容與鑒也目之所見果足以累其心哉且見者我也境者物也我為能見物為所見苟物我兩忘能所俱泯則累奚乎生山房之不為天淵累也久矣於是或人頹然而笑曰顧因吾子從之游遂併書之以為記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

鄞游藁

序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鶴年吟藁序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而西北之詩見之於國風者僅自豳秦而止豳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繫之列國以與鄘鄶曹檜等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而西北諸國如克烈乃蠻也里可温回回西蕃天竺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寵澤與京國内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謂馬公之詩似商隱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此三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豳秦蓋不知其幾萬里而其為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視三公差後起家世以勲業著而鶴年兄弟俱業儒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於仕進凡幽憂憤悶悲哀愉悅之情一於詩焉發之觀其古體歌行諸作要皆雄渾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苦尤在於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寓夫憂國愛君之心閔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横流也蓋其音節格調絶類杜子美而措辭命意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所謂三公之流亞歟然三公之在當時皆達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膾炙其言辭鶴年

遭夫氣運之適衰方獨退處海隅為此辛苦無聊之語以自慰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苦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絶域之詩亦得繫之天子之國而所以表明王化民俗之盛者將遂泯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乎予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傳之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耳鶴年之清節峻行已具載之高士傳中茲不復論也

四明袁氏譜圖序

異時文獻之盛稱東州東州文獻鄞為盛而袁氏又鄞之最盛者也袁氏之居鄞者三族曰西門袁氏曰南袁氏曰鑒橋袁氏鑒橋袁氏有蒙齋絜齋二先生者以風節行誼為時所敬仰南袁氏有清容先生謚文清者以奥學雄文為世所宗師而西門袁氏則有名鏞字天與者其以忠貞節義著聞于時鄉人士至今口之不置鏞之四世孫珙與予善示予以先世譜圖予受而觀之為之歎息不已袁蓋舜之後也周封其裔孫胡公滿于陳滿之十一世孫諸字伯爰子孫以字為氏代有顯人曰滂曰安俱為漢司徒曰粲仕宋為僕射曰昂仕梁為司空曰恕己相唐中宗曰滋相憲宗其他為執政為侍從為制帥為郡為縣者多至數十百人逮宋渡江曰子誠者自南昌邑遷為臨安知府遂居鄞子孫四世皆大官至鏞以進士死國難而族稍微自是而後獨以儒世其家恂恂自檢束鏞之子衍無子而子其弟澤民澤民之子寀老以為弟繼兄後於禮非宜乃白諸有司奉澤民歸本宗而已為衍子倫序復正識者韙之寀老博記善文從之學者稱之曰菊村先生珙蓋其冢嗣也讀父之書蚤

以才名為諸公所器重今又佩服父訓取其所次譜諜圖而衍之深得一本合族之道此予所以觀其書而歎息也嗚呼世之氏族孰非古帝王盛德之後哉然歷世浸遠支派日分盛衰隱顯之迹有不齊矣死生患難慶吊救恤之禮不能以相及矣同氣相視如途人矣是故無譜非賢子孫莫能修也有譜非賢子孫莫能傳也珙亦袁氏之賢子孫哉自東漢至趙宋上下數千百年蟬聯奕葉而文獻足徵矣柰何自鏞死郎之後子孫僅守儒素雖珙之賢亦且浮沉于時不究於用豈天益遠其世以昌其後人乎傳曰公侯之世必復其始未有先世德業深厚而其子孫不繁衍盛大者也今珙率其宗族子姓覧譜圖之相續悉先德而益勤西門之族其可量也哉

遯齋小稾序

遯齋小稾若干卷定海縣尹汪君所著君家建德之淳安至正辛巳秋以春秋試浙闈僅中乙榜考官翰林待制榔公有遺才之憾因上言行中書特署丹陽文學掾之君自丹陽入官其後異教鄉郡辟浙東帥閫掾令鄉縣皆有美譽可稱及官定海五載而善政益著飢者哺之逃者復之抑者伸之好學者知所習行義者知所勸已而德造化流旁及異類能以靈而應禱虎以暴而懼誅史人紀諸傳大夫士詠諸詩至其為文則以理為之體以氣為之充以學為之輔其小篇之圓亮若宫商金石之相諧大篇之浩汗若水之輸海若雲之興泰山而議論之高潔矩度之森整又若奏韶濩以破桑濮之音用孫吳以擊虎豹之陣恢恢乎其有餘也井井乎其不亂也於是碑銘序記書檄歌詩等作皆分粹成帙其子明復梓以詣予請為之序予既受以伏讀歎曰夫自文學政事之殊科而世之學者多偏於一長能文辭者或畧於為政善政治者又或於文章家有未暇焉故漢之文名不在於龔黃而唐之政聲不盛於韓柳其所由來遠矣君以諸生起家歷膺民社之寄德刑政治亦既馳譽一時又能存心藝苑揚聲士林庶幾作者之流亟可謂兼有二者所長矣昔者 仁廟設進士科以取士或病進士之無實效也 仁皇則曰千百人中豈無一范仲淹者乎使君於此時獲擢魏科以大其所用豈不有副神聖之所望乎此予序君之文必有及於為政之大畧者盖將使後之人知君為有用之學而不可徒以文字求也君名汝懋字以敬遯齋其學者所稱故以題其藁云

禮學幼範序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所以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紫陽朱子嘗以其雜出於傳記者蒐輯為内外篇庶幾小學之教復明於後世嚴陵汪君學朱子者也以為曲禮一篇正其幼稺所宜行之禮但漢儒所記多不以類而從學者煩難於致力遂取篇中凡為人子及侍先生長者與夫飲食言動冠昏喪祭等禮類聚而編之至於經言禮之本原則又别自為類以標諸篇首仍摘鄭氏注語及濂洛諸儒之論附見焉間有未安則足以已意合為七卷謂之禮學幼範書成俾予題其端夫陶人之治土也必揉木以為範冶人之治金也必搏土以為範是故帝有帝範家有家範至其為子弟為女婦也則又有鄉範女範之教焉循省見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無貴

無賤必資範而後成況夫人之幼也欲以其所宜行之禮講而習之使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可獨無說以為之範歟此禮學幼範之書不可以不述也其傳世之遠當與朱子小學相為終始云君名汝懋字以敬官至定海縣尹

深衣圖考序

深衣者何古所以名衣也曷為以深名以其為制之深微故取以名也取其圓直以象天方曲以象地崇之為三才而畢之為三極也然則曷乎服有虞氏深衣以養老諸侯大夫士夕深衣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禮所以辨貴賤決嫌疑何獨於深衣焉一之蓋是衣也可以用之文可以用之武可以用之於擯相可以用之於軍旅而又可以常服也後世不達乎天子不用於常服此制之所以久失也制既久失則圖考

一書雖欲不作烏得而不作或曰記有深衣篇而諸儒論之備矣何有乎圖考圖考之折衷於諸儒其大節有四謂續衽為連續旁衽鉤邊為左右交鉤則以鄭氏之說為當守而楊氏方氏以襟為衽司馬氏以隱為衽呂氏陳氏衣裳各有衽之說皆非也謂方領當頸而下方折以抱胸則以鄭注孔疏為可從而司馬氏別施一衿映所交領別為一物折之領上與夫交領直領之議皆非也謂辟二寸為總言帶辟之廣再繚四寸為總言帶之結紐則以陸氏之意為可推而注疏家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之言皆非也嗚呼此圖考之不可以不作也或曰朱子之作家禮亦有圖說可徵矣然則彼皆非歟朱子之家禮多本司馬氏之家儀司馬氏於前四者之失已不暇詳考而精求是宜家禮之難徵也圖考烏乎祖祖

之經也祖之經則諸儒紛紛之議可得而折衷矣古語云諸儒異同稽諸聖無說混淆折諸經圖考有焉圖考孰作睦汪君也汪其姓汝懋其名也序之者誰越人良也

東山賞梅詩序

戊申之冬豫章龍君子高偕慈溪桂君彥良王君彥貞訪沈師程氏于東山已而錢塘劉君庸道及一二士友亦來會時東山梅花盛開粲粲夾徑路師程置酒花下邀諸君子賞焉酒且半龍君請即席賦詩以東閣觀梅動詩興為韻各賦古律一首輯為一編而虛其首簡徵予序嗟乎花于窮陰盛寒而不與衆卉爭榮者惟梅為然蓋其色能受變香能處清而操能立獨有仁人義士之高致諸君以之而賞愛宜也雖然使其出處去就之際一或有爽於是梅縱從而賞

之而是梅不為其賞矣今夫諸君子若固世所謂仁人義士而能受乎變處乎清立乎獨有凌寒之態與爭榮之思其於是梅乃嘗友而兄之者矣師程之賞之也非賞是梅也蓋所以賞諸君子之高致也然則師程亦是梅之知已歟梅若有知當亦為賢主賓一索笑也

書畫舫讌集詩序

歲己酉十月初吉予偕天台毛雲莊出游慈水之上主東山沈師程氏于時東平李先生元善四明桂先生同德錢塘錢君明遠劉君庸道及諸能賦之士咸在焉明日師程之友羅君彥直氏邀予與諸公列飲所居之書畫舫觴俎既陳肴羞雜旅洗爵奠斝載獻載酬而李先生攝衣以起執爵而謌嘉賓交侶迭和愉愉如也洋洋如也酒既闌先生復請座人各賦古律

一章章十二句以程伯子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為韻序其年齒而先後之合詩凡十四首亦既繕寫成卷彥直徵予為序引予讀詩至伐木之篇於是知古人之於朋友未嘗不假酒食以相樂自今觀之不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則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夫酒食之微固非君子之所尚而詩人之意則以為人之所以失朋友之義者非必皆有大故而或始於酒食之不施以奪其歡心故我於今惟知是酒食以相樂也酒食之不施亦微過耳於過之微而猶不敢有則其大者可知矣嗚呼此處朋友之要道而詩人所為拳拳者也彥直之為是飲其殆伐木詩人之微意乎先生既已歌之於其前後卒在座諸公賦之於其後亦可謂得夫是詩之遺音者矣予既嘉彥直處朋友之有道而又美先生之能兩盡其道也

於是乎書

脾胃後論序

昔者黃帝之論四時以養胃氣為之本伊尹之製十大方以守中氣為之先炸和之許三部脉以得胃氣為之主盖脾胃居乎人之中而土配之自餘四藏則分居於上下而為木火金水也木火金水資乎土土病則木火金水皆從而病矣是故天之邪傷乎人之上地之邪傷乎人之下而中焉之受傷則以水穀寒熱之邪人所自致者焉中而不傷雖有天地之邪且無自而入之則脾胃者豈不為百病之所始哉脾胃為百病之始世醫不能辨之久矣至金李明之始大明斯理著為脾胃論一書蓋傑然於當時者也然其所言止及內傷之一事其他諸證則未暇以詳及永嘉項君彥昌自蚤歲習醫得外大父杜曉村之家傳後拜明善韓先生於越上全父戴先生於金陵而又師事陳白雲為最久遂以所聞於諸君子與平日之自得用之而有徵驗者作為脾胃後論若干言凡內外傷之有關於脾胃而為病者莫不條舉而縷述之仍以對病之方與夫臨時加減之法系于右信有以補東垣之未備而衛生家可一覽而見矣彥昌與余交最厚因携至海上乞一言為叙引竊謂醫之為學自唐令列之執技之流而吾儒罕言之世之習此者不過斷斷焉知守一定之方書以幸其病之偶中不復深探遠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迭起而發明之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遂或徒誦一家成說以為高而又不能博極群言采擇衆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於屏棄古方附會臆見展轉以相迷而其為患

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聖賢惠慈生民之本意哉彥昌家故業儒而其所與游者又皆世之大儒先生故其為醫自素難諸經而下無言之不習無理之不窮上既明夫陰陽造化之精微下復究乎論治之權變庶幾一掃二者之弊而為醫家之大成矣其為此論以三墳古書為主本以秦漢唐宋諸賢所論為羽翼以古今名方為格法正而不迂奇而不僻博而無餘約而無闕是殆識証之元龜治病之指南也歟序而歸之余固不能而苟辭也彥昌名斯傳學多能雖音律繪畫之事亦皆慢入閫奧為世所稱云

孫氏瑞萱堂詩序

慈溪孫氏母寡居有年二子曰經曰綸事之能盡孝於是所植之萱有冬榮之瑞而扁其揖間曰瑞萱堂

秘書少監豫章揭先生記之詳矣而邑士之賢者亦皆作為銘賛歌詩以諷詠之經與綸復虛右簡授予俾為之序引夫萱小草也本盛而花媚其敷榮恒在乎初夏今乃獨開於窮冬盛雪中介然與松竹梅三者爭奇而並茂有類乎嫠母孤子之抱節厲時超越乎流俗而其風節有不可及者且是萱也一本而兩花當縣芳合秀時經與綸朝夕侍母行堂上排徊顧瞻豈不亦曰吾母其本也吾兄弟其花也兩花同出於一本則吾兄弟弗可以相遠也弗可以相遠則圖報於吾母也其幾矣昔者詩人以棘心與母氏之劬勞白華美孝子之潔白棘心白華不聞有感應之異詩人猶取之以况母勞而子孝則是萱之在孫氏宜乎諸君子言之不足而再言也孫氏兄弟當益封植溉弃毋若世人之翦其枝葉以戕其本相則庶乎作者之微意焉詩文凡若干首請以是序之

求我齋文集序

昔人謂文章與世相高下然亦恒發於山川之秀本諸文獻之傳以鄞一郡觀之其地環以大海而四明驛騎諸山往往趍海而盡士生其間者率儒茂博洽有古作者之遺風由宋而上固不必論國朝以來蹤歘清華出入禁近所以敷宣皇仁黼黻休光於無窮則文清袁公其人也訖迹立圜淛艾來學而指畫口授使疑者氷開虛心者滿懷則敬叔程公其人也於是以道鄭先生之出實與二公相先後朝講夕辨學日以肆自經史傳記諸子以及天文地理曆筭兵刑食貨醫卜釋老之書罔不悉究其所為文章雖不盡守近世師儒繩尺而規模論議要不隨人之後至其佳處自可追配古人嗚呼若先生者豈非有得於山川之所發文獻之所傳而致然耶先生且沒其子駒携其所著求我齋藁三十三卷示予俾序其篇首先生生於名郡負瀟雋之質抱經濟之才而陸沉于時窮烟霏以偃泉石年過五十始用薦者為衢州路龍游縣教諭到官未幾即棄去其後天子遣使經畧南方使者至鄞舉先生婺州路教授執政有阻之者久之乃改處州而先生老矣故其所學百不一試而於文章曾不及從袁公之後以大其制作頗獨於程公為有合焉此予所為掩卷歎息而不已也雖然文所以載道而道之行於身者身死則遂泯著於事業者事過則日忘千百載之下所可託以不朽者獨文章而已向使先生裕於彼而嗇於此未見其為得也且有其實而辭其名者宜有後駒與二弟曰真曰騤皆明經善文克自樹立以繼承先志天其昌先生之後

以永其休聲乎然則先生之所託以不朽者固不止乎文章而遂已也先生諱覺民字以道求我齋其自號也年壽卒葬具見前太史危公銘墓之辭此不著

錢氏三樓詩序

定海縣北行八十里地瀕大海境接平湖山勢周廻風氣綿密是名鳳浦里者錢氏居之蓋三世矣往年嘗構新堂據夫湖山勝處丁未之冬伯氏孟禧復旁起一樓翼乎新堂之左其弟仲仁亦於其右作樓以對之季高又樓於東南以與堂左之樓直左樓扁曰攬碧右樓扁曰覽秀而東南之樓則以玩清名焉是縣溥居之彥咸為賦詩以詠三樓之美概仲仁虛其首簡俾予為之序夫所謂攬碧攬秀玩清者李太白之詩云然也太白以天才冠世不得志於朝思欲放浪江湖之上浮游山林之間而為是發憤自遣之辭

仲仁兄弟既有湖山之勝而曰碧曰秀曰清者且日接於其目亦何慕夫太白之所詠而必湖上之碧山芙蓉之秀色與夫松月之清輝是尚哉然借碧山以棲息假芙蓉而結攬託松月以娛玩吾之山即太白之山吾之心即太白之心於是乎日登三樓翔翔萬物之表憑虛馭風飄飄然有神游八極之意曾乎若挾群仙而上下則所以慕夫太白之謫仙者又可拘拘以名實求哉且予聞之東海之上有山曰蓬萊山之中多樓若古稱列仙之所舍錢氏去海僅咫尺家之後山為蓬萊言自是可達於蓬萊則仲仁兄弟之三樓固與安期羨門王喬之君相掩映而謫仙人不在於太白而在仲仁兄弟矣況仲仁詩人也詩人見景而生情觸物而起興興盡則情盡情盡則人景俱忘而所謂詩中之仙亦且兼太白而有之名樓之義夫豈有悖乎哉予喜錢氏之有是三樓也又愛其命名之適合故為序諸篇什之首云

夏孝子詩序

孝敬成而人倫厚人倫厚而教化美風俗移詩之為教然也予讀夏孝子詩於是知南陵白華諸作未嘗亡而先王之遺澤至于永久而不泯矣初孝子之父文德君當大德中轉粟以供京師亦既浮海而北舟至海津鎮文德君溺焉時孝子在側即倉皇號救躍入洪波戴其父以出文德君得不死而孝子以力竭沉水舟人求之弗獲人皆嘖嘖驚歎稱之曰夏孝子歿後三弟追痛其兄之死孝也蓋以孝義維其家居同室而食同爨有司上之朝旌其門曰孝義之門而東南之言孝者歸夏氏矣於是一時大夫士相率賦詩以歌美之孝子之子種將彙次以傳請予為之序

天之生斯人也孰不知孝其親哉而夏孝子之名獨聞鄉邦稱之士君子信之四方傳之豈天有私於夏氏而致然耶何其久而益聞也夫父父子子當安居無事時晨昏有定省之禮焉冬夏有溫清之問焉飲食有甘旨之奉焉固未知何者為能孝也不幸而有禍患之變倉卒之來委性命以求遂決死生而不疑知有父子之親而不知此身之為重然後能孝之名立能孝之名立而世教於是乎興矣嗚呼此夏孝子所以有關於世教而諸君之詩將以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而移風俗者也南陵白華夫豈有二道哉雖然以予觀於夏氏之事孝子之啓於其前者如此後人之繼之也如彼朝廷又從而寵嘉之旌異之他日當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紀之汗青垂之千古者諸詩之作又特其一事耳庸因請序姑志歲月于篇端以俟孝子名永慶字章甫四明人

贈醫士周原啓序

金源有國時醫者三人者曰劉守真氏曰張子和氏曰李明之氏守真子和當金之盛然且地有北方風氣堅勁而稟受雄渾飲食充厚而保養慎密故其治疾也每以大實大滿視之而用瀉法以攻其有餘明之則當國勢向衰師旅饑饉相尋於邦域之中其人多憂愁而氣耗矣故其持論每以固根本為重而用補法以助其不足三人用是咸擅名於其國元之混一三人皆已物故而所著書始見稱於江南讀其書而得其學者惟金華朱彥脩許昌滑伯仁而彥脩伯仁之於醫以人之有餘也則用疏利之劑以瀉之人之不足也則用溫平之味以補之蓋稱亭三人之意而不滯於一偏者也由是彥脩伯仁之名日重於當

時其視三人之在金若無異焉者淵源之懿何其盛哉予未越上見越之醫者聞三人之風輒抵掌抗腕爭起而用其說然求其不謬於補瀉之法如彥脩伯仁者曾不一二焉蓋亦難乎其為術矣暇日與諸公論至於此未嘗不為斯世有疾者憂之乃言其郡有新進之士曰周君者多讀三人之書其說亦時時及補瀉之法苟遇外邪則先攻而後補遇內邪則先補而後攻郡之大夫士及民庶之家用之良驗予嘗而詢之則予姻原啓也蓋原啓生長彥脩之鄉嘗私淑其所學其於居越也又喜從伯仁所寓而獲親承其指授故其隨疾施治往往與他醫異嗟乎醫而若原啓者亦豈苟然也哉他日擅名於一時又將與彥脩伯仁相先後矣故嘗因是而歎曰昔秦越人非遇長桑君則不能明見五藏郭玉非得程高為之師則

不能使盡六微世之言醫者人擅其業家有其書而授受無聞焉其視原啓何如也予與原啓別且二十餘載而不意其於醫也如是之精到故因見禮過門使伸紙和墨書此以為贈異日艤舟一見又將於原啓徵之

送秋崖講師住資教詩序

鄞之沙門曰旻公秋崖號適而粹美精深而敏慧嘗以叢林妙選入延慶為職首延慶乃一郡望刹之冠內而耆年宿衲外而達官貴人莫不雷動雲集肩摩而踵接秋崖佐主僧務客酬應勤勞趨迎當世故艱難之際宗教陵遲之餘而能牧衆行道作大佛事如一日秋崖陰相之力居多於是行業日益著譽望日益隆諸山咸願迎禮講出世法會資教法席虛遂起秋崖主之道俗間者咸謂秋崖吾刹之福田其可終

聽其去也予解之曰秋崖吾海之法舟又可滯淹然於一刹哉且資教為寺與延慶相伯仲歲月之久廢為荒丘秋崖於世有勝緣他日幻頹址為化城易朽敗為丹碧而耆年宿衲之棲息達官貴人之游從當復如延慶時矣豈不盛哉況是處山水甲諸方望春白鶴乳泉之清淋磅礴而欝積馬祖謂紫玉曰山水之秀可居後當益滋道氣秋崖是行又將有得於此乎秋崖行矣予亦幅巾杖屨從入此山以終老矣秋崖儻不以予為可棄相與登高臨下坐苔石以望白雲濯瀾流而聽清籟無幾舒徐容曳之情勝賞幽尋之趣厭飫於平生矣秋崖亦有以念之否乎於是道俗之挽留秋崖者咸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別之思而書予言於首簡

重刊禪林僧寶傳序

禪林僧寶傳者宋宣和初新昌覺範禪師之所譔次也覺範嘗讀唐宋高僧傳以道宣贊寧文陋而識暗其於為書往往如戶婚按檢不可屬讀乃慨然有志於論述凡經行諸方見夫博大秀傑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手錄而藏之後居湘西之谷山遂盡發所藏依倣司馬遷史傳各為贊辭合八十有一人分為三十卷而題以今名亦既鋟梓以傳積有歲月二十年來南北兵興在在焚燬是書之存十不一二南宗定公時住大慈名刹慨念末學晚輩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取其書重刊而廣布之且以序文屬予俾書始末傳之永久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言為尚書事為春秋遷蓋因之以作史記而言與事具焉覺範是書既編五宗之訓言復著諸老之行事蓋聽言以事觀覺範可謂得遷之矩度矣而或

則曰還蓋世間之言覺範則出世間者也出世間之道以心而傳心彼言語文字非道之至也於此而不能以無滯則自心光明且因之而壅蔽其於道乎何有是大不然爲佛氏之學者固非即言語文字以爲道而亦非離言語文字以入道觀夫從上西竺東震諸師固有兼通三藏力弘心宗者矣若馬鳴龍樹永嘉圭峰是也學者苟不致力於斯而徒以撥去言語文字爲禪寔心默照爲妙則先佛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或幾乎熄矣覺範爲是懼而撰此書南宗亦爲是懼而刊布之欲使天下叢林咸法前輩之宗綱而所言所履與傳八十一人者同歸於一道則是書之流傳豈曰小補之哉傳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後之覽者勉之哉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一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二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鄞游藁

題跋

余幽公手帖後題

至正丙午秋良與臨安劉庸道同客四明一日從寓道閣篋中獲書得余幽公所遺貢尚書帖三讀之蓋不知涕泗之橫流也初公僉浙東廉訪時良獲進拜雙溪之上而師焉而問焉於是知公學問該博汪洋無涯其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疊疊若珠比鱗列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然放恣橫從無不如意至古詩詞尤不妄許可其視近代諸名公蔑如也他若篆隸真行諸字畫亦往往涉到有漢晉作者之遺風嗚呼其盛矣處自浙東辦事居太夫人憂于合肥淮南盜起行省强起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累

功至淮南左丞當其[illegible]守時以孤城抗賊者幾十載其後援絕食盡猶血戰兩月城始陷死之朝廷贈公攄誠守正清忠亮節功臣榮祿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幽國公謚忠宣立廟以祀此帖作於守安慶之三年帖中云從軍雖極勞瘁心甚安之則公之捐軀報國蓋素志然也或傳公死之日神降于私第之前庭曰我有易說爲賊中某小校所得當取以授吾故人某使刊之時公二子已遇害妻妾亦投井中死是書之存否皆不可知公在浙東時有所著易說五十卷良嘗請以卒業公曰天假數年所見當不止此他日相示未晚意謂即此書也帖中猶欲就閑物色易書三五家以爲亂思遺老之計則公於此書沒身而已矣公與尚書公有同朝之好時侍郎閣中故以此帖寄之後五年尚書公亦

下世帖留其徒庸道處庸道以良嘗出公門下俾題左方昔尚書公之在閩也見公之遺事志以二十九言曰公之行不愧乎董賈公之忠烈不讓乎張許其文章可以連班馬而繼韓歐善言公者無以易此矣良復何云哉公唐兀氏諱余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甲科進士其歷官次第言行政治具見國史此不著九月朔日門生良謹書

跋錢舜舉所臨閻立本西域圖

此吳興錢舜舉臨唐閻中令西域圖中令藝絶古今張彦遠記歷代畫第為上品而西域圖實在所録也蓋當是時天下已定而外國初入貢故詔中令寫外國圖而於西域則奉詔其真蹟有李伯時題識者舊藏廬陵王侍郎家大觀間詔取上進廬陵令張達淳輩竊取摹之於是有摹本彦遠又云當時王知慎亦

嘗一摹搨而海外高麗等國往往有唐摹則此圖之傳世非特一本矣第不知舜舉所臨者果自真蹟中來耶抑亦摹本之所出耳因茅元禮携至求題姑志所聞如是博雅君子必有能論之者

跋孫伯敬所藏十八學士圖

宋徽廟居東宮日嘗觀洒宸翰畫唐十八學士并書姓名序贊以賜近侍張公炜夜靖康初張以南道總管領兵勤王其子慈甫從行慈甫之妻携是畫南來有挾勢力索取之者令作贋本遺之丞相李公綱為製頌序乃以為閻立本所畫褚亮所贊而御書十八人姓名刻之豫章者即其本也張婦所藏真蹟後為參政樓公鑰家所得樓為天台倅時刻諸公廨中則天台所刻本視豫章刻有真贋之不侔矣石刻之在當時已難得其真如此況丹青之見於絹素者乎此

本有元裕之張仲擧題識蓋京師達官家故物孫氏兄弟購得之信希世之奇寶也幸謹襲藏以俟博雅君子鑒定焉

題貢尚書二詩

尚書貢先生最生公堂及公館夜坐二詩甚有陶韋思致予時病脾踰月偶讀數過不覺栩栩然去體乃知檄愈頭風古誠有是事哉

題貢尚書手帖

右玩齋貢先生與劉子明都事手帖言令子學多進益且留此後遣其回所謂令子即庸道也去之十有五年而庸道遂以文學知名為貢門高弟使玩齋而在則待庸道當益厚不異韓昌黎之於李翱皇甫湜矣

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

陸文安公之學曰中庸尊德性而入故其用工不以循序為階梯而以悟入為究竟所謂傳心之學是已斯學也江右諸公多得其傳慈水之上傳之得其宗者惟楊文元公文元官富陽時獲見文安而進拜焉主談之頃即領道要故其所就卓卓視文安有光文安此帖有家之興替在德義不在富貴之語蓋亦心學之所發耳文元書之以自厲且署門人楊某于後非有得於心學之傳者若是乎夫文安之學聖人之學也韓子謂求觀聖人者必自孟子始予亦謂求觀文安者必自文元始師程知慕二公取其言與字尊信而表章之是亦文元之徒也歟

題劉庸道浮海百韻

昔予觀木玄虛海賦每疑其言潒瀁淡漫不可端倪及以王事航海自南而北過黑水洋抵登萊見所謂

浮天之浪浴日之波有吞江納漢包乾括坤之勢然後知玄虛之言爲可徵非善於詠海者不足以及此今觀吾友庸道浮海百韻詩於是又知有庸道者也玄虛之賦與海同其大而庸道之詩與海同其深其大其深皆海之爲體然也兩人之所作相學爲不朽矣雖然後之觀此詩者苟不親涉其境以求夫大與深者而目擊之亦未必不以予之疑玄虛者疑庸道焉溟鵬井蛙夫亦以其所見有不同耳妄議詞章者尚戒之哉

跋孫伯庸所藏絳帖

唐太宗購求前代法帖刻版藏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者詔賜一本謂之官帖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所賜帖摹刻二本一置諸郡一藏于家自此法帖盛行于世今所取重者絳潭二郡及兩劉潘趙四家所刻

凡六本自餘無足觀矣然求其所從來亦皆官帖之苗裔官帖不可得下此惟絳帖近之蓋其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若他帖之枯瘠也此本蓋是絳帖無疑且其紙墨俱舊裝潢亦甚精緻誠可寶也二十年來禍亂相仍在在兵起士大夫家所藏舊物羽化殆盡而孫氏兄弟乃能保有此帖於分崩蕩析之餘神物於此固有默相之者然是家遺澤亦可見其持久而不泯矣子子孫孫尚永寶之以無忘前人玩好

跋脩禊帖

右軍蘭亭序古今所共寶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定武本爲最勝然世之所傳若每有肥瘦之不同宋尤延之謂瘦者爲真武定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真偽甚爲當世所推重而於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何耶孫氏藏此二本一類瘦者其一差肥使二公而在當必互有所稱許矣其家尚寶藏之他日子孫有能書者當推此爲書種

跋黃庭經

黃庭經爲王氏父子所書者皆不可復見宋儒評其小字殘缺者蓋是永禪師書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差長而瘦勁則徐浩筆耳此帖揭祕監稱其溫潤可喜當是世之善本第不知果出永禪師筆耶抑通微之與浩也東坡山谷輩後生當必能辨之矣

跋東方朔畫贊

黃山谷謂東方朔畫贊疑是吳通微所書觀其遺筆結體絕與通微黃庭外景經相類山谷一代名人其論此帖猶稱疑而不敢質後學尚何言哉

跋趙文敏所臨蘭亭序

前輩論逸少筆迹真者當祖之臨者宜子之既鐫之石而又摹臨之者其爲觴近繼此蓋遠矣文敏所臨本豈爲之近者非耶然傳之於世真贋常相半此本舊藏四明袁德平家文敏與德平友善故書以遺之奉化陳士申蓋溪孫原道皆德平姻家子原道得之於士申而士申得諸德平前後相傳不出他族其爲真蹟無疑矣原道與弟原理皆善書其必知所珎矣

題馬元德伯仲詩後

元德騎鯨上天六七年矣平生詩詞流落人間者六丁取之殆盡獨此三詩猶爲其弟鶴年所蓄鶴年聯之爲卷且追書和答之作併題四韻于後予得而得之於是知二君之詩爲足傳矣元德由進士起家嘗掾南臺宰定海守奉化昌國皆有善政可紀鶴年當武昌失守奉母夫人避地鄞江母夫人下世依元德

居越臺省交薦其卓行俱以禄不逮養堅辭弗起元德之政事鶴年之高風豈他人所可及哉則其所作之在世雖一詩律之微亦宜傳之永久而不廢矣昔東坡子由伯仲名德蓋天下而後世以能詩稱予嘗歎息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珎其所作蓋理之固然二君之詩蓋亦以是論之

倪仲權索予書所作詩文題其後

予幼時好作詩文而未得其要每一執筆如躄者之欲行瘖者之思語不自知其力之弛而聲之窒也年踰弱冠從鄉先生柳翰林游前後幾十寒暑始覺筆底如意無前二者之病然可指笑者亦多矣今五十餘歲而來四明見先生所嘗與游若曰倪君仲權二笑相顧年俱老大而嗜好特未除索予向時所作予客處既久舊藁俱已遺失姑手書近和陶靖節詩辭

數篇以寄且戲之曰昔達觀禪師在宋初士大夫多以能詩善吝稱之師笑曰解吝諸方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仲權覧予所寄亦將指笑其繆耶抑閱所學之無補也

題米元暉烟雨圖

米元暉眼中闇烟雨胸次有丘壑故含毫和墨即澄心堂紙爲此圖四明袁文清公居館閣時所嘗收蓄者也後爲郡人夏炘宜家所得炘宜兄弟爭相寳秘每袖以相誇秦割十五城以求璧而荆山之人則用之而抵鵲豈非物以罕見爲貴世固無定情耶文清久游京國厭飫富貴之餘思欲一覩家山而不可得見夫畫筒所有而收蓄之宜矣炘宜兄弟居江山勝處一開户牖則千岩萬壑不呼而登几格其於是圖亦收蓄而寳秘之如此何乃無人之所好哉

題文與可盤谷圖

文湖州以寫竹名天下而山水人物世固未之覩甲寅之秋夏炘宜兄弟出其所作盤谷圖相示曰此蓋湖州得意時筆也予爲之把玩不釋手蓋湖州胷次之高是以冠絶天下翰墨之妙足以追配古人去之四百餘年覧此一圖尚足使人油然感動如李愿初入盤谷韓昌黎與酒作歌時也此圖係袁文清公家舊物監定真蹟無疑

題般若波羅蜜心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靈智妙心者也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盖語言者心之緣也予觀此經其言簡而要融通而無盡學者尊信而敬持之庶幾言之所及即心之所緣而悟心成佛初無障礙矣然諸佛已信而持之者也學者今信而持之者也惟

衆生類貪戀生死飄流諸趣未信而未持因焚香三拜纂此一通以寄象先象先夙有護法閔俗之意倘即是所書轉施而普告之則諸佛學者以至一切衆生皆得以無爲法罔有差別而所謂毗盧海藏蓋自象先啓之矣

題樓道人書華嚴經賛

宋初有樓道人者嘗閔世俗之迫隘手書華嚴經十萬偈於方册覺範禪師爲作此文賛之其發揚栖公之精進可謂無遺蘊矣王庭老師閲世之心有不在栖公下而誦持是經之夙智通力又非但書寫之專勤而已然世無大手筆如覺範者爲之稱賛予故纂其所以賛栖公者留鎮育王山中蓋欲世之君子觀乎是文則知王庭之盡心於四種無礙而所謂願力之猛利心思之精特舉無異於覺範之所陳矣使覺

範而在亦必以予為知言

題竹牕詩卷

香嚴閑禪師參道於溈山久而不契歸卷南陽遂擊竹而有悟朽石師之有取於是竹得非慕閑之道見竹如見其人歟題詠諸公乃多指白太傅竹牕詩為說曾無一語及本宗事此君有知當不聽受矣予至慈濟方與大年議論及此忽見氷霜面目凛凛牕牖間而高標拔俗充然有抱道者氣象相視一笑疑其為朽石後身也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二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三

鄞游藁

墓誌銘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王先生墓誌銘并序

王先生諱士毅字子英其先秀州人宋天聖間始迁紹興之餘姚累世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渡江以來官王宮及太學者相望曾大父諱獻臣大父諱奎父諱賓皆畜德不仕而獻臣有文藁行于時先生天質秀敏自初出游學輙與凡子殊長益挺然欲以才諝自見稍試芦花蕩典史既而不樂為郎拂衣棄去向南山而卧於是縱學無不觀為詞章務出於己不肯襲陳蹈故以隨人之後聞鄉蓬黃公講道慈溪之杜洲遂往從之益知道德性命之奥自是學愈粹而行愈高權貴人有欲強起為祿仕者先生確乎不少動

隱居鄉之上林環堵蕭然充若自得雖簞瓢屢空妻子清坐相看亦未嘗有憂色鄉之人成俳佪顏慕凛然異其為人以之華心易貌者至衆鄭有楞峯岑君先生友也素以氣節相高每當月夕風晨必為之握手欽欲行游湖山間或臨流飲酒或登高賦詩有曼壑之思焉先生晚益嗜酒與所過逢醉飲竟日夕不歔家以匱乏告則笑曰我道固尓也平居好誦陶靖節詩愛其風致絕人有陶潛千載交相望老東皐之句而自署其號曰東皐處士云娶晏氏宋元獻公之七世孫生子男三曰在曰珪曰坦在有學女一嫁為士人妻先生以至正丙申九月十五日卒年七十二卒之年某月日葬于梅川鄉石人里先塋之次子東游海上在東徵墓銘為閱狀而歎曰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國朝之盛也文武並用人才輩出可謂野

無遺賢矣猶有隱處衡門如王先生者乎乃為其銘
曰彝必己出脩剔賊也學根道要愧蔽飾也化洽乎鄉
閭行之積也舉世溷溷獨子激也之死不易心有隱
德也刻銘墓門徒者趨而車者軾也

元中順大夫秘書監丞陳君墓誌銘并序

元有循吏曰陳君文昭而今亡矣其孤汝賢持烏本
良先生狀來言於予曰先人卒且葬不肖嗣以歲之
不易未及徵銘於當世立言君子懷乎先德之日就
泯沒是懼惟夫子圖之乃退考其狀及所嘗知者序
列而銘諸君諱彝文昭字也其先閩人有諱堯叟者
與其弟堯佐堯咨俱遷相州堯叟之後為閩王參軍
記室子孫散居閩之福清後又自福清徙溫遂占籍
焉曾大父傑大父楠皆隱居以終父珽泉州市舶司

吏目以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溫州路瑞安州事母毛
氏贈宜人君天質警敏自幼躬孝踐行屹然如成人
瑞安公有疾君侍湯藥不離帶者十有四月迨葬復
刲股和糜以進乃尋愈後捐館君哀毀踰節家有遺
資則悉取以與弟若妹寸田尺宅無入己者以故貧
益甚晨昏不能具饘粥然負氣自振為司縣小史數
以直言抗上官或咎君君笑曰我志豈若所知耶
日從南溪父相問己所宜相者謂曰公當以經術進
高科可芥拾也君聞之心喜遂一其志於學時年已
三十積數歲兩試江浙鄉闈不中因留吳教授吳中
子弟而戶外之履常滿至正甲午以易經貢春官廷
試對策百餘人君獨指斥時事無所隱或疑其過直
君曰今天下多故使吾言得達上聽雖得罪死無憾
也會掌文衡者亦欲甄拔直言以厲其士氣遂寘君
乙科授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自元任吏事吏每
竊弄威柄弊久難變革君至求縣之寓公與士大夫
之賢者即其家問事父老來見亦時時語次尋繹鉤
其陰伏以相參考又放古為銛筒虛中而穴其上置
諸鄉校令民有所欲言投書其中而削其主名由是
縣大小事無不周知吏大驚以君盡得其受取請求
狀禁不敢出一語惟抱文書呈署而已時屬兵興郡
縣誅求急若星火而上之賦下又往往扼於豪右莫
克均齊君乃亟取其產而分計之第以等級榜諸通
衢仍選士民開敏有才者二十餘人分任以事務使
均其所出豪釐不敢有所重輕民之趨事者皆曰縣
大夫神人也環以相告歲貢春茶有司並緣為姦利
君計其常額以平價市之比舊十減九後遂以為法
縣之鳴鶴鄉有界唐在餘姚界霖雨至鄞江之水輒

衝齧唐唐潰而鳴鶴沼矣君乃去唐五尺許樓木籠
竹加土築之而甃以石使民歲歲無水患是鄉瀕大
海亭煮鹽輸兩浙轉運司或私鬻則杖而鈦之以徒
甚苦君言於司聽民相貿易亭始便安之宋揚大隱
有道之士也墓在南山下為里人夷其封樹藝麻麥
其上君為正其塋域植碣表其墓淮寇陷湖州所在
繹騷適有朝旨令郡縣團結義民以自守君曰教民
知戰古法也乃親閱丁壯教之擊射坐作得若干人
用司馬法立隊伍分隸左右諸鄉日夜部勒無不精
練而且申以條教與衆為約置耳目手足之人以公
其誅賞立三等九則之法以通其財用行之境中慄
然畏服有豪黠蘇姓葛姓者怙勢奪取民財陳姓亦
橫恣無比則悉捕致諸獄瀕江南岸曰綱難惡少年
嘯聚徒黨為盜則督士卒擒擊殄殛江上鄞縣之夾

唐有剽賊倚舍者亦時出為近縣害則潛引壯士格
殺數人因盡縛之斬以徇自是暴者消寃者平遠近
悉民無一犯法者君以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
輔成王化以教民今民有小事不能至公庭則命鄉
正裁決上下相維情不可隱至使鄉之大小偷皆自
首歸其物奪人婚姻田宅者皆吐實自新及有父子
兄弟夫妻婦姑之不相能者亦莫不交責改行長老
以為自開國以來治慈溪者莫能及四方名人鉅公
聞君治化日行往往自遠來依君待皆得其歡心浙
東憲僉事按治四明適副閫帥者横甚至刼之兵且
欲執以逞戴窮壑歸君君納而禮之帥亦直君不問
進士董朝宗病且死託之以後事君為殮葬仍率義
士助田三十畝於是警報日聞臺省亦欲倚君為重
權陞浙東副元帥領慈溪縣事如故君以所在州縣

多陷沒方欲與民相保障以俟天下之定俄而方左
丞駐兵郡城單騎往謁方忌君留之不遣或說君潛
歸為自守計君不忌危其民即盡散其兵為農方以
君既勢失陳兵脅之君正色曰吾先朝廷不可以兩
虎鬭故隻身以至殺我非男也方愧悟謝過然卒置
君海上之岱山比行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
曰柰何舍父母乎君至岱山即着道士衣冠而舍其
宮治田葺圃種牧以為食無纖毫芥蔕意後仍詣以
之疾倚杖躡屩出遊客方使人覘之益不疑君以海
鄉僻陋為興岱山書院嚴師弟子之職暇日擾與其
里人聚石為臺陳簠簋爵尊盛升降揖讓如鄉飲酒
禮父老見而榮之爭令子弟為學變其習俗且名其
臺曰陳公臺久之益親信君事有不平俟君一言而
解碩民亦知敬憚諸山酋長掠財物于外輒戒其衆

曰勿登此山有陳公在也已而朝廷起君戶部主事
佐尚書貢師泰往理福建鹽賦尋改溫州路瑞安知
州君度不能行俱以疾辭丞相河南王鎮戍太原承
制授君中順大夫秘書監丞亦不赴君留海上十載
移郡城又三載而版圖內附於是南將閫中未幾竟
卒閩之寓舍越數月汝賢扶柩歸溫卜葬永嘉縣赤
霽原先塋之次君生於皇慶壬子九月十七日卒於
洪武戊申九月二十日次年十二月乙酉葬之日也
配毛氏封宜人子男四人長曰汝明早世次曰汝賢
即請銘者曰汝翼幼夭曰汝弼女二人長適同郡項
忠次在室孫男三夔童鄖童善童孫女一君博學彊
記於書多所考論而尤粹於易平居貞直寬恕澹然
無所嗜好衣布衣如錦繡啗糲食如粱肉不求備於
妻孥不致嗔於臧獲不忌勞其下室無姬侍庫無留

貲父有養子為君兄既沒畜其子如己子輕財重義
德洽於戚疏其在官剛毅奮發而有為不阿上官不
承風旨而虛心下問謙謙能受盡言與人交篤於故
舊然性公直凜焉不可干以私故其生也見者無不
愛敬死之日聞者莫不哀焉海內兵起生民塗炭元
之守令於是為難君與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邁
里古思餘姚州同知秃堅皆練民為兵守要害以禦
暴立保障以生聚境內之民賴之以休息然彼二人
區區不量輕重攖怨強臣刑戮不旋踵君獨善處摧
義免禍亂世生有榮名死有遺愛庶幾乎古循吏之
遺風矣銘曰
元季世兵四劇有令如君民乃倡臾儒褐提將符蟲
寇勛勦伏以遠彼業業此帖帖坐堂彈琴仁化洽名
之馳忌之歸海酋稽命贈弋機才不及究而老吁其

悲

真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四明夏璜將葬其父處士君前事之月以凶服請予所館句文其冢上之石且曰吾先世居郡東鄞江上單宗弱儳幾不能家吾父蚤歲即慨然思奮嘗語人曰吾世浸衰吾不能服勤自立不名爲人乃度定川之白砂舟車輻輳可以治生植資遺因挾其仲及季俱往心經意籌句檢胸蘊不數年間遂甲諸室於是即所寓爲廬舍以迎吾祖徙家焉于時兄弟八人方散處兩縣間吾父不忍骨肉之分異乃益大其居宇爲聚族計而伯氏首挈妻子以至同室而居同爨而食蓋雍雍如也吾父善處倫理而孝友本乎天性苟父母之所愛雖已甚惡必致之父母之所惡雖已甚愛必遠之起處云爲不以己一於父母而已事其兄

如事父閨以外其行不敢有由爲事兄之妻如事母閨以內其事不敢有專爲以愛己之心愛諸弟以字己子之心字兄弟之子女弟適人而早寡有子方稚則悉取之來撫之終其世其於鄉黨州閭有無通之休戚共之而飯飢襦寒藥病櫬死率有常度由是鄉閭日著諸公貴人數款門問勞頗不可強之仕即爲集賢院聞而嘉之爲錫其號曰真逸處士云生於至大辛亥十一月八日以至正乙巳二月二十日終于家葬鄞縣十都徐奧之原吾母包氏生子男二人長曰璜即吾曰璣其弟也女三人適李進李順德其一未行孫男復謙孫女尚幼予曰世之大夫士恒喜譽貧而詆富嗚呼富豈可詆也我書曰既富方穀又曰資富能訓則富者固所以爲善之資也而豈可詆也我今處士既能資富以爲善而其二子又方知崇父德句文以圖長存可銘也已處士諱榮顯字仲和祖諱祖貴父諱文華妣陳氏銘曰

古有經界井地以均家既有養亦富于鄰後世法壞盈歉曰分不處乎泰曷濟夫屯故處士孚利而骨肉蒙其義閭里厄貧而處士慈其仁吁嗟乎後之人尚勿踐其兆與墳

元故冲玄處士羅君墓誌銘

至正癸卯十一月辛丑冲玄處士四明羅君卒年八十後二年十一月丙午葬于鄉之鳴鶴山既葬其子康乞余銘其墓余以不敏讓而康之請益力曰無銘是無諸孤也乃爲退考中書左丞危公素所爲旌門記及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公翰林承旨張公翥翰林學士張公以寧秘書少監揭公汯所爲詩若序采摭其世次行事而銘之處士諱世華字明遠集賢院擬

爲冲玄處士其姓羅氏羅蓋世有衣冠歷漢魏晉宋仕者不絕唐之季年有爲鎮海軍節度掌書記者曰隱以文章節行爲世曰士隱蓋虎林人其子鎮東節度推官曰塞翁攝四明之慈溪令始徙家焉塞翁之後曰明復曰謙嘗中宋嘉熙四年淳祐六年進士第於處士爲高曾祖有曰綱者家饒於財樂善好施與鄉邦敬愛之稱爲衣錦居士處士之大父也曰善鄉者恭儉朴茂而敬宗睦族理家恤鄰具有郎法處士父也善鄉有子五人長即處士次曰世英曰弘惠曰天錫曰世昌皆以高年聚居扁所居堂曰春風深衣幅巾蒼顏白髮望之如列仙浙東部使者以五人之壽上其事于朝請旌異之而復其徭役亦既報下如韋而鄉之好事者復用洛社故事繪以爲圖侈子溫州路照磨間勢至韋穀之下一時公卿大夫咸賦

詩題詠傳觀中外嗚呼盛矣處士體貌魁偉鬚髯秀整而孝友之性本乎天質事先府君謹甚凡其志之所欲為必順而服行之無所勉強即不欲者不使纖芥置諸心然內而家事外而公役侍側無虛口先府君年考益高而能以禮自處為時善士晨昏之助為多其後卒且葬處士結廬墓左且穿旁壙以待他日從葬焉曰古有廬墓之禮吾不忍以死生異也其待諸弟尤極和穆之情事有難處一以身任而不使之知母夫人死時季弟方晬處士扶持保抱至于成人及撫諸子姪未嘗有疾言遽色或不可其意則引咎自歸期於感化子孫五十餘人至今無一人酗酒為不律事家教使然也至於遇姻族處黨里亦皆盡其恩意飢饋之粟寒遺之衣歲以為常鄉有獄訟有司所不能決者處士片言折之即刃迎縷解悅服而去里多函丁鰥戶或窘之不支處士輙資以已力公私賴焉平居謙恭信厚寬而有容雖臨大事遇急務亦儼然自若不少有動于中其德量邁世標望絕人士大夫每稱舉以厲其士俗至卒之日聞者莫不哭泣相弔曰世豈復有斯人哉娶同邑朱氏先卒繼童氏俱有婦道子男六人長曰裕次曰芳曰益曰恒曰奭其一即請銘者女三人長適定海陳均和次適鳴鶴場司令同里方景良季早世裕長女朱所出奭庶出餘皆童氏生也孫男十三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三人余頃北游京師往還東海上求處士之廬謁焉而處士之死久矣然見處士諸弟及其子姓若干人皆恂恂雅飭恭謹有禮而仲子益尤紹德踐行綽有父風嗚呼若處士可謂化行於家以道始終者矣銘曰

東海之濱是生俊人高冠岌岌傴以身有德有年有子有孫有弟合食義且仁乃降旌書欄其盈門庥聲孔播行亦尊一朝死矣日遠而湮我作銘詩永其聞

元贈亞中大夫台州路總管追封延陵郡侯吳君墓誌銘

歲至正乙巳余由海道抵京師問舟于四明始入國士有吳瑛者執雉請見出當世名公鄉所為文一編志其家之五世同居事甚悉予得而讀之因以知其世德之深厚矣後一年杭海南還復舍瑛旁近地而瑛以先府君墓銘請復閱家乘行牒益知其教忠之報不可重誣也吳氏世為桐廬人後遷明之鄞縣有諱卉者登宋大觀三年進士第累贈中大夫生子五人俱以科第顯其季秉信官至中書舍人兼給事中吏部侍郎逮事徽廟歷高孝二朝自是子孫世其祿百有餘年衣冠相傳為鄞著姓至諱澄者始自鄞徙定海府君之大父也澄生大亮是為府君父大亮無子以方氏子入為後是名來朋即府君也吳入國朝無仕者後以府君仲子瑋貴贈大亮朝列大夫同知溫州路事騎都尉追封延陵郡伯府君亞中大夫台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延陵郡侯府君字友文自幼稟性恭謹而孝弟之行不勗而成事溫州府君無違志遇親舊接黨里周而有恩姻族之孤寡以田給之里役之煩擾以財助之綱維其急難而剖析其是非一鄉之內不懼於有司而懼府君之一言年幾五十遂韜光養晦不復有志於當時卜鄞縣桃源之鳳栖山以居日從逸人達士盤旋山水間窮深極密若將終身焉於是有子三人俱有仕資一日命之曰吾其老矣爾三子者宜及時自厲出為國家致分寸力而父不足效也瑋乃奉命北游　帝都起家巡防百

户督運中原陷紅巾中杭郎弗屈四載朝議嘉之擢海道運糧千户其後海運有功　制陞海道都漕運萬户紫衣金符階授三品而卹典特被光昭二代嗚呼此可見其教忠之報矣府君生於元貞元年二月七日卒於至正十七年四月九日踰月葬鳳栖山下娶同郡張氏有婦德先七年卒追封延陵郡夫人繼孫氏亦封延陵郡夫人子男長曰珪平江路吳縣主簿次郎瑋幼郎請銘者台州路天台縣尉管從縉紳諸老游有學行女嫁邑人鄭信皆張夫人出也孫男六懋和懋功懋德懋信懋中懋昭銘曰

生不祿食死有侯封夭雖嗇乎其始而於其終也豐矣

元故處士唐君墓誌銘并序

處士唐君既卒之二十有八年其孤寅元謁予錄唐

寓舍乞文以揭諸墓且曰先君之棄代也寅元方在髫幼孩甚騃莫省所圖後逮事諸父始聞稱述其遺行以教蓋七歲就學操觚櫝如素習而秉志不凡動異群兒大父愛之甚每撫其背曰噫我祖父以瞽纓遺胄而濟其德美頤幽而不揚異日亢吾宗者不無望於是子也伯祖知州府君殊斷許可每見郎奇之曰唐氏世德在此而已既長益駸於學有進取長才父乃命之游京師挾奇策以干諸公貴人時以母體久羸不欲行迫之乃浮海而北渡黑水洋至登萊界天忽反風舟南漂三晝夜夢寐中如見母遘病有恐死待兒之語驚起覓所在則舟行已近家郎登岸馳視之而母果病棘遂泣禱上下神祇得尋愈天相孝道彰彰如是也又嘗侍母氏有聞如諸父之謂且具嗷曰汝父自海上歸益無意仕進獨脩其政家庭間其事父母愿而和敬而順每遇盛怒必下氣低頰微言以悟之與得其歡心乃已其待兄弟溫恭交怫雍睦患諳五服之中雖或分門以處割户以居而必親必愛不翅若同堂其在閨門媟慢之氣不形忿懥之色不兆為夫婦十有餘年賓而禮之若嚴君焉又泣謂曰汝父行不負於神明德不愧於士類而竟止於是豈食其報者在汝後人耶吾自汝父死每為督理質蒙衣廷師以教汝使汝兄弟不失身賤夫奴隸之為者知汝父之有子也及汝之子長吾復督汝教之如吾之教汝者如汝父之有孫也吾雖不能必汝等之成立然能必汝父之有後也汝宜知之寅元泣而識諸心不敢忘惟我先君有德有行而不肖孫不能以盡知幸而有聞於諸父與母氏者又不得今辭以登載綿歷歲年以至于今而猶強顏斯世者何如人

也先生言可垂後而志在恤孫其尚有以蓋覆吾唐氏也執敢固以請予謂賢者貴而仁者壽天之道也處士君宜貴且壽而卒虛其應天道之難明也噫乎甚耶遂悲而受其辭處士諱榮祖字景輝其先蜀人與予西先生同譜系因仕徙汴六世祖百二君士復自汴南徙郎四明之鄞海家焉曾大父諱惟忠大父諱霆之父諱茂宏娶姜氏有賢行寡居幾三十載大鄭皎如颺于姻族生子男二人長郎寅元次曰璲寅元璲之未生也處士嘗抱幼弟以為子命之曰欧三人皆知讀書勵行有處士遺風女二人長適姜賓和次適王子志孫男三人曰文與曰林曰太平孫女二人俱在室生於元貞丙申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元統甲戌十月二十八日年止三十九墓在家西一里許古唐村之原銘曰

豈才之劣而不顯榮豈行之愆而不久生彼皆蒙其
慶此獨厄於命爾子爾孫其尚俟夫天之定耶

鄭沈明大墓誌銘并序

明大既卒之明年其婿唐轅代致孤子源之言曰先
人生無聞於時死宜得銘以傳而世之知先人者復
鮮先生愛轅以及源且重知先人則先人之緒言遺
行將先生是託惟哀而執筆焉予往歲游東海主定
海尹汪君以敬時轅與源俱受業汪君之門而明大
未之識也其後明大延致汪君于家俾子若婿以卒
業予始因汪以往謁明大明大為之刲羊釃酒縱飲
盤隱軒或擊缶而歌或拂衣而舞有戀戀相歡合之
情後二年汪君既沒予往明大問訊焉而明大亦死
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明大諱煇鄉姓沈氏其先
吳興人有諱陵者吳越王時官四明遂家焉五世祖
清遐居士文彪以奥學峻行與楊文元公為忘年交
嘗別築亭館招文元講道其中命子民獻壻劉厚南
執經座下更相問難而高風遠韻萃于一門曾大父
芑鎮江府教大父德孫父如翁皆隱而不仕沈氏累
世富饒至明大而家益落明大削衣貶食以度艱虞
儉設薄施以致充裕中年而降益大治園田耕稼以
自足無措已為人意人有勸之仕則辭語之以隱德
則諾一日源將從祿藩閫明大斥之曰吾家以詩禮
相傳棄儒而郎吏非吾志也立止之惟教之勤儉艱
苦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皆躬耕井臼而不為勞
汝忍忽忘以求逸耶明大自奉雖甚嗇然遇人多恩
有餘財間以周親舊之急而最喜與賓客故人相娛
樂其有過逢輒相從飲酒醉即慢歌江左諸賢詩詞
蹲蹲起舞連日夜不厭平居質直不阿人有過恒面

析之苟得一善亦嘖嘖稱道不已以故莫有怨嫌之
者於是變故日臻情煩思擾但語身世事輒泣然流
涕蓋久而成疾越數月遂卒明大生於 庚戌九
月十九日卒於洪武己酉三月初七日以某年月日
葬于某鄉某原其配唐氏有婦德子男二長郎源次
海女一嫁轅配之姪也孫女二俱幼銘曰
惟沈之宗實熾而昌至于清遐事文元以彰其子其
婿理學則紹伊清遐之教文元之道明大之生遭家
孔棘為卒為艱以有衣食迨至末暮纂序清遐乃延
碩師以淑其家曰源曰轅亦克允端觀明大所立于
先有耀猗歟明大宜顯而揚既明且慎卒廢以藏善
積于躬澤及其子沈之有後兆其在此

元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劉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天祐字祐之姓劉氏其先山東人也後遷河南
之杞縣六世祖興仕宋從高宗渡江居于杭故又為
杭人大父汝良宣德郎判登聞鼓院父元龍君生而
凝重不好戲弄父死時雖甚幼已自卓立如成人能
葬父喪及大父母喪之未舉者人謂劉氏有子矣其
後稍事生業家益裕乃痛念父不逮養而一其孝於
母飲食供奉惟母之所嗜外祖母寡居浸老君迎養
于家沒而禮葬之凡所以安母之心者無不至一日
君失配偶內雖甚悲悼而外無憂容曰恐傷母心也
及母卒君持喪盡禮比葬有双鶴巢墓上久而不去
蓋孝感所致云君蚤從吾衍先生學頗觀經史涉獵
諸子百家為人質實無華恂恂畏謹甚其接親戚交
朋友一本於誠敬而遇鄉曲尤有恩人有貸錢者久
而子本俱不償則取其券焚之君蚤食祿于時後以
母老棄不就年將七十始因子貴封從仕郎江浙等

處行樞密院都事踰年遂卒至正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得年六十九卒之明年三月壬午葬錢塘縣之履泰鄉配陳氏先十四年卒追贈宜人與君葬同窆子男二人長文德從仕郎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次文質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書吏女二人適吳興沈佑滎陽鄭奕仁孫男七人曰中曰申曰本曰用曰庭曰庶曰永中慶元路儒學教授申汀州路蒙古學錄餘皆未仕君既葬中以都事君命持嶺南肅政廉訪司知事王魯之狀授予曰求為銘銘曰

行莽而敬學擅而正邦之傑兮鼎不枉車筐不持靈碩矛矛兮惟德之肯惟忠之教啓後烈兮國度既施命服有輝寘昭晰兮我作銘章以責其藏為善者之勸兮

玄逸處士夏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榮達字仲賢姓夏氏四明人自少懷才負氣不肯受人侮辱轢蹙然家故貧又無資地可以圖進取一日歎曰與其進退皆困莫若擇一要津為貨殖謀幸而遂我志可舒乃以定海之白砂為宜遂自鄞縣徙居之其地當海舟泊步處而絕海之商通番之貨往往貿遷於此君為之數年泉餘於庫粟餘於廩而定海之言富室者歸夏氏君於是益大治廬舍中為奉親之堂而虛其左右諸室以俟兄弟之合君仲兄季弟合居已日久而伯兄亦繼挈妻子至女弟適人早寡一子在幼俱取之來一家之事悉身任之無巨細其有費廢分者亦斅然竟性不見有頗色曰醜嚚猶能化其本根況人乎父嘗被陷於醝事吏讞久不白君泣懇有司郎平反以出又嘗為郡司稅曹氏所擠且誣伏君百計雪其寃不克曹盜西州巨家在位者多向意助之一家盡駭君曰無若吾弟愬之肅政司父枉可伸既而果然曹亦以是黜鄉民有以鈔法被收者吏受賄聽其偽栢君以次兄亦在株逮中為白諸上官郎日釋去里楊姓為鄰仇中傷當坐君盡力直之李氏孤貧而篤學君育而教之林婦病亟當服參附靈砂諸貴細藥而無資以致君出所藏濟之君讀書雖不多然雅敬賢士大夫而聽其話言子若孫必延名師儒以教雖臧獲賤隸亦委曲嫗喣得其心平居和易恭謹恂恂如懦夫至其為義則踔厲風發勇不顧前後其所樹立殆不可及集賢院聞而嘉之為錫其號曰玄逸處士祖諱祖貴父諱丈華皆有隱德娶蔡氏孝順純備克為君配子男一人曰琛女五人長適王牧次適陳閱其餘幼也琛有孝行屢嘗刲股已毋病昆弟八人君於次為第四皆僇力起家而君

之功居多生於延祐甲寅十月五日卒於至正辛丑八月四日以癸卯十一月十九日葬鄞縣界中彝氏後十年亦卒與君葬同穴嗚呼世之人當父兄安居無事時亦孰不以孝弟稱哉然一旦遇禍患落陷穽不能一引手救反睥睨孑孑以相咎者有矣此其醜設無為視父兄如路人聞君之風亦可少愧哉君前時遭家之困急於自為故所就僅如此使其出而為人取一城一障乘之則循忠報國以敵愾於當時者要必大可觀矣惜乎才不為世用志不行於時也君卒之若干年琛以其師陳剛之狀徵予銘遂銘之其辭曰

貧不奪氣富不失義維士之雄踣強折姦奔直其寃乃才之充及至守身卑讓肫肫何行之恭我作銘詩以戴厥美垂之無窮

故翰林待制致仕汪君墓誌銘

前定海縣尹翰林待制致仕淳安汪君既卒之明年其子脩爲君之從甥俞溥考次君之官氏邑里與其行事之實爲狀以書來告曰先君之葬既得日月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孤也敢請盖予嘗由海道往山東候海風于鄞君時治定海朝夕過從甚相好予後復客鄞而君之去定海已久鄞之人談君之政猶亹亹不釋口若君者非獨平生之舊可哀而其爲政於定海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乃爲誌其墓而銘之君諱汝懋字以敬其先歙人唐忠武將軍越國公之子廣遷睦之青溪今淳安縣也曾大考南強宋戶部架閣官大考夔發考斗建倜儻有奇志在京學嘗舉同舍生伏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至元內附從蛟峯方公講道石峽書院君自幼端謹不

好戲弄而警敏絕人讀書數過輒不忘稍長從吳朝陽夏大之洪本一三先生學治經後以春秋試江浙鄉闈不售僅中庚寅乙榜考官柳公道傳有遺才之憾特薦君行中書授丹陽縣學教諭再調青陽會壬辰兵起率鄉兵捍縣境平章月魯不花兒公統大軍至以功舉陞鄉郡教授僉憲哈剌忽公又舉充浙東帥府令史副都元帥伯顏不花的斤公又辟攝鄞縣君初不欲就元帥公素奇君謂曰親老顧憚祿耶君矍然起就之後調將仕佐郎浙東帥府都事未幾授登仕郎慶元路定海縣尹兼勸農防禦事居位伍年乃以老病乞致仕守不從即扁舟宵遯朝廷嘉之以前職致仕階文林郎已而版圖內附君間關歸故里明年己酉七月十有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二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君於書無所不覿爲文章

操筆布紙數百言立就事父以孝聞爲人恂恂蹈規矩持己約而廉與人交盡其義或有所不合遇之無厚薄居官一以樂易爲務而接姦發伏世吏莫能抗御吏不察察然終任之間不使能得一錢於刑穽失有罪不肯法外傷人於賦歛度民所當輸乃與爲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爲民興利除害若嗜欲疾痛之在己所至必以教養爲職業始任丹陽復侵田一百八十畝脩先聖廟建先賢祠宇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興于學其在浙東在鄞縣皆有聲浙東以慈恕簡靜贊上官釋温慶之民被誣以盜者數十百人鄞縣甲民誣乙民聚衆爲不軌守檄君覈君還力白其實非守是君所白悉縱之乙德之曰非汪公吾屬如何矣在定海時益以禮讓化其民民有兄弟既分而復合者有讓爭田而不取者亦有婦勸其夫以和

義者君皆造門獎勵不使有所懈他郡富人僑居縣南鄙同邑子盡殺一家而以其貲去久之罪不正逮繫且百人君驗治三歲兒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餘皆釋不問有盜夜刼民財民疑其鄰愬之官君時適公出其僚鞫鄰使當罪君察其冤爲變其獄辭僚恚出語訕君君不爲動既而鄞縣獲真盜事遂白民有酤釀佃人家佃人被酔夜歸以杖擊其壁壁壞甕缶盡傾覆酤釀人亟起護其器偶中擊即死縣議以故殺君從容一言使吐實得減死論一嫗有布在機夜失去嫗愬外人盜君往視之獨鞫其婿使首服後果得布人問之君曰吾視其實不可以容人而室中他器無所取故知非他盜聞者皆歎服縣多虎或入市郭爲民害君齋戒禱之神明日衆見虎浮江徃他境嘗宿南鄉廣嚴寺聞虎咆哮君衣冠夜起禱之如

前時詣朝有熊入山見虎伏地卧集衆逐之乃死虎
也事傳京師翰林丞旨張公翥為作贊嵗比旱君行
亦日禱馮潭見雙鴈飛舞導前有雲勃勃起潭所雨
乃旋作後復禱十龜潭有龜浮水出其雨亦大至君
之為政類如此娶方氏贈恭人子男三長曰復出為
伯父後次即請銘者李曰徽女二人長適方朝次適
胡斌孫男二鑄鉦孫女二俱在室初京學公無子晚
歲始得君當君未生時嘗抱胡氏甥會之為之後會
之又無子因遂命君後之君以父命事之如親生其
後會之欲正其昭穆乃為文囑君俾復為兄弟君泣
拜已謂諸子曰終吾身以父事之死後正名可也故
當屬纊時始命予復後會之天倫父命庶幾兩盡之
矣君所著書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考三卷禮樂
初範四卷善行啓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

四卷遯齋稾三十卷藏于家觀君之所立可謂有古
君子之遺風非耶然自頑利冒恥之俗興士多矜智
飾名譁世以取寵行己居官一切從事空文而不忌
其能畜外脩内蒸蒸德讓如君者世固不之貴而亦
莫能知之也故於君之事予喜為之見於文使後之
知君者得覧焉其銘曰

神祖聖伏道久隳士俗靡靡日以畀外周藩飾内則
非謂名可盜世可欺衆方慕效君獨違頋取弦歌化
海隳棄捐斤斧引繩微窾實彝訂識者誰有儒一生
心獨知為編壓行述銘詩聲名自可百代垂噫君雖
死其何悲

明故太素處士趙君墓誌銘并序

太素處士趙君既卒之始年其孤致書鄞江之上而
泣告曰先人有遺言焉我死必求戴子銘戴子吾
姻也知之為最深其銘我為宜予受書而長慟盖久
而不忍措一辭也已而
君命遂臨有司交迫上道甚急其孤復俾吾兒來促
銘且曰不得銘則不肯孤隕命於先人無以舉葬窆
窆之事矣敢固以請予復受命而長慟乃於道途倉
卒之際收涕而序之曰君諱良貴字思復晚乃自號
曰太素子其先汴人系出宋宗室有諱不玷者官浦
江因占籍焉曾祖汝但祖崇模父必俊世稱梅石先
生母朱氏先生故諸王孫天性倜儻左右事之難得
意朱夫人亦性嚴氣烈諸子中莫有當其心者君獨
先意順承以孝以養而猶灑之奉曾不以家窶而廢
豐以故父母愛之恒異於他子兄弟四人而君居其
季君成事之如事父其伯兄太初翁早受道家無為
之說黄冠野服蕭然有出塵意君竊慕效之故友愛

為特至二姊一妹皆不以既嫁而稍疎而於仲姊為
尤厚仲姊則予妻每語予曰吾與季弟自幼至老無
一語之不合一事之不諧真得手足之誼者也於是
二兄俱即世其一兄又遠處淞上歲時不得以會聚
乃愴然有慨於心率諸從子詣祠堂神位前反覆告
戒挽泣為誓約務使居同室食同爨斗粟尺布莫敢
私每旦雞初鳴躬率諸子諸婦與諸孫拜祠下退坐
堂上長幼以次序立俯首聽誨言如是者若干歲或
謂君執禮太嚴而不克以有終惜哉君娶同邑黄氏
有淑行生子男二人長曰友鍾次曰友鐘俱善守先
志女一人適戴思忠孫男三人季旻季昇季昺君生
於元至治壬戌八月十有二日卒於
國朝洪武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卒後以其年十月辛
亥葬縣東九里森塘之原與黄氏合窆焉君性剛而

孝柔言激而行梓孝友之懿實本乎天質與人交慨
然推腹心而於恩誼爲最隆也讀書取通大義不屑
屑章句之末晚慕黄老長生久視之術久而粗若有
得一日病雖即索湯沐浴囑以後事命置棺於後堂
怡然而逝嗚呼若君者可謂游戲生死者矣予與君
幼同學壯同里閈老同志頗以人事之不齊糊其口
於四方而不獲旦暮同起處偶一來歸則拳拳焉以
葆精養神之要相勉勵期久住於斯世曾不幾時君
僅以中壽卒而予又以禍患餘生未卜死所回視向
者之言恍如夢寐則君之行事尚忍執筆而銘之耶
然二孤之所託不可以虚辱而君之遺命不得以重
違也姑序次平生梗槩與卒葬歲月而系以銘曰
尊正學敦孝友參與教期壽考志不伸數實囿述銘
鐫播永久石可泐兮名不朽

亡女張孺人戴氏墓碣銘并序

浦江張氏居縣南戴氏居縣北素以道義相厚善張
氏有子曰琪戴氏有女曰鳳官賢兩家父母皆與與
爲昏而戴氏之女遂歸張氏張氏富室戴氏乃寒門
於其歸也衣飾服御皆母嫁時物其約素可知然列
屋華靡怡然無愠容或誚之曰我自樂此也觀其意
蓋不忍豪奢傷父母心在父母家父母衣食待之而
後安昆弟姑姊妹咸賴以拊循在夫家事舅姑如父
母待伯叔娣姒如兄弟姊妹相夫以成其志而宜於
家嚴饋祀和屬人慈幼字撫無不合於義歸幾年無
子即子其夫之兄子機幼而姁姁撫之長而教育之
曰吾待之甚於己出然後家人待之能不異吾之所
出也舅姑卒喪之戚而禮語及必泣下沾襟謂不得
盡婦職母病經年晝夜扶持忘其身之憊歿則哀毀

成疾終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蓋久而益殆一日集
家衆訣別從容若常時氣奄奄猶忍死待弟而弟至
忍死待父而念父之不及見移頃而絶内外大小聞
之無不傷悼後一年其夫卜兆于家旁之松山將以
月日葬以書馳告其父戴良曰昔梅聖俞妻謝氏年
三十七而亡聖俞閔其賢而蚤世也請爲歐陽文忠
公述銘以著其不朽今吾妻之賢實同謝氏而郎世
之早亦如之獨爲之夫者無聖俞之學不能致文忠
之銘揭諸墓詩有之知子莫若父幸賜一言少慰亡
魂於地下予曰嗚呼甚矣老者之痛其女也何能過
吾之悲哀以寓無窮之憾乎遂涕泣而序之張氏之
父曰誼母于氏戴氏之父曰良母趙氏一子郎機生
於元之至正辛巳六月二十一日年十七歸張氏凡
二十有四年而卒洪武己未三月二十五日也得年

三十有九明年十二月十七日葬之日也銘曰
戴有孝女張有敬婦既諧舅姑亦順父母作善之報
盍享壽耉胡獨汝嗇竟夭而死吾聞盛世父不哭子
忍使老親啼號送柩仰天俯地無所歸咎刻辭墓門
庶幾永久

祭文

祭揭秘監文

惟公之先玉蘊珠藏逮及顯考始大而昌紫衣象版
金馬玉堂當元盛際輝映四方如唐昌黎如宋歐陽
公纘厥家纂文有光儒林杞梓藝苑鳳凰公之學問
洞徹汪洋既遡濂洛復泝湖湘折以聖言會于衆長
公之詞語峻潔渾[illegible]上規莊屈下法班揚一掃塵軌
高蹈康莊公之持己仁肝義腸公之接物春日秋霜
籍甚聲華亟蹤朝行初居胄監發硎劍鋩繼典南宮

殺繹存颺乃入詞垣乃選奉常文傳四國禮定一王
帝念遠民俾莅遐荒曰省曰憲以騰以驤揚歷激渭
走仆起僵我黨聞之驚喜失床長途方騁時忽援攬
弁覺海島失勢江鄉竭來四明假榻僧房朝水看輿
清苦自將回視故里一何洲莊公其處之渾似鄉邦
耆人宿德日就凋喪惟公巋然若魯靈光庶幾百歲
允此老蒼斯文柱石吾道垣墻如何今者天降不祥
一疾而徂事出倉皇居四品秩亦云顯矣壽逾七旬
棄曰夭殤況有賢子逸氣昂昂肯堂肯構吐語成章
公雖已矣夫豈真亡我等與公同處異鄉稱詩奉文
或被敎綱公有疾疢我藥我嘗爲留旅日已遂平康
餞我于庭神全氣強曾不信宿凶訃在傍公初病亟
忍死我望臨絕之夕語猶琅琅公實知我我其敢當
負此幽冥吁嗟痛傷長號送終涕淚霑裳一奠告情

俾也可忘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遯齋文

嗚呼生而無見於時爲凡民死而無聞於後非偉人
有見有聞維我汪君君之方幼敏睿倜儻習詩禮於
家庭親俎豆於鄉黨及其既壯學益而正銘聞先達
之格言密受師資之正印外無物之不燭內無理之
不瑩近而舉之學遠而薦之鄉鐵韓筆之炳煥庶鵬
程之奮揚志則孔高時不吾以俗學蕪骨危言入髓
鳴丹鳳於燕雀之壇奏黃鍾於箏笛之耳豈一意以
試行亦群情之所忌始教丹陽繼攝鄉縣東閩南臺
亦辟于椽乃三仕而三已信吾道之方賤迫至末暮
僅拜朝除作令五載于海之隅既刑政之克脩亦教
化之奔敷遂使魚鹽之俗胥爲禮義之君方礱石以
紀功忽掛冠而歸沐何遭世之孔艱復票命之不淑

攜提特而歷于秉燭篳門蹕而賀生賦鵬雖運會之
偶然抑民生之無祿然其聲譽之靄靄固已傑出於
當時而於文字之超卓又足歷歲月而昭垂其亦有
以自附於偉人之列而不爲凡民之歸矣頃念長逝
漫漫言笑晏晏扁舟餞別欵焉聚散謂雲山之可期
竟此身之成幻嗚呼哀哉大道之行老不失死奈何
九十之親翻送六旬之子此予近聞之所以神飛而
魄愧也吾儕小人悉俾深知或姻親之早結或交友
之既依或以編秩而來事或以門弟而得師當訃音
之遽播聊設位以致祠嗚呼哀哉哭野則凝哭寢則
疑愛郎僧舍以聲我悲盍上爲吾道惜而下以悼其
私嗟嗟汪君知乎不知尚饗

祭外舅趙處士文

維年月日子婿戴良謹於羈旅具香幣之奠併録墓

銘一通遣從子溫展告于
外舅故梅石處士趙公之靈惟公純德懿行足以範
乎俗卓識高風足以勵乎世頤抱負之何如豈窮通
之有異方國步之無虞戒舟車而遠逝或西江與南
粵或東甌與北薊覩其日力之所及與夫足跡之所
至非名山大川之瑰瑋則寓縣神州之雄麗然不過
資筆底之詩材擴胸中之文氣詎金紫之足拾任纓
緌之可貴追春秋之孔高益舒情而肆志高予冠之
岌岌長予佩之纚纚或訪鄉於東鄰或彈棊於南里
上不恤夫天運之變遷下不聞乎世道之隆替緣有
子而有孫庶優游以卒歲裘葛已適乎溫凉食飲肯
斷乎甘旨雖儒素之酸寒要娛情於莫齒何耄年之
已屆竟期頤之難企良也不才忝居門婿爰自童烏
郎承教示當磨礱之屢久猶知名乎士類暨方面之

竊賢遂牽聯於班綴尚昰榮遇之幾何歘風塵之交起
視我得與我失每心存乎憂喜念終始之恩情實淪
肌而浹髓謂忘義於暫踈乃永山於永棄想丹旐之
翩翩尚遲疑乎別袂胡事生之既失仍送死之莫遂
幸臨没之緒言猶託我以銘誄儼鬼神之如在敢斯
須之遺墜望蒼天而致辭託迴風以揮淚靈其有知鑒
此誠意尚饗

祭趙立道文

嗚呼昔我蒙幼我居下里子以名門來婿伯姊遂緣
姻好同跡並跱既親且昵人莫與比子返于邑我來
自山授館授粲頎之春然彼渾以剛此悖而頑諄諄
誨化罔匪德言荐及成人憂我無配不著不蔡室以
賢妹繼蓋而後愈抑愈愛我往子來何有內外蛩響
之夕鳥鳴之朝林游野處子歌我謠或喜以笑或悲

而兆凡我之逢亦子之遭曽不幾時兵戈四起爰宄
爰度我行子止日月于邁倏踰一紀生澗死休後會
有幾兩地相望各天一涯子不出鄉我尚為覊我有
家室將子是依予之不淑嗟我之衰我昔西征于實
命我思而弗得遂不我可惟不子從卒罹轗軻以至
于今殃釁罔保與言及之憫弗傷神豈不欲往道阻
曷因庶幾後此天合朋鄰此志莫諧長負幽冥嗚呼
居不恤患疾不視絛斂不憑棺柩不繞槨莫補我愆
何承于託天固使之亦心之怍嗟其已矣永隔死生
我誠孰鑒我衷孰明祭以叙哀文以告情有淚如河
與酒俱傾嗚呼哀哉尚饗

祭先姊趙安人文

維年月日弟戴良謹於逆旅遣姪楹遠致香幣之奠
併墳記貞贊各一通㞐告于

先姊安人柩前而侑以文曰嗚呼哀門薄祐降集艱
危由始暨終可愕可悲我之初生母病靡瘥朝斯夕
斯吸吸漾漾姊實念我負任提携既屢水火亦免癘
疵越在髫齔姊已有歸乃復挾我問友求師壯有室
家晚棄門基教男配女咸姊之依爰及暮齒遭逢百
罹倉皇播遷保此膚髮千里故鄉相望歔欷每申訓
語俾遠禍機暨官方面曾不幾時城郭如昔人民已
非乃瀹草莽日海之湄頫地號天惟姊之思飢不知
食寒不知衣孰謂斯日凶報遠馳嗚呼哀哉疾不視
藥斂不憑尸葬不繞墳生死恩虧臨没有命俾記容
儀寧敢遺墜天實臨之乃陳贊辭以揭孝懷併撰銘
行纂之墓碑礪礱世儀葬赴莫宜我志孰明我愆孰
祥先王制禮情義並施薦服大功今必以期遥望松
楸隨歷有期長慟送哀終天永辭尚饗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三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四

越游稿

辭

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五言古詩

和陶淵明雜詩十一首

和陶淵明擬古九首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和陶淵明移居二首

和陶淵明歲暮答張常侍一首

和陶淵明連雨獨飲一首

和陶淵明詠貧士七首

題哭上人休息軒　次韻答張靜屋

觀雨憶竹海翁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十五

越游稿

七言律詩

秋日言懷　七夕有感

九日感傷　寄鶴年

寄天淵老禪　答海為獄天叙賦

億淳用剛　寄郁文海

逢九思不至　寄駱以大

寄紀宗正　寄胡仲孚

寄宋廷臣　寄方盛齋

寄錢仲仁　寄方梧竹

寄胡宗器　寄羅孝直

寄孫伯敬兄弟　寄揭平仲

家君偕林榦遠送賦此

聞平仲有懷鄉之志感念之餘為賦四韻

寄胡舜咨　寄黃炳文

寄張天民　寄茅元禮

寄俞伯熊兼柬李仲琳

寄鄭其博　泰湖居隱

懷宋清菴　懷滑樱宇

靜壺翁以所和貧士詩見寄賦此以謝

懷宋思賢　懷項孝章

王國臣以樂翠崖先生所畫松樹幽禽圖見贈賦此

宗道師曾許寫鄭元秉春草圖見寄詩以促之

近造嚴宗道蒼雲軒見庸菴遺題借韻嗣賦

承景德輝王漢章遠訪別後却寄

葉孔昭為尊公刊海隱集喜而有賦

哭趙太初　哭張宜仲

承李仲淵遠顧賦此贈別

懷陳中復

荊芳童來訪別後懷之

示唐生林　游高節書院

訪楊季常　詠懷古迹

哭陳彥白二首　喜謝蓀菴至二首

狀聞楊宋二公及應平仲出游且言四舟見顧

聞耕隱庸菴諸公游山累日用深歎羨

九思薮背弥月心甚念之忽得安字喜而賦此

五言長律

秦湖漁隱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二十六

越游藁

辨

夏正辨

解

海居解

贊

落雲圖贊　生意亭贊

黄元輔像贊　竹梅翁像贊

趙撝菴像贊　郁文海像贊

源道渊像贊

銘

惟微齋銘　仁齋銘

泉聲齋銘　清灑硯銘

箴

存省齋箴　撝菴箴

說

李氏子字說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二十七

越游藁

傳

石孝子傳　張婦傳

汪節婦傳　竹梅翁傳

滄洲翁傳　宋廷玉傳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二十八

越游藁

記

全有堂記　怡顏堂記

谷口莊記　安貞堂記

重建東皐福昌寺記

王氏思愛菴記

大悲寺新建上〻冢記

歸菴記　檀特精舍記

四華世家記

九靈山房集目録卷之二十九

越游藁

序

皇元風雅序　餘姚海隄集序

密菴文集序　大梅常禅師語録序

題跋

跋定武帖　跋康里公臨懷素帖

龍山古跡記後題

跋藏上人所書蓮經後

跋宋文清公詩後　跋東坡手帖後

題倪氏子曖覓燈詩後

墓誌銘

蔡節婦夏氏墓誌銘

上堂項府君墓誌銘

唐母姜氏墓誌銘

趙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汪處貞墓表

祭文

祭亡妻趙氏夫人文

九靈山房外集目録卷之三十終

贊

九靈山人戴先生像贊

序

雲林先生詩序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四

越游藁

辭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余客海上退和淵明歸去來詞盖淵明以旣歸爲高余以未歸爲達雖事有不一要其志未嘗不同也

歸去來兮時不我偶將安歸念此生之如寄忽感悟而踏悲老冉冉其將及體力歘乎莫追旁人見余以驚愕曰影是而形非望東南之歸路想兒女之牽衣顧迷途之已遠愧前賢之知微緬懷故山若蹲若奔鬱乎松楸擁我衡門田園故在圖書尚存敝襟頹簪亦有一尊無醫聲之入耳無憂色之在顏比鷦鷯與經緯固無適而不安胡出羅以載質脂余牽之間關奉先師之遺訓與國光之一覲豈禍福之無門乃一出而一還因傷今以懷昔心欲絶而拒桓歸去來兮姑放浪以遐游旣反觀而內足復於世以何求使有榮而有辱寧無樂以無憂匪斯世之可忘懼夫人之雖崎我之所歷如水行舟始欲傾於灘頹終倚泊乎林丘視未路之狂瀾覩薄俗之橫流知此來之幸濟誠祖考之餘休已矣乎富貴真有命利達亦有時時命未至誰爲留歲云莫矣今何之古人不可見來哲亦難期遂猿鶴以長往俯隴畝而耘耔歌接輿之古調和淵明之新詩爲一世之逸民委運待盡蓋無疑

五言古詩

和陶淵明雜詩十一首

大鈞播萬類飄忽如風塵爲物在世中倏焉成我身弟兄與妻子於前定何親生同屋室處死與丘山鄰彼蒼無私力肖盡已復最獨有路旁堠長閱往來人

又

憶昔客吳山，門對萬松嶺。松下日行游，况值長春景。竭來卧窮海，時秋枕席冷。還同泣露蛩，唧唧吊宵永。豈無棲泊處，寄此形與影。行矣臨逝川，前途無由騁。以之懷往年，一念詎能靜。

又

義馭不肯遲，榮悴詎可量。舉頭望穹旻，日月已宿房。隕霜凋衆類，慘慘赤渠央。李梅忽冬實，又復值愆陽。物化苟如此，紙亂我中腸。

又

遜默度老時，無如莊與老。膏火終受焚，檮櫟庶自保。我昔蹶三策，論辨吻常燥。一聞倚伏言，頗恨歸不早。此理端足信，明月耿中抱。愁絕舊同袍，學廣未聞道。

又

我無猛烈心，出處每猶豫。或同燕雀棲，或逐梟鸞翥。向馬固非就，今者孰為去。去就本一途，何用獨多慮。但慮未代下，事事古不如。從今便東裝，移入醉鄉住。醉鄉固云樂，猶是生滅處。何當乘物化，無喜亦無懼。

又

東漢有兩士，幼安與程喜。愛得交友心，知音乃餘事。伯牙絕其絃，豈亦會斯意。如何百代下，不與昔人值。涉江採芳馨，頹波正奔駛。四顧無寄者，三嘆復棄置。

又

唐堯忽以遠，遺風浸編迫。子陵識其機，竟別洛陽陌。自非大聖人，誰能試堅白。長嘯望前途，宇宙乃尔窄。俳佪東海上，庶遇烟霞客。此事已荒唐，且向環中宅。

又

朝耕谷口田，暮採陌上桑。歲晚望有收，嗟我成秕糠。

白頭去逐食，所謀惟稻粱。嗷嗷天海際，何異鴈隨陽。昨宵得奇夢，可喜復可傷。為言東海上，却粒有其方。早晚西王母，酌以瑤池觴。

又

天地有常運，陰陽無定端。夏虫時不永，安覩歲月還。嗟我在世中，倏忽已華顛。何能得仙訣，拾取朝霞飡。蓬萊去此近，欲往無由緣。從今棄諸事，盡付悟真篇。

又

秦灰未遍冷，於古何所稽。前行有轍路，往往變巖崖。我來一問津，感歎傷人懷。是道在天地，大可六合弥。諸儒拾煨燼，破裂日愈乖。遂令高世才，放蕩莫控羈。時無洛中叟，此事誰終諧。

又

文武久不作，周德日以涼。老聃隱柱史，莊叟遊濠梁。正隸淪鄭衛，禮俗變遐鄉。是來談治道，夏虫以鳴霜。悠悠邈黃唐，古意一何長。

和陶淵明擬古九首

皎皎雲間月，灌灌風中柳。一時固云好，相看不堅久。我昔途路中，談笑得石友。殷勤無與比，常若接杯酒。當其定交心，生死肯余負。一朝臨小利，何者為薄厚。平居且尚然，緩急復何有。

撫劍從羈役，歲月已一終。借問所經行，非夷亦非戎。中遭世運否，言依蓋世雄。塵埃纓滿目，肯污西來風。舉世朝我拙，我自安長窮。孫容難為辭，寄意一言中。

又

白日忽已晚，沉光薄西隅。老人閉閑坐，條條意不舒。日月我戶牖，天地吾室廬。自非奪元化，此中寧久居。今夕復何夕，涼月滿平蕪。悠悠望去途，歎息將焉如。

又

我昔年少時高視隘八荒惟思涉險道誰能戒垂堂
南轅與北軏所歷何杳茫一旦十年後盡化爭戰場
豈無英雄士幾人歸北邙撫此重長歎壯志失軒昻
斂退就衡宇盧廬守一方往事且棄置身在亦奚傷

又

圭玷猶足磨甑墮不可完素行有一失識貢頭上冠
孔門諸弟子賢者是曾顏超然季孟中窮達了不關
我嘗慕其人相從叩兩端形影忽不及咄咄指空彈
取琴置膝上以之操孤鸞寸心固云苦中有千歲寒

又

天運相尋繹世道亦如茲王孫泣路傍寧似開元時
所以古達人是心無磷緇弁髦視軒冕草澤去不疑
西方有一士與世亦久辭介然守窮獨富貴非所思

豈不痒且艱道勝心靡欺恨無史氏筆為君振難之
誰是知音者請試紬吾詩

又

勸君勿沉憂沉憂損天和尊中有美酒胡不飲且歌
我觀此身世變幻一何多無相亦無壞信若空中花
戚戚以終老君今其奈何

又

故國日已久朝暮但神游誰謂相去遠夙昔臨九州
此計一云失坐見歲月流歲月未是惜恐遂忘首丘
在昔七人者抱節去衆周不還胷中史覆迹將安求

又

墻頭有叢菊粲粲誰復採蹉跎歲年晚香色日以改
我欲一往問渺渺阻煙海遥知霜露繁莖葉不余待
亦既輕去國已矣今何悔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并序

余性不能飲然喜與客同倡酬士友過從輒呼酒對
酌頹然竟醉醉則坐睡終日此興陶然壬子之秋卜
遷鳳湖酒既難得客亦罕至湖上諸君子知余之寡
歡也致命之飲或饋之酒行游之暇輒一舉觴飲雖
至少而樂則有餘因讀淵明飲酒二十詩愛其語淡
而思逸遂次其韻以示里中諸作者同為商確云耳

其一

今晨風日美吾行欲何之平生慕陶公得似斜川時
此身已如寄無為待來茲况多載酒人任意復奚疑
山顛與水裔一觴歡共持

其二

好鳥不鳴旦好水不出山入冥而止抉古亦有遺言
所以彭澤翁折腰愧當年不有酣中趣高風竟誰傳

其三

淵明曠達士未及至人情有田惟種秫似為酒中名

過飲多患害畧足稱養生此生如聚沫忽忽風浪驚
沉醉固無益不醉亦何成

其四

一鳥乘風起逍遥天畔飛一鳥墮泥塗噭噭鳴聲悲
升沉亦何常時去兩無依我昔道方淺磬折久忘歸
迩來解其會百念坐自衰惟尋醉鄉樂一任壯心違

其五

昔我非好靜今處非避喧中行有前訓恐遂墮一偏
商於四老人遺之在西山朝歌紫芝去暮逐白雲還
當其扶漢儲亦復吐一言

其六

悠悠世中事夢幻無乃是方爲夢境覺謂真既覺竟隨毀
豈惟世事然我身亦復尒請看竺乾書此語諒非綺

其七

幽蘭在浚谷衆卉没其英清風一吹拂卓然見高情
萬物皆有時春至吾自傾蟄雷聲久閟未必先春鳴
有酒且飮酌何用歎此生

其八

三春布陽德萬物發華滋峻霄直幾顆近亦附喬枝
低迷衆無覩高出乃見奇煌煌九霄中榮奔遂作爲
我道似不爾一笑懸吾羈

其九

我卜山中居柴門林際開湖光并野色一一入吾懷
勿言此居好殆與素心乖越鳥當北翔夜夜思南枝
蛟龍去窟宅常懷憶其泥此土固云樂我寧寡所諧
惟於酣醉中歸路了不迷時時沃以酒吾偶亦忘回

其十

悠悠促羇役故里限東陽風波豈不惡游子念歸途

朝隨一帆逝暮逐一馬驅如何十舍近翻勝千里餘
在世俱是客且此葺吾居

其十一

我如北塞駒困此東南道有力不獲騁長鳴至于老
苒苒陰陽移萬物隨榮槁既無騰化術此身豈長好
一朝委運往恐遂失吾寶何當携麴生縱浪遊八表

其十二

靡靡歲云晏此已非吾時深居執蕩志逝將與世辭
破屋交悲風得處正在茲握粟者誰子無煩決所疑
道喪士失己節義久吾欺於心苟不愧窮達一任之

其十三

世間有真樂除是醉中境可能得美酒一醉不復醒
陶生久已沒此意竟誰領東坡與子由當是出類穎
和陶三四詩粲粲夜光炯

其十四

里中有一士愛客情亦至生平不解飮而獨容我醉
我亦高其風往還日幾次爾汝且兩忘何知外物貴
尚懷數見跡淡中自多味

其十五

老我愛窮居蒿蓬荒繞宅與世罕所同車馬絕來迹
寓形天壤內幾人年滿百顧獨守區區保此堅與白
若復不醉飮此生端足惜

其十六

大男適弱冠粗管傳一經小男年十三玉骨早已成
亦有兩女子家事幻所更女解事男姑男可了門庭
恙如黃口雛未食已先鳴此日不在眼何以慰吾情

其十七

五十知昨非伯玉有遺風而我豈謂然野蓬生麻中

年來更世患頗悟窮與通所失豈曾寶所亡非楚弓

其十八

栖栖促旅中美酒不常得偶得弗爲飮人將朝我惑
天運恒往還人道有通塞伊洛與濂閩幾度吊亡國
酒至且盡觴餘事付默默

其十九

結交數丈夫有仕有不仕靜躁固異姿出處盡忘己
此志不獲同而我獨多恥先師有遺訓處仁在擇里
懷此頗有年茲行始堪紀四海皆弟兄可止便須止
酣歌盡百載古道端足恃

其二十

陶翁種五柳蕭散本天眞劉生荷一鍤似亦返其淳
步兵哭途窮詩思日以新子雲草太玄亦復賦劇秦
四士今何在賢愚同一塵當時不痛飮爲事亦徒勤

嗟我百代下頗與四士親邀逐涉其涯斂然一問津
但懼翻醉墨汙此衣與巾君其恕狂謬我豈獨醒人

和陶淵明移居二首并序

余去歲六月遷居慈溪之華嶼迨今踰一年僻處寡
儔頗懷鳳湖士俗之盛意欲居之後游其地得錢仲
仁氏山齋數椽遂欣然徙家焉因和此二詩以呈仲
仁

昔我客華嶼古寺少半宅窮年無俗調看山閱朝夕
如何舍之去逸遥從兹役朋游方餞送賦詩仍設席
共言新居好今更勝疇昔高歌綴速舟待用慰離析

又

我未踐斯境已賦考槃詩懷此多年歲二屢今得之
陶翁徙南村言笑慰相思斗酒洽鄰曲亦有如翁時
投身既得所何能復去兹鷦鷯一枝足古語不余欺

和陶淵明歲暮答張常侍一首

長蛇驚赴壑逸騎渴奔泉歲月亦如是吾生復何言
容鬓久已衰蚓兹憂慮繁俯仰念今昔其餘免厭倦
馬光猶伏櫪鳥倦尚歸山一來東海上十載不知還
竟如庭下柏受此蔓草纏莖葉日已固何有挺出年
人生無定在形迹憑化遷請棄悠悠談有酒且陶然

和陶淵明連雨獨飲一首并序

吾居海上旅懷鬱鬱方錢諸地主時饋名酒慰此寂
寥閟至輒引滿獨酌坐聽竟日乃和此詩以寄

平生不解醉未飲輒頹然近頗好事人置我嵇阮間
一酌憂盡忘數斟思已僊似同曾點輩舞此風雩天
人道何所本乃在羲皇先如何末代下莫挽淳風還
淫雨動連月此日復何年顧運有深懷酒至已忘言

和陶淵明詠貧士七首并序

余居海上之明年適遭歲儉生計日落飢乏動念況
味蕭然乃和此七詩以寄鶴年且邀同賦諸志諸公

其一

倦鶻失其羣栖栖無所依豈不遇良夜誰共星月輝
兩翮已云倦何力求奮飛遥見青松樹決起一來歸
孤危正自念復饜歲晚飢苟遂一枝託安知溝壑悲

其二

大道邈難及我已後羲軒代耕非所願十年躬灌園
長興當抱甕破突寒無烟寂寥千古心豈假相磨研
鳳兮有遺歌三歎諷微言餘生倘可企託知此前賢

其三

永夜寒不寐起坐鳴琴清哉白雪操世已無知音
座上何所有五窮迭相尋呼酒欲與酌塵罍屢罄斟
簞瓢世所棄鼎食衆爭欽因窮有高節誰見昔賢心

其四

長吟望穹昊熠熠明降婁時秋屬收斂此願竟莫酬
自余違家之歲月幾環周那公怨以遠白屋終懷憂
我豈忘世者嗟哉誰與儔伯夷本不隘此說君當求

其五

陶翁固貧士異惠猶不干公田是種秫亦且居一官
我無半畝宅三旬絕九餐況多身外憂尤甚飢與寒
委懷窮櫚下何以開此顏清風颯然至高歌吾掩關

其六

僦居當陋巷舉目但蒿蓬豈忘覇州心家窶罕人工
且茲敦苦節竊附楚兩龔其人不並世茲懷誰與同
有榮方覺辱無欲豈求通適值偶耕者欣然將往從

其七

嗟昔辭塵鞅撫劍游東州飢劬十年久遂與樵牧儔

世人見不識騶然成俗流予廣感妻仁靖節為予憂
因念南歸日此責復難酬吾事可奈何終以愧前修

題吳上人游息軒

名山聳岩堯飛軒起弘敞覺花隨檻明忍草繞堦長
日落萬壑吟風振百泉響掃庭驅虎出倚欄延月上
雲影共棲息山光同俯仰晚磬度鐘清夕窓含淵爽
偶造幽人境獲陪芳譽賞談玄悟道言觀妙滅塵想
良游雖暫適多累詎長往所以俗中人昏昏在天壤

次韻荅張靜虛

天運無停晷星紀奄已中悠悠悲逝景靡靡㳺化工
貞操失蒼積弱植謾葱蘢益壽乏丹木養生疑絳宮
仙游時既晚客行歲屢終鬻塵歎斐斐駭浪聽洸洸
曾蓮窮路海殺浩弟書空庶思把微尚豈謂表孤忠
於焉遇鄉耋久亦隱墻東形類豚苔鶴心同避弋鴻

觀器驗覆其察人識盈冲常時被芳訊及茲聆緒風
聯裀彰變兆列飲慰羈窮蘭危遵近約綺席示前豐
萬頃荷吟伯陪次辱文椎談諧重珠玉榮頻潭荅通
摛情情已愜即道道已隆孤飽耀霸逞獨鶩秋嵩
昔秉動春作今雖觀歲功繁翰承存故希聲恒聽聰
誠言非外奬德意自中充鳴嬰國睦耳躡步當肯躬
寔和難為繼泳既豈所榮爲羨謝已曲撫志愧南翁

觀雨憶竹梅翁

陽景蔽秋節愁霖久未收既騰舜江水亦涌秦湖流
朝旦振衣起言登川上樓兩目固云曠撫事多離憂
為懷我儔侶年大雪盈頭近緣促官課滯彼海東州
涵夜入庭澗盤烟當座浮行潦作蹊逕沉泥塞道周
跬步不能出元若坐虛舟得似客游日長途騁騄騮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四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五

越游槀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七言律詩

秋日書懷

獨對欄干首蓿盤入秋兩鬢轉班班長途自覺衰難
任故國誰令老未還猶喜病妻安久困只憐弱子歷
多艱有書若報征徭事又遣新愁損舊顏

七夕有感

聞道長安全盛時年年此日是佳期九華燈下來王
母百子池邊宴戚姬青鳥只今無信至綵樓何處賞
心對不須更向天河望涼月侵人雙淚垂

九日感傷先人下世忌

常年九日倍悲秋况在長途獨倚樓手種白楊何處
是頭轉黃菊此生休悠悠歲月祗添老靡靡湖山已

倦游只有思親雙淚眼寒江忍付水東流

寄鶴年

衡門之下可棲遲且抱遺經住海涯東漢已編高士
傳西方仍誦美人詩衷年避地方逢轉故國傷心忽
黍離天末秋風正蕭瑟一鳴聲徹暮雲悲

寄天淵老禪時住二靈

路入錢湖是二靈玻瓈影裏樹冥冥木杯欲渡源頭
水貝葉長翻笈內經禪室夜開容虎卧法筵朝講使
龍聽何時去結東林社侍看曇花瑞世青

梅磬為天叙師賦

上人昔住大梅山坐看磬梅眼欲穿白足亂迷行道
日寶花輕隨誦經天肯將素服欺塵夢只許清香入
梵筵看到常師成熟後始知此道有真傳

有懷許用剛賦此以寄

何處名山櫃地靈兩徽峯下樹青青九天石落疑星
化一夜龍歸挾霧腥禪塞已鐫新賜額法函惟啓舊
藏經遺人猶恨居山淺杖錫時時入杳冥

寄郁文海長老

每追杖錫向東皋渾似天台訪石橋結社自慚非栗
里能詩誰說避条寮金華洞古行歸隱櫃特岩深久
見招只恐燕鴻相背後高情無復念塵勞

逢九思不至

老我飄零此海涯故人別去竟愆期道途正遠誰相
慰歲序幾何成久離白月隨梁頻夢想清風吸茗重
懷思長卿多病尋常事莫為當壚出每遲

寄駱以大

先生節操古人同每歎清時老不逢東海眼穿華表
鶴西風淚盡鼎湖龍家貧已覺交游少地僻應忘禮
數慵獨有風塵老羈客時時杖屨許相從

寄紀宗正

一別故人雲水遙相思徒使寸心勞長卿病肺偏能
賦楚客憂時謾作騷龍臥山深風氣聚虎蹲岩近海
氣消但令兩地宜耕釣白首何煩不見招

寄胡仲孚

客裏游從近十年一時朋舊羨君賢學通上古長桑
術道悟南華散樸篇交久直看書似箇愛深時借筆
如椽白頭歸倚西風立一度相思一惆然

寄宋廷臣

憶昔遨遊多士間江城幾度共盤桓眼穿東海蓬萊
殿人老西風苜蓿盤郢國善歌稱宋玉唐朝能賦愧
方干如今寂寞空山裏脉脉無言心自酸

寄方盛齋

蕭洒高人若箇邊竹籬長繫泛湖船畫圖樓閣蒼波
外錦繡園林白髮前每向桃源尋舊隱渾如蓬島見
真仙只今遠道成惆悵何日重來說往年

寄錢仲仁

龍山西畔鳳湖東渺渺三樓沆瀣中人似謫仙唐李
白世推高士漢梁鴻為憐桃浪迷歸路曾結茅廬近
逢蓬自是勝緣難強致敢臨弱水愁回風

寄方梧竹

鮫門此去更誰賢兩鬢蕭蕭入暮年手種碧梧堪引
鳳庭移翠竹已參天孟嘗襟抱知誰識杜老詩章只
謾傳多愧舊情無以報海鄉何許思綿綿

寄胡宗器

溪上先生識足悲胸中落落有誰知講經合據皋比
座逐食翻疑里社師年少賈生空抱志數奇李廣實
關時漂流固重衰年憶當路吹噓豈有之

承君衍外餘遠送賦此以別

長風吹度海東邊慣聽潮聲已十年往事見成塵襟
面新愁惟有雪盈顛半生望眼迷遼鶴一夜歸心到
蜀鵑遠賦驪駒慚二妙緩歌安得酒如川

寄羅彥直

畫舫高齋起澗阿米家書畫貯來多清風時至白鷗
眷俗客不來誰識歌千里故人嗟我老一時交友奈
君何祇應別後增惆悵頻寫新詩待雁過

寄孫伯敬兄弟

誰似君家好弟兄生平交愛早知名事同王勃三珠
樹義比田真一紫荊杖履幾回尋隱德墳荒每荷慰
羈情新堂近製怡顏號愧乏長才為勒銘

寄揭平仲

祖父箕裘絕代無玉堂金馬漢諸儒濵沚自昔多龍種丹穴于今見鳳雛學術要須供世用文章豈但飾皇圖從來大器成當晚莫歎揚雄卧一區

閒平仲有還鄉之志感念之餘為賦四韻

廿年不到文安墓早夜能忘返故居獨奈慈親愁遠道更堪旅櫬冷荒墟治行况復無餘橐恤患誰能駕柩車吾道艱虞今若此白頭相視淚潸如

寄胡舜咨

曾看宮袍賦上林一朝歸卧白雲深昂昂老鶴鳴皋態耿耿驚鴻避弋心病起尚餘須送藥客過時共賜來金鄉邦彌重斯文寄莫為愁多鬢雪侵

寄黃炳文

四明朱學有誰傳兩祖淵源已百年世澤豈徒遺簡在家風親覩遠孫賢山中風雨龍歸後海上蓬萊鳥去前可是地靈鍾秀美兩雛又復起蹁躚

寄張天民

柃越山中張左督平生出處絕堪悲為憐柳下廿三黜竟逐梁鴻賦五噫紫陌緣榛心似鐵黃金久盡鬢成絲更憐一種清奇病癩髓鬱膝不可醫

寄茅元禮

此老胸藏萬卷書論才只合上公車長途何事妨騏驥美草頻年飽駏驉斗室深居來客少一床兀坐老僧如近來却為栖栖者尊酒風流樂有餘

寄俞伯熊兼柬李仲彬

東郭先生最老成天才久已負時名能詩不減唐工部解飲渾如晉步兵塞上征鴻高避弋海東歸鶴暗聞聲比鄰喜有知心客一夜禅碁直到明

寄鄭彥博

橿帙初携入奉常濯纓又復向滄浪匡時未必慚長策撫事無如歸故鄉雨釣海頭機已息雲耕谷口鬢俱蒼客來若也詢餘計題得新詩滿草堂

泰湖隱居

西湖風光不及前携家避地到桑川雲山每憶嚴公釣月夜時迴賀老船門巷邈闤塵似海樓臺近水影浮天旁人莫問心中事洗濯除非是酒泉

懷宋庸菴

麥秀歌殘已白頭逢人猶自說東周風塵澒洞遺黎老草木凋傷故國秋祖逖念時空擊楫仲宣多難但登樓何當去逐騎驢客被髮同為汗漫遊

伏承靜虛翁以所和詠貧士詩見寄為賦四韻

先生閱世近期頤鶴骨棱棱鶴髮垂法律舊窺唐制作衣冠今覩漢威儀桓榮賜杖空前志掌故傳經已後時獨有陶潛千載恨品題都屬寄來詩

懷滑櫻寧

海日蒼涼兩鬢絲異鄉飄泊已多時欲為散木居官道故托長桑說上池蜀客著書人豈識韓公賣藥世偏知道途同是傷心者只合相從賦黍離

懷宋思賢

世間風雅久陵遲此事惟君蚤得之遺響直追東漢續流波爰用晚唐為後先作者皆殊列得失中心只獨知白首低垂方抱愧敢要佳句賦騶雛

懷項彥昌

渭樹江雲每憶君別來惟見白頭新百年誰是知心者千里同為歎世人內景琴心貧谷夜外丹火候杏園春極知養道多餘暇何得長生及老身

王國臣以觳翠岩先生所畫梨樹幽禽圖見贈賦此

為念閒情愛此圖錦囊卷送結交初槎枒玉樹君應似宛轉珍禽我不如人物既為時膾炙才名真作世璠璵客途獨愧情難報感謝當傳百代餘

宗道師曾許壽鄭元素春草圖見寄詩以促之

平生不識鄭山輝寫草成圖偶見之恍惚戲群翻水日依俙鴻爪印沙時康成已矣空書帶靈運懷其但夢池寸楮尺綃能寄否敢憑去雁致深期

近造叢宗道蒼雲軒見宗庸菴舞間舊題因借韻嗣賦

先生去隱富春山贏得聲名滿世間往事只今成變滅荒祠終古倚孱顏九霄共覩冥鴻遠千載誰聞海鶴還自是賢孫知述德故題軒字領餘閒

承德輝溪章二高士遠顧賦此以寄

客裏神交近十春江雲梁月幾懷人何言此日襟期合轉憶當年製作新朋好叅居三益友別情能忘兩吟身及秋尚失乘槎路定向滄江一問津

葉孔昭為尊公刋海堤集喜而有賦

翁昔為州建土功石堤萬丈海爭雄歌謡德義南陽以紀載文成吏部同要見流傳千載遠肯教零落百年中誰家有子賢如是手把新編喜未窮

哭趙太初

瀟園兀坐幾經春獨把南華味道真已薄丹砂勾漏令空憐白髮杜陵人山中舊別期猶在世上游從跡竟陳楚些吟成無處寄暮雲回首泣沾巾

哭張宜仲

一別迢迢十五年可堪回首隔重泉高齋謾起延徐榻遠道誰來訪戴船述德無聞嗟我老承家有道賴孫賢自從幽計傳天末獨立楓林幾泫然

承李仲彬遠顧賦此贈別

前朝白髮舊臺郎十載携家住海鄉每為不才迂劍佩致令多處識冠裳冥鴻已遂天衢闊退鷁方愁江路長地迥秋高形影獨祇應別後轉淒涼

懷陳中復

天溪迢迢幾問津乘槎路斷海東濱諮詢不見皇華使老鳳甘為皓首人閣相丹青方致譽杜陵詩句謾傳神芙蓉峯下芝堪食已約他年共結鄰

箱處章來訪別後懷之

會稽山下正黃昏布襪芒鞋何處村無復霜臺觀獬豸每從兩面牧雞豚功名久已成漸盡節操由來與世存久說首陽薇可采為歌遺事却消魂

示唐生林

別來想不廢書檠橫秋風入夜清箋註肯同細帙鵬飛騰能須練囊螢終軍英妙方年少庾信摧頹謾老成拭目早令觀豹變堪親頭白久含情

題高節書院

萬丈層崖置屋牢子陵塚墓壓靈鼇繞庭雲氣皆山雨滿壑風聲是海濤隱德昔煩天使下祠光今並客星高回頭却憶當年事幾度春陵鬼夜號

訪揚李常於陳山田途有述

為憶幽人八十餘片帆來訪水南居已知揚子門多酒誰信馮驩食有魚一代定歸名士傳百篇真擬伏生書前朝人物今無幾網羅猶堪載後車

詠巖古迹

客来慎勿說姑蘇弔古令人百感俱已許當年嘗越
膽更堪此日聽吳趋荒臺麋下江聲咽古木烏啼月
影孤欲問闔閭埋瘞地五湖東畔已荒蕪

哭陳夷白二首

白髮江湖一病身平生精力瘁斯文師門儒雅今餘
幾藩國奇才獨數君共愛韓華追董賈肯將出處累
機雲生芻不到黃壚墓目極五湖西日曛

又

老我歸來託遠林仙桃猶泛五湖深身名已喜全雄
亂生死俄聞變古今懸榻空餘徐穉恨絶絃真亂伯
牙心無端又向溪橋立望斷秋鴻淚滿襟

喜謝密菴至二首

自昔王門久曳裾河間禮樂屬真儒宮袍已織雲為
錦旅食真成餅有魚轉首俄驚蒼狗變傷心忍對劫
灰餘白頭野客欣重見為問風流似舊無

又

世外逍遥已十春更無魂夢到黃塵也知一別成陳
迹忽漫相逢恐後身英邁尚餘標格在驅馳祗益鬢
毛新古來名士多藏器高卧東山代有人

伏聞楊宗二先生及應平仲出遊且言回
舟見顧喜而有述

前輩凋殘半九原一時文采尚雄賢楚推宋玉偏能
賦蜀有揚雄正草玄見說忽飛雙羽翰鷁舟真載兩
神仙同游況得尋源客定覓秦人到石川

聞耕隱庸菴諸公游山累日用深歎羡

抛却江湖舊釣竿客窻聊復理遺編心疲朱墨頭如
雪志困生徒日似年川泳謾誇秦故迹山遊能似晉
諸賢西風久動歸歟歎此日因君重惘然

九思幾特彌月心甚念之忽得安字喜而
有賦

甫及衰年已二毛入秋一病轉蕭騷自緣宗澤真憂時
切莫是文園作賦勞餌液若為和獺髓錦囊誰解致
駕勝曉来忽覩平安字老筆縱橫氣尚豪

五言長律

秦湖漁隱為袁桂芳賦

履運已成昔名湖尚說秦避時端有意把釣可無人
若士居她水遺風似舜民地雖占越上境實暮河濱
已忝歸漁業何言託隱淪月浮孤艇夜雨着短蓑春
泊渚多依幕窺汀或傍蘋羽沉凝中餌絲動訝拖鱗
渭澤知難脫坎池數已屯饒多聲失屬得雋語忘嗔
儵然誅求盡龍嬉游漾頻腥風連巷陌織浪接沙塵
水際呼兒急爐頭換酒新謳歌便野習嗜好任天真
行姬清狂客名傳放逐臣家臨烟浦近門對雪溪馴
釣渭心徒苦興周跡已陳子陵辭漢日賀老別唐辰
事業今如是栖遲固之珎青雲人既遠白首我還親
衰謝無知已飄零偶問津但期連郡邑豈料結比鄰
東主方懸榻西風且釣緡扁舟如可具同老此湖濱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五終

越遊槀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辯

夏正辯

或問曰春秋以周月紀事信乎曰然然則正月非春聖人易冬以為春歟曰不然夏用人正而以建寅為歲首周用天正而以建子為歲首所謂正朔也正朔可改而月數不可改春秋書王正月固周家所頒之正月然猶建寅之月耳正月非冬亦明矣曰然則傳春秋者曷為多指周正而言乎曰自左氏有周正建子之說諸儒倡而和之同然一辭而夏正周正遂殽疑於千載今請歷舉經傳所書以及易書詩禮語孟史鑑百家之說折衷之何如春秋不書常事事有非常則書之以示譏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

丑烝公羊曰烝冬事也何以書譏亟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其在丁丑之烝亦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瀆祀也以正月為春五月為夏豈非建寅建午之月乎桓十四年八月御廩災乙亥嘗公羊穀梁謂八月而嘗時也御廩災甫三日而嘗春秋所以識也以八月為可嘗豈非建酉之月乎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穀梁曰四月不時也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所謂四月者豈非建巳之月乎如以為建卯之月則郊為及時何至四卜而免牲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說者謂嚴冬不殺氣燠也所謂十二月者豈非建丑之月乎如以為建亥之月則今之十月草未盡殺猶或有之何為遇書為異乎桓十四年春正月書無冰成元年春二月書無冰襄二十八年春三月又書無冰

皆以冰政不舉而書也詩言二之日鑿冰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周禮藏冰開冰亦同春秋書無冰而皆在春豈非冰政之不舉乎襄十二年冬書螽十三年又書螽皆記異也窮冬沍寒閉蟄已久而螟蝗生焉其為異也大矣左氏乃托夫子答季孫之語歸過於司曆之失閏如宣十五年秋螽而冬蝝亦謂之失閏可乎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蓋中原地寒種麥宜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不以其時或已種而遺溺故曰無麥苗豈謂已熟之麥乎莊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以歲終計其公私所儲而言也不然麥熟在夏禾熟在秋何以書無麥禾於此時乎且左氏主周正者也桓三年傳云四月鄭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夏之言麥秋之言禾非夏正之月乎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云惟正陽之月日有食之乃用幣伐鼓則以是月非陽正之月故經以是為譏夫既非正陽之月則是月也非夏正之六月乎宣八年十月城平陽傳曰書時也傳例以水昏正為興作之候若以此十月為夏之八月是時北方之星何由而昏正乎此夏正之見於經與傳者然也考之於易臨卦之彖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指觀而言也蓋臨為二陽四陰之卦直十二月觀四陰二陽之卦直八月夫自今年十二月指明年八月當二陽之浸長豫豐四陰之將盛也是時商正以丑而文王之彖惟從夏正而言也又考之書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建卯之月也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建午之月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建酉之月也日短星

昴以正仲冬建子之月也以子月爲仲冬則寅月乃
孟春也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
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
十二月乃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十二月有以見商
家雖以建丑爲歲首初未嘗改十二月爲正月也又
考之詩小雅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篇皆夏時也豳
風七月一章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
何以卒歲五章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
向墐户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周以子月爲
歲首故十月改歲迎新歲也至於卒歲則猶十二月
也又以見周人雖以建子爲歲首即未嘗改十一月
爲正月也又考之二禮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
秋頒學合聲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

秋夜迎寒亦如之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
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
以狩亦夏時也康成註天官正月之吉始和曰周之
正月註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曰夏之正
月一歲而有兩正月乎周官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
祀方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
木亦皆夏時也淩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傳者
云夏正十二月令之季冬也若以爲周正則十二月
乃今之孟冬水始凍而未堅冰可藏乎内宰仲春詔
内外婦始蚕傳者云夏之仲春也若以爲周正乃今
之十二月而可蠶乎又考之語孟曾點舍瑟一章所
謂暮春者亦可指爲今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氣猶
壯既非春服之候亦非可浴之時則此暮春非夏之
三月乎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按豳詩五

穀之中惟禾稻晚熟十月納禾稼十月穫稻是也七
八月之間旱與七八月之間雨集皆申酉之月秋旱
則苗槁蓋指禾稻而言也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
輿梁成本言脩治橋梁必在深冬水涸之時徒杠十
一月可成澗水先涸也輿梁十二月乃成河水後涸
也趙岐乃以七八月爲夏五六月十一月爲夏九月
十二月爲夏十月朱子晚年始悟其非是欲改註之
無及也又考之史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
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亥
正則臘爲十月云十二月者寅月起數固未嘗改也
至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
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
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數月以寅亦未嘗改也司馬
公作治鑑於二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戊寅大赦

於漢高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沛公至霸上於孝
文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封瑯琊王澤爲燕王於孝
景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丞相嘉奏立祖宗廟於孝
武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之士而親策之元年之下書冬者時不改也書十月
者月不改也此漢因秦正朔以亥月爲歲首即未嘗
以冬爲春以十月爲正月也又考之百家之說屈原
離騷經曰攝提貞于孟陬按天文志攝提星名在龍
角之兩旁直斗柄所指以建十二辰者也寅月曰陬
孟是月孟春昏時龍角攝提星見在東北隅隨斗柄
指寅故以爲名也屈原以寅月爲孟月則孟子所謂
七八月者乃攝提隨斗杓正指申酉之月所謂十一
月十二月者乃攝提隨斗柄正指子丑之月鄒魯與
楚同一正朔故也此夏正之見於易書詩禮語孟史

鑑百家者然也質之於經證之於傳考之於易書詩
禮語孟史鑑百家則春秋所書為夏正耶為周正耶
曰然則春秋繫周正而用夏正歟曰不然夏周改正
朔而不改月數周之正月即夏之正月夏之正月即
唐虞殷商之正月春首寅歲首寅百王不易之正也
何為其然也以冬而為春非生物之候也以夏而為
秋物之方長而未成也以秋而為冬歲功未畢欲閉
藏而莫可也商周聖人之心即虞夏聖人之心夫豈
變易四時貿亂寒暑而曰吾將以是而新民聽哉汲
冢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朔以垂三
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烝嘗猶自夏焉則建寅之月
固周家之所用也彼謂周家以建子首十一月者左
氏之誤謂周家以子丑寅為春卯辰巳為夏午未申
為秋酉戌亥為冬者孔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且改

時易月之論孔孟以前經無明文自左氏孔鄭諸公
迭為之說於是杜預之註左氏何休之註公羊范甯
之註穀梁孔穎達之述正義往往舍經信傳踵謬承
訛歷千有餘年無有能正其非者至河南程氏始斷
之曰周正月非春也此一言也真足以破千載之惑
矣然又曰假天時以立義猶不輕於斥左氏之非胡
康侯見冬不可以為春遂發明程子之意謂春秋以
夏時冠周月誠如是也則繫年之夏時與紀事之周
月轉相矛盾所謂分至啓閉十有二候十有二律乃
與天氣物化不相應而春秋非上律天時之書矣善
乎朱子之言曰周改歲首而不改月數若從胡氏之
說則月與時常差兩月聖人作經恐不若是之紛更
斯言豈欺我哉曰杜預之於左氏每委曲遷就無一
言之不合說者謂預為左氏之忠臣若吾子之論預

則直矣其在諸儒將不謂之忠臣乎哉曰正其非以
救其失正所以為忠也若預者乃左氏之諛臣其於
忠乎何有
解

萍居解

萍居子自其早歲即嗜游放浪江湖渺乎無涯隨所
止宿輒復為家榜以萍居所至傳詩客有嚚嚚生者
過而問曰聞子儒林之秀士藝苑之能人也稽經詠
史蹈義行仁吐言為詩肆口成文推其有足以彌中
而彪外出其餘可以尊主而芘民而又旁通卜祝下
暨曹史審音節於鍾生定吉凶於鄭子子誠藝苑之
能人儒林之秀士也然而年過四十名不加顯利不
加豐無尺宅以安其妻子無寸椽以華其祖宗頹乃
甘貧樂賤朝西暮東户不常糈賦無定廩內忘憤激

之志外絶慍悶之容萍乎萍乎果足以擬其踪乎萍
居子曰噫生獨不見夫萍之樂也不根以據不土以
着苟依沼沚或傍溪壑憑風聚散挾雨棲泊就必其
深避必其洄逐鳧鷺而上下結萑蒲以隱約類飛蓬
之跌宕肖浮梗之落魄此則萍之所甚樂而余之所
託焉者也嚚嚚生曰吾聞深山大澤林木所鍾為杞
為梓為椅為桐勁者其栢喬若其松大而梁柱之具
小而杙桷之充子何不擯此以為室營此以為宮去
早陋而即顯融乎萍居子曰生胡取細而略大明外
而闇內徒知材木為宮室之需不知宮室乃斯人之
害蓋德薄而祿厚者志必驕才小而福大者身必危
與其冒甲第而戕辱孰若蒔其旁而荷其屋與其僕
朱樓而禍殃孰若茅其廬而華其堂吾非不知宮居
之為貴室處之為福也頹德有不及才有不足爾吾

舍萍居何以哉蓋生乃仰而吁俯而吁曰知才德之難備而不有之者自知之明也知宮室之難安而思去之者自守之篤也自知之明智也自守之篤仁也仁智聖賢之事也萍居子豈特藝苑之能人儒林之秀士哉言既萍居子改容以起曲躬而謝曰僕誠鄙人未知聖賢之大道聞生之言乃今心有戚戚矣

贊

蒼雲圖贊

姚江儼宗道漢子陵先生之裔孫也嘗扁所居之室曰蒼雲蓋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語所以寓夫懷思祖德之微意云耳其友九靈山人為請然君發吾作圖以遺之且為之贊曰

羣陰既屛萬象韋新誰居黃屋平生故人王帛雖至肯屈吾身雲山蒼蒼作世隱淪繪事既素孰知其因觀象思德慰我後昆芳時因速清風尚存動靜作息蒼山白雲

生意垣贊并序

餘姚張與權世善小兒醫因名所居曰生意垣中書叅政危公書之秘書少監揭公記之於是其友九靈山人贊之贊曰

天地之心是維生生施及乎物而日以章昔在神聖體天法地教之醫學生民衆類於情曰愛於德曰仁化貞作元變冬為春豎乎末流淫厥術數舐痔成汙中肝亦謀惟趍張氏顓絅則傅嗇觀其家生意藹然相依嬰孫如萌斯茁視匪以時報夫而嗣曷其保之是湯是熨是戒不慎生道其息俯仰堪輿稽協典墳揭名生意敢告心君

黃元輔小像贊

其才之逸驊騮而騄驥也其德之畜玉蘊而珠藏也其行之高標正而矩方也寧此所以隱約稽山之陰道遙鑑水之旁而使右軍遜其達賀老遜其狂也

王竹梅像贊

力足以任四國之重氣足以蓋一世之豪乾乾乎其好賢之篤孜孜乎其奉國之勞此所以進而金章紫綬不是以為其貴退而黃冠野服不足以為其高懿哉斯人其殆以隱之綺角未用之蕭曹也歟

郁文海像贊

圓悟正宗泒別支分歷世而十乃肖其人道有弛張迹無罅隙如淸在琴如甜在蜜殊椎大覺業受三平米釋鵬化誰使誰令褰自臨漳逮浮東海作法中龍遊戲三昧何人逸想幻此德容木蛇在手見者靈恭

源道淵像贊

望之儼若即之粹然如水之止如雲之閒出世名剎卓錫空山以堅固力結精進緣乃於是中得大法船非其正眼曷覩禪天宗風久墜妖孽日蠹靡[illegible]百世觀者敬處

銘

惟微齋銘

人之有心實主乎身危微曷異理氣是分其理伊何道之所出豎雜以人氣為之汩人也異識危乎其危道也無形是之謂微二者之間曾不容隙察之必精守之必一惟精故一惟一故中大哉心學萬世所宗惟此道心萬善之主勿謂其微終焉罔著曰體曰用不使有遺曰隱曰顯罔間其幾四端已充四非亦克人十己千式致乃力古聖所傳恭會于心充實光輝其積日深戰兢以持戒懼以守希聖之功於是乎有

緜緜小子方寸囿治卒以其公而蔽於私蔽之於私
實始乎人回視此道一何其湮卓爾方生心學是勉
乃以惟微篆厥齋扁朝斯夕斯目擊道存敢贊一辭
以告天君

仁齋銘

於皇上帝降此下民形既生矣抑何不仁人而不仁
乃形之役耳蔽于聲目眯于色以言則誕以動則危
惟誘夫欲逐亂於爲擾擾營營其曷予已我觀厥仁
噫其有幾匪學匪師孰示本原有孔之聖有顔之賢
示之有要禮以爲則曷諭其功妙在於勿己克禮復
乃純乎禮仁豈遠哉欲之則至臻此伊何實先致知
知既云至力行是期非行曷全非知曷有以恕而求
以敬而守察以動靜思以朝夕爲仁之功於斯爲極
我稽古人其惟顔氏泝濂聖學有進無止嗟爾羅君

曰顔是希以仁名齋與其所幾大哉仁乎與吾所在
仰止齋名其永無怠

泉聲齋銘 幷序

歸菴禪師以豊上人之嗜學也爲飭西偏一小齋舍
之豊徵余銘乃爲其辭曰
孰談無生惟歸菴師孰爲聽徒豊也於茲師欲無言
借泉作右靈源活意一何潑潑惟豊善學以目爲聽
聲固不雜耳則如聾晏坐一齋泉流在左了無所礙
乃如來教

清瀧硯銘

僧闡奉使日本得清瀧石硯求爲銘銘曰
懿茲硯產東夷爲有靈源知所歸嗟彼世人胡不思
歲

存省齋箴

惟民之生靡聰靡愚惟存與省乃與道俱其存伊何
曰養乎靜靈既未萌卓爾有定其省伊何曰察乎幾
迹雖未著昭然莫欺人欲一萌天理即晦或慎未然
或謹將始詭其尸之莫匪是心兢兢業業履薄臨深
心之所主是名曰敬動靜相維內外俱正道無體用
心統性情致中致和皆敬之成中位天地和育萬物
亦敬之功推其所極斯須或失間隙已多理欲二途
相去幾何維子思子深閔斯世戒懼謹獨提綱以示
孟氏繼之命曰思誠中以操舍其指益明迨今濂洛
下及武夷心學之傳實肇於斯相彼陋儒表裏罔一
公不勝私機變横出孰知至人每防以微未發已發
存之省之我作斯齋篆以名扁目擊道存夫豈云遠
志非不篤守懼難終乃述銘詩以警其慵

樗菴箴

吾甥趙彥嘉晨愼人也自以才非世用題其寢私之
室曰樗菴其男九靈山人乃作箴曰
孰矜匪巧孰巧匪勞孰知夫勞者巧之招孰衞匪拙
孰拙匪逸孰知夫逸者拙之積是故南山之梓其材
可以作梁柱匠氏遇之斧斤而取官道之樗其材不
足以中規矩匠氏過之卒棄而馳然則予乎其將爲
巧者之梓乎抑亦爲拙者之樗乎嗚呼余於樗也知
有以全其軀矣支固卷曲形亦擁腫彼鈇鉞庶不
汝恐

說

李氏子字說

鄞江李時勉子男三人而其命名皆從玉長曰瑛次
曰璠次曰璪請余爲之字瑛玉光也符瑞圖曰玉瑛
仁寶不斷自成蓋玉生之土中混於沙石良工斲焉

始成其器惟仁實也成不待斷待斷而成者學者之事不斷而成者聖人之事也學至於聖乃為大成請字瑛曰孟成璠璵璠也孔子曰美哉璠璵質之不美不可以為器器成而美則其為美也大矣學至於充實美之謂也請字璠曰炑義璨璀璨也說文曰玉光璀璨夫和順積乎中然後光輝發於外玉之璀璨猶學之有光輝也請字璨曰仲輝嗟夫成者所以具乎其體也美者所以蘊乎體之中也輝者所以形乎體之外也是故成而後致乎美美而後致乎輝然則璠也璨也非有資於瑛則不能成其為璠為璨也雖然傳有之五常備則玉瑛見瑛於骨肉之間其亦加勉也哉克顧名與字則知所以玉成之道矣玉成之道非講學而何哉既以告三子因書以為說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六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七

越游稿　　男戴禮叔儀類編

傳　　從孫侗伯初同編

石孝子傳

石孝子者四明山農夫也家世貧賤老屋數楹隱鄞溪中孝子早喪父獨與其母俱一日以事出則告其母曰兒出母居此無侍養者幸往依女氏待兒之歸也母曰諾其女氏家去母甚近孝子謂母可即至竟行後二日歸首過母所寓而母未嘗至也孝子即心驚倉皇抵舍忽見壁間一巨竇覘之則虎子三攫其欄處為穴孝子知母已為其所害即慟且盡殺虎子復磨一斧堅執立竇內須之母虎擔竇入即斫其首碎之取肝腦磔諸庭而復大慟以斧指天曰吾雖殺四虎而吾母之讎未足以報也乃更迹牡虎所行路持斧阻崖石待之牡虎果咆哮過崖下孝子奮而前當虎首連斫數斧即斃虎既斃孝子亦隨死僵立不仆張兩目如生而手所持斧猶不可奪鄉鄰走弔咸凜凜欲亡去獨嘗捕虎者相率拜祭而神之蓋余至越聞諸宋先生元僖云

論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是以齊襄讎紀而有紀侯之去國晉莊讎齊而有乾時之戰敗蓋寢戈枕甲讎在必復而已其可遂計強弱蓄情抑志以毋其生哉竊痛宋氏南遷二帝客死金虜稱兵以復讎誠不可朝夕緩也而顧有沮於姦議卒使終天之恨竟莫一伸是果何為哉當時議者孰不以宋弱金強為說以孝子觀之宋雖弱豈下於一夫金雖強詎勝於五虎孝子能行之而宋之君臣反有所不能設使孝子之事見之於彼日生國議者亦可少愧哉嗚呼若孝

子者嗚嗚焉烈烈焉雖與岳將軍彈比簡可也

張婦傳

張婦者吳越間隱人張貧妻也父故進士番陽徐勉之以文學名于世婦受其學讀書取通大意自劉向范曄而下所記烈女事無所不觀且雅善鼓琴喜為詩歌習之晝夜不倦如學士大夫父母以為賢恒為擇對不肯嫁允子後見貧落落有奇節慨然曰是可與吾女齊遂女之貧家素以豐産雄其鄉至貧輕財好施人有以窮歸已者輒傾所有濟之不為秋毫計惜以其故發匱至不能自給婦入門即屏嫁時服飾更為布裳麻屨操作而前薪水之役親之中饋之事任之緝績紉縫之勞專之窮門陋屋敝衣糲食未嘗動其情每遇貧食飲不繼終日清坐相看甚無聊賴則為援琴而彈一唱三歎有遺世之心為貧既益偃

蹇空一家出居懸水上無寸土可卓錐無尺宅可蔽風雨無上下之交可以通有無而貧剛介自若似不知有寒餓者豈獨貧之能以理自遣哉亦其妻之安於義命不孜孜於溫飽不戚戚于之絕有以助之也姑年老事之尤盡孝歲值疾作扶持保抱盥櫛沐者動旬浹即無恙時漱盥不少怠而薪水之薄亦始不得其歡心姑每語人曰傷哉吾貧久矣然獲與鄉鄰女婦游而樂見吾子之熙熙而忘其憂抑吾子婦之力歟婦稟性靜柔而恭謹雖日食不充口寒暑之服御之不以時而婦姑之禮伉儷之情肅如也藹如也余與貧交冣晚比至慈水謁貧於所寓見貧環堵蕭然而舉室無慍見之容心竊異之及退而詢其所為則貧之行事已見覃公之論述獨婦之賢無能紀載之者乃以所見聞次第之為之傳

九靈生曰不流於時俗而惟樂行古之道貧賤憂戚之接乎己而能無失其常心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張婦以一女子能之可不謂之尤難矣乎雖學力之所成蓋亦得之天性者然也余嘗求之於古如漢史所書鮑少君之提甕出汲孟德曜之舉案齊眉與夫陳孝婦之養姑盡義皆使人歎息之不已欲得其人記之而今世如古所書者何少也及得張婦事乃知今世固有其人但不遇大手筆顯揚之故不盡知也張婦信賢矣然區區之紀載亦安能使之必傳如前三人者姑錄其大凡以俟太史氏采擇焉

汪節婦傳

節婦陳氏鄞汪君孫再妻也年十有九歸汪君明年有子曰常久甫二歲而汪君死諸父昆弟念其年盛而寡居也欲奪而嫁之節婦哭且言曰命之不淑中

道而喪所天老姑羸息汪氏之不絕如綫以是而有二心犬豕不食吾餘矣遂誓死不再適乃屏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孫子五十餘年如一日有司高其行將摭其實上聞于 朝而旌其門云

九靈生曰余讀易至節之為卦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夫節內光而外坎以說而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說以行險非得於中正之道者能之乎中正之道為士者猶難之而況於婦人乎若汪節婦固世所謂難者也有司將采而上之 朝廷著今將褒異之夫豈私一婦人哉蓋欲勉人以所難而使彼之去中與正聽情義而不忌貧畏神而不顧施施然自以為得計者亦或知愧哉而士也不幸適類其所為聞節婦之風其又不為之愧死哉

竹梅翁傳

翁姓王氏名嘉閭字景善晚乃别號竹梅翁越之餘姚人也考諱文榮以翁貴贈朝列大夫同知杭州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妣張氏封太原郡太君翁自爲兒童彊記捷見已超其長者稍壯益卓越自放不羈然有高志慷慨之才識年近彊仕遂北走齊魯燕趙以達輦轂之下遨遊兩京者數載一時智勇儁傑之士皆與之交際以其故譽聞日著重紀至元六年中政院薦翁才行卓卓授敦武校尉松江等處財賦提舉先是官若吏以負欠官課不得美解者項背相望翁至鉏治姦蠹正其稅賦之無歸者而二十年間之積弊一旦盡除居位五年無一人不滿去向之不得美解者亦皆賴以從官滿去者喜曰微王君吾不能去從官者曰微王君吾屬其拘死矣其有長子孫之吏累世爲奸欺官知其然而莫之詰何

也翁鈎得其尤無良者二人補置諸法餘皆帖帖頓自新府若省無不多翁之才夫人以權勢聲名驕士者亦每遜爲翁自給家食者十有五載至正二十年擢武畧將軍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以親老不赴二十三年改武德將軍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于時鄉縣已隷方國珎方聞翁將之官即議改調翁聞而笑曰吾爲天子命吏非奉天子詔吾戰不改也然度時不可爲年亦六十即黃冠野服逍遙物外植竹與梅日哦其間曰吾與二友偕老歲寒矣翁事親孝太君年老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壽至期頤有司上之朝旌其門曰高年耆德樹桓之日會客數百人翁母子髮鬢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照映几席至今越人之爲子者必以太君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翁期其子也姪婦某氏寡居無依既請有司表其閭復割田贍

之俾得終其節治家頗嚴俾入其庭內外無譁昔子以學每稱重幣延良先生敎之而二子言學日知名與人交疏達自信不問厚薄親疏一與之傾盡未嘗疑人人或欺而負之亦不爲變彼固莫測其意也歲凶自鄉以內居者賑之粟行者爲粥食之至傾盡乃已寓公過使以亂來依者莫不竭力營濟於財無所顧計江西省參政哈剌不花公素昧平生一日攜家至其地翁即館諸別室月致薪米者三載及竟自紋至塋成賴以成禮復爲植碣隧間命守者護其域福建省理問大都君舊嘗識其父一日抱病至翁爲迎醫瘵治後三日死其治後事一如參政公公游京師時嘗與奉御孟君德謙交後三十年其子流離遠道翁遣人盡迎其家以來計口給食養之鄭故人從翁稱貸有多至五千繒或三千繒者其人後度無以償

見翁輒自愧益疎翁知其故皆携酒食詣門慰勞出其券焚之由是歡會復如初里有侵其耕地而更以言相負者翁怡然不與較後竟登門謝過且反所侵地蓋其過人者類如此翁長身脩貌語音如鍾不甚學問而談道理若素習酒酣據筆爲戲輒屈其座人爲人意氣龐傅不爲小廉曲謹以眩俗矜衆而於出處去就必合於矩度然好智謀事爲欲以功名自顯不肯碌碌顧時遭平世又所居位非要途故其才不得肆迨至有可設施而藩鎮用事竟碌碌以老年沒八十猶康強善飲啖精明於事如壯歲云

贊曰竹梅翁少時嘗慕朱家郭解之爲人閭里之俠無不長雄之及壯而出游芥拾金紫以歸車馬服飾益壯麗第宅益華後蓋自謂一世豪士去今幾載英邁之氣猶見之眉宇間而豈黃冠野服之人哉二十

年來禍亂相仍故宮遺老在在凋弊翁獨享有妻子田園之樂以優游於暮齒以固天之所厚要亦有人事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翁蓋近之矣

滄洲翁傳

滄洲翁者姓呂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洲翁其先河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季忠公自河東徙婺吏部郎知台州事諱寶之者復自婺徙鄞家焉大父克遜父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又之棄去習詞賦復以母病後喜攻岐扁術而恨無其師一日遇三衢鄭禮之達於中即知為鑒中毛遂也每謹事之鄭亦見翁醇謹無他頗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及色脉藥論諸書知人生死定可治甚精我年老欲具以授公翁即避席拜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

輒試之有驗然尚未精也鄭復教翁曰記診籍攷方藥驗否悉為參訂不使毫釐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為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鄞之病家及凡寓公過客以病留鄞者必歸翁翁皆樂應之浙省平章左答納失理在師閫時病無寐寐則心悸神懾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兵達旦目瞬瞬無所見耳瞶瞶無所聞雖堅臥密室睫未嘗交也即選醫之良者處齊累月弗瘳後召翁診翁切其脉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陽之支外溢於□眥即告之□此得之膽虛而風諸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投禁方烏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寐比寤病如脫郡人蘇伯友病衄甸決不止時天暑脉弱衆醫以氣虛不統血日進耆歸茸附弥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亦流涕長潸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衄

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脉兩手皆虛芤右上部滑浮數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澤即告之曰此得之酒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於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蘇曰某嘗飢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臥公診當是翁為製地黃汁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飲之立驗童芳仲幼女華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醫四三人療之皆以為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無旬不愈翁切其脉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曰女無病關滑為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後輙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李曰乳母近掌酒庫鑰竊飲必以任意潛使人視臥內有數空罌焉下鑰日拘其鑰飲以枳椇葛花日二三服女起如常時董良輔子年十二患內瘀腹脹臍凸而頗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鄭不許抱子獨泣董馳告翁

數與俱及造臥內見一野僧操鑪熾炭燃銅筋一二枚烈火中睨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刺臍無他法翁諭之曰臍神闕也鍼刺所當禁矧癰舍于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而出翁投透膿散一匕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湯下畜應膏丸旬浹瘥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而人靜兩手脉盡伏俚醫以為死也弗與藥翁診之三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顴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曰此子必大發赤班周身如錦文夫脉血之波瀾也今血為邪熱所搏淖而為班外見於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班消則脉出矣及揭其衾而赤班爛然即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班脉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瘉發班無脉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昔齊寺主僧體無

為病厥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脉右口之陽弦而遲少陰之脉堅而動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胃肝所致法當以辛甘復其陽為作湯三升頓服遂起對客如不病然一歲已絶去此若干日當復病病即死果死如其日臨川蕭雲泉羽客也偶游鄞造翁告曰某病兩目視物皆倒植屢謁名醫弗驗翁曰視一物為二視直為曲古人嘗言之視物倒植識所未喻也顧聞其因雲泉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達曙遂病翁切其脉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即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膽腑故視物皆倒植此不由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膽腑遂投藜蘆瓜蔕俾平旦湯之湯畢視物不倒植某寺僧述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為夫所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姪病可念早昇

致就翁診頋僧舍不宜能逮為我治療乎翁曰諾他日医患者於寮室召翁診其脉翁曰脉來疾而去遲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椄內而風毒乘之令雖髮禿眉墮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聖而益以下藥下瘀血數升及虫纖青黑物并進鄭蛇長松等湯丸復佐以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瘥餘姚州守郭文煜病蹷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悉以附子丁香等劑療之益甚翁切其脉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躁因告之曰公之蹷即古之咳逆由胃熱而致然者失察而反助其熱悮矣飲以竹茹湯未終劑蹷止帥府經歷谷散傳人病喘不得卧老醫製麻黃之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脉口盛人迎一倍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病蓋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風

實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煑二三升服之夜半果下一死兒喘止皆蘇寤囑曰病妄誠有懷以室人見嫉故藥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聞之慚而去樞密董孟起在帥閫時命翁臨診俾審新故病翁切其脉兩寸俱浮弦脉法浮為風弦為痛兩寸屬上部即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蓋得之沐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劇則大吐而後已董笑曰然余少時喜沐每迎風以晞髮因致頭作痛痛一如公所言公善診幸余療也為製龍腦芎犀丸四今二之一遂愈帥府從事帖穆失你病下痢完穀衆醫咸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輩弥劇翁診其脉兩尺寸俱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其目外眥如草滋蓋知肝風傳脾因成飧泄非藏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損麻黃加术三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而

痢止者以從本治故也純孝廟祝楊天成女壽在室病不月命婦人醫療之不得其名状及五閱月其腹如有娠求其色脉即怪因詢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荅趨入卧內客語其侍媪曰我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黄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暮間所見者即我寢覩狎由是感疾我慚赧不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媪以告翁翁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鬼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脉色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翁診其脉獨右關浮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蓋風中廉泉得之醉卧當風而成瘖珂舞手索筆書几上曰酒吾先佛所戒自祝髮來未嘗飲露坐當風誠所不免其師天紀在座即怒訶曰汝處刑叢時每飲輙醉尚

諱疾自悞耶翁取荊瀝化至寶丹飲之翼日遂解語湖心寺僧履師者一日偶搔膕中癤忽自出血汩汩如湧泉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弗驗邀翁往視履時已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脉惟尺部如絲他部皆無即告之曰夫脉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衰然兩尺尚可按惟當益營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湯加荊穗防風不間晨夜併進明日脉漸出更服十全大補一劑遂痊全本然病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俚醫以津液外出爲脉虚自汗進玄武湯以實之遂致神昏如熟睡其家邀翁問死期翁切其脉皆伏不見而肌熱灼指即告其季曰此必禁血致班而脉伏非陽病見陰脉比也見班則應候否則蓄血尒乃去衾裯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班臍下石堅且拒痛爲作化班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黄湯逐其血是夕下

黑矢若干枚即班消脉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桃核承氣以攻之所下復如前乃愈内子王病傷寒乃陰隔陽面赤足蹝而下痢躁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主温之不一俞不能決翁以紫雪匱理中丸進徐以氷漬甘草乾姜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蹝四逆證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温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歎服集賢脩撰南宋遠奉古性閒諭土猶余壑于余嘗戕人尊俎之閒以恐之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比徇使命來鄭疾屢作逐逐奔走不避氷與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且或泣或笑翁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倍動於右蓋痰溢膻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絏五臟耳即投以湯齊湯痰涎一類器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郡史虞東村内子王年歲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頓消

背立翁診其脉則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疾遂語虞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能勝五火乃移熱於小腸不癃則淋王曰前溲如脂者已數日語未竟趍入卧内溲及需其溺器以視則如鉎金置烈火湯沸不少休翁以痛杖滑石石膏黄栢之劑清之痛稍却而湧沸猶尒也繼以龍腦辰砂末之繰以稗柹食方七沸輙止餘姚余禎言子孟仁病寓湖心僧舍以求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即搏爐中灰雜飯猛噬且喃喃詈人翁命左右挾之切其脉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口尤浮滑蓋風痰留心胞證也法當湧其痰而凝其神旣湧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完如初御史王孝芳内子病痰泄彌年衆醫皆謂休息痢療以苦堅辛燥之劑弗效翁診其脉當伏半双弦而浮

即告之曰夫人之病蓋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以肝主驚故虚風自甚因乗脾而成泄當金氣正隆尚尒至明春則病將益加法當平木太過扶土之不及其泄自止夫人曰曩寓南閩時平章燕公以銅符容授御史俾出入自如吾兒閔閔玩弄久之遂失去平章一日追符甚急懷心懼焉由是疾作公指爲驚風信然乃用黄犉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月泄止郡守李孝文妻母麗病小腹痛衆醫皆以爲瘕聚藥之浹月弗愈繼命翁診翁循其少陰脉如刀刃之切手胞門芤而數知其陰中痛癰結小腸也即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隱不敢以聞幸出侍人密語之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苦小腸癰以故臍下如瘕聚今膿已成腫迫於玉泉當不得前後溲溲則痛甚嫗拜曰公神人也所苦一如公所言遂用國老將軍爲

向導扶麒麟竭脯眡之類以攻之膿自小便潰應手愈浙東憲使曲出道過鄞病卧涵虛驛名翁往視翁察色切脈則面戴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病也以方涉海為風濤所驚遂血菀而神懾為熱所搏遂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左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為腎已絶泣告其左右曰監司脈病皆逆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此天和脈無憂也為投小柴胡湯減㸃加生地黄半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利愈副樞張息軒病傷寒踰月既下而內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色不變俚醫以為風矢所中膏其手摩之浹四旬所其毒循宗筋流入於睾丸赤腫若瓠子瘍醫刺潰之而左脇腫痛如故既疑醫之尤良者在門更名翁診翁以關及尺中皆數滑而且芤因告之曰脈數不時

則生惡瘡閼內逆乾則內癰作季脇之腫癰作膿也經曰癰疽不得頃時回下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黄作湯以下之下膿如藥可五升許明日再圊下餘膿立瘥樞府陳斷事內人病名翁視翁切其脈左口弦而芤餘部皆和翁即起窃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出血且少陰對化在玉泉心或失寧則玉泉應心痛痛則動血而與經水不相閼蓋得之因內大驚神懾而血菀陳曰公鑒識良也我病一如公所言翁乃為製益藥之劑且納藥幽隱再劑即無若翁之治病雖若不甚揣思然其鈞取古法動中肯綮多類此其於醫門群經及古今方論無不攷索其要歸他若諸醫為術之精粗施治之工拙亦皆品彙區別無一義之或遺所攷群經及古方論語多不錄有曰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書及覩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譔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為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秘典五常正六元正紀等篇無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其諸色脈病名鍼則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微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內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為內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為之註釋復以陰陽大論託為其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殽王石相亂訓詁失之於迂疎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

正其悮文而增其缺義頗於冰為有功今於各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己意異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脩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註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為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為鍼經即隋志鍼經九卷為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為鵲太玄君所籛世所罕傳宋李有靈樞略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為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蓋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脩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

懷之奔迸文籍焚燬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為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等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嘗用者一百二十種偽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為神農所說黑字為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譔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

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于一可也難經十三卷遡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為問荅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惟虞氏粗為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雜揚玄操呂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證未明李子埜亦為句解而無所啟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玄亦未足以發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為是也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為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為譔次而宋成無已復為之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寔之

流因亦互有闕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脩指為群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汩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况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閫奧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所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脈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訣者不同歷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億等始考証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譔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嘗審

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于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撫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詳切樞要二卷非敢剪其冗複闕亦補其缺漏且附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脈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譔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真子劉元賓為之註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辭而益以新語既不出其畦逕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清溪倫商數權李上交輩皆自譔著凡十餘家亦每臨襲前說在叔和之上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剽至乎脈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等奉勅譔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一家之書醇疵相混盡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為課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之

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不傳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間有天真皇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為先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為詳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玄君扁鵲為之註猶郭象之於南華非新學之所易曉觀其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為黃帝時人則其書不古謂扁鵲為秦越人則傳中無太玄君之號豎門倣託率多類此玄珠密語十卷乃啓玄子所述其自序謂得遇玄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萌故自號啓玄子蓋啓問於玄珠也自曰玄珠密語乃玄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譔玄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象意者玄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黃帝遺玄珠使罔象得之語則師事玄珠子而號啓玄者皆妄也宋高保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玄珠世無傳者今之玄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之而密語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倖疑必判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徒蓋攈摭內經六微旨及至真要等五篇洎天元玉冊要言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偽書也苟啓玄別譔果見于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函

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弟先生寢室夢有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為荒誕如此竟不考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偽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諸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蓋其方有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號薯蕷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脈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為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政和間班是經于兩學辟雍生吳提為之解義若達道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啓迪衆工餘如孕元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致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醫有曰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蚩不隱又如奕秋遇敵著著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於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飢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顱顖方著名于時蓋猶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為之變爾陳無擇醫如老吏斷獄深於鞫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

溪之函太極涵陰抱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為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拘函為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為春利於松柏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絙一鼓而竽籟並熄膠柱和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簡齋賦詩每有少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兎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翁之學問該博非獨醫門為然他如經史傳記諸子雜家以及天文地志曆算兵刑食貨卜筮釋老之書亦靡不精求熟玩故其見之言語文字皆有考據可徵不為浮葩以炫世至於為詩尤雄健蒼古有古作者之遺風嘗以晦迹丘園薦為台州仙居縣儒學教諭後調臨海及陞本郡教授俱不上善著書有內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眩切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脈緒脈系圖難經附說四時變理方長沙論傷寒十釋運氣常變釋松風齋雜著槀各若干卷傳學者為人恭勤詳緩與人交款款常若不自足狀貌不踰中人語言如不出諸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學之富也年老無子而有女四人生女不生男人以太倉公方之論曰自古有疾醫參之以九藏九竅之變通之以五味五穀之資五色五氣五聲以視其生死五毒五藥以攻其疾疾其為術博矣故非聰明治達知夫天地神祇之次明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以與神聖為徒者未易以臻此若滄洲翁豈近是乎翁之為醫一遵古昔神聖之格言而且博攷載籍參取化原著之於方冊余論次翁事頗采其意云使翁自拔醫術之中一意儒學著書以垂世可謂稽古之士矣

袁廷玉傳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也五世祖子誠仕宋知臨安府以事至鄞遂留家焉父寧老元翰林撿閱博學善文廷玉幼穎其學於書多所觀覽迨壯益爽秀嘗游東海補怛洛伽山館有別古崖者善相見而奇之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給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潛布黑赤豆於暗處俾辨之又夜懸五彩綫緣窗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所試已皆中然後悉以相家之術授焉且曰子後當出我右慎勿妄泄也其法假夜將二鼓或五鼓羅燃兩炬坐對占者數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既得第參以所生年月而吉凶之微有若節契然在西浙與憲史陳泰項所沈博鄭文祖游謂泰曰君神庭金櫃有黑氣日中當黜謂斯地角有魚鱗文不三日家將火謂博中部赤白氣貫點點如梅花三月之內有父服謂文祖印堂山根紅氣見憂秋當赴辟辟必南地泰於其日午漏上都堅不花僉事糾退之斯次日所居屋災博以父憂去果三閱月文祖為福建帥府史亦如期憲副李志憲僉都堅不花孛木魯青普顏達失史鎰有所問廷玉答曰李公蘭臺色滌將旬日死堅公天庭色紅四十九日遷官南方魯公口有赤光而青黑乘之三百日內不祿普公陰位微紅主祿位然不宜動動則凶矣史公祿庫權準赤黑氣如雲行無之法令有白

氣三七日解㐫官李以次年正月卒堅除福建憲僉湖南路監郡南臺經歷三仕皆南地曾至期以書赴普復職後寄死野人家史以言不行去在鄭南臺大夫普花帖木兒公由閩海道鄭見廷玉廷玉曰公神氣嚴肅舉動風生大貴驗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氣到官一百十四日當奪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後世顛自勉晉署臺事于越果為張太尉逼取印綬抗節而薨見江西憲副程徐曰君帝座上黃紫氣見千日內有二美除但吟笑無情非忠節相也徐於一年後拜兵部侍郎陞尚書後歸款為吏部侍郎劉仁本張啓源鄭文寶丘楠請占廷玉視仁本清中之濁視啓源濁中之清視文寶視楠九州光澤精神澄徹曰公等不十年官二品但晚節皆得譴吾且見之其後俱授樞密分院副使改物後啓源文寶就戮仁本死獄中楠亦貴顯啓源在分院時廷玉曰公山根赤色浮見二日內當有火厄次夕啓源家燬貿明又曰火氣猶未退啓源猥曰我家已一夕盡尚何火耶俄而莊所亦告焚南臺中丞月魯不花公洽書胡公均兵部郎中揭公汯將赴北會于上虞廷玉曰月公膚似凝脂目如點漆聰睿而文官二品今秋有中臺之命然不宜往往則不祥公問為何廷玉曰面有紫赤氣如王印紋王印除拜象也然紫赤火色豈宜往水位胡公鼻梁聳得陰貴助司空揚州分野紅氣潤澤六八日內除南方臺職揭公骨氣峻岩舉動端慤館閣器也但神庭金櫃黑氣如弓此去大不利縱有美擢而到任難矣月泛海而北果為倭寇所害妻妾皆被虜胡拜侍御史開臺于閩揭與倭寇之難脫身赴北授祕書少監未任而國事去廷玉周鄭見方國瑛曰公神氣

不常舉動急速性靈而氣粗當以武顯官十年至一品乃見其從子明肇明敏曰明肇眼長而眉太重額廣而日角不瑩非畏父官不顯也明敏邊地赤氣如刃劍紋二九日內因父功進爵可二品國瑛官江浙分省後至平章政事明肇父死於兵對品爵至分省左丞明敏從父克太倉有功拜分省參政張彥珪嘗說葉堅見曰張君且貴法曰內滑筋藏骨更清早年名位達天庭明準頭權印黃紫氣如圓珠百五日內當有二除到官必五馬職也然不可言善終曾君魚尾紛紋朝耳耳無輪廓他日死將無歸官亦不過五品且毛髮乾枯眼光觀地主身死而櫬起葉君首尾不敬權衡賊也然氣色青浮主七七日內恐懼成疾張以公事朝京授樞密副使撫台州路總管兵出兕而遁卒追殺之曾為理官死兵羧其尸以戮葉為左司郎中得驚初病風陶凱張順祖楊天顯往見問之廷玉曰凱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星分明而光澤未現宜藏器待時不十年以文進為興代臣子官二品顯名其在荊揚閒耶順祖面如洗而中準黑蘭臺條桶去禍來非壽地也天顯色青身小語言清亮亦主其文進且邊地有氣如雲行月出交夏四七日遠動得吉凱當內附之初為禮部尚書湖廣參政順祖次年病死天顯受差赴北為省都事趙宜訥陳麟求鑒廷玉曰趙君色溫而黃氣和而悅當膺憲臺薦官五品但騰蛇氣居火星內過三年方蒞事陳君正面外青內黃憂中有喜況青龍氣在天庭若祥雲瑞氣橫貫秋月進官累累可四品然終不到職後三年赴僉都元帥任陳擢戶部主事改瑞安知州陞秘書監丞俱不克赴謝理洪班胡熊黃有猷請於廷玉

答曰謝君五岳峻四水相朝官可至理問然朱雀氣居印堂當貴人見怒羅戟所幸司空黄光明潤來年五月必復任洪君面方如田富貴相也但妻位氣青主損兩配生平多心術長子必見刺尅胡熊氣固清瑩然貴而赤實惟喜明堂兩點如紅豆端陽後可實授也黄君中正廣而印堂清地角豐而人中斜既富且貴但不久耳謝果以方丞相怒被黜後二年除省理問次年五月到官洪後有田五十頃官至省貟外熱理問一妻死其一出也長子刺屯遠地胡於後五月實授省部事黄後有田七十頃為省理問許方蔣杰黄益謙皆延玉密友延玉嘗語方神氣澄澈學堂氣全後必以文顯一萬日內官至三品然宜早雖日下白氣散年壽上一季之間弟將病死又左右魚尾氣動須急成昏否則遲一千日蓋內外三陽雲行紋見必大服動也杰有剛毅汪洋之氣亦主以文顯十年內官四品但服尾山根氣滯其娶當遲益謙氣有餘而形不足後當處冗職而富難久也方後二月次弟過桃花渡果溺水死姻將成果以父喪止後果為南昌知府三年再任還鄞迎其母延玉曰公兩臉桃花氣見無之魚尾亦氣貫入太陽法曰游蕩無宅死將臨焉母不可往次女且亡涉秋必皆應也因諫其母得不往八月以疾卒于家又一月次女死南昌而自身死金陵獄杰為刑部主事姻尚未成益謙為司稅官而家日落其術之精類如此延玉嘗言吾每占人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心善必吉其不善者反是以故占得其吉則喜苟凶則怒輙念之為之反覆化導期轉禍以為福人不畏義理而畏禍患延玉之言格心改行者至衆延玉豪放雅達重義輕利與人言相

未嘗及於私家徒四壁處之晏若然介直無阿人有求占者其忠其詐輙憑占繇以斷不少迴護或以是咎之

論曰占人形狀氣色以定其吉凶蓋自古記之矣荀卿著書乃列非相篇以拒之豈不以其相形而不論心哉延玉之於是術必以形狀氣色本之於其心心有善惡則見於外者亦從而異焉於是吉凶之徵應矣嗚呼若延玉者其可盡拒之耶姑布子卿之後善相者衆矣然必以袁天剛為稱首延玉豈其苗裔也耶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七終

越游稾　男戴禮叔儀類編

記　從孫侗伯初同編

全有堂記

人之有是身也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四者之為性蓋皆人所固有而非由外至也然或不能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則以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有所陷溺而然耳是以聖人因人之所固有而為之教焉喜怒哀樂之情人之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情而美刺之於是乎有詩詩者人之情也情雖易放而辭讓之心則其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心而為之節文於是乎有禮禮者敬也敬則自處卑矣以其自卑之勢而又有書書者上所以通乎下之言也上下既通然後以其吉凶悔吝之機而作易焉

易作而春秋繼之蓋至於春秋則人之固有者舉亡之矣然亦以其是是非非而為之斷焉聖人為教之備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開其梏制其動治其亂皆知是性之所有而全之也然所以使人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其文雖存乎易詩書禮春秋之籍而其實則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也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由是而觀則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其亦可知也已夫自世變俗衰聖人教人之法盡壞而士之為學不過釣聲名干利祿靡然從事乎其外幸而或知是理之在我而有意乎內求者又往往收視反聽一以取足諸心為事其弊卒隨異說而不知返此後之學者所以不及於古也不及於古者由不能全乎其所有也欲全其有寧有道乎曰知與行而已知蓋窮乎易詩書禮春秋之理而行則盡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事也知以有之行以全之此學之所以幾於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蓋為學之大端也學者舍是而欲求入於聖賢之域者不亦難矣哉余友黃君元輔有志乎古學者也故嘗以全有名堂而屬余記之余惟全有之云見之於朱子之書者識萬世學者之達轍今元輔重取斯言而用以名其室則其於學也可謂得其要矣是尚奚以余言為哉余雖有言亦豈能出於朱子所言之外哉況若余者方矻矻自保之不暇又安能有及於朋友哉然則是記也非所以勉元輔而惟將以自警焉爾

怡顏堂記

鄞之孫氏有兄弟三人長曰伯敬而伯睿伯恭其次

也三人嘗即所居西偏隙地雜植桑柘杞梓諸木而名其堂曰怡顏凡當耕讀之餘應酬之暇則必退即是堂以息以休以觀夫諸木之欝茂使目諧其所見神謀其所接而怡然之樂溢諸顏間故因其事之所以然而為之名蓋取陶淵明歸去來辭言也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卉木之間矣雖然三人之樂吾能言之夫自世教下衰而兄弟之間或不能以相睦者有矣或至相視如讎家佗人者亦有矣今三人者乃能相維以義相守以和上友下恭薰為禮俗而是木也適與宴私之堂直三人一舉目間豈不曰吾父其木之本也吾兄弟其柯也衆柯同出於一本猶吾兄弟同生於一父也則所以睹其柯而知兄弟不可以相遠者顧不在於是木乎善觀物者必有以驗夫人此則三人之所樂也一卉木之微豈三人之樂哉乃三人

所以寄興於斯也昔者詩人常以常棣之華興兄弟之和樂不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所謂和樂之云亦在於兄弟而不在於常棣矣且夫子有曰兄弟怡怡如也怡怡因其樂之見於兄弟者也是則三人之有取於怡顏者其言雖出於淵明而其意則非淵明之所知也淵明且不之知況世人哉則凡世人所與同登於是堂者其不內愧於心哉而予也又以菲德之言緘名是堂間其又不內愧於心哉

谷口莊記

鄭鄭君友惇名其隱居之所曰谷口莊臨川危太史為隸古題之余至鄭數與君游乃求余記其所以名之義余未及為而去後一年復會君于鄭而求之益力余不得辭也谷口為漢鄭子真隱處君乃子真之

苗裔因其故地以為名蓋寓懷思前人之微意且示後人使知所本爾按于真居谷口時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京師至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屈其清風高節足以激貪而勵俗楊子稱其為近古之逸民信知言哉君博學善文其壯歲即稍出為世用一旦倦游而歸逍巡乎山砠海涯佳聲美譽方猋起而水涌然惧有力者之或奪也乃益縮然退藏即所謂谷口莊者而居之雖谷口與鄭相去幾半萬里庶幾植杖而思釋耒而望未嘗不神飛情越而日往來乎其間也山空歲晏遺響猶果而鄭氏一宗歷數百年之遠數十世之久以耕而隱猶如一日是孰使之然哉大同之世余不得而見之此余因君之事所以深有歎於斯時也士負有為之志而不欲輕試於不可為之時故惟擇夫所得為者而為之得為者何畔焉而止爾然氣運之消長往來無常人事之隱顯無與之相為終始雷在地中復而陽氣已動於黃泉吾恐君之不能久耕谷口也明哉有懷前人未遠朝作夕息若將終身抑君之素志然乎此余所以不辭而為之記也亦所以示君之後人也

安貞堂記

由郡東門行五里所里巨室夏氏居之余方客授其家而夏氏之賢子弟璿再拜請曰吾先子兄弟實共有此屋於是先子下世而吾母於屬為尊行故尊居中堂而扁曰安貞先生幸辱為之記使予若孫得以考覽焉余未暇作而西游越上舟且行璿復追送十里遠執別之次亦未始不以堂記為言且曰吾先子在時吾母敬之如賓賓語言容止必婉以順既有甚愆亦怡然處之其於內外親族戚疏大小撫循應接

皆有禮下至婢媵臧獲之賤亦悉待之以恩厚雖悍強頑鄙者猶知敬慕其為賢以故一家之內男女數十人莫不欣欣化服然事無巨細一聽於先子閫以外不敢有所與閫以內必咨而後行追至先子棄諸孤而始終一節凜凜家庭者又吾母之所安焉者也嗚呼吾母所恃以佚其老者以有吾兄弟也吾兄既從軍萬里外不得內顧其私親而璿也又不能有所樹立以稍娛其心志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倫得因緣堂記而併及懿行之一二庶有以慰吾母之平生此璿所以請記於先生之勤也余既與璿兄弟游而嘗得拜其母於堂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聽其言儉而恭退而聞其為婦順為母慈與璿所言無不合知其身有是堂之名者其宜也已乃本命名之義而記之曰安貞之云見於大易之坤者可考而微也其曰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說者謂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乃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夫乾坤二卦俱有貞然在乾為剛固在坤為柔順蓋乾為陽夫道也坤為陰婦道也婦先唱則迷失其道後和則得其常理此安貞所以為婦教之大端也婦教非一事何獨有取於安貞貞者正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然夫正者正其身婦正者正其家也家正則化行而俗美故易於家人又曰利女貞於恒又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夏母當夫之存既能體貞以順令其死也又能秉貞以守義卒使一家之內數十人之衆一歸於正而無有異心則其有得於大易之教為何如而斯堂之命名不獨示訓於夏門且將化迩而慕遠矣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夏母其庶幾矣乎予以是復於璿璿能刻之於堂壁百世之下安知無徵辭考德於斯文者乎

重建東皋福昌寺記

東皋福昌寺在明之慈溪其地去縣廨可二里所而東北諸山脈市廛南下起者如鶩伏若如踞雖迤而西出者如附如翅南為大江江流脩支港前匯則又綠焉而縈泓焉而蓄縣之近壤最為勝處然久廢翳於荒榛灌莽未有居焉者宋淳祐間法慧大師以為像教之行莫盛於吾郡靈宮秘宇相望森列無非高人上士化迹之所寓而諸方緇錫之奔走嚮風道出是縣者尚乏依止乃相攸土創精廬為接待垂三十年始有殿堂庫院如他浮屠居且白狀于郡守以聞得賜今額益增置山林田園陂池俾儲偫愈充矩度悉備而枯槁之安羈鉢之飽往來者賴之大師嘗曰吾為接待而度徒弟不為徒弟而建接待又曰入門不問方隅訖鉢不限鐘鼓其守心平齋蓋如此大師告寂其徒甲乙授受百有餘年逮國朝至正丁酉閏月寺以火毀大師之七世孫思緝方主是席念前人創置不易振衰舉墜措殫厥心謀諸徒弟文述法孫一源克丕舊觀如標行成相與掇拾遺燼廣拓故基首建庫堂為居者之出納次建茶亭為行者之棲息達官大姓以及好事之家覩是勝緣爭輸財爲貨以佐功役於是斂田之入以為食度饑之多寡以供費諏日之吉而庀事焉程督勸相劇悉護之源與丕不數年閒佛殿三門兩廡既潰于成而伽藍之祠祖師之堂以至寮舍庫藏庖湢之屬一無所闕殿之高六尋七尺有畸其深六尋廣如其深之數三門高深視殿之尋尺差少而廣如之像設繪事具盡莊嚴毓覺

朽壞俱極續壯遂為縣之大招提始作於其年冬十月某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訖功為屋凡如干間其比舊制崇廣加倍總費錢以緡計者如干米以石計者如干既而緝公以老病退席述公嗣領其事乃益竭瘁悉力節縮浮蠹遂建法堂僧堂鐘樓丈室凡緝公欲為而未暇者皆以次就緒會兩壯揖兵征役存至未及成而止顧謂大師創始之績緝公起廢之勳久未有述恐來者不知所自無以述之於永久爰伐貞石奉清濬比丘郁公所為事狀屬余記之余惟教典有云建寺飯十方僧其人獲福不可稱量而阿含經言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大師以菩薩心利益人人為衆依怙緝公述公又皆以壞為成示現有為作如幻事其為福也豈止如向所云而已前規後隨蓋在來者其可無言以告俾勿墜其已成之業終其所

欲為之忘以資佛福於無窮㦲是用備記其顛末授之使刻焉

思愛庵記

王君景善預為樂丘於燭湖之梁山而築庵其旁曰思愛一日語余曰吾百歲後子必誌吾之墓與記吾之庵然不若及吾之見也吾之平生子既辱為之傳矣雖無誌焉可也而庵辭之石未有刻辭幸壹為我執筆焉景善越之餘姚人世著隱德至景善始有祿位于時中歲以還時為多故即退處故山益買田宅為子孫計及今壽年餘八十因自念曰吾以艱苦起家蚤夜畏飭不敢斯須暇豫而外以奉公上內以給祭祀與接世故之不得已者亦良勤矣今吾老且病其亦可以少自休乎乃悉取産業付諸子置家事不問放浪湖山即所謂思愛庵者以往來游息焉且劃

田百畝入之是庵以供營備祭享之費俾子若孫世掌之於是景善可謂善教子矣思愛之云見於禮祭義之篇說者謂思父母趨愛忘己躬耕之勞用天分地以養父母也蓋古者不為祿仕則退而躬耕躬耕以養而忘其勞非篤於思愛者能之乎雖然以猶庶人之學爾若賢人大夫士則尊重於仁安行於義而心無勞倦心無勞倦亦思其愛而已矣能思其愛則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矣若夫知事君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涖官不敬之非孝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思恭亦皆思父母之我愛而忘乎其勞也夫愛者所以成吾之身也吾其可弛焉而弗思乎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景善後人持充愛親之心則名庵之訓何日忘之㦲

大慈寺上蒙堂記

洪武四年十月大慈山教忠報國禪寺安住持沙門南宗芝公收合餘燼結屋集徒蟻穴蜂房亦既遍處山間林下然念名緇奇衲來游是山者上雨旁風無所障蓋乃建上蒙堂以居之為屋前後各四楹間中為堂而旁列四室室置二榻焉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後某月某日落成既成馳書海上俾余為之記昔宗大覺璉禪師主四明育王寺即寺建蒙堂以延九峯韶佛國白參寥潛同居以講道自後諸方禪席咸慕效而為之蒙堂之建蓋有自來矣至於蒙之為義或者有未解也易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說者曰蒙稚也泉之始出乎山未知所適若童稚然蒙之所以命名也若夫名緇奇衲尋流而得源覩物而悟意其於道也固已知所適矣何乃飲蒙以示訓哉余釋之

曰學道無他求至乎聖而已人莫昧於家而莫明於聖猶水之微乎泉而鉅乎海也蒙雖昧至乎聖則明泉雖微至乎海則鉅君子觀蒙之象而果行育德非特施於山下出泉時也於其所自有養之而不喪也於其所當行決之而不疑也此學道者所以長養聖胎於是堂處則養之以不喪出則行之以不疑而大覺之有功於叢社可謂至矣南宗當是寺回祿之餘而首興是役得非君子之用心而大覺之徒歟南宗於此亦既無愧於大覺矣第不知居是堂者其亦無愧於九峯韶佛國白參寥潛三人者否乎余於是堂之成固未始不為南宗喜而又不能不為諸公憂也憂之如何欲其如三人而已矣然三人之道不可以言諭而可以象明諸公出入是堂觀蒙之示訓而求山下之出泉也則知自心靈源初未嘗媢始乎養正

終乎聖功亦本諸此而已苟或不然非惟有愧於三人而亦有負南宗作堂之意矣於是玹人翕然而雖請疏其說以爲記

歸菴記

鄭之龍山有招提曰永樂天寧禪師仲猷闡公之所居也　師以高行僧召至南京舜奉　旨使日本畢事歸奏　詔許歸隱山中乃名所居之菴曰歸余嘗與客造焉　客有言於其座者曰至哉其名菴也靡不懷歸畏此簡書額歸而不可得者言也師既得歸名之所以志其類乎或起而非之曰是固吾族之歸而非學佛者之所謂歸也夫學佛者以靈知爲心何往非歸以虛空爲體何適非菴師雖遠杭巨海往還萬里而三千世界一一須彌無去無來非彼非此以歸名菴何必龍山哉則又有非之者曰客之言是已然獨未聞先佛之言乎佛經有言譬如良醫遠至他國其子飲藥悶亂是時其父來歸乃以好藥速除苦惱今師所度子孫亦有憂此而不悶亂者乎其歸之也固將除苦惱尔然則須歸是山豈徒然哉於是在座之人又相與非之曰假醫以歸自是一理必若客言則行者常非歸者常是惡觀所謂真歸哉人之未生拜然本無既生矣強認爲有爲認爲有則營營生死問流而不息佛制八萬四千法門不過使人知所歸耳故曰歸原性無二又曰歸根得盲又曰萬法歸一一原也根也一也道而已矣且所歸者菴能歸者人一剎耶項能所俱壞能所俱壞而空不壞道固然耳歸之於道是謂真歸師之名菴以此而已師聞客言啞然笑曰吾菴於此而歸於此固以爲名諸君何以有是說說也余亦笑曰師豈離言語相離文字相示人以真隱乎師復啞然而笑遂書以爲記

檀特巖精舍記

檀特巖在潭之龍溪由郡城北遡大江舟行五十餘里始至其地前瞰江流後連崖谷江有九龍潭每夜參半神珠熠熠光動循江而南是名香松二州析而西爲細柳營浦渡橋皆是郡之勝巖其最勝處地位崚絕風物清曠幽篁美木森布錯陳而且夏涼冬燠有類檀特仙聖之所居故以爲名精舍之建則自鏡中禪師始鏡中郡之保福寺僧也法道日著鄉邦慕之遂施其巖爲搆茲宇巳而鏡中之嗣德松德松之嗣壽泉光郁法迪法肇咸甲乙傳次以領其事一日壽泉之嗣明徹歷職杭之淨慈以歸抿其上漏旁穿不可技梧乃聲衣盂之資以供土木之費關者補之仆者起之毀堂門廡庫庾庖湢之屬無不畢具且於巖址增築二壙以備本宗派下之埋瘞其規制悉倣禪剎而差次之於是光郁遊方日久將圖歸老故山蓋空諸相而獨以開山鏡中之本末尚闕紀載明鑑營脩之功亦未及蒙諸樂石大懼日就湮沒無以貽垂永久用勤來者乃手書梗槩屬余書之夫佛剎之興固每資乎地之勝而其所以爲勝者則未始不由乎人潭爲東南奧區而茲巖又潭之勝靄其風氣之會清淵所鍾閟藏於空荒寂寞之中亦巳久矣而造物者一旦啓之寶搆法幢幟然建立縣形金碧絢爛林丘見者改觀而聞者讀歎豈非以其人哉然地之勝亘古今而無窮人之勝將歲月而俱化自今以往苟能繼繼承承不徒使其棟宇之新與山川相久遠而所以極弘祖道扶植教基者亦且緯聯而起他日易精舍爲鉅剎宏模偉觀固當屢書不一書矣今以

光郁之請誼不容辭姑爲之記俾刻以俟焉

四華世界記

距錢湖五里許有阿蘭若曰大慈竺曇瑞師居之其居之室名之曰四華世界而命余爲記余聞四華世界之説則知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有佛曰阿弥陀其人無有三惡八難十纏九惱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處者苟念力具足至盡命時精識不亂則佛爲現瑞光攝受俾得隨願以往生焉其土極嚴淨琉璃爲地而飾以七寶行樹中有八功德池池有華曰優鉢曇曰拘物頭曰波斯迦曰芬陀利是謂四華也又云佛之難值猶優鉢曇華之時一瑞世故師名瑞字竺曇而以四華世界名其室云或曰大雄氏憫人之溺於染著是以讃歎極樂勸之往生而非實有之也故曰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則所謂四華世

界果何在耶今師既舉以名室而又寓夫嚮往之私焉則似泥夫迹之有也失其旨矣師曰吾佛之道雖有之而不有雖不有之而有非智識所能知非言議所能辨子方譏我以泥夫有而我又懼子之溺於無也苟一切時不著於佛不著於法而淨穢兩忘能所俱泯超然無有之表則啓處周旋固未嘗離乎淨土而四華世界亦豈遠在十萬億佛土之外哉或不能頓吾見情以境遷識以事變言有則泥夫有語無則溺於無則雖日坐四華之中而淨土之遠有不啻十萬億佛土之外而已夫如是則四華世界又可以有無論之哉余聞而異之且愛其言理而明因筆受爲之記使世之求乎無生之生者有以知夫舟筏之在是焉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八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九

越游稾

序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皇元風雅序

昔者孔子删詩蓋以周之盛世其言出於民俗之歌謠施之邦國鄉人而有以爲教於天下者謂之風作於公卿大夫陳之朝廷而有以知其政之廢興者謂之雅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雖不行而流風遺俗猶未盡泯此陳古剌今之作又所以爲風雅之變也然而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是詩之變化亦每與之相爲於無窮漢興李陵蘇武五言之作與凡樂府詩詞之見於漢武之樂錄者一皆去古未遠風雅遺音猶有所徵也魏晉而降三光五嶽之氣分而浮靡卑弱之辭遂不能以復古唐一函夏文運重興而李杜

出焉議者謂李之詩似風杜之詩似雅聚奎啓宋歐蘇王黄之徒亦皆視唐爲無愧然唐詩主性情故於風雅爲猶近宋詩主議論則其去風雅遠矣然能得夫風雅之正聲以一掃宋人之積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詩者固未易一二數然自姚盧劉趙諸先達以來若范公德機虞公伯生揭公曼碩楊公仲弘以及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皆其卓卓然者也至於岩穴之隱人江湖之羈客殆又不可以數計蓋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德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與歡呼鼓舞於閭巷間熙熙然有非漢唐宋之所可及故一時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格調固擬諸漢唐理趣固資諸宋氏至於陳政之大施教之遠則駸駸入乎周德

之未衰蓋至是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此而後以詩名世者猶累累焉語其爲體固有山林館閣之不同然皆本之性情之正基之德澤之深流風遺俗班班而在劉禹錫謂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然歟顧其爲言或散見於諸集故爲世之徼名售利者所采擇傳之于世往往獲細而遺大得此而失彼學者於此或不能盡大觀而無憾此皇元風雅之書所爲輯也良嘗受而伏讀有以見其取之博而擇之精於凡學士大夫之詠歌帝載鋪張王度者固已炟耀乘目如五緯之麗天而隱人羈客殊指異趣於當年者亦皆兼收並蓄如武庫之無物不有我朝爲政爲教之大凡與夫流風遺俗之可槩見者無展卷而盡得其有關於世教有功於新學何其盛也明往聖之心法播昭代之洽音舍是書何以哉書凡若干卷東

海隱君子鶴年所輯鶴年之曾祖左丞公以豐功偉績受知世皇出入禁近者甚久鶴年既蒞濡染家庭之異聞而且日從海生碩士游樂然之文固厭飫於平生一旦退處海隅窮深極密與世不相聞者數十載於是當代能言之士凋落殆盡而鶴年亦老矣乃取向所積篇章之富句抉字摘編集類次之而題以今名良竊迺其有合於聖人刪詩之大端者爲之序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餘姚海隄集序

餘姚瀕大海而西北當其衝每歲海潮奔突颶風挾怒濤相輔爲害率常破廬舍壞土田且將魚其人而沼其地當宋爲縣時知縣事謝景初嘗爲隄二萬八千尺施宿又爲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爲石隄者五千七百尺其所以與海爲扞者可謂至矣然土隄

善崩而籍涯日埶爲斥鹵九西北田之受灌陂湖者亦且溢入醎流歲用不稔國朝易縣爲州四十餘年而國子蕖先生來爲其州判官行視敗隄丞與鄉之父老圖所以拜之匝規貲食募匠傭授日之吉鑿石爲隄以尺計者總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視前人之功可不謂益至矣乎於是州之民相與誦美之不已既致辭走京師請國子監丞陳公衆仲翰林學士王公師魯爲文記其事而復退率州士之工乎詩者以及寓公過客作爲樂府歌行五七言近體若干首以謳歌先生之功於無極先生之子南臺掾晉聚集爲若干卷將鋟梓以傳而爲余序之昔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嘗造鉗盧陂於穰縣累石爲隄以節水勢田穫義溉民甚利之及後漢杜詩爲太守復脩其業時人爲之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先生繼謝施二

令爲海隄視杜之繼召作陂隄則同州人士歌思之又同所不同者彼蓋漢史傳其事此則出於民俗之誦義而非太史氏之所紀錄也雖然杜之功僅齊於召而先生之功則非謝施所可及庸詎知是隄之築不有待於先生而後大顯於世乎則夫他日之秉史筆者因當以先生之紀錄遐見乎前事而召杜不得專美兩漢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庸敢竊取斯義序所以作者之意如此先生入官之履歷作隄之歲月與夫爲政之大凡載之記文得以互見者不贅焉

密菴文集序

文主於氣而氣之所充非本於學不可也六經而下以文雄世者稱孟軻氏韓愈氏孟軻氏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韓愈氏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

宜然孟軻氏之養氣則既始之以知言而韓愈氏之氣盛亦惟三代兩漢之書是觀聖人之志是存耳文以氣為主氣由學以充見之二氏可考而知也後之學者乃或不是之求方貴華尚采將澤以為工遵密以為能吁亦末矣是故有見於此而思務去之者豈不謂之有志之士乎若吾友謝君原功斯為有志之士矣原功自㓜強記捷識敏於學問比壯經史百家皆搜抉掐擢毫分縷解積之既久演泳涵溢浩乎其沛然矣嘗一試江浙鄉闈不利輒謝絶場屋抱其遺經見尚書貢公於吳山公一見即待以奇士已而同泛大海相與朝夕論辨一意古學刮摩淬礪益為閎人後稍從軍淮右聽聘中吳浮沉常調者數載則蘊土內附例徙南京達官貴人有知原功者強起而致之遠郡於是踰江渡河壯走齊魯登泰山臨淄水而文氣益壯奈何不二三年復以疎雋不檢棄去平生抱負百不一試而其志之可見者獨文而已原功之文肖其為人其立論閎以挺其書事簡以悉其序記銘贊雅健而奇警其詩歌彬蔚而穠麗庶幾傑出一時流輩無敢與並者原功既東還故里携其所著密菴藁若干卷授余曰吾所與游而文者誰數惟是文藁宜有序敢以請於予余不得辭謹為論次其學之有得於孟韓者書之于首簡使世知原功之文非徒務澤遵密之是務而其傑出一時者蓋由有氣以充之而又能本之以學也原功會稽人名肅其字原功密菴乃別號也故以題其藁云

大梅常禪師語録序

學佛之人謂一切語言皆翳蔽自心光明又謂語言者道之標幟也蓋道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余觀常禪師初見馬祖問如何是佛馬祖曰即心是佛後有一僧問云師見馬祖得箇什麼師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又道非心非佛師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馬祖聞之為之歎許大哉言乎非道之所由以見者乎故自是而後師之道行日著而學徒之至如歸以至臨歿示衆物非他物一語洞見生死庭户無少留情信其為一代之偉人矣鄞大梅山之護聖寺蓋師講道之處寺舊有語録嘗鋟梓以傳後燬于大不存者久之復言媿公主是寺之日為請文海郁公朝勘夕校裒集成帙而併採摭唐宋以來諸碩德拈提頌古詩偈等篇及凡名人鉅公所為碑碣題詠之類附之語録之左復言方重入于梓未及成而退席矣本宗生公實補其處乃急唱衣鉢命工完之仍介文海求

余序其首夫道以心而傳以言而顯言固不得與道抗而道實不離乎言粤自達磨西来有所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說學者遂至擯棄語言絶口而不及曰吾師達磨嘗云尔彼獨不思馬鳴龍樹百丈斷際諸師皆前後達磨而興者也或無契經以造論或借龍宮之書以泛觀或精入乎三藏或談練乎諸宗語言之顯夫是道者其可盡棄之哉師為馬祖的嗣而是録也一皆開闢正信直明一心以歸合佛祖之所示非世之應機酬詰以校辞蔓説為辯博鈎章棘句為迅機歧道而二之者所可同日語也學者於此苟能借言以顯其無言以求所謂道者而躬行之庶幾大法全體離言語相用以證夫達磨氏之說而於教外之傳亦何同而何別乎夫如是則文海之所集不為徒是復言本宗之汲汲於刊布者不為虛行矣雖

然學者其勉之師襄陽人俗姓鄭氏世系入道之詳具見傳塔銘不贅述也

題跋

跋定武帖

右定武禊飲帖今為大慈寺主僧南宗禪師定公所藏竊致此帖真迹及石刻俱以殉葬昭陵唐末溫韜發其所藏但取金玉而帖與石迷棄墓隧中宋初耕民入隧見帖紙已腐獨負其石歸以搗帛定州一游士見而奇之即以百金市去世謂之古定本王君既守長安取留公庫庫焚而石毀定武乃其別刻歷代藏之御府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輦載貨寶圖記北至真定德光死漢兵繼至此石棄之中山慶曆中為李學究者所有其後宋景文公守定武乃取其石匣置郡齋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好書因別刻

一石易之世謂之薛氏本大觀中紹彭之弟嗣昌以所易本獻諸朝徽宗命龍貯宣和殿靖康之亂遂不知所在矣其所換搨古定本差肥薛氏本稍瘦王順伯主肥者尤延之則以瘦者為真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論此帖不同如是要必互有所見是本乃類瘦者其為薛氏本無疑蓋定武初刻世之奇寶也舊藏吉南吳志淳家禪師為買家旁良田若干畝貿而有之余一日謁禪師慈雲山中禪師出以相示而俾識諸後嘗觀張彥遠法書要錄謂右軍平生所書以禊飲帖最得意故留付子孫傳七世至僧永乃付弟子辯才唐太宗遣蕭翼說辯才以得帖既傳之於僧而弟五行有僧字者蓋是時搨本已多惟僧永所藏為真故於行間以僧字押縫耳嗟乎僧永不可作矣去之六七百年而此帖復為僧家所蓄則禪師者豈永之後身耶且其石刻一則曰古定一則曰定武皆因定之人士及定牧守所藏而得名今禪師名定而實有乎此帖百世之下庸詎知不稱為僧定所藏本耶夙有緣契於斯見之矣然付之弟子頗難其人使能知所寶愛如辯才者猶不保其不失況下此者乎禪師後人尚加慎矣哉

跋康里公臨懷素論草書帖

右懷素論草書帖語康里文獻公所臨按懷素唐僧字藏真以善草書擅名大曆間頃見其一帖云王右軍草書不及張芝又一帖云張芝草書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芝而過右軍矣不知此論然乎否乎藝家相薄豈自昔有之乎文獻公書名之重不在懷素下其跋此帖乃尊之為奇寶視懷素之論右軍抑何過乎耶與權家藏此卷非獨愛其字畫之妙蓋亦重乎德矣

龍山古蹟記後題

嗚呼是惟先師待制柳公之遺墨公提舉江西儒學時正宗主公方主龍興之上藍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公既受代歸婺而正宗亦謝事還鄭之龍山婺與鄭相去數百里遠而公扁舟訪之宿留是山棄一載古蹟記作於此時于時公年已七十後二年乃入禁林又一年而歿去之十六年所而正宗亦示寂矣久之正宗之法孫仲猷閣公由海上使還偶檢故篋見公此文巢蠹中為之傍偟瞻觀念前脩之寖遠痛遺澤之日微亟命裝治成卷且俾志諸左方嗟乎公以道德文章為世大儒而其平生乃多喜與方外諸尊宿游故其遺墨流落人間者士大夫罕能蓄之而每見諸山人野士之室今觀此文所以拳拳是

寺之始末正宗之交好者如此其信道爲法之勤可謂透脫情境者矣昔人謂蘇文忠公爲五祖戒禪師後身故其爲文漫衍浩蕩一自般若中出若公者豈其人歟嗚呼公今已矣覽其遺墨尚足以增玆山之勝氣也

跋藪上人所書蓮經後

四明甘露寺沙門龍淵藪公手書妙法蓮華經七卷以報佛恩乙卯之春余游龍山訪龍淵於甘露禪室龍淵出以相示而命志諸後余聞一切契經皆佛所演而此經獨爲諸經之王至其引蓮爲喻則以三世同時十方同會方其開時即有果而於果中即有因蓋其諸子雖分布而會聚無隔斷此其所以名蓮而蓮之爲言連也所以明上承圓教開權顯實之微意也經云如來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而所謂開

示悟入即其旨也昔人有誦持此經至以秦王所贈二物託之母手而降生者亦有書寫此經即身爲爛衣香舌爲青蓮香者一皆夙淨願堅固力之所致龍淵之書是也亦豈徒然也哉龍淵爲人純泰質直無世間心而作此字點畫勻整意態閒遠其爲知恩精進蓋可知矣宗風凋弊之餘殘至飽食終日增上慢者其視龍淵亦可少愧哉龍淵嘗首衆杭之靈隱後由永樂移至甘露時年六十五云

跋來學士詩後

此六詩來文清公爲商隱師作也元之盛際文清以學問辭章名震天下而所言隻字人視之如圭璋珠貝額一覩之而不可得然獨於商隱無所愛吝如此則商隱必有大過人者按商隱乃龍山永樂寺僧文清嘗與同叅橫川和尚橫川時住王几山之育王寺雲項源師肅丘永師亦與之同叅詩中所言王几雲項虎丘者蓋指此三人也此詩今爲商隱法孫本歸所蓄間出以相示余視之使藏諸名山庶十百年後知商隱之結交文清猶如佛印之於東坡靈源之於山谷其趣味相同真是山間林下之人與夫儗士大夫之名以粉飾叢林者異矣商隱諱子其字商隱嘗出世里中之開壽寺文清諱榆字伯長官翰林爲侍講學士其謚文清與商隱同里閈四明人

跋東坡手帖後

右蘇文忠公與方逢達帖墨迹刻本通七紙聯爲一卷其中所言皆煩碎小事無足深論而傳之至今不廢者世知貴重其人故耳此卷舊藏逢達家後爲他姓所得今復歸之於方氏政如寶玉大弓之在魯自我失之自我得之方氏子孫可以慨然於此矣

題倪樂工瓊花燈詩卷

餘姚樂工倪昌年事母能盡孝一日母病甚昌年禱之神有應乃手製瓊花燈薦之祠下以昭答神貺其燈備極諸巧緜時歷月乃成遠近觀者咸嘖嘖歎賞不已於是縣之老儒櫻寧滑公庸菴宋公俱爲詩文以寵之而且請余題其左嗟乎樂工賤伎也瓊花燈淫巧也二者皆士君子所不道櫻寧庸菴士君子之標的也而於昌年顧乃樂道之如此豈非有取於孝而然乎夫孝衆行之本萬善之紀也人而能此雖甚微且賤亦有足稱者爲唐史所載孝弟事如萬年王世貴等乃多閭巷之民而禮記言小孝用力蓋思慈愛以忘勞也以今昌年觀之樂工之技誠賤矣其視閭巷之民庸有閒乎一燈之巧固淫矣比之忘勞之孝又豈甚戾乎櫻寧庸菴所爲樂道而不置者蓋亦

得夫作史記禮者之遺意矣余不知昌年然以二公之言爲足信故申其意題諸後

墓誌銘

蔡節婦夏氏墓誌銘并序

鄞人有蔡敬者夜其母瑜再期而哀慕猶不已益求世之大夫士爲詩若文以抒無窮之悲焉余嘗取而閲之爲之喟然歎曰昔者先王之治必始之家而後及於國與天下故女子自幼至長皆有師傅之教是以化成於内外而其俗易義王道廢熄之餘閨門之行既泯世教所奬成而其事實又不獲顯揚於爲士者之手亦何所恃而勸耶以蔡節婦之死余固不宜無一言則諸公之後也又况其孫之有請耶是用不諱而受其辭按節婦諱某字守貞定海夏文華女年二十四歸鄞縣蔡志善歸三年生子敬未及晬而志

善死時海上兵起居人錯愕不自安節婦泣以治事自斂至塟無違禮追服除父母兄弟憐其年壯而寡又蔡氏方衰無所養間使諷之欲奪而改適節婦即怒且泣曰人不以大節勉我顧欲使我爲常婦人且姑老子在襁褓中有能奉之而字之者乎因指之曰所不與蔡氏相始終者有如河父母兄弟知其意之莫回也卒不強之隣有𡟊婦嘗相與指死守義後竟易其心而更誘之以甘言節婦謝絶之終其身弗與見節婦後姑年七十餘以志善非已出且蚤亾也益憲無所依但語輙泣然流涕節婦事之無戚蹙一日適病甚革節婦焚香爇臂乞以身代其病乃旋愈教子必納於矩度嘗戒之曰汝生十月而父死吾實汝如掌上珠即不幸有所虧闕吾寧從父於地下不願與汝俱生矣其子化服惴惴不敢肆節婦先弟以財

雄於鄉姻族藉衍而盛大節婦撝謙愈接親疏大小得其宜然未嘗以貧故一舉口及於利惡衣惡食御之不慍絲蓄粒聚以克有家卒使蔡氏之亂瀕絶而復續婦德之備母道之著庶幾古昔之遺風焉有司高其行爲摭其實上之部使者轉聞于　朝以旌異之事未報下而節婦不待矣節婦年五十有二卒於某年某月某甲子而塟於某年某月某甲子墓在某縣之某原子一即敬孫女一尚幼余嘗獲與節婦兄弟游而節婦之章章如是者蓋皆得諸見聞可以考按而不誣嗚呼是有以傳信於後世矣銘曰

惟古有治蓋由内始世弊俗傷女教乃亡不迹而毀
維夏之嫠暨嫡于蔡卒守大戒夫夭子孩志苦心哀
一節自揩婺居二紀既耆于夫亦迪于孫母儀婦則
尚姬古昔瞻被南山松柏丸丸琢辭墓石爲後世式

項止堂墓誌銘

永嘉有篤行之士曰止堂項君諱某字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杭之寓舍享年八十有三其子昕以道梗不能奉柩歸塟遂遵治命火化于郡外之七寶山後若干年爲某年某月某日始克函骨卜瘞于餘姚某鄉之某原前事昕奉故著作郎李公孝光之狀請門泣告曰先人之死既不得以禮塟而墓上之石又未知所刻吾子不以昕之無所肖以而辱與之交失今弗圖恐後或墜闕以重不孝之罪敢以狀請幸矜而畀之銘嗚呼余之晚陋豈足以銘君而昕之望之也則至矣其何敢不諾按狀君之曾大父某大父某俱豐於財積而能散父某益以仁及物以義維家同居合食凡七世有堂曰同愛歲時吉凶之會食指蓋千餘焉然以三世未有以官業知名于時者至君始

試吏瑞安平陽二州轉浙東肅政廉訪司奏差辟處
州路總管府史遷紹興秩滿借授杭州路橫塘務副
使攺山陰縣典史終爲君所至有廉聲而強敏介直
無所阿避人不畏守與令而畏君其行事尤著者則
在瑞安時有尹喜者其妻爲勢家子所奪愬之州州
弗敢詰反抵告者罪君抱牘而詣勢家子恐囊白金
夜謁君怒曰理與法吾忍以金逭耶卒直其冤而尹
以妻歸在紹興時朝廷遣使決大獄命君揔理諸囚
君悉爲剖析出其無死罪者七人使者以案上中書
俱從所議七人得不死在橫塘時務循舊弊以月觧
餘金私之君毅然持不可盡歸之官俾輕商稅什之
一在山陰時郡饑民之流亡者過半守蹵君賑恤所
至多所全活百姓爲之歌曰噫吁嚱頻月之飢今飽
而君前後被郡檄推鞫各縣事凡若干莫不稱允而

不及大用以老惜哉君豐頤巨目丰神秀偉而孝友
蓋本乎天性事兄如事父撫兄弟之子女如己之子
女嫁其從姝之孤貧者四人御下以嚴群從弟姪有
不遵教者輒加詬辱始若不甚堪而終服其識量或
議分有其先業君沮之不可則曰餘從所請但其所
得者不敢受其業至今存焉人目爲義產云君自蚤
歲即慕道家虛無之說後遇一異人授以不傳之祕
而其學日粹晚益研覈妙旨演爲金碧大丹之圖其
於陰陽造化之理有難通曉者則假帝江問答別爲
書若干言其有得如此以故春秋雖高而視聽步履
如強壯齒之落者更生髮之白者日以黑至其屬纊
之日猶索筆大書謂昕曰汝能聽吾言死且無憾遂
奄然而逝娶杜氏早卒繼翁氏子男一人即昕福建
行中書掾史博學多能而尤以醫顯孫男一曰恕能

世其父學銘曰
天之降材兮用必以時時不盡用兮或嗇其施君材
則大兮其我則卑百圍之木兮斧柯是爲民有疾痛
兮固切吾肌惟澤之溉兮卒止於斯乃惇孝友兮紹
家之肥乃啓玄祕兮豫其枯羸一朝乘化兮蟬蛻而
歸歸焉斯丘兮儲祉在茲越山[illegible]兮其石如脂揚
茲載美兮刻此銘詩

唐節婦姜氏墓誌銘

三代盛時詩書之教非獨行之賢士大夫雖至女婦
之間亦未始不加諸意以故上而后妃下而諸侯大
夫之妻與夫江漢汝墳之婦一皆以禮自防見諸歌
詠去三代遠矣內外之教寖廢自賢士大夫固已鮮
能知所自守而況於女婦乎於斯之時有如四明唐
節婦者能以少艾之年守屋而孀居青燈靜夜影隻

形單攻苦食辛罔有變志卒至長諸孤於方釋續遺
緒於將絕於夫爲令妻於子爲賢母於世爲節婦嗚
呼其可銘也已乃以孫子賓原之請爲序而銘之序
曰節婦姜氏郡之慈溪人祖諱宗益考諱文堯節婦
年十九歸同郡定海唐君榮祖歸十三年而唐君卒
節婦持喪盡哀理家盡瘁課耕蠶以爲食躬紡績以
爲衣男迪之學女示之行遇人恂恂一由於禮及春
秋既高於內外屬爲尊行而慈幼字微魏睦咸附悍
疆頑鄙亦無惡戮先是唐君嘗命幼弟珎爲子節婦
愛珎甚於己出曰吾愛之勝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
不異於吾子也乎啓孝養未嘗有所擇晚益絕去葷
胾脩淨土業有厭世之心焉子男二人長請銘者次
曰璲女二人長適姜賓和次適王子志孫男三曰文
與曰林曰太平孫女二俱在室生於元至元甲午十

月十二日辛於洪武癸丑二月十九日其葬至于八十以丁巳歲九月甲辰葬于慈溪縣德門鄉之石湫原余既與節婦之諸子游嘗得拜之於堂上而又竊銘唐君之墓矣其知節婦識莫余若是宜賓原之有請也銘曰

女之於夫猶士於君從一而終其節乃伸世弊俗媮或替常度士逐顏波女犯行露詶惟姜氏有卓斯時大節潔然匪關匪劉婦德既備母道亦行孰輔而告惟性之成士厲於爲其迹易顯女處于私幽而莫闡我作銘辭鑱諸墓門以警于世以慰其後昆

汪孝貞墓表

四明汪君孝貞有賢妻陳氏自君之死惡衣糲食居數年乃克葬君鄞縣陶與之原其將葬也泣謂于其孫子曰汝父不得壽其身猶可永其名其孫子長跪以告於宗人定海令汝楫求次其事而銘之以納諸壙𡍩之數年又泣謂于其孫子曰汝父壙銘于壙中曷若表之於墓上於是孫子常久詣余乞文刻諸墓余以不識君辭常久斷哀號行伏而告曰先君之棄代也不肖孫幾四歲幼猶甚騃罔有識知吾母守節自擔力於衣食長之教之俾知向方乃訓之曰汝父生十四年而孫又十年而死吾爲汝家婦僅數年汝父死時吾年僅二十餘然何所恃而能自守耶蓋知汝父之有子庶幾有恃於汝也汝父既歿孫每春秋祭先人俯仰齋慄如見其享之者汝已糅未嘗不悲哀事母盡孝晨昏定省不少怠睦親戚和上下恂恂惟恐有弗及田桒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讀書取大義通而已然尤喜學易爲人守綱紀尚氣節不馳騁術數以爲名其操履如此是真有志者耶不幸材未試竹未克而短命死矣吾聞𠷎於其前者則必裕於後此所以知汝父之有子也以汝父之有子則汝父之成立從可待矣吾雖不能必汝之成立然能必汝父之有子也汝宜識之常久泣而藏諸心重惟先君遺事既不克以盡知幸而有聞於吾母者又不得令辭以登載緜歷歲年以至于今而猶賴斯世者何如人也先生言可垂後而志在恤孫其尚有以蓋覆吾汪氏也哉固敢以請嗟乎余不及識君矣然余之故人方孝中實爲贅婿於汪氏與君居同室食同爨相親之意不以生死而或殊國世所謂賢者也以孝中之賢可以卜君之必賢而君之孫子又述其母夫人之言以請遂悲而輯其辭使刻於君之墓君諱弥亨孝貞字也其先歙人宋吏部尚書贈少師謚莊靖者於君爲六世祖諱與合諱佑世者君之大父父也母陳妻蓋其姪女子一即常久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嗚呼人之所難得乎天者材與行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而不假以年則其所得有不暇備爲以少見于世如君者是已君之材行如是使幸而至於中壽則其有見於世者當何如哉然竟止於此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趙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庚戌淩儀趙君之夫人燕郡戴氏卒于浦江德政鄉之正寢卒後二年秋九月庚午葬家西四里華表山之原又一年仲弟良始克田自東海望墓門而哭嗚呼夫人之卒良既不得憑其棺其葬也又不得舉其紼歷歲踰月痛梟無及彷徨踊頓幾不能生已而哀子友高乃以銘墓之辭來屬且曰吾母將終嘗以不及見舅爲恨他日又嘗謂舅

恭而有文倘爲之銘吾母之神庶幸安焉嗚呼夫
人有弟不聞於訓教猖狂播徙卒阻窮裔以致斯極
也猶欲矯飾不令之言飾僞而爲之書悲苦抑塞尚
堪措一辭耶雖然夫人之德之懿非良不能以究知
也蓋良既乳即以先夫人之命育於夫人其後受室
趙君之妹取友卜隣又皆夫人是依自幼至老未始
一去其左右故夫人之爲女爲婦爲母之道咸目覩
而心識之夫人生而氣靈孩而性婉長而志懿工足
以致美而不華德足以配禮而不繁其在母家先君
先夫人恩遇特厚夫人之奉之也生而侍側備敬養
之禮歿而嘗喪竭悼慟之情撫諸弟以仁接宗黨以
義在夫家務其事父母者事舅姑接宗黨者接姻族
男蓋故諸王孫居家庭間無可當其意者獨於夫人
無違言年九十而終禍以後事夫人治而涖之憂勞

逾月遘纏大酷姑尤性嚴難犯夫人承之以恭事之
以謹感怒之教始終不形相夫具鹽醯時種作廣短
屋凡供養教育婚姻喪祭之費一資於紝畫夫好簡
靜晩益耽慕老莊之無爲置家事不問夫人調護聽
順必稱所欲中年得子保持尤至慈惠以臨之惻怛
以冀之訓之誨之迄至于成夫弟之子蚤失怙樓氏
甥有家雖夫人皆子蓄之雜已子中無異恩夫人諱
如玉其考曰我先君諱隆妣曰我先夫人劉氏趙君
諱良本其考曰梅石處士諱必後妣曰朱氏夫人生
二十二年而歸趙君距卒時得年六十有八子男一
人即友言孫男二人季昇季昱曾孫男三人嗚呼良
不敏無以褒叙令淑貽厥後來摭實書辭聊以抒哀
思云爾銘曰
猗歟夫人秉懿柔女婦盡職母道備兩族英英昭令
徵曰德之恒行之周天啟其祥地擁休佳城鬱鬱茂
松楸母弟勒銘告諸幽洪武七年九月重陽日仲弟
戴良誌

祭文

祭亡妻趙氏夫人文

嗚呼吾之伯姊趙氏之冢婦也二族之好異於他門
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以吾從師問友之便遂即女氏
家焉補苴罅漏彌縫闕略未始一日就安也自時厥
後吾乃不常家居或旅食於人門或逐微祿於鄉校
二紀之中與夫人共處者數歲而已一歲之中與夫
人共圖家事者數日而已夫人奉養四親長育二男
二女畢喪葬婚嫁十餘既艱且勤一不以吾之不已
助爲念吾獲免墮他業而以文墨相始終者皆夫人
之力也吾年幾半百始提舉儒學于淮南夫人同在

官者僅三載即往武林視其孥明年兵起倉卒復挈
其孥冒濤江之險以東還吾時北至齊魯東出吳越
爲孟浪之游益不以家爲意夫人扶衰救弊食淡攻
苦又十餘年而喪亂稍平門戶稍靜方撫二子以業
耕率子婦以蠶織期成家以待吾嗚呼孰謂遽棄吾
而死乎前年夏夫人遣二子省吾鄞江之上二子謂
夫人精力尚強飲啖尚善而兩鬢猶漆黑吾長夫人
二歲時爲病脾氣息奄奄日食不數合而鬢髮之種
者且就白矣吾恐一旦殞命他所夫人阻遠不得就
哭泣之位爲終天恨嗚呼孰謂夫人竟死而吾反存
乎夫人始病時得兄子溫書於會稽云夫人近病痰
氣甚憊吾意痰氣夫人之故病也雖憊無害繼見倪
氏婿其言與溫同且加劇焉吾始覺驚心壞是夜參
半即程馳而東踰三日抵家見夫人神氣尚完語言

尚爽朗日者又謂及秋必愈吾益意夫人之病雖偬然終可無害也嗚呼孰謂以是而肇其軀乎豈吾之迂不事事貽艱投悴于夫人實有以累其壽乎自今已往孰嬃撫吾之子率吾之子婦以成吾之家乎吾之所望於後來者孫矣其於斯世亦無復久居之志矣天倘假以數歲之期惟當縛一椽於墓上持盡其餘齒以與夫人共廠於茲土如斯而已矣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吾於夫人少壯不得以相樂老不得以相守病不得以相扶名為夫婦實無異於過客之相遇吾上悖於天倫下乖於人道致使夫人生而銜恤以恩歿而齎恨以別天之為乎抑人之為乎吾懷之悲曷月而止矣猶幸夫人有子頗知書有女能盡葬䘮水湯藥不虧於生前衣衾棺槨不愧於死後又得吉壤迫近女家之左側而且壁以踰月合乎先王制禮之意庶幾神心怳矣體魄安矣零丁孤苦之懷亦於是乎其少慰矣嗚呼吾言有盡吾痛其有窮乎一奠告誠老淚如瀉尚饗

九靈山房集卷之二十九終

九靈山房外集卷之三十

贊

九靈先生畫像贊

其神之清秋高露寒而青田鶴鳴也其氣之温光含輝潛而充然如赤璞也其文之昭盎盎然如而古罍洗獨精明也具此三美所以歛英發而集衆長篠醇粹而孚群情也懿哉斯人蓋智徧乎物行飭乎躬而學本乎誠者也

又贊

窅乎其凝者以道為家燁乎其澤者振德之華悄然而深思者所以周其變沛然而大肆者又持暢其葩是皆世之所知也至於困而亨窮而泰齊喜戚於憂幻棄利祿猶泥沙吾欲從而究之已莫辨其涯涘況可得而贊耶

余三十年間兩贊絿能之像辭各異焉以見絿能年既高而德愈進也因令侍史并書之前翰林學士金華宋濂記

志慮高潔秋水寒潭器局巖嶷峭壁危巖嵯不可踰靜無弗涵是謂德人為衆之唐

義門鄭濤敬贊 元太常博士國子博士

懿茲臞仙金華之英造道自得俏肆立誠持樂之和秉衡之平出處翛然風月同清

周伯琦 鄱陽人元翰林學士

温温乎容貌之可即抑抑乎威儀之有嫌跡雖寄乎朝著而與充詘者殊科志常慕乎山林而與矯嘺者異軌長松之陰消搖或疑人殆疑其為避世之逸民而不知其為抱道之君子吾嘗觀其飭躬而操履端實纘言而論著宏偉可謂其行則儒其文則史者矣

楊翮 金陵人

仁義爲飭身之本忠信爲奉國之基發爲文章其聲也希天將以斯人鳴太平之盛必使翔而後集覽德輝而下之若人也其視時爲去就而以道爲樞機也耶

陳基 臨海人

安履其素不傲以肆志廓通其變不苟以阿世覺乎蚤歲之芳華韜乎前脩之氣味人方睹紫芝於眉宇之間吾將求其度於言論之外也

胡翰 金華人

蕭蕭乎冰雪之姿濟濟乎山林之服萃和氣以中充韜高標而外肅雖著述之富有年于茲而進脩之功惟日不足庶幾儒林文苑之間繼昔賢之芳躅吾安得爲之執鞭參翱翔而追逐

王褘 義烏人 翰林院待制

仙華之峯鬱乎蒼蒼儲英孕靈粲然文光偉才賢之迭興接踵武而相望有美君子粹如珪璋言若不出口而其文則有千里朝宗之勢貌若不勝衣而其志則有百鍊不折之剛玩天機之流動擷藝苑之芬芳觀其用心蓋將追古人而頡頏者也夫身之退者德必進跡之晦者名必揚造物者旣俾若人以絕出之長則必使之鳴國家之太平和儀鳳之鏗鏘豈肯置之於山林泉石之鄉也耶

吳沉 蘭谿人

韡韡溫溫如三春曦是公德容之腴炳炳彪彪如泰山芝是公文藻之輝此固足見其著外之美而不知其中自得之妙殆將追孔孟而爲師是以操七寸之觚以開蒙蔀於學苑破萬卷之書而獵精華於遺帙蓋不屑於詞人藝士之爲而直欲由伊洛而遡泗沂也

鄭淵 浦江人 元月泉書院山長

神清氣溫乃道之充學淳行卓爲士之雄瑟彼和氏之璧勁哉繁弱之弓或出或處與時卑隆紀甲子見趣捨之正考春秋窮筆削之工世之人皆以窮達爲得喪而不知其特立獨行契古人之高風

張士謌 淞江人 淞江府儒學教授

九靈先生捐館之八年伯衡過其鄉邑從其子禮拜其遺像追爲之贊曰

結撥二戴之後道探兩漢之上卓爾爲人中之英隱然負海內之望威儀文采尚莫能窺其精神心術矧可以名狀其跋涉道途也類子房之報韓其徬徨山澤也猶正則之自放世今若山斗之共仰公遽鴈風遲而長往後死者之瞻遺像安得不慨斯文之將喪也歟

蘇伯衡

溫乎其容維德之充粹乎其文維學之純斯世之人斯世之珍吾將與歸非公其誰

劉中 臨川人

其容粹然其心靄然其文沛然非高視物表以樂其天者乎是宜論道廟堂之上唱道爲儒林之先胡爲而遯世頹嘯傲乎風烟然身遁而名隨聞之者亦興起而慕焉

烏斯道 四明人

直而溫寬而栗處事雖簡殊無傲色志乎聖賢之學充乎君子之德廓然有容卓爾有立究千古之淵微爲一世之矜式行當發揮所蘊以見於世豈容深處高遯於泉石也耶

徐元 蘭溪人

才可以濟民而位弗稱德可以厚俗而時弗容是造

物之奇於公耳然宏辭偉論所以宣人文昭聖學而垂於無窮者又不可謂不擅其豊也

趙友同

被山野之裳衣懷琬琰之文辭其充然者豈從人而羸縮其退然者亦與道而委蛇放乎丘壑襟韻之爽曠視物與將何用於當世出乎埃𡏖神情之散朗歘晝夜不可得而同時

黃賓 懷寧

冲然而中虛倘然而外傾特用于世也其才良其行踰成困于時也其神究其體紆若人者寔廊廟之具匪山澤之臞蓋其於學也深得虞道之妙詎世俗之可窺雖摛文弄藻嘲風詠月特其緒餘要當與秦太虛黃庭堅並駕而齊驅者矣舍是之外則非吾可得而知也哉

姚廣孝 贈少師

秉乾坤清淑之姿無山林枯槁之氣其出也石渠天祿固爭睹蒼梧翠竹之英標其處也茆屋石田未必減金馬玉堂之高致湛盧之劍匣藏則風雨時鳴琬琰之碧玉韞而山川增麗嗚呼浦陽人物耳目之所接者若容州文學之風雅遺音蜀山居士之咸韶帝制至於金春玉聽交振而錯陳則長鄉山長技先而並世率皆騎箕跨尾而神游乎上玄鞭霆馭風以歷覽乎無際然則狂瀾砥柱之障誰復任之而九鼎一絲之懸凜其可畏前輩之所作成後生之所期望惟君與宋景濂氏而已

祭文

祭雲林先生文

趙良恭 蘭溪人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婺為之宗各尊所聞丕緒大統風行日臨山立海涌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四先生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

明天子長山華川內外鼎峙惟九靈公遠跡自藏嬉游物表不耀其章聲諸實罔致用先賢一願睹四傑其三矣幸公尚存為學者師孰是憲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死有可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實可不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百年之間蓋不必計人團大化如水在川成壞斯須烏可控持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失之理公已無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衰尚候來者嗚呼哀哉

故九靈先生戴公墓誌銘

蘇伯衡 翰林院編脩

九靈先生既殁之二十八年次子樂述其平生行實來京師授友同曰先君棺館已久而墓石未銘樂年且垂老恐一旦溘先朝露是終無以暴其懿美于世子於先君為內姪又嘗有師弟子之分知先君者莫若子也銘烏忍不為友同拜且泣曰是故友同之夙夜不違自寧者第念先生乃一代名儒宜託諸能言之士以垂不朽今既久而未有所屬尚敢以愚陋辭哉遂敘而銘之先生諱良字叔能姓戴氏其先杜陵人十八世祖昭唐咸通間任浙之東道五部兵馬大元帥平南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尚書令仲子堂始遷婺之浦江好馳馬試劍故名所居里曰馬劍厥後子孫日益蕃衍樂善業儒為縣之望族曾大父諱錫大父諱濤父諱暄皆隱德弗耀先生天

敏性至孝母劉夫人病日侍湯藥抱持寢興衣不觧
帶者餘年居父母喪哀毀幾不能生每遇忌辰輒嗚
咽流涕處兄弟備盡恩愛長姪恭早喪父教之踰已
子早從烏傷朱震亨先生習醫業後以其術大顯于
時官至太醫院使皆先生力也生平嗜讀書雖祁寒
盛暑恒至夜分乃寐故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靡
不精究其旨初治經習舉子業尋棄去專力為古文
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吳文貞公萊皆以文章
鳴浙水東先生往來受業門下盡得其閫奥與文肅
公尤親審公之死為經紀其家持心喪三年始歸余
忠宣公闕持憲節過婺州聞先生善歌詩數相過從
論古今作者詞旨優劣公欣然曰士不知詩久矣非
子吾不敢相語乃盡授以平日所得於師友者而先
生詩名遂雄視乎東南矣家居遠城邑朋游講習頗

竊即買地縣西結屋數十楹日與同輩討論濂洛性
理之微言家事有無悉置不問親黨或勸以營產業
為子孫計先生謝曰子孫貧富非吾可知且家世業
儒詩書之外亦不能有他圖也居無何起為月泉書
院山長棲生士子接其風猷無不已踐履實學相勸
勉至正辛丑以薦者擢授中順大夫淮南江北等處
行中書省儒學提舉然時事已不靖無可行其志乃
携從子溫浮海至中州欲與豪傑交而卒無所遇遂
南還四明四明多佳山水者儒故老往往流寓于兹
先生每相與宴集為樂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以
為有黍離麥秀之遺音焉
國朝洪武壬戌以禮幣徵先生至
京師即日
召見試文辭若干篇

命大官予膳留會同館名公鉅卿見無虛日其或以
師禮事之既而
上欲用先生先生以老病固辭頗忤
旨待罪久之一日感微疾即爲書謝諸親舊猶拳拳
以忠孝大節為語迨疾亟召樂謂曰吾罪戾本深賴
聖恩寬貸獲保首領以死念無報効汝等幸自勉以
盡前人之譽乃為賢子孫耳語畢遂端坐卒于寓舍
實癸亥四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七樂以道遠不
克扶櫬南還乃擇地火化奉其骨而歸以是年十一
月十五日葬于縣南嘉興鄉西山之原配趙氏故宋
宗室梅石處士必俊之女有賢德先公八年卒至是
合窆焉子男二人長樸本縣儒學訓導後十三年卒
次即樂今為本縣醫學訓科女二長適張瑛次適倪
佐孫男八孫女三先生神氣爽朗美鬚髯不妄喜怒

終日危坐無惰容與人言必吐露情實善誘掖後進
嘗以所居在九靈山晚年自號九靈山人故學者咸
以九靈先生称之所著述有和陶詩一卷九靈山房
集三十卷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藏于家嗚呼先生以
盛年遭世多故晚遇
聖朝而進於老病故終身莫克伸其志然志雖不伸
一時而文章之鏗鏘炳燿所以光前啓後武緯持
斯文而振其遺緒者固自足伸於永久也銘曰
身之躓也時則已非時之違也身則已衰韜英斂華
大昌厥後銘雖不獲應卯廟而亦有足樂於山巔水
涯嗚呼先生之高也豈後人而無知
文淵閣修書官修職御本醫院御醫門生趙友同撰

九靈山房集卷之三十終

右九靈山房集凡三十卷吾曾外祖提學公之所作外祖司訓公吾先人純素處士之所編校者也其遺稾藏于家久矣昔先人莅宣德中俾統洎二弟綖縛師事暨陽姻友公壽倪先生而受業焉先人與先生平居交誼甚篤因懼遺稾馴致散失乃出而示之相與議及鋟梓傳世未幾吾長兄統次兄紡不幸遽卒於前先人繇是顧莫之遂竟齎志以歿不肖孤紘等追憶遺訓在耳耿耿不忘比於去載冬獲會諸親舊謀勒先人墓誌銘昭示貞石而先生復申前議將成厥美紘等幸賴遺德餘慶勉世其業用敢謹於正統甲子仲春倩摹工鋟梓今工既訖嗚呼庶幾始克少償先人夙志抑亦上纘前人之懿緒下詒後裔之微謨云集外有和陶集一卷刊版翰林行世惟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其同門友宋太史景濂公詳爲之序惜未暇刊耳正統十年歲次乙丑夏六月望前一日從曾孫紘拜手謹識

九靈山房集序

士未嘗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有可用之材當可爲之時大之推德澤於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施一州盡其心力於職業之中固不暇爲文然其名亦不待文而後傳也至於時窮不偶略無所見於世頗自意世之人既不我知則寓其志慮於文字之間上以私託於古之賢人下以待來世之君子焉乎是豈其得已哉此余於浦陽戴先生而有感者也先生異時在承平之世從鄉郡大儒待制柳公貫侍講黃公溍遊後偉秀穎軒然時輩中已有文名然志在用世未暇切切於此也及事與志乖所如多不合知其無所就功名遂抑情遁迹盤桓乎山顛海澨訪羽人

糅子而與之居益肆力於文允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羈人猶士之遺跡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清深雅潔往往無媿於古之能言者雖其用意精絶而先生之窮不幸亦至矣然世之得所願欲食祿據位者何限求其勲業則未之有聞問其同時之

人已不識其姓名者有矣彼雖幸未必非不幸而先生之窮庸知非幸哉先生之子禮輯錄成帙辱以相示余非能知先生者然亦有志於斯事故附私說于後使觀先生之文幸者可以自省而不幸者益以有發也前太子正字奉議大夫晋府左長史四明桂彥良叙

題九靈山房集

文未有古今也惟用心於文而致其精者能然其可往而雖今之學者數為之論設吾生於是惡莫惡於其而好務雖自以為古文而卒至於古如也不之存種而奪家集友楊君伯謨於戴先生昧斯證是文學異修而自以精當可徵乎學友於操

能不朽而宗之如此况以文章
名當世者哉能使其宗之如此先生雖
非先生孰能文嘉禾孰嘉年壹
而為序之洪武十二年十月既
望前翰林學士承旨嘉
議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
同門友金華宋濂書

玉山璞稿二卷

（元）顧瑛撰

清鈔本

玉山璞藁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顧瑛撰。瑛一名阿瑛，又名德輝，字仲瑛，崑山人。少輕財結客，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與天下勝流相唱和。舉茂才，署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年四十，即以家產盡付其子元臣，卜築玉山草堂，池館聲伎圖畫器玩甲於江左，風流文采傾動一時。後元臣仕為水軍副都萬戶。元亡，隨例徙臨濠，瑛亦偕往，洪武二年卒。嘗自題其畫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些時豪俠輿，五陵衣馬洛陽街。紀其實也。明史文苑傳附載陶宗儀傳末。楊循吉蘇談曰：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不逮諸客，而詞語流麗，亦時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非獨以財故也。今觀所作，雖生當元季正詩格綺靡之時，未能自拔於流俗，而清麗芊綿，出入於溫岐、李賀閒，亦復自饒高韻，未可概以詩餘斥之。集末附步虛詞四首，體摹眞誥。又小詞二首，文二篇，拜石壇記頗疎峭，玉鸞一傳，為楊維楨得鸞而作，摹擬毛穎、革華，則不免陳因窠臼矣。

顧仲瑛小傳

顧瑛字仲瑛一字阿瑛後以字行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自好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才情敏贍雅善詩輒成篇尤善購古書名畫彝鼎秘玩築別業於茜溪之西曰玉山佳處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之長方外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輩人一時名士咸至其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暨凡餼館聲伎並冠絕一時而風流文雅著稱東南者會兵興辟行省為官不就已至正間再辟又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強以官乃去隱於嘉興之合溪及母喪歸遂閱釋氏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問綢繆從事五陵游馬洛陽街後洪武初以子元臣恩封錢塘縣男未幾隨子遷徙濠卒所著詩曰玉山璞稿草堂雅詠刻梓曰草堂名勝集又刻交遊詩公詩自經揚稿而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

玉山佳處勝蹟

顧仲瑛宅[illegible]溪之上為門池別墅治屋廬其中玉山之前有釣月軒芝雲堂[illegible]名之東有[illegible]曰可詩齋有舍曰讀書[illegible]石為山而亭其上曰種玉山之上曰小蓬萊山房之[illegible]

[illegible]

影綠波動[illegible]若有物而走[illegible]其名曰書畫舫舫之舫謂玉山而北有春池草池中界三峯池上有秋華亭亭與山東偏曲水環繞楊柳偏植曰柳塘春東有隙地仲瑛築室于上環引溪流紫綬如帶而植林竹排翠羽抱映扣舷漁歌野唱定在蒼雲間故名曰野航[illegible]曰漁莊臨池軒曰金粟影亭植丹桂芙蓉後[illegible]以其地築壽藏易名曰金粟塚旁有[illegible]石不能具述姑而名之曰玉山佳處未幾而有兵士[illegible]及時與楊遷流離勝處漸成瓦礫越今四百年欲求其[illegible]何在[illegible]嗟夫草中英予每過此不勝太息長嘆惟

玉山之名傳之已乘載之以碑而已興廢存亡今古皆然豈特
玉山佳處然哉

玉山佳處圖

玉山璞稿卷一

玉山顧　瑛　著

至正八年戊子上巳日與楊鐵崖飲于書畫舫侍姬素雲
行酒予酒酣與聯句畢鐵崖更與奏鐵龍之笛復令素
雲行酒余口占云鐵笛一聲吹裂鐵崖擊節定成一
詩云黃公壚西送故人坐客各以此詩句拆韻成
明月鐵笛一聲傳書素雲題詩何以答依文有問辭
風文人生嘉會不可逢何況市中醉眠仗倩予次韻
春水青天如屋裏船頭吹笛獨明月拜刀落手斫玉斗碎家分
香滿紫雲上客日傳舍帖子美人夜以錦廻文高堂卧晚旎
月背信東家賦有岐

堯文三謝邊訪賊別當聚觸冠醉負人

草堂五月少人過門巷春泥奈雨何滿樹琵琶一階芳
草蝶行多用思詩吟梁父却笑蘇秦漫踏夜我白八年無門
鬢從今也分鏡治晴

又

憶昨相逢及笑語頭領良宵如許分明赤壁三更夢相迴桃
花一樹春風老為思挹馬張君江下何樓人黃公壚畔三株
樹留得春晴拆柳巾

次韻觀呂之什

水如天屋出湖分合入長溪且到門莫杜桑麻元兩曲朱陳雞
犬却通村狀羊鳴處中泛剩有紛笆絕貧持那日煩君來闈
賞偏取一杯梅枝

七月既望與客泛舟于溪中有果既醉其酒得詩時客
游是日過月出林樹間秋氣相新鮮分韻得詩年
玉山草堂秋七月既望客泛出林間清涼入扁舟幽花
夜色今山谷樹水飄山間影落白玉之文字待客休解別
正好深杯與卧停

次楊鐵崖贈張叔厚所作玉山雅集圖韻

詩人行句通呼為客子長吟泛小船老眼看花起春娘舞折聽
雨艸不快清歌舞按紅妝以外門伴伊金叫擣絲網共何千日
酒中童郎拋玉杯

宋凡駕海同送衛東副元帥錢住公歸鎮

是年濟東南的米由海扺京速至正八年春海寇暴作
蘇松告變鎖住公為浙東副元帥承命統兵由桃花口
入竹樹故行大洋中兵艘相聚一賊艘遇海寇皆先從

他塽凡三月撰既夲事公乃由幻泉港取道皓鎮飲
酒於玉山草堂匡廬于京既為之序而能言之士復為
歌詩以美之
聖神開天撫八方奄一寰載包洪荒五雲樓閣天中央萬國玉
帛朝明光津梁可通海可航東吳寧親來錦裘咄哉餓悍空倀
倀晚蜂起舞彷佯泊江渡湖魚龍蛇走常頸頭側行探扶桑持排
鐵馬東海洋洪濤海嶽打低昂天兵先驅萬鬼犴雲阹萬鉄從
騰驤彎弓上射星雲光剝火洪水百怪蒸鯨鯢遊遨日月明佳
息干戈嵗兊豐野人拜擬杖壽觴願公長年樂而康願公垂卯
居廟堂坐使聖世登虞唐功名竹帛争煌煌赤松之子同翱翔
拜石壇
瑛得東城巷假山石有蘇子瞻題識打飯作書之而拜
題名而去因名
好事久佁無米顛清泉白石亦淒然快哉亭下仙友拜到丹丘
三百年
金粟影
飛軒四撒芙蓉清鑑水幽花月中吐天氣收收吹古香清宵冷
冷漏歇園金粟萬丈手可攀居然夢游清虛府夏中擣藥玉兔
愁樹下乘雲采娥掖瑤披玉宇千嬋娟中有癯仙淡月宇閑我
西河落風月何似東華軟塵土寒光倒落影娥池的礫明珠承
翠羽但見山河影動搖獨有青輝映今古覺來作詩思茫然秋
粟露〻下如雨
姿沃舟中卸事次香奩韻
夏洞不沒白鴉沙船頭雨〻生起三花為向船頭買美酒恰如天
上泛浮槎雪浪千頃〻玉手冰分五色明日山中有餘
雨共將詩句寄丹霞
原倡附
六月撐塘水浸沙清明風起亂將花隱閒對楊瑣更燭喜共臨
風行泛揚瑤送白蓮狂客酒力分紅玉故侯瓜草堂雅處只尺
許梅竹清陰生晚霞
秦淮泛舟過繍湖向夕未歸予與桂天香坐芝雲堂以
竹之堂陰枇杷始華爛爛如雲乃攜席樹底據磐石相
與笑拱遂脫其朱絲囊而罷於是小蛸桃執文犀觴起
勺金縷衣東風到琴予亦嘗古院嗟（子雞切椒口也）酒忌歡而
天香憮〻有淒然之態俄而淮海歸且示以舟中所咏
予用韻以紀興事云

玉手同郎、於溪寶石床按之奏琴存桃杷苞荊如雪白柳梢葉
落帶烟香垂月夜歌夫玉女不堪坡楚怨相思兩對燭光深
夜細雨小興生翠屏
錦堂和護薛蘋
嘹嘹雞鳴桑樹前江村風景只依然人行紅葉黄花裏雁過西
風落日邊南市津頭沽酒市東湖渡口有漁船北山[illegible]秋偏
静倚竹蒲團枕石眠
賡倡詩
[illegible]一司上玉山[illegible]此日[illegible]之一林[illegible]渺沒
萬頃白鷗遊村春戰笑雲連屋漁笛夷歌月滿船歸棹紛紛
到溪上人家燈火未成眠
三月三日楊鐵崖周敬飲于書畫舫侍姬素雲行拂于酒
送成就句如左
作燧予奏水於亭之西壁畫桃花溪水之湄以縱孔
筌衣枝花搖曳狀似艤艇其汛影照波動搖若有然而
走予揚處夫等吹鐵篴其中客和小海之歌不異扣舷
者之為中無他物惟琴書硯多者書與漢耳是以末
者氏所名書畫舫云之云

蛾眉上客[illegible]、冷淡佳人上水船[illegible]瓶中排茶酒香赤
珠簾內坐由樓時開香燭沾花地香深吹桃花脫帽簪寶帶圍
腰星萬點小黃柑傳柑玉箋尖平分好句才無方 傾百許深杯
今不成書出於燈光[illegible]詩成於錦翻才奮舞修脫初拏
硯頂吐[illegible]是鋪揚州人枝星收易酒[illegible]如錦水波重添
勸君更[illegible]放春[illegible]
次韻[illegible]
扁舟忽過溪頭[illegible]西江三尺水吉香山
寺北[illegible]村[illegible]水明好詩黄花同一
醉較句時[illegible]如意
又
秋光風月[illegible]屋前風庭吹葉[illegible]清詩世
東[illegible]于[illegible]半夜[illegible]枕上聞[illegible]定
庭[illegible]
至正十年庚寅五月望于彥成元鎮師訪公飲散步以烱
[illegible]流水漏書亭分賦得浣字
幽人雅愛玉山好背竹清[illegible]一庭空[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絕

其題曰[illegible]欲飛湯休

至正庚寅七月五日吳水西携[illegible]兩[illegible]山東涧

下婁江過界溪詩來謁玉山主人命騎[illegible]

翫芝雲堂時雲氣一收月在林樹間以風林纖月落分

韻得落字

芝雲堂清飲夜[illegible]久[illegible]龍[illegible]大河[illegible]

樹[illegible]余[illegible]多[illegible]分[illegible]

集詩成之[illegible]夫[illegible]

至正十年七月六日[illegible]東山[illegible]上[illegible]

娛翔坐庭中時夜將半秋[illegible]風在竹樹間曲水當帶

山石下泉漱漱間不俗欲安凡人世聞因以天上秋期

近分韻得秋字

開宴秋華學子上侍者纖女牽牛星樣白吟連雲渡河漢無碍

昔月流取酒不辭良夜飲遊歡猶似少年遊分曹侍酒詩為令

狎坐情花手作[illegible]抑腰和影夜更[illegible]驚舌弄奏奇合[illegible]

落仙人掌錦瑟聲傳當芳[illegible]知郎是[illegible]芙蓉[illegible]恨不勝

秋紫綾花下風激動重[illegible]移持酒杯留

至正十年秋七月十有三日起文高[illegible]生[illegible]始蘇汎舟携

酒[illegible]玉山[illegible]亭于匡山[illegible]龍門相與

飲集[illegible]酒半[illegible]分[illegible]田日暖玉生烟為韻

得[illegible]字

南宮[illegible]在玉山南竹色[illegible]積[illegible]之雲作嵩[illegible]先生珠

樹玉如[illegible]花羽使時有翔鳥月中驚客至酒醒聊劇

飲[illegible]行採良侍纖手[illegible]分韻選將字採佛印

因知元[illegible]文[illegible]三[illegible]三生約且[illegible]山中十

日[illegible]而同[illegible]

古心[illegible]自可人是[illegible]

至正十年庚寅秋七月二十有一日吳僧[illegible]無言過訪時

道[illegible]鄭明德[illegible]手[illegible]先在[illegible]相與[illegible]詠于芝雲堂

酒半分水[illegible]清秋為韻得秋字

郭[illegible]于[illegible]本[illegible]好[illegible]有名僧似[illegible]味[illegible]上[illegible]肥[illegible]中酒

熟[illegible]合泉秋露凝[illegible]玉[illegible]更向飛樓晴棋

梨[illegible]得未全[illegible]

夜[illegible]二[illegible]次[illegible]韻

水[illegible]沙又[illegible]春浮大[illegible]

樹[illegible]一林江[illegible]花[illegible]詩句生枯

吻指點銀瓶索煮茶

至正庚寅七月十一日雨過芙蓉始華數花翡翠飛擲拟
明漁童舉網得二尺鱗於是與濟龍門于匡廬飲於漁
庄樂甚以鮮釣鱸有幾人分平聲韻賦詩得人字

芙蓉始華秋水新小莊落日酒相親漁童集青鮮歌舞余夜
床邀主賓龍門山人碧玉塵今番外史白綸巾草吳鱸憐我所
愛吟對西風懷遠人

九月七日復遊寒泉登南峰有懷龍門宗書

春遊憶得到寒泉正值鸞花迫禁烟楊柳樓中金錯落琵琶船
裏玉嬋娟潘郎別去渾多病道士重來足有緣今日登高能作
賦雲臺不見使人憐

又

又向江頭載夕暉娟懷無聊世相違客中重九何須見眼底故
人今日稍過來黃花千莖發輕霜蒙鬢雨發肥秋江更待潑如
練笑摔中流緩緩歸

琦龍門過予芙蓉渚次琦公韻

去歲一春同作客今春相見各身閑亭開翠柳紅桃外魚躍綠
波芳草間自笑淵明居栗里也須惠遠入廬山何當共泛江下

釣坐向船頭語入選

至正辛卯中秋沈自誠琦龍門集于湖山樓有懷于彥文
以雲漢無纖翳轉玉盤分賦得盤字

樓林坐待月華闌水氣浮空夜氣清蜃闕珠宮寒作市銀盤玉
露靜無聲芳醪吸飲中分彩鳳雙吹樹底笙不見山陰狂道
士樹思只在越王城

七月十五元璞沈自誠會吳江余高起文先生玉山隱居
坐湖山樓上時城有淺卯修句成足律于立書

樓倚湖秋夜氣高晴潮百里見秋毫風行綠野翻晴浪雨
到青林起暮濤幾樹好花開別岸一雙飛鳥起輕舠龍門今
日吳江去高會有新詩寄吾曹

鄭明德過訪川上延襲夜酌于書畫舫以春水船如天上
坐老花似霧中看平字為韻賦得如字

為人性癖愛幽居結得幽居畫舫如沙嘴映風開幔入簾牙晴
日落紋寶用以自有似人酒氣最能參是香車沒淵硬突因章人
若蒼水舟發為又漁來願疑好一犬從西郭老窮愁卻著書爐篆
寶香黃鳥轉硯泓春水滴蟾蜍紙浮玉色供臨搨月吐虹光照
卷舒許結老年三絕社須君好事為歸與

戲答熊夢祥

秋水藍橋一尺強愁開玉枰擁宜霜東林老子烏紗側西郭佳
人翠袖長古寺竹深禪榻靜時窗花落硯池香雨風鶴背三更
夢笑倚瓊花作醉鄉

舟中作

自愛玉山書畫舟雨風百丈下江頭出門已是三十日到家恰
遇重九天青山白水無停棹竹石松杉攸得近川海不似沈
靜綠軒草堂松菊秋

五月三日飲客于漁莊之上是夕宿客院次韻為漁莊

伯融淮海秦文仲張璵啜茗于可詩齋以杜工部已公
茅屋下可以賦新詩平聲字分韻用各口占一律以紀
歲月得公字

西溪之西有屋有逕疑與桃源通一閣雪屋竹更百種風
磴青雲中避地卜居擬杜老皓首賦詩懷已公留君更住十數
日莫對錦瑤嗟轉蓬

七月九日復飲秋華亭上天香袭人幽花倚石時餘亦亂
琴與簫笙合曲度花起舞蘭陵美人度觞與騎龍門行
酒余為作詩以紀良會就次匡山龍門同韻

又

又喜秋華亭子上，來山秋氣正清妍，綠苔不須掃，石上幽
花自可憐，越國女兒嬌娜娜，蘭陵酒色淨娟娟，深杯滿酌有清香
在，留待瑤笙月下傳

為石答復題李龍眠所畫芙蓉花鵝鴨兒圖

洞庭湖中水初落，越女唱歌過女蕩，沙上雙鳬忽驚起，蕩入花頭
葉底秋汀

題馬公振西湖竹月圖為文淵出賦次秦文仲韻

清露逗琴書怅怅，折得紅男思不勝，不歸卷半車過湖逢夢蹊春
雨過汀洲

又

瀟湘江頭秋水闊，吳興城裏月波明，為君試作參差玉，吹徹鈞
天廣樂聲

芝秀軒以雙白鵝寵貽余作詩以謝之次秦文仲韻芝秀
軒主人姓曹名昶
人姓烏
名昶也

雙翁仰面聽白鶴，聲聲野鶴嗚嗚，風塵遠頻芝軒雙鵝老獨寄草
堂庭絕人跡，樹花開，白石下潭水淨照，青春已曾馳仰吾所
愛，復放余鵝相亂

湖州東歸即事

郭外青山兩岸分桃花流水帶漁村紫霞仙子坐船上吹笛春

風吹白雲

遊弁山題李雲山野杜鵑花

山花開滿枝遊子[illegible]心歸來東風泣血猩紅吹作杜鵑花

用楊鐵崖新居書畫亭韻

屋裏青山和雲[illegible] 波

多謝[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明月[illegible]西湖

夜静聽竹枝[illegible]歌

楊柳[illegible] 滿城江水流 落花[illegible]度

曲屏幽幽客來[illegible]三尺[illegible]一[illegible]所

愛浮玉山前看釣舟

送趙季文之湖州知事

吳興從事之官去卷畫清溪行棹歌夜雨[illegible]春[illegible]

下白鷗波

又

[illegible]

李道知何

和新安張[illegible]

窮地生春[illegible]山[illegible]分得[illegible]

中别有春

次式[illegible]上梅[illegible]

清波[illegible]中天玉 春迎 [illegible]

淡天[illegible] [illegible]王母欲來青[illegible]

下[illegible]

沈孝子行送齋師沈伯新

古[illegible]

以[illegible]天[illegible]

傳[illegible]

和陳敬仲[illegible]

天[illegible]六月[illegible]歸來[illegible]不知

[illegible]

題[illegible]雲軒

春[illegible]

[illegible]

毛水[illegible]山[illegible]人[illegible]前村後村

柎如叢椒花未發迎風低昂兩兩繡簾無限驚墨浩浩向何栽
請君勸師一杯酒更得白雲深處下住

玉簫譜

楊廉夫昔有二鐵笛字鐵龍鐵鳳得金王翁一枚字玉簫
以配鐵龍素蟬夫世書奏雲玉簫譜志於自天啟正甲
午三月既望吳江於柳塘春
七寶中度曲三十小白為細樓尾於廣陵
秋月白代毛脫骨中一沉流道
上有逢七星子舞妃玉求之更詞得仙家
別鶴箏吹落花與余東再往洞仙們楊鐵翁前洞庭漫鐵龍
雌龍入海去不返難能醉林宮宮中夜夜啼雨幽咽悲
啼作人語嫋嫋孱顏漾玉鳳搞拌情之為嬌
嬌奔刀剪紙招鸞鶴之來兮洞府把席春鐵仙
翁笑拍手左璞璞右抑抑璞璞細解抑抑歌起三進酒
畫中龜甲屏風凝暖春雲漫大航酒
頭花神紅鸞分弄竹君山月大江秋波
姑星須覺玉不可再和大平曲大平曲斷
惡續一部一拍八風谷能令生五穀

時楊名鐵玉引與仲瑛作相引
起從句八句中未八句未知孰是

題東山圖

江左風流第一人東山日當時不為蒼生起司馬山
河山白雲
天付鼓角聲
何文哲

少把酒吟詩好鳴倒

送打子庭歸四明用彥成韻

江上送君歸故鄉江風吹春細酒香大坡芳
草煙山入綠水行遙鐘聲到書
枕

十月二日過綠波用陸良貴韻

軒外白鶴走少上聽黃
鸝他時共幽
隱坐占此山壽樹

寄題許籌山聽松軒

何時種松子于今數千尺真人守視中晏坐深息〻清風若水
流行住本無跡天籟生虛空還向空中寂

題錢景　明德軒

中天樓閣鬱嵯峨之一有軒窗傍水阿列子御風從此去陽房學
褒乃時來夜深龍起千山雨池中蛙鳴萬壑雷我亦清秋望瀛
海鳳鸞歲月遲遲否
海虞山人綴敍其為吾竹之之懸别後之... 後
舊星散得一有相見瞬如隔世遂邀次孫夫子共天乎

范君本彭城錢好學營城趙善長扶風馬孟昭聚首可
詩稱內諸公亦樂就飲或携肴或挈果共成真率之會
由是皆盡歡飲酣各賦詩以紀走筆而就與有未盡者
復之酬唱以樂永夜予以詩先成扠正俾予叙數語于
篇首緬思作大陽江近在百里今夕之會誠不易得況
後會無期乎吴宮花草委江風月今皆走麋鹿于碟場
矣橘吾草堂宛在溪上予雖衰髪尚能與諸公觴咏共
不失忘此身于干戈之世豈非夢遊于已公之茅屋乎
善長東作圖于卷予索孟昭楷書以識時丙申歲巳亥

日齋之主人顧瑛叙而復賦詩曰

梧桐葉大午陰垂展席臨風晚相宜客自遠方來不易月從大
海上應遲王猷愛竹非無定山簡觀魚別有池洗盞政當傾契
濶醉行毋惜重題詩

和楊廉夫花遊曲

至正戊子春三月携鐵崖廉夫同茅山老仙烟雨中遊石湖
諸山老仙為妓者璚英賦點絳唇詞已而午霽登湖上
山歇寶積寺璚英折碧桃花下山廉夫為璚英賦花遊
曲余和之時虞丘袁華秦約適座于立屬和此詞皆為

廉夫所賦

真娘墓下花漠漠碧箭小鳥啼春風蘭舟搖〻落花裏唱徹吳
歌弄吳水十三女子楊柳門青絲盤髻雙金裙折花專眼一回
步蛺蝶覺飛上春落老仙醉弄鐵笛來璚花起作回風杯與酣
飲吸瑪瑙碗立按鳴箏促象板年光小落行春雨碧桃花下題
新題西家忽遣青鳥使致書殷勤招三四當筵奪得鳳頭釵大
寫仙人蹋雲篇

顧瑛

三月十日春濛〻偕江風雨濕東風美人盈〻烟雨裡唱徹

吳娟與吳〻〻天虹女兒高門千戶穿消海霞裙美人凌空
躡飛步〻山前小亭薺華上老仙海上來五湖吐納掌中杯
寶山枯禪開茗椀木鯨吼罷僧房板老仙醉筆石闌西一片
飛花落粉題蓬萊宮中花報使花信明朝二十四老仙更試
蜀麻牋寫畫春愁子夜曲

分得一樽酒送朱良元之盱州同知

前有一樽酒後有一樽酒〻〻言清替之食汲忽〻淺酒雨度後
風雨酒特勸君為言將離別明日到盱州望月樽中物丈夫多
慷慨不為兒女滿座人淚有信應見月團團陸樽木門外行〻
度淮水君恩如水深客行殊未已

自題小像

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
一作裘
馬洛陽街

玉山璞稿

玉山顧瑛

春暮有懷瑞龍門衆星于淮虜袁子英春草池綠波亭上作

綠波亭上風光好水符萬箭夜雞生出林擲花作團去放子鯉
魚入浪行美人天上下新裝春事偏都生處情月滿與君洗大
白酒消百愁相對行〻
滿蒙起不及何花露當在當戶門外軍府事二月廿三日
以後在治軍府前將〻上下符口占奉呈

無須將軍虎豹頭去年殺賊下三關半端草檄千釣力馬上開
弓一石彊定賞名標升凡處論功身在紫微班今看耀武回滄
海口〻從軍奏凱還

張仲舉待制以京中海上口號十絕附郎九成見寄瑛以

吳下時事復韻答之

估販年來不足活使勞趾跡走通衢祇緣盡要新交鈔除却天
都到處無

昔無新軍試未真閒街作隊動生嗔當支爛鈔難行使強買鹽
糧更打人

白甚殺風海上號水軍三萬晝夜濤中生不辟吞軍意適向船
頭着戰袍
官鼓鼕鼕殺三更船頭風浪晝乎不知海若緣何事一夜顛
狂直到明
水　吳地漢水東來成黑霧滿屋空腥風怪雨重衾底化作黃
蚪不定蝗
莫辭黃[illegible]死無聲且隨汁流流　春至河南食[illegible][illegible]萬語更
青州瑞收
紅纓油拄去復來長身碧眼更頭頭口傳僕非軍道急一日能
無一百迴
蔡得吳城易得僕軍軍風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思昨行高樓為係
城柒帶來
紅纓白帽細鞍鶴鐵甲金戈刺前都義士一千也海上日夜供
米又供錢
和糴糴船去若飛官船來帶又來[illegible]歸用錢明米[illegible]加七納戶自
题可浩衣
　宮[illegible]催美山東趙公所[illegible]也公以江西行省[illegible]技宮來浙
　右諸米十萬石[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宮于宮[illegible]公一無所[illegible]

　而宮亦不分而[illegible][illegible]不才[illegible]做白居易體作是謠使
　吳民歌以侑其行云
官糴[illegible][illegible]攝吳之民日逃逃去年今年來侍郎六六月
生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紛共攻刑今年十萬上宮倉朝朝十萬就船出入
小斛出大斛[illegible]吏[illegible]百出那可當[illegible]後索物忍[illegible]屁骨吃血
如[illegible]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溶溶恩使我民渾厭映
耳[illegible]之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民[illegible]歲山東趙公來
南昌南昌赦我如大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苦守死當舍報愛
民[illegible]如[illegible]手[illegible]公[illegible]得之夜乘舡緣江遠戢
戢[illegible][illegible]而首春段[illegible]我公[illegible]一石[illegible]百發百中減始信
信道十日[illegible][illegible]不移丈下宮坊[illegible]民間自作前指廉勞
衆[illegible]其價十萬月[illegible]不僞千[illegible]萬斛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分兩
網南風開船若雁行[illegible]數聲鼓鼓六月牽江過郝[illegible]新米
未[illegible]江西之民無[illegible]宮糴[illegible]宮糴糴粒粒盡是民脂
彷天子[illegible][illegible]白玉[illegible]打君[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衣來收列兩廂天門
九重深深[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日月光[illegible][illegible]奏劄在
前公以公[illegible]為[illegible]吳之民日安康宮糴糴宮糴糴[illegible]
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年五丁未[illegible][illegible]得風[illegible]靜

四方羊腸蜀道成康莊今東所至皆盡王臣天之民樂而昌天
子聖壽無疆萬年千載不用羅宮禱

三月廿三日侍董大參泛海早發潞書

檄下儘打發船頭八到末海定初日出風色大好開船上旅前
列行生不後齊勿在兆前杜立依到是帘

是夜同宿海口寺中董大參命以口號記

夜半分明望海頭千帆齊發入滄洲誰能似得三山從此去在歸
幾萬重秋六師移文望風請纓分樹營中流田萬里見辰星
近十日程抵達帝州

題琴川趙寶甫茶南庭別

紫荊樹下荼花好一朵美人合歡巾芳姿井川京橋箭筈天機下
緩纖腰為情荒迷秦島堂紫燕嬌憨還聞半面粧喚取桃根與桃
葉蹋歌進得許桃俏

題泳山蕭寺圖

淨淨古寺山中央跡是梁朝之古場九百年殘劫火九萬間今
猶門空煙拂鈴風前作人語天花飛墜生空香青鞋布襪君可
到遲上翠微尋竹房

題宋人蘭畫設色仙山樓閣

宜知天台有神遊之所行蓋乏至樂此處有人言未有歸來無
蹤是年半分明只我直至同採藥方壺歸　洞天招仙山作同
書題花林外不勝秋

題龍門草堂圖歸東王仲文

龍門山人如已八十等遊樂清溪同不知白衣青雞子無乃王
山之老前輩人已老未及山中樹山枝頭虹月道城中王谷
事之才於齊等淡忠

題元趙雍松竹月下圖山中王子見者稱之為題忌許
于上六題以云

山人自是山中客結屋幾溪深百尺樹花委地曉風清竹尹道
插新雨初來滿床寧作俗牛角漢書細目讀尊時有巴公
吟松窗每得陳蕃榻罕之不作勞神文明月夜夜梁溪瀾壽閣
照尔支汽宗石碧翠竹如其皆生羅那知今有幾門契九条相
對詩我才獨小不成邦作詩或倚嵇康撫龍門一別去十年客
中又見秋風前滿洲歌湖欲問何好寄緣山深處泉

題秋江釣魚圖

我是吳江上翁翁八月秋盡山當蘆尾各葉下船頭風起青樹
渚沙分白鷺洲釣竿如可得乘我一莘裳

次琦龍門過偎傌湖詩韻

秋波無肉淨且空書槳擇淺淺漁童解沙際竹見湖曲落日青
山如削中鷄鳥翻迴蓮葉浦菱歌忽起蘆花風何時磯頭整暮
雨茶寫筆床稱老翁

送金文中常熟州吏滿陞廣司奏差

言偃祠前落木秋滄浪浸又上行舟盡言能吏公期滿又喜英
才水部收書皇岸頭臨布穀黃梅雨裏呼鉤軒農災除此悲如
纖秦之承頒讀得不

送琦歸員

不數仙家設擣功數行指底摘蟾宮道知大地山河影已在庭
犧一畫中

題曲江宮殿圖

千門宮殿聳嵯峨待詔佳人翠書蛾江水江花流不盡斷腸元
在馬嵬坡

題仙山便面

仙山疊疊下韓東半入青雲半入空記得王維背上相看多
在月明中

寫山居圖後

我愛山居人青山在戀牖刺耕擺上田春飲床頭酒門無索租
吏座有搢紳友不知畫中山肯得我儂否

琦龍門與王仲立遊玉峯慧聚寺龍門作排律一首以紀

同寄草堂求瑛次韻

股座古殿當滄江中有古佛來何處山靈運石劉君伏老禪呪
水神龍降令令雲下步擡寶蚁寶香圓瓔珞幢竹笛出墻雲結
戶松光夾岸石為虹道從幽徑千疊金碧參差約入空我皆
馬雲虹結隙君令非燕時八十餘年清音鼓三更報月落晨鐘半
夜撞不及布未到郵驛過行歌待整戍樓樓淳于夢裡空為國曹
郵詩中不足邦歸去丈兩亭子上閑聽白旋鶴還復

題徐德公惡挾彈小像

蜂鼓裁奉服行縣白雨外手中公須手切勿打老鴉

同龍溪上堂詞

留客茶床下睇詩石當迎呼童拾松子同煮白雲泉

客行命題任月山五馬圖

月山道人寫唐馬筆力至今無與下此圖五馬更為妙巧為月
山居士寫居士平生好奇古技老讀書深閉戶客來展卷閑推
奇風人不且次韻語歎謂大庚天風中剖廷不用凌烟功中使

傳宣丁五定一郎並入連呂字嬰九棧下仁開平妃子交觴對
花劍五家沈醉夜歸來夫人翟閣爭馳逐司宮宰遊月明中汗
清添血再生風當時酬偶落人世至粉今畏傳道疑君不見唐
太宗坐下六馬今真能昭陵鐫刻照落日千秋萬歲垂無窮

鐃歌十章并小序送董恭政

至正十有二年狂寇擾川陝紅帕首者動十萬所在蠭起當平
董公恭政江浙行省由淮西率兵復杭城平諸屬邑戰昱嶺
殲群醜十四年奉詔開水軍都府于　奏上公知師事平海
寇也是年夏復詔公相參院將大用矣海陬嶺生發投鼓吹
鐃歌十曲謹書隆茂宗播傳弗與前書黃帝兵符同從以寓
頌美之萬一云

克淮西言公恭賊犯淮西公率兵搏戰所向克捷迺召師
復杭城并屬邑也第一

克淮西　霆越陳陣火烈烈介士奮道賊滅杭城屹長江概
將用良兵用復越用攻胡子漢用府的奴偏有永斯而世垂勳
業

入昌化言既定杭城復昌化殲群寇還於中書也第二

入昌化群蠻嗥猖獗獗鼓逢逢凱歌還民樂康走馬報入中書
堂

克復于潛收泉　我師內未集公　許自　新賊狂殺持兩
言公叁邑急率甲兵起泉賊衆也第三

克復于潛杜宗餘紛紛幾為尔占短兵相接奇兵還擊其急兮
猕之武功烈烈民物悅茲言尔弦正鼓餘樂吾土永永年

定安吉戰千戮軍刻期　公令急除投石發矢載莫能
文定吉十里傳以西遂之定安吉也第四

定安吉勍賊雲市肆不易足不動其鼓難致太平亦未數蔑
然銘

攻昱嶺賊收殘衆復集于攻昱嶺公法八陣圖為長陣
亘百里遂殲群賊也第五

攻昱嶺扇三關何如小子肆兇奸公赫斯怒八陣煩天衝地軸
居兩間白叉霜積火訴朱殷有八戰戰群蠻龍凖來電旋班憑
閑覽呼嗚人我公畀我公其還四海永無患

水軍開　海寇　肆暴焚城邑妙擇道帝命開水軍府公
領師三節月而功成海宇乂寧也第六

帝命開大府軍容若雷霆揚旌海中流蛟蜃潛海限萬弩洪濤
平金戈白日同月鮮萬艘飛地龍之精洋洋大東海下視不

凰所成功兩朞月內詔從天來行人無遠留安得王業恢君王
壽萬歲我公位三台
廵大洋告公開府臯水軍濯武海洋清風迅發千艘並氣
鯨鯢遠遁不十日振京師也第七
廵大洋襲狹桑雪天火炎折鼠列缺[illegible]海吞[illegible]萬夫[illegible]千
艘發不十日達帝京[illegible]汝功不[illegible]所請四方
駐海[illegible]年[illegible]公發令驛諸海外民
情大悅祠以祀公也第八
驟海[illegible]民群[illegible]更不敢[illegible]公[illegible]精心令申[illegible]民
忻忻請罪乞自新公威以武海之仁奚民尸祝報德無有垠
海之平賊陸海[illegible]掠[illegible]水軍滿之沉其舟尸諸市海
以寧也第九
海之平海以寧[illegible]長曰[illegible]不敢
我公開府告公威[illegible]水洗甲兵
趨入朝[illegible]大用也第十
趨入朝四牡騑騑赤舄几几帝曰俞安汝止錫汝介圭用輔我
皇子公拜稽首受命之往我土我民永安保于萬年我請
史

題[illegible]白鶴香林之山堂敘奇協律歌
歸公腳踏紅鯉魚我聞[illegible]游[illegible]翔[illegible]風海夜起閶闔[illegible]綠針
[illegible]而寒素[illegible]開九月[illegible]如雨流六鰲[illegible]三山
舞白鶴夜向西池游
余嘗[illegible]以[illegible]書雪松[illegible]和春中
又作示諸詩
余昔有羽[illegible]山中[illegible]雲[illegible]王[illegible]手招是仙
人[illegible]空下[illegible]生[illegible]風
[illegible]有感
[illegible]起[illegible]夜[illegible]天[illegible]明坐久新涼
發[illegible]放[illegible]
錢[illegible]王山[illegible]呈于匡山
開道[illegible]行[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子寧
無[illegible]月君王[illegible]此日顛危
白無[illegible]
大[illegible]陳性之[illegible]時學
由[illegible]之故友
廣文[illegible]水[illegible]友[illegible]燈花寒作叢畫棵芝

草堂無處青莪[illegible]一招詩字[illegible]山中夢老龍我亦儒冠足何
補竹于東海作仙天

寄題王處德春雪軒

聞君當雨種琅玕只好拜拜數十竿雨中故人同散逸北窓間
丹壺平安春風細細雨入時分分春在窓[illegible]他日錦衣多扶
于當軒丁寧為君看

和[illegible]三門詩

三山突兀海當中[illegible]神島由來迎弱水桂相欲
去引[illegible]東方日出[illegible]人同半夜潮生織女宮邦[illegible]

使高秋曾過王山東

和韓克莊崇明宮舍詩

海上開宮[illegible]龍光夜燭明民俗雖異楚風俗異[illegible]并珠樹戎戎
見雲飄[illegible]飛虛如不到亦欲去山之名

和韓克莊題壽安寺詩

別島屋東溪沙[illegible]草樹青金山開門[illegible]王女降林庭[illegible]休波心
[illegible]雨外[illegible]乘槎從此去為結侯[illegible]

和程小山春遊即事

小[illegible]行春[illegible]海風日日[illegible]仲寺鐘[illegible]漁

[illegible]使君觀海維于
水在此[illegible]

和程小山[illegible]題壽安寺詩

公餘無事[illegible]秋水[illegible]澤同春風
本是[illegible]分東海[illegible]
扶[illegible]

[illegible]入部

[illegible]

[illegible]拜中岳仙伯于舍下今已四十年矣思之如神
游紫[illegible]而不可得今讀[illegible]生
贈其子于[illegible]

復寄山二先生云

初年[illegible]白日誦玄經坐蹬席我家老翁節事之投以神
非[illegible]入[illegible]至今[illegible]
山夜[illegible]可伸不可[illegible]家只有[illegible]風雖
十年至山中[illegible]碧虎玉峯頭長往來無嘆世情今
雁[illegible]故人大月[illegible]如[illegible]月來酒中不
知[illegible]山中之樂[illegible]若行役作詩為答

入山人莫向長安車馬客

秋興十絕呈錢思復于匡山袁子英

簾纖小雨過汀涼竹影荷花風度晚香更試一枝八角簟臥秋
色過漁莊

又見涼生白苧衣秋光全似去年非明月得似梁三伯日〻王
簫光上衣

西風忽起白蘋汀吹落芙蓉數葉秋供雨過時涼似洗蛩〻啼
在水西頭

絡緯無聲秋夜〻啼西樓坐待月明時梧桐樹上無多葉落盡涼
風滿意吹

芭蕉細雨弄新寒白髮高堂鏡裏看無數雨風吹過庭背秋
色上淮安

自愛玉山深處居幽懷欲與世情疏近來又喚渾多事始信嵇
康懶作書

颯〻涼風吹芰荷虛亭正愛月明多秋聲忽在闌干外驟雨消
地鳴綠波

玉山雲氣接蓬萊山下新裁萬竹林合東池涼衣帶水聲〻引
上鶴歸來

淒涼宿雨最堪憐酒向芭蕉不住飄猶有一庭書帶草秋來猶
伴卿成

我前別為王氏子作伴且眠秋林讀書圖詩

龍門一別二月強又秋扣門會寓實感言王宋好兄弟假若丹
底事八年還向山中住看屋〻更藏書二萬軸門前一樹紫荊
花紫竹雨後屋邊芳草漫秋雲高氣起老木〻〻打窗紙翻婦紡
吞聲新涼深夜學翁字十上一大部書讀可立身小部吟詩亦可
成往之弘之發伯仲元方無方難兄弟我生素有藏書癖忽闖
此言深嘆息未得為汝逢門秋林深〻遠相憶尔來吳中問
問安養子不敢從豪會白狐之奏紫騮馬日〻春風桃李花從
此荒嬉事轉薄書拋詩書東高閣老來對客始面墻郎梅青春
不曾學君不見機雲學舍小如舟兄居東頭弟西頭一朝同起
仕晉家萬司名字乘千秋又不見錢家四舍京師中當門只有
青梧桐聯翩冠蓋可相望擊世人呼兩相公似君之家亦有
十歲讀書不窺牖壯年才力正崢嶸功名肯落他人後聖元天
子崇文儒明年飛函起皇都大字定為龍虎榜為君題作登瀛
圖

題龍門觀泉小像

龍門一綫通青天何屋東吹天拂白雲飛度吹不斷上復一
脉清冷泉々飛如龍出山谷石梁倒挂銀河懸下方萬仞起突
兀撞鐘擊鼓朝參佛道人齋餘想談寶自披袈裟袒右肩兩屋
趺坐入水觀大千一息秋毫頗天風冷々響天樂翠頭忽散青
松烟何人畫法通龍眠塗朱點綠分青妍貌得空山定光相摩
尼下賢聖羅漢我今從之香三熱背負手拳動聲搖鈴嗟予鬚髮
久颯然未能解脫在塵世逐逐之人寧為一泓施貫公請施生青蓮
看教同坐盤石邊更詠莊生秋水篇

送陳希文秀才北上

西風鞍馬古長洲送子携才事遠遊山劍峨峨分地脉水排淮
泗合江流方今丞相南征日似昔周公北伐秋聖主發奮延閣
士虎頭食肉定封侯

自題紉叔民惠所畫卷

自向江頭採白茅山中結得讀書巢拂拭已發芽春眠竹本初
分帶雨稍曲水流花纔入壁小橋憑岸直衙來知何日從吾
懶且對青山讀解嘲

和倪雲林所寄

十月清寒天始涼家々砧聲夜擣衣閑書乃當近候好閑客歸、
知道峽長兮閑三歎江大白君乎羽令第中誰何當拈送一杯
見帶取奚奴携錦囊

丞相出師口號

丞相出師秋九月十月冬從到新州南來驛騎雨聲尾飛去糧
船風打頭鼓聲如雷虎淮泗殺氣上天千斗牛星提貔貅見明
主四海一日同歌謳

次龍門寺二詩寄吳縣主大以爲和

石橋北去路行盤竹更開洞口泉之以受々涼々雲外層紅々白
白青山晚來山寺近見一遭落照時有鐘聲記得天池同勝
賞歸來日脚已西斜
龍門寺在何處岩海日照煙金碧斑斕言秋後山更好我獨老
來身未同何日携綠玉杖九郎去借白雲屋半間為約王家兩兒
郎日々賦詩同往也

和復雅天仲知事

平生三世皆開元汝才如天今一雲夫戲蛾詩家開亂何時身
酒瓢論文京城王留且同入江湖旌旗小隊合筆研書生供乞
役每憐華髮思君

送叔正郎中以漕事兆傳府行來諸郡渡大群小群二灘

歌以見寄次韻復之

朝上灘暮下灘客行一日一日難鐵蛟掉尾鰐捋山谷几百折何時已上灘萬竿進鶂起下灘回頭忽千里南入越東入甌灘流灘流去莫收使官乘撥過中流船頭把舵船尾謡岸上村村似寒食居舍無烟人菜色飢男餅去米如珠況復雨多傷二麥但願班師奏凱歌回頭司日休干戈野無烽燧水無風波大詳小群將知之何

二三年来寄孫昧行邊之多蔡致以為渠徐君思以雲景盤東同未題則其使西戴道不有無懷然也遂賦云

山徑徑水道道大東前行後車促不知寒衣寄作衣使者深車折軸行人戒蒼心惻惻天寒馬凍牛復撐日落不知行路遠今年舟尾度教部明年月頭過成彙二月三月臨市部似用物低米價高使矣於民徒勞勞城中貴客朱門家家錦綉紅綃琵琶合曲聲嘈嘈㗊房内陣傳羊首雪花廻風如席飄捲簾聽聆般若執豈知人間衣食如牛毛

題徐公懋摟樹下放鶴小像

半溪溪三三春柳文采秋秋五色雲未許仙家借騎驂撥摟樹下候宣召

次韻叔節推雨後過泰寺安卿見韻

門前石子路三丈正是雨村第一家墻外遠山青入屋屋柳約柳綠映野生溪流水堪垂釣行入幽畦學種瓜我亦桃源隱居者何時對雨剪燈花

琦花月登王仲立昌谷有詩見示云路雨過山來吃茶㼶其後一句次韻答之

鍾寺二首 不東字不登荊詩之昌谷秋風過村落紅葉夜雨蕭溪流白沙汀紅樹蝶蝶山百針秋照寒窗書五車嗟予有約不得去亦只長嘆空生生

陳叔方以竹一枝子春雨軒壁間龍門賦詩于左瑛次韻

偶寄

結軒正合對孫客種竹賦詩也自正月夜深林疑有雪敲聲入户是春風過石珈妃一時與同影當推入法功若許偏作選相過爲君扑開所其中

寓居東郭風雨中寄王仲立叔正自山中還矣以寄詩來

和韻二首以復且招之過溪上時龍門同在東郭

我家居傍好兄弟森森玉樹倚瑤林撫覺對門居賦促膝同歌深閑吟客半生詩心發醉爲悲松菊菊陰開得書軒何處

是[illegible]籠峯下潤之浮
我愛君家好兄弟同聲許我秋樹林深子更[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我近人把
詩吹同吟十月清霜未為冷一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近安上清
到狀元溪水浮

學圃亭詩為[illegible]元叔真人賦

學圃丈人[illegible]神[illegible]黄冠羽服山澤[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牛[illegible][illegible]氣佩[illegible][illegible]
入[illegible][illegible]峯崗尋王喬採[illegible]穴[illegible][illegible]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日拔[illegible]
簡公王母上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春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滿樹[illegible]春[illegible]指呼
龍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五月五日手自[illegible]七月七日
仙人待〻成修雪赤如[illegible]一[illegible]刀圭[illegible]不[illegible]丈人[illegible]圃[illegible][illegible]亭
[illegible]霞為帳雲為屏亭中[illegible]誦黄庭經群仙頌節[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蹤
飄搖[illegible]凡[illegible]部[illegible]語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外史[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羽流全
給我識丈人自十歲示我[illegible]函[illegible]神[illegible]能[illegible]山中石室[illegible][illegible]瑤
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謂我耳中有仙骨晚歲相[illegible]伏服[illegible]大小九轉丹
已成我獨[illegible]為走塵世地脚[illegible]之空[illegible]奉武陵[illegible]桃源[illegible][illegible]
門種人識小[illegible]東[illegible]對[illegible]何其人役[illegible]與世[illegible]未合[illegible]名潔已
元非真如何丈人手種不[illegible][illegible]不知人間甲子秋復春君不見
朱沖[illegible][illegible]三十六[illegible]文[illegible]子三千針長安市上賣珠那名在龜

山[illegible][illegible]

龍門吳王仲文[illegible][illegible]同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詩

我在龍門[illegible][illegible]月[illegible]在[illegible]江之水[illegible]谷中見月動[illegible]相[illegible]裡與
君吟[illegible]詩[illegible][illegible]不得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已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秋林兄弟[illegible]
註偷[illegible]到[illegible][illegible]好有[illegible]

是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之子同及門矣故[illegible]是詩也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手分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友別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滔好[illegible][illegible]門八[illegible][illegible]

王仲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間[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千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江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今[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

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詩

禹[illegible]之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天王一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仙樂

雲中峰幻出天風松下吹賀淥響師室想漢酒一縷五色當蔽
花夜吹鐵笛廣公院那詩石爲烹新茶君今好奇良可詩踊尖
着屐追摩崖詩成大字寫絶壁山靈衛護行人嗟歸來自寫白
牛車齊川九點元非遐下方盤戚聚如蟻視之不啻恒河沙

十一月廿七日霧中作

仲冬天氣暖如春忽見梅花思遠人黑雨晉漫天吹作雨滿沙落
地欲爲安定陸千里之遙上雨浙三年運米亦從報大軍屯六
合義丁日日騷婦行

次西齋聽雨韻

今年臘月春來近寒雨也生方始拜紅燈靜夜聞疏雨短夢此
時應到故佳節明朝是冬至客江湖日数年華龍門歸去今成
隱者寄活水来煎茶

十一月三十日冬至

今年南至子月盡陰霧不散雲蔘涼變日自添一綫從夜忽
開千丈光宮府徵求苦到骨村落飢寒無處近聞南來持谷
使置是谷部尚書郎
今年南至子月甚北風闲暖似秋凉難指蘇寒書雲物我不疑
杯淡酒光盤舞小春幾五手斜歌一曲矮食當長嗟青紫輕如
芥好爲從道白函部

十二月初八日承打門六合班師喜而有作呈秦文仲秀
才

百萬王師戰渡河江南民力已無多綠歌鼓吹軍前奏津肥蒲
萄馬上馱庶寒錦歸來清漢廷功業知誰何書生亦欲賀文
化再拜天王壽無疆

伯三松下打笑小像

山人愛寫青衣短手把月琴松下鼓世人徒形容在兵冥只緣才
著不深當

臘月廿四夜與子亨省秋見訪小集雨軒賦與秦文仲璞
句以紀

今年臘月二十四有客來舸下江郎復雪從荔枝見三白秦春
到梅花濃一夜新安當是分豆粥紅爐見出户秀才笠他時相
見玉山衣來共說尊前語笑温所

用前韻和呈姚畫東

今年臘月二十四風景頗似石壕村對岸雪消生翠色空江水
落之又主人先萬共事交年即燒火爭燒香及銀錢更下鄉投宿
時何逢說之温

臘月二十六日夜可詩會夜集聯句時在庚寅于庚戌冬

子英秦文仲張大本顧瑛也

今夕適何夕歲律已云暮更長燈燭明夜冷冰霜涵張六巧
萬瑞于封娘侶相如賀青各賣嬌秦杯行不知數肉薦春筍機
法曲於栖度紅淚泣風燭于眾用將香暖泥濡鼎香鼎顧酒
瀉龍頭注伊蒲轉盤唉于緇衣行洗步兵醻大醉寧奉觚聰說
行路計窮前嶔盡下東山珠入寶坐詩共鄭擁被谷揚門
憂何浩寶蔡于唉分須琅玕天王符河陽秦妍詞桂信浮滄時
風雲今于晴世醒忘漫前居宜寶微下部輸黃肴亂來扶扛
詩思詠飄梭颯賦于羽舞雨情何歌疑誇五豬肝漁仲星澤秦
會少情良晤春冰破蛻甲于夜月明空書雲問鳥鳴陸夫吳下
書堆頻疲走無似戰張短于鵬如鈍張也卿曲失白秦方厥前
具礼詞部子官張杜賣已公句睽達念契闊秦若非同情懷冉
冉噗駒馳表嘗嘗笑破聚浮生草栖塵于處名日暗消嗟役吟
杏徒頃有洗和樂稀用記石時聯聊以寓所寄秦

右二十八韻是日家僮之青邦九成琦元瑛也

題徐公憑載雪舟

山陰道士剡溪頭夜半失却王子猷梅花大人不相見至今修
竹覺寂寂溪雪徐卿隱者流以貨作此往作舟泊嶔招隱堂上
不絕口適以蔽雪大書探蛇鼓船中何所有閑畫在左書在右
船頭何所有三尺鍾魚千針河容至漁童擊楫歌船尾携青蛾
垂手起時浮雲川戲時泛泛浮不定浮雲停泛定一朝大雪夜
積川淂深波欲暮白中定行舟於到家溪下羅觴壽群客一一
朝守泛七十二峯之部可人來歌兵各自投詩文兄船去可菜峰
之間人亦徐卿徐卿苦自令知此光景是升漸安泉侯公山人
作文書之而寄我作歌書於尾或以王子猷之意山中積雪腰
不消八十人人雖山崎豈我亦作山雨綠身來來時雪厚三
尺今年春雪一尺高雪深咫尺不得會故乃石頭路清縣公相
邀我今過君此卷神大惠我欲借君此小楷道周此

居城人他故去作此懷之

春寒惻惻春陰淨整半月春消索九日朝來牛屋角對頭鷄鳥
對調新語語嚴定所邦紅入花腮青入葉盡不爽花神約可
恨狂風突做惡曉來一陣晚來一陣緊道都吹落

右調青玉案

寫春寺正卿共何文奇山文仁山結枝讀書名曰來青古

山陰學宮壬戌進士同濤守猶松期滿通公與弟鏞戰

死接敍復重葺之以書卷庵

二馮讀書樓百尺留春山色開懷入文星的爛照秋月劍氣崢
嶸動寒碧忌公死節獨拉關有弟從者同其難忠魂尚聞風雨
夕馳突[illegible]萬拔劍[illegible]當時非無史官筆用[illegible]僉望者不得[illegible]
宋室[illegible]之人文啓真人詞八極[illegible]之皓擲五十年久公重葺作
其[illegible]黃金百壽酒瀉春樓前大樹[illegible]遲我只[illegible]崖州亦久吹
角鶴[illegible]古城一以為君符[illegible]有孫接踵

和郭九成從軍詩 [illegible]

洗甲東[illegible]欲寫西江潮大風吹將郡軍容[illegible]戈船[illegible]拊
週月中旗[illegible]青[illegible]家兒郎東[illegible]因[illegible]問字獻文[illegible]以月報
明朝

和奉文仲雨奇試求郭九成

三月江南春事晚兩枝花木郭芬菲[illegible]歸華座魚趁新
潮[illegible]亦自[illegible]為[illegible]君[illegible]不[illegible]稱[illegible]廷史如相問
為說[illegible]心欲寄[illegible]
三月江南花事晚洪上草色春欲送勁弩射海潮水立大新翻
風江日伐除[illegible]銘[illegible]塞水[illegible]行合條[illegible]時[illegible]關[illegible]如歸去[illegible]山
夏期子共[illegible]青雲梯

述[illegible]

自[illegible]明[illegible]也[illegible]小[illegible]族余[illegible]江閣月落[illegible]帝星海市春
深雨[illegible]有方多[illegible]備[illegible]萬備[illegible]夜夜勞清
夢[illegible]

和[illegible]

月[illegible]仙花[illegible]香
[illegible]史知無
[illegible]

[illegible]

魚[illegible]使[illegible]下郎[illegible]起[illegible]城[illegible]半夜[illegible]江鼓[illegible]春花事
雨[illegible]除[illegible]生[illegible]起[illegible]只有許[illegible]博士
人來問我近何如

徐公[illegible]酒[illegible]于外史

四月[illegible]初雨[illegible]家中似我頭[illegible]白[illegible]如
君[illegible]北山[illegible]卿載酒來相
[illegible]道經

[illegible]外

山[illegible]道士[illegible]在[illegible]愁風

雨又移船憶頭都[illegible]一行[illegible]客更[illegible]不[illegible]見說[illegible]林坡下
水近來匯合大江流

水車謡

當家河兜莫且部餘紅[illegible]一金[illegible]付[illegible]許救賊[illegible]都
還何丈夫
當[illegible]何[illegible]坐[illegible]海[illegible]七星[illegible]中[illegible]
是水中[illegible]
[illegible]令打[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江[illegible]城[illegible]

馳赤[illegible]已見排山驅海若更須[illegible]矢射天狼大平有[illegible]文
治廣用田家執戟郎

護成

三月江南春尚寒花枝強半雨摧殘道[illegible]不使新交[illegible]到處多
添[illegible]設官[illegible]士[illegible]支迴落日[illegible]神[illegible]狂瀾[illegible]從容[illegible]打
見取[illegible]劍奇
張[illegible]可守兩[illegible]一尾[illegible]二妓見過[illegible]
留[illegible]以記
開府[illegible]守海[illegible]無夜雨[illegible]春

[illegible]江向[illegible]三寸今[illegible]見一[illegible]歸來佳夕
在[illegible]宜娘滿[illegible]銀缸

和崔惠夫即事

澤國清和四月天[illegible]公事[illegible]留連[illegible]風[illegible]子行多語向日蔡
花正取[illegible]不[illegible]金
印[illegible]田
世[illegible]中物任安貞
成井[illegible]山[illegible]斷[illegible]
補[illegible]一半加

[illegible]以[illegible]官[illegible]七十日[illegible]松菊[illegible]馬上口占

一律

我守兩[illegible]七十日[illegible]八城行[illegible]松菊水國興
花少[illegible]里[illegible]人[illegible]更[illegible]劍為農
[illegible]使[illegible]田寸 詩

金屏曲

絹[illegible]中泥金屏九枝[illegible]四[illegible]夜[illegible]
妓[illegible]五十朱[illegible]滿玉深杯剝花
[illegible]八日[illegible]水[illegible]金銅[illegible]

扶劍擊蜮蝎蝴蝶交飛落寒玉碧烟緑霧迷冶容花鬼夜出關
呂宮罍湯醉浴娑芙蓉韋雲曳而留春風墮珈遺珥鬼妻拾而
月呼呦白狐泣桂旗行行去無跡雄雞喔喔呼出日
花光中以弓矢灸知大泊辟為亂隨其所居口孝思於室

携卷求題為書二絶

花郎每憶春刻時檀心寄心遥無意新詞今年如忽筆筆盡
刻蓼莪詩
絶才於陶父知名自此不如不深惟大付廷才居上更何猶賢
說得人一聞

和許廣漁都事見寄

西郭草堂委水上夏木晝陰車馬過子為武官之尺相我欲隱
居無鹿門陶令醉歸五柳宅杜老秋遊浣花村守閑三月不得
去屋裏候賓忻有孫

和卞室之靈巖寺對景有感

又向西郊揚馬鞭相逢不飲亦淒然登臨杏子紅於染出水鯛
魚白更鮮夜宿引商催雨至海潮平岸帶江連谷懷盡日無排
遣句句南飛頻斷編

崔[illegible]元字景[illegible]和之足[illegible]古之詞將內[illegible]詩新題作詩以

贈旦期携紅牙考因至

夜雨高堂生竹京真珠美酒凝紅光香港纏甲屏風上水滴蓮
花刻漏長鹿語啞傳今樂府新詩多是舊文章如公豪放能開
眼携取張家記曲娘

無題

潜香長欲與春期寄得東君信有私花粉親房蜂覓子芹泥蕈
壘燕求人窩織成七丈張吳女彩線八蜀絲不寄迴文機上
錦空將五色寄何思
望中倉皇何來騎[illegible][illegible]春筆社丹驚折初含苞莫花紅
酣半吐花粉女樓中飛燕子來去宋東卜琵琶脈脈花雨鵲休餅
香甚是無人叫點茶
黄四娘家竹道坊日長愁斷九迴腸脂燕葉大思公子管草花
開慎波郎宴模金蟬垂同葉帶卿玉燕動丁當自將團扇隨蝴
蝶要打雙飛一道香
石城女子鳴迴波鳴入迴波思轉多腸斷紫簫分鏡破淚抱紅
豆淚難乾東遊洛水思與贈西望巫山憶楚娥五色采情絲萬
縷無[illegible][illegible]海[illegible][illegible]

千秋歲為山[illegible]之行[illegible][illegible]以別

端陽明日是遲懷在浚沙客舟來無消息青不見花楚風憐舞
燕得雨哭鳴蛙只憶山陰客孤帆去路賒

壬午予以吳松江侍于彦成將歸其舟中有懷

背將身事逐飄蓬猶有何緣到野翁老去滔滔嗟水逝秋來咄
咄坐書空一窓野色長江裏十里雨聲清夢中更怪今朝千外
史行蹤還在淺亭東

壬午吾春東詩一人

憶昨西郊嘆別離扁舟便向雨中移行窮江水一百里卧盡風
波十二時到處好山尋可處次亦新詩不如棋殺功前韻書東

友峰日草堂重賦詩

乙未書寄和孟天驛部司兒寄

江頭日日惜芳時三月春光雨鬢絲拔劍自歌還自舞邑人誰
識虎頭癡

治安無策每時艱始信食前壯士顏怪底颶風翻滾海浪頭一
直過狼山

獵獵東風吹火旗水軍三萬盡精肥一春殺賊知多少箇箇身
穿血濺衣

婁上人家不識春寒頭哄鬧亦忘來耳桃李皆零落只有東
風來嫁人

陽屋征人去不歸朝朝思婦泣春菲大堤芳草連天長莫信歸
帆外落暉

海口潮聲挾雨來雨風一陣却吹迴書生此日愁如洗斫地高
歌是莫哀

開英君王日早亦每霎青帘到江南何人皆聞如泰叛有容策
扶似今朝

壁談將軍水戰入雨兵時火洗天高一役未便爭雄後千載功
名只騎曹

大臣今年無老來細民近日有新錢街街穀穀無車馬風景淒
淒似禁烟

梅雨今年多去年青秧白水漫平田端陽過了南風起不見誰
開渭運船

送方行己往松江參錄雲谷和尚

阿師法號行己行己而忽擬船乘新水玉山正月春始寒不放春
光到松李杏花花未成一月都無五日晴忽然而來遣然
別把酒對春無限情無限詩在何處細雨聲留石頭路張帆
又向雲間行不求青青見白雲黄古寺金銀闕中有黄金鄉

子臺老衲妄坐禪王是談空說有如雪阿師今年纔二十慧
性豁開非面壁可翁弟子數十人眼見阿師先入室傳中云是
支道林況復好詩仍好琴詩以继風人之大雅琴以同古人之
素心我欲留師十日住師云歸須不迴願採紅蓮遊水鳥飛黄
詩歸游春閒去　春閒去[illegible]却[illegible]相思[illegible]我相從
修角土蠻沼種進沼叔山

舟泊山塘寺中口號

海[illegible]如[illegible]姑[illegible]如何[illegible]五月[illegible]雨
多如去年山光依[illegible]相城中交钞[illegible]

米城外鼓奮僕犀田

乙未五月口號

二月修城五月過修城不了奈城何只因一夜針風雨到晚多
塌一半多

農家祈社賽[illegible]田[illegible]今年勝去年花布[illegible]鐵都搶過[illegible]一
夜水連天

戍隊誰家青學娘頭遮笠笠足如霜入城[illegible]來不見歸去[illegible]
路東人[illegible]

雨中[illegible]水[illegible]一[illegible]交钞只[illegible]

黄米四斗

堤前放馬是何人兩兩三三騎[illegible]群強把新錢買[illegible]口稱留
去做苗軍

民歌行贈天祥部帥

[illegible]春風[illegible]少年[illegible]錦[illegible]日青[illegible]
[illegible]花[illegible]今朱[illegible]人[illegible]大平天下起干
戈[illegible]六[illegible]下[illegible]軍
天子[illegible]千天[illegible]二[illegible]生[illegible]
不[illegible]力[illegible]二[illegible]白[illegible]

兜行河[illegible]門[illegible]見我[illegible]天子仁慈
尚姑息[illegible]南征[illegible]役[illegible]人誰[illegible]生[illegible]休戚
民力不堪供奉[illegible]用尚書[illegible]行交钞[illegible]未償十
千[illegible]四[illegible]師出無功天子[illegible]一[illegible]兩河[illegible]節下詔[illegible]
元四海[illegible]路今年[illegible]民起兩山[illegible]火[illegible]城中
六宫[illegible]六節凱歌[illegible]上[illegible]是[illegible]水軍殺之海
[illegible]何人[illegible]三月不得[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理民間饑[illegible]官使[illegible]
招入[illegible]一[illegible]三萬[illegible]年[illegible]數[illegible]食粥

時維五月梅雨多旅見青田生白波鋤犁無用天哭無食今秋無
成將奈何吳江漫漫風波急夜泊漁舟及定宅生香魚龍怒驅
雷驟雨打窓愁從泣我獻此歌行路難閑者撫膺坐長嘆望天
流毒處下民自此天下何由安嗚呼自此天下何由安

陳敬初詩來詢訊次韻以復

我別故人張氏三住在吳江之上別南風吹每大見出西日推
地連山浮十二三月行管馬而今日日對孤舟行怪行春遊行
勝如元好詩成夢遊

前元又溪吳詩次平溪韻

飛樓高坐桃花溪溪上碧桃花滿映天邊湖水閑雲入雲外山
巒到撫齋每見魚龍扶手過曾聞蕭姓向人啼何時一舸當門
繫醉倚闌干眠次題

次韻吳東啣見貽

龍門盛說吳東硎拔老心閑能好詩無實無出荷葉能教子自
唱柳枝詞山光隔野蕩晴霧水色入林生碧谿我亦桃源隱居
者百里遙遙勞遠思

次龍門韻寄抄撫宗介月上人

曾向東征算日往南山萬松樹下時拂說公上人日日相邀勞

治具夜來夢更過月房茶盃一池春水香秒樹一樹花盡發覺
來纔見生涯今日龍門我至此說我造寺石壁畫寄問東林
法師秀得武陵開雯士

八月十日與龍門飲于西樓口占一律以似

徒倚西樓上兩鳳吹天雲濃樹出落日西江雙騎到南來
剪湖蛍光去推朝金源天高宿湘潭當年
曾遭打笑仲堂話一何哉
死別升沉老于今二十年人看云云花鳳有畫與何慷慨一枝
費洪雨發榮則令人想而興問對法敵娟

萃得珠樹詩見韻次韻以復

儒冠自笑不封侯行向山中我今年來見老興竟就向我逢東
野分氏顧新詩樹間泥金紙美酒深傾渠且非安得相逢王子
晉月明笙鶴過今宵

聽雨二絶

涼風颯颯一庭梁落葉梧桐雨未消只道秋涼無著處元來多
半在芭蕉
生怕秋聲不耐入夜元來吹打又多不是涼風吹雨急終宵無復
今年可

秋興二絕
短檠照夢獨關情七月江南尚甲兵此夜書生無一事聽秋風秋
雨盡渾聲
草堂秋盡埃塵日日門迎車馬行獨嘆庭中菱藥樹今年無子
更比隣
和盛叔王元章記夢秦文中
八月新京入夜冷河邊野司門舟泊山中有客論秋水江上誰
家采[illegible]秋野篇步月伴人立木葉之風如鳥飛可記劫書秦大
史本探花滿將去語

次姜羽儀韻
落葉滿林啼亂鴉不堪何處起哀笳忽于半夜聽時序又近中
秋看月華射石楚生空訝虎懸弓底客猶疑蛇何時得似東門
隱十畝山田盡種瓜
草堂八月暑氣微竹裏哦詩畫掩扉過雨秋花如我瘦未霜秋
蟹為人肥長教肘後金黃印不到山中白苧衣正爾西風動愁
思又驚鐵雁渡江飛
鄭君舉府掾分籬西聞次韻以寄
掾閣[illegible]部出火[illegible]下地[illegible]書[illegible]生占挪陰[illegible]帖行[illegible]

東[illegible]兵銅柏[illegible]賦詩我所愛擎杯把閒誰與儔何當案牘假餘
暇同載玉山佳處遊
次君舉西郊即事
西枝之村不設里扶[illegible]與君清夜遊三更落月照官舍八月涼
風吹客舟節後今今始受[illegible]將[illegible]事事尚[illegible]秋兵戈在眼不肯
退安得選[illegible]同[illegible]注
茶山人隱居
茶家[illegible]藕[illegible]十里荷花酒[illegible]一
林[illegible]竹[illegible]經[illegible]正[illegible]白[illegible]斟[illegible]別去[illegible]得
見且齋西風何書心
題袁仲長仙史綠筠軒
仙家住在[illegible]谷[illegible]石[illegible]門[illegible]到閒
看綠[illegible]飛[illegible]中王子吹簫過林下遠公策杖歸若許追蹤逢相
造為君攜取四[illegible]
題[illegible]觀[illegible]圖
四老松根自雨秋野人如[illegible]立多時[illegible]中便是商山樂世上閒
傳石室奇一級[illegible]千[illegible]何用刻銀縣老坡好事能題
識永[illegible]手[illegible]

覺麦外史德潤室

君子有分隱于高潤其身化彼學仙者之道也寶碧山春華于携片
阿猶有莚王宮緑怨生不炯珠樹散芳庭宜霰三千歲仙宮鈕
日新休玄宗中和春雲金天意舊古學其澤永永留後人

計郵杜子丘真人以註詩前序照于嬰來其貫索詩送次

卷中廿九首三之

欲向丹丘問句去垂境学王母宮只之仙眼雲多力不識艰
過石室文

閬苑通玄似福洲群仙于此書道留明風不到天把上庭之外
光五色流

紫府門下紫雲樹瑤秀字前望月明欲借之田丈何了來把仙
史醉吹笙

題石魚為杜丹丘真人賦

仙人有樂王淵然神酏形消作大鯨吼振鰭從南須[illegible]
之從人[illegible]
和答湯養浩

持虎南山臨氣雄男兒壯氣本來同却將殘卷描消如又把針
詩寄嶽中夜月浙江何人渡秋風涯甸幾時頂要高扶求見天
子共看技藝燒拄弓

就次韻八詠首同中

鄭披之識何此雄自古相知博物同向日長未安今下始知萌
蒼茫一舍中林泉竹更尋曾賦舟楫桃源路可通投歡豈能 緩
惜逢人莫問楚王宮

中秋高巖問之詩贈寄中邦古余泰文作龍門才英同會

就月[illegible]分八首

中秋人在[illegible]故人相
見好[illegible]大地山河[illegible]闕中時月更相維白
舫[illegible]

題唐人牧馬圖

錦屏雖當下木林峰接初解玉丁當[illegible]莫嗔須拆紫絲把春
風屬八坊

題三生石

三生石上何所也是山僧也是仙記得分明都不說從他月
照葛洪川

題相馬圖

神駿[illegible]來不[illegible]中只有[illegible]林頭好把聯蹄遍天下後代何
人[illegible]

君臣同慶樂送脫因萬戶

唐樂志君臣同慶樂一曲唐貞觀中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獻俘奏凱曲之一也其詞曰主聖開昌歷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後便是太平秋撰三復是章不勝撫膺方今田野多墾海波橫流蒂眦若于誅求罔賦賦于饑遑而聖天子揚居九重累下寬詔以慰元元之望大選抽容院事脫因公爲海漕以捍海寇公盡勞王事三年吳米畢達京邑至正乙未春賊起新豐冒捉將船公將入城肆殺掠公不以有司之害爲規任寄六千餘人奮殺叛以全吳城豈非奉大猷爲聖天子佐昌歷者也以公之才之忠設聖天子命之誅群寇則太平之秋可待璞謹譜長短句引其意使吳民歌以報公公之恩德固不在下士鄙語美之然欲前公之聽庶知婁東野人亦知公之萬一云

盛哉世祖馬上開皇封鐵馬蹴踏萬國皆奉琛獻璧被神化黑海之水直與銀河通百年禮樂武俗弛生民有眼不識戈與弓邇來花山盜兒起微擊延漫長淮千里帕首多如蟻巨艘吞舟波浪白落日壓山旂幟紅城非不高官不守所至赤子戕戕爲沙與江南公私田民力竭家家喬木生秋風兵興之際天子之憂在海運所以進官理漕務筆大書勞我公公寸敢落國是迁贊其況復讀書有志文武兼忠冀人人亦樂爲用不以細故芥蒂于其胸三年東吳稻米抵京都邑丹廪一一積全功今之人食君之祿不能與君盡大節臨難畏避更伸伸固之重事天下繫豈可貴分役已不得滑放愚予思且如今年春盜賊起新豐四更急捉將船發號隊火入城者劫截計策出公曰此賊已逞我掌中使目被劍所不容可造令一當其此衆同議兵一千人袒臂如雲從軍行如飛出揭從自主天前衝日炙龍花上金甲猩紅纓拂胡牛軀手挽強弓發矢射殺西山虎白熊野天秋高蒼隼健疾鶻孤鬼無潛蹤博倚截截振旅入城去紋甬奏凱擊鼓聲聲城中居民比屋四十萬貝衢齋共羅拜父老婦女兒共童成言受活無以報兩手加額頌公五福全而崇澄豁敷鄂漢達演元老毛遂欲血戰因振說宗如公者總二子之才斯豈非聖元開罕之所鍾誰能排雲叫九重有臣如此天子何不召入明光宮大啟元戎十百乘授以斧鉞出以誅群凶坐見功成舜于殺天子邦畿式關河山嶽委東野人拜首重稽首則公致君堯舜勳業齊夔龍謹歌君臣同慶樂千秋萬歲永永傳無窮

題雲山圖有感

封谷巖[illegible]薄山空有氣[illegible]何[illegible]上[illegible]江南

題子昂畫秋江春曉圖

東方旭日出曈曨照見巴江曲似弓[illegible]秋[illegible]列巫峽山顛橫

有楚王宮

雷姑[illegible]朱[illegible]所畫雷姑圖

雷姑[illegible]邊[illegible]自下無心[illegible]打一[illegible]百[illegible]日一抓

柏不知處立傍溪頭[illegible]枝[illegible]欲相依不[illegible]好言

語勸姑在不如歸姑不見[illegible]打村上相思[illegible]是日飲

咏

天寶宮詞十二首以寓所感

天寶羅坊[illegible]不[illegible]蝴蝶上釵[illegible]浴天騎子[illegible]卸朝

看王大娘[illegible]金[illegible]內苑[illegible]王[illegible]兩[illegible]月支十斛麟脂

粉獨有三姨素面粧

五家第宅[illegible]天家[illegible]女多封絳[illegible]池上[illegible]合中有

進助情花[illegible]過[illegible]日射[illegible]

馬醉[illegible]拍路堤沙

蓮花池畔[illegible]風[illegible]玉[illegible]過天寶[illegible]誤開金

鎖[illegible]女牛私共

語長生殿下月中央

五色[illegible]城春風無處不[illegible]小苑靜院[illegible]吹笛[illegible]月閒

房[illegible]封[illegible]合[illegible]下[illegible]後宮[illegible]錢

曾香[illegible]生

龍[illegible]曲江爲道正通天上路羊車直

到[illegible]各有[illegible]中貴向人言近

事[illegible]

秘閣香殘日影移[illegible]分[illegible]王[illegible]琵琶[illegible]紅文[illegible]弦索蠶

[illegible]綠水[illegible]不[illegible]夜[illegible]

使南海今年進荔支

近臣[illegible]方[illegible]蝶[illegible]陸

騎[illegible]王[illegible]奏君王好將息

[illegible]打[illegible]

[illegible]不動[illegible]一色[illegible]朱衣小隊[illegible]新

[illegible]一[illegible]春

後[illegible]神

十二[illegible]一[illegible]知道

草木定西又紅塵不敢深宮命四十…破綻名譜得太平保萬

歲五年謹賜錦纏頭

五王馬上打毬場亂得宮花獻貴妃然花開時見太真步行同輦

寺諫官稱傳說道年年殿紫綬子蒙恩亦賜緋姊妹仍從昔歌

舞何人能拓黃衣

新翻霓裳按舞腰長袖飛黃鶯鳳翔玉奴倒卧皆傳脫金風針

飛上步搖雲母屏前恭奏…沉香火灰並吹…斷腸花

去從此君王罷早朝

宮夜宮宮小黃門蹋踏…夜月不…春風舞

宮詞壹百首 [illegible]

懷風閣下收花落消心渴怕解金剝見衣淚只有椒房老宮

點白頭一一話開元

　題韓熙載夜宴圖

文公疏諫…妓劇劇散係今宵何舒生能按節如何不

書獨弦琴

　金霧影浮儀于五戊五十韻

八月玉山上桂花千秋歲何松下石多留…間葉帶…州

東…連…小…中…看…擬…短

墙畫…全…香…枝何曲…池清

可愛蕃雨溫何妨丹鶴排雲下年年…黃衣歌甲前野羽

始宮…得子…根…方…究在水中央從

倚成吟久舉援引與長未能招隱士先約探花郎仙掌杯承露

君門…映綠…色映…名高荔子

漿醉詩…運…山谷神…仙

子…玉…一丈…秋夜…兒

…入…知…

…今留…夕…年…夜…

秋風…青…曲…勝紫

…行

…何…淚…渴

披胡床屢舞衣千里…詩…至今…常何

仰經三載千…四…名…士起…接…無難大

當…何…由…世…多…人情嘆可

傷…去…今…

久別…秋方…曲表報

渡…天處…花庭邊

…久…

至正乙未十月廿六日詩喜合含句

玉歷十五載兮月廿六夜殿昍瓊瑤厖兮蒸人多備謝祠恭委
中閒六龍妖蚴虒翔集兮翠羽旌兮鳴騶斯羽祥分兮契淵
鳳簫麾旐休假銅錦時在變兮亂轆書 鞶淚眈霄參清兮衍
羽風聲宮商斤殘葉積兮洛石涙花飛明星光彩於兮淵雨火
落絃吹碎紛謄兜四合重雲紐逆啟竹香在枝兮滑角塞河汶
牷飛雷鑄誤兮清澀變淡夜濁雷牙捐卯兮業度求貉借花風
語藥虎兮楚雲勢高洪泰注兮未鳴兮塵斯孫兮鳴歲呼朱火
欲六首姿體山靡賞含龍兮喑兮 犬回半心炎田結房西宮兮
吻渴紛紛廣賤時歎兮并兮深情兮滿籍家參奴兮含氣比遠鹿
殃爭仍群妖樹向植兮豎背柏紅嶺流雨時渡淺向如抑夜吧
消一泛自陽排兮 三角天山削跳躍吳精騎兮當房殘孤魏斷
斷又劃羊兮敬蠢火焚蟠鹵祭淮茶功 佳氣泰陵呼降納慎
換綏兮遠儆安侵獻狀凱捷書旋收班師兮新補紹尚德勤勉
虎賜金御香債色縣紐雲辰所燎石福天錫事間佳書廣兮喬
身不遑暇終朝留榮燦欣喜兒倫言下首指陛辭干兮虞貢布
輪軌明時敘兮康兮此日酒韻賞詩拜手毛斲兮能合咲撫按
欣朝和山頌兮 鎮劉幾河馬啓喉流丝金鑾 耕畊擊進探勝次

石鄧作兮□兮□各令高用手細花千 斜雞燭焼揮翰涼返窮
際兮器敦嶽空賓順分解甲兵兮虜以事余拓水奔向首民擊
壤頌元化兮

至正十一年十月九日玉山玉琵花開飲酒花下時琴川妓
秀英在焉

十月兵戈未休時兮石涼清淡前兮英人笑靨全條脫獨村花
開玉樹花添酒兮令春雨兮清晴兮宵籌風流咲回翩蝶閒香
爭蠶兮櫻桃落葉殘紅力張教寄兮十樂聲夜用打涼州廟中
使竹以延消時賞人奶兮一返

寄題阿那上人

閒道風流舊師名以才藝似錦舊家東王孫清新三島雨雲風高
寄五彩雲天倚月中 心稟持門洽深 石桂蛙蒸特門 泰達
楷為媧兮 王夜兮

送余伯勤歸謝陽

古城春霽正在淮揚山水落盆渠出翠明月清環堯朱旋教
東林兮寺深庭道文陵廟有碑挂蘇班

浸嵗

志如守歲 人不同朝炫持尾在俟來望海水流魚到户玉閒風

急催大將軍中書試廣到老賊[illegible]已[illegible]見新收稻落紅

葉行人何處寄征衣

送王叔正贅親

新婚王郎贅我弟周翹世家金葉儒積玉求妻知雅伯乘龍作

婿兒濤于兒孫女雖付修竹翠鸞青鳥集高梧何以贈之九子

墨更祝少君勤事姑

乙未冬至口號

乙未冬至節候好晴日漫風如早春既占雲物卜來歲又見桃

花喜故人寒温齊語拜孫子孫孫拜翁媼老翁只憐舍弟不在

眼更憶大郎臺殿塵

安別駕殺賊紀實歌

至正十五年冬十一月廿六日龍山之蒲村有賊黨殺王家

胡氏父子及孫六[illegible]屋掠其妻女財物焚其村之無相干將

有助逆之意州尹于閔彥暉公外示以安至次月廿三日假

以他事請于郡々宣閫于分省參政公以本郡治中安公

行動代享公知峯親隨精兵快馬督言發長期乃啣枚夜至

東義里分得[illegible]撲洪陳[illegible]各選於軍協力勦捕時廿四日

夜廿五々日達江令集于城寺々之東又[illegible]村寺廿里州尹某々

在軍々此而進某士張漢保等領兵前[illegible]分把去路治中

公自江北步馬兵入賊巢擒賊焚其寺令軍而同時夜方半此

行也計官軍五百水軍六百民之社丁者千有二百人往返

者兩日失[illegible]二十有六殺死焚殺者無算其脅從者貸之

得銀若干錢若干若干石他物稱是之用兵神速之也孫泰從

軍幕中親見其事爲一章以紀其事且美治中公能奮勇徼忠

契同也歌曰

君不見[illegible]之一[illegible]又不見[illegible]

勇[illegible]中[illegible]二千[illegible]人[illegible]河安別駕

今年二十六歲領兵南目如鬼春來殺賊兩日手中寶刀龍

[illegible]膝下一尺馬[illegible]身血[illegible]江南氣將英有

賊殺人[illegible]刀兵日[illegible]州尹[illegible]久

[illegible]中[illegible]大[illegible]夜[illegible]閫郡[illegible]

別駕[illegible]參政[illegible]五百[illegible]人[illegible]

收[illegible]二更[illegible]水官[illegible]精探勇得三

百戈船[illegible]行遲明下令千[illegible]打頭風而急二十

四馬[illegible]長江[illegible]出手[illegible]馬上[illegible]胡[illegible]

烏[illegible]天地[illegible]甲[illegible]鉦鼓[illegible]入城去父

老就迎滴遠路具[illegible]堂中[illegible]余走[illegible]拜父[illegible]年一[illegible]
幾代無父領太尉再大夫[illegible]有[illegible]如此[illegible]全[illegible]須
今年大[illegible]無求不[illegible]水田[illegible]不
除奉不已[illegible]正在[illegible]姓名[illegible]如[illegible]一日年
少[illegible]此大[illegible]人[illegible]入王[illegible]
代[illegible]十[illegible]八日[illegible]向[illegible]
[illegible]天一心成功[illegible]天[illegible]三[illegible]
而知[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侯平[illegible]詩

美哉大守于[illegible]氏自[illegible]朱[illegible]正[illegible]
文[illegible]提[illegible]海賊已殘[illegible]平地[illegible]門[illegible]妹
剝征[illegible]無時[illegible]十二日[illegible]江南
賊起夜敌[illegible]古[illegible]群
發[illegible]寶刀[illegible]銅[illegible]江[illegible]北守
者關之不形[illegible]近鄉[illegible]有官軍[illegible]投[illegible]
江上[illegible]中[illegible]大義[illegible]
口吐留中治安策叩頭拜受銅虎符分得帳
前軍[illegible]河[illegible]羽

[illegible]今[illegible]起[illegible]
斬[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大[illegible]行十里大[illegible]風[illegible]江
小[illegible]天化[illegible]
石[illegible]手[illegible]火[illegible]
千丈[illegible]一舉不回顧[illegible]三窟何由逃
進[illegible]
千[illegible]人[illegible]
者[illegible]
[illegible]江南日[illegible]

草生大守如[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何足平[illegible]
[illegible]安此土[illegible]劍[illegible]天[illegible]南山[illegible]
大材[illegible]分[illegible]力[illegible]君
不見北來[illegible]南[illegible]三品[illegible]功[illegible]上[illegible]不
待飛[illegible]詩
[illegible]
江上[illegible]一[illegible]日持
[illegible]
江上[illegible]平月[illegible]

似去年多

次王仲立歲夜口占見寄

澤國江空歲晏天人家雪沒斷吹烟田〻白水深三尺未下米

年勝舊年

寄城南孫箏美人

象〻停〻十二時沒[illegible]低[illegible]桃花會傍春風[illegible]恨當

年杜牧之

鈿甲箏[illegible]之[illegible]在十三[illegible]花[illegible]秋

花自[illegible]月

曾[illegible]子[illegible]金[illegible]春山八字[illegible]大[illegible]不[illegible]月

楫渡江遲

[illegible]神[illegible]春只[illegible]到冬來

風轉嫁人

送李道寧閩憲參差

閩中第一東南會海市[illegible]山[illegible]五月炎風開茉莉三州[illegible]

雨洗[illegible]行人日〻[illegible]馬[illegible]吏[illegible]見說石門[illegible]

世羽書不到止戈堂

送[illegible]以壽[illegible]

傳[illegible]送[illegible]千里[illegible]母娘

事[illegible]城上風高[illegible]海[illegible]一日出見旌旂[illegible]頭[illegible]子如相見

說我于今意更[illegible]

題[illegible]軒竹

我[illegible]一[illegible]不[illegible]此君如

玉[illegible]人〻山[illegible]池上秋清〻[illegible]江南鐵鉤

銀[illegible]不[illegible]

題[illegible]圖

[illegible]山[illegible]甲

[illegible]南北未下此[illegible]間

送國天蟾

天[illegible]子[illegible]在金陵帝上居年方十五[illegible]二十作賦

擬三都[illegible]不下[illegible]七尺[illegible]力絕人世所無

擎[illegible]鐵杖[illegible]方[illegible]道逢異

人[illegible]一悟忠義

但不[illegible]天子[illegible]都至正壬辰秋月初紅巾

寇[illegible]大[illegible]天奉[illegible]廷[illegible]下泰

軍談布以兵陣娛八平遂乃張大吳伐右從君居中軍之寧將黃
旂赤幟分前驅何異持戈捨其俘往歸田里耕而鋤浙收技功
奏王除不日乃旌驄馬東望之使者來草茂水官開府東浙呼
大帥侍君符風雅江左未必無更吾試君新翻水戰圖大夫抱
才不教總使令從世空嗟呀春江花開當河渡之渡酒傾如珠
珠高君堂前清興隨手拈掇技六六作詩也君當非紙不信問
之泰太守

去年秋九月天台先生遂寄題室談及水軍事令習水戰之
法二溪之萬外林谷之交流之水有順逆故不能不除依先生作
迄以八陣門法翻製水戰陣凡十有八余以四月黃巖千夫寧
領寧海所事或有所用求之未獲示與今先生以大帥之招
復至海上閱下楫洋宮道往見之先生又御風雨過我張氏
之訓草此拾行村求予詩其出入盛顯大仲泰先生已序之
予復何言童建其道為長短一章以歌之文仲性喜書有署
廷婁江人稱為大廷先生云今年實至正乙未應正月十日
玉山顧瑛識

環谷集八卷

（元）汪克寬撰

附録一卷

清康熙十八年刻汪氏三先生集本

環谷集八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汪克寬撰。克寬有禮經補逸、已著錄。其平生以聚徒講學爲業、本不留意於文章。談藝之家亦未有以文章稱克寬者。然其學以朱子爲宗、故其文皆持論謹嚴、敷詞明達、無支離迂怪之習。詩僅存十餘首、雖亦濂洛風雅之派。而其中七言古詩數首造語新警、乃頗近溫庭筠李賀之格。較諸演語錄以成篇、方言俚字、無不可以入集者、亦殊勝之。在其鄉人中、不失爲陳櫟胡炳文之亞。文士之文以詞勝、而防其害理。詞勝而不至害理、則其詞可傳。道學之文以理勝、而病其不文。理勝而不至不文、則其理亦可傳。固不必以一格繩古人矣。此集爲

國朝康熙初其裔孫宗豫所輯。前列行狀墓表年譜。末附以汪澤民等序文、爲胡傳纂疏諸書而作者。前有三原孫枝蔚序、稱祁門三汪先生集。今以時代不同、析之各著錄焉。

環谷集

汪氏家集敘

余從汪叔定季角兩君得祁門三汪先生集讀之三汪先生者環谷槃磵石西也兩君謂余曰此吾兄宗豫武山所刻其先世藏稿也余爲歎羨久之昔昌黎之文傳於其壻何如今三先生之文傳於其後裔乎他日武山請余爲序謏陋如余高山之仰久矣其何敢辭夫理學文章之分途舊矣環谷槃磵能兼之而石西獨以詩傳此三先生異同之大槪也環谷生平見於其及門吳國英所撰行狀年譜然同時召修元史者如胡翰

仲申趙汸子常行狀皆未及之子常不願仕而還仲申與環谷修史畢同賜金遣歸錢虞山謂仲申老於廣文天下但知有潛溪鮮知仲申也仲申歿後二百四十餘年吳郡朱良育叔英乃詳論之可見人與文之傳亦各有時也環谷詩

虞山所選者惟七言古詩三首向余偶見之未嘗不驚歎謂在長吉子瞻之間也今乃得盡見其全集文多於詩要皆原本經史而賦體亦不作晉魏以後語信乎根本豐者枝葉必茂也槃菴議論多師法朱文公丘瓊山而宗法一議尤

謂才高而識卑十首九首多說婦人與酒陸放翁謂其淺陋有索客之風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以太白識度尚如此詩人其可不究心聖賢之學乎三先生集其可

寶也夫渭北後學孫枝蔚撰

環谷集序

以愚觀今時之以言語名世者何歎數也古人於著述之事蓋有終其身不能竟其業者矣即業成亦終身不以示人至於數十年之久或數十世之後得一人焉從廢閣敗篋中竊見而表章之而其書因遂以傳莊生所謂萬世而下知其解者猶旦暮遇之也而今者纔能涉筆即已名家益有朝脫稿而夕殺青者若是乎古之書

成何難而今之作者何易也夫古人之傳或於數十世之後而傳其一二篇焉又或僅傳其一二語焉傳之至今不朽今人作者自命不數年間書或盈尺然亦不數年間而向之懸諸國門者尋已爲覆瓿之具閭里以外無復有識其名氏者矣是古人之書不自傳也人爲傳之故其出愈遲而傳愈久今則自爲傳之且急爲傳之而人卒不傳名實之事固未可同日語也夫名

者實之賓也古人實立而名隨之今徒以爲名而已無其實而務其名其志本以欺世夫世必有不受其欺者矣毋怪乎其書之速成而亦速毀也吾蓋觀於新安汪環谷先生集而知實之不可以已也先生家學淵源得之於黃勉齋之門人饒雙峰氏元泰定中舉於鄉一試禮部不第即棄去專志聖賢之學今讀其所著春秋纂疏及經禮補逸諸書考詳論辨研精入微莫不

本其師說以闡經傳之奧旨以繹先聖之微言其他雜文亦皆根極理要貫串古今非苟然而作也然觀其文辭簡質無所摹倣似未嘗有意於世之知之者而當其時已爲虞文靖公所識易代而後以名儒應詔與宋文憲公同修元史則先生雖惟務其實而其名亦未嘗不彰今又數百年矣其裔孫宗豫恐其書之中佚也復彙輯而重梓之思以傳之無窮屬吾友蛟門徵序

於余余益信實至者之名終不可毀也觀先生
之文識見旣醇持論復正意當時修史之役文
憲諸公藉資於先生者居多
今上特開宏詞博學科徵海內諸儒試其高等悉授
以史員纂修明史誠一代曠典也吾意其中當
亦有如先生者以醇正之學行典雅之文不偏
不撓以成一代之信史者乎因序先生之集並
及之益歷余思矣昔
康熙十八年七月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
討崑山後學徐乾學撰

環谷先生像贊有序　程敏政

先生諱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姓汪氏世居祁門桃墅
自我文公朱子一傳於勉齋黃氏再傳於雙峰饒氏三
傳於東山汪氏東山即先生仲大父而先生實嗣其傳
元泰定丙寅舉於鄉已而棄去畢志聖賢之學當高廟
初召至京師與修元史爲儒生首書成不願仕賜金帛
遣歸而終學者號環谷先生此其大致也先生著述有
易程朱傳義音考詩集傳音義會通春秋傳纂疏提要
左傳分紀經禮補逸周禮類要四書音證綱目凡例考
異諸書惟纂疏傳學者餘多散佚不存徒竊悼之而力
不足以復之也先生五世孫某六世從孫某奉先生遺
像及殘編數種見示且請一言末學菲陋豈足以與先
生之萬一哉維桑之敬高山之仰則有不能已者謹爲
之贊

贊曰此考亭世適門生第四人也此能與史局布衣第
一人也六經皆有說而春秋獨盛平生皆可師而出處
尤正其道足以覺人其功足以衛聖遺像凜然百世起
敬

環谷先生行狀　吳國英

先生諱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汪其姓也上世自歙縣
之黃墩遷於祁門縣北之石山至諱釗徙居縣南之韓
溪五傳有兄弟七人並有才名其第五子世容生深深

生敏敏生翀翀生二子長若愚無子以弟若谷子僑為嗣僑補試中國學進士生曄曄生燦字明夫繼家學時群從昆弟為諸經講師學問文章矩範鄉邑從弟國學進士東山府君華字榮夫嘗與其族兄二教府君柑字魏夫學於雙峰饒子之門饒乃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高第弟子二教及東山問難抑愬悉得其蘊與郡邑理學之盛自二公發之東山早歲又嘗從學鄱陽廬悆趙先生介如與故中書右丞五峰先生燕公楠為同門至元初燕公僉江浙行中書省事道過鄱門訪求東山與論舊故將薦諸朝東山固辭明夫無子東山有五子稔聞家庭之學明夫夫人王氏請其第三子應新字元美為

嗣是為中山處士記識博洽議論慷慨嘗著便民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欲上之臺省弗果聞者惜之處士娶同邑貢士石溪先生康鼎實第二女生五子次四是為先生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日初出先生生於桃墅里第生而有異處士君謂康夫人曰吾祖考積善陰德多矣或者食報於是兒興吾宗乎甫六歲石溪教之孝經論語孟子隨口成誦日記數百言後二年冬石溪謂處士君曰吾老矣不及教訓諸外孫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擇師善教之自是先生從鄉先生學銳佩其師日益月異至十歲處士君見先生所學彌進因取東山問學於饒先生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與先生觀玩

遂於理學穎悟乃取朱子四書自定章句晝夜誦讀恍然知為學之要專勤異於儕輩或達旦不寐母夫人見先生勤苦太甚謂處士君曰是兒讀書過勤脫或因是致疾不可不戒處士君呼先生諭之曰讀書以養氣為主不宜過勞先生曰某自樂此不為勞也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十有四歲是秋鄉里傳錄江浙秋試三場題目先生一見揮筆成篇鄉先生驚異曰此天才也明年戊午郡守禮羅婺源道一書院山長雲峰胡先生炳文於郡庠開堂試以激勵後進先生應中郡學及堂試與庠序諸老成相頡頏矣至壬戌春處士君同先生往饒之

浮梁拜可堂吳先生仲廷于州學吳先生謂諸門人曰新安汪克寬遠來從遊穎異絕倫勇於為學他日必有所成及以所為文印可於吳先生曰讀書明理躬體諸身文章與時可不學而能也先生既得吳先生之訓遂篤志聖賢之學歸作故廬闢書齋於居室之東偏扁曰思復銘於齋壁以自勵焉次年吳先生講道武林勉先生究貢先生答以吾斯之未能信躐等謀進其何敢然至泰定丙寅春聞延陵吳先生朝陽以春秋登甲子進士第任鄱陽丞特往訪之朝陽先生聞其言喜曰子可謂與知作春秋之心法矣是秋邑長令聞先生學行適與時輩畢應江浙鄉試仰中前列次年春先生至京會

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又兼對策切直遂見黜於中書先生欣然南歸遂奉養之志時貢侍制師泰曰德輔年妙而質純才優而學博賈勇秋闈即中高等上之春官輒不遇於主司是得之於數千人之中而失之於數千人之外天道之無常也先生歸自京師刻勵爲學爲自修飭遂厭科舉之文慨然曰道不行於當時矣乃取聖人手筆之春秋博考諸說之同異得失以胡文定公之傳爲主而研究衆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翰林學士虞公序行於世易有程朱傳義許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未可枚舉先生於經史聖賢之旨心融神會造

詣深劇故爲文略不經意而渾融典雅其教學者誘掖獎勸無不成人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數與師山先生鄭公講論理學意氣相得尚書巢深先生汪公謝事家居因遣其孫世賢執經先生之門四方學者知先生道學之懿從游甚衆先生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爲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然峰王習菴老交章欲以文章舉薦而先生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其心諸從學者以先生所居山谷環遶稱曰環谷四方學者皆曰環谷先生云至元戊寅六月居室災先生夜半奉處士君遷於別室以居奉養備至是年九月處士君以疾卒先生哀毀踰禮寢處於墓不食肉飲酒以終喪制至正壬辰蘄黃兵至先生率長幼避兵深山所居房舍資財爲賊焚掠殆盡簞瓢屢空先生晏如也自是連歲兵戈擾攘至聖朝勘定禍亂先生始返故廬洪武二年正月朝廷命行人賫幣禮聘先生至京同翰林潛溪宋公刪修元史是年九月事畢特旨一班齊仕先生以老疾力辭不受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二十二兩彩緞二表裏給驛而還先生抵家以洪武五年壬子十有一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九先生平居嘗語二子曰吾殁則祔於盛村之先塋其孤遂以是年某月日葬於其所遵治命也娶同邑聘君和溪先生程公之女勤儉以相成其家程孺人生與先生同年卒先於先生十

有九年子男二人曰彥舜彥禮女二人長適同邑李傑次早喪次適同里謝子原子原卒而守節以終孫男六人銈鐔錠鉞鐸鑣國英早歲從學於先生訓廸最深辱知於先生最厚敬述其梗槩於右俾其孤乞銘於當世之名公庶備朝廷太史氏之采擇以圖不朽

吳國英

環谷先生年譜

元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日初出先生生於桃墅里第生而有異徵處士君謂康夫人曰吾祖考積善陰德實多或者食報於是兒使興吾宗乎

至大二年己酉先生年六歲

春正月先生外王父石溪康先生來覲者外孫呼先

生名諭之曰爾肯從吾學乎先生卽應曰諾於是石
溪先生教之孝經語孟隨口成誦日記數百言又教
作駢偶應對如響夏石溪先生引群兒浴於溪沂因
以對偶試群兒乃曰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先生卽
應曰英雄三百輩隨我瀛洲石溪先生喜曰不負吾
宗宅相矣戒以一珠戲賜先生先生辭曰弗貪萬鎰
之寶惟珍分寸之陰鄉中父老咸異之
至大三年庚戌先生年七歲
識人倫大義有長者在必侍立不敢坐每晨必早起
入父母榻前問安否石溪先生謂處士君曰吾老矣
不及教訓諸外孫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擇師善教

之自是先生從鄉先生學每屈其師夙具大志見人
語及聖賢自謂他日可比
延祐元年甲寅先生年十有一歲
處士君見先生所學頗進因以東山所受饒先生之
書及當時問答之言與先生觀玩遂於理學有悟乃
取朱子四書自定章句晝夜誦之恍然知爲學之要
專勤異於儕輩母夫人康氏見先生勤苦太甚謂處
士君曰是兒讀書過勞脫或因是致疾不可不戒處
士君呼先生諭之曰讀書以養氣爲上不宜過勞先
生曰某自樂此不爲勞也次讀六經諸子及歷代史
通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時鄉人應召募者競行未

將遇見書帷有燈且聞咿唔之聲琅然相詫曰讀書
猶未盡耶書案積兩膝處皆穿
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十有四歲
秋鄉里傳錄江浙鄉試題目先生不經師授援筆成
稿鄉先生見之皆驚異曰此天才也
延祐五年戊午先生年十有五歲
是歲郡守遣使賫幣聘婺源道一書院山長雲峰胡
先生炳文於郡學開堂試以激厲後進先生往試中
第七名賞文公四書一部
至治二年壬戌先生年十有九歲
春處士君挈先生往鄱陽之浮梁拜可堂吳先生仲

迂於州學吳先生與約曰爲己終以成物爲人適以
喪己爾欲爲爲己之學則從吾游先生曰某謹受教
於是吳先生乃悉出平日講習之書與之讀之因謂
諸門人曰新安汪德輔遠來從遊穎異絕倫他日必
能有成問以所爲文卽可於吳先生吳先生曰讀書
明理則榮諸身文章特其餘事異時可不學而能也
先生遂篤志聖賢之學是冬歸侍故廬搆靜齋於居
室之旁扁曰思復銘之於壁繼又作喜怒哀樂四銘
及主靜存誠諸銘以自警焉
至治三年癸亥先生年二十歲
是年兩浙運司郭郁以書聘可堂吳先生講道武林

先生從游錢塘秋巖先生勉先生充鄉試先生答曰
吾斯之未能信躐等以求仕進某何敢然
泰定二年乙丑先生年二十二歲
淡成從學於吳先生
泰定三年丙寅先生年二十三歲
春聞延陵吳先生朝陽以春秋登甲子進士任鄱陽
丞特往訪之朝陽先生告之曰論春秋無他法不過
尊君抑臣貴王賤霸內華外□而已先生因應之曰
先知三綱五常之大義然後以考聖人之筆削吳先
生喜曰子可謂真知作春秋之心法矣秋舉江浙鄉
試主文翰林侍講學士鄧文原取中先生

泰定四年丁卯先生年二十四歲
春二月至京師會試論春秋貞主司不合又兼對策
切直遂見黜於中書先生欣然南歸遂奉養之志時
賢如翰林待制貢奎師成惜之
天曆元年戊辰先生年二十五歲
歸金華拜白雲先生許公謙請論道學復游學於閩
危之邪益交四方名士與學如鄱陽朱公遇建康彭
炳皆與之善歸益刻厲爲學痛自修飭遂厭科舉之
文慨然曰道不行於當時不若著書立言以貽後學
俾傳之於來世斯亦不負余之所願矣因建書齋樓
時婺源黃季倫先生篆隸妙天下爲大書書舫二字
以顏之
天曆二年己巳先生年二十六歲
夏六月長子存齋生冬十月總管馬速忽禮請先生
教授宣歙間凡及門者經其指授靡不有成禮部尚
書巢湖汪公致仕家居聞先生名德足爲當世師因
遣其孫世賢來侍四方從游者日衆庠舍不能容嘗
語學者曰存心以至誠爲主及物以忠恕爲先又曰
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爲本至於文章特
其餘事區區富貴寧足尚乎
至順二年辛未先生年二十八歲
春二月次子彥禮生

元統二年甲戌先生年三十一歲
冬春秋纂疏成
至元四年戊寅先生年三十五歲
是年奉養於家著述自娛學者以所居山谷環遶因
尊之曰環谷先生春　月汪公澤民爲作春秋纂疏
序夏六月居室災先生夜半奉處士君遷於別室既
而處士君疾先生治醫藥甚謹夜則設榻於寢門之
外衣不解帶幾閱其月時處士君年已八十遂以是
秋九月二日卒先生哀毀踰禮築廬於墓糲粟糲蔬
不離居室笑不見齒不食肉不飲酒以終喪制
至元五年己卯先生年三十六歲

冬十月母夫人康氏卒前後二喪殯斂祭葬一如禮
法
至正元年辛巳先生年三十八歲
春以處士君行狀徒步千里求銘於虞文靖公集虞
公集因爲序春秋纂疏
至正二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九歲
冬十有二月乙巳葬處士君於潜口勒虞公集銘於
墓門之石
至正六年丙戌先生年四十三歲
春刻纂疏於富川任氏
至正七年丁亥先生年四十四歲

館寓黃山時同汪公澤民游覽三十六峰之勝
至正十二年壬辰先生年四十九歲
蘄黃兵至先生率長幼避兵深山賊過於塗顧謂曰
此汪先生也相率去之
至正十三年癸巳先生年五十歲
夏五月八日夫人程氏卒
至正十四年甲午先生年五十一歲
比年兵亂猶數往來師山與鄭公玉講學不輟
至正十六年丙申先生年五十三歲
僞漢貽有邀迎之意因率家累數百指更由黟山避
地太平之絃歌鎮

至正十七年丁酉先生年五十四歲
秋七月天兵至郡院判鄧公愈首訪先生
至正十八年戊戌先生年五十五歲
夏始返故里冬十有一月高皇帝親狥浙東由寧國
道徽州欲召見訪以治道先生以疾辭屬兵後舍宇
爲墟簞瓢屢空晏如也
至正二十年庚子先生年五十七歲
花以門人吳季賢家生徒雲集講經論道殆無虛日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先生年六十一歲
復返故里作修學記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先生年六十四歲

是年聖朝戡定禍亂掃除僭竊郡邑始安先生婆娑
里社不求聞達有終焉之志
明洪武元年戊申先生年六十五歲
秋九月下詔求賢廷臣以先生薦辭不就
洪武二年己酉先生年六十六歲
春正月朝廷遣行人賚禮幣聘先生佐宋公濂修元
史八月告竣特旨留仕先生以老疾辭復欲留修大
明集禮先生乃出所集周禮類要一書付曾魯等以
備參稽上成其志賜金帛遣歸由是以所著詩集傳
音義會通經禮補逸易集傳春秋提要綱目考異等
書示宋公濂危公素龔肅公咸嘆賞之爲序作書之

意

洪武五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九歲

先生自京師歸優游太平者二年是冬十有一月十二日以疾卒於家十二月子彥辭彥禮葬先生於邑東九都之盛村遵治命也

請從祀文廟疏 弘治元年春正月　王珣

臣聞凡郡邑鄉賢著書立言有功聖門者當從祀所以重儒崇道而勵後學者也竊念元儒新安汪克寬舉於鄉不第隱居著述學者多師之所著有春秋纂疏等書實淵洙泗之源流發聖賢之蘊奧誠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若不從祀實為缺典如蒙乞勅該部行移郡縣

從祀先師孔廟以享祭祀非惟以此崇儒重道允足以為後學勸矣東上舊闕

創建環谷書院記　郭維藩

環谷非谷也其地山谷環遶也祁門鄉先生汪公德輔居之因而號曰環谷中有講堂歲久而圮然而未有書院也先生陪祀於紫陽書院然而未有專祀也有書院以專祀先生右都御史陳公文鳴命祁門令洪晳為之也縣治之右有山曰大洪山山下為社壇壇之左其地博大以長實為書院之位山形盤紆回合如抱其院題曰環谷書院蓋擬其舊云其制中為堂三楹前為門楹如堂數又前為門一楹肖先生像居堂中其費以其俸而僚屬亦以其俸來助補而捐之官者才十二而民不與焉以嘉靖丙戌十月十有三日舉事再月偕日而院成令釋奠焉以安其神覲之日邑人士皆來觀厥成翕然向風矣令退曰茲功也都憲志也弗可弗肖其始也遂以余生先賓狀來謁都憲命余記余曰祀之哉祀之哉夫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祀者非以其行足以表世學足以開後與祀之哉祀之哉先生元人也以省試舉於有司已而棄去逮我太祖之黜元命也遂應修史之召非中隱見之義與其行正矣先生之學也非六經孔子之言不究在易有音考在詩有音義在春秋有纂疏在經禮有補逸在通鑑綱目有考異非精其經與史之義

與其學正矣夫行正則身修學正則行純二者交益聖功也豈曰鄉先生之云乎士之後先生而生者瞻其像而不法其行是不以先生自待者也讀其書而不求得其義是不以先生之學為學者也矣以鄉先生為哉是故本其隱見以行已斯不陷於非義矣本其紀訓以求道本其史考以論古斯不惑於異學矣由是而之焉上則聖次則賢次亦不失有令名則祁門未為君子之鄉而先生亦有辭於祁門祀之哉祀之哉陳公問學文章推重於時其撫南畿也以表賢興教為先務故其化大行令在邑六年政宜於民是役也蓋嘉績云

重修環谷書院記　呂柟

環谷書院者以環谷先生汪德輔而名也其地在祁門東一里許依秀墩蒼鶴之山為祁門最勝處本漢禪將梅鋗故址後為巫覡竊據前郡守劉君志淑始釐正之創建環谷書院後毀於火庠生汪禔輩嘗請修復未行也庚寅春莆田陳君光華以己丑進士來尹祁門適提學章君丘君先後命復舊貫陳遂捐俸倡衆鳩工度材竭力經營中構堂三楹以祀環谷先生右搆一堂名宣祠其左則立文會堂及膳堂以資諸生講業堂前則砌石臺環以欄杆西鑿方池為翼亭其上號舍庖廩罔不畢具且訖工縣簿盧君熙以其見熙與余同年也使庠生謝用業金偕其子太學生堯夫問記按環谷先生聯

庵門人第四人也生甫六歲能通孝經論語孟子稍長其大父東山先生即以所聞於雙峰饒氏之學以授之故先生既舉泰定中鄉試遂棄前業奮往正學嘗師事浮梁吳可堂延陵吳朝陽二先生而鄭師山汪與深實與之交游後以經學教授宜歙間其吳國英汪天應諸賢皆出其門高皇帝平定天下聞先生名於洪武己酉遣行人聘至京師同學士潛溪宋公修定元史書成特吉一班俱留祿仕先生力辭不受賜金幣遣歸而終所著易詩春秋纂疏四書行音證等註禮有補遺類要綱目有凡例考異其平日講學者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為先文章特其餘事則先生之所著述者亦非專事於言語文字間也興復書院不亦宜乎游業其中之士倘當考先生之行上溯晦翁傳道之傳以淑者身而及於人可也若但騖心於言語文字之間則雖徧著六經群史障道滋甚豈忠事先生者乎書院落成在嘉靖辛卯秋七月其工及董役之人列碑陰

環谷先生墓表

高應經

環谷先生既殁若干年墓未克表嘉靖己丑晉安高子應經始來視其邑學政考論傳德知有先生喟然嘆曰惟先生之德之學世不常有豈惟邑之人是光實於吾道與有賴焉而德學之懿弗白於世則知者鮮矣然欲闡辭比事以信今而傳後非得名世之士不可顧余非

其人也一日其八世孫庠生璦等奉先生門人吳國英所撰行狀偕以來將頓首請曰璦不幸家舍衰歇先祖弗不及銘惟是步堂之石至今未有所刻日者聞諸夫子欲闡幽發潛此盛德事也璦是以竊有請焉應經受狀返脩潔自愧作以吾言不足為先生重也特恨無以相璦之後其何敢以弗文辭謹按新安汪氏自越國公始大遷於祁門自宋丞相忠定公始人先生之先所同出也高祖諱倫字惠卿曾祖諱勝字叔宏祖諱燦字明大考諱應新字元美皆有學行隱德先生實元美君之第四子諱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環谷者門人推號之稱也先生生有異質弱而知學少長考元美君即取諸

祖東山先生學於雙峰饒氏之門者授之先生晝夜玩索遂於理若有契焉既而親師取友悉海內名士若可堂吳仲迂師山鄭玉其尤也以其得聞於家傳師友者思欲明善復初故著思復銘以自警而有司方以學行起與舉應湖鄉貢先生雖得高等然雅志不爲俛眾于碌碌計也詣春官試以對策切直不第當時翰林如貢師泰諸皆以揚雄先賢作文餞之先生欣然來歸益自砥礪遂一志聖賢之學杜門讀書躬行實踐以操存省察爲入道之門著書立言爲傳道之器蓋先生之學得之東山上溯紫陽其源流有自也故其爲文明白典雅蔚然類古賢士之風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四方來學者

甚衆先生誘掖獎勸必盡其心而後已數與師山鄭公及溪汪公講論理道竟日相得甚歡暇則登黃山沐丹沙泉歷覽三十六峰之勝更杖行吟磨崖題詠翛然物外或者見之亦不識其爲何等人也晚居先夫君喪哀毀踰禮不食肉飲酒者一年服除適蘄黃兵至先生挈長幼避亂山中兵燹之餘簞瓢屢空晏如也入我朝洪武二年爲纂修元史事朝廷命行人聘先生至京同游溪宋公刪修史事書成將有一班俱爵祿仕先生義不可爵以老疾力辭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彩幣馳驛以歸先生既歸益疾不可起矣洪武五年壬子十一月十一日終於正寢享年實六十有九始未疾時語二子

曰吾殁則祔於盛衍之先塋其孤遂以是年十二月某日祔葬其所遵治命也先生平日論著甚多春秋有經傳附錄纂疏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禮經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其他詩文若干卷不盡傳於世云娶和溪程氏前於先生十有九年卒子男二曰彥銘彥禮孫六曰錯錦銑錄鐸鑣今立此表者則入世孫璽也嗚呼士患不志於道德耳世固有名爲道德之士而言行多詭於聖賢何耶若先生言足以翼經而行無所失道其庶乎應爵生也後未之有聞廢棄之餘心余言久矣曾等重以是請或者發明先生德學之蘊使後世有徵焉者抑亦有所在歟故爲之序次於石

環谷集

環谷集目錄

卷一

賦

夫子之墻賦
無逸圖賦
宣文閣賦
皇極賦
紫微垣賦
鳳凰來儀賦
天府賦
巽山賦

泮宮賦
別知賦
三友堂賦
九夏賦

卷二

辭

貽遠辭
松蘿老人辭
和陶靖節歸去來辭
又和陶靖節歸去來辭別曹仲傑昆玉
惜別辭

哭任生本初哀辭
哀此五章爲鄒山處士作

詩

賜致仕官恩幣詩
戊寅十二月十九日值先君誕日不勝思慕遷
哀賦古意二首
庚辰上元日念母有感而作
清明思先壠
和唐率山行二首
丁亥四月陪宗叔澤民先生游翠微寺分得微
字

丁亥四月十四日陪尙書公澤民游祥符寺分
得燧字
題道士張湛然彈琴詩卷
題李蘭丘畫驪山老姥賜李筌火星劍圖
秋後雨

卷三

策

省試策

論

先王制禮之盛論
越國公論

省試論
霸論八則
卷四
序
春秋纂疏序
經禮補逸序
重訂四書集釋序
通鑑綱目凡例考異序
題鄭伯康領薦赴省詩序
送友人汪德茂歸休寧序
唐縣尹改政稅籍詩卷序

送榷茶提舉貫公子素詩卷序
和溪漁隱圖詩序
冰壺軒序
送朱加山序
貫南山字序
王粟名字序
余槐卿肖山序
卷五
記
重建祁門縣儒學記
梅烈侯祠記

重建西峰大聖卓錫亭記
重建淨萑碑記
舊川家塾記
志學齋記
邑東平政橋記
聚德堂記
槐庭記
竹徑齋記
東野堂記
汲月軒記
橫野樓記

背山樓記
西南林壑樓記
卷六
說
易之文言傳謂君子行四德乾元亨利貞說
存誠堂說
經禮附說
任生名字說
蔣之紛字說
吳氏三子字說
卷七

銘

大學正心四戒銘

思復齋銘

主靜銘

存誠銘

晁季實字銘

香遠閣銘

亦政堂銘

樑軒銘

跋

汪文節公簡帖後跋

張介玉手抄孟子後跋

贊

提舉貫公像贊

靜樂公圖贊

汪府判像贊

啟

答劉叔簡啟

疏

募建萬安橋亭疏

卷八

碑

黟縣横岡忠烈廟碑

墓表

宋故迪功郎勅授龔州助教謝公墓表

墓碣銘

元故將仕郎全州路清湘縣主簿陳君墓碣銘

傳

鄭長者傳

行狀

師山先生鄭公行狀

環谷集目錄終

環谷集卷一

祁門汪克寬德輔著

同族後學懋麟蛟門選輯
裔孫　宗豫武山校梓

賦

夫子之墻賦

斂學主人與博古先生遊於尼山之麓曲阜之墟趨孔林之闕里瞻玄聖之攸栖櫶楯廸雲而蓊鬱檜栢參天而扶疏躋亭嵯峩而倚空杏壇聳覽而荒蕪列橫序之層構峙鉅殿之中歸屹崇門之突兀繚周垣之廻紆主人喟然而嘆曰端木子所謂數仞之墻其在茲乎吾子衣蹁躚之逢掖冠崔嵬之章甫參抹丹鉛攷摹篇今古行

式淵騫言辭求路蓋為我抽思遲辭仿章繪句鋪張弘麗之規緣飾高廣之度極詞人之炫燿亟援筆而為賦先生曰噫夫子之墻豈今之所謂墻哉粤自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卒大塊之清淑會元氣之晶英鍾聖神之華胄集條理之大成拓天下之廣居開億代之文明大是以覆泰宇以為欄立人極而為柱存至誠而為基凝至道以為土文章為之華脩德業為之培累貫一理以為積崇萬善而為堵仁義中正乃其板栽之方詩書禮樂乃其畚揷之具不思不勉初何事於經營彌高彌堅又奚煩於削鏤悠久無疆乃斯墻幹固之迹博厚配地乃斯墻延袤之數蓋非有濶濶之聲俾人得而闚又非有

甍甍之形俾人得而睹子與守約而獨詣後聖瞻前而無方衛瀫及肩之淺窺仲由雖是而升堂彼州仇之何人固無戕乎不足以窺聖域之渺茫主人展然而笑曰繄尼父之為人若太虛之時雨示後進之表儀固無行而不與夫豈並儗於垣墉岌岌乎城堞之扑欒使升高而無階設瞻瞻而延佇先生曰非也夫物理之不齊豈鉅細之異室凡藏蓄之廣博必高濬而難窺倘其中之狹隘外甲溝以奚疑何處下而取高曾何異乎斥鷃大鵬於藩籬主人於是與客躡高蹤耽清賞闢重扃披宿莽歷石級而步趨瞻宮庭之峻廣扣玲瓏之綺琲拜宗供之遺侶覽碑碣之籀文聆絲竹之絕響愛從容而詠歸挹清風之蕭爽

無逸圖賦

粤有好古書生博雅搜奇闢几上之冊絕編中之韋覽商周之遺蹟睹漢唐之懿儀涉獵前言究竟無遺秘闕主人見而問之曰子亦嘗闚唐人之無逸圖乎演往聖之箴規易明君之玩娛維良相之偉制實盛代之弘摹也吾抽子秘思摭子遠謀探訓詁之賾闡方策之腆芳道姸而為余賦諸書生曰唯唯繄唐中葉實惟明皇式遏逸擾克正紀綱嗣厤而帝既安且寧虎皮包及鵠板收奕爰利米璪股肱之良數陳治道訂寸憲章璪乃恩曰繄人君之位如臨深而捧盈安處逸而思艱寂

旰食而進寧於是寫周書無逸之圖爲唐皇克己之銘不俙不文不丹不靑惟取周公旦之數語所以戒成王之守成者也念聖人之遠慮懼嗣王之暇逸獻無逸之嘉謨陳艱難於稼穡於以戒夫怠荒於以勉夫兢業考歷代之隆規敷祖考之弘績嗚呼七歎感慨乎今王之心不敢五言鑒觀乎前哲之德于觀逸于遊田再四爲之丁寧生則逸生則逸反覆爲之戒飭陳亭圖之久近論得壽之隆嵡是皆以昏爲懲而以善爲則也璟之圖之必精緻而詳極明皇觀之宏亦感省而修悪矧夫九齡進金鑑之錄蘊古遺大寶之箴賢臣交納乎忠言賢君亦謹於操心故翅奢爲儉戒荒爲勤燬殿庭之綺繡

御錦坊之織紝是宜開元之盛治遂與貞觀而比倫也夫何賢輔旣往係心遂萌肆情慾於玩好易山水於展屛寬裳羽衣移宴安之媮薛槃孟觴且忘古道之典刑弗致蕭墻之警卒罹馬嵬之行益無逸之戒明皇不能愼終以如始是以樂極而悲生方今聖皇宵衣圖治篤緝熙之學繼纂成之志有卑變以論思有伊呂以獻替罔不假宋璟之爲圖而可以軼成周之盛治也秘閣主人展然而笑曰子之述是蓋將致吾君於唐虞躋斯世於雍熙與於圖混一而賦大都陳謡頌而娟佞諛者矣吾爲爾歌之以發其餘歌曰公旦輔周歷獎勤兮無逸數策垂寶訓兮宋璟制圖條不紊兮惜哉唐虞皇功虧九仞兮猶歉我皇勤勞克謹兮保惠黎民延億兆而有永兮

宣文閣賦有序

皇帝九年制作宣文閣於大明殿之西北皇上萬幾之暇御閣閱經史以左右儒臣爲經筵官日侍講讀茲閣深列紫御陛出靑霄朝野傳誦瞻望踴躍布衣微臣欣幸聖學崇文致治之隆曠古莫及敢竭螻忱贊揚之私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粲極立兮時雍四海一兮書同作神京於燕薊貫北辰乎天中懿聖皇之御極煥離明以當空復至元之盛治繩神武而丕隆淳風沕穆齊濟涵洪文猷炳赫乎扶桑

崦嵫之域仁聲駿沓乎濮鉛秖栗之封旣而乾符昭陳神珍聿錫文德誕敷皇闈廓闢建傑閣乎中霄屹大明之西北揭宣文之嘉名示弘摹於萬億爾乃準小梟恢洪基公輸獻巧匠石殫思陶人運其埏埴玉工效其雕幾豫章松栢剪千尋之夭矯金璧銀樓致萬里之瓌奇斧斤振鏗鏘之韻勞斲極精緻之安四方子來經之營之光不日而告成儼崔嵬而巍巍觀夫岩崿嵯峨嶙峋環繡拱複桷而重欄邈希世而特出麗不瞻奢儉不及質璇題翠甍前繪綾而龍鱗蛟吻與甍頭翟飛而跂翼綺疏鏤列錢之玲瓏藻井繁蔆荷之繪飾玉鐫璧英瀘旋而寥亂階珠明月照耀而恍惚璚戶耀乎尹之璀錯

金鋪晌遝環之複疊浮梲壘㟙而星懸闗拱衡縱而斗
折枝掌杈枒而斜據芝栭攢羅而戢脊曲折要紹而環
句脣櫨磔偃而岌嶫交龍纒栭橫飛雲之梁棟雙蜺蟠
礎峩擎天之柱石朱楣結曲而縈廻鉛砌晶熒而煒燁
艤垣流丹以周繚翠栭樛枝而行立於是聖皇駕玉輅
張龍旂展乎國容輝乎皇儀望舒陪夫左馭屏翳道夫
先驅鳴和鸞之鏘鏘服衮龍之陛離御斯閣以問道闡
經幄之弘規帝𦖞高懸天顔孔怡刻儒紳而進讀對黼
扆之嚴威舒細紈之蟬嫣擴六籍之精微咏仁吼義聆
天語於羲昊言温氣和陳古道於皐夔[illegible]詞臣之忠盡
核聖學之緝熙内府頒奇珍於翠釜上方鴻卑醴於玉

卮和氣春融起天庭之黄色文星環拱映帝座之清輝
想夫聖躬聽講之餘臨眺徜徉接羲娥之耿光納穹壤
於無際東望則延春之閣崔嵬崢嶸橫絶天半宵逈飄
稜西瞰玉德秘殿瞻矅月朗渺太液之輕漪涵天光而
滉瀁北瞻則萬歲之山嵲嵲嶒崒压洞谽谺草木蓊鬱
南睇象魏岩嶺朱闕嶢嵒嶢黄道之啓途列閶闔之九
闢猗歟休哉卓彼斯閣曠古曷稱貫億代之基闓闢八
紘之戸牖萃鴻碩以講劘稽典墳於蚪蚪於以廣睿覽
之明極乎有截之垓埏廓聖德之聰達乎無垠之宇宙
愚昔石渠天祿徒以貯簡編之糟粕麒麟凌烟秪以圖
輔翼之英雄曷若聖皇之制作宜人文於萬代致文治於

無窮彼弘文館聚四部之典博白虎觀辨五經之異同
又烏足與聖世而比崇也哉廼舞蹈而歌之曰於穆聖
皇亶聰明兮寔濬昭回照萬方兮嘉惠兆人臻羲康兮
傑閣中天崔嵬兮鴛鷺翱逢侍帝旁兮載稽經訓研
精奧兮治功彌隆追虞唐兮人文宣朗貽億萬世而無
疆兮

皇極賦

繄鴻濛之未判兮紛闔闢之昏渾道太極之肇判兮鄉
芴幽而昆侖崇與卑之既陳兮緊人文其明宜孰主張
是兮總九野之元元佇睿哲之首出兮奠中區而建極
握大寶之巍巍兮秉元聖之休德倬大學於虞庠兮至
仁娩乎唐國作庶類之標準兮靡不於斯而作則實無

偏而無陂兮恢特立乎中央光宅極而貞蹈兮厥表正
乎四方東西南北各止乎是兮供輻輳而瞻望猶北辰之
居其所兮獨衆星之環拱屋中高而四下兮揭乾棟之
獨隆任斯道而弗顛兮邪總總而歸升慨余懷古先兮
屢翹首而企踵禹濬川而疏洛兮睹神龜之負書皆文
自一而至九兮尊居五之錫疇稽皇極之位於何而存
兮儼五數之中居統八類而爲綱兮聿表領於襟裾歷
夏暨商兮斯理湮汨嗟周王之有道兮纘禹貽服釋纍
因而訪箕兮演大法於簡策陳名言於不朽兮皦中天
之日月道不虛行兮在乎其人式稍之而致理兮綱八

百而永年五行順兮五事叙八政厚兮五紀協斯皇極
之所以立三德以乂兮稽疑以明庶徵允念兮福極於
以勸懲斯皇極之所以行隱後世之淆述兮彝倫攸斁
天不畀乎此疇兮爭往執於初古來世胥胥而倀倀兮
象緯顯其失度嗟大中之是訓兮韓舛爲於訓詁彼優
游而姑息兮胡弗遵於王路宜孝元與代宗兮竟莫延
於厤數惟蝌蚪之未沫兮尚斯文之可徵仰聖皇之御
極兮踐五位而文明由聖道之正直兮粤作則於八紘
述敷言以爲世訓兮貽億代之嫓群觀餘生之何幸兮
將覩光於上京叩帝閽而獻頌兮慶四海之咸寧歌曰
我皇在上亶明聖兮建其有極德至盛兮參贊化育天

地並兮四方取則無不敬兮羣黎所賴爲龜鏡兮億萬
斯年延福慶兮

紫微垣賦

璧月皎兮覩明銀浦爛兮晶熒輕颷恬兮肅清纖雲收
兮霄冥若有客兮游木天陟仙瀛躋太虛仰圓靈頫淵
翰林主人曰吾觀紫微之垣天皇之庭高高而在上邈
邈而莫登願先生搜典籍之賾隱圖象緯之縱橫擄藻
麗之錦心賦鏗鏘之金聲恭也將屏息而竦傾耳而聽
主人曰唯唯蓋聞紫宮巍巍天皇是處大帝之座尊居
其所抱以勾陳之六珠佐以天極之四輔燦燦其後者
椒房之后妃燁燁其前者儲宮之儲副尚書大理炳煥

而森羅柱史女御輝光而列午運轉於百餘萬里之外
在中而弗移周廻于七十二度之間常現而可覩繁榮
衛之昭布儼七八之相聯環乎皇極之居斯謂紫宮之
垣左樞右樞夾乎離南之闔門上承下丞攝乎坎北之
重關上宰少宰以對待少尉特立而并存上輔少輔煒
東西之次列上衛少衛分左右而屏藩是知也覆以華
蓋之輪囷植以天柱之突兀黃金爲城塹以雲漢之津
白玉作京闕以閶闔之闕呑銀礫之層層樹白榆之歷
歷匪築以干戈河圖之倚杵匪鑿以五色女媧之鍊石
倚舍庖丁之容通內階天府之相通璿宮玉臺若覺乎
其中廣寒清虛聯照乎其側故至尊之履位代紫宮以

居中師保掀台躔之拱侍臣鄰烱郎星之列從奎璧炫
文章之府執法肅御史之風由是天帝之垣環衛太一
於高穹萬國群黎林林總總以仰昨雍之化豈非微星
之萬一千五百二十旋繞而無窮若大微象明堂之房
人市燦權衡之宗雖皆帝座之所寓群星之所流或躋
翼軫之墟或貫房心之衢曾未若紫宮環衛於北辰之
扛轂五緯連珠之所拱向列宿撩轄之所會同也客聞
而歌之曰我皇聖明兮握符御極賢才僉翰兮光華赫
奕紫宸倚容兮金墉崔業萬國歸心兮黔黎戴德又歌
曰丕闡弘開兮景星耀輝帝垣昭晰兮中天巍巍至和
坱圠兮玉燭獻符樞軸旋轉兮萬壽無期歌罷月掛觚

稜露爽秘關璇杓低昂玉繩迴薄直凊寒於掖垣仰紫微於寥廓

鳳凰來儀賦

有虞起兮厤耕垂華煒兮文明袗衣絅兮斧扆聆韶變兮八紘命后夔以和樂奏韶箾之九成致靈鳥之翕集舞威儀於彤庭想夫鳴球戛擊絲桐振响拊搏衎諧咏歌迭唱先祖洋洋而格思群后遜遜而揖讓宮縣斯設簨簴維樅崇牙之旋業蔚樹羽之衢縱幹驟擊柷而竹竹眂瞭播鼗以逢逢陰管聯歙於鏞笙金奏鏗鏘於大鏞變徵旋宮調律同之硯錯執干秉翟列舞佾之從容導大塊之至和致象物之感通爾其九奏爰終於飛

翔翥粲粲其章翩翩其羽覽德輝於千仞聿迴翔於殿宇九苞炫爛翍黃脾而表回五色璀璨歷玉階而延竚儀容肅肅而雅馴貌衛蹌蹌而獻舞德侔君子恆揭義而負仁育協黃鍾蜿鏗金而考鼓其爲物也梟乎太一之粹作乎丹穴之岑距弗履乎弱草味弗啄乎生蟲朝憩昆崙餐琅玕之瓊玗夕游縣圃飲玉池之沖瀜首戴金雞之喙尾曳鯨魚之蹤竹實餵而頷燕後麟麐而前鴻飛食二百有六十而唯是之爲宗爾其九官都俞四岳輔弼洚水懷襄而底平烝民艱鮮而奏食八埏喤喤而雍熙四海安安而寧謐帝舜之德始不翅玄涯之介包與方儀之立極是安太和之音始迭作於九變而太平之瑞騈雄雌而下集昔者軒轅施德聿巢阿閣之顛厥後岐山修政爰止高岡之側羌至聖之致瑞實後先而同轍逮夫將乎政熄代變風頹尼父興不至之嘆接輿歌德衰之辭楚人山鷄賜千金而詭詡西都神爵驚異至而兮奇煽史神仙之恢詭符秦讖之支離偉我皇之聖明協重光於虞帝大猷昭黼黻之文雅樂應簫韶之制昜湛樂於吾民陶太和於斯世皋益揆武而論思稷契騈肩而獻替顧羽儀於天朝効鳴陽於盛際

天府賦

維茶姬之肇造兮臻泰和於寰寓恢輿圖於八紘兮逖聖德之涵煦偉菁莪之樂育兮烝俊髦之楚楚舉賓興

之盛典兮進賢書於天府羌入府之巍巍兮實萃國之炳煌列弘璧作天球兮燭明月於夜光肆異才之挺生兮燦瑚璉而圭璋既溫粹而閎珏兮又追琢其文章宜哲王之珍之兮登厥明而是藏嘻成后之善斷兮且庸聖而輔之日就月將而弗懈兮贊文武而緝熙建周官之六典兮植太平之丕基掌邦教於司徒兮鄉大夫以爲屬宜德行而訓廸兮緊禮閒而樂嬉俾藝苑之翱翔兮存秉彝之貞淑每三載而遴選兮書賢能於簡牘遂旅獻於丹扆兮覲重瞳於釆錄王再拜而受之兮忻得賢而善俗敕司寶之官而度其書兮曾何翅於貝玉爰論定而授職兮申錫爵而頒祿余幼好此奇服兮佩祖

聖之規箴風清修而慎守兮亦廣討而幽尋螢牕雪几
矻矻以窮年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維吾既有此內
美兮速充貢於斯今皇穆穆以當天兮寔丕承於祖宗
軼盛治於成周兮與群才於海甸曰余嘉此忠兮遣
世孔仁新登名於天府兮攄尺寸之忠勤叩閶闔而開
閽兮呈琅玕於帝所臨敷衽以陳辭兮念明時之欣睹
茲較藝於鄉閭兮聊抽思而作賦頌雕蟲之何有兮守
中扃之貞固廼舞抃而爲之歌曰成周至治八極咸寧
兮碩彥間生爲國之楨兮司徒興敎與賢能兮策書入
獻天府是登兮猗歟我皇爲治厲精兮設科取士羅群
英兮所寶惟賢錄姓名兮藐焉小子希封揚於明廷兮

吳山賦

天沉寥而清曠兮金風淅淅而蕭森駕言馳騖於西湖
兮縶广馬於虎林寓遐矚於此邦兮愛陂吳山之高岑
苔梯石磴縈九折之委蛇兮躡巉嵓而登臨睇峩嵬之
峻頂兮眺奇巘之嶔崟倚太虛而峭拔兮嶒崒崱屴不
知其幾層根盤數千里而廣袤兮周廻紆鬱於坤垠層
岨倚披而鵬翅兮疊峰崚嶒而亂鱗烟雲歛薄其萬狀
兮日月蔽虧於夕晨草木暢茂而異香芬郁兮靈奇怳
惚而升沉東望則海門之峯巘兮三島隱然而出鳳天
日渺以西至兮萬石飛來而錯峙左西湖之瀲灔兮匯
冰壺而清泚瀏江右帶而混瀚兮驚湍潏潏而瀰瀰紛

總總其上下兮艅舳艫相屬於千里下窺閭閻之行
逝兮棟觀巍峩而叠起衢道衡縱而如畫兮車馬駢闐
於九軌異珍輻湊以咸萃兮委南金而象齒大府屹立
於雄藩兮斐棟翬飛而麗矣台星耿耿而芴燭兮闍婆
流球會同而至止挹佳氣而抃舞兮偉舉解之若倚槩
是山之鍾秀兮孕玄黃之閫閾傾名號之偈從始兮繇
泰伯文身而建國闔閭揮戈而霸楚兮夫差喬而栖
越何西施之嬋娟兮以爲好兮賜屬鏤於婞直伯嚭長
驕而沼吳兮胥泛遺忠於潮汐銀屏寶屋衝突於山趾
兮存英雄之遺跡叢祠屹於宗閣兮荐馨香於明德爲
風稜稜而與此終古兮鎮坤輿以無極歌曰大塊流形

峙危阜兮何吳孕士錫兮守兮伍員鯁直忠肝剖兮命
祀千載怒潮吼兮聖人馭極一宇宙兮拳石海堧如培
塿兮雄藩重鎮永遐久兮緘冂丹服拜稽首兮我皇撫
運億萬壽兮抽思作頌貽不朽兮

泮宮賦

广劫好此奇服兮希前哲而進修曰佚邪之有學兮慕
泮宮而來遊何所獨無奇覽兮先於此乎久留煥垒壁
之煒煌兮寔屬目而　猶由義閫之軒朗兮造道闇之
嚴邃瞻化覺之脩構兮趨廣袤之敞序登倫堂之博大
兮偉俊髦之是處聆弦誦之琅琅兮修文物之燁燁歷
重階而拾級兮陟璧城之穹崇叩大成之鉅殿兮闢綺

琬之玲瓏拜素王之遺像兮儼龍袞之儀容想過化存神之妙兮更千百年而愈隆步前除以徜徉兮睇泮池之澄碧降殺於辟廱之度兮象玉潢之泮璧蕎源泉而不竭兮涵天光之昭晰茂藻芹之芬郁兮春意生生而不息繄厥初之有作兮實肇造於蓍姬維東魯之建國兮闡文服之攸施於赫公旦之有孫兮纘十有九葉之丕恭樂泮水而翱翔兮載龍旂之委蛇習大射而周旋兮慄彼獻琛之淮□序鄉飲而獻酢兮儼穆穆之威儀多士漸摩而克廣於德兮紛總總而驅馳嘻魯叟之燕坐兮亦龜蒙曲阜之遺規顧嘉名之昭稱兮盍考譜載籍而有證也奚毛鄭之異詞兮吾將孰從而取正也抑

稽魯頌之訓故兮謂東西南諸水而北絲以周垣故微諸鑿沼之形狀兮探名號之本源若王制之推尋兮求義理之斯存眷言政教之是須兮溥德意之敷宣究字書於會意兮益分判焉云爾班條章於此學兮俾民跻則而興起半天子之制兮明尊卑之殊軌雖立論之無同兮匪乖戾於本始蹇予未有知兮值昌運之文明八埏春育於元元兮侈橫舍於列城彼魯申之采芹兮又何足以揄揚於頌聲制禮樂以陶吾民兮固將軼成康之太平歌曰猗歟泮宮之廓開兮與群彥而蟬聯抑抒意於鄙辭兮庶幾續周雅之遺編

別知賦有序

學正董君彥醇書滿調遷天官為歌此賦以餞之

維紫陽之巍峨兮沆石壁之漣漪實逖翁之所家兮沛遺澤之沾溉芬茆芹之郁郁兮交玉佩之陸離駕吾乘於東淛兮懷槪書而來茲佐鳴鐸之清响兮振逢掖而委蛇升皋比以刺論兮拂殘編而剖疑抒緒餘於詞藻兮發胸臆於歌詩偉紫露之璀璨兮繄先世之所貽繼横宇之摧壓兮撼靈凌而弗支爰翼贊以修完兮倏炫燿乎前規嗟日月之冉冉兮考績及於瓜時何揚舲之不可縶兮載雲旗於江之湄凌埃風而上征兮邁將造乎京師摅天人之素蘊兮叩帝閽而陳詞朝騁鶩於玉署兮夕翱翔於赤墀彼青紫之俛拾兮亦志願之攸宜

念蓬蹤之聚散兮會幾何以追隨惟知心之難獲兮顧繾綣而抽思山龍從而萬發兮水汨瀄而流澌酌瑶觴之醇酎兮調鳳柱之朱絲情惆悵而若失兮意縹緲而如馳覬嘉貽之有繼兮庶此歡之可期

三友堂賦有序

余友張文玉鄉先輩明善先生四世孫也伯仲三人刻苦自樹不墜先業構堂植松竹梅扁曰三友其兄介玉愛松弟仲玉愛竹皆以儒術就吏祿而文玉癖於詩以梅自娛訓導鄉校有年矣郡太守嘗辟爲司倉不就士輩咸與之暇日與登斯堂徵余爲之賦

承先祖之嘉惠宅雉堞之東隅樹欄楹之閒曠列軒

檻之敞虛植松梅與茂竹象棣棲之鼎居儷清賞之朋從篤高誼之友于時三會而笑傲翔又樂夫瀟與緊厲操之不易歷歲晏而與俱彼美大夫蒼髯倒植走虬龍而偃蓋披介鱗而櫛比身茾藏而迥秀節磥砢而多異撼半空之鬣籟挺萬古之葱翠滴琥珀而下藏茯爲精而旁施聳冠劍之交橫若大臣之廷議暫櫓楠於琴堂玆飆罍之小試祠匠石之一顧作棟梁之偉器男有魁仙瀞然幽姿刻峥嶸之高柯敷的皪之芳甤欺冰雪以逞媚綴珠玉之生輝稟造化之貞潔發英華之瑰奇占群芳之上流遠桃李之柄遲備太極之至理表隱士之範儀月疎影而錯落風清臭而芳菲雖翻采乎丘園猶

映照於瀟湘待肯于之有仁調鼎鼐於明昔懿哉此君猗猗叢碧心洞然而中虛幹修然而外植抑斕斑之錦襁峙琅玕之綠戟森意氣之嚴毅覆濃陰而靜寂來清飈之故人袪大暑而辟易姑備用於簡牘書刀筆於策刻行登進於玉堂俾編修於史策若乃風霜高潔陰谷嚴凝衆花萎薾茂草摧零嘅芳華之寞寞蠶肅氣之稜稜唯三世之榮茂特強項而守貞稟後凋之徤德欽木果之三盟安高人之泉行爰尚友而怡情於是曲寶告成三餘多暇折含黃之滿庭泛新綠之盈罕偉此季之壎樂胥蒸坐乎堂下媚賞草而介壽祝喬松之純嘏存一枝兮班班日三竿兮洒洒締久交於無射樂天倫之

閒雅嗤市道之澆漓武朝達而久含聯同氣如佽譬剖連枝於中野始強笑而進逐佽擠石而擲瓦睹清河之高風盍顏慝而面赭乃從而歌曰蒼松鬱鬱交繁陰兮猗竹叢生如相親兮中有橫斜淵先春兮凌寒參立儼幽人兮志士取友惇天倫兮紅紫芬芬特徵塵兮又歌曰高堂輪奐屹華構兮雁序詵詵三益友兮歲晏怡愉雝承久兮齊奏慇君介眉壽兮節誼堅貞世鮮有兮抽思作賦貽不朽兮

九夏賦有序

周官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註曰金奏擊金

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杜子春云祴讀爲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禮外傳曰朝聘燕享之禮或受之於廟或延之於寢及祭祀在廟皆以樂納賓大人助祭出入奏齊夏周公制禮而樂章大者有九謂之九夏笙師掌春牘應雅以教祴樂註曰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按鄭康成曰肆夏詩也叔孫穆子與文王鹿鳴俱稱三夏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左傳杜預註曰肆夏樂曲名周禮九夏

其二肆夏一名繁其三昭夏一名遏其四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也鄭語又曰肆夏繁遏渠呂叔玉曰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說互異要之九夏皆樂歌之名而不可考矣疏曰王出入令奏王夏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皆大司樂文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四者無明文杜子春別有所見云賓醉而出奏陔夏者賓醉將出恐其失禮故陔切之使不失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出之時皆云奏陔云公出入奏驁夏者大射云公入驁是諸侯射於西郊入時奏驁夏不見出時而言出者樂師行以王夏出入禮同則驁夏亦出入禮同故兼云出也此九夏王夏惟天子得奏諸侯以下不得肆夏則諸侯得奏故燕禮奏肆夏大夫以下不得故郊特牲云大夫奏肆夏由趙文子始其昭夏以下諸侯亦用之其驁夏天子大射入時無文故子春取大射公入驁以明天子亦用也愚按賈公彥云鐘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故陳氏樂書云堂上堂下之樂兩者並用作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焉黃鐘之鐘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鐘應之黃鐘之磬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節歌者之句也先儒說笙鏞以間則

曰堂上詠歌則堂下之樂不作堂下奏樂則堂上之樂不作抑獨何耶今考舜典云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而左傳云歌鐘二律又云金奏肆夏則歌與鐘鼓並作疏言是矣乃爲之賦曰

厥初玄黃之肇判兮函至和之絪縕大音隱於沖漠兮閟窅默而無間緊聖神之繼作兮泄堪輿之清淑聆玉鸞之啾啾兮契中聲於嶰竹姬后儆而祇敬兮齊八埏於時雍偉大武之有作兮神瞽聽而能調協兩間之沖隊兮紛玉琯於典同圖庸哲之工巧兮道太和於王朝度九夏以爲詩兮合登歌於金奏皇剡剡而進却兮曳褒衣之委蛇翳六龍之蜿蜿兮齊玉軑而並馳奏首章於王夏兮鳴笙鏞之參差靈氣冉其下征兮神洋洋乎左右執好修而主之兮忽奔走於先後陳肆夏而浩歌兮竽瑟紛其雜揉芷辟蘅之藹萃兮命猶蓄爲余占之曰薦是以明禋兮豈有神其昏之既在滌之潔蠲兮昭夏奏而來思百神翳其並迎兮舞干翟之陸離集磬筦之鏘鏘兮將簡秋之新耀四國率其來賓兮冠岌岌而俯至叩帝閽而開闔兮執玉帛而爲贄工歌納夏以延之兮陳萬舞於其次無此疆而彼界兮懷秉彝之淵粹惟爾伯舅叔父兮敵所愾而獻功宜昭明於章夏兮鳴宮縣之編鍾列俘馘而充廷兮群舞非而從容迫肆筵而燕樂兮錫秬鬯與彤弓魚軒招提而戾止兮粲副褘

之姣服亶佐助於王侯兮執豆籩於瑤席盛連蜷而既
留兮奠瑚璉於黍稷疏綴飾於齊夏兮舞繽紛而縈飾
宗支衍而蕃碩兮侍孫子之振振族𮞔歌而應律兮鏘
瑤簴之鏐金嘉賓式宴而既醉兮羌屢舞之僛僛陔夏
以爲行節兮鳴鐘鼓而送之階西階之踧踖兮聿折旋
於矩規入音紛以節奏兮寶王心之所怡猗嗟邪君之
卻射兮雋言邁而云返詠鶩夏而容與兮珠纍纍而若
貫歛籥管而拊鼓兮颺翠旗之綏綏惟茲九頌之迭奏
兮與至尊而俱作侯府肆以匪鶩兮亦康娛而愉樂思
聖德之博大兮宣鬱悶於穹愕惜簡編之煨燼兮紛紀
註之參錯訶竹支之郄聽兮爲齊以授私陋堅歌以

皇夏兮法考鏃而康辭促大明於螢燭兮測滄海於瓠
蠡紀斑斑於殺青兮貽來金之笑嗤惟聖元之涵煦兮
洽重熙於覆載播繩音於樂歌兮極雄偉而宏大扶娜
周而過之兮翕五音之繁會抒芜言以作頌兮歌懿德
於昔邁

環谷集卷一終

環谷集卷二

祁門汪克寬德輔著　同族後學懋麟岐門遐輯

裔孫　宗隊武山校梓

辭

贈遠辭（錢限付 遐燕）

緊洪都之巨藩兮翼軫之墟有嬀氏之苗裔兮曰元龍
之緒餘維祖身之殖學兮陳宏詞之藻麗偕東萊以擬
升兮擅雄才於經濟逮夫君巳五葉兮尚遺澤之流芳
試刀筆於案牘兮贊謀畧於油幢皇畀予以仙吏兮授
休寧之少府膺仕之涂繇階而升兮展青雲之步武羌
布政之有方兮長草邑於黃扉彼狗偷與鼠竊兮咸徙

義而弗違縣有獄而莫詰兮伊大辟其誰任君發摘如
神明兮囚具伏而不以訊慨豪右之怙勢兮侵奪乎男
序之上田君夲徼而按治兮復疆理於陌阡使韶歲総
而經於茲兮明獎借之殊遇上薦章於湍臺兮謂廉能
之顯著書上考而及代兮聿遨遊於上京進升華而立
发兮增九萬之鯤鵬吾儕小人兮徼𢢼懞於下邑念惠
愛之不可忘兮願扳留而靡及揭祖帳於東門兮寫山
广烟出抽繾綣之離思兮聊抒意於斯文

松蘿老人辭（休陽尹美大尹處公之賦均役也）

松蘿之山兮巘崿嶔巇淵源之水兮湍且淪漪我培其
間兮盼窒參差槩墾而耕兮亦耘以耔井井南畝兮鱗

鯨東萬歷歲滋久兮芬貿易於貨劑或有餘如蚨兮或
不足如瓊䂓板圖之舊額兮相什百而倍徙胡司存之
未察兮循苟簡而弗治戶寧安閒兮細民慘㬥困而流
離公質肅之苗裔兮傳時彥之表儀沐霜其操兮鷙鶚
其姿承后皇之嘉惠兮馭雙鳧而下來能施政以寬兮
撫民以慈慨民役之弗均兮厥咎何居曰吾爲邑長於
斯兮責將奚辭揭良法於墻壁兮示秩秩之弘規舉鄉
里之良民兮鵷於庭而告之稽定業而書於籍兮必毅
貫於毫釐毋慢而疏兮毋詭而欺徒盡而心兮勿煩有
司越期月而告成兮曾弗旋於筆箸其纖白令兮辨等
差之崇卑歲有餘賦兮佚勞適宜存儕小人兮忻幸會

於此時強振衣而起舞兮睹美政之恬熙聿扶杖於公
門兮一再拜於前墀念民瘼之有瘳兮匪公而誰顯公
顯榮兮秉衡軸之樞機駕騏驥之逸足兮騁九軌而飛
馳集山谷之謳歌兮聊抒意於俚詞將紀績於堅珉兮
慰吾心之遐思

和陶靖節歸去來辭 有序

余幼年讀靖節先生此辭嘆其志節高潔爽爾襟如
土芥益其恥事劉氏非止遺榮而已也撫卷三復敬
慕不已遂倚韻和之而鄙意微有異於先生且閱舊
稿如彷次律睹故物於破篋中頗愧似作疵類頗不
忍棄去姑存之

歸去來兮芊塞蹊間胡不歸縶正性之遷移蕩流徙而
堪悲聚蠛蠓以翱翔放雞犬而莫追昧庶理而昏素兮
非是而是非頤縕中之弗類徒魏冠而衮衣夢念慮於
方寸兮勿斷於幾微蠅營狗苟鵲雛鶉弁逢乎義路闖
其禮門兮道純粹匪我思存以彼貪益易我彝尊歸去
來兮南炎火之赫奕北寒山之屏顏西弱水而東海滕
皆物而返安蜮含沙而射人虎磨牙而守關嗟謬迷而
罔覺嘗長嘆於旁觀盡猛省而思反覓故居而復還闢
異香於聚窟育老鶴於門桓於戲噫嘻哲人罕熙與造
物而同遊保后皇之降衷初奚取而奚求養浩氣而弗
懈術牧徑而騁疊秩五典於虞冊建九法於箕疇若拭

古鑒若洗虛舟澄污濁於清源守常明於丹丘宰萬彙
而昭煒思入表而摎流物總總而交前羌逸豫而日休
已矣乎居乎安宅恆若時孰謂神往而形留胡爲乎伎
伎肆所之支流宗渤澥庚莊會榮期皎靈府兮孔弘治
情田而常耔謎明命於伊訓執恪恭於商詩偉天君之
泰然母受諫於前疑

又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illegible]

歸去來兮天寒雲邊征鴈歸南飛叫月聲嘹唳使羈旅
絆而傷悲逢斯世之堪嘆思往事之莫追感江山其有
易覩風景而是非霜凜凜以切肌風獵獵而吹衣孤山
前之紅樹望雲外之翠微竊思有感得與若亦憶君邀

迎留余聖門經書翫味道誼長存俛我以德酧我以樽
同淸吟以適意共雅論而歎顔依梅林之茂蔭待歲寒
而相安雖客愬之云樂偶故里之情關憶靑氊之復傳
對黃卷而常覩喜朝益而暮習愧春至而冬還慕唐堯
兮虞舜鑒晉文兮齊桓歸去來兮訪竹徑以遨遊知榮
辱之可畏遠名利而匪求對樹花以遣興傾竹葉以忘
憂樂大經訓乃藉翁假筆耕乎田疇或執樵斤或棹漁
舟然托迹於朱呂姑留意乎軻丘好蹈駁於崇山空澤
纓於淸流輕浮名於一羽貴安分乎四休已矣乎曾聞
俊傑能識時張良范蠡去與留胡爲乎西去復東之松
楸望予省枌楡亦我期慕陶令之行藏踵龐公而耘耔

傍東籬以待酒遊西園而賦詩何當剪非春風裏與君
相約勿相疑

惜別辭

公胡爲乎山之幽靈卓叢生兮久淹留松蘿崚嶒兮於
焉遨遊笑言恬嬉兮五越星周公之來兮草木春七郡
煦燠兮涵至仁恣豪端淸兮閭無虞詠詭論怪兮屏迹
而潛身公之去兮秋風高鯤鵬變化兮萬里翱翔闔閭
兮瓊宮嵯峨翼贊元化兮躋堪輿於泰和秋山兮重重
秋水兮汪濊攀援欲駐兮不得以從容矯首而思兮憂
心忡忡

哭任生本初哀辭 有序

吾友任本初蕭齊御史中丞敬子之裔孫也甫父昆
仲往往以賢才得官師至正癸未其父始命之從余
講學授春秋左傳胡氏傳輒通大義學古近體詩句
法閑雅興趣淸遠臨歐陽率更帖尤得其筆意屢訪
余環谷山中相從於宜之太平無時相舍余編著春
秋纂疏本初與有功比年干戈搶攘本初糾集義兵
扞衛州里遂被擒焉壬寅之春余寓黃山之麓忽聞
其抱疾歿於外舅之居年方三十有五嗚呼痛哉本
初爲人事親以孝友愛於弟交友以義尤施恩於鄉
黨汲汲濟人之難如其父之用心也從余遊者如本
初甚夥余嘗爲文銘其父之墓去年九月哭其叔父

今又哭本初若之何不哀且慟也故爲些辭以哀之
余取友於天下兮歷名邦而轍環雖朋從之彌衆兮胡
達才之艮觀得任子於海寧兮貫潁異而可愛樹秀而
不實兮使予悲慟而心痗余哀任子之不壽而歿也爰
命巫陽招而復之巫陽拜手亟招以辭辭曰任子神遊
胡不歸來些天地淼淼了奚之些魂乎來歸爾父勤勞
保宗祊些扶顚植仆君子游些金齏猶教遺戒昭灼些
魂乎來歸繼承遺志惟子是託些魂乎來歸爾母鞠育
恩孔深此恩子望望焉不盈譽些魂乎來歸不可久哀
以戕其心些魂乎來歸難兄難弟如足如手些爾弟子
宜洗與左右些魂乎來歸思兄之悲不可以久此魂乎

來歸爾于三齡泣呱呱些骨秀神清識之無此騏驥之駒丹鳳雛些魂乎來歸毋使寧馨幼孤此魂乎來歸嗟昔相從不違頃刻些邗川汪洋黃山嵯峨屢涉歷此晨窗夕燈幾潰益些剛難勤勉不可復得此魂乎來歸客歲賊府往來追隨此少陵一編精研細玩悃悃論詩此孰知不訣我心哀悲此魂乎來歸錮我憂思此魂乎來歸兩溪之湄喬木會鬱此秋風蕭颼白雲出此魂乎來歸世故紛繁憂患雜惟此魂乎來歸大塊無垠一蓬廬此日月流邁運大虛些本性湛然明有餘此魂乎來歸返故居此辭曰富川滔滔兮不舍晝夜岸芷郁郁兮汀蘭有芬魂不可招兮涕泣沾沾余巾垂陽載歌兮顧於蒼旻

哀些五章爲鄒山處士作

鄒山兮幽幽古木連蜷兮枝相樛白石磊磈兮飛泉駛流粵有人兮於焉藏修駕言逝兮溘溘風而神遊皓鶴悲鳴兮青猿啾啾窔窟穴兮荒故丘胡不歸來兮少淹留

陵谷變遷兮陸海波濤鯨呿鰲擲兮百怪喧囂生不逢辰兮緊時之遭嶮巇萬變兮身爲勞林林總總兮孳不及搔恬然處之兮九牛毛一朝幻化兮遺蓬蒿胡不歸來兮山中遊遨

噫嘻世之人兮萬累糾纏紅塵馳騖兮狂而顛獨不忍爲此態兮守清白而靜專被服紈素兮却美饌之腥膻登山臨水兮涉江匪船尤有餘而不足兮恆嘆息於變眩恍惚大夢兮路邈綿胡不歸來兮聽潺湲

大化無垠兮猶埏埴之陶鈞陋何命之長兮顏何命之屯吁哉斯人兮樸以醇夫何灾疢兮四體不仁越星周而非瘳兮重子姓之悲辛丹青彷彿兮逌然笑嚬五十八載兮無愧民胡不歸來兮潔吾真

秋風蕭瑟兮揚丹旌露滴漉兮天宇冥羞桃蒻兮采芝英奠桂醑兮酌彼兕觥幽坎何許兮鬱鬱佳城長夜不瞑兮不如無生眷言送之兮涕淚零胡不歸來兮紓此哀情

詩

賜致化官恩勞詩有序

至正四年皇上肅宗禋祀霈澤遐邇賜致政官恩帛各二二月五日休寧令奉天子命致表裏於判府復心汪公令尹中正洪公以耀嘉賜婺源胡公石賦古詩一章以頌休美祁門汪仲裕和而歌之

於赫聖皇治化弘敷躬事告成寵嘉爾殊與孝是崇綸章煒煒畀爾元老綺衣黃裘維昔元老共職實勤政事於今至忠允存皇旌共忠爾後厥賜恩命是荷緊忠之自魏魏追尊序就與先印槃綬若子姓緜緜皇賜大賚綏我眉壽詡昔越王允敬耆耆耆耆再拜天子萬年助

華壽考與世齊肩維水有源維木有本耿耿丹心聿將
黼衮矢詩不多以頌休明俾貽遐久永彰德馨
戊寅十二月十九伯先君誕日不勝思慕涕哀亂
古意二首
白髮八十餘采衣日爲娛耕田奉菽水朝夕問何如云
何霜霰憯喬木餓摧枯慟哭心脊裂殞絕欲與俱殁如
九泉開淚如九河傾死也不復知生當若爲情
朔風落木盡雲寒天地昏趨庭聞謦欬不可聞去
年爲親壽般勤奉金樽焉知日入速倏忽川流奔遺昔
篋笥中手澤新如存蒲伏拜几前淚血池水渾
庚辰上元日念母有感而作

餘生積罪戾酷罰游來臻護葦華茂滋霜露遺酸辛悵
昔此日夕雙親坐高堂炯炯列燈燭兒女羅酒漿今年
拜遺像燈燭黯無光陰風動穗幃慟哭涕淚滂
清明思先壠
芳樹曉烟題鴂鳴淡雲催梨滿蹊騎驚心節序有六日
四首家山十五程病思爲魔成逆旅夢魂飛淚洒先塋
遥知兄弟滌溪上細掃松花酹麴生
和唐寺山行二首
山縣千峰發閭閻雜嶮雨香魚撥刺風軟燕差池郭
外耕夫稠桑中稚子孃絃歌聲教遠民俗變澆漓
樂石鐫彝訓弘林遵等[ ]春深滄岳縣攝讀右軍池詞

蓀天然妙章縫日與孃鳴騶經里巷問俗察醇漓
丁亥四月陪宗叔澤民先生遊翠微寺分得微字
貂首招提遊石磴凌春風俯構屹寥廓發嶽周屏幃舉
頭見前峰嵂兀峨翠微石鋒檻泉涌相傳錫杖飛宗師
昔留題詞華妙天機八載此重來嚴壑生光輝相羊縱
遐覽塵寄落塵事稀瀟灑山水意於焉濟忘歸
丁亥四月十四日陪尚書公澤民遊祥符寺分得
度字
芙蓉六六森如戟乘興登臨奇蹤散綠沈靈湫老龍蟄
翠筱祇園新竹短山樂鳴谷石洞寒金鷄舐鼎丹爐煖
蘚瘢拂拭讀殘碑一洛靈泉客塵浣

題道士張湛然彈琴詩卷
峄山白桐千年枝金星爛爛蛇蚹皮文光七軫藍田玉
冰絃細軫央蠶絲丹山雲暖鳳凰語露葉寒蛩訴秋雨
娥英泣灑湘筠斑遷客相逢話羈旅翠巖懸瀑鏘琅琤
宵遝霜瀣鳴㶁㶁波細萍游蕩漾劈空輕絮飛飄颻
仙林唳鶴鸞離別老龍湫底吟寒月海門送上子胥潮
澎湃奔騰捲殘雪羽人瀟灑頗如仙恐虚來往黃山巔
古音淨洗箏琶耳何須更濯丹砂泉
題李營丘畫驪山老姥賜李筌火星劍圖
浦山銳頓千仭客瀟觸跨猿行無跡挂角青編一束書
夢對重瞳意相得見黄寶劍三尺水火星炯炯精光起

花冠仙姥授神奇拜起令皇驚吏辟帶而歃血盟玉辟
龍丹錦纘誅疵癩折簡唐公結兄弟咸稜六月殿前寒
豈知不學為人敵雄才容覺乾坤窄九卿裂地藏彤弓
稠桑上鍾銅花碧宮覺古樹若玉林丹崖慘澹霍輕陰
龍津倏忽風雲化未須感慨荊軻心

秋後雨

焚東五月天無雲日光流金百草焚南風吹山彭蠡涸
稻畦坼坼古龜文木耶無神能不起牲牢焦燎徒紛紜
梧桐一葉炎官老雷車轆轆天瓢倒陂池泛溢失高低
畸塍青黃發枯槁白髮田翁忭發喜御饑久雨禾生耳
靡鐮欲穫泥沒胸累日陰霾黑千里何貽不德守三星

五風十雨歌并序

環谷集卷二終

環谷集卷三

祁門汪克寬德輔著　同族後學應麟蛟門選輯
裔孫　宗豫武山校梓

策

省試策

三代以上經術施於治道三代以下治道隱於經術而能明之者蓋鮮自唐以降且別而二之益可嘆也夫三代以上天子公卿行於上故言而為尚書行而為春秋進退周旋法乎易動容舉措中乎禮歌之為詩奏之為樂施之治道無非經術教為民而賓興之文藝後於德行初未嘗以明經而取人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

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乃取先王之法函而傳之以詔後世刪詩書贊易象定禮樂修春秋使後之學者詩足以正言書足以廣聽易足以通神明類萬物春秋足以斷事禮足以明體樂可以和神而唐虞三代之治道悉具於六經之策矣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有四科之目如閔子騫仲弓居德行之科而能諫長府之改作悟行簡以臨民子游子夏居文學之科而能興弦歌之化發仕優之言是皆達於政事者則其德非尼生者已之流而其學非記誦辭章之習矣此古之儒者所謂施經術於治道習文法而通世務者也暴秦焚

虐煨燼六經而三代之道遂泯漢高之興廢好儒術不足論矣以孝文之賢君尊黄老而尚刑名當時所得如賈誼鼂錯皆習申韓之説是則雖曰廣遊學之路而實未嘗用儒也孝武始求亡書表章六經人材之由於科目者衆矣然能求治道於經術者僅見一二董仲舒正誼明道且泥於災異幾不免其身公孫弘學究天人曲學以阿世倪寛博通經術而亦無所匡諫於其君蓋雖邪正之不同而於世務之際皆有論者厥後雋不疑引春秋蒯聵以斷事劉向推五行以徵五事之休咎平當考禹貢之行河究疏鑿之源張敞以經術飭吏而能剸煩以治劇四人者雖能考經術以明時務然其行事皆

有未盡善者不能通治道之大體也東京之世高者立奇節下者守章句以經術而明治道者益無聞矣南北分裂歷隋及唐而設科之目至八十有六今雖未暇疏舉然自明經宏詞等科一設而時務之與儒術益岐而二之夫始也治道隱於經術猶有能明之者終也治道別於經術而章句之徒遂與案牘之吏如冰炭之不侔至韓愈氏僅能因文以見道而諫不行言不聽終亦無益於唐之治惜哉下逮宋氏章句之習益滋而衆亂極矣欽惟聖朝興崇文治取士以德行爲首較藝則以經史時務兼之將欲求治道於經術其中選者俱授州縣之官使朝廷之行皆合六經而牧民之職多由儒士甚

盛典也茲承執事先生發策秋閣下詢末學以究時務之實舉昔人論吏治之八計爲問愚敢稽諸往古酌諸當時之務以對夫古者有一年成市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者孔子適衞發庶矣之嘆孟子於齊有民不改聚之言今求戶口之増不必待十年而生聚也但輕其徭税俾安其業家給人足無流離轉徙之患則戶口豐而撫字稱矣古者田必井授八家各授田以同養公田宅不毛者出里布民無職事者征夫家今田不可復井也欲求墾田之多不必如李悝盡地力但核勸農之實加徙郵之方能妨農之務則墾田廣而本末辨矣古者力役之征歲不過三日後世過之而不嬴今亦不必如十日

二十日之説也但能視田畝之多寡以均役觀年歲之凶豐以行役而役停不急之務罷雜泛之役則賦役均而廉恥別矣古者虞芮質成而不爭聽訟必使無訟今不必如縱囚四百也但能嚴法律而使之不敢犯有罪則速斷之以警其餘毋淹滯以苦其身毋數獄以忿其伻則囚繫寡而决滯果矣古者道不拾遺山無盗賊後世或至外戶不閉今不必加詰盗之法也但能常恤貧民使無凍餒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又亟令以禁夫犯而峻法以治其已犯則姦盗息而禁禦嚴矣古者鄉大夫賓興賢能而升之司徒司馬論定然後官之後世舉之於郡國今選舉之法不必更定也但核虛舉而革冒濫

厚敦遣而公遴選兼其小以取其大因其文以觀其心數年之後人才既盛又當增中選之額則選舉家有風化行矣古者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而教養必有其方後世猶有爭欲為學官弟子者今學校不必復興也但能擇師儒之官而講習無虛日教養有之規而既無使漁使所養皆在儒生而儒生盡得其養則學校與而教化勤矣如是則八計之策雖不盡由於經史而聖賢之大意不越是矣經術而施之治道不過如此而已矣愚嘗考之國朝之典凡州縣之官以五事為殿最給由銓注則驗之即所謂稽撫字稽本末稽廉貸稽聽斷稽禁禦者也他如學校選舉之事則令風憲之

司以糾察之巻如陸宣公之八計自有聯合為名而古人三考黜陟不外是矣然愚竊謂興崇學校選舉人材非細務也先公所以先戶口墾田而終之以一事者所以庶而富富而教之意也然學校不修則民不知義人材不舉則吏不稱職二者為政之所當重也今國家之法長吏給由而不述其事吏部銓注而不考其績雖曰風憲糾察而或失其可得非善政之小疵歟左事之備往往未觀其成效得非州縣之官未盡由於科舉而政治不本於經術之故歟抑朝廷下里之遠給由或得以詐偽愚考績者猶有未盡其實歟執事先生欲求設施之要則愚已粗陳於前欲其八計之成效則在考績之覈實而已矣愚也草澤之士幼績聖人之經確守先儒之緒惟知窮理修身而推之平治之業若夫雕組之文則所未學也茲敢以草茅之見直述其故以對惟高明恕其強妄可也執事先生來唐志有曰方其取以詞章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為國名臣愚謂昔之名臣雖未敢望其萬一而設施之序蓋得之素講矣執事之幸也實多士之幸也

論

先王制禮之盛論

盛哉先王之禮也其本在於養性防欲其用在於視聽言動周旋揖遜之間使人之視聽言動周旋揖遜一於

禮則安有放其邪心驕奢淫佚蕩而莫之節者哉不放其邪心不驕奢淫佚蕩而莫之節則禍亂可息孝弟可行治教可與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備其物辨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其用則在乎視聽言動周旋揖遜之間而已然孝弟莫始於親親親親之心無所不用則燕之之禮不得而廢焉燕之之禮不得而廢則設其器備其物辨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於是而用之也是故莫尊乎君也君雖尊不以位加於父兄燕序必以齒者達乎孝弟之道也莫親乎同姓也然親親不可以無役燕則族人世降一等焉凡燕之禮必主賓以備酬酢而族燕之賓上則異姓與膳宰為之者篤

親親之道也夫飲食口腹之欲也而必節之以禮則驕奢淫佚平而無過也歌舞耳目之欲也而必和之以樂則言動揖遜易而無乖也莫不由親以篤乎恩有恩以著乎愛有愛以盡其禮盡其禮則言動視聽周旋揖遜之間不徒接乎耳目所以服習而安之者自得於養性防欲之幾也雖然不特宗族兄弟之親也遠而異姓諸侯之君臣以至於蠻貊□狄之邦皆由是禮之行故人說而天下服矣人說而天下服則禍亂何由作禍亂不作則孝弟行而治教興矣此乃先王之所以爲燕也嗚呼於此可以觀其禮之盛矣

越國公論

仁足以救生民之死而義有所不爲此事之至難而不可以兩全者也白起破趙兵於長平坑降卒四十萬又前後斬□四十五萬其殺人若刈草菅然王莽以外戚受封新都遂竊國柄視棄君如土梗弁髦而因以篡之他日賜劍杜郵傳首宛城天道好還無毫髮爽後之詐仁遂義者可爲永鑒矣隋大業之亂天下豪傑並起各爲雄長互相吞噬殺戮無虛日惟越國汪公集眾毅保州里遂兼歙宣杭睦婺饒六州之地救生民於塗炭逮天下既定奉表於唐高祖賜詔褒嘉命爲方牧方是時江左之聚兵據土如林士弘李子通之徒並稱尊號殘忍苛刻卒覆其宗且禍逮無辜之民公獨保全始終子婦鼎粲蓋其仁足以救生民之死而義有所不爲者也乃獨怪唐臣編史比於主簿張金稱輩以賊名之竊考高祖起兵太原既以私幸晉陽宮人又殺留守取長安陽尊代王侑而假禪受之禮其與宇文化及王世充李軌劉武周薛舉梁師都之流直五十步笑百步耳不省已過而以惡名加之他人亦獨何哉歐陽公唐史及司馬公資治通鑑並因舊史本文末之有改善乎吾邦朱子著通鑑綱目凡例凡起兵以義曰起兵其起雖不義而所與敵者不得以盜賊名之則曰兵起故隋末白瑜娑王薄之類人微而事未成則書曰兵起蓋深惡秦隋之暴謂人人得而誅之故漢唐之初書法不異乃立論

之至公也惜乎越國公之始末史不立傳足以綱目不獲特書以表之耳予故辨而論之以告後之修史者當以綱目爲法

省試論

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遂城虎牢戍鄭

虎牢

合人心而霸統定據地勢而王制明此春秋錄霸之權衡也惜公復霸其惓惓於服鄭至切也而春秋致意於事例之際蓋不以霸統之位而終系王制之責也故於戍之會歷序十國之大夫而繫以虎牢之城虎牢在中

國則霸統斯定矣及乎虎牢之戍又反而係諸鄭虎牢在鄭王制其有不明者乎吾於是得聖人筆削之旨矣嘗考隱桓之世霸猶未立也葢東遷之周王澤未泯桓之二年蔡鄭會鄧目懼楚而未與之也當時雖無霸可也逮乎僖文之世霸業盛矣荅楚氛甚惡寖淩中華僖之四年而伐楚必使陳蔡以先之結江黄以援之當是時雖欲天下之無霸不可也然申侯之賜曾不以虎牢之輕重也孰謂中國之衰而江黄陳蔡盡折弗支反陵既盟之後遂委溱洧之郊為南北之戰場乎夫鄭以成皋汜水之險介乎晉楚之間晉得之則霸在晉楚得之則霸在楚故虎牢在晉而中國之勢安虎牢在楚而荆

蠻之勢盛是宜悼公九合諸侯終始致意於虎牢也於戚之役悼公圖霸之初也大而齊魯宋衛之卿小而曹邾滕薛小邾之大夫莫不奔走於兵車之會人心之合者衆矣無何虎牢之築版幹之興有以嚴荆楚之關而將得鄭人之服聖人曰悼公而謀之至是則霸統自茲以定矣故虎牢而不係於鄭所以貴鄭之從楚背華而先祖之地遂為他人之守也至於虎牢之戍悼公得鄭之兆也既合十二國之君為伐鄭之舉故歸戍於虎牢之城而致完守之計於是地勢之所據者固矣然諸侯之心非欲敝荆蠻之路而堅壁以守惟欲扼鄭人之吭聖人曰悼公之規模若是則王制不幾於紊乎故戍虎牢而復係於鄭所以責諸侯據地扼險以擅列國之地久假不歸而真知非有也雖然春秋之於悼公葢責備賢者之意也末幾蕭魚告會三駕奏功惟至誠以待人一洒虎牢之恥而鄭自此不復叛二十四年春秋所以美悼公為何如哉奈何戍城不終而以為有陳非吾事平公嗣世私毋家而會城杞二十七年為宋之盟一撤南北之藩籬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雖無事於虎牢之戍而中國之衣冠玉帛悉改轍於申息之間矣昭公元年楚靈為申之會合十有三國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列國之賢如左師子產皆有獻焉聖人至是益亦傷之而有末如之何者矣至昭公三十二年合大夫以城成周

而守在一國矣自是中國無霸晉楚爭衡而春秋遂終焉由是知聖人惜虎牢之意非為鄭惜也實為中國惜也

霸論八則

霸者之事假借仁義之名以濟其利欲之私故欲之未遂則汲汲焉謀度而經營之欲之既遂則懈惰苟且而不復能有為矣由其心偽而不誠是以始終勤怠之殊而前後盛衰之異也

春晉侯侵曹伐衛（文公重耳獻公子 二十八年）

晉文救宋據楚伏中國之已衰抑荆蠻之方橫視齊桓雖小劣而賢於宋襄遠矣而春秋責之者猶私用詐而

設施之際失緩急之序也或謂陳蔡鄭許邇於楚曹衛邇於宋向使晉文遠攻四國無以釋宋之圍曹衛雖不與圍然楚所以橫行中國者實得曹而脅於衛故也吁是不然陳蔡鄭許乃華□之要衝楚必越四國始能猾夏況是時陳蔡鄭許實舉兵從楚文公苟能親帥三軍直造陳蔡鄭許之國都而討其從□之罪且以扼楚人之歸路則擣虛攻瑕勢如破竹而宋之圍殺之成將狼狽却走倍日并行自救之不暇我因乘勝以剪其能敗之餘卒則霸功不勞而定矣今文公內則利於復怨而分地外則狃於譎謀以致楚是以圖霸之始事春秋特書侵以陋之

秋天王定使王季子來聘魯宣公十年

宣公簡慢於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所以君臣朝夕奔走於臨淄之境者其心必曰齊西之田未復不可不曲意事之而不思魯封七百里之地秋毫皆君賜也而拔本塞源其罪應誅定王始則徵聘於魯中則厚賂於仲孫終則命貴弟報聘是猶為人父而不責子之狠傲乃三揖於定省之常禮而德色於借耰之微恩也宣公既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故來求之書止於文公來聘之書止於宣公錫命之書止於成公非刺之而不紀蓋王命不足為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耳寥寥百有餘年而不尚以歸脤錄自是天王之名號不見於經矣

初稅畝魯宣公十五年

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為法至周始詳密而周盡為人君者苟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篡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螽蝝之變又不能斂脅以節國用而貽饑饉空乏之憂於是一旦紊先王之制增稅畝之法作法於貪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而賦民之力有加於古迄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皆肇於宣公之作俑也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至今不復焉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春秋書初者二初獻六羽喜禮之復正也初稅畝變田制之變古也美惡不嫌同詞

冬公會單子襄晉侯厲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靈人邾定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王官下臨諸侯據從以却已服之楚服懷貳之鄭宜若振槁然及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遁望風却走何哉蓋厲公既勝鄢陵驕佚故恣黷於用武慢於尊王是以諸侯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復肆非中國之力有不足蓋厲公之德有歉爾有覇之資而以無道行之惜哉

城武城 魯襄公十九年

魯於是時苟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使民效死而弗去則將制梃以撻鄒國之堅甲利兵而何畏於强齊今乃君弱臣惰安於不道內則疲民於承城之勞外則徼惠於霸國之援曾無一毫自立之志使齊莊而有報怨之圖則魯之禍未有紀極也

己卯地震 魯昭公十九年

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爲反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爲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强僭已甚天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處不知省遂及於難悲夫

公會晉侯 悼 宋公 平 衛侯 獻 曹伯 成 莒子 黎比 邾

子 宣 滕子 成 薛伯 杞伯 孝 小邾子 穆 齊世子光伐鄭 僖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戲 魯襄公九年冬

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於敵楚蓋召陵以前楚人連歲加兵於鄭及大隧之役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以前楚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頫恒服矣迨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凌駕中華既縣陳入鄭又滅蕭圍宋於蜀之會僅然以蠻□之大夫主盟諸夏而聽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爲己有厲公敗之於鄢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霸鄭與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帖荊之績則楚寖强盛未肯服義而背者處父之伐不足以屈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殽之捷則暴骨以逞克不可命而先君鄢陵之勝不足以服其心也於是數伐鄭而不與戰楚使楚人疲於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有以挫其暴狠之鋒又有以摧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於斯爲盛故於戲亳北雖書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於蕭魚特筆以著其美也然悼公四駕伐鄭雖盟戲不至者因子駟之言而未得志於鄭是以不書至悼公九合諸侯獨於鄭於戲不至春秋豈無意哉

魯公如晉 平 襄公二十一年春王正月

僖公取濟西田則使公子遂如晉拜之成公取汶陽田襄公取邾田則君親往拜其賜受霸主尺寸之惠而不忘其德如此也然魯君襲奕世之封端冕委弁以臨於七百里之侯國而水木本原不察所自襄公之立踰二十年未聞遣一介行李至於京師其何以爲秉禮之子孫也哉

環谷集卷三終

祁門江克寬德輔著　同族後學懋麟蛟門選輯
裔孫宗豫武山校梓

序

春秋纂疏序

克寬謹按春秋傳註無慮數十百家至於程子始求天理於遺經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大義炳於日星微辭與旨瞭然若聚諸掌胡文定公又推廣程子之說著書十餘萬言然後聖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於後世愚嘗佩服過庭之訓自幼誦習至正壬戌從先師可堂吳先生受業於浮梁之學嘗朝夕玩繹若有得得顧每自病謏見寡聞而於類例之始終證據之本末莫能融貫而旁通之乃元統甲戌教導郡齋講劘之暇因閱諸家傳註採摭精語疏於其下日積月累會萃成編非敢以示同志蓋以私備遺忘云爾竊嘗伏讀聖人之經一事之筆削一言之增損一字之同異無非聖心精微之攸寓而酌乎義理之至當如殊會一也而會王世子則書及以會以卑會尊之辭也所以尊儲君也會異則書會以會以此會彼之辭也所以外齊一也同盟一也而新城雞澤獨於公會諸侯之下書其日同盟蓋新城乃趙盾主盟而雞澤單子與盟故皆書日以繫同盟之上所以謹其實君臣之分而與之也楚成使宛中獻

捷戰泓剛宋皆貶書人所以賤□狄而會孟書爵於陳蔡鄭許曹君之上以著其爭霸之實蓋不書爵則疑非楚君昭公失國會鄆陵如齊如乾侯其返雖不告廟皆書公至所以存君而必繫居於鄆蓋不言居鄆則疑於復國通諸二百四十二年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諸如此者遽數之不能終區區一得之愚不遑僭躐而輒附焉至元丁丑嘗求訂定於宗公叔志先生以爲足以羽翼乎經傳并之序引明年値變攸之變斷簡煨燼漫不復存越三年辛巳搜輯舊聞姓正是於邵菴虞先生頗加獎勵并題卷端克寬自揆淺陋奚敢僭窺聖經賢傳之萬一然姑詮諸國紀年總號而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而可求聖筆之眞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之闕遺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庶幾初學者得之不待編考群書而辭義燦然亦不爲無助也

經禮補逸序

自樂亾而經行於世惟五易詩書春秋雖中不無殘闕而未若禮經甚焉然三百三千不傳蓋十之八九矣朱子嘗欲究四禮謂三禮體大未易緒正晩年惓惓是書未就而歿遂爲萬世缺典克寬伏讀而加悼惜焉世之三禮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實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乃周禮之節文而三禮之要則在乎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別也何則古禮之別十有二以禋祀祀昊天

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凶禮之別有五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賓禮之別有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以大師之禮用衆以大均之禮恤衆以大田之禮簡衆以大役之禮任衆以大封之禮合衆嘉禮之別有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冠婚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

故舊朋友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其大較也然儀禮十有七篇吉禮之存惟特牲饋食篇乃諸侯國之士祭祖廟之禮少牢饋食及有司徹篇乃諸侯卿大夫祭祖禰廟之禮凶禮之存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疏冠絰衰服之禮士喪禮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既殯之禮士虞禮篇乃士既葬其親迎精而反日中而祭於殯宮之禮賓禮之存惟士相見禮篇乃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聘禮篇乃諸侯相交久無事使相問之禮覲禮篇乃諸侯秋朝之禮嘉禮之存惟冠禮篇乃士之子始加冠之禮士婚禮篇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篇

乃鄉大夫賓興賢能飲酒之禮鄉射禮篇乃士為州長會民射於州序之禮燕禮篇乃諸侯燕饗其臣之禮大射儀篇乃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群臣燕飲之禮公食大夫禮篇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自此之外如朝覲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之禮蓋皆亡逸況軍禮無存非闕細故此豈散佚已在於夫子正禮之前哉是以當時吉禮之失如魯君之郊僭天子之禮孟獻子之禘七月而為之夏父弗綦躋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廟於私家管仲鏤簋朱紘晏平仲豚肩不揜豆至於大廟說笏與燔柴於奧諸侯宮縣而祭以白牡之類是也凶禮之失如伯魚喪出母期而猶哭子路姊喪過

而弗除子上母死而不喪成人兄死不為衰有為慈母練冠為妾齊衰者有居喪沐浴佩玉與浴於爨室者有朝祥而暮歌與既祥而絲屨組纓者以至小斂而奠於西方既祖而反柩受弔有以大夫而遣車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醯醢百甕之類是也賓禮之失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朝覲而私覿王國王臣以私好而朝諸侯者有為諸侯以強大而盟天子之三公者有為庭燎之百侯國用之繡黼丹朱中衣大夫用之者又有為嘉禮之失如魯昭公娶於吳則不告天子魯哀公為事肆夏以饗賓天子以喪賓燕者有之夫人出境而饗諸侯者有之大夫反坫與不識殺烝者又有之軍禮之失如齊

桓公亟舉兵作僞王以行脅莊公及宋戰以失御而敗戰而復失始於升陘敗而鏊弔始於臺鮐以至萬田不時兵甲始作之類可攷也又况出師專征習覗故常爭地黷武歲無虛日使禮經傳典具存於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此之甚哉由是知周之叔世禮典已多散逸蓋不特火於秦而亾於漢也今攷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錄凡有合於禮者各著其目列爲五禮之綱名曰經禮補逸是編也於周公經世之典雖未能極意象之微然五禮之大體蓋畧包舉無遺庶幾學者於此俾由得失以觀其會通而天之所秩與造化之運不容息者卒歸於性命之正則

三代可復也明時制作之盛或有擇焉亦區區愛禮之一得云

重訂四書集釋序

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他求也孟子歿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關發矇以啟不傳之秘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爲集註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皦日揭皦皦乎不可尚已而其詞意渾然猶經雖及門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體要矧初學之昧昧乎近世儒者懼誦習之難於是取子朱子平生之所以語學者并其弟子訓釋之辭疏於朱子註文之左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篇而吳氏集成最晚出益欲博采而統一之但辯論之際未爲明備去取之間頗欠精神覽者病焉比年以來家自爲學人自爲書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爭奇衒異竊自附於作者之列鋟於木而傳諸人不知其幾益可嘆矣同郡定宇陳先生雲峰胡先生睹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摭其精純刊剔繁複缺畧者足以已意陳先生著四書發明胡先生著四書通考皆足以磨刮鼎者之敝而陳先生晚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而未遂也友人倪君仲弘實從遊於陳先生有得於講劘授受者益稔且詳乃會

萃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擿僞精要考訂紕舛名曰四書集釋學者由是而求子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至正辛巳建陽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後二年倪君猶慮其有未底於盡善者爰節舊本重加正是視前益加精密聞出是書請余序其所以然者余竊以爲書固不可不解解固不可不詳然理貴玩索始有自得之功讀是書者苟不能沉潛反復求其義而反諸身而徒資口耳之末則非子朱子所望於後學也倪君曰然乃序而書之以志卷端云

通鑑綱目凡例考異序

克寬謹按綱目凡例與綱目之書皆子朱子手筆褒善

貶惡明著義例悉用春秋法一字不苟然學者抄錄書肆傳刻久而漏誤者多尹氏發明乃或曲爲之說嘗朱子論春秋變例謂門人曰此爲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或用此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舞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乃如此乎竊詳此言則綱目之與凡例時或異同皆抄錄傳刻之失也況尹氏所紀綱目如秦王遷太后誤作秦人附王堅獄介公闕誤作殺慕容泓敗死作貶死微士陶潛作處士之類誤舛尤甚充寬自幼受讀嘗有所疑而未敢決其必然今者備賦講摭刊本綱目與子朱子凡例相

戾者敬錄於左以俟有識者考焉

歲年例曰正統於橫行之下朱書國號謚號君名年號建國僭國朱註國名謚號姓名年號列國朱註國名篡賊及不成君亦朱註國名充寬按朱書註別本當自字今本綱目大書上甲子字仍用白字列行下大書亦註宗用朱子著亦當易以日字又竊有疑[illegible]下註以干支紀年今大書本註[illegible]

名號例曰秦漢稱帝註曰其門上者當時臣子之辭今不用唯註中或因舊文今刊本唐中宗書上[illegible]側上變參元中上復幸[illegible]內代宗書上如陝州上還長安[illegible]上生日不受獻俘[illegible]宗書上受法錄[illegible]服翔昭宗書上更名上祀圓立上如石門鎮皆不書帝

即位例曰凡僭國始稱帝者曰某號姓名稱皇帝註云魏王曹丕宋王劉裕梁王朱晃之類今刊本惟曹丕書姓宋上稱梁不書姓上晃皆不書姓凡始稱王者繼世曰嗣今刊本書魏不書[illegible]曰某國復稱王註曰如西秦之類今刊本[illegible]

改元例曰闕義理得失者以前爲正而註所改於下註[illegible]

曰章武二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今刊本[illegible]

廢立例曰立太子曰立子某爲皇太子註曰漢文帝立景帝爲太子但云子啟中年以後封王諸子始有稱皇子者後遂稱之立按封立之命出於天子不應自謂其子爲皇太子只從文帝初例[illegible]

皇號亦[illegible]

篡弒例曰秦漢以後王侯弒皆曰弒註曰弒乃臣子之辭不當施之國史今刊本唐武宗[illegible]

[illegible]

諡非生者之稱而通鑑以諡加於薨卒之上亦非是

今正之然非賢者則虛美之稱亦無所取故不復註

今刊本[illegible]

無統之君稱王公者曰某王公某薨註曰上無

今刊本[illegible]

天子故得因其臣子之辭

今刊本[illegible]

凡正統之君廢爲王公而死者書卒今刊本[illegible]

[illegible]皆不書薨

高祖武德二年鄭公薨不書卒

篡賊例曰君出走而弑之曰某君出走某弑之註曰淖

環谷集卷四　九

齒之類又僭國無統則曰某國某人弑某君某今刊本[illegible]

[illegible]

凡以毒弑者加進毒字而不地註曰霍顯又加使醫字今刊本[illegible]

[illegible]

篡國隨事異文註曰封其[illegible]故君則曰廢而不曰卒今刊本[illegible]

爲齊陰王不書[illegible]

巡行例曰凡正統巡行郡國曰帝如某官府第宅曰幸今刊本[illegible]

學校曰臨曰視[illegible]

高宗[illegible]

封拜例曰凡宦者封爵皆加宦者字今刊本[illegible]

[illegible]宦官之盛自此始而不書宦者字

凡殊禮皆書自註今刊本[illegible]

曰王莽加號九錫之屬上莽是自爲之以自爲書

[illegible]

征伐例曰僭名號曰稱王註曰周列國稱王今刊本[illegible]

[illegible]中國

有王則曰狄曰入寇或曰寇某郡中國無主則但云

入邊或云入某郡今刊本[illegible]

[illegible]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於

環谷集卷四　十

狄若非其臣子者曰伐曰攻曰擊今刊本[illegible]

[illegible]

廢出例曰凡正統廢其后太子無罪者曰廢某人今刊本[illegible]

高祖[illegible]

克寬按書肆所刊綱目如英布誤作黥布狄道誤作秋

道劉裕至彭城誤作解嚴之類未可悉舉今取其

關於義例之切要者附於凡例之後庶幾初學受讀者

可以無惑云

題鄭伯康領爲述省詩序

賢才之生於世必有用於世然上之人恆患賢才傲睨

而不爲之用下之人又患在上者丕惜名爵不恃於擢
用是以人才會遇自古以爲難然自古治天下者未嘗
借才於異代吾東魯聖師且謂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
勿用山川其舍諸若是則負才而不爲世用者鮮矣同
郡鄭伯康以世家令子賦質純粹髫齔嗜學穎異不群
蚤孤卓然有樹立志夙被封氏閫儀之教比年余假館
其家恒以持門之險辨疑問業講劇不怠逢於諸經通
大義哦詠近體詩甫新安貼善繼家學且通世故處事
有才往歲小試司庾出內惟平當路者益有以覘其才
之可用矣昔吾兒還自城府乃知郡太守以賢良薦之
中書行有日余方臥病齋閤躍然喜曰伯康是舉可以

行其志矣廼祖策仕儒學總攻貧府理官事如家事鄙
菴虞先生亟稱其賢伯康聞過庭遺訓所以事上馭下
服之熟矣翊以祠齋丞相之甥甥宜慰公之外孫聲纓
閥閱威儀典刑耳濡目染於幼稚之時而嚴師益友薰
陶德性於志學之後所以幼學壯行在習之有素然吕
氏家訓有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清介自
持吾伯康不俟余之贅言矣但愼以綜務厥或謹於大
而畧於小勤以制繁厥或勵於始而怠於終必也兢兢
然如臨深如履薄孜孜然如戴星如待旦則他日功名
事業豈特無忝爾祖而已哉余屬負茲不能率同志者
著詩送之上東門外諸老俊彥作餞行詩如干首余弗

能以文辭鳴輒述其梗槩竊比古人之贈言而書於卷
端云

送友人汪德茂歸休寧序

夫人之爲學知而嗜者爲難嗜學而勤者爲尤難勤而
能大尤加難焉古之學者或縄頭或刺股或帶經而鋤
或負薪而讀或以破薇燈或帳有聚色嗜學而能勤
者也又其甚則隨月照雪聚螢然薪斯又勤苦之尤者
然皆有以殖學而成名今之人習於聲色之外耽於逸
遊之娛苟能篤於問學以此易彼益千百而什一耳矧
望其能勤乎余客休寧之萬安山友人汪德茂從余問
業者累年余嘗熟察其微知其蚤夜不懈是果於嗜而

能勤者矣無何以勤苦致病而猶嗜學弗輟余戒之曰
先正有言嚴立課程寬着意思苟克恒存是心固不必
窮日之力而困敝其形神也生盍學學而絶欲速之念
循循而忘懈怠之弊則所進自有不能已者於是因余
之言攝讀以養生温故以窮理然其所得實倍蓰於疇
昔今年冬余來告來歸環谷山中亟錄近作訪余而求
正是焉齋居何日講劘之餘抄錄余所編春秋纂疏盡
藏余所以著述之綱領夙夜篝燈復與吾兒商易通程
朱傳義之大意方欲求卒業於余且以歲聿云暮慈母
在堂不能不動白雲之思而告歸矣於其行也請一言
以勵余因爲學之道乎日之所以相告語者益無往而

不至矣生既能勤而勉之以持久則成功固可刻日而俟也生之歸尚願與任生本初更相戒飭以平日講劘之書復而熟焉以平日訓廸之言思而繹焉使九仞前功不廢而三日刮目相視則余之至願也他日登余門必有起余者則不徒為生賀而且為吾門得人賀生歸見任生盍亦以是語之是為序

唐縣尹改政稅籍詩卷序

古聖王制經界取民有度化洽風淳巖秦任衛公孫廢井田由是天下民間左右豐嗇懸絶豐者素封將為右嗇者無地立錐俗競攸求奸究日滋訟牒總如蝟毛泰和盛治曠于百載不可復皇元一海內酌古準今誕敷恩渥租稅惟薄制飭郡縣臣均賦役惠黔黎斯縣邪治效軼三代甚盛甚休大江南北定民業出賦若干鄉籍於官版各額賦徵崇卑給力役歲有質劑盈虛任可更其籍休寧巖劇縣人傳版五萬稅額二萬餘緡有司因循苟且二十年籍未嘗闕鄉差徭富者貸倍貧足秋催科追擊杖箠事弗克集至正五年歲在實沈史與唐侯承中朝命涖治是邑確守廉潔決事以明首察積弊駭愕慨嘆咨度量規畫一示墻壁間謂胥吏貪墨邀迎閭里良民鵠於庭俾家至戶驗察慎產有無書新稅籍制逃徙并詭異秋毫底實逮三月告成簿書朦朧既久一且櫛剔絲分如揭皦日闔邑士民衆欣欣色喜歌謳頌嘉忠閔余書卷頗余唯賢侯為政超越前令尹倍蓰于為其繼自今賦役唯均政恬事簡考書上最不辜朝廷掄材治郡縣美意是宜遠梗槩庶幾部使者觀風有所考徵且俾來者激勸又以復邑士民拳拳弗忘之心題書為序

送榷茶提舉貫公子素詩卷序

牧守之職近乎民必期利乎民筦榷之職遠乎民必期毋害乎民然牧守者或苛刻徇私滌垢索瘢或濡筆占位不克與辨曲直由是德意不宣而民不獲安其田里筦榷者類廣立法制以防私鬻縶縢赴而連逮無辜則擅山之利反足以病民噫斯豈明廷所以錫爵厲賢之意哉北庭貫公子素以勳舊世家文學政治克紹先緒才而能廉前牧浙左蘭溪信期集簡獄訟與民安於無事風淳績美嘉惠迨今至元五載持節總茶政於江表始至訪田間遺老凡舊條之不便於民者悉除之屬州縣分界闢議亦罷不遣自歲額常數外秋毫無所取且禁胥吏勿或糾擾部檄屬州縣違者擿之先是不良子險健恃著攸自陳厚賂巨室州縣官與受其餌公至屛迹罔敢復肆民被其惠而不知也公退之暇與英者秀士論道賦詩從容翰墨有古良吏之遺風今年及代將歸祖帳道右旅餞而賦詩者若干人余書其梗槩以為之序

和溪漁隱圖詩序

古之賢者未達而隱居以求志莫不有所託而自聊焉是以卜式隱於牧朱買臣隱於樵鄭子眞隱於耕呂尚莊光張志和之徒隱於釣初非以樵牧耕釣爲可樂特藏濟時之器而託跡於是耳苟不知幼之所學者爲何道壯之所行者爲何事而濟世之無其具曰隱焉奚隱之云乎余外家和溪程氏内兄之孫曰可宗少而嗜學嘗問業於先生長者而有得適値時事搶攘遁跡於漁釣以友洪舜民繪爲圖而名士多詩詠以美之客歲之冬攜卷謁余於縣齋而請序其卷右余屬負疚未果今年春復來趣余言渠渠惘惘叩欵復固余力疾而起語之曰子之學既知鄉方而亦爲範於人矣其孜孜孜不已求造其極以儲濟世之具毋徒獨善而已也辟之漁也溝渠不足以容舟而蹄涔非鯨鯢之所潛也縱令以徃棹櫂衝之舟泛浩渺之波游於三江五湖懸數牸之餌以掣巨鰲則其志不既大矣乎既以語可宗遂書爲序

氷壺軒序

道無聲色之可見器有形容之可名此道之所以寓於器也凡有聲色形容者皆謂之器器形而下者也而道非器將何以形容之乎昔者周茂叔之道中通外直而形容於蓮白居易之道内空節貞而形容於竹以鈍爲體以靜爲用而借古硯以形容其道者唐子西也今者心清而意圓熙熙績而有餘裕乃借氷壺以形容其道者余於明德鍾侯見之矣侯自繁昌來知余祁剪棘斷松被稚策塞脊梁不足帶錦繡不足顧故能一介無取於人而存心何其淸也三皇有殿先聖有宮皆省而工簡庶民而子來故一毛無怨於人而用意何其圓也聽訟則見事而明用刑則揆情而決心不淸而能之乎村無犬吠而民以安縣少公事而賦先辦意不圓而能之乎淸圓而見於行事者何可勝數然借物以形容之則至淸莫如氷至圓莫如壺徒見霜凝而水涸者謂之冰膨脝而身圓者謂之壺而不知淸以照萬物謂之氷圓而涵萬象謂之壺且夫氷壺之器淸光瑩澈圓潔渾融遜於琉璃瓦之宮安於水晶簾之下則彼負鼎之闕象衆軒之籠鵠不得逃其形鄧都之蒼鷹桓典之白馬皆得以照其狀其淸圓之器可謂貴矣而知公才德有廟廊器可以揭之於軒曰氷壺苟能存此道而無間斷則自邇行遠自卑登高而或治邑如卓茂治郡如龔黃者此道也柏府如蘇章薇垣如崇璟者亦此道也天下之治道豈有出於心淸意圓之外哉余祁川下士得聞公之道而有感於心多矣故序而爲之頌

送朱如山序

玄渾周乎力儀之表東蒼龍七宿北玄武七宿西白虎

七宿南朱雀七宿分布若棋兩曜五緯循環交運日夕靡停於是燠寒溫凉迭爲代謝而消息盈虛之變與之無窮人生是間豐嗇贏縮各因賦予紛紛總總有萬不同焉聖哲達乎形而上者進退存也安於攸遇降及叔世始有談數術謂前知者然自卑陋以徑梓愼裨竈非公石申未始以數術傳也班孟堅以探知日月五星之會因阨之患吉隆之喜爲知命之術然京房巧於占候而弗克自知抑又何哉比來四海名流以星論休咎者踵跡相躡其未臻至理之妙而穉數術之巧者亦不億而什一爾海寧朱如山以鉛槧世家游心星學語人輒多奇中餘游邢山之下徜徉縉紳間見者前席而余尚

未之識也子素貫侯與書二隸字攜其卷徵余言余爲叙星學之源委以寘卷額云

貫南山字序

北庭貫生南山以仲瞻字行得趙翁總名之於江東垂五年至正癸未余客休寧謁余請談之上齒甚盛貌甚粹言溫而氣和余因意其出於勛貴之門而謙退若是也是年秋告歸徵余序其名若字而釋其義焉余其師余君伯臨請益因余謂書傳屢稱南山而詩居多焉以南者文明之方化育長養於是焉有爲政者必鄉南而治故即其起居飲食所接之崔嵬巍峩者而形於言大朝夕坐而瞻之仰而覩之目之所寄而心注焉觀山之

屹立不移則知吾之所以主靜觀山之厚積不虛則知吾之所以存誠觀山之峻峭而高則知吾之所以崇德觀山之盤踞而遠則知吾之所以廣業懸崖峭壁不可攀援者若吾之威嚴不可犯也歛雲敷霧倏忽變幻者若吾之謀略不可測也草木生之吾之仁也禽獸居之吾之量也巒巘疊出星羅棋布截然不紊者吾之紀綱設施也慶雲萬態瑤簪玉筍森列無際者吾之文章奇崛也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爲山九仞未成一簣而中輟焉吾未見其善學也必也孳孳焉汲汲焉而至於瞻之在前如有所立之時而猶欲罷不能也苟或不知所以自監雖以秉鈞至貴民具爾瞻而子曾子以爲

不可不愼矣生其有見於此乎生旣有仲瞻之秀彥與瞻之才敏而守之以阮瞻之恬淡與士瞻之淸約果能願學不懈則毛稚瞻之政理蘇子瞻之詞藻紀瞻之事業路彥瞻之功名固其舊物也生其可不勉之乎君子之於天下也修於己且欲則於人凡可與言無不竭吾志余嘉仲瞻之嗜學故不自已於言也仲瞻其勗之

工渠名字序

絆揚王君德容年將六袠夢異人授之渠而有子名之曰渠今百齡矣其友祁山蘇君伯衡字之曰思敬使俟其冠而祝之一日來祈門請余序其子之名若字且曰吾老矣先生賜之言將藏之巾笥俟吾兒之長而以是

訓廸之底於有成則所以受先生之敎撫躬矣余曰冠而字古也幼而字也何居雖然以君之好修而又期君之子之肖也不可以無言焉夫栗之爲實其理縝密其實溫潤是以黃玉之栗石其坊秋銹實躍如嬌如將墜未墜尤有戰慄之象古語云夙夜栗栗又曰不寒而栗故以之爲贄則取其虔以之實籩則示其莊蘇君思敬字君之子其亦有取於是乎雖然栗竦縮之意使民戰栗所以惕人使之戰栗惴懼以事君也君子之治己治人雖欲矜莊戒謹兢兢業業敬以自持不期人之儆畏而自無不敬斯可矣此東魯聖師所以責宰我之失言也歟抑余又有說焉詩曰實穎實栗言其稼之成實也

又曰積之栗栗言其稼之積聚也他曰栗能思君之所以名之又思蘇君之所以字之參前倚衡造次顚沛無斯須毫髮而不致之謹焉必期於成立而聚族以奉其先則爲無忝於名若字而君之志願畢矣其尙以是語之何如曰諾遂書爲玉栗名字序

余槐卿肖山序

能剛肖乎乾馬順肖乎地能馬有所肖也處身以肖乎山之形養身以肖乎山之性君子有所肖也汾水槐卿余君身高倘而心好靜有似於山故號曰肖山且夫巍巍然聳於靑霄盤盤然鎭於綠野不爲風所撓而摧不爲雨所侵而潰此乃山之形君則能昻昻然抜於汙俗

濯濯然沐於淸風功名利祿舉不足累所以持身之高非有肖於山者乎至於凝然而不動逈然而發舒草木生之泉脉流焉此乃山之性君亦能定而後靜心廣而體胖繩綿之子孫盛焉故養心以靜實有肖於山者乎此如龍之剛馬之順君子所肖亦有默契者覩彼瑩光似乎火鶯黃似乎金肖其名而不肖其實安可同年而語哉君苟能體夫山之高靜而力行之則靜以得其仁高以超乎衆有其德必有其壽豈異端之笑謂可奪其操歟

襃谷集卷四終

祁門汪克寬德輔著　同族後學懋麟蛟門選輯
裔孫　宗豫武山校梓

記

重建祁門縣儒學記

祁門爲新安屬邑山奇而峭水清而駛俶俗質朴承平之世比屋絃歌擢倫魁而秉鈞衡者往往有之學宮在邑治之西地勢蜿蜒平岡衍迤旗山左峙筆峰前聳實稱神棲壬辰之變蘄兵蹂躪鞠爲茂草邑之遺黎存者百二三大軍恢復後撫民者屢桃剔扶未遑也歲昭陽單閼夏四月魏郡鍾侯以廉明剸治之才遷宰是邑詢求遺址俛仰瞻顧喟然曰學校風化之本而廢蕪弗治其何以承宣而布維新之教乎乃剪翳闢基鳩工庀材是秋八月肇建禮殿侯規畫有度民歡趨之第以凋瘵之久慮疲吾民且曰徐之勿亟也明年次第創東西兩廡大起三門藩以靈星繚以周垣肖先聖暨四國公像繪十哲百五賢而舍采焉又明年復建加號制書碑亭及明倫堂齋廬井庖湢之舍百爾具備凡爲屋三十有八楹甍瓴翬飛丹綠炫燿祭器之匿於民家者詰而復之缺者補之勸獎邑民助田三十五畝一角一步半歲入之租三百五十一秤半以供春秋祀事且望舍采之費集邑衆之願與者禮聘名儒而訓廸之縣丞淸江

吳君主簿令陵宜君克贊其成邑之人士樂侯之興文教以陶吾民也廼謀於邑文學李績訓導聶維楨而介辭徵余言以記於石余惟先聖之道位天地植綱常亘萬古而無斁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惟是而已其遊息在于庠序學塾之間其度數寓乎簠簋籩豆鍾鼓管絃之器其文字則存乎易書詩三禮之所紀載故爲之官師以聚天下之俊秀期會辨說絃誦歌舞使之浹和其意以徹成己成物之功秦毀學宮燔典籍坑儒生廢綱常之道而遂無以立國蘄兵之暴視秦爲甚然綱常之理具於人心者未嘗泯也矧茲邑寔邇朱夫子之闕里今得賢大夫爲之師帥吾黨之士宜日相與勗其子若弟講劘綱常之道以淑諸身小則足以作式而善俗大則推其用施於天下國家庶無負賢大夫之志而亦無忝乎生於朱夫子父母之邦矣侯名友諒字明德聊敷通濟桃法不阿其始至也難蓬藋闢市井招逋逃墾荒田捕餘醜之梗化者審理寃抑覈實田土均其賦役故民服其教史提其明美績彰彰在人耳目而又翔公署作三皇廟築社稷壇起譙樓仿郵傳邑之復興實自侯始暇則閱經史咏詩歌其爲政蓋有本云

梅烈侯祠記 至正甲辰

豪傑之士生於其鄉歷千百世而鄉之人思之不忘像而祠之是必有其故矣叔孫穆子有言曰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啓鄒之祠孔孟以其德也錢塘之祠錢鏐以其功也濟南之祠伏生以其言也梅侯名鋗世居新安之祁門大漢初鄱君吳芮以侯爲將軍俾率百粤之兵從高祖伐秦入函谷關暨天下既定以功封爲烈侯食邑十萬戶侯故城在邑西十里所居在邑城之東今爲洞元觀墓在城南二里今爲大佛法萬安寺傳有梅祠在寺之左至正壬辰夏燬於兵明年大梁趙君某來宰是邑亟命重建民驩趨之爲屋四楹貌侯其中丹靑黝堊照耀炳煥邑謀碣仰題辭不而徵余記其槩余謂吾郡有古丘墓三唐初汪忠烈墓在歙北之雲嵐山距今七百餘年陳初程忠壯墓在歙西之黃墩距今八百年俱立廟墓道尸而祝之唯侯之墓自漢迨今千五百餘年而邑之人思之久而愈篤稽諸漢史吳芮始爲鄱陽令甚得江湖間民心侯爲鄱君所信任其得民心諒矣然則民之思之不惟其功而亦以其德乎其繼自今治於是邑者亦如侯之得民心則安知他日不以思侯者而祠之哉

重建西峰大聖卓錫亭記

唐季兵革四興壤土分裂歙邑西鄭氏集驍徒保閭里化光三年有異人詣鄭氏自稱五臺僧覓剛梗演化之所鄭氏言西峰上元山之杪曠衍數百步群巘繞人流泉淸激人蹤莫至可稱禪居師乃飛錫杖卓立其間鄭氏難草經營卽其地爲卓錫亭亭之下建屋百餘楹以處徒衆聞其事於揚州吳王賜額上元寶林禪院師累朝錫號神惠永濟普祐禪師逮宋紹興五年山前豪右惑陰陽家言撤院屋徙之外半里而建亭亦毀去後一百有二載當元元統二年秋大旱縣長令命悟法泗洲院僧永泰走西峰所雨院僧義崇爲言師有卓錫故址禱必應如其言邑境大霔永泰遂謀復是亭告諸邑長尉周指俸先之令義崇洄勸遐邇之嚮善者粤自是歲之冬十有二月庚申朔卽其遺址首刱梵宮且於其下爲重屋四楹分命其徒居之以主焚修至元元年秋大旱縣尹趙侯七元躬禱西峰旋登甘雨驟至畎澮皆盈卽助鈔以錢計者千緡有畸界義崇爲鳩工費二年夏四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趙侯復禱應響如初助鈔照前年之數三年後四月厥功告完僧祖心惟孜捐已田八畝井其先師永惠田八畝俾焚修者食其入邑善士程道與亦捐田五畝以佐薰燎之膳且復捐金莊嚴肖像以稱具瞻江德淸捐田一畝半助之五月甲子義崇具本末來請記余惟古之祭法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以其有功烈于民也水旱疾癘之不期非神明智慧捍禦於無形者有以相吾民民孰賴焉余聞師住世自鄭氏之境亢旱請於師輒雨邑大旱令往禱之又雨揚州旱三歲僧禱弗應聞歙神汪王靈脫夙彰乃命

郡將陶公雅禱之期三日不雨毀廠祠其夕江王感夢陶公而告曰吾不能致雨西峰有大聖者曰水晶宮菩薩常役五龍化雨不由天降盍往求之陶公遣介致請於西峰無何揚州一雨三日若是則師之贊蔭於民也舊矣安得不屋而祀之尸而祝之究竟始造則飛錫所稱實昉至此山之遺躅也蕭梁武帝時誌公和尚與白鶴道人愛舒州潛山之奇絕帝令各以物識其地誌公飛錫卓於山麓遂築室於上及今以爲故實豈以西峰之爲院而合卓錫之基乎剏師之靈響雖雨最著昔昧泰禪師卓錫於羅浮泉湧數尺迄今不竭因卓錫以爲壇則雨之應也又奚翅實錫之泉乎由是知西峰之有卓錫猶水木之有本源也向也榛棘莽然今也遍復舊觀疊棟翠壁複發崔嵬綺疏襽楯玲瓏嚴飾者此前日之荒烟而蔓霧也範削汚鏤金璧綵繪軒蓋床座精麗華美者此前日之顧殘而若焚也昕鍾夕鼓梵唄雝吼同聲作禮稱揚讚嘆者此前日之犹鳴禽喑而狐兔之隱處也嘗謀者不泰而義崇足克終告於法官書雖然師嘗告鄭氏曰貧僧三界內廓然無累豈徒住院哉是則棟宇像設於師何有禪心空寂本無一事豈若凡夫妄生顛倒起貪嗔癡蔚其教者果能掃除淨念淺入淨覺則求之吾心心則相符燈傳無盡將綿之億千萬世而退久矣義崇曰然郎以余言勒諸石是年八月十五日記

重建淨菴碑記

塔山菴距邑西二十里曰石門村口僧惠滿佛印大師與丞相汪公先世甚善公微時藏修之所以淨菴二字易之前有諸峰秀列下有石門對峙石橋石磴石佛石池石瀑石岩石鼓石鼎皆其中之所有也淺進六七里曰石門寺其山水猶甲勝一方與淨菴戶籍田產合而爲一自觀化三年至於今日凡興廢有三余按淨菴碑記厥初有僧曰圓明性善首闢蓁蕪作新梵宇鬼神受趾黎元樂康保祐延洪寔由此道迨宋紹興三年兵戒於火殘覺斷礎無孑遺者有僧曰嗣謙祗禹募工興復增飭鄉里之向善者樂爲之助曰殿曰門曰閣曰廡曰方丈曰庖廩當元元統二年廢老不可支僧惠明惠遠彈智畢力節縮淨貲告所過往助者益衆蓋正殿八楹觀音閣八楹兩祭各十二楹門居十二楹方丈庖湢如舊東偏立丞相汪公壽祠塑像於其中以陳尺二先生配焉公嘗館於是石野伸容借藤溪可大二陳先生游於館下究明道義以偉於世崇寧中公登第建炎間仕至檢校太傅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新安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實封二千一百戶卒謚忠定公公嘗手著有長章奏議雜文數十卷中興日曆五卷春秋大義十卷文集三傳本末爲三十卷藏於菴西館

與莽刷以傳不朽焉昔公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仲容先生以能溪縣尹請為之恭孫良弼先生與恭溪定宇先生互相師友於其間惓惓仰恭先業而不懈其惇賢尚德之心也良弼先生割田二十畝畀僧崇德奉守為增葺費王伯俞亦讀書於此仕至直閣有聯句云昔年去學溪山寺今日來游小石門尤不可不知其所自明年秋七月厥工告完冬十有一月丙子僧至誠具其事來請記余故不辭為之識其本末而序記此意以示後觀者云是為記

萬川家塾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非家有塾也二十五家為閭閭同一

巷巷首有門門側之堂謂之塾仕焉而已者教於是為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而其所以為教者皆因性誘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節樂治以成其德以達其才敏敏任恒則閭里書之孝友睦婣則族師書之七生斯時不待捨去桑梓而有學有師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非後世所能及也井田既廢閭里無學士常輕去鄉土而事遠游行之修竊無所於考教之者以訓詁為賢學之者以詞藻為功非惟無以淑其人而且斲喪人之本然之性矣近代以來濂洛諸儒先繼出吾邦紫陽夫子集厥大成揭晦冥之日月開千載之盲聾於是六合之廣四海之外家誦其詩人攻其學而吾邦儒風之不振後彥之士出號稱東南鄒魯邇遭宗爲比年矛戟搶攘剽城兵燹學者逃難解散非唯里閭廢學而郡邑學宮悉為丘墟此家塾之所為作也余宗友德懋久從余游而有得者世居休寧之萬川慨庠序之不興而士習日靡迺以所聞於余者居家教授集親族閭里之子弟若干人旦夕脩讀以自勵亦古者家塾教民之遺意也遂名其堂曰萬川家塾請余書其額而併記之余曰人性之初渾然純粹無間古今果能養正以希聖功則成己成物厥效難量豈特無負於余而實有光於紫陽夫子之闕里矣尚勉之哉

志學齋記

聖人之道淡而寡味然譬之菽粟之在天下不可一日而舍也舍是則無以有成也世之人有志於聖人之道者蓋鮮矣然未之或知求於小藝欲於窮蹊則是志之未立也志苟立矣朝勤而暮輟一暴而十寒則是志之未誠也志苟誠矣覺之未博習之未熟未聞其所未知未勉其所未行則是志之未篤也必也求之方策誦而得之思而繹焉凡理之所當然者必法乎先哲而反諸身本無往而不至也然後出其餘以肆力於為文推其用以顯於時則可謂充其志而於學乃克有成矣游寧任生元年近弱冠而講學於余氣清而質淳既而以平日講劇之書與之讀之以余之所聞於大人先生者與

之言之宜其有學學未已之志而果行志於學也又明年請名其書室余嘆曰書室之名不必他求也志於學而思弗僻其進詎可量乎客有詰余者曰十五志學東魯聖師之能事也曾謂初學者而可語是乎噫人皆可以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矧聖師斯語實爲後進矩範仰由階而升堂沿流而達海譬猶射者之求的行者之求返於其家也寧令自暴自棄而勿以是爲準則乎余早蒙父師之訓頗知嚮方長而考德問業於鄉校既壯而游於四方乃徐有得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余又安得不爲生易之諄諄以勗之哉客曰以歆之而新生之速成也既以告於生遂書爲記

邑東平政橋記

爲政必務知要知要則所施者寡而所濟者衆或不知其要而以私恩小利恤其民則心勞無窮而力行不贍烏得人人而蒙其惠哉柔兆敦牂之歲夏四月宜陽余侯來尹祁門值縣屢經兵燹百廢未興邑東平政橋存爲石隙十有七高不尋丈歲久石隙頹潰存者不及三之一石梁毀折存者七之二每架木以補其缺春夏當潢潦積天奔湍怒迅操渡舟者稍失便卒致浸溺民甚病之侯惻然興懷召邑之耆老諭之曰橋之廢可復興乎僉對曰邑遭時變石工無存他山之石微良工莫能致侯笑曰有是哉若曹之弗通其變也明年訪歙邑石工之良者得十餘人會度其費工以日計者若干米以食計者若干首捐廩米爲之倡集邑之好義者隨所助相地勢之宜躬爲之規儔石隙成十有二增高一仞有半疏水爲六道橫以巨楹縱列株椿疊石平甃其上左右欄杆以防其危於是東西行旅之出於塗不翅履虹霓而步霄漢嗟嗟稱美詎惟祁民免病涉之憂而遐邇之人被侯德於無窮矣復翊亭於橋東肖普陀大士設茗飲以慰道渴經始於丁未八月落成於戊申三月邑耆老謁余請曰橋之建不可無記先生起家科第能文辭二政於下邑且與侯同居江西交誼尤篤願有述焉余惟余侯之爲政知要而濟物之功甚博德之及

人益信從於編竹爲橋而渡蟻者於法宜書侯名寶字鈞下慈祥愷悌正大公平其治祁也明而能斷寬而能惠招徠流離俾墾荒土諭民以理備其獄訟精物力之豐嗇以均賦役故有所興作民樂從之甫二期建鐘樓廣公署新郵傳易坊題更排柵新三皇廟門暨城隍忠烈祠築堰濬塘故溪循祁山之麓俾民永無水患暇日數臨學宮勉勵諸生節齋既泉刊書於學以惠多士故茲役大有功於民余雖與主簿晉寧方君崇禮恭職金陵高君仲輝贊其成而侯之功居多紀其事者首衙謝惟吉江子楠江文炳釋文穆儒職胡泰初也謹敘而銘之銘曰祁門爲邑淸溪四環石梁絡溪拔於祁山歲歷時

遷欄摧梁斷百淵合流洪濤汗漫春夏之交濟以艬舟斯須弗譁應龍之求余侯莊政惕然矜之鳩工架梁不日成之爰作弘規革易古昔疏其溪流築其壘石盤根鐵鍵幹地玉甃蒼負虹舒鱗比雪搆層欄橫楣影映波光行者履坦游者相羊履鳧而 登高者單鴻辭贊美齋咨噫嘻作亭橋左旨飲斯設勞者以息渴者以歇繄石耶山勒侯之功顯顯令德與山無窮

聚德堂記

謝氏爲祁門著姓擢進士科宦通籍者代不乏人樵隱翁問學汶洽豪俊過人少嘗筮仕馳騁湖南中年提領浙右營田厭俗而歸子原其仲子也秀穎溫粹余嘉其能纘世業以弱女女之比年時變搶攘干戈充斥子原卜隱居於邑西之小壺天勝跡清修幽棲甚適洪武初元冬十有一月既望子原請余過其居相與燕樂於時其季父逸齋暨其弟子英從弟子溫咸在焉鄉之人聞而見之者皆曰此德星聚也安知無太史之言於上乎於是子原因鄉人之輿論稱其堂曰聚德而求余記之余竊負茲未遑也明年余與金華宋先生被召纂修元史子原亦因事至京師先生篆書二大字以遺之而子原求記彌厲余惟天之生賢實由其祖宗積慶而致然也樵隱翁之大父彬彬儒雅司曾鄉校未暢厥施迨樵隱益精鉛槧挂冠之後與同儕歃盟詩社吟風咏月有

少陵樂天之風雖青雲之翼弗展其將修飭於身以俟後昆顯榮而食其報乎今逸齋皤然魁岸作範邑里群從子姪英傑林立子原三子長曰祜次曰廂次曰顥皆階庭玉樹成行家之它相必斯人也是爲記

槐庭記

同邑王子正前代居邑治之西偏石山之右左挾旗峰前抱文筆地勢崇高聞溪環遶巒山水之最勝處也通更昕變海宇寧謐卜新居四檻旁植巨槐數株棡樘弘敞軒闕疏達闘藹布列筵几秩然乃摘東坡翁三槐堂銘槐陰滿庭之語扁曰槐庭翰林學士金華宋先生篆書二大字揭之楣間而請余記余按王氏爲祁門大姓析居邑之平里大倉者子姓蕃衍擢巍科登顯仕者代不乏人子正自其九代祖孫大倉徙居石山世禮傳家奕葉彌篤其先君子陽卿積善種德餘慶流芳子正甫善繼先志不懈益勤治家井井有法群從昆弟怡怡如也與人謙謙盡禮一介不苟取於人昔兵部侍郎晉國公修德於身手植三槐於庭云其子孫必有興者而其子魏國文正公位登台鼎富貴壽考傳其子懿敏公爲工部尚書與歐陽文忠公余襄公以直諫著名當時今子正父子趾美階庭玉樹芝蘭秀穎林立吾知王氏之昌將自茲始矣余嘉子正之善善也於是乎書

竹徑齋記

同郡將之翰遜詩書世家捷從吾游刻志於學逾年隱居黃山横經以廸後進歲在丙戌執徐魏郡鍾侯明德來宰郡邑徵之來歸舘於縣庠訓導厥子及邑選之俊秀隙日則爲余尋繹而講明至理之肯綮焉値横宇新建侯爵之餘董其事厥功惟務明年部使者至學欲衆而用之之翰謝不就既鍾侯秩滿承府檄俻侯赴省中書博士茂清迓叟并舘閣諸公多以詩贈之無何言迓築室於泮宮之側讀書其間晝夜檢討既而請曰維楨梟鼻祖遺躅闢徑書室之前藝竹數十百箇春則植樊於徑之兩旁竝擇能蟲蠹高竝欄楹如碧玉列與吾爲侶琅玕瓏瑲光照几席夏則憩牀影讀書其下好風徐

來清致襲偶秋則聆戛玉鏘鈷與咿唔應荅不絕韶淺冬則皓雪散積瓊林瑤樹猗儺其枝黃卷映明未有囊螢鑿壁以故雖居闤闠之中而有山林意趣先生盍賜之記以勗其不違俾書之楣間以貽遐久則受先生之賜無窮矣余曰噫古之君子比德於竹其陰物似仁抱節似義過風磬折似禮中虛似智而家兗州使君闕竹下三徑其亦有契於是乎植物中之清高正直者其孰有越於是者乎而不蘇晉賢之曠達唐逸之沈佚渭川千戶侯之貨殖而惟積學是務則他造詣未可量也豈直兗州之德業而已哉既以告之遂書其語以爲記

東野堂記

謝爲郡門著姓繇前宋而來擢巍科躋膴仕者代不乏人奕葉子姓如芝蘭玉樹秀穎林立南渡後有諱璉者由特奏名仕鄞州助教嘗從吾紫陽朱夫子講性命之旨吾友子溫其五世孫也早歲侍其從伯父鈞軒翁同學讀書接人溫溫其恭時値多艱喜遁丘園以自晦比年海寧廉訪九城齊謐築室於先人故址偏所居之堂曰東野內翰游溪宋先生爲之篆二大字以扁其額而徵余文以記之余曰昔孟貞曜以東野字行予得無有慕藺之心乎子溫嘆曰非是之謂也吾先子嘗名之曰和而父師字之以子溫夫青陽開動溫然以和於時爲春春者發生之時也皇甫氏世紀云春之位在東方蓋

君子體仁之意人地生物之端故以是名題吾燕修之所而朝夕瞻望蘄以廣愛之功云耳先生盍爲我記之且以爲勗焉余曰噫而祖高臥東山不從徵辟以安天下今子隱於東野之常而有澤物之志吾知他日達大之業必將復相璉而顯名江左矣余喜謝氏之有子也於是乎書

汝舟軒記

一齋與君得隙地於書塾之西偏治軒爲諸子藏修之所其袤四楹其廣一尋有半崇稱是上闌爲遂前除爲欄幾楯高明爽豁疏達肖舟之制而丹青飾之簷之外適當山阜甃石坂以樹佳花美木而歲寒三友具焉環

列棐几圖史左右絃誦休息若放翁載書文則中次於
水裔而山林掩映玩而忘歸也良辰清夜當觴嘯詠若
東坡誦詩赤壁扣舷而歌風恬浪止泛乎中流也蕭森
欠伸憑眺仰視又若蓬仙泛船西湖艤篙徙倚逍遙相
羊不知日之云夕也遂命之曰汝舟而請余爲之記余
按舟周流也其用周流而無窮也大易之象凡濟險必
曰涉川則水之有舟實濟險之具也今夫溝瀆之微洲
渚之隘洪流醫岸奔湍吼雷孟氏之徒杠已推季路之
馮河莫濟於此之時苟非舟而奚用至若大江之浦濱
海之洋積水瀰漫濁浪排空靡蛟龍以梁津無神人之
鞭石於此之時又非舟而奚用商書曰若濟巨川用汝

作舟楫涼矣哉今往之子方且航學海而浮游聖道之
淵余願其以存誠爲檣以主敬爲舵以詩書爲棹櫓以
仁義爲維纜以勤力不息爲席帆以躬行踐履爲樟楫
然後以文章詞藻爲波浪則將紹濂洛而溯洙泗異時
駕巨艦鏖戰突出於淵水千艘之上而爲明時濟世之
用則商之傅說不得專美雖然善其事而不利其器非
良工也必也擬時而後應時至而後動則翼然如鴻毛
之遇順風而一日萬里詎可量哉峻動撐拽瞬昔回忽
其尚有戒君之子懋勉之

橫野樓記

居職衍者之佳賞處僻幽者絕遐觀豈天寶裔之地勢

然耳今夫闤闠之間都邑之會搆重樓而登覽焉閎觀
宇宙之大千里一瞬無有彊域而峰巒之奇滅沒蔽虧
邈然不與目接不翅燕越至於窮崖鉅谷荒絕之顛雖
有重閣複嶺峭拔險異而狹隘迫近雅意莫舒欲俞夸
娥負之而不可得也游寧爲一郡山水之勝邑人余元
之居城東偏不衢不隴樓於所居之側良辰美景門猶
其上北望則松蘿天寶蜿蜒旁薄而浮丘三十六峰迴
出天際南則叉嶺諸岑嵬巖森立淛江之源帶其前奔
流若馳鬪崖岸岑崒石錯峙西則渠居官邸甍甍低昂
櫛比鱗次其東則原田井里喬木行邈晨霏夕靄歙飲
摩盪輪英騁秀爭見疊出於軒楹之左右環命之曰橫

野而提巽公子桑與書其顛介友人汪仁德懋徵余
文以記之噫茲樓倚於廛市而有僻野之致焉隱於喧
囂而有閒曠之趣焉二難之并孰與爲比何時披鶴氅
步上東門訪元之之居相與倚闌遐矚僎風介月撫今
懷古歔欷而笑抵掌而歌傾駭山川之神當援筆而重
賦之

昔山樓記

古歙新安有佳山水而郡邑爲尤東則郡山若今字之
旗長杠斜倚而綴游委蛇孫倦樓異之當迫在天際西
則有山群獄若萬馬自天而下扶輿淸淑之氣毓秀凝
萃崔巍崒列在右衛從爲縣治千載之基北則石鍾諸

山或如屏几或如倉囷或如帷幄嶔崟而環拱南則白石之峯層巒叠嶂朝霽文筆羅列玉筍之班峭拔可愛邑人胡伯善世家詩禮隱於廛市中闢闠以居構重屋四楹棐棟高明軒牖疏達日讀書以自適暇則憑檷觀山娛心悅目乃摘歐陽公環滁皆山之語扁曰皆山而朋儕因以是稱號之且徵余文爲記諸楣閒余惟易之八卦在艮爲山而重艮卽皆山之象也吾東魯聖師贊易之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伯善抱才韞玉藏器於身玩遺經之至理彙聖賢於前古不求聞達合於大易艮止之義而覽觀山中朝嵐夕霏歛欲吐吞千態萬狀殆與塵世浮沉盈虛代謝實同軌一而山之青青不改誰堪與相爲悠久高趣遠志樂山之靜壽母年踰七袠怡愉養志其纂先緒而貽後昆詎可量哉余嘗過伯善之居見其前除植梅數株佳致匪俗因以梅軒字其堂而篆四大字以遺之并書以爲記

西南林壑樓記

郡北三十里有山曰鳳凰余友吳仲實既卜其親於山之麓遂廬於先塋之側復卽茲山之陽以爲別墅置縣先塋右度小硐縈紆瀠澄夾徑樹橡數十本雜違種茱室四楹室之北沼圃廣袤可百餘步藝梅李杏梨榴棗栗枇杷林禽如千林雜置奇卉植竹如樊柳槐櫟櫧圍北爲屋四楹以館賓賓館之北井方池渚源頭活水池中累土成方洲重槐婆娑繚以欄檻洲外碧蓮孔茂蓮之四旁編筏養魚數百頭圉圉洋洋北之東闢徑爲小亭以延賓扁曰問津室東南重屋四楹窗牖疏達貯書數千卷署名上鶴詠觀書鼓琴並室闢徑詰曲二三百步踰山半爲臺以憩游者扁曰笑陽步山之巔岡阜四環鉅松犇翠滿貫四時諸峯獻狀黃山六六宛在目睫瑤谿玉筍秀練可愛暇日與客登重屋而遐覽西則奇峯屏列茂林浚逝蒼翠蔚鬱南則大壑廣衍花草芬芳壑之旁有巨石高四五尺上平如砥可坐可倚可琴可棋乃扁之曰西南林壑而屬余記之易於蹇解皆曰利西南西南坤之方也山川地之文也大山嶙峋而有平原之睇帶廣谷寬閒而迤喬木之蔥蒨則奇勝翠蔚莫斯若矣噫嘻林原丘壑農樵牧豎日相羊其閒傾動太祖勞斤斧出入榛棘叢血濺趾躡目不識丁字罔知其書既峻浩淼奚怡登覽趣悟足趣者須學士大夫然微升斗祿馳名郡大都苟取青紫榮耀紱有田園臺館踪跡罕至孰若吾友艇東繹紱逍遙物表極山水之玩不怯餘貲購法帖名書金石古器道釋遺文積學編簡以自娛樂泊然無秋毫世俗慮其賢於人遠甚余與仲實以文墨交殆二十稔實余之心友愛其境高其行於是乎書

環谷集卷五終

環谷集卷六

祁門汪克寬德輔著　同族後學愬麟蛟門選輯
裔　孫　宗豫武山校梓

說

易之文言傳謂君子行四德乾元亨利貞說

乾者健也天之德也天以至健故能運四德於四時君子以至健故能體四德於一身聖人以至健故能行四德於兩儀之間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元者物之始於時爲春其在人則爲仁其發則惻隱之情而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月令天子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惠及兆民是體乾之元亨者物之通於時爲夏其在人則爲禮其發則辭讓之情而所以品節乎親親仁民愛物之差等者也月令天子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悅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體乾之亨利者物之遂於時爲秋其在人則爲義其發則羞惡之情而所以斷制事物各得其安者也月令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諸侯暴慢以明好惡命有司修法制戮有罪嚴斷刑是體乾之利貞者物之成於時爲冬其在人則爲智其發則是非之情而所以分別事理以宰萬物者也月令天子察阿黨使罪無有掩蔽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固封疆備邊境命將講武飭死事是體乾之貞

存誠堂說

醫之爲言意也意苟至誠則病之淺深加減證之陰陽表裏脉之浮洪微沉弦緊緩濇榮衛之盛衰根本之堅固若慮德調攝之或過或不及吾心之虛明以照之如睹龍鏡如飲上池水了然不失秋毫於是酌劑餌之溫凉審鍼砭之補瀉厥効奇妙如有神助其不誠者反是傳有之曰至誠如神其弗信矣夫雖然誠者兩間之實理斯人稟兩間之氣以生鈞賦是理而能存之者益勵業醫而存誠名尤加勵焉同邑徐宗吉自其上世攻岐黃之學及其大父仁齋翁益精其藝馳聲州里閒宗吉克紹祖父業闢堂蓄善藥以拯人而持心信實曰丸

曰散製和不慊於心不以與人也扁其額曰存誠而徵說於余余喟然曰存誠以脉證盡誠以用藥其有不中者幾希吾知宗吉推是心以追踪祖若父壽於蓋鹹於鹽不難也適書是說以貽之

經禮附說

周禮一書果爲周公所作乎漢武嘗謂周禮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文忠公謂周禮可疑者二蘇潁濱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爲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盖嘗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横渠謂周公治周莫詳於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爲周公所作也攷之西漢志於周公未之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倂置博士耳至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於世後世因有周禮作於劉歆之說是則周禮作於周公而非他人之制明矣然冬官何爲而缺也經罹秦燹散佚之餘與漢儒編錄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考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教

曰禮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三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內宗外宗皆宮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市質人廛人賈師司虣司稽胥各肆長泉府此皆主於商土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於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

相類乃以人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錄附麗之誤不可也况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放之天官自大宰以下六十三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以冬官獨缺而爲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邈之理無是也他如儀禮有嗇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官之脫簡也要之見載於考工記者固爲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擬夏官之中掌士啚地官之中宰商農者與夫嗇夫司商之數并今考工記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於周官司空之所職與小

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公制作之盛燦然溢著於編使人得以觀其會通而爲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寬因并錄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任生名字說

休寧任生序再拜言曰序受學於先生於今五年矣顧先生字之且述其義以敎序期佩服不忘而因以勉於學也余曰冠而字古也今冠禮雖廢待生之年旣弱冠而字之未晩也生又拜而請曰序懼不獲常侍先生左右尚命之字若先生之言恆在乎耳而注乎心也余以其請彌篤乃字之曰本立而告之曰序與叙同天倫之次第也天倫有五曰父子曰君臣曰夫婦曰長幼曰朋友蓋天下之大經也人道之大於是焉係舍是則無以爲人也果能如此實有所立事親以孝而仁之理由是而推焉事長以弟而禮之理由是而達焉以至於君臣之義則事上撫下亦其則也夫婦之別則應事接物莫不有智也若夫朋友之信則凡所以發於中而應乎外者皆不可不實也於是五者各盡其當然之則則大本立矣聖賢之學爲有他術哉經籍訓此者也文詞論此者也德業事功踐乎此而表著者也生益廣讀精思克勤克謹而於日用彝倫之間先立乎其大者則其進未易量也生其可不勉之哉旣以敎生且書其說以貽之

將之翰字說

同邑將周翰維楨從鄉老先生遊而靑於藍矣至正辛卯年旣弱冠因館授余從孫仲寧之居而過余辨疑問或求所未及焉旣又請叙其字若名之義而申勉之余告之曰釋詁之文曰楨榦幹也釋之者引詩維周之翰以證之夫楨榦皆築墻之木也墻端之木曰楨墻之兩旁障土者曰榦詩人引物連類以賢才爲國家之楨榦蓋垣墉之築匪楨若榦則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何所依附國家匪賢才以任衆職則禮樂典則法制禁令是孰主張是孰維持是孰辨而孰設施之哉子以維楨自名而以周翰字子盍思研窮至理表裏精粗期無不至有所未至則訪鄉先輩耆俊而講切焉夫然後

身親力踐百倍其功弗篤弗措必求造古人之域則他日出應時須爲國家之楨幹也必矣子之始祖周文公爲周家立八百年基作大雅之詩追述文祖之德以詔後世而謂多士皆國家之楨幹厥後尹吉甫又作崧高之詩以美申伯甫侯之賢能爲周室之楨幹爲國家者賴賢才以立國如此夫子之先世公琰相蜀漢大直相歷勛名事業照耀簡冊子尚篤志於學弗懈益勤則不惟無愧於名若字抑亦有光於前人矣子勗之

吳氏三子字說

友人吳仲實甫年且耆艾見三子長次皆就外傅而受學矣請余字之以叙其義以告之余曰冠而字則祝之

以辭禮也今尚幼盍俟其稍長而命之字可乎仲實答曰生非欲使之尊其名以夸於人也實欲使之敬其名與字而亟責以成人之道俾昭然知所以示訓而永久不忘也余曰嘻仲實之愛子不以姑息而覬其速成余焉得不取夫文之美者以爲之字而警戒以造就之乎乃召其子來前而語之長者益字之以文遜益取易之大象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之義也次曰華字之以文炳蓋取革之九五象傳其文炳之義也又次曰兌字之以文悅蓋取彖傳兌說之義也既以語復祝之以辭曰益也勉旃空勗爾躬聞義而徙惟善之從風動雷行勿固勿怫日進高明厥德乃崇又祝曰華也勉旃學貫克變剛健中正愼思力踐必強必明勿替勿倦德容昭著允偁時彥又祝曰兌也勉旃講習爲定朋友切磋麗澤於茲孜孜不懈心中自怡底於成功前哲可希祝已遂告以貽之尚願其受茲辭而藏之深求其意而勵其所未能充其所未至則有所立而克纘先祖之緒矣吳氏之子孫其福庥詎可量乎三子其懋敬哉

環谷集卷六終

璦谷集卷七

祁門汪克寬德輔著　同族後學懋麟蛟門遐輯
裔　孫　宗豫武山校梓

銘

大學正心四戒銘

戒喜銘

君子之學孳孳不息欲盡理融中心悅懌世俗之喜玩物適情娛於嗜好酰茢心醉小子戒之非喜勿喜窒欲閑邪樂善而已

戒怒銘

聖賢之學鋤奸撥亂去彼兇頑極兹塗炭世人姿怒焦

火斯炎面赭髮豎蹈禍而顛小子戒之必懲其忿中心湛然不知不慍

戒憂銘

玄聖上達樂以忘憂禹稷憂民棲棲鈕鞅與憂俱生世俗所溺患得患失逐利惟劇小子戒之講學徙義憂之如舜志軻之志

戒懼銘

聖賢之心至理熙熙浩氣配道砥柱弗移世人徇欲內省多愧其氣歉然惟恐惟怖小子戒之懼所不聞自反而縮勇奪三軍

思復齋銘

厥初生民萬本則一降衷秉彝至理真實桎梏物誘邪慝雜之本然之善未始或虧身之反之斯為上智中人以下毋自暴棄吾儕小子辨理紬書殫思力踐蘄復厥初雞犬易求牛羊勿牧存養省察戒懼慎獨不顯亦臨戰戰兢兢積之又久雲卷波澄一旦超然德崇業茂匪豐於今匪嗇於舊弗得弗措永敬坐隅日夕乾乾允念聖真

主靜銘

人生而靜天之本性操而存之守之有定是心未發中涵寂然皎皎明鏡澄澄淡淵遇物而感或喜或怒隨物處之於我何與不為事遷不為欲縱當然而然以靜制

動統御萬變酬酢萬端中流砥柱任彼狂瀾我銘坐隅視以為則希聖之功蘄立人極

存誠銘

無為之真疑而為人滿腔實理具於吾身思慮未萌此心無妄至理渾然秋空月朗心與物接實理應之從違喜慍適事之宜燕坐閑居景慕賢聖涵養天性至公至正遇事臨變隨時處中交人以信謀人以忠心無妄念志無妄想語無狂詞行無邪杜事上待下足履手擎毫釐必實頃刻用情百行之源五常之本自粗及精由邇迨遠斯須匪實言動俱虛物欲陷溺不保其軀我作斯銘庶幾允蹈願言思誠先民是效

吳季實字銘

惟人有生理全賦予凝真無極精萃二五淵實中存四德渾淳英華外著萬善彌綸哲人希天文光允塞黙契至誠周熙庶績光輝充實體立用行洋洋發育振采抒英胡今之士習尚彫巧罔究本根務令浮藻夸毘組繪鳳味鶩翰潢潦易盈艶葩先殘華而靡實全體斯汩實而靡華大用斯隱卓爾吳生令姿粹質稟氣精英持心篤實芳齡嗜學思紹厥宗勤劬請益憤悱求通匪懈進修孜孜不已騰實蜚英指顧千里愼終如始永保嘉名吾言匪諛戰戰兢兢

香遠閣銘 有序

友生汪文耶久從余遊而有得歸築書室於所居之東面臨方池植蓮輒茂並池作小閣以覩宗叔巢湲先生摘周茂叔愛蓮說稱其閣曰香遠余銘之

植物之華繁蓮獨清媲美君子錫之嘉名外直中通令姿靜儼景風南來厥香斯遠同宗有子篤學在茲法則濂溪跂其齊而我作銘詩刻諸座右顧言勉旃以延遐久

亦政堂銘 有序

亦政堂者同郡鮑以仁築以奉其親者也以仁孝親友弟理家有法嘗受學於先友侍制鄭公而有得焉者公嘗摘魯語以名其堂而記之矣請言於余余曰

傳云政者正也上所以正不正而下所以取正者也然書稱君陳克施有政謂其行孝友之心施於一家之政也吾夫子言施於有政是謂以孝友之心施於一家之政也故曰是亦為政亦之為言謂治家治國同是道耳蓋窮則為一家之政達則為一國與天下之政矣曾子傳大學於治國平天下二章俱以孝弟言之有以也夫果能致盡己推己之心而在己者孝而人皆知孝在己者友弟而人皆知友弟施諸四海準諸一家夫豈難哉既以語以仁乃撮其義而銘之

政以正率綱紀經綸帥正以正斯濟斯民絜矩之道篤近柔遠爲政以德修身爲本天之生物立愛惟親由是而推施及於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治平如運諸掌舉勸孝弟斯道之原立聖設教孝友爾敦自家刑國以建人極君陳之篇斯爲準則鮑子克孝木培其根怡愉奉親時於弟昆與與高堂爰居爰處其願其惜允念繼而篤於所厚表微彰隨揚養達施舉而措之自台治人止於至善惟日孜孜令德顯顯入道有門積學有基孰謂俗高跂而齊而順言勉旃毋懈毋替永保令名貽諸來裔

櫟軒銘 有序

友人鄭君士坦築藏修之室字之曰櫟軒徵余言以自勵余語之曰莊周氏見社櫟其大蔽牛匠石過之

而不取謂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然櫟非果不材淮
南記以爲十二月之木十二月采取其赤心十二月
櫟可爲車轂而說周禮者則謂櫟實爲斗可共染今
日之用若是則櫟果不材乎遂爲之銘曰
牛山之木斧斤相尋萌蘖其間牛羊遊侵樛彼杜櫟多
歷年所聰以春陽滋之雨露本固葉茂厚積深培勢干
雲漢陰庇蔣苔巨榦百圍美實千億路車之轂染人之
色漆園寓言覬全其天明時之用拙匠所捐吾儕旅學
務其大者存茲良知愛護拱把鄭君作軒姑示匪材高
標挺特邈與崔嵬勿剪勿拜善芽滋長匪依穹林迢遞
攸仰弗負輪錢弗美松官赤心爲友以待歲寒我作銘
詩八書深刻願言助之率縈令德

跋

汪文節公簡帖後跋

宗叔禮部尚書集深先生其生也長克寬三十有一年
延佑戊戌登進士第麗才碩德雄文異政聞於至順至
正之間元統甲戌克寬以同宗從子拜先生於城府有
簡十帖遺先生與吾友吳季實交晚歲往復之尺牘也
先生之先自五世祖以上實居婺源瑩城在焉歲時展
省過城府媯爾季實家酬答書問益多中更時變散佚
而僅存一齋二大字乃季實先府君藏修之室之所扁
也其第一帖云奔走南北忝先生孫吞官卿致爲臣而
歸之時也第二帖云黃山抵舍則至正丁亥克寬館寓
黃山侍先生同遊三十六峯者也所謂小孫留外家則
先生仲子用和彥禮之長嗣惠榮世賢久從克寬問學
以乙榜授德清文學者也第三帖至第八帖皆季實教
諭寧國時問勞酬酢寧川橫舍頹敝季實刱而新之部
使者索公元岱嘉其勞績歸語先生爲文記諸石先生
與勵深至且以精學業纂先緒勗之所以成人之美者
厚矣所謂公文乃故里豪右侵先生祖塋而言於有司
者也三賢之文則先生升集賢學士時請以漢董仲舒
宋范仲淹元劉因從祀孔子廟庭者也羅文卿七世同
居有張公藝之風世攸尠見朝省所當旌異者也祇此

三事猶見先生嫉惡屏邪好善尚義之心第九帖云桑
梓松楸感念弗置恒拳拳於思本第十帖云睹疲癃困
匱莫之致力惟切漣漣尤汲汲於斯民發第一第二帖
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五而第十帖在癸巳甲午之間字
畫遒勁精采煥發老成典刑鄉里情誼粲然辭意之表
明年八月先生罵賊被害大抵秉心正直終始如一臨
肯致身臨難不屈大節煌煌照曜史冊大常議謚易名
以文節夫何媿焉季實服膺箴規善又彌篤韜晦免患
飭行令名果無負於先生之所期望矣今茲敬披感泣
裝潢遺墨貽諸後葉蓋非視爲奇玩而已也以書求題
卷左克寬老甚病甚永懷嘆息再拜而識書之歲舍降

婁之次阜月既望之五日書

張介玉手抄孟子後跋

城府張君介玉年將七袠好學不懈手抄孟子書二帙以教其孫於以見君聰明過人尤且愛孫勤至而晰其節之有續也上章困敦之歲余館授師堂攜以示余余因正其句讀考其缺誤而歸之他日孫傳之子子傳之孫讀是書而雅學有成庶以知賢祖義方之志抑以知余友善之誼也是歲且月下澣同郡汪仲稀書

贊

提舉貫公像贊

髯虬而體充骨梗而質淳赤虹萬丈為之氣清冰萬壑為之神標致如姑射之仙瀟灑而無塵襟度如雲夢之澤弘廓而無垠謙和之容睟然如春激勵之論鏗然如金世家文學居然得輪扁之真官途政理曉然中庖丁之音其憂國之志愛民之心蓋將磅礴萬物以為世運轉四海而為霖也歟

靜樂公圖贊有序

榷使貫公以靜樂字其燕居之庭邢人翳翁氣象祖帳長亭上恭與公相知惟深故拏筆而贊之

大塊勞生滚滚熙熙白役厥身蟲飛馬馳彼美君子靜中有樂志趣安閑襟懷恢廓熏香默坐恬淡無為俛仰乾坤至理在茲展玩遺編驊然怡懌遐想聖賢寤意何

極黃甍總攻事簡民寧彙文生綠纖塵不驚潑潑天機和氣洋溢心逸日休五載如一匪伊大任贊化皋朝海宇以謐鼎彝斯銘刻畫如圖是用遐遠無涯去思寄此縹緲青山籠從嘉樹慈龍矯首千里悠然飛鴻

汪府判像贊

公之學溯濂洛之源而遊洙泗之濱公之詩參黃陳之妙而追李杜之真貪泉賄市不足移其操印綬殺若不足縻其身氣象嵂兀而不可攀者如絕壁之與孤岑儀容瑩鍱而不知其老者如翠栢之與蒼筠彼丹青者固能寫公之神不能寫公之心管幼安陶元亮白樂天粲公之倫歟

啓

答劉叔莆啓

綠野莊之萬卷遠在七閩得開府之一書賢踰十部宛如晤對劇慰傾翹恭惟執事胄接微波襟儲渠祿書林隱豹四方講樓梓之新編藝苑雕蟲諸子肄揚科之遠業蝌蚪私幽之鬱積魯魚學校之精研侈矣珍藏久焉敬羨某叨超鯉對粗習麟經慨傳文充棟之浩繁放疏義頗英而纂錄萬八千言之鉅例尋類例之始終數十百家之同異摭事辭之精要聊備紺珠之記敢云繡木之傳匪意徹聞遠貽鴻翰丹鉛而求至當念點竄之未完瑰玖以禪將來顧讓嘲之為懼願安承教用底成功

守約信於末械有如徼日寄抄勝之善本期以明年甲
復稽阜寅所戕鑿不宜

疏

募建萬安橋亭疏

伏以萬安橋左屋以爲庭右屋以爲亭有憩息焉觀之勝四方人北轅而之燕南轅而之越乃往來交會之衢雖云結方便之良緣尚乃欠完成於善事碧瓦朱甍矗乎其上者垂成而未竟青趺白蘂迺於其前者久假而不歸剡薰香燃燈者無所於居而吸露飲風者曷焉給食欲廣基築室幷求香積之厨更鑿井建亭俾濟梅林之渴須仗十方之樂助庶几衆美之俱完遮宅之禾百

囷充棟之錢萬緡或寡助或多助負郭之雨一犂並橋之月半畝肅大書請特書各生不吝之懽心共結非常之善果自今負者歇行者詠人人誇無量之陰功俾爾壽而康熾而昌世世獲方來之戩穀

環谷集卷七終

環谷集卷八

祁門汪克寬德輔著
同族後學懋麟畹門選輯
裔孫 宗豫武山校梓

碑

黟縣横岡忠烈廟碑

古者有德必百世祀之有功於民恒有祭法剡禦災捍患能福其民者乎忠烈汪王當隋之亂以布衣倡義募集驍勇捍禦一方暨唐高祖削平區宇遣使送款朝廷嘉之授以方牧封越國是時四方鼎沸群雄蠭起據數州之土竊名字者不可勝紀爭地爭城晝夜戰鬬斬刈黔生若薙草菅然惟王保有六州奉隋正朔以待眞主

俾其境土之民遇鋒鏑如處承平之世邦人思其義往往立廟祀之不忘水旱疾癘有禱輒應蓋七百年於此矣自宋迨皇朝中賜王爵嶽號八字榮錫載續恩秩寖隆蓋王之功德在民者無窮故民報之亦遐久而不怠也黟縣横岡故有廟歲久隤圮至正四年甲申春二月里人程儀鳳兄弟捐貲改作秋七月落成堂寢門廡爲盈一十六楹棟宇宏麗丹漆煇霍肖象尊嚴軒牖疏達復構四楹於廟之西偏命祝史某居之以職焚修之役儀鳳割田十畝俾某世食其利而縛其廟宇焉十年庚寅夏四月儀鳳請余文而勒諸穠牲之碑迺敘其歲月而系以迎享送神之詩俾田疇畝列之碑陰

詩曰桃源之山兮黟之水民思神德兮百世無已廟奕
成兮有嚴有堂觚稜翬飛兮丹碧煒煌神之來兮驂两
虯旌旗若雲兮颯風蕭颸黍稷斯馨兮芼蘋蘩牢祀斯
兮酒醴清酤我壽我兮俾皆而艾五風十雨兮物無疵
癘我民報祀兮彌歷神之澤兮允無垠

墓表

宋故廸功郎勅授龔州助教謝公墓表

余友謝子溫携其五世祖龔州助教磧誌一通謁余而
言曰余祖嘗遊紫陽朱夫子之門學行醇正為時名儒
所著有語錄日錄若干卷藏於家壬辰兵變宋姚難
入山遺文散逸不復得而見矣墓在邑大河之南為畬

所發碑文毁裂不復辨所幸磧誌猶存比年游宇寧謐
將買石掩諸幽敢干先生一言以賁之則死生受賜多
矣余適被召與金華宋先生濂同修元史猶未遑也其
從兄子原余壻也亦因事至京師為道其意為請先生
為之篆書余既歸而表其墓按公誌公諱璡字公玉曾
祖諱叡祖諱謗父諱昇兄弟五人公當其季娶寧國府
太平縣李氏子男一人禰年孫二人渭淵源女四長適
進武校尉前監戶部贍軍酒庫陳秉哲次適待補太學
生胡景參次適待補太學生胡勲次適進士陳禹錫公
卒三月葬和光第三甲沈家源山處詳悉鐫基亭誌余
嘗考諸先世遺錄及宋元間邑乘公嘗從朱夫子講性

命之旨益其學始於格物致知而繼之誠意正心以修
其身始於齊家而終於治國平天下始於成已而終至
於成物其才識學行足臻遠大而官不配德使公不得
展其所蘊同志咸惜之慨自喪亂以來典籍廢壞公之
嘉言善行不復備見獨李氏誌乃其手筆嘉泰初嘗佐
邑宰林侯士諫與建廟學碑其略序北傳有文公祠以
公為配享是其澤之在人益猶未艾拜瞻遺像尚可想
其人焉嗚呼當朱夫子倡道之時海內豪傑之士聞而
從之者日衆而郡之人士得及其門者惟公一人而已
故有公發而其傳衍為然數世之下猶有聞風而興起
者未必不自公始也故特表而出之使吾子溫刻諸墓

上之石

墓碣銘

元故將仕郎全州路清湘縣主簿陳君墓碣銘

君諱龍字叢仲新安祁門人世稱竹溪陳氏代有顯者
與同邑韓溪汪氏淵田張氏孚溪李氏並為望族史載
縣志祖樾宋紹定年間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安慶府司
戶參軍叔祖鼎新縣國學生登第累官知鄂州咸寧縣
父仕宏宋歸州學正季父師聖縣國學生登第授廸功
郎吉安州教授母夫人王氏以宋淳祐己酉正月二十
有七日生君於雷湖君五歲讀書穎異秀發及冠舉進
士登第授登仕郎南康軍都昌縣主簿至元初江南內

附江東宣慰使廉公共蒐賢選士欲官之君固辭不就十八年辛巳邑之田阬王萬十王信二以爲亂嘯聚二千餘人無何大軍征討其渠魁潛逃閫帥趙公共論不轅門擇責君等追捕君率里中驍健獲王萬十王信二於池饒之境事聞省府版授慶元路定海縣海内寨巡檢在官三載民安盗息及代大府舉君廉能撫定海縣官界寨巡檢尤稱厥職大德三年己亥遷饒州路鄱陽縣石門巡檢五年辛丑之官時朝廷調兵數萬人往征八百媳婦君饋餉送之治劇有方秋毫不擾於民江捐已俸擬官署門廡二十餘楹轉池州路貴池縣城山庫上巡檢縣境連歲大祲饑莩枕藉君廣立防禁推誠

綏撫招徠怗然無揠禾攫金者焉陞兩淛都轉運鹽使司長亭場鹽司管勾先是鹽額恒虧君察知其弊躬督老園廣積土鹽增辦如額且補償前數陞別場所虧鹽數改撫州路在城稅課大使無苛取無巧捜商出於途貨藏於市各得其驩心陞將仕郎全州路清湘縣主簿而君疾不起矣享年七十有四娶方氏宋吏部侍郎袁州太守秋崖先生諱岳之姪建德府判竹溪先生諱貴孫之女弟也先君二年卒君卒之明年至治癸亥十有二月甲申合葬於里之仙槎源子男四人伯顏伯長君用君濟女適同邑李貴和孫男八人公美公選忽都察都魁孫泰孫宗立宗獻曾孫男五人文英文理文淵尋

才天保君自少孝友曁失所怙奉王夫人承顔養志靡所不至季弟長坤出爲宗人後貧無子君取其夫婦同居以篤友于之愛女姪幼孤鞠育教誨視猶已出既長厚資裝嫁遣之鄉邑姻家逃竄辟賦役之煩苛者君曰於我乎館繼粟繼肉不倦也里有爭辯君折衷以理人人慚悔得全其家云君博學多聞尤嗜作詩既老自號竹洲遯人歷仕浙左江右登覽名山大川形諸賦詠有古近體詩若干卷曰竹洲集藏於家君之子君用常推擇爲吏既而厭簿書之勞怡神究氣逍遥物表一旦惕然永嘆懼潛德之未著也述其世次行實屬余敘述表諸墓將刻諸貞石貽不朽焉余忝通家之好不敢以蕪

陋辭故錄而銘之

銘曰陳爲著姓代有簪纓承緒綿綿奕葉科名君學夙成宗族濟繼修行孝友吐辭藻麗游職匪懈治劇無難出於蟠世飛不盡翰蓄之既深允昌厥後螭碣勒銘聿彰遐久

傳

鄭長者傳

長者姓鄭名紹卿元之盛德士也大父諱泰齡父諱珪咸潛德弗化世居歙之雙橋長者生而岐嶷長從鄉先生陳公定宇遊講學知道大泉慨然有濟人利物之志先生嘗語人曰紹卿德性寬厚有容存心愛物他日於

人必有所濟其為學也以窮理修德為先而不事文辭
至元間隱居於家人或勸之仕長者曰大既無知人之
智又乏撥亂之才則是不能以有為矣豈不自知以徒
取辱乎何如優遊田里孝友於家而終吾身也哉居家
孝友婣睦性寬厚溫恭犯而不較嘗有怙强罵於道長
者聞無所問告者再三乃徐應聲曰已知彼特醉耳顔
色自若有田疆畔為人所侵或以告之長者聞侵過幾
何矣曰適過其畔長者曰吾以為侵之半若畔之半則
固以知之矣已而皆知自愧其存心類此家承累世富
有之貲又能恭儉不忘制節謹度常計其所入自奉祭
祀給家衆外一以周貧睦鄰恤婣為事凡鄉之疲癃殘

獨鰥連無告者則分穀粟以賑其饑遺布絮以拯其寒
其有死喪貧窮不能舉事者則遺棺以斂之分地以葬
之其他凡可濟人利物之事惟理可為則為之未嘗以
人之毀譽為作輟存心公恕人咸服其德量以故鄉邑
有訟理不决者往往求直於長者無不慚服而去居之
西有堨曰小丹堨者灌田數千畝其源濫觴至堨纔十
里每歲農家待而霽備草木截流以堰水迨潦退而源
已涸矣嘗徒費勞力而未嘗沾其利長者乃謀改圖以
石為梁布板為閘以為經久規時徵工於農慫羣四作
長者不以為正應捐貲助費不日而成又割田若干畝
令收其租以為祈禱修葺之費於是農免堰築之勞歲

沾灌溉之利人人咸歌之因祀以為神
論曰熊婚兔炙不加於菽粟之厭飫也狐裘豹袪不加
於布帛之溫煗也行道顯身不加於樂道而善其身也
與若菽粟布帛之可嘉豈以窮居而德閒加損乎若長
者劬而講學明道常存愛物之心慨然有意於斯世雖
其遁時中微不能發其素隱居樂道孝友於家卽其平
生所行大抵存心以仁處已以忠正已以御物推已以
給人是以居之一家而一家順行之一鄉而一鄉慕不
求服人而人自服不求安身而此心悠然超乎物外觀
其志其在孔門蓋狂者之流而其心則浴沂汝上之心
也若夫正已而不求於人無所為而為善則聖賢大學

教人修已治人之方大人正已而物正之道不是過矣
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而吾
夫子稱子產為惠人觀其為政於鄭三年而輿人誦之
若是吾長者得行其道於當時而擴其素志則其利澤
之在人而人之慕化者為何如哉雖不獲試而不得觀
其所蘊然其德之在身而不遺於微則其德之及物必
能大施而澤被於廣矣特所遇窮達之不同易地則皆
然爾夫君子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若吾子者眞可
謂盛德之士矣世稱長者不亦宜乎

行狀

師山先生鄭公行狀

先生諱玉字子美世居徽州之歙縣灸繡鄉貞白里十
二世祖諱球以貲雄其鄉號雙橋鄭氏伯大父文政大
父安至元初聞大兵討李世達將屠城仰杖策詣軍門
言動主帥全活郡民遂授徵事郎歙縣尹沒而民思其
德言於有司請立祠省府嘉歙民之志下其事如請俾
列之典祀號鄭令君廟父千齡累官承事郎休寧縣尹
以操行著稱學者集七友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所
居爲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貞白公調官太平縣之弦
歌鎮七月一日母夫人汪氏生先生於弦歌火光照室
隣里驚駭貞白公心異之嘗指語汪夫人曰吾爲吏治
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脫罪者不勘天或報施是兒

其大吾門乎先生自髫齔不與凡子伍稍長穎敏不治
細務唯嗜讀書禁無以家政關我才十歲聞人誦朱子
之言則喜其契於吾心也聞人論朱子之道則喜其切
於吾身也於是日誦四書玩味朱子之說而紬繹之沉
潛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旨趣數從鄉先生學意不
適輒易師既而載書入黃山祥符寺又遷紫陽南山觀
處已以澹薄自持立心以誠敬爲本攻苦殖學靡替寒
暑嘗因同郡進士王君儀過之欲烹雞供具僮隷逐鷄
飛鳴躑躅不忍烹王君捬其背曰子美長養此心因
是於惻隱之發體認涵養造詣益深矣再應進士舉不
利即棄舉子業求聖人之道於六經研精覃思優游涵

泳漸必至古人之域至順初侍貞白公游京師閣老諸
公覽其所爲古文將交章薦之先生竟奉親南歸不屑
也貞白公卒於杭先生扶櫬數百里歸殯於家哀毀踰
禮及葬門人士友相執紼者數百人見先生祖載遣奠
躃踊相佾一循古典大敬悅之除喪或勸先生筮仕笑
而不荅築室里之師山將著述以見意學者從先生問
學紳佩滋盛門人鮑元康等因其地搆師山書院殿堂
門廡庖湢咸具講肄有齋登眺有亭先生日與諸生論
說春秋而通其大用閒被衡襄游釣岑山之陽鄉之人
目岑山曰鄭公釣磯元統初有司以先生德行文學緯
備才識達於治體滋欲試之以政上薦章於淛省若江

南行御史臺先生謝絕不就至正十二年春先生聞蘄
黃紅巾兵陷江州郡守李公黼死之西鄉慟哭二月聞
饒州繼陷語門人曰主上未有失德茲不過烏合之衆
然承平日久將驕卒惰莫克禦之耳四月蘄兵縣婺源
破徽城據之先生避地南石耳山五月蘄黃主帥搜求
先生先生欲死之門人鮑元康請從子深曰家可再有
今先生世不可得深與先生弟璉竄亦入城內斯以免
九月大軍克復時州里豪俠多脅脅從者以獻爲名爵
計先生嘆曰殺人以干祿仁者不爲也是冬蘄黃兵再
陷郡先生竄靈山山中其徒百計訪先生將至先生所
先生亟避之攀磴墮地折臂氣絕復甦明年淛省平章

三日八公率大軍來討郡邑悉平平章素知先生名德
欲舉而用之先生以手病辭十四年遠近學謚門人以
師山精舍歸然獨存迎先生講學其中刪定所註春秋
或往來岑山手不釋卷六月天子以大臣薦遣使者謝
嘉卿齎內府酒帛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召先生於家
使者浮海而達九月至郡監郡按敦海牙公率僚屬至
山中先生臥病不起監郡強起之乃拜受酒帛固辭宜
命請以布衣入覲是冬偕使者至浙省而番陽徐壽復
陷郡城丞相塔失鐵木兒公見先生嘆甚劇論時事便
宜至蘇弗倦明日將薦先生先生語丞相曰敝邑為江
浙屏翰生民塗炭丞相不亟拯救而寵然薦補獨何心

歟言既泣數行下丞相為之改容即調建德路元帥劉
公某會合樞泰翼官軍征討先生復請給饋餉十六年
三月進兵克之親漕無乏監運發源判官曹子學謂軍
士曰此鄭侍制之淚所致也若屬知之否乎四月先生
行至海上疾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六月舟過建德之
淳安邑之梓桐源上族徐氏王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
勝徐氏將建書堂留先生講道其中是秋門人鮑深自
浙來會遂與俱歸隱於郡南孤山之麓時浙東元帥八
爾思不花公監郡濟都杳兒公太守鄭公傳與歙縣尹
濟君從善旬朔省起居咨問安民禦寇方略孤山之旁
富登渡鉅石屹立溪滸先生時昔釣游其所淮南省平
章余公闕大書鄭公釣臺先生白為文記之里人吳虎
臣刻諸石十七年還師山纂註周易是時先生竹冠野
服一僮抱琴一僮持綸相羊山水間忽憶黃山舊遊偕
諸生尋訪故館滯於丹砂泉磨崖紀歲月而還秋七月
天兵邉至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姪復往梓桐源仍
館徐氏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繼亦破先生聞道歸隱休
寧山中七月朔日初度辰起薰沐東向再拜不自勝語
弟璉曰夜來達旦不寐何也明日闔郡中大小人言於
主帥欲羅致之先生曰吾知死期至矣二雉飛入吾室
此其兆也弟璉懼傷先生舍身往主帥拘之不得還令
以書招先生亟出先生曰吾荷國厚恩偷生苟容何面

目立於天地間耶欲亟死而吏卒猝至急如星火逼迫
至郡主帥引見命左右拽之跪拜先生不為禮問爾何
不出先生曰昔元朝授以隆賜命之顯秩尚辭不出今
何出耶又問爾隱山中局不為用先生曰我前日不仕
今復仕耶抗辭愈厲主帥命左右拽之出羈留郡城先
生閉戶高臥不食七日猶賦詩為文從容若平時手為
書諭諸生曰人言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寧死
然揆之吾心未獲所安先哲論殷三仁皆獲本心士臨
事惡可不盡其本心哉吾初欲慷慨殺身以敦風化既
不獲遂志今將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耳復為書戒弟璉
植志以存宗祀戒子逆辰與從子拱辰義居以績孝友

之風夫人聞之使人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
八月一日沐浴更衣北鄉再拜入寢舘自經而死聞者
見者賢與不肖咸唶唶嘆息曰男子哉男子哉弟現奉
柩歸殯於家明年己亥十有二月庚午葬休寧縣尉嶺
上首治命也先生娶程氏有賢行克相厥德子男二人
長祖澤蚤卒次逢辰女二人黃庭堅吳宗其婿也惟先
生資貌淸古襟度坦平卓行特立應機能斷天性孝友
自貞白公旣歿終身一聞其諱或其遺事輒泣下霑襟
每過貞白里門泫然流涕莫能仰視母夫人江氏病羸
若石榴然以歿終身不食榴實弟璉蚤失怙恃先生盡
意訓育底於成人從兄國英實祖母洪氏之兄子子也

聯如同氣旣卒撫其遺孤尤極勤篤每過先塋必下車
伏謁自十世祖而下悉立石大書深刻以表其墓復爲
族譜圖列始祖以下十五世群從子姪名字刻諸微事
公墓碑之陰敦孝友也爲人質直耿介重然諾於人少
許可一介不妄取與故遠近學士大夫以孝廉目之每
與名公大夫論及爲政必以樹綱常厚風俗爲急先務
其爲學大槩本朱子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
文字之間而具於性分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
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
覺後庶乎無愧於古之人矣晩年以師道自任誘掖後
進無厭怠意門人有過面折之不少貸有善則獎借而

汲引之成材者尤多其於經則曰易於諸經爲首出而
獨爲完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
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是故不可一日而不
講者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爲經列夫子十翼之辭
以爲傳其或十翼辭義簡奧則附以正說命曰周易大
傳附正既又折衷程朱二夫子之說合爲一書命曰程
朱易契謂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爲百王不刊之典所以
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其帝王之法而有
徵其功足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明之者帝
王之治可復行易之書而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惜夫
傳之者不知經之大用言異人殊紛如聚訟程傳得經

本旨根無全書朱子聞有論著未及作傳於是發諸經
以啟傳之要因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經爲綱以傳爲
目凡諸說之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
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命曰春秋闕疑於禮經則懼欲
與友人汪其黎互考可因朱子師友儀禮通解疏析經
傳附諸氏集義刪定正說以成一家之言値干戈騷屑
而志弗克遂其爲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爲雄渾警拔
之辭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爲雕鏤鍛鍊
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
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語子以孝語臣以忠初入京
師或傳數篇於奎章閣下侍書學士虞公集授經郞揭

公侯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皆以相厲曰是益工於古文嚴而有法曉與平章余公闕吏部侍郎危公素南臺監察御史程君文最相知而公之文名大振於朝野間矣先生雅好登臨酷嗜山川泉石佳致搜奇選勝極峻窮幽南游湖左右北上燕薊踄齊魯之墟躋岱宗絶峰碣石括蒼之秀如石門金華西山南山仙處嘗一再往焉登天目山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睇雲海之奇觀郡南覆船山邃深險異爲吾郡之甲先生甚愛之每夏攜書避暑山中門人淇斌爲構招隱草堂於瞰雲石下嘗偕程君文湖南僉憲鄭君潛前進士胡君南華同游賦詩以詠歌之尤自察山水之情性而默識其理雖未嘗鄒氏葬書而議論之妙與臨川吳先生所著如合符契嘗喜休寧廟嶺溪山環拱秀與清淑之氣凝萃於是囑弟璉曰吾殁則葬於是焉因爲道師山學者尊之曰師山先生縉紳稱謂率以字行所著詩文若干卷自題曰餘力稿藏於家嘗論先生平生梗槩大抵學有本原而忠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擬漢高帝索英布帝孝女雙廟碑及獻書乞立故宋丞相廟以旌節義則先生涵養志趣已皦然於胸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繄先生之謂矣寬覺逸歲與先生相知惟深比年往來師山劇談要道不翅異姓兄弟世故掄掖遂成契闊謹以所聞於先生門人弟子者摭其大槩如此庶備朝廷大史氏之采擇云

環谷集卷八終

春秋胡傳纂疏序

汪澤民

仲尼假魯史寓王法春秋之義立矣然聖人之志有非賢者所能盡知是以三家之傳行時而戾夫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亦多矣非聖人從而筆削之則綱常之道或幾乎熄託之空言可乎游夏深知夫子之志而未嘗措一辭孟子發明宗旨辭簡而要左氏考事雖精劇於大義公穀疎於考事義則甚精胡氏擷三家之長而斷之以理漢唐諸儒與論蓋深有取間若有未底於盡善者豈猶俟於後之人與吾宗德輔年妙而志强學優而識敏潛心經傳嘗名薦書於是徧取諸說之可以發明胡氏者疏以成編觀其取舍之嚴根究之極亦精於治經者歟予嘗病世之學者勦塵腐矜新奇竊附作者之列寡可哉德輔學有原委而纂集之志思欲羽翼乎經傳可尚也

春秋胡傳纂疏序

虞集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之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譏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學尚焉唐啖趙氏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傳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信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附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姦倖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忠義憤怨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於此蓋其學問之有原是以義理貫穿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聰之所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知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群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並無以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德輔以是經舉於淛省其居養也能取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春秋纂

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叔志父詳序之大旨一家之序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吾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尤有取也

春秋胡傳纂疏序　吳國英

國英竊從環谷先生受讀春秋於郡齋先生手編胡氏傳纂疏雖一以胡氏爲主而凡三傳注疏之要與諸儒傳注之精義悉附著之且胡傳博極群經子史非博洽者不能知其援據之所自與音讀之所當先生詳究精考一一附註於是讀是經者不惟足以知胡氏作傳之意而且遡流尋源亦可識聖人作經之大旨矣書甫成編國英宦遊四方越十五年始睹同志鋟梓本而建安劉君叔簡將鋟諸梓以廣其傳則不但諸生發春秋經學之階梯而凡學者開卷之餘不待旁通遠蒐事義咸在是則先生纂疏之述有功於遺經而有助於後學豈曰小補之哉

刊春秋胡傳纂疏啓　劉叔簡

弱水蓬萊凝眸一方之隔泰山北斗馳心千里之瞻瓢遡尺素之恭敷布寸丹之實恭惟尊先生學通經傳道貫古今明聖人筆削之書述而不作訂賢者異同之說展也大成推爲人之盛心立垂世之大訓無附會穿鑿之失亟文彩於奎章極根究取舍之嚴副袞褒於華放快四方之先睹繫千載之不傳得傳棘闈久報飛鈴之捷欲傳梓本幸毋韞匵之藏倘沐允從無任感激俾麟史昭然義見功必有歸將鳩工俟爾書成信爲可失謹此申覆佇與丙融

詩集傳音義會通序　宋濂

漢晉諸儒既造傳以釋六經唐孔穎達復爲正義什傳而使之明陸德明經典釋文之書遂與之兼行蓋名物之詳理所當精聲字之訛理所當正兩者尙有謂孔之繁無陸之疏漏者當是時伊洛之學未興則其失有不得不然者矣三百篇之詩自子朱子親爲之註其大義固已昭如日星讀者於事蓋音義有所未盼輒昧昧而已之學猶不得其門而欲闖與之入不謂其弓而愚正鵠之中抑亦難矣前鄉貢進士汪先生新安人其從人父東山君嘗從雙峰饒子游得黃文肅公之學文肅則子朱子高第弟子也其授受淵源最爲眞切故學者多尊事之先生幼即從之游學遂大進慨然以致君澤民爲己任應書有司以春秋中前選已而上春官不利嘆曰得失固命也明諸經以淑後世不猶行己之志哉於是作詩集傳音義會通若干卷引古今之書凡百餘家疑者辨之闕者補之朱子之欲更定而未及者亦從而正之稽其用心固與孔陸無異然而簡而弗繁精而不疏則有大過於人者矣嗚呼自經學湮微其於名物之詳聲字之訛多忽而不講高談性命者有不屑爲沒

溺辭章者有不暇爲其視先生爲何如哉濂少先生七
歲應書武林時嘗一會之迄今三十餘年先生以修元
史被召至京師會濂亦來總裁史事於是與先生談經
其深造到殆非當世之士所可及方欲執弟子禮而
請業焉而先生飄然東歸因爲敘其書以志歆艷之私
先生所著有易傳義音考春秋傳纂疏春秋左傳分紀
春秋諸傳提要經禮補逸周禮類要四書音論通鑑綱
目考異六書本義等書皆有益於世非但今所序之書
而已因併及之先生名克寬字德輔學者尊之爲環谷
先生云

詩集傳音義會通序　　危素

新安朱子詩傳或文義或引證讀者時有所未通窮鄉
下邑豈能家貯群書人熟通訓故學者之患此久矣祁
門汪君仲裕甫叅貢於鄉教授宣歙間易爲春秋各有
著述至於詩傳爲凡例十有二條幽探徧索其見成書
分爲二十卷名曰詩集傳音義會通其自序則以興詩
成樂之效望於來學盛哉君之用心益其從大父東山
受學於饒先生伯輿君之學得於吳先生可翁兩先生
俱鄱人距祁門甚邇君年高德邵爲士林之耆龜云

經禮補逸序　　曾魯

六籍之闕也久矣而禮爲甚漢興區區掇拾於秦火之
餘而淹中古經旋復散失所存者十有七篇而已周官

雖後出而司空之篇竟莫得補二戴所傳又往往雜於
秦漢之記然則學者之欲覩夫成周三千三百之目之
全固亦難矣宜乎其學之寥寥而莫講也雖以韓子之
賢尚苦難讀而謂於今誠無所用矧他人哉至宋慶曆
元祐諸儒先後慨然有志於復古及朱子乃始斷然謂
周禮爲禮之綱儀禮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於是創爲
條目科分臚列出入經傳補其遺闕以爲王朝邦國家
鄉學禮而喪祭二禮則以屬門人黃氏其有功於學者
甚大然其書浩博窮鄉晩進有未易以遠究者祁門汪
先生德輔父聞嘗因其成法別爲義例以吉凶軍賓嘉
五禮之目會粹成書名曰經禮補逸鉤約而事備讀者
便爲學禮之士誠能因汪氏之所輯以達於朱子之書
則三千三百之目雖不可復覩其全然郁郁乎文之盛
豈不若身履而目擊之矣乎昔者竊聞之禮樂之在天
下有君無臣則不能以明制作之本臣能而君不知好
則議論無益於當時必有大有爲之君而復有善制作
之臣因治定功成之餘以明中和之雅化而後禮樂之
興可必然則此其時也惜乎先生老且病矣明良在上
學不有徵於斯文矣乎先生生朱子之鄉嘗游鄱陽吳
公可翁之門篤志苦學老而彌厲著書滿家真古所謂
鄉先生者也間出是書以相示且謂先人與吳公爲同
志友故俾序焉

經禮補逸跋　程敏政

鄉先正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皆摭前賢所未發有益學者然惟春秋胡傳纂疏綱目凡例考異盛行餘多不傳蓋聞先生既歿悉被一人詒去掩為己書矣經禮補逸一篇尤號精確不可得見可見者侍郎會公之序爾余族孫㮣保每語及之恒切憤悼思盡復其書之亡者未能也其子儒學生啓從予遊知予惓惓於是乃百計購得之其原本雖被攺竄然有附麗而無刑補所攺竄亦不過以為為也以予為哉之類而已真贗之跡皦然甚明使其人重錄一過毀去此本則先生之故書不可蠲正矣此天不墜道而後學之幸也先生玄孫文彙文林從玄孫仁義仁智等與㮣保亟圖刊布祁門令武昌韓君伯清實來相之余因為手校且摹先生之舊於編首別為附錄一卷使學者得以致高山景行之思焉乃若韓君之興教善俗與㮣保之秉義尚賢文彙仁智等之守禮崇孝皆得附書為來者勸

重刊經禮補逸序　姚　濂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禮以制外樂以養內內外交修則身正而天下治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自秦火載籍而禮散樂亡治亦不古若矣漢興遺書稍出周禮五官出於獻王而冬官亡儀禮十七篇出於高堂生而朝覲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之禮逸禮記雜出於漢儒之所記而大戴刪之為八十五篇小戴又刪之為四十九篇夫三禮者周禮其綱也儀禮其經也禮記其傳也自林孝存何休致疑於周禮而劉歆王安石又不善用之以亂天下以韓昌黎之賢而自謂苦於儀禮之難讀故周禮不列於學宮而儒生之誦習者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之好古者知有漢唐以來之禮而不知有古先聖王之禮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一遇大變莫知本原沿襲陋規不經特甚噫嘻可慨也夫夫冬官之亡未嘗亡也其文竄於五官之中而豎正之者遂以全若儀禮之逸則固未有能復者經亡而獻記之全闕也奚所起正哉至宋晦菴朱子修家鄉邦國王朝之禮而以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黄氏未及是正而先生以沒嗟予豈天未欲斯世斯民復覩聖王之古禮也耶所幸文未喪天我明將興而環谷先生汪克寬氏慨然以禮自任振明文王周公之典綷上諸儒同異之論薈萃後世因陋就簡惑世誣民之邪說橫議而有儀禮補逸之作聖王古禮粲然復明以備以示天下以幸後世以淑人心以扶世教而千古之闕典以全朱黄二先生之志以就先生之有功於聖門為不小矣濂自髫歲嘗得先生儀禮補逸之序而讀之而猶以未覩全書為恨今欽承上命來令先生之鄉首訪是書逾年而得不啻百朋之錫又慮同志之士不無未覩是書之恨

遂捐俸以梓以嘉惠四方後學俾有志於古禮者庶乎其一快云

重刻環谷先生春秋胡傳纂疏啓　陳希昌

慨自秦灰既冷士人罕覩經籍之全魯壁猶存儒者幸闚金石之籥嗣是遺書代購墳典因以聿興經義家傳人文於斯不茂在五經為治世之鉅典而春秋尤禮義之大宗三傳異同執辨輸攻墨守之辯諸家踳駁斷免穿鑿附會之譏安定崛起於南宋之時本伊川而作傳大義聿昭於易世之後稽制艱以闡微惟我邢環谷先生以春秋領元鄉薦潛心理學甫經具有羽翼之微口乎意麟書藝林久傳纂輯之疏義句節字比人知引用之非誣澄瀛涉思已更存疑而竊附虞伯生為之序首末潛湲尤其服膺斯誠後學楷模足媲先儒作述奈元末梓於閩塾歲月滋久而剞劂不存逮明季錄為秘笈兵火頻仍而珍藏無術不肖徒抱遺編而慨歎獨貧鈔本以循徨賴我徵君黃俞邰先生久切闡揚之志今值大令姚六康先生督任表章之功惟是篇帙二千授梓豈微貲可辦估費三伯校刻非獨力能成營猶大廈之必資衆材而堂構斯立重裘之必集群腋而文采乃彰又況發明前哲之心傳實出新安先賢之手澤凡我梓里寧忍視其湮沒而廓閒闢任同心知必樂為表揚而恐後自縉紳先生以至衿佩咸藉曲成由鼎族後裔以及名家均祈饮助標芳名於簡首藝苑欣瞻紀姓氏於篇端文壇矜式將見流傳既廣則聖經賢傳閱千載而常新嘉惠無窮而承學後儒傳百世而罔斁先期敬白竚告殺青謹啓

吴興沈夢麟先生花谿集三卷

（元）沈夢麟撰

清初鈔本

花溪集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沈夢麟撰。夢麟字原昭、吳興人。舉後至元己卯鄉薦。授婺源州學正、遷武康令。至正中、解官歸隱。明初以賢良徵、辭不起。應聘入浙闈校文者三、爲會試同考者再。太祖稱之曰老試官。然知其志不可屈、亦不強以仕。年垂九十而卒。夢麟以前朝遺老、不能銷聲滅蹟、自遁於雲山烟水之間、乃出預新朝貢舉之事。此與楊維楨等之修元史、胡行簡等之修禮書、其蹤蹟相類。以較丁鶴年諸人、當降一格。然身經徵辟、卒不受官、較改節希榮者、終加一等。仍繫諸元、曲諒其本志也。是集爲其元孫江西按察司僉事清所編。凡詩文四百二十四篇。夢麟與趙孟頫爲姻家、傳其詩法。七言律體最工、時稱沈八句。劉基早與之遊、嘗寄贈曰、杜陵老去詩千首、陶令歸來酒一鐘。其文其人、具見於是矣。

吳興沈夢麟先生花谿集序

昔人謂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然則君子之所由其有要乎噫難矣哉先輩之人學博而周用資深而積厚得志於時有所叙述諷詠典則之製成和平之音著問或酬應無故道焉不得志而隱約於下亦準如是以自表見士林之後生仰之槩諸平生未嘗規規著述而垂聲文苑則〻以立言可也謂之不朽亦可也抑有幸不幸存焉竊觀往世唐宋文八家顯人昭昭可數其他刻意文事篇目浩瀚具在〻二筆志抗能盡見之哉蓋竹其切稱而亡者多矣譬諸斷枝深木泛泛無美材異質然倏忽蕩散莫知所之其有沉沒沙石久而獲出因有居士之題假山之號豈非幸哉文章之顯晦蓋亦有然者甚乎其為難也元之世文好臨莉論者謂南織理而北推剛格致頗不同文儒甚以才自馳騁晚值改物淵化更務本實蓋文之不可泯者若吳興夢麟沈先生其人歟先生精易學舉後至元己卯鄉薦授婺源州學正遷武康令至正多故解官歸歸安花谿故里時誠意伯劉公進宦閩浙與世齟齬每相依溪上嘗寄贈云杜陵老去詩千首陶令歸來酒一尊其許品許與至矣

國初以閩良官徵先生辭疾不復仕退以詩文自娛三校文闈〻爭以考會試

高廟憐之而稱為老試官年至九十而沒先生博學厚積得志之日少隱處之日多咸遇酬應富盈卷軸〻之花谿集藏于家尚論文事可謂老而成矣不意家罹禍子孫謫戍北鄙集遂散逸近歲先生之玄孫刑部郎官清錄四南幾遇故郡訪求士大夫家錄得今本什一千百有珍藏惟謹諸言以弁其首予謂猶索居乃欣觀焉則猶仙禽迴翔于野未見凌霄之勢然羽儀楚楚精神俊逸自是出塵物也翰苑矩儒欽選賴

國朝文字其能遺於斯集哉予嘉先生之有遇
且彰清之能壽不辭而序之弘治六年癸丑
秋九月朔
賜進士第資善大夫致仕刑部尚書莆田彭韶
書

此集沈子敦司寇刻入枕碧樓叢書[?]……行
勘之卷西湖房中詩後補詩一段[?]又二字劉履捷[?]
寺相見詩出聆鸞鳳五七補詩二聯又三[?]山人
詩中缺[?]郷國二補詩一首又三字此外改訂不二百二
十一字視沈氏所據日久傅鈔高出萬萬洵可珍
也得者慎勿以無諸宋麻印等閒視之審其手
迹要是乾隆時人所錄也
戊辰九月傅增湘藏園校畢記

吴興沈夢麟先生花谿集卷之一

江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邑人陸珩編

副使郡人吴瓊校正

賦

清平山賦

夫何清平之山鬱鬱蒼蒼來神秀於天目華佳
礼[?]於錢塘浮紫嵐而根雲雨吐金景而凌朝陽
冝天造而地設將〻時乎發祥尔其盤迴怫蔚
坡陀紆逶襟帶乎三江磅礴乎九地壯吴越之
雄藩應斗牛之躔次翼然若鳳凰之騫騰奮乎
若蛟龍之矗矗若尸木靡[?]歙夕霏氣澄空紓百
泉之琴筑涵萬谷之笙鏞散天香於琪樹探月
窟於珠宮茲山之為清所以沛甘澤而振皇風
也既坦既夷不陂不側旋[?]嵂崒之巖崖窮蒙茸
之荊棘布黄金以為地展白雲以為席茲山之
為平所以息干戈而真邦域也其東則天塹壁
立海門中開納日月之出入通湖汐之往來渺
靈槎于滄海接仙袂于蓬萊其南則禹〻神〻之穴

勾踐之區山千巖其競秀水萬壑而爭趨帆落
西陵之渡歌回遠浦之漁西望則雲驚之峯叶
嶺之洞擘樓閣之翁飛錦鼓鐘之迭送濤千頃
之玻璃亘六橋之蝃蝀北望則萬室鱗次百廛
棋布塞車馬於康莊聚貨財於闤闠蔽頳拱宸
極之尊栢府肅秋霜之署益當登高能遠覽今
撫昔感忠勇之忠冕弔祖龍之荒迹射潮之鐵
則沉沙纖浙之艅艎遺石老孤山之梅梢澹蘇
堤之柳色雲含舊嶺之青月冷岳墳之碧慨往
事之銷沉漢[redacted]如長空之鳥沒也地嶪吳會天
開
聖朝皇風遠播陰冷潛消閲海隅之黎庶分廊
廟之夔皋偉和寧之忠獻宣德澤而號陶路河
洲之活々賑饑民之嗷々舊廿宗之嶽帝峯新
廟之岧嶢猗歟相君世濟其美市念南邦民亦
勞止汝其往哉繼汝先志相君是來承命弗替
起疲癃於群生化強梁於四裔妖氛屏清文教
漸被思前王而不忘崇梵宮而歲祀赫祠宇之
再新勤貞珉而昭示日吉辰良禮備樂彰牲牷
肥腯黍稷馨香集賓僚之濟々沛文物之洋々化
民德而歸厚衍洪祚於無疆嗟惟此山俯仰、
古來清平之嘉名與邦家而永固故覽茲山之
肯口可以滌宂尤之霧侵茲山之平者足以遵
皇程之路小子何知明時欣遇奮藩籬之弱翼
逸登高而作賦冀天風之我吹附青雲之高步

金鷄竿賦

太白流英昴宿宣精妙二氣之糅輵此一柱而
岹嶢近日月之精華宅天地之清寧此非金鷄
之竿所以肆赦而得名者乎方其星沉晨水天
雨凝傍黃龍輸其璘彩白藏耿其寒芒貫從華
而不究材過礙而愈彰若乃年然麥赤瓜爭隕
黃霜菊燦其有色月桂屑而無香圓鈸肖乎馬
蹄紫鈴啾乎禽吭闌富媼之珍秘哭兇類母之
澀蒼晏籠而筐晏襲而藏九牧貢於內府三品
采于維揚于時鵝犬夜伏鷄星曉昇適桃都之
孕秀騰持桑而長鳴想其金味朱冠井頸玄膺

蒼距蹻攫彩尾翅勝赤玉刻彪炳之文紅綃剪斕熇之翎咏大田之稼穡欽咸池之清泠一鳴而天門闔三唱而雄戶明紀濱莫能刻其巧朱公莫能祝其名於是戒治氏註佽司合土以儆其像范金以鑄其儀方陰陽之磅礴發乾兑之端倪以為華蟲聊扣之發爾而有聲以為踆烏耶望之昂然而欲啼尔其武庫之令少府之官經營意匠摩挲羽翰差吉日尊美觀爰出是鷄擢于脩竿（是竿）也不蔓不枝匪撐匪柱干雲霄於上清俯埃溘於下土儀翰音之登天瀛金莖之承露盖所以揚吳風作解雨也皇上於是秉玉輅駟蒼鱗鳳棲啟羽纛續大明升而六合曉一氣薰而萬物春招鶴駕於青官代鼍鼓於譽門乃竪鷄竿絳幘翩翩爰有鶴仙羽衣蹮蹮循朱絕以來下捧紫泥以敷宣于以端天下之本于以開人心之天周矢漢蘄訛從於淼蕩鄭書晉咒又切夫家憐是宜齋臣羞於委轡楚國愧於封錢也且執為金吳為鷄斯剛斷之有取亦申命之矣達故金鷄之有赦所以敕李唐而有光式帝命於九閽也遊邦小臣敢再拜而獻頌曰維鷄有星煌煌厥靈于以肆赦乃孚其刑維鷄有竿絳幘翩翩維刑之恤王道孚乎於鑠我皇臨下有赫日宣重光時萬時億

記

西軒記

金莊盧亨字士嘉以其父彥明氏之命持前朝李雲菴學士所書西軒二大字來徵予文為記予聞之曰子方青年雲菴學士去今七十年于茲矣子何以得此士嘉曰斯扁乃先世所遺者吾自幼罹兵戈家貧代食於農罔知向學故先名號之弗詳予曰予之先世我知其略子之曾大父縣尹公嘗蒞歸安改官湖以其仲子贅吾族花谿之沈生汝父彥明氏遂家焉尹請予曰吾從父琢齋公嘗為浙西康訪使家藏有琢齋集予請讀之當時名士之風流文采猶可想見意西軒二字必琢齋公伯仲間齋扁也今子裝

潢成卷表之以貝錦軸之以碧玉寶之如大物
且曰吾將闢一室揭斯扁於其上以為親朋來
遊之地嗚呼若子之志可謂不忘於先世矣予
嘗讀唐史見李勣謂其弟曰吾見房杜辛勤立
門戶恐為不肖子弟敗之今以子孫付汝有不
厲言行交非其類者即榜殺之觀此可見古人
嚴於家訓者實有望於後胤也近世富家大族
鉢衣黍累積貲貨至鉅萬曾不旋踵為不肖子
孫敗之者比比皆是焉況自昔年兵燹以來南
北士大夫之子孫或入皂隸或沒所役其視先
世之琴瑟典籍與凡珎玩之物不毀於兵燹則
必淪於草野又豈可勝嘆哉詩曰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嗚呼若士嘉父子之志其能不忘其本
而賢於彼不肖者何啻相去萬萬耶予故於此
獨詳於盧氏之世系者將使盧明之後胤覩西
軒二字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讀予之文或者
可以振起其故家文獻之風而自拔於流俗也
士嘉之父子勉乎哉遂書為記

琴鶴軒記

音樂之物至古者莫如琴羽族之至清者莫如鶴
之二物者形質不相似也動植不相侔也而其
聲音之感常流通上下者何哉是故虞廷搏拊
而鳥獸率舞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
而六馬仰秣此琴所以為聖人之雅樂也鶴所
以為神仙之騏驥信乎聲音感通之妙有如是
焉予嘗假館於錢塘城東之湯鎮浚有學者錢
以良人品清脩好讀書能臨晉人帖又喜鼓琴
其父仲仁氏扁其軒曰鶴琴嘗令其子求文為
記予嘗諾之而老懶不能即應其請一日與以
良同客城府時初秋餘暑未退復同舟還館所
行未數里雷雨大作稍焉風止雨休儵雲解駁
明月在天清風襲人瀟然有秋意舟至岸下以
良邀予入室張燈啜茶取琴彈之初操宮羽曲
劃然若奔湍之落高岡也再操商角調飄然郁
絮之御微風也餘響未終有鶴戛然長鳴若自
海南而來者嘹嘹然若奏鈞天於帝所焉鏘鏘

然若舞霓裳於桂宮為吾彈琴於下鶴聲應於上將翱將翔止將起若雄倡而雌從也卅呼而子應也盤旋乎吾屋之上久之而不去時夜將二鼓燭亦將滅鶴乎漸遠吾琴亦歇以良請作歌以宣之歌曰大音寥寥兮聽者其誰新聲哇淫兮我心傷悲琴兮琴兮微斯人吾誰與歸再歌曰有兮高飛聲泠泠兮海涵感琴聲而來下嗟吾人兮曾不如一羽之微歌畢以良乃下橘西齋扶予入偃息予乃陶然一覺不知東方明矣以良給筆劄請書之為琴鶴軒記

逸齋記

距錢塘之東三十里曰湯川海門控其南嶽祠抗其北林薄蔽如桑柘沃若地宜菽麥園多柑橘疑有隱君子居之予因假館胡氏一日鄉之處士陳倚卿先生過予館下見其儒冠而野服神全而氣完意其為有道之士也及接辭氣語道理傾蓋如平生歡與之締交自此始處士前以逸齋顔其居將乞文於一笑居士書來示友敬老人老人笑曰倚卿去我咫尺爾舍此而友彼得非輕家鷄而愛野鶩乎然倚卿吾之親交也遺聲利息交游隱于湯川老且久先生何靳一言以發之予笑曰倚卿嘗以文為戲矣今若此是請我與一笑居士衛也是大不可交敬嘲予曰先生豈欲一字而二緡耶不然何乇乇乎難之者矣翌日復請之曰先生怒至形於色不亦已甚乎故不得而辭為余聞逸之為訓曰超曰縱曰隱曰遁其義不一而足處士以是名齋將欲超逸乎萬物之表耶抑將隱逸乎巖谷之間耶今夫羅八珍於俎豆賓五齊於尊罍吹竹彈絲歌謳舞蹈以夜繼日沉湎濡首此流俗之縱逸於驕奢者也膏肓泉石痼疾烟霞或釣於氷或採于山賦考槃之歌享肥遯之利此幽人之隱逸遁乎情性者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　不事非其友不交此則孔子所謂逸民者一此一等若嚴光周黨之徒皆是焉今倚卿年高德卲其於流俗之逸吾知其不為也久矣

若夫不降不辱處士其可序於逸民之列與偶
鄉愀然曰某野人也慕乎逸民之敢當予既而
笑曰我知之矣予嘗造偶卿之廬一室中虛有
扁弗樞匪雕匪飾君子攸居逸吾身也俟生有
席縱吾目也通明有既有左列書史右置酒壺
殆將延二仲於竹下招六逸於睢陽肆志乎觴、
文放歌乎樂章鏗、乎如振洪鐘以警聵也爛
爛乎若炫明珠以發矇也然則處士名齋之義
真能精情於文章家者也雖然人情莫不欲佚
矣使處士有田可以供伏臘有居可以適偃息
逸則逸矣吾恐厥後之若子若孫不知前人名
齋之義或流於放逸不檢不幾於宴安酖毒乎
尚戒之曰易戒冥豫書謹無逸又曰毋始勤而
終逸聖人詩、垂訓寧不凜然可畏為處士書
而謝曰君子之愛人、不以頌且規我後於無窮
也請書之以為記

草軒記

草生天壤間至微之物其載於書歌於詩雖出
以古今騷人之詠者君子或有取焉當堯之時
有指佞草蓂莢鄭康成有書帶草謝靈運夢池塘
生春草至周濂溪先生謂其有自家意思今田
仲儀以草名軒將取義於此歟抑他有所取歟
仲儀曰不然予先世籍於真定吾父嘗仕於前
朝遂居於燕、社既屋復挈家而南至淮安而
古占籍焉既而有司以人材舉於京授以行人
之命役滿調寶慶税司官先人因就養而卒獨
奉母而歸因讀孟東野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
暉之句遂築軒奉母以草名焉傑聞之而嘆曰
孝哉仲儀之志也夫草之初生也雷動風散則
句萌而甲拆然非有日以暄之則柔者不能勁
弱者不能華矣子之於親也亦然其劬勞之恩
非有父母之拊我畜我顧我復我安能長養以
成立耶東野春暉之喻政以為人子者之勸也
近世富家大室歌于斯者多以山川名物花卉
雲月顏其齋室不過吟詠壺觴以娛賓客之觀
美而已豈其有意於奉養哉聞有楷知孝弟老

以為具肥甘以飲食可也從父母之好惡可也殊不知具肥甘之奉而或失於敬從父母之好惡而不能幾諫非孝也立身揚名而外作威福非孝也幹蠱肥家而內殉聲色非孝也或曲學以阿世或行險以僥倖幽而貽祖宗之辱明而貽父母之憂其為不孝亦甚矣哉必也敬以養其志和以溫其色致肥甘以養其氣體視寒煖以適其起居正心以閑邪脩身以制欲兢兢焉屬屬焉一舉足而不忘于父母一出言而不忘乎父母至於流離顛沛之頃常若吾父母之在目夫然後如曾參之兩全樂正子之憂色庶幾矣而猶未也若曰報親之恩詩不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記亦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安為難嗚呼此孝弟所以為天經地義聖門首揭其要示人為仁之本為然吾觀仲儀之作巡於連雲也其始來也身雖榮於祿不見其母不樂也居一歲而迎其母而就養而仲儀之心始樂矣於斯時也坐吾母於草軒之上少者奉盤長者奉水兄執爵弟執壺夫進饌於前婦相夫以備內外之官或戲綵於於膝下或弦歌於軒中其喜也融融其樂也洩洩使胥吏視之而革其外心市人觀之而服其至行朋友聞之亦莫不起敬起孝也而稱頌焉是則草軒之設豈世俗之吟詠壺觴以娛賓客之觀美而已哉僕與仲儀為文字交徹拙作已三載矣僕屢以老病辭今其秩滿將行情不能已強贅蕪辭以致別仲儀憮然曰先生視我之言得之矣請書以為記

水雲軒記

石溪之上有蘭若曰寧照其主信祖上人好與士大夫交嘗於佛宇之西偏築軒一所四園皆溪水環抱如束帶然窗戶明潔几席脩整無纖飾之華有樸素之雅南則東林山屏於前西則菁山諸峯羅列獻狀致爽氣於朝夕上人屢徵予文為記予以老懶辭之不獲乃言曰水之與雲在易為坎山下出泉其始也涓涓然若一線

之微散而為百川瀦而為陂池汪洋渟洄其明如鑑其淨如練淨者如雲蒸者如鼓躍者如鱗鬐振者如鷺羽而其萬折必東之勢放乎溟渤達於江湖滔滔汩汩不舍晝夜于以驗體道之不息有如此者雲生也其始膚寸之微及其浮於太空英英揚揚迤迤者如張蓋飄者如垂衣或儼如奇峯或矯如武士或結為鳥獸或散為枝葉倏焉而變則靉靉靆靆布滿六合不崇朝而雨天下于以驗物理之變化有如此者予嘗與上人憩軒而坐眺流而歌波光雲影能翻乎几席之上可濯可湘可怡可悅可以驗道體可以觀變化不樂如之有會于心也然而上人者方以清淨六塵為明心見性之本然當其禪觀之頃心與水一其寂也未嘗不照其照也未嘗不寂其視是身也如孤飛之雲初無滯礙泊且無有又何軒之云乎哉吾知上人名軒之意不過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已上人於是遂然悟躍然書曰命之矣遂書以為水雲軒張本

松菊軒記

洪武丙子秋歲當大比闈府二司以禮聘來吳與校于主鄉闈檄林之暇左參議王公出松菊軒卷徵文為記予曰松之與菊幽人處士之所宜有之公今受命來閩宣化方面詎容逃名於松菊耶然松之生於田林也卓然之質蒼然之色沐雨露而不加榮凌霜而不加瘁而其棟梁之材未嘗不存乎歲寒之操也菊之生於秋也皇皇其華揚揚其香而其風霜之姿亦不為歲晚而 其節也之二物者以公之名軒豈無深意焉況大江之南而閩稱大藩庶物之繁夥錢穀之浩瀚盈於几案者文卷如山積訴於庭下者庶務如蝟毛苟以有限之精神應無窮之事物將見神昏氣竭心念勞而治念滯矣必也退食之頃休沐之時游冰乎琴書徜徉乎花木使神清而氣明如鏡之燭物隨照而賦形庖丁解牛遊刃有餘地其於施設之際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而有未也公方年富力強才全德備

將見他日登庸廟堂之黼黻皇猷經綸大業致吾君於堯舜之壽考措斯民於堯舜之時蘧斯時也身享遐齡功成晚歲方將告老於朝歸休釣游之所入室而問曰松菊得無恙否夫然後沐陶貞白之清風詠晉處士之佳什前不讓香山九老之樂後無愧洛中耆英之會使松菊有知意必曰明哲而歸者吾松菊之東道主人也若然則名軒之意可謂成始成終者矣公笑曰命之矣請書之為記

序

送歸安縣丞趙千頃序并詩

余今年老且病日甚加以暑熱如附火杜門假寢不入城府者三四月昨之日姪子沈貞謁而言曰吾邑丞南海趙公滿且代聞趙席官舍飢市屋以居行且有日矣伯父辱知於公也甚厚可無言以贈之乎予作而起曰嗟乎才之難得久矣自吾邑之缺于兵也垂二十年于茲錢粮之重科徭之繁戶口之富貧田畝之虛實使吏得厚飢而假於是者非有循良之才則民告病幾何不相昏而轉乎溝壑耶始趙公以儒者來丞吾邑鋤強梁扶孤弱宣化於公堂讀法於閭閻雍雍然有循良之風吾甚慕也未幾而河東羅侯以進士來作尹尹以剛正斷於上丞以愷悌懷於下闔寅和教化流行使向之告病者如寒得裘渴得飲民亦汔可小康矣雖然余因是復有說焉儒者不曰窮經將以致用也然而白首窮經卒無一長之利於物者何哉非經之罪也吾之才不足以展其用也昔為童子時每見鄉黨之論政指甲而言曰某也賢吏得以作威福又指乙而言曰某也黠民無以措手足及其自試一官吏抱案於前民訴訟於下追以簿書之期繩以公上之命則稽然而窘愕不知可否向之議訐者亦何異於木偶之笑土偶哉大抵時有古今事有難易設心有豐儉賦才有優劣鳴琴之治可行於宓子之時而不可則於後世哉於之政可行於崔斯立之時不可責於今之日[illegible]

此而不通乎彼則刻舟求劍緣木求魚吾見其
用力勞而卒無可觀者必也本之以忠信濟之
以才力廉以守之智以辨之明以斷之柔以便
之如此庶乎為政乎游刃肯綮無難矣古人有
言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嗟乎
才之難得也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侯嘗
以諸生謁公於休暇之次公以僕尚有足役與
於斯文見必進之賓階啜茶談論悉出篇什與
答疊疊乎珠璣鏘鏘乎金石可謂聲律之道與
政通矣於其行乎不能忘情焉於是命僕具舟
特崇酒於觴宰子與姪追送之城東州外同艤
以別然猶慮辭之不能達其意也重系之詩以
吳興郡治山為城兩縣角立如股肱歸安接欄
枕鷗汀雙溪東流匯縣庭閶闔昔年燬于兵燹
根山出科從升府疾苦病鳴不平人過之弗
刃聽重離宣光王者與布衣書客來作承呼我
父老集松庭恂恂松字稱其肯如彼軌然星以
水驛根錯節空嘆婿匝中利器郡發硎有時休
沐恩光華夫留送拔柰差差高歌風惟使我聽
金尊玉盞淋漓觴嗟哉歲月如流星東書考績
將胡宗甘棠橋東水如屆荷花礙舟留看行沙
頭我有內一罌不如秦淮臨醉清大風虎鳥秋
賓賓仙人夜御風鳳翎帆如飛篷爾勿停金甌

已庚先生名

寧壽堂序

浙江布政司左參政武昌周侯以寧壽名其永
親之堂搢紳大夫士咸為之歌咏其事追念自
吳興米校鄉試屬為之敘余乃為之言曰天下
之事足乎心而病者孤舟名壽以伏乎己者常不能相崇故芘而康率有所不矣萬壽長壽以扌貞而為固老足鳥九十行帶索者壽而康
寧矣而泰養有所不給為此福之所以難全也
周侯起家詩書官達
天朝由小司徒出為大藩佐方伯之榮秩三品
之貴而太夫人以耆艾之年享千鍾之奉升堂
朝夕鄉衣金魚光照白髮而耳聰目明四體強
健子孫扶携板輿羅列先後所得壽考康寧

是乎備矣然所以致此者則由積行累仁篤生
賢子而其壽富康寧皆攸好德之所致也若余
也大馬之年九十有二雖未至溘先朝露而二
子相繼早世煢然孫孫耕鑿以相養視周侯之
尊夫人則五福有備不備之殊矣焉得不欣羡
夫周氏而顧執筆以叙其傳乎抑余聞之記曰
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請為周侯
誦之是為序

楊原英像贊

貌尾而恭神青而亮文正松、威儀順々竹行
鐵如意頭戴玉夫容寫閒情於依绮根高步於
雲松或吟風於詩篇之表或玩世於杯酒之中
鬼嚚々而莫我知兮將歸休乎萬水之兮東續
月許之有在兮吾與子為鄉人之儒宗

田仲儀像贊

烏帽戴如朱衣稽如神完而肖氣完而舒動容
有威儀步武鏘瑲瞻望之者如其為中原之名
宜郎之者誠其為士林之吾代忠養乎草野心
游乎
帝都吁忠臣本於孝子其田仲儀氏之人、歟

古樂府

青荷葉

亭々青荷葉托根水中央翠姿承雨露茄落散
清香云何屆溽暑未摧雲錦裳我將製為衣襟
尔藕絲長絲長終補家心苦事
君王織使秋節至凋零亦何傷

姑惡詞

姑惡兮家嚴姑嗜々兮家類尔命自舊兮又何
憶江鄉春雨菰蒲綠日夜哀鳴誰爾憐

蓮房謠為韓蕭山作

清水生蓮花落蓮結實金粉委柔脂綠蓬含新
筍郎念蓮心苦買遺新婦吃還知游子衣難將
藕絲緝君不見世間何物最關情蓮房元自蓮
根生班々桑間雉雄雌相追隨云何美少年三
十尚與妻所憂慰親老薄言結婚好落花飛過
鳳凰溪八上誰家新婦啼

楊柳花送月倫赤之河內縣監

楊柳花飄零落誰家南風顛狂郎去急妾向江邊猶浣紗凝情洗待江皮綠葉家漫説黄金屋四頭江北陽江南妾奉姑婢郎做官

雲霄鶴閣趙李石

昂〻雲霄鶴託身喬木林一朝焚其巢痛憤不能任西飛過餘杭哀鳴有遺音公子鳳之雛求支乃其心招我山之陽憩我堂之陰飲啄豈不好無奈樊籠禁維北有嘉樹牖戶重〻深頋言借一枝逍遥散冲襟

前烏夜啼

烏夜啼錢塘城頭楊柳裊東飛啞〻青海渴母兮前呼子後隨風沙漠〻日色薄雛欲反哺將安歸烏夜啼兒寧不悲

後烏夜啼

東都有老烏辛苦生二子子兮毛羽乾母也忽已死衆雛呼其群啄土聚成墳烏飛墳上栖哀鳴不堪聞君不見沈家橋西郭家住有烏養子

青松樹

閨門曲

骨肉恩愛切莫如弟與兄云何甫少壯離居事分爭銖〻私貨財寸〻限溝塍遂令妻孥間詐語肆縱横昔為同胞槐今為瘁與泰昔為連理枝今為猶與薰持言忽厥初有淚沾我膺君不見井東桃根被蠹嚙井西青李亦不結

綠衣曲

郎心如水流一去不復收妾心如水綠可照不可濯倚門日〻望郎歸柔柘成陰無寸絲

西湖房中為韓蕭山作

妾家住西湖門前種宜男名花照綺羅學步春絕〻終然無所託飄忽二十三夫子念鳳好百里遣芳綫置妾坐中閨酣歌樂可湛河水本東流凱風吹自南豈無潔己心敢效衆女貪誓將事夫子朝夕奉衣衫入室星在戶褰衣花滿簾從茲至華髮恩情諒無嫌

鳩燕詞

雄鳩一何巧飲啄四顧常不飽汝子一何拙結巢茅簷手可攬巧者翻身被羅網拙者雖雄自相頡君不見世間禍福常千變林下雄鳩堂上燕

靈鳳吟

金陵崔嵬兮奠南極上有高臺兮去天咫尺鳳千年而來征鏘和鸞於朝日有雛兮東飛華彩彩兮落之湄睠烏林兮爰止聊逍遥以相依一鳴兮噦噦鸞宮輪奂兮集我衿佩再鳴兮協和宣聖化兮佐我弦歌嗟落之水兮淰淰匪醴兮鳳不肯飲彼黍稷兮有萬斯億匪竹實兮鳳不肯食曰枳棘不可以久棲兮終當和鳴珠而戛拏綵翮兮高翔來瀨氣兮超陰陽睇上林之玉樹欻歸飛於帝鄉顧鐵雛兮垂翼風雨飄颻兮悲鳴啾唧傾逗飛兮莫附仰家廟而太息

詠貧女和鄧山人韻

西鄰有貧女茅屋生秋風被服維弗完生身在深重顏如冰雪瑩心與金石通夜深援琴歌哀怨託絲桐維云妾命薄君子當固窮瘠門本好竽汝瑟徒爾工浩浩水赴壑英英雲度空九疑路盤紆欲往嗟能從頹憑斑斑淚灑向蒼梧節

詠貧士用前韻

東鄰有貧士竊慕夷齊風采薇式樂饑烏有異味重念昔躭文史名忝桂籍通一朝事乖忤如棄覺下桐得非命之然豈曰吾道窮絡緯如秋節扎催女工出門催科急入室杼軸空我老翁能顧揮淚寧無從何如順大化棄此扶衰節

竹枝曲

瓜皮小舟蓮葉泛湘中風浪幾時休明朝一船溫西渠載奴歎歎到湖州

繰絲繞罷婦猶望雨足如霜踏水車田家自有種田候年年只看冬青花

練溪女兒美如玉買棕結帽衣食足近來却嫌藤價高日暮江頭斫桃竹

楝花開時南風起送郎南征渡江水今秋若道

郎不歸樹頭誰采金鈴子

戲效鮮卑勃勃以詠種田父蠶婦

種田父何苦辛身如槀䭾汗淘焦土秋風涼露為霜石上坎坎春黃粮

養蠶婦何辛苦首如飛蓬衣帶藍縷曳索索姑不樂繅絲不多妾命薄

吳興沈夢麟先生花谿集卷之一終

戊辰八月藏園主人段校一過改訂沈刊本誤字五十補詩一聯附記於此

吳興沈夢麟先生花谿集卷之二

江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邑人陸珩編
副使郡人吳瓊校正

五言古詩

夏夜

暑雨晚初歇夜涼煩抱舒仰觀河漢高華星耿王除況茲月色佳亦足據槁梧心存氣愈清慾淡物自疎予懷不可寫大於以為徒

讀東皋集有感因次其韻

長庚不竟夜啟明不及晨抱經長嘆息永懷井大春亂離世寡合因親情獨真東皋有遺稿哀我泉下人

又

甲衝列吳會湖江控籓墻當時入幕賓談兵如孝經涉江遠永訣幽扃閉重重人亡絃已絶撑良吾誰從

又

候蟲自鳴秋荒雞自司晨神化本無為先民如

登春如何百世下天折戕吾真天道實好生哀
我無今人

又

探珠護涉海射隼徒乘墉風花事已小傷心景
陽鍾饑鴻何哀號長門隔深重之死矣非他願
言佩三從

再用前韻題陳敬道壁

我昔遊天台於路逢劉晨劉晨挽我留且度桃
花春別來陵谷遷所見疑非真如何爾平日有
此避世人

又

滄江帶吾廬青山繞吾墉我乘吳門市塵聽寒
山鍾美人在何處西望烟波重白浪萬里遠去
去吾誰從

慈感方丈白蓮

城居厭煩挹幽討過借宇春蕊玉大容開軒俯
芳亭々青霞蓋皎々白露羽仙掌穠露蕊王
井明月吐微香隨風發清影凌波舞根雖生於
泥花已散淨土上人學佛者念々吾與汝可人
則不來攜手空延佇日暮且歸歟于懷在南浦

訪卿貢谷於大河兜寓舍

迢々大河兜吾地稱沃壤人烟稍々集麻麥芃
芃長美人吳松來於烏鑿吳檣舒、龐德公泛
之陸曾望念君攜群從鼓枻每獨往東郡荷屏
忽置酒飲醇醲娛我處士冠送我蒼芝杖況茲
春服成河滸微風蕩人行綠樹中鳥來清波上
紅葉散清馥美竹生新爽悠然見真意宇宙一
俯仰然々百年內花首展載絢蒼黃迷長之老
矣不可張浩歌斜川遊終當執巫網

聽松

風從中林興直嚮度虛壁琴々奏笙簧認々洒
襟席初疑天籟鳴聲從有根入注活一以洗神
光夜生白斯言聽者稀扁尔藏諸密

夢大風

大風入我夢彈廬不支吾舍弟踰垣走弱女塞
吾裾驚鳴赴庭闌毋已出除趨卿天致祝辭再

釋神明扶我屋雖云壞我母幸無虞喜躍乃驚
寤始悲清夜但且起候太卜我心且踟躕卜人
云吉占徵以周公書泚筆記茲夢斯言豈予誑

縣庠露坐偶成

赤日下西嶺解衣沐蘭湯沐餘試白苧杖策步
回廊秋高井泉冽掛中吾本涼仰觀星斗高白
頭被天光煩囂盡消散沖襟欲飄揚心存氣念
清空物自忘所以陶肯節終爲若柴桑逝者
諒如斯歸休豈不藏

夢母

吾母逝已遠昨宵夢見之兒亏步西閬母也從
東來儀容若焦悴鶴髮毿毿無倉忙趨膝下嬉
戲如平時既坐即欲去其行亦徐徐前趨欲抱
負母云且扶危吾弟從旁來左右相夾持母體
素尤廣男不覺深意謂以離別今見心亦疑行
行近中堂既喜亦復悲明月照東樓淒風動房
悴瞿然忽驚覺號咷淚交頤

贈徐玉山

余中徐道士終日啟玄關鶴衣日百結鶴骨秋
屏顏朝駕青牛出夜騎白鳳還彈鋏閱滄溟
昇拂狼山岡事竟不答長嘯天地間

贈棲雲觀王瀛洲

江水日夜綠長淮如玉龍仙仙一門士棲居留
流東賣藥街市上或言是壺公步虛空風急數
水銀通解桴碧桃花又把青天容倏忽不可見
日照蓬萊宮

建雨閑門賦詩遣自

珠米不盈斗桂薪屢無烟一室知懸磬四壁風
雨穿僕大饑欲去黃犬去頭眠所需百無一妻
女徒煩煎我方讀書罷岸幘南風前仰觀雲悠
悠俯瞰泉消消逍遥大化中聊以全吾天

狼山

狼山瞰大江北望烟一點登舟我將齊稍覺神
情欲舟師平明起伐鼓聲坎坎乾坤忽混合上
下同瀲灩斯須南風順揚帆疾如投江回日腳
走仍虎坎窞險測淺試長竿迤邐次西峰嵩嵩

龍或鳴硐：鴻初遠兩崖水瀧：一塔去舟：
丹光山鬼䕶眉黛江妃染自從白狼去北嵐遣
多險公家跳漕河無乃民力慄我將作險語時
危處褒貶回眺通州城急：日已晚

通州

城門何重：云是南通州周四舊住郭原曲新
增脩昔為魚盐市中外人民稠厥今扼要衝水
陸此經由商賈聚百貨牛羊數千頭自非州佐
賢何以免誅求桓：李桓府於焉駐節緜寒日
挈刀斗清霜拂兜鍪鳴笳敵膽落吹角梅花愁
狼山雲氣青淮水日夜流大息諒有在兵戈已
宜休我顧車同軌仍為子長遊南北後故道吹
簫上揚州

余中

余中瀕海門里：作鹵地居民多四散共享牢
盆利昔人生厲階於此置官吏摧盐限程期立
筴事斂笙烟飛朱火騰海立銀濤沸沙鉛淚凝
推覺瓊英碎天高嵐峥嶸草白北風厲玄雲閉
萬竈積雲照千里陸輸車轧水運舟尾：雖云
國課集民力已凋瘁褰皴歷亭場攬豊察地理
大江統長淮殺氣寒鼎扉增杵笥不息禍亂恐
未已吾將扣閶闔悃：訴微悳狂言尚歎君薄
命有如水

東皋園

大回見龍角始雷發來隅勾萌與甲拆品彙一
以舒條風從東來霊雨亦沾濡嚶：黄鳥鳴逐
逐稚鳩呼伊人思擧趾朝出東皋鋤且鋤且復
耕種苗根欲疎苗生慎勿植傾植休吾勉仰藉
雲笑：有鶴翔天衢俯瞰泉涓：有魚泳清渠
物性各有適吾生豈無如所以陶靖節舒嘯常
于：既云來化歸世利烏可拘優哉萬大子樂
此東皋園

餘杭高氏徵予作問月樓操琴所聽泉亭
觀瀾軒四詩

華月出天表清光照萬樓迥：樓上人酣歌延
素秋上探清虛寥下躡黄金流徘徊復徘徊閣

閫風參々何當駕飛鸞與子為天遊
高子志大雅結廬絃素琴遺音妙難測中含造
化心吁嗟韶頀遠新聲日哇淫繚々高鳳翔衆
鳥徒繁百撫几三歎息誰鑄鍾期金
安彼山中泉朝夕鳴琮琤幽人息慮坐聆此水
樂聲浩々昭文琴泠々女媧笙谷風過遺響鏘
若與天鳴浩歌幽澗泉于懷在斯亭
宣尼善稱水川上揭微言卓哉孟軻氏觀瀾
其源遠體諒不息惺功浩無端所以軒中客游
心水之湍願言樹明德朝夕相兔旂

李判簿以盤根至建市相見後為古詩奉寄

縣簿出東市老大遠相尋再拜接名言如聆鸞
鳳音徵求應我私撫寄乃其心淪茗留我飲賦
詩令我吟道合情話浹如蘭亦如金告別徒步
歸茅屋日已沉驅馳亦何事有酒聊自斟拆筍
風策々鳴渠雨岑々詰旦期再候東望溪澗深

寡節婦

青天夜漫々黃河日湯々天高與河廣妾恨何
時忘棗砧作胄子易簣妾在旁手悽黃口雛哀
號赴河陽結廬在纂門松栢忽成行吴淞連甲
第維南有姑婦夫亡妾不歸其如倚門望駕言
遂南邁登堂裂肝腸具甘旨蘋蘩為蒸嘗
于以訓孤兒念彼歲月荒思風吹我帷寒月燭
我房嵬來諒有知妾身如未亡昔受項如花蕊
欣鬓已黃生為寡家婦死為寡家婦朝家旌吾
門何以答彼蒼願言保吾志子孫世其昌

楊原英招飲和壁間韻

黃塵哇市衢利析秋毫末於烏有佳士中抱吐
華月捫竹清風動揮杯紈扇歌感子意勤眷老
我懸寒劣

又

夕陽下林杪清颸起蘋末披襟歌既醉坐待東
生月翻々歸翮盡稍々玄蟬歇因之成雖言非
輕較優劣

東杕明凝清軒燕集

西軒敞深靚花竹儼分列丹杏始句脂芳梅已

飄雪於焉有佳士沖抱湛華月方欣文字交復
此杯觴接亂々篆烟散馥々蘭佩結氣烝塵慮
遣遣荷情話悵起坐歌既醉再拜賓筵池撒緬
悽章左司遺響殊未緞偶因咸雅言贈子以爲
別

送烏程縣丞秦旻卿

秦丞燕趙士風槩魁梧質憶昔來吳興典教分
冷席維時承平久城郭映丹碧捲簾白漚波閒
户青山色朱門日未羊青樓夜吹笛秦也善興
交宴歡無虛日而我偶相見傾蓋如風昔扁舟
花溪通從此往來密丙申遭喪亂鄉井兵戰々
挈家東海頭秦也來告糴飄零同苦辛檢括畫
狼籍歸來田園荒家徒四壁立明年事稍定官
府各分職詔許專封拜仕者紛々出秦也素木
強秉心慕傾日掉頭花溪東弗肯祿其食吾廬
得數過每到排闥入朝盤索我飯夜枕據我簀
有衣許更寬有酒喚同喫宗族或序飲班坐皆
弟姪非徒膠漆堅實藉手足力通家二十年毫
髮無嫌隙前朝既板蕩重雉聚南極鶴書樓員
士府檄到蓬蓽旬日入城府同舟赴京國布衣
見
天子綸音荷存卹僕因且老病賜歸深感激銓
曹重身言取士用唐律秦也好人品拔擢超常
格一命倅星源未覺恩寵深此州文明地朱守
有故宅聞君善爲政治丐先覺澤再調來烏程
喜若歸鄉邑父老爭歡迎朋友慶良覿栽花近
百里讀律守三尺政無喊松筠性有采詩府不
治聲名已種實德同列能周旋大府總轄
述茲辰及瓜代駕言赴考績長江路千里秋水
天一色秦也不可留日拄風帆急春臺鳳凰鳴
夜榜白鷺集爾去書上考　恩寵增秩嗟我
以衰朽不可遠行役獨擠徐拜舟東山謝公度
送君過此地高風詎能及來蘋表中素買蓬剡
析齒何以寫別離有酒甜如蜜長途政秋暑子
去好將息今夜故鄉情明日天上客

舟出碧浪湖望橫山有作寄烏程令

揚舲出南郭迎風碧浪生白鷗鏡中度青山溪上橫煩抱傾消散郡客無由翦綢懷絲令尹結交有真情

懶雲軒

白雲何英英變化不可期朝從飛龍去暮與白鶴　作霖施已溥逍遙周其宜出登弄清旭入林合夕霏聚散有常理舒卷無定姿悠悠誅何止栩栩堪自怡所以軒中客習懶常似之嗟我倦行邁歸休玩大化傾持一尊酒歌此停雲詩

蕙蘭圃

有美一拳石形色何磊砢芳蘭產其陽被以戶光蕙清風濯紫莖擷露英攢蕊猗猗藤縷黯揚揚散芳氣詠之入絃歌紉之稱余佩雖云雜糾綠玉質終不毀披圃成雅言庶以感同志

橘隱

幽人好皇樹移根河之洲朝夕灌溉之綠肢夏陰稠素榮散清馥玉質含宗秋微霜一以降文章爛千頭剝膚善療疾釀泉消百憂所以巴陵人以比千戶侯吁嗟葉處士逃名亂溪幽爵祿不入心吾生諒無求彩服趨庭隅酒壺叙朋儔逍遙橘中樂豈為衣食謀老夫請作頌歲晚同淹留

題扇贈義門鄭升致

層巒擁青螺群木結翠蓧英英白雲生淯淯玉氣繞烟村茅屋虛籬迥人蹤少石梁有來客中倦何皎皎得非浣花翁過彼求鄭老故人諒不枉歲月吾已老丹青寫此意宣曰便面小因之請奉揚清風散冲抱

葵軒

種葵庭階下雨露滋其榮修莖擢翠羽餘霞靨錦英煌煌斑衣並燗燗丹心傾忠孝華一門庶慰君子情

送長興王珪章縣丞

客從長興來相見好顔色方欣樂析知遽別中心惻君子何華華駕言赴考績金陵舊都會山川控南國朱樓映紫霞石城含玉質皆皆靈鳳

鳴旂　白鷺集子去書上考示
思定增秋煌〻珠還涌灼〻花滿邑相期早晔
來朋酒饗良覿

松雲軒

蒼松架絶壑茅屋敞高丘急雨打窓過白雲如
水流童奴趨石上主賓坐泉頭若道歌招隱吾
當與之儔

黃鶴山人竹石

愛此一拳玉上倚珊瑚枝綠鳳忽飛下墨池雲
起時始聞蟄雷動復見涼風吹相對保貞節黃
鶴今何之

衆石軒

青松何丸〻白石亦齒〻託根山澗阿德與君
子比若人酷好之移置階前地攀枝風謖〻捫
翠雲歸〻朝盤采金粉夜爲煑玉髓競朋每相
過斟酌壽有醴竹高夏箪涼水澤寒魚美宜惟
樂嘉賓至行吾仰止維時屆頻著火氣焱〻熾
最子慎厥脩優哉且藏器

息齋竹

薊丘李榮祿好寫珊瑚枝丹穴鳳初下墨池雲
起時裂素風瑟〻展卷秋離〻妙手不再作令
人起遐思

又

蟄雷起林谷石根稚子萌解籜粉香濕捫玉清
風生頭角未盡完琅玕已峥嶸願持苦節心永
結君子盟

溫故齋

周孔去我遠法言具方策至道浩無邊君子貴
多識故〻習舊聞稍〻有新得雖云尚未功亦
在格致力心默理自明志一疑自釋歸來有餘
師曾解辨益感最哉佩先訓終歸聖賢域

存誠齋

古聖貴大易存誠揭微言子思述孔業造道其
天淵下逮程朱氏析理猶精研巍〻作聖功仰
之鑽彌堅先哲示持敬後覺務閑先乾〻當自
強存〻宜靜專執德或二三使彼虛妄牽靈臺

日以畜望遠亦茫然所貴主一功惺惺慎無怠

卓我存誠訓朝夕相勉旃

望魯亭

尼丘鬱叢叢魯城真中土我家居其陽有父亭之所亭前花木榮亭下兒女序吾親諒康寧於焉日容與嗟予作胄子定省違燕處前年拜君恩受命來閩府驅車戒歷程雲軿屢回顧親恩因難酬王事亦靡盬飆　大風發抄抄白雲度兒身在南閩兒夢在東魯自憩居處崇締力

竟何補忠孝無由全子懷淚如雨

義門家長鄭仲德先生歸来茶子表 有序

儀訪仲舒太常於浦江之義門承仲兄德翁先生日相與文禹之樂暇日出示余茶子茶詩一編余茶乃先生自號太史景濂宋公既爲之傳詳其事諸大夫士又著爲詩文以歌詠之宮商文作金春玉應使余茶子之名逃名而我隨矣雖然詩之茶余乃甘草也甘艸可和百藥而不能延年若先生之余茶乃茯苓也本草謂松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服之可以長生僕因相從之久竊知先生余茶之說而盡得其秘歲暮將歸輒效橘頌一章以謝之

睠彼青茶鬱林莽兮輪囷蔚茂托根固兮上生兔綠如柜黍兮下生琥珀如炸炬兮爰有君子鄭仲父兮兮爾孝友蔬圭組兮采苓九岳名山郎獨若兮有錄有饒跑厥土兮調以玉杵碎鍾乳兮載采其花黃雪兩兮載剉其脂金膏澍兮或蒸爲梁錢可茹兮或釀以酒酌可取兮匪貪金石媾能虎兮宣惟延年可輕舉兮我睇金華有仙侶兮於焉服食收摩行兮延我玉音不可覩兮既見鄭子蹙中素兮我歸其術百疾除兮式通其室如筏渡兮鶴鳴于天風乎聿兮駕言上征于出祖兮載采其茶吾與汝兮胥之而去如一相

邵饋獐

准鄉寘冬至亭氏饋楚獐開西畏四如長官何徹常尔獐遠持遠此禮毋再將食肉我所鄙食

菜士之常雪落鬟入碎天高北風涼阿童折梅
花爲我把一觴

七言古詩

代歸安縣官謝陸大本同知祈雨有感

陽烏飛空烈秋暑高田下田欲焦土老農呼天
有司惶官曹齋沐請甘澍維皇赫：乃弗許吴
興通守前杜父去斧禅頭脱圭組黄冠束髪眉
目竪撥爲長嘯鑑寰宇朝騎白鶴秋一羽自言
辟穀神仙侶能爲
皇家作霖雨右相憂民心獨苦願禱圜靈雨多
稌我侯承命着輕擧夜朝魁罡叩天鼓噴噀清
泠勅雷部六丁呵護真宰訴醉斁乖龍聽吾語
叱咤六合生烟霧電光夜掣黄金縷雷公怒揮
霹靂斧洞庭雨脚翻銀浦大花一夜生禾黍野
人不識陸明府相持牛酒謝田祖甘崇擀東水
争起侯之遺愛載行路邑司殷奔喜欲舞三軍
歡呼洗兵馬作詩紀功執敢傳
祖庭索喜雨長句

吴地今年小麥熟量收倍釜鍾足家：作磨穀
春雷雪花飛滿田間屋維特冬青花盛開如何
梅雨望不來益隆：氣如焚坐見溝洫生塵
埃皇天一念種田苦夜勅龍公降甘澍霈：雨
脚急如注斯須平地成沮洳阿童報我農人語
夜來溪漲添尺五白沤泛：美玉羽老魚跳波
潜鮫舞掉鋏盈疇争快覩鈕彼酒漿勞田父彼
蒼者天雨多稌蠢尔蟊賊誰敢侮我方作客水
雲軒囊中自笑乏酒錢詩師遣爲沽一斗忍軒
敍此喜雨篇

鄭義門三老圖

白髯漢頭鄭義門羲斯髯趾何託：中有三人
同胞親白頭考友那天倫伯兄傾然七尺身皓
如野鶴超羣山中宰相大所賓義門梁棟梟
爲尊仲弟風稟風神秀手拂長髯曳長袖逍遥
林下禾策花釀得春醪爲兄壽季也溫恭美如
玉官様文章尺度足經筵進講沐天香詞林掌
制分蓮燭萬里新秩焚趙歸弟兄共著山人衣

有序堂中拜家慶棣花軒內生光燁条根奴子身曲局姚竹煎茶汲山泉阿兄寄傲據林生二弟隨行足容縮香山九老不專美洛下耆英如在目吳興盡手稱絕倫韻也趙家之外孫涉江奉母亦勞悴能得孝義如其人老大與鄭交有道愛尒丹青寫來好吁嗟此圖關世教如雨如後多壽考吾亦低頭頌三老

贈日者金先生

金先生八十三黃髮風飄蕭鶴骨秋新歲賣卜淡浦上吉凶不虛談門關東市來屨滿篆壺落日先生酣我從浦江回緇塵滿衣衫東家不相識先生恩吾攜斟白酒分黃柑款我床蓆眠我兀陶然一覺酣夢繞江之南鵝既鳴天欲曙金先生我別去行人報道江船開出門日上梅花樹

金人出獵圖

燕然山前沙草黃天盡四野秋風涼當時金人意氣揚馬上爲家弓矢強中原底定忝之大竹鷹牽犬爭先得風毛雨血洒穹廬殺氣騰騰日無色憶昔經界分中邊百年化爲犬羊天秖今與地復故步我頌聞荒種禾黍千秋萬歲供王賦吁嗟諸羌執敢侮

舟回青州聞衆內

御河水逆灘聲吼客愁相塞船如斗舟泊青州得訃音吾妻已入黃泉久聞州馬趙勸莫哀耑鶴在船仍置酒落花風急水禽啼腸斷江南泖知否逆憐堂上白頭親應在中閨哭新婦

壬寅歲夜坐有感

花落楓月差丁戌妻子吃乘入城府淨南咫尺哭聲連群盜縱橫毒如虎官兵不來佳相憂貧身應此惟陽許挑燈展轉不成眠白頭坐聽梅花雨

題遺枯木竹石

李侯胸中有林壑揮毫束絹驚揺落山中夜半霹靂飛枝地蒼龍香頭角霜皮剝盡春陽安雲根削出珊瑚枝叶榮不假神竹力下有佳竹枝

因依吁嗟李侯誰敢侮游戲江南文藝圃如何
龍伯忽相招竟跨神蛟耀波去

畢卓醉眠圖

銓衡品秩俱廢弛藏身麯蘖有妙理北念春醪
繞鼻香甕下頹然呼不起洛陽銅駝荆棘中夷
吾夏生烏化龍新亭謾作楚囚泣不如一醉樂
春是風非憂樂兩俱忘眼看世人何短長人生
不滿百十歲何用一時富貴忙
三月二十二日承

思後赴部給文諸公索賦

我生東吳禀性落有子無成有淥思上躅
大刑下覆宗仰視皇天淚空落西望金陵十日
程山川跋涉難良行一童扶衣驢背家陳情有
書許
大庭黄綾裝池沐蘭馨通政上奏帝乃聽玉音
肆赦盈衆有蠕風之人死復起侍臣抃音本地
官尚書丹心明銳懸仙曹同列文章臂幕中秋
水生紅蓮明朝復來
天顏喜全家放我歸田園嗟予垂時年已老朽
骨無由報寧吳領給文急早赴歸千里春江白
鷗渺

楊妃吹笛圖

唐皇天寶承平久內苑養色宮掖醜誰將玉笛
進君王紫鸞飛上真妃手詔令真妃奉帝傍坐
吹楊柳口脂香玉音嫋嫋錢喇腸令宮婢羽衣
思長紅桃侍兒一雙玉近前欲按霓裳曲湖山
石畔春陰陰柔情借與芭蕉綠笛中楊柳吹來
終漁陽鼙鼓聲迷遶御林泉瓦紅袖泣六宮粉
黛烟塵空崎嶇蜀棧摩天鬪青螺力盡金釵折
回顏真妃一點魂馬嵬蹀躞輪蹄血三風十愆
瑆所衣明皇胡爲蓄禍胎畫圖豈是金鑑錄王
今觀者徒傷哉君不見虞廷兩階舞干羽簫韶
九成鳳下來

唐知州雙茶圖

唐侯胸中有丘壑落筆長松出林薄蛟龍並作
勢欲飛鶯鳳雙棲翠交錯閒冬清風浸浸吹拂

花黃雪紛紛落唐佚罕臧稱奇童畫山初學趙
魏公晚年縱筆入韋偃下視衆史俱群空吁嗟
此公今已逝流傳遺墨人間世老夫興懷為題
識陳家寶之永毋墜

梅花道人山水

梅花道人盤礴亂畫山畫水無不可興來縱筆
不用皴奇峯玉立蓮花暴石根喬木青叢叢群
村羅列如兒童兩翁兀坐茅屋底衣冠彷彿高
顏同一翁扶扶下山　西江擬趁漁舟過登途
當暑正炎熱何事想登赴焦火嗟予顏景已九
旬頻年未試沐
惺忍只今無由報穹昊歸休泉石終吾身

沈忠敏山水圖

會稽儒者韓徵君渠是魏國趙公之外孫骨肖
神秀有源委落筆群峭生烟雲峯巒削翠開暴
暴漾泉噴玉流紛紛神仙樓閣札龍首山人亭
屋棲雲根漁舟兩葉通谷口石梁有客來前村
乃如意匠奪天巧經營林壑何崢嶸老夫[illegible]

開中太道經武夷泊溪浒上有文公九曲之棹
歌亦有仙人鍊丹之洞府躋攀忽驚風雨至蒼
黃苔橋神靈阻歸來忽忽二四月先郎邀我具
銀泰夜挑畫圖索題識恍如坐我夷武下嗟予
景有登臨麻衣老無由追故步不如返棹沉花
溪依舊歸休釣淅所

草干夜宴圖

朔風發楊沙塞穹廬苦寒指欲墮戎王夜宴
擁貂裘玉人如花正襟坐胡雛吹燈煤火然爇
盛馬湩當酒泉一杯濡唇不下咽腥羶拂鼻心
煩煎侍兒斜抱琵琶立疑是昭君嫁來日淒淒
春草胡馬鳴泠泠弦索秋鴻泣當時漢家兵力
虛和親東狄非良圖可憐逆議得下策至今志
猶歉歉
大明天子御仲器天生威武肅綱紀虎叱四夷
如犬豕
皇威一洗中國恥千秋萬歲稱勇智

王母圖

未央宮中春日長千花錦繡雲光香武皇天仙熱中腸少君授以却老方翌朝青鳥東來翔翩翩雲軿下青蒼群仙俱騎白鳳凰東隨阿母朝君王金支翠綃相輝煌飛琚曳珮鏘琳琅鈞天廣樂張帝旁維山子晉來笙簧武皇迎之奉霞觴玉門仙委請先嘗阿母含笑天回光手提玉桃進一雙人言食之壽而康帝但種池路花々人間歲月四飛忙回頭銅仙泣淚滂向來方術珠荒唐茂陵石馬秋風涼吁嗟詞客歌劉郎

春雲出谷圖

米家素有書畫癖春雲長自毫端出英英觸石膚寸微無心每藉東風力仙家變化如有神笑綿學碎綞春迹有時為我載輪蹄怡悅不成陶貞白元暉此畫有真意佳氣時時起東壁雲兮我呼汝玉葉金枝美無度莫向山中作栖僧好為商家作霖雨

袁安臥雪圖

朔風感發水崖裂千蹊萬迳行跡絕香林一夜天回春琪花玉葉給成結汝南歲暮雲四同劉閉不識袁郎公門前大雪深數尺先生高臥氣如虹洛陽縣令民之特造門掃雪春無迹先生吐々耿下床能使頑廉懦夫立清風凜凜高無都名其圖畫如有神嗚呼如今眼中寒士誰甘貧有如洛陽縣令能幾人

絡緯吟

十月絡緯入牀下胡為舟中夜語々阿咸側耳不成眠親手張燈無覓處岸上誰家燈火明沉沉機杼秋無聲絮兮絮兮何不催爾織々成白絹供官徵我歌絡緯亦良苦唧々啾家復誰閑遂濃露白於霜織女停梭淚如雨

黃浦水

黃浦水湖來載木綿湖去催官木自從苦征往海上人家今有幾黃浦之民不育蠶什々伍々種木綿木綿花開海天白晴雲學絮秋風顛男丁采花如采蘭女婦織花如織錦由來風土殊此物祈寒庶免妻孥怨府帖昨從下縣急

官科木綿四萬匹富家打户借新租貧者泅村
賒未得吁嗟黃浦水流恨何時枯誰知木綿織
成後兒啼女泣寔無襦

吳興沈夢麟先生花溪集卷之二終

吳興沈夢麟先生花溪集卷之三

江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邑人陸珩編
副使郡人吳瓊校正

五言律詩

鄞江漁舍

東望鄞江曲西連鐵水波登臨思往昔歲月歎
消磨湖落紅魚出沙明白鳥過漁郎有茅屋客
至把青荷

野航

一室渾無厦門通畫舫隣若分鷗鷺席能受兩
三人江水家〻綠溪花岸〻春杜陵貪佛日隨
意賦詩頻

雙溪漁隱

萬雲一浮家全勝奉使槎攤書篷下讀沽酒店
頭賒魚上花如雪鷗行水當沙風流有如此官
課不須嗟

余說漁笛為趙縣丞作

鷗鳥雙溪水荷花百頃波自公休暇日之子釣
遊時烟雨孤舟弄乾坤一笛吹曲中無限思誰

和倚樓詩

為杜玄德題韓介玉山水小景

多愛韓生畫清溫似魏公群峯開錦繡一樹綠
青紅佛剎迥頭見漁舟谷口通微君草堂裏絕
似浣花翁

分來字韻送劉甫章郎中入越

亟相存吾道司徒得俊才論兵頻入幕作賦好登
臺鏡曲黃冠畫蘭亭白髮哀吳中花滿眼別後
望重來

雙鍾乃山名也刑曹椽索賦

鍾阜玉氤氳晴窗拾白雲螺鬟相對立眉黛怨
平分學記時讀書聲夜、聞匡廬歲息康李白
最能文

四鄰園

素尔四花何王孫筆意多騷人歌結珮仙子詠
凌波白吐珠璣蕾香浮露雨柯頻頻來詩者幾
酒屢相過

寄沈文忠

與子五年別其如契闊何停雲猶昨夢伐每木
長歌老景西飛日新愁未逝波花溪茅屋在無
惜遠相過

題山水小幅

虛閣俯迷將朱樓入翠微石根群樹合谷口一
僧歸濛布晴猶落油雲濕不飛細香圖畫裏不
覺竟斜暉

送沈淵赴閩清縣令

相見還相別能無酒一壺青驄初息駕赤縣又
飛鳧荔子枝頭熟鶯聲葉底呼到官頻問政無
惜苦勤劬

雪窗

林下凍雲垂天花拂馬絲迷回元不定窗白已
多時作賦工無益安心請勿疑煖庠虛席久吾
欲賦襟期

五言長律

乙酉三月以疾假榻九曜寺喜文忠隨至
因成五言十韻題壁間

瘧鬼雷驚去甦音雨送來坐深煩悶粥力疾不勝杯已借高樓卧徐看落照開廚烟頻煮筍山果欲肥梅風景那堪說千戈亦未衰紅巾春爛熳白骨晝崔嵬賤子衰吾道諸公議相才看雲從坐起顧影久徘徊憂國同誰哭思家每獨哀請看忠務傳與尔肺肝摧

執玩雲道人二十韻

茗雲稱多士鄉閭見吉人故家遺典禮喬木托風塵拔萃奇如戟鞠光日有神箕裘頻繼述經史足紛綸未展持風翼先騰縱壑鱗桐廬施設好樞府贊襄頻語往伏勞悴椽歸遂隱淪種瓜將學圃去國倍思　有子能勞事趨庭善悅親未論金駿骨豈是石麒麟性嗜階前鶴情怡席上珍玩雲詩奇錦好客酒傾銀屢約歸吾老伐驚甚尔遂嚴星秋冷子鬼捐夜呼賓熟叢歸黃主文章勒翠珉傷哉清眼少已矣白頭新遠昨通家舊居常與尔論繁華司是夢滄倒可憐春世態輕三盃天常重五倫作詩成永別嗚咽淚沾巾

執義門鄭伯陽先生二十韻

山入金華郡里分婺女墟白麟溪上出黃筍山中居天叙先吾老家人慎厥初睦宗書百忍教子足三餘椽萬榮蘭椽荊花棣枝與高平有椿梓孝義表門閭老我曾觀禮多君不棄樗登階煩倒屣留客荷牽裾延饋庖多肉長歌食有魚開園摘新橘會食薦嘉蔬溫吹衛吾道陳歸憶弊廬囊金渾散盡橐槖已無借指囷頻推已封囊遠致子衣矜情已至感激我非虛跋涉山川陽淒凉歲月除十年成契闊千里斷音書白露三秋杪黃花九月初忽聞華表鶴已化夢中胥徉弔舟藏壑徒行石有碪敗歧揮老淚三歎久踟蹰

寄海門許平仲縣尹

同是科名客衰年領薦書君今跨鳧舄吾獨困鹽車免火冬猶織車霜日不虛艱難總如此衷望一長吁

七言律詩

北京同年鄉會

郭外行厨祟且湛柳條春水綠相涵九重氣上綸音近三月看花酒氣酣天下驊騮多冀北精中人物半江南明年更應金門詔未必狂生不與驂

紙帳

新製溪藤斗様寛日光玉潔照衣冠可容公子圍春色紙為儒生障歲寒五夜白雲頭上起一天香雪夢中看覺來門外霜風烈都憶蒼生卧不安

王彦美載夢舟

風波滿地若為愁醉卧浮家蝶化周一枕斜音通鼻息片帆月色照神遊擴江曾伴林和鶴高枕還依海上鷗秖恐元戎眠不着起來蓬底看吴鈎

貞白池上飲酒

秋風蕭蕭吹我棠上公池上同枰觴紅蕖出水晚色凈碧梧過雨高雲涼今之時流張乃事古來達者和其光浮雲富貴如此耳仰天一笑俱忘羊

中秋夜泊黄河

黄流滚滚浪翻盆百尺騣檣上下奔月色偏於今夜白河源不改舊時渾雷行西北通天極風送蛟能入海門欲酹一觴歌九叙千秋萬歲禹功存

又

禹跡荒荒一岸巾星搖漱漱不知津波神豈為蒼生恨元氣同流萬里春帆席高褰風色順霜華初落鴈聲新壯遊不作悲秋歎夜夜開蓬望北宸

過徐州

戲馬臺前戰伐收北遊燕趙偶維舟蘇仙伯仲成黄土宋代文章見此樓桑椹釀泉紅艷艷魴魚上水白浮浮登高吊古平生意日短風帆不可留

李白酒樓

神仙樓閣倚天開我也登眺亦快哉不有靈風生錦袖空餘明月照金罍雲霄鴻鴈賓賓去聲魯山川滚滚来問訊樓東舊桃樹汶陽別後有誰栽

滦河記夢

清禁迢迢夜未央夢隨法界出滦陽仙翁研柱露香濕宮女洗花雲氣涼天近星辰俱北拱風高鴻鴈自南翔覺来悟人間世間角角鳥啼滿樹霜

聞真白兄辛哭寄孟昌姪

又聞辛哭若為情尚憶佳城不易營舊日文尋猶有汝新年形影已無兄杏花桃葉俱春夢寒食清明總哭聲西望新亭淚如雨欲携家釀恐同傾

送虎大舉

使者旌旗向日懸南風打鼓發樓船蓬萊海色三千里閶闔龍光尺五天送別況當多難日澍心頻數中興年玉堂親友如相見為道狂夫只醉眠

張別駕如杭分題得浙江亭

浙水秋風日哀夜獨倚亭子倚江關百年王氣從龍去八月潮聲帶鴈来吳越兵戈沙上語江山風景掌中杯不知別駕登眺後得幾詩筒發日回

答張德常

與子昔年遊帝鄉別来歲月何其長偶遭世亂苦辭辭不覺老淚今浪浪吳余月明幾家好洞庭秋風千橘香已擬重陽過桐先拚一飲醉萸囊

鑑湖分得燕字送馬易之

鑑湖春晴好於船登眺不惜酒如川賀家茅屋春波繞禹廟梅梁鐵鎖懸江左文多聚越海東湖汐直通與龍風来得詩千首好趣雲帆送上天

歌風臺

孤舟入沛夜如何况復登臺感慨多龍虎已銷天子氣山河元入大風歌九霄霜露凋黃葉五夜星辰下白皮獨有當時三尺劍至今光燄赤金居

送友人赴杭分題得龍井

昔年龍井憶凭陵曾見舟光石上騰鱗甲在淵猶剩水袈裟照影有殘僧風流二老吾無及搖落孤亭客重登稍待西湖天雨雪闢茶同煑玉壺冰

訪張德常不值其弟相邀賦草堂

扁舟訪舊過桐里令弟邀人賦草堂龐公何事入城府馬卿多情求鳳凰滄浪濯錦百花笑落日倒影群鷗翔誰言叫巷苦逼仄青雲玉佩長鏘鏘

元宵客城府代姚子張答友人韻

郡國開筵賞上元金吾仙仗擁羣賢天光夜照金蓮炬花氣寒輕蠟燭烟五夜雨風淹樂事幾家簫鼓入新年歸來齊舍清如水獨有花燈伴醉眠

送兀顏子中赴浙西廉使

閩省薇垣雨露香又持繡斧上錢唐百年禮樂渾凋落一道綱維要主張西湖鶴送梅花酒東序烏啼柏樹霜封章若奏澄清策最喜鶯行有范滂

京華秋興

露下金莖夜氣清秋生畫角客心驚小閣鼓瑟聲不好自嗟學劍吾無成青天多風鷹隼黃河滿地魚龍鳴此身未知歸何地憑高四顧淚縱横

送徐伯圭會試

林間前歲拔時髦一榜人才尔獨豪六月飛鵰初擊海千金名馬肯同槽風檣夜靜神燈下天闕秋清雁塔高會見瓊林霑錫宴杏花紅日照宮袍

寶林八景

萬竹軒　玄序塔　飛來峯　擬井　金沙泉　鐵珠　卧龍岡　袈裟

鸚鵡咬〻紫翠重金沙泉上憶追蹤神明何代
移靈鷲城市無人識臥龍石井臺鎖金鏈鋌天
燈夜照玉夫容欲知衣鉢傳何事晴聽黄梅
一、送三字

冬至

城邦鷄聲報五更起來危生候陽生群陰剥盡
天機見七日朋來吾道亨南國梅花春穿寒中
天雲氣曉峰嶸開門稍待天時定同挽銀河洗
甲兵

薦院判席上分韻得能字

江上長城尓獨憑折衝尊俎燕良朋千金弊帚
誰當享百罰深杯我不能桃葉春江風袅〻杏
花寒食雨繩〻參軍若說京華夢曾與官奴一
四綾

薦妓凌波圖

令妍風流秀且都翩如秋水迸芙蕖可憐有美
懷珠玉相伴凌波入畫圖巫峽雲來空想像楊
花雪落半虗無憑誰載酒雙溪畔先爲彭郎乞

小姑

送貢侍郎和羅還京

侍郎和羅下苦川覩此荒城亦可憐憂國固知
民是本足兵無柰食爲先青〻楮弊來編户白
白楊花送米船民力不周王事集春袍鳴玉早
朝天

詠芍藥送妓

群芳落盡雨初晴芍藥迎風折絳英綠染宮衣
雲影蕩紅翻仙掌日華清贈行溱洧春無賴看
到楊州花滿城幾夜月明歌舞罷夢回猶憶步
盈〻

客樓偶題

溪上東風吹酒船羅衣別淺濕鞋蓮誰家碧草
飛雲鳥一逕落花啼杜鵑客館春醒詩緩瘦荒
州日暮夢相牽酒醒却憶少年事忽見青山意
惘然

贈趙侍制

蓮花庄北長橋東客來卜居水晶宮參差樓閣烟

壓外窮究山川圖畫中細雨新帆來舞袖故家
喬木鎖春風請看杜牧題詩處千古風流一笑
同

揚州李子威載歌者遊湖州特過草谿予
因留杭不得相見因以詩寄之

碧瀾堂下載嬋娟搖蕩春風樂少年千里忽門
君有意一尊留客我無緣揚州簫鼓人如玉江
水琵琶月滿船稍待秋高騎鶴去相隨李白酒
家眠

答張蜆菴學士韻

綵舟三月駐河濱學士登眺發興新水之叟漢
初過雨花開章曲不勝春烏鄉酒熟從為客亞
峽雲來若有神別後蘭苕依舊綠之思愁殺白
頭人

遊普陀山

普陀勝地由來險大海中央出翠微千古仙靈
祕巖穴九天法雨灑珠璣金沙浪湧神龍舞小
白花香鸚鵡飛稍喜寸心聽禮罷東風相送布
帆歸

盤陀石上觀日

盤陀石上接嶐峒俯瞰朝陽升太空萬頃紅濤
浮半天金景自西東古今人物重明東南北
山河一照中如此登眺良不恐更憑高閣酒天
風

待沈子厚先生訪雪林講師

萬水東頭闢佛道野橋當戶玉騑拳地蓮夏茂
多重帶林木青春只半逶石刻拾田由宋代山
門物額自唐年白蘋洲上清風遠歷世諸孫不
之賢

梅竹軒

湖上峯巒列翠屏軒前梅竹靜疏櫺粉香使集
嬋娟女薈雲涼飄翡翠翎舊日調羹煩鼎鼐秋
今閑訊及清寧勸君更植三槐好會見繁陰滿
戶庭

寄宋思賢

與予不見三年多苦遺離亂奈老何孤帆近宿

雀江上故人遠在東山阿雲氣尚樓都是兩夜
凉如水欲穿羅西州何似東州好平晚商量結
薜蘿

寄慈溪令陳文昭

因風問訊慈溪令每怪来鴻不寄書風俗過江
多閑糴離亂為客歎無儲公田七月收紅稻山
縣千家食大魚見說海東時序好欲携妻子就
耕鋤

寄范希孟

越鄉為客酒難賒空株荷花過若耶性癖懶為
黃祖客身貧欲種邵平瓜鶴鳴瀛海風如水龍
起姚江兩散花東望故人何處是夜凉吹笛岸
烏紗

寄虎大叅

亂後歸来四壁空每瞻北斗憶群公已削叅决
中書政應有經綸絶代功荊楚包茅違貢匀
吳杭稻待秋風尺書欲寄平安信祇有雲帆海
上通

答周玉雪左轄

州國兵戈杼軸空寸心憂國苦忡、謾勞傳檄
未毛義深愧無才比石洪南省官儀新製作太
湖兵氣襍青紅腐儒樗散知無補只合携書往
滌東

叅雪齋池中太湖石

龍公池上玉芙蓉元氣淋漓濕貝宮溪女梳頭
雲冉：天丁鑿翠雨霏、品題甲乙平泉遠變
化風雷良嶽通回首太湖三萬頃酒酣濯足洞
庭空

吳門老親舊藏松雪竹一幅翰林諸公題
滿其上嘆道園先生為絶唱因附贅鄙作

學士歸來鬢已絲醉揮縹鳳綠參差湘靈鼓瑟
風行水龕女吹簫日在眉蒼雪未消摩詰畫黃
鍾還叶道園詞可憐二老風流盡令我重唐洗
玉池

送夏副樞貞簡錢叅軍

副樞承命山陽去真為皇家柱重兵塞上旗

朝北斗淮南保障倚長城銑鈇夜度河水合關
關雲關斂氣清若見參軍頻問訊老懷日夜望
昇平

初到棲雲觀

棲雲觀前淮水長北風凜凜梅花香神龜出地
戴玄武白鶴上天朝玉皇朝採茯苓和玉屑夜
尋枸杞識丹光射洪若有如泉酒從此題詩到
上方

客舍遣懷

天道茫茫不易談今人猶自口三緘坐清已免
丹徒令起廢聊為作土鹽青眼阮公仍獨賞白
頭杜甫自長饑南來若問吳門隱只有梅仙忠
不凡

曉登狼山懷王叔明理問

日出長江烟霧開天容拂漢青崔嵬仙人已跨
白狼去長史曾騎黃鶴來吳楚中分天設塹干
戈四塞水如杯令人苦憶周公瑾羽扇綸巾一
儁才

送月彥明河內監縣

越羅織翠舞衣涼把酒東城野水香別意正如
春草綠閑情無奈柳花狂葡萄釀泰傾天祿藥
物關心采地黃十月到官公事少封題應寄沈
東陽

寄錢參軍

參軍經歲守淮東王事羈縻恐廢詩廿首關心
煩令弟春秋傳業喜家兒山陽月靜還吹笛肥
水風違自奕棋若道軍中指揮定折衝樽俎是
吾師

戊辰歲在杭簡曾先生

越上官軍未解圍江船連日羽書達臺城有恨
忠良死蓄翰無謀將帥稀風雨滿城蛙鼓合乾
坤日夜鬼燈微腐儒憂國斷無補北望神州淚
滿衣

過錢塘寄孟彥忠

吳興文獻之子孫我與孟勲為弟昆青春作樂
猶昨夢白髮凋零非故園明月美人千里隔秋

風毒木幾家存西庄代食收秔稻還念先生食
指紫

秋懷

落木蕭蕭柰尔何洞庭日夜水揚波閩閒風俗
非吳語城郭兵戈半楚歌風雨蒼生来鬼撲烟
花紫禁舞天魔老懷幽憤無由訴忽聽天風過
野鵝

寄江浙左司員外郎張光弼

員外才名自不羈每閒休暇好題詩十年入幕
譚兵憤九日登臺發興奇霜落芍陂催穫稻風
建淝曲未收棋功成歸卧山陽市笑折薇花對
酒巵

詩巢

微君識面氣如虹佳句驚人未覺窮木榻秋風
鴻羽振屋梁春雨燕飛通近聞當闢招仙侶不
信鷄窠有老翁會見鶴書催入覲詩成應奉錦
袍紅

寄陳公望

憶別吳門歲忽殫尺書勞尔問平安兩鄉明月
誰家好千里長江行路難震澤雪消鴻雁喜秦
淮日短白鷗寒君家早晚還舟楫頓賜力主振
羽翰

芙蓉莊

花上微霜落未多紛紅駭綠柰愁何翠粱曉瀁
孤池露霞佩秋生錦水波心賞不辭千日酒歲
收可但百壓禾何由紫纜靈山下與子憑軒一
醉歌

寄陳公望弟兄

十載兵戈淚未乾士林耆舊總凋殘每於吾道
求三益豈謂衰年識二難詩禮庭闈稱伯仲梧
桐第宅表衣冠嚴君退食園池上拭目雙珠也
自歡

寄錢參軍

傳道參軍已赴装劉郎口語豈荒唐幾回見月
驚殘夢千里停雲憶報章故國梅花南日近中
原戎馬北風凉何如同去吳門市維泰登堂赴

范張

答喻桂山

讀書吴下猶前日濫吹竽中愧此身傾盖已頻
青眼顧盍簪長怪白頭新山川北去愁牛鬼雨
雪南来送鶴神如此相逢拚共醉梅花愁殺未
歸人

寄陳長史

丞相新除陳長史塩車猶困沈休文盍簪忽忘
雲泥隔借榻誰拘上下分閑閲風傳朱鷺曲海
門月静白鷴群平生不作彈冠態只恐王陽有
意聞

鶴軒為薛琢師作

吴門羽士骂眉尾長栽華亭鶴一雙萬里非心
同泛梗千年老氣獨横江船頭夢覺月照席蓬
底聲聞風滿窓我亦金華未歸客使應從此上
吴艭

贈别羽士蔡霞外

上國歸来暫息機多暇溪水洗塵縁清秋一榭

沙邊繁落日雙鳧霞外飛来傍桂花催醸酒折
将蓮葉贈為衣相留佔宿還相别月滿茅山借
鶴歸

柳洲為陸德陽先生賦

楊柳闌干翠欲扶杜蘭洲渚緑相纤玟憐兄弟
三間屋同占東南一曲湖桃葉微風来小艇蘋
花秋水下雙鳧絳帷若道琴書罷莫借鄰家對
酒壺

訪東山上人

上人亭子睡虎開圖書四壁無嫌埃已從天台
見茶梳後入匡廬嘶酒杯梅花紅白池上答雪
片大小空中未前村又報肇鼓息氣酣日落聊
歸歟

和周廉使韻

官梅照眼白於雲坐聽談詩席屢分霊響盤空
抵自覺愁聲報夜不須聞謝公折屐心應喜張
旭揮毫氣正熏深愧諸生稱釗鋳一宫初試洋
宫芹

龍門賓客總如雲何事黄相獨見分陸續遺親
真有感封人錫類豈徒開自情錦里頻年病誰
識斜川竟日歡世味祇今隨浪迹朝盤飛鶴炙
香芹

萬壑松濤

蒼弁群峯歲月深遠林風葉自成吟輕雷欲〻
龍驚變雲翻浪〻鶴在陰身老悉聞笙鼓振心
清如聽海潮音何由借榻山中宿月落西窗更
鼓琴

送石景康赴上海二首

吳會河山接帝京石家兄弟鳳凰翎兄爲守牧
如甘兩弟作郎官應列星瀾到縣門先浸喜琴
彈署郝鶴來聽我因舊令曾觀政君比前人更

恤刑

海上扁舟繫鵁沙昔年曾過縣公家鰻魚客舍
無拘束雖犬人家少怨嗟紅葯夜春秔稻粒白
雲晴紡木綿花到官風景能如舊爲尔須來八
月槎

題松雪竹

吳興畫竹妙天機每愛鷗波解帶圍翠袖凉生
蒼雪下墨池雲起紫鸞飛曾聞神女遺珠珮謾
說詩人詠綠衣回首王孫芳草合白漚飛去水
光微

舊館鄭叔文寓舍多種諸色菊花獨冬菊
一枝雪中盛開僕往來觀之不厭叔文索
賦

舊溪寒菊更新栽爲客看花倍有情晚節不因
霜後變餘香偏向雪中榮幽須鄭老謀清酌邦
笑實均賦落英閒道移根故園去高堂之老定
歡迎

道原長老疑翠軒

縣公徒筆題疑翠此日登臨思不群山擁晴嵐
青冉冉天垂秋影白紛紛金銀塔廟殘烽火雨
露松杉厄斧斤坐擁胡床一盞酒黄冠頭上有
青雲

又寄道原長老

溪上層軒倚佛幢悉高不覺壯心降天光下披
緇衣客山色平分玉女窓湖象故人驚隔世閑
于清淺有如江浮生俛仰渾如此西望滄浪白
鳥雙

和黃鶴中秋翫月

陽川同看中秋月今夜豁光分外新風露香侵
金粟樹嫦娥愁殺白頭人名叨桂籍慚雙闕夢
到槐根又幾春有酒便應招李白摘眉對影不
須顰

德中弟招看杏花

舍弟別早同見招舉杯花下挽長條形變逍雨
春猶濕絳蠟凝香雪未消老眼看花驚亂世誰
家橫笛又良宵酒醒忽憶觀光日與予開照每
子橋

杏林仙館為王士誠作

虛阜移根向日栽東風曾爲董園開朱霞半點
青陽雨絳雪微消白玉杯地侈子光春不?月
明蕭管客登臺鍛山更有雖見在惟道吹主仁

下來

藏春軒

花木庭除日栽陽客來燕坐室中央不須簾幙
圍歌妓賴有闌干護海棠南國黃鶴長隔葉東
家蝴蝶設偷香詩成不道絨機泄一夜簾風到
草堂

和道原長老韻送鄭叔文

愛尔層軒上下寬我來君去不同歡月明同詠
登樓賦風色先吹過越鎚南國天高鴻鴈書西
陂湖落白鷗寒還家若憶休文老青眼何由伯
仲看

琴鶴軒

喬梓陰陰綠滿林每因琴鶴叙朋簪五絃誰和
南風曲萬里聲聞大雅音柳絮雲浮春淰淰仙
衣露濕夜沉沉西窓剪燭相期久一洗哇淫為
子吟

梧竹軒

誰道槐陰不再榮碧梧翠竹賀新成鳳凰?竹、

銀床井菴雪凉生綠酒餅落子工堪靈鳳啄抽
萌還共鯉魚烹明年歸去成三桀訊掃庭闈宴
父兄

萱草圖

堂上奇木刷翠濤石根萱草映藍袍使逡凍雪
青鸞尾飛動薰風綠鳳毛心在庭闈思報荅恩
於兒女受劬勞花間若道生荊棘擬嶲圖官爲
尔莓

題趙子介白雲窩

出壑浮雲膚寸微毎看舒卷生紫霏無心海上
從龍去隨意山中伴鶴飛弘景怡情曾有賦杜
陵卧冷不勝衣老夫亦欲歌招隱輸與先生識
化機

揚子樓

老夫野處無全屋揚子樓居善折中已與白雲
分戶牖從教蒼弁隔西東客來沒席無餘地月
出闌簾不滿宮却憶舊遊燕趙日花房紅袖鎖
春風

来鶴樓二首

青天月色白紛紛有客能招野鶴群不向水邊
鳴夜半青来天上警秋分神遊寥廓来清氣影
落闌干化白雲早晚姓名除碧落騎風同謁玉
宸君

又

雲霄一羽忽飛下不道樓前月滿江經誦蕊珠
之子聽聲聞華表我心降並簫夜過黃冠客風
露凉樓玉女窗擬借白雲騎一隻莫辭玄圃更
無雙

卧雪爲袁子志賦

門外雪深數尺強袁郎高枕也應狂月明鋤鐷
述何處酒醒梅花落滿床綠令亦知吾道病先
生不曾北風凉揮毫枚乘偏能賦消得梁儀酒
一觴

贈醫隱山伯英

習家池上風流在千古山公今有孫長年賣藥
舊館市有時載酒烏程村秋風橘子蟲丹井春

雨香花開古園謂誰交游輕市這老夫曾與宋清論

義門鄭叔文仙人舊館

金華我欲來風去舊館君能縮地來山近革君句曲洞天達蕭史鳳凰臺洞庭兩脚吹笙坐華岳蓮花濯錦明好是水晶宮裏客尋真何必到天台

水北山居

門前流水玻璃合屋後青山雲錦堆鳴鶴在庭仙客過白鷗衝浪酒船回東都處士歌行李南國詩人賦有萊更待夫容開幞下老夫邀共把琴來

銀河精舍為楚太守作

漢水通天上下登結茅江畔亞水陵天光曳白鷺珠聯夜氣如虹貫玉繩石壁曾巡符守過星槎終待使君來郡齋見說無窮火夜讀應分織女燈

青溪耕叟

溪北溪南啼鵓鴣村、雨足夢維魚紅梨花吐風初定白水田翻草已除傍舍開荒先買犢老大無力自揮鋤朝廷若下劭儂詔争道先生夜讀書

追送蔣宗道回越

名酒百壺春始波度江不别意如何青山家近詩人眺春水船如織女梭禹廟衣冠空想像蘭亭文采已銷磨平生吊古登臨興早晚相將發棹歌

送義門鄭仲持福建布政使司左叅議

叅議新除閩海去君王憐尓義門來承
恩特遣中官送奉旨先未駟馬田百越花香薰婺女三山雲氣接蓬萊憑君傳語賢同列好展丹心答上台

送黄士澤福建布政司左叅議

榕葉鶯啼五月凉天開政府控炎方少年叅議承
恩重白髮郡翁賦别忙鵠火含丹催荔子鷄心切玉薦賓郎閩中風物能如舊莫惜緘題

遠寄附
寄韓麐玉弟兄
十載歸來白髮新家徒四壁亦甘貧憂來每詠
停雲句別後全無褁飯人茅屋光都是雪梅
花風色可憐春傳家賴有仙人酒東望扁舟笠
角巾
答邵山人二首
客路休歌君馬黃風波觸處有瞿塘謀身總被
儒冠誤避地翻憂户屢忙綠樹繫船留遠客白
鷗送酒淨滄浪木桃贈我何勤切佳句驚人屬
老蒼
又
荆棘荒涼日色黃謝家猶剩舊池塘可堪衰病
從教醉除却科經有底忙溪上客來雲舟〻樹
頭花落雨浪〻且謀雞黍論吾道敢為成虧訴
彼蒼
簡邵山人
扁舟泖上水為居西望烽烟百里餘客子開遝

霜降後家人擣練月生初兵建居雲天垂象水
落吳松夜泣魚若道瓜田多蔓草老夫早晚為
君鋤
和邵山人過字韻二首
吳淞東去群鴻散落雲西來一舸過池上屢陪
山醉座中曾聽薛華歌中年鄉國黃壚合長
夏江村綠樹多擬與賀公同結伴黃冠野服晚
婆娑
又
亂後還家如旅泊愁中買酒喜人過安吟罙里
停雲句不作南山種豆歌故宅東風歸燕靜孤
村夜雨落花多白頭却憶觀光日曾賦神明興
馺娑
送友人
春江千里水如梭捧檄東行奈爾何家世本非
刀筆吏才能合舉孝廉科酒酤朱省橋邊美花
落烏衣巷裏多到得山林春未晚好隨鵷鷺上
鸞坡

夜飲送友人

陌上飛花吹鬢莖老來聊學少年行三槐有客秦吾道千里論交不世情柳拂花溪朝繫纜鶯啼韋曲夜飛觥相親未久還相別日落前溪送櫓聲

送長興王縣丞考績赴京

籍甚長興不負丞婀如萬壑出清冰客來花縣朋簪盍官满松篁治行稱茗雪船開風满席秦淮雪落酒如澠到京考績應書最如子求思自此弥

答邵山人二首

茗溪今夜月同明幾度關門聽櫓聲寒食杏花愁裏過故園春草夢中生可無茅屋留君住亦有良田貸尔耕尚憶楊溪供給好令人何以答高情

又

酒熟比鄰不用賒醉鄉結伴了生涯得歸栗里重栽柳休說長安再看花蜀國杜鵑啼別樹丈人烏烏菸誰家令人促酒千行淚羨尔先來八月桂

答董彥誠

瓦礫空墻無不歸故園草色亂春畦撫殘白髮吾儕老散盡黃金客過稀好辦孟刲無暖席長貧杜甫典春衣相知只有淮南董一寸丹心死不違

訪陳敏道不值

不憚風波兩日程孤舟聊繫故人情菊花與我為賓主醴酒從人結弟兄秋鼓已銷吳甸雨寒潮不上閶闔城白頭欲製烏啼曲付與漁郎短笛聲

答王判簿

判簿作官清且康樓居數月若相忘雲間征堞青山繞秋入鷗波夜雨添鑑曲未容狂客去杜陵終待老夫歸衙回若見黃堂守勿說丹崖有宋纖

和韻簡烏程諸公

烟郭行舟信宿傳釣竿風色拂東溪故人頗有郎官宰野老同照處士星春草滿階公事少朝盤留客尔敲聲明朝返棹歸何處家在華溪白鳥汀

再用韻簡庶道長二首

青油幕下我來停文來如紅貫八溪朝對紅蓮歌綠水夜占吉風候三星西園雨過桃班雉南金風來憶素聲肯為老懷謀一醉酒甜濯足白鷗汀

又

鳥鄉作客鳳鸞傳曾扶鷗鷗化北溟偶過西都歌振鷺遂令南國仰文星種花縣著陽春查梓真費宮香稷馨報政歸來書上考不妨醉酒藕花汀

送溫判簿

积棘如何棲鳳鸞名郎秋滿氣仙、一廉如水歸公論百里皆春豈偶然江路梅花迎上客都門柳色入新年來想若是同寅士相賞花燈過上元

荻溪漁隱

荻花溪上水光微新築茅茨傍釣磯春雨棹歌西塞曲朝盤飯煑北山薇關門見月能吹笛有客無敲每典衣只恐少微明不掩徵書早晚到柴扉

贈弁山朱錬師

蒼弁神宮接紫臺錬師行道有仙才興雲劔氣如人立彈指雷聲送雨來龍虎夜從金鼎躍風雷時栽玉笙回功成高卧烟霞裏有酒須傾三百杯

代任郎中送友人還關中

秦關百二山河壯曾子三千國監榮西望白雲生我屋東臨金殿憶神京林間稚笋跳、出花下安與歎、行富貴不如歸省樂親朋爭賀酒壺清

夜夢得魚數十占者謂有大雨越二日果雨

佳魚入夢已開先溪水俄生大有年秋盡雷聲

時殷〻冬來雨腳日懸〻禾頭生耳愁無奈菊
蕊飄香濕可憐幸有濁醪沽滿眼飲中時復望
青天

陸文寶筆花軒

綠水春生沈玉池佳郎邀我試乇錐天葩五色
江淹賦宮錦千章李白詞仙掌露根傾萬萏玉
毫烟蹙長年弗使應借尓軒中筆題到平生吉
夢詩

綠溪陸文寶耕塈軒

棣花溪上即滄浪之子求田自有庄寒食耕荒
逢夜雨秋風穫稻滿天霜可堪北里黃金盡不
似南翁白髮長十月滌場朋酒熟相期介壽殺
羔羊

谷題季石

吾遣艱危不可扶閉門只合著潛夫震驚二月
天飛雹野哭千家吏索租舊雨溪山曾有約故
人雞黍肯交孚請看冰霜相輝處爲是題詩我
不諛

送談太守朝覲

菰城五馬朝天去三月秦淮春正繁群牧在廷
同報政九重考績每臨軒洲田白鷺園春水花
拂金魚賜綠椅預排凝香聽鳴玉老夫倚杖郭
東門

送安吉縣丞乃父還鄉

新南山水由來美令子爲丞有令名就養松廳
雖可樂思歸拾里未忘情南州花柳催車輛東
海蓬萊入郡城十月到家應釀黍親朋傾榼酒
杯清

張伯琮春霽軒二首

具區浩蕩春如海張子軒楹枕上將日出湖山
皆錦繡沙明魚鳥亦風流顧從賓客傾光霽豈
有文章足唱酬東望華椽三百里老夫早晚繫
扁舟

又

令祖論交五十年杜陵別後竟遊仙相望一水
神如在不識諸孫恨每牽黃鳥歌殘求友賦白

鷗催上釣魚艇令人想像登眺處消得吳叅酒
一川，

題仙居秋晚

居士香光韞筆鋒興來能寫玉夫容天然爛熳
玄黃襍元氣淋漓紫翠重秋滿闌干圍錦樹雲
開瀑布落蒼松山居也自風流甚老我無由脫
屣從

九日過姚廷暉隱居二首

病起扶衰上釣槎來流直到故人家一秋止酒
樽無綠九日開園菊未花海氣通湖生白霧天
風如水洒烏紗歸來落葉多如雨欲寄新詩日
已斜

又

客鄉時序苦悤悤九日愁生斥土東樽酒幾家
酬令節鬢毛千丈白秋風郴州心賞隨年薄鄰
老襟期與子同回首故園歸未得家人誰問菊
花叢

七夕和韻

天孫今夕意如何風浪無聲鵲淚河詞客成章
誰復和家人乞巧自相過雲開星駕秋毋象露
下螢機夜織羅從此一番嘉會後畫屏銀燭嫩
涼多

示院中同考官

槐花落盡棘闈開考試文場接俊才多士爭先
能虎榜春官已在鳳凰臺星分燭影簾前過月
送湖聲閣上來準擬明朝同出院不妨今夕更
啣杯

院中夜坐

撤下丘園赴考文日臨高閣步青雲同襟諸老
心相契嚴約仙官思不群木葉秋風黃落落桂
花良月白紛紛摩挲老眼評朱卷來燭西窗坐
夜分

送同考官劉子彥還江西

桂花香傳大比年盡皆簾內聚奎躔文衡到手
秋同考藥果闈心夜不眠黃菊重陽彭澤酒白
鷗萬里楚江船班荊若向西陵道落木紛紛思

黯然

和同考官蔣文質韻

三年兩度赴鄉闈來弟爻、荷賜衣南國文章
方案、西湖楊柳自依、雲霄鴻鴈來賓早江
水鱸魚入饌肥明日城南同話別一帆風色去
如飛

陪同考官劉李治遊湖山

憶昔西湖遊畫船重來風景總悠然酒家楊柳
渾無主歌舘琵琶已絕絃笠國朱甍仍舊貫岳
墳翠栢自流年平生吊古登眺興探盡雙蓬雪
滿顛

赴閩考試舟至常山驛東關至分水關志
勞困

閩闈貽書招校藝常山假道擬來軒一肩籃筍
身如播千里青山手可捫分水有關天設險殊
鄉為客我將隨人生用舍終歸盡自笑驅馳不
憚煩

舟至懷安驛來與到西禪寺明日郡守侍
布政按察二司官來設筵款曲遠相迎入
城

使行千里石磴礴東望懷安喜不勝兩崖白沙
如積雪一壺秋影湛清水通詢故舊多官掾寺
有殘僧守佛燈多謝上官能遠送杯盤羅列酒
如澠

飲別

酒熟閩城不用賒騎驢日造故人家香傳茉莉
能留客葉裊檳榔每當茶送別秋風栽白芋問
津明日上雲根出關一笑青天濶鄉去東門且
種瓜

赴歸發懷安驛至崇安二首

舟輿曉出懷安驛老體凭欄得暫寧千頃魚波
通海白百年榕葉接天青喜無供給煩車吏若
問途迎有驛亭從此出門機事息摩挲雙眼倍
增明

又

水驛移文速客程溪聲入枕旅魂驚波間劍石

參差起沙際艘船欹側行涉險異鄉因校藝思
親遺體若爲情明朝擬過鈴山道應有門生覓
轎迎

舟中遣懷

蓬底無眠夜氣存起來危坐候朝暾灘聲特不雷
霆鬧山氣成雲日夜吞閩國文章初過眼蓬萊
清淺獨開尊歸途只藉消遣可惜無人共對論

院中和布政王公中秋不見月 己卯作

薇府西風生夜涼如何明月祕秋光塵生玉鏡
愁成結香拂仙苑烟若失方伯有情頻歎老
夫多病卜龜筮平生祇有丹心在衷朽無由答
尙方

懷嚴御史震直

秋風閑適玉大容此日登堂酒興濃千里停雲
山仰止寸心求友水朝宗飛騰羨尒排空鶴偃
塞猶吾架壑松最喜諸郎能好禮庭闈文史足
三冬

懷王布政公朝賀回司

吳山雲齊路名駒奉表正元上
帝都玉帛千官朝黼座烟花三殿賜宮壺奎
光下被薇垣客江水思還合浦珠不獨儒林蒙
雨露南來郡國總沾濡

奉和王布政雲居院詩韻 院中傳窓前舊栽牡丹一本每歲花開甚盛因詩料云

白雲長繞梵王居西竺名山總不如客至每煩
禪榻下詩成誰問酒樽虛摩挲修竹三年別抖
擻塵襟一旦舒更待牡丹庭下發重期來此賦
元興

送呂贊府

賓興曹監早成能出佐絃歌不負丞花縣朝聯
金榜客松陵秋淨玉壺冰已闌行旆朝
天去終見先生自此升西望瓊樓千里隔月明
飛夢到金陵

送覃孟熙

金陵自古帝王州之子茅廬若綴旒千里過門
放古道百壺出祖重離憂鍾山王氣盤龍虎句

曲丹光貫斗牛若見茅君頻問信老夫早晚亦
東遊

隱翠巢

溪上雲屏蔽藥房考槃歲月未全荒不愁牖戶
深風雨頗有松筠宿鳳凰白日卧雲窩室令綠
陰如水燕居涼客來見說歌招隱便欲扶藜到
草堂

衡山雨意分題送童中州

衡山積翠畫多陰雲氣晴常吐玉岑識擬星緣
有好商量潤物豈無心已將青靄沾庠序曾見
文章賦上林此去朝
天當考績定應用汝作商霖

題盧清源墓銘後 蘇伯衡編修作墓銘

錢塘城裏武功天吾道行藏子獨賢簫管吹殘
風月夜易經讀盡亂離年東吳梅福元非卒北
海盧敖竟得仙內翰作銘垂不朽幽光千古照
重泉

·徐大章府教九日小集

廣文招我飲重陽樽俎論交樂未央故舊幾人
蓬鬢白風流九日菊花黃陶潛止酒非真性杜
甫登臺有故常傾座喜逢皇甫湜醉歌伐木有
文章

次日皇甫彥昭復招飲且賦詩見示因和
韻以謝時徐廣文鄭琳致同飲

老我每扶班竹杖多君重約紫萸杯千頭橘子
從人采一樹芙蓉對酒開北海芳尊無俗客南
州高士不凡才同襟更有麟溪鄭千里跫音不
遠來

簡韓留守

得歸京國賀新除日侍都門望妥輿忠孝共傳
楊伯起風騷爭似馬相如雙鬟小妾能沽酒一
樹來禽對讀書記取東城相見日綠陰庭院雨
踈、

古鴞

范家得鴞綠如瓜製作神奇世所嘉玉氣成雲
含翡翠螭文作篆隱丹砂周遷郟鄏何勞問漢

祀汾陰亦浪誇重器終當貢天府會看偃僂拜
黄麻

菭溪漁隠

菭花白〻霞漁泉門外滄浪濺玉壺西窓一叉
清入畫雙溪百頃直通湖餘暨羅釣吾應老鷗
鷺同群亦不孤留取殘書歸去讀水雲鄉裏菭
潛夫

琢翠軒

城居歲月厭風塵踏錦溪頭領下隣綠遶堂堦
萱草滿青園林木柳絲新弟兄羅列庭前玉賓
客座半席上琢老我憑軒聊弄筆煩君貰酒屢
傾銀

和李参政攜李韻

攜李青浮雲樹東往來不用歎途窮身留雲水
雙溪上夢繞鴛湖一舸中楊柳畫堆春寂〻杏
花宮舍雨瓏〻可憐舊日宣公地回首繁華一
旦空

倪雲林竹石喬柯圖有詩題其上隣友得
之索予步其韻

此老文章五色霞胸中丘壑栽浮家酒酣弄筆
如種玉步屧到門頻索茶喬木拂雲青冉〻叢
篁低地綠斜〻別來想像風流意不覺秋霜滿
鬢華

雲林為叔芳所畫竹石圖隣友得之索予
題識感舊興懷悵然有作

喬木槎牙霜滿天幽篁相倚綠娟〻筆飛翡翠
秋數葉玉琢芙蓉石一拳彷彿求羊來蔣逕分
明紅螢似藍田兩箇仙近花溪晚令我披圖思
黯然

壬子冬十一月日僕過浦江訪鄭仲舒僖
士伯仲鄭香賦詩因和韻以謝

湖海論交伯仲知死生契濶每攢眉別來歲月
如長夜相見衣冠異昔時有酒阮公渾得醉無
家杜甫不勝悲請看棣萼相輝處吾亦低頭拜
紫芝

游惠香寺 寺有抑鷗亭

池上峯巒生夕陰松風吹作澗海音白鷗不下
清冷水鷺鷥仍飛紫竹林殿閣全摘空想像山
川黃落依登臨施行不有同襟鄭誰買香醪爲
我斟

又

一鏡森羅劫火空寺前有年楷四一株森直上方遺構石橋
通經殘白象歸乾笠水落游龍蟄化宮寺前有雙池
鳥柏千林珠顆皎丹砂一樹石楠紅娟娟未盡
登臨興來擬重來宿贊公

哭鄭仲賢㑹憲墓在烏傷

錢塘城東亂離年膠漆情親常每連約我登堂
同拜母悲君作客竟遊仙春風共子江南夢倚
草麒麟石上眠東望烏傷埋玉地令人中定淚
潸然

答仲舒傅士簡免先生韻

謝公平日愛登山歲晏歸來兩履閑野望松筠
連第宅樓居風日隔塵寰酒杯可但拈更碧詩
句吾當露一班從此與君成〻老不妨白髮對
蒼顏

又

冀北雖群二十相逢猶記客燕然太常詞翰當
傳後老客聰明不及前竹葉清酣從我醉梅花
綠鳳可人情無端藥裹關心甚歸夢頻〻到雪
川

鄭材車迎父詩卷

日落長安客未回思親無奈肺肝摧便騎胡馬
追風去不道江船載父來白髮南歸禾黍地青
山西繞鳳凰臺還家棣萼春無限好看萊衣舉
奇杯

浦江道中寄義門鄭諸公

白麟溪頭孝義家百年喬木湛清華義門有水木清華亭
樽開北海長留客地接青門好種瓜雲碓曉春
秔稻粒星機夜織木綿花先生莫問貧何事最是
香醪不用賒

又

驄駒賦罷出高門送遠何人把綠樽一代衣冠

燕市家（諸公也少）三朝文獻鄭家孫溪頭奐柳毿先覓梅上青山手可捫數盡客程漁浦近紛紛白

雪映朝暾

擬清軒

戶牖朝光淨客衣凝清軒上坐忘機金兜旺史春猶淺綠風棲香夜不飛賓主盡簪名教樂文章關世貴音稀老夫亦是耽詩者曾此寅揆亮夕暉

椿萱齊壽

靈椿已植八千歲萱草叢生鸞鳳毛春在庭闈須定省花縣兒女受劬勞老人天祿然藜杖阿母瑤池賜玉桃早晚登堂介眉壽赤應老客撰詩豪

清暉軒

茗雲山川入素秋虞郎吏隱過東州雲開紫翠來蒼弁水泛空明下白鷗杜老草堂多美竹賀公半字一扁舟只今來往風流甚日落鉤簾坐不休

黃處士隱居先隴

汰州之西天姥前先公結茆今百年白雲悠悠去不返青山疊疊來無邊栽花相近杜陵宅栽酒或上賀家船傍人若問黃林度少微昨夜懸中天

雙溪釣隱義門鄭叔文索賦

覿得雙溪釣隱圖蒹葭霜落過湘湖沙頭繫纜舟相並篷底攤書客不孤千尺雲松龍夭矯兩邊江樹錦模糊平生亦有烟波興消得先生酒百壺

鄭叔考扇

金華山下草亭孤五月荷花似鑑湖風急纜停堤上柳者清魚泳水中蒲和舷二客應能賦逸酒群鷗不待呼誰道入皆若炎熱溪山隨處有冰壺

陳教諭寒谷

鳥傷縣西鳳林東中有一松盤之宮兩崖東合梅花雪四壁秋生木葉風千真烟霞豈不樂幼

與红蛏將無同明年棄官好歸去笑歌酌酒春駛；

和邬大尹韻

湖海論交孟者三書臨冠盖聚東南雲開天闕文星爛風動儒林士氣酣幕府一尊初識面郎官百里暫傳驂請公試飲苕溪水吴祐從来性不貪

題扇

溪回苍弁湯蓮花林屋深重識故家爾家慣看雙鶴舞應門賴有一童望八窓嵐氣生雲帙六月松陰隱日車見説山人能好禮百壺春酒屡能賒

送蔣宗道還山陰

八月凉風生越羅湖家作客喜同科劇[illegible]海舘先生餞秋館卑北子夜歌越國群峯青不斷吟江一水綠無多戴逵若在山陰住別後煩君問白鵞

寄處州張吴二公子

柳下紅橋水一涯曾煩使者繫仙槎蒲帆風急忙何事篛酒樽空恨莫賒回雁峯前公子宅浣花溪上老夫家相望千里音塵隔搔首江雲鬢已華

清遠軒

落霅天開畫圖薛家結構瞰冰壺雲消一塔浮金盖水泛雙溪入太湖白屋無官塵不到秋風有客酒宜沽請看珠玉揮毫處深愧題詩待老夫

安邬義門有序堂

春日論交有序堂頻煩邬老宴霞觴盤珎果分崖蜜以席名花妬海棠松柏在山多壽考主賓有禮總文章明朝別後應相憶豈恨春江百里長

耕樂軒

石溪八月風露凉偶来田舍聯相羊槿花紅白開滿樹杭稻青黄催築場諸孫五六爭美影阿翁八十能和光人間得喪我知矣不如耕鑿紫

云長

答林子山清明有感

白蘇溪上屋紅過行役頻繁柰老何寒食清明紅隴遠東風西雨落花多客懷渺渺青津嶺鄉夢紛紛綠水波愁鼓春耕歸未得老妻應賦虞彦歌

早發錢塘抵漁浦

戶外有霜雞既鳴官船當擔喚人行五更風雨春潮上萬里雲霄北斗横江樹離離微可辨冥鴻肅肅不勝情老來自笑猶行役又聽前山伐木聲

張正卿索母夫人挽詩

母在清河年九十嫁來明鏡不重磨斑衣正好娱萱草白髮其如冰蘗莪撫杼月寒莪已化竹蒯風折淚偏多老夫亦是憂親者忍聽啼烏夜倚歌

題王黄鶴枯木竹石

滬波亭下水光微黄鶴翱翔振羽衣水冷風生蒼雪下墨池雲氣紫鸞飛枯梢有倚柔槎客雲壁曾支織女機搔首風流今已矣摩挲令我重歔欷

吳教諭茅屋讀書

鵝湖之山凌紫烟結茅山下備遺編青年日誦無逸訓綠衣時咏白華篇窓分清燭夜達旦膝穿木榻寒無氈一朝蜚聲杜花繭歸來拜母恩光鮮

林霽軒

雲屏繞屋翠聯拳游氣濛濛柰曉鮮紅濕花稍疑作霧青浮樹杪若非烟醉翁有記詞無敵吳子開軒景獨专賴待日高林壑審詩人相約賦賓筵

為關石泉題松雪山景

圖畫架溪共一船老師訪我索詩篇山川總入西風裏鴻鴈群飛落木前中允高情空想像大年小筆設流傳嗟我遺墨成今古一段風流付石泉

松雪翁畫梅并賦一首題寫于上

魏公畫梅何所師乎神速寫揚補之鐵心石腸廣平賦踈枝令蟲杜淩詞白雲變化墨數點綠鳳飛來春一枝老夫留題且別去山城玉笛何人吹

題逕上人秋江卷

凉風嫋〻泛吳淞派接曹溪衍子從池折東南天設塹路通巴蜀水朝宗百川顧氣衣朱鷺千里流光繞玉龍料得上人禪栖處白毫長照玉夫容

皇甫廷玉贈劉士端梅花道人山水圖

道人造化豁心胸能寫吳上之群峯氣〻佳氣吐烟發冉〻空翠浮雲松殘樓而閣九莖風銀漢下飛雙玉龍劉公歸去得此畫出門一咲登吳淞

遊道枯木竹石

嫋〻秋風來洞庭枯林枝地玉亭〻白雲晴拂蠖龍角蒼雪凉颷翡翠翎纖仲撑毘誆作賦道玄用墨以生寧莉紅点有前人與文子齊名也、汗青

福建都司姚行素經歷索賦望雲

劉闕何處是桐川西望歸雲眼欲穿玉葉凌風飛冉〻仙衣出髮舞蹤思親路隔三千里爲客心懷喜懼年太史若脩忠孝傳懷英千古獨稱賢

梅庄書屋蜀僉憲索賦

清江先生鐵石腸閉門讀易梅花庄香飄玉雪侵經揺風茗鉛華照筆床竹色上簾春冉〻書聲出戶夜琅〻明朝只恐詞林召使者先歌我馬黃

江山勝覽陳叅議索賦

分水崇朝日夜開登臨觸處有樓臺溪翻雪浪羣龍吼山擁雲屏萬馬來鼓䑳一聲當海立武夷九曲自天開只今方伯瀛洲彥休暇何妨擧一杯

庐山爲孫僉憲作

西望匡廬不可攀我家只住楚江灣歐公詩句
青寅上李白書房紫翠閒黄髮高堂臨五老綉
衣令子控三山西鄉千里同明月怖看何時一
舞斑

富春書屋

富春山中一草堂秋來鈴下風露凉日臨簡册
足游泳夜吹藜火生輝光芸香侵帙蠹魚盡草
色映階書帶長一朝叢蔭桂花藉昭回雲漢皆
文章

挽存善周處士

此老城居學隱淪一經教子豈長貧傳家每羨
張公藝種德當如竇禹鈞華表聲聞天上鶴屋
梁月色夢中人湖山預有牛眠地千古幽光照
翠珉

送施惟中河南布政使

新除布政施君子吉月驅車赴汴州日下承
恩膺重寄河南宣化闡皇猷天開民嶽青雲統
山擁王宮紫氣浮定有丹心先報政清光應照
鳳池頭

送黃原英赴廣東參政任

聖主掄材及故家晟溪有客玉無瑕身參大政
新承寵帶束黄金喜拜嘉海上一洲多荔子天
南五嶺總梅花丹心報國須公等莪削風萬里
槎

送劉士郁舍人還括蒼

老夫與尔通家好前後論心六十年吾道近來
好佛法名公何事每逃禪東書夜發苕溪月行
李朝催越水船不久相親又相別梅花開日到
青田

因文忠寄勉文貞上舍

吾宗有子玉無瑕勵業成均志可嘉交重金蘭
頌下榻禮因雞黍叙過家春城挿柳風行水寒
食發棲雨散花嵐月新功須努力天河萬里有
星槎

挽徐止菴先生

閉門讀禮了生涯往事浮雲兩鬢華陶令歸來

題甲子林逋老去種梅花可堪掛飯先生墓而
復聞琴處士家回首錢塘埋玉地令人押反重
咨嗟

息齋道人竹齋圖

學士才名冠薊都與未能爲竹齋圖吹簫秦女
來靈鳳鼓瑟湘娥怨鷓鴣風度秋聲宜獨聽月
明清影不同孤歲寒猶愛江邊水歷盡冰霜似
老夫

簡聚上人

誰道浮屠絕玉倫何師結屋奉慈親秖須香積
供三飯何用香錢薦八珍井上蓮花清淨好佛
前鶺鴒性情馴因之令我成長歎始信沙門有
學人

和劉誠意伯韻

八景盤中事〻宜劉侯怪我懶題詩自慚倚馬
才情盡無奈濡毫製作遲藥裹每因貧病日衣
冠喜遇　聖明時多君肯說先公舊令我重揮
墮淚碑

陪節太守遊道峯

落花滿道雪紛〻老家登臨思不群天上三池
含綠水山頭一塔倚青雲蘇公詩句令人歎何
楷書聲隔塢間露冕行春真樂事詩成兩袖染
爐薰

烏程許大尹待東白

旌陽孫子宰烏程出署朝〻戴啟明身委公家
思早作志勤王事坐殘更雞鳴城郭天光燭花
拂裳衣旦氣清太史若論忠孝傳定書吾道許
侯名

答許太尹

危樓百尺揭佳名回望山川爽氣清令尹文章
鏘佩玉老夫家世忝簪纓孔融美酒留人飲杜
甫丹心向日傾共沐
天恩長感激悠悠吾道荷生成

誠意伯劉公盤谷八景

青山積翠宛如雞昂首應同歸石樓若木風生
疑振羽扶桑日上不聞啼西來與氣浮青瑣東

把天光照紫泥會見
君王領世祿先生依舊上雲梯
右雞鳴山曉
穹隆峯巘類龜形諸老題詩手不傳上作岡陵
無卦策氣蒸雲雨有神靈天機漏泄梅先發地
脉勾萌草欲青便擬放行問花信鳴騶先我扣
林坰
右龜山春意
何事西疇起怒濤南風昨夜長新苗青浮吳句
三秋草白湧胥江八月潮田畯有鼓頻卜歲溪
翁欲渡不容舠天時合應豐年兆準擬家々醉
濁醪
右西岡稼浪
千尺青松滿北林谷風不動自成吟春雷殷々
龍驚蟄靈籟颯々鶴在陰世治欲聞韶武奏心
清如聽海潮音多君洗盡笙簧耳能為松聲一
鼓琴
右北塢松濤

劉侯自有神仙宅近結衡茅俯澗阿二水合流
成大壑雙龍飛雨下天河夜光雲影長相盪玉
鑑冰壺不用磨老我荒村多暇足無由同賦考
槃歌
右雙澗秋潭
三峯玉立青雲表中有幽人望影城天上嬋娟
長瑩潔人間歲月自消磨烟斑綵服清光近照
耀懸幃白髮多好奏塤篪拜家慶不妨清夜飲
金波
右三峯夜月
寒松嫋々覆漁汀石上苔痕掃復青設把文竿
投列水可無赤鯉伏滄溟先公已應非熊兆北
容猶寄處士星祇恐釣磯藏不久
天書早晚下青冥
右松磯釣石
新種琅玕綠可憐中林有客欲逃禪兩階蒼雪
飄衿袂一逕清風沐簡編日色上簾朝退食書
聲出戶夜無眠案頭不用然青火應有藜光照

席前

次布政王公韻送同考官蘇鳳儀

右竹逕書齋

棘闈較藝樂新知不久分攜重去思青眼肯揮
離別淚白頭同老
聖明時客愫暫醉烏程酒入事空悲墨瑆絲別
後莫因雲樹隔鴈回無惜寄來詩

綠淨爲紅通政賦

通政幽居足隱淪新開水榭隔游塵雪消波影
浮青瑣風泛天光泳紫鱗潋滟每思唐杜甫清
漪獨羨楚靈均老夫屢有憑闌興秋恐衰年咳
唾頻

梅月雙清

先公風采有如仙曾種梅花閱歲年綠鳳棲香
春漪漪素娥行影夜娟娟琴罇白雲延高酌席
泛清輝足醉眠最是孫枝能好禮往來吾道每
留連

浙江儲都尉射虎卷

將軍膽氣拂青雲朝聞孫吳曉好文可但奇功
誇一虎會有大節冠三軍雕弧白矢開妖霧雨
血風毛濺夕曛斬却樓蘭應有日丹心好答
聖明君

太白觀泉圖

清平賦罷百花開忽尔青蛇集上台技却蓬坡
攜紡筆遂歸廬阜讀書堆河傾瀑布飛龍下風
散瓊英振鷺回仰面青山一長嘯浮生如此且
銜杯

七言長律

挽鄭侍士

浦江春水綠沄沄苦憶平生鄭廣文燕市壺簪
文有道龍沙躍馬喜同群觀光嘆我空爲客獻
賦多君早策勳內省承恩天咫尺太常議禮日
紛紜草麻風動飛鸞筆進講香浮辟蠹芸紫禁
朝趨朱履上青綾夜直廣膏焚清光屢被張公
藝與論同歸崔孝芬遠轉倦爲天上客釣遊還
憶越中枌鱸魚風起驚秋暮駿骨臺傾又夕曛

西過錫京歌振鷺南郢黍里賦停雲鶺鴒沙晚
詩無廢棣萼軒高酒屢醺一飯思親留美味五
佃有子浣中裙譜逾十世終無彙服盡諸孫不
忘分炯：丹心明杲日肅：白髮迸玄纓泉因
孝感親朋添田播人情予姓耘桂杖有時歌綠
竹灌纓隨意采香荇稀年已見園三老好客時
能馨一欣華表恩閒千歲鶴山中已有百年墳
在梁月色徒勞夢谷口跫音已不聞欲致生芻
秋潦倒白頭清淚灑江濆

五言絕句

蒲桃燈

石葉覆蠟珠枝撑不用扶夜窗燈火閙星斗落水
冰壺

牧牛圖

細雨濕江烟烏犍帶犢眠牧兒無一事垂釣晚
風前

梨花偷倉鳥

切云作鷄小更比鵓鴣微竊食大倉粟邦純梁
花飛

題扇

茶木濃陰合群峯曉色開山人凭水榭誰棹酒
船來

墨梅

夢裏瑤花落烟中綠鳳翔更無明月色唯覺麝
煤香

墨桃白頭翁

春風能作寒野桃亦改色山禽驚變化愁得頭
俱白

墨梅寒雀

枝：玉雪凝朶：烟霧麻凍雀知春風飛上稍
頭立

題畫

長松踞翠蛟群岫走青兕少頭駐萬人有待雨
高士

畫竹四首

風

公子歌淇澳仙娥舞翠衣清風一披拂化作鳳
鸞飛

晴

赤日不到地清風長滿襟求羊如過我移席生
凉陰

雨

綠潤枝〻濕青垂葉〻濃作霖如變化吾亦願
從龍

栽

粉節猶含籜新梢未出墻中林逢子敬不覺淚
浪〻

七言絶句

趙待制席上

春城飛絮日顛狂簾幕風微燕子忙醉後不知
羅袖薄牡丹花上月如霜

癸華家步二首

華家步頭山作城山中小溪如奕行五更風雨
到蓬底八十二灘春水生

又

晴風漢〻吹江花灘聲冷〻走玉沙船頭香稻
炊未熟不知不覺到金華

趙千頃梅開驛計圖

南望鄉關紫翠微白雲飛處是庭闈到京擬上
陳情表萬里梅花一騎歸

黄鍊師詩卷

枸杞叢〻白芷香鍊師采藥過黄岡道旁若見
孫思邈為道南山有虎狼

湧金門即事

湧金門外步陽春舊日軒楹盡劫塵却笑柳洲
新燕子飛來不識白頭人

山水小景

溪上攢峯擁翠鱗石根綠樹隔芳塵山人豈是
陶貞白坐看浮雲聚散頻

徽廟折枝木犀

瓊樓十二桂花宮該笑風沙艮嶽空可惜天香
懷不去一枝遺恨畫屏中

芙蓉野鳧

芙蓉露冷粉香銷戲水仙鳧玉羽嬌只恐稻粱
肥却後空煩太史供玉喬

芭蕉士女二首

懶繡鴛鴦起欠伸芭蕉偏妬六宮春若為久立
湖山下只恐無愁復化身

又

花落朱闌日影移玉人睡起要扶持東風一卷
芭蕉葉欲寫春愁寄與誰

芙蓉孔雀

芙蓉能石白能星花下宗生孔雀翎莫遣多人
頻看畫限防有客射金屏

題扇

青雲松蓋雙龍嬌玉雪梅花兩樹紅款乃若歌
山水綠荻花溪上有漁篷

題趙待制馬圖

雲氣成龍塵漲涯貢來天廐驥春風三月長
安道曾勒金羈看杏花

題桓伊吹笛圖

王業艱危事可知新亭舉酒淚交頤桓伊豈是
忘君者翹足閑將紫玉吹

題陸允中扇

龍溪二月水如天楊柳垂垂綠似烟最是蘇摩
春好處桃花不礙釣魚船

題西湖景

桃花含笑柳縈牽月樹風亭似畫船回首湖山
舊遊處一杯流水半荒烟

松月軒

户外青松落子初秋光飛下玉蟾蜍晚涼定有
歸來鶴相伴山人夜讀書

題表姪張豫畫扇

子被衰麻居倚廬可憐憂色未全除蕭蕭梧梓
秋風裏能向蓬窗讀父書

遺姬五首

夜半烟銷織女燈涼生新簟寢還興獨憐井上
梧桐日照見紅冰第幾層

又

阿蓮今夕苦離房向我塞衣泣數行親手起來
收汝淚殷勤好去事姑嫜

又

玉樹臺前燕一雙烏衣從從拂金窗雕梁一夜
西風起腸斷東家飛過江

又

阿蓮別我嫁牛郎河上紅藥步步香宋玉才情
今已矣老夫無復夢高唐

手種楊枝與柳枝當時培養本無私如今老去
黃金盡拎白從渠嫁阿誰

蛺蝶園

玉質名花照眼新多情蛺蝶採香頻若為飛過
西家去一段春愁惱殺人

採花軒

買栽池館錦香和一夜風凋可奈何道事不須
惆故老湛家留得採花多

挾彈圖

五陵豪子控雕鞍挾彈春風樂少年老客秪知
耕鑿好買牛歸去治山田

答趙都事二首

白面郎君新進士厖眉書客老諸生酒醒同望
雲霄依舊闌干北斗橫

又

白涯波上王孫家百年喬木含清華相思昨夜
倚樓望月明照見冬青花

苕溪漁隱

天末群峯下草舊松根茅屋倚溪干老大欲趂
漁舟去只恐風波也不安

松雪竹禽圖

烟消淇澳綠霏霏石上琅玕紫鳳飛一段幽情
誰寫得山禽閑理翠毛衣

紅梅

姑射仙人雪玉姿無端酒暈忽凝脂孤山若有
歸來鶴認作桃花也自疑

題畫

金碧樓臺天上開雲林深鎖讀書堆問奇莫道無人過有客今朝載酒來

和韻西湖雜興六首

清秋爲客梵王家掻首西風洒鬢華莫待天厨香積飯有僧林下掃松花

又

五馬遊山草逕斜冷泉無復湛清華通旁賣酒多婦門掩天香采桂花

又

吴山絶頂舊天家一代遺宮數玉華鳳鳥不來江水涸冬青落盡萬年花

又

老來爲客倍思家先壠荒凉歎白華節物不知愁裏過西風開到拒霜花

又

柳州昔日故人家殄火經今幾歲華莫道群英飄落盡秋光都在紫薇花

又

雲屏繞屋竹爲家愛尔山樓静不華記得唐人詩句裏日斜留詠欵冬花

雪景

群峯玉立雪瀌瀌蓬底詩人興獨豪好在山中春釀熟買魚歸去飲松醪

水殿納凉圖

百頃荷花水殿開館娃日暮采香回夫差只玩宫中樂不道溪南越報來

小兒牧羊圖二首

小兒地下草盈堆歲歲群羊食有餘誰道牧童長在野截蒲曾見路温舒

又

塞上荒荒古戰場夕陽芳草幾芸黄可憐漢節歸來晚遺下胡兒替牧羊

柳巷晚步

五雲門外雨初晴柳巷風微下馬行記得誰家亭子上杏花官酒聽弾筝

晚行溪南金仲達索賦

芙蓉花開秋滿川小姬采蓮紅作船忍將素手
代雙楫衝波莫被菱根牽

讀碑圖

孝女祠前江水流松間石刻尚含愁曹公欲辨
碑陰字若比楊脩後一籌

宋劉松年臨唐閻立本蕭山四皓圖

松根老客豈凡才棋局春深半雜苔羽翼成
工定不勞鳩杖出山來

枯木鴝鵒

危梢削鐵帶叢篁曾染宣和翰墨香展畫若為
鴝鵒舞諸公應笑老夫狂

踏雲軒

湖主潮落富春陂踏望歸雲眼欲迷若道豊隆
能化馬騎風先到楚江西

文敏公蘭亭帖

茂林脩竹已荒墟定武蘭亭歲月除回首吳興
松雪老風流不減右軍書

思遠軒

知君能誦永思篇歲久憂親自可憐老我亡興
風木恨夜深揮淚不成眠

霞嶼 錢塘有徐靜者五七歲時嘗遊十州三島故以此號

芙蓉城裏是天家與子曾食五色霞一枕夢回
春又丹光吹上武林花

徽宗鵲

一鵲佳佳噪白楊細看描法似徽皇當時若畫
隨陽鴈猶得傳書及故鄉

舜舉瓜圖

綠膚引蔓玉團團曾種青門一畝寬記得草堂
詩句裏杜陵曾嚼水晶寒

又

綠膚引蔓玉團團曾向吳興畫裏看若道蓉丘
今及代老夫無復夢長安

賣醋圖

儒者由來愛食酸崔宏三斗豈虛傳乞醯只恐
隣家笑且賣文章當錢酒

猿圖

紫茄畫玉故園東儉眼獮猴腹亦充旦暮若為三四術衆獼應是恐狙公

全人飛放圖

沙漠微霜草木凋全人騎馬氣何驕胡鷹飛上青實去雪洒雲鶴白錦毛

馬遠山水

千尺雲松倚石床飛泉飲玉洒衣裳兩翁自得棋中樂不道人間有許忙

慎齋

書滿床頭藥滿家良醫慎疾玉無瑕他年濟活功成後護咲闌園看杏花

恒齋

醫道由來貴有常要須持久事岐黄此回若遇韓康伯請問平生不二方

杜牧詩意圖

燕城山水淨芳塵詞客閑情每惜春一點落紅銷不盡風流都屬倚樓人

題畫

山繞林亭紫翠浮鳴琴有客久忘憂不知疊嶂夜來雨澗上白雲如水流

竹

墨池洗玉淨無泥葉葉涼陰綠未齊記得滄江聽雨夜湘靈鼓瑟鷓鴣啼

馬圖

柳拂金隄碧草齊青驄騰躍落花泥歸來飽食羈靮獨立丹墀不敢嘶

題王黄鶴小幅

每向西湖載酒過小風輕雨聽漁歌王又寫孤山意從此令人入夢多

題淵明醉歸圖

楊柳陰濃徑未荒每從隣曲詠壺觴北窗長日風如水扶醉歸來葛亦涼

秋聲葉葉振庭柯良夜佳人鼓瑟歌試起開門望明月芭蕉葉上受風多

墨菊

赤央宮殿鎖鴛鴦瓦上朝〻日色黃到底秋香
銷不得風枝一夜染玄霜

馬圖

花落龍門春晝遲錦韉玉勒爛光儀而今喫過
燕然草閒却絲韁不用羈

楊妃秉燭圖

夜醉沉香秉燭歸丁寧婢子好扶持分明一炬
驪山火爭柰三郎死不知

贈筆生陸文俊

苕霅東來水如練溪上涵山出孤巘山下人烟
如井邑家〻縛兎供文先吳興閣老松雪翁書
法直與鍾王同當時筆家爭效技陸穎一出超
群工嗚呼穎也收聲久諸孫文豹昌其後承恩
王凡天回光懷寶東吳不粒售同宗文俊藝更
精論工與豹相抗衡宣　接筆霧雨濕越管入
手風雲生世間鶯胎雜汴血陰陽不遇誰雄別
筆柔肯寫黃庭經蒜重難臨青李帖金花煌〻

封雨頭紫毫價重珊瑚鉤客來寄我茅屋底貧
居豈有瓊琚酬老夫今年七十九日各手題書
何有工耶拙耶且莫論請過苕溪酌春酒

尚絅齋辭

文綺雖華好不如布帛之暖老八珍雖甘肥不
如蔬食之果饑聖門設教有條理立心當自下
學始錦衣煌〻被吾體加以單穀蔽厥美闇然
而章乃君子錄歸花一學老氏外不表襟中則
样以絅名齋良有以君不見五陵繡衣輕薄兒
捲言蟻貌徒奓眦繁華富貴一朝落雖欲尚絅
將焉施吁嗟不學令人嗟

松竹軒

門前種青松屋後種修竹雲來鶴巢青雲去鳳
毛綠之子詩史隱卜居苕之曲梅花黃雪深解
帶清風穆嘉賓時過之足以娛棋局毋令有塵
心金玉在空谷

遁道溪山春晚圖

李侯解組住荆溪三客論交遠過之情似謫仙

來曲興猶杜陵遊渼陂孤岑削翠青冉冉清
波洗玉漱漱昔人風流有如此披圖令我空
歎咨

雙溪漁隱

婺女樓前月色澄題詩還憶沈吳興雪消二水
鷗連席春入孤舟魚上氷泛梗苕溪時載酒讀
書茅屋夜篝燈客星若照桐江水秖恐君王問
子陵

代盛祖庭和姜獨芳韻

扁舟西來尋絜可氷雪軒中枕書卧新詩何處
忽飛來祖庭更有師兄大佛前簷蔔香霏霏殿
後琅玕青簡簡我今說法佛子聽天開五色蓮
花座

代鄭善卿挽楊參政

蘇隄楊柳萬千條一夜風霜變六橋白骨湖邊
鵬舉墓素車江上子胥潮燕樓梵角秋風咽玉
帳虛姬夜月遙莫向隣翁問秦貫至今清淚話
前朝

樂安草堂爲錢塘孫玉博賦

人生百年内流景如過隙胡爲不自悟反受衆
形役優哉孫處士明決介于石結屋倚長溪濯
纓謝塵跡釀秫益真性種樹詠　心清百憂
消愁瀹衆喧　況有二子賢孝養能竭力尚恐
急繪未　朝　道遥大化内顯蒙蔵諸寀
亦以居之安其樂餘有得請君歌此詩大書具
堂壁

吳興沈夢麟先生花谿集卷之三終

惟沈著姓于湖以文章著于湖海者居多
漢曰我迨今如
先生者亾一人也先生與趙文敏姻家故
音格多自其中來至今人以沈八句稱之
孫刑部生事清慳斯集之放逸也將鍥梓
示不忘吁
先生在
國初五與文衡如斯集者特緒餘也沈濤跋
吳興沈夢麟先生花谿集三卷詩文四百
四　先生之孫僉憲江右迴歷來瑞令于
梓以傳且令贅數語于後予受而玩味久
深惟先生文宗西漢詩法盛唐風ゝ乎大
之音卓然自成一家言語其良金美玉有
者皆知其爲寶也奚待予言而爲之重輕
謹識弘治九年歲在丙辰十一月吉日
賜
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江西瑞州府知府晉
後學李思仁跋

花谿集後序

古之君子志于不朽者知立德立功之未易
則銳意於立言自漢以來篇目見於藝文志
者無慮數百家然不數世輒澌盡泯滅而無
傳方其疲精神勞心思肆意于觚牘之間豈
不欲傳于久遠哉然卒至于亡滅豈其學術
之不純邪抑其材氣之有所局　是皆可悲
也幸而有賢子孫為之　拾則雖不能傳于
天下猶能傳于一家又幸而有知言君子采
其一二梓于類編則遂以不朽矣而世之得
此者幾何人哉予讀吳興沈先生之花谿集
深有感焉先生諱夢麟字原昭在勝國時以
明經領鄉薦擢婺源州學正遷武康令元季
天下多故遂解官歸隱益肆力于詩文薦紳
先生多推許之入
國朝以來三校文闈浙又兩同考會試有司嘗
以賢良薦徵之辭不起
高皇帝知其老不強也年九十而卒平生作所

詩文表帙甚多題曰花谿集者因其舊隱而名之也先生卒後子孫遭罹變故謫戍邊鄙而家集散　多失之久其玄孫清舉進士擢刑部主事因奉使南畿過故鄉訪求遺集得詩文若干首手録以歸既而清遷江西按察司僉事乃請憲使同邑陸公用節編次成帙又得副使同郡吳公懷德校其譌舛嘗請大司寇莆陽彭惠安公序之近又請予序予竊評先生學術正材氣優其發於詩文根本義理如宋儒而無其萎弱不振之態筆勢雄偉如元人而無其風沙麄豪之習世有蕭統姚鉉呂伯恭蘇天爵者出而類選

國朝之文於此集必見采録爲先生之不朽其在此也而清可謂賢子孫矣遂書于其末簡

弘治十年歲次丁巳秋八月甲申望